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殁於王氏第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儀彥達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狹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常與彥達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身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盍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達其一也仲明之沒予既表其墓矣若彥達者可術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將道日富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蕭然州里皆鄙漠然少年傾不肯於訓仁親之求掌就陶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奔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前夻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焉

蘇偉

元吳澂文言集 故懷孟路總管武功郡侯蘇府君墓碑 君諱偉字大用其先自忻代徙順德大父元仕金官號猛安謀克大母栗氏父清金拱衛指揮使皇朝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同知延慶使司事追封武功郡伯母李氏追封武功郡君中順二子長傑仕于廣平路府君其次也孝友寬慈篤厚信實涉獵子史尤喜藏室漆園之書牧貯時賢詩文爲家珍秉拾善人言行爲身範不求榮進勤力治生家用饒裕量一歲所入所出幾何羸餘悉以賑貧歲有常數凶歲則倍官所勸率不與焉內而族親外而鄉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藥之死者搘之孤嫠無衣者居之養之婚姻失時者室之家之惠加於人不自以爲德或忘恩負義橫逆來侵待之如常略不芥蒂追孝其先事亡如存晨夕必面朔望必薦雖隆寒盛暑疾風暴雨不廢每勵子孫謂吾自幼知讀書爲美事理家勞瘁無暇時可學抱憾終身汝等庇蔭之下飽暖逸居不學將何爲哉子孫承命競勤學業名卿巨儒踵門除禮尊崇諮訪爲善之方竟日不倦諸子出外備防禦之器則諭之曰寇盜豈欲戕害人利其財耳設有不虞舍財全軀彼如我何且爲善有福爲惡有禍汝輩但勉爲善終不蹈危厄凡訓戒之言中倫處達義命往往類此至元甲午二月八日卒年六十八以子貴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懷孟路總管追封武功郡侯夫人劉氏淑慎寡言內嚴外恕諸婦敬畏子孫遵守家法三世同居大德壬寅四月十四日

卒年六十九追封武功郡夫人子四思溫思讓思敬思義克紹前志輕財好思自大德乙巳至延祐己未十五年間以粟賑施及減價平糶不啻數千斛楮幣五萬緡買田市廡所得子錢脩葺創以濟貧病之人不取其直有戚屬不能自贍出貲俾販鬻逐利因是豐足者數十家思敬蘇廣福提舉陞廣福監太監孫十二楨椿搏淋植朴材杞桂其十蘇同字仲元名木旁區准史遷稱趙談爲趙同例也其十一曰槼其十二曰桐擇淋仲元俱仕中朝朴嗜文學別業在長蘆鎮曾孫志學志道鶴童志學仕爲長史大監光弟將刻石府君之墓仲元求予文文之予謂府君積善樂施獲報於天身存而富身殁而貴源慶衍迤未艾也福善之理豈不昭昭也哉乃序其事而系以銘詩曰順德之蘇徙自忻代爰逮亞中浸浸豐大惻彼空窶猶己寒餓衣食所羸棄捐如遺施不責報時謂陰德天酢其猷如稼必穡錫命寵光貴于九泉世胄繩繩脊翩聯翩富貴在天維以福善勸銘表阡彌久彌顯

蘇誠

黃文獻公筆記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欒城徙行唐又徙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孫氏金真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汴年十有二國朝代金之師度汴城危甚乃侍親北還道路梗澁數瀕於死期月始達年浸長事親盡孝世故一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或乘勢肆爲暴横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衆禦之諸豪亦斂避不敢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新城原娶畢氏盧洲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曰玄曰賓曰信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真定路提舉司都目天益天覺天彝天常天章天中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玄孫男十四人昌

文國子學生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使餘尚幼父殁已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民之狀以授滑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詔撰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爲表幸爲我書而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亦各行其志云爾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家而居易以俟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爲時名卿行且推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爲孰多乎滑蒙嘗忝載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既者亦靡得而詳焉

蘇榮祖

元文類 鄧文原作蘇府君墓表

君之曾大父公彦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得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允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

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齔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內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泯售書價視珍具君得書必手鈔校讐無豪忽舛異逈已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做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嘗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狀之以觀其恚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窶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説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請日閒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

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感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茇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兄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于姓群從指數百循道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殁取易家人之上九揆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掾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玫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錬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

教忠有格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蘇志道

元文類 虞集作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字寧父卒于京師七月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闕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恐竝塞犇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觀望辭不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過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耗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閒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

三年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未丁賑民飢
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賑急
募富商大家先致關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賞遂勿借一日之費爲
經久慮章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
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
千至皆即給直貫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參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
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
惜撙節非爲己私王韋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衰以衣一襲吳王
亦知公徒行于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
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月索得民家酒一甕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
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前法讞當
坐猶留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
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
治有司事吒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
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

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
勉監察御史按事至澄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
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
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
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
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貴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
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悟所事令無敢失職在
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摽渠富人相率出厚
貲要權貴稍休停釋數亦官府部著其人協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
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困廬貲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
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
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負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
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
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簡其餘選不
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行吏曹官

者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
欲殺南內有餘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
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直部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繩計之
蓋素嘗一日前發其贓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
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覈刑賞伐閱道里名物
非刀筆簡牘無以紀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
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
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
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皆病者始未盡也
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然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
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
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喜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
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秦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
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
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

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楨次適真定路
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
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
曰有蕭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己出孰學孰
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蹇蹇訏訏何行弗戚直道若俗不利涉
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鼻領領和
城興王攸宅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集尚奠往來紛紛其
情孰知史有簡從歛以書執害其人攘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
我乃馬錫予所獎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孰安易撓我除其
魚以順以贖幕府維能邊人方懷公不少留是用駮駮而疾不瘳矣矣弗
慭寇敷帝寵富爲而爲當辭斯辭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
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
成韵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元虞集道園學古
錄真定蘇氏先塋碑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
曰惟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衍唐從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今無敢溢
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

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
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並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
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
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
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思
使遐馬堙沒以遺于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
表諸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稟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
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來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
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
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
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家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
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
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
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
豪無敢化或更從其化導爲敕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喜飲酒不亂然既老
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

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
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坐止之曰聲達將驚吾親徐待門啟而後入祖父
嘗泄利被褥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
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爪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
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
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遇其
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
吾嘗服于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讐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
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
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
疾苦必類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鬪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
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
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
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
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家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副道達
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副道之子

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光
榮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
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
爲憲府吏從御史按事遼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
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識志
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躐籍甚死厭志
道洎然守職不變不退侯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
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某爲同朝某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充
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蘇氏始封出司寇泰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
望接廷冑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袤斧形馬
鬣莽回伏于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又有蹤茂體嵬不雩氣來就有別蜀
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狀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許有壬
至正集　故中書行省左右司郎中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
侯蘇公神道碑銘并序　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蘇志道
既卒之十七年爲至元二年丙子歲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
尉追封真定郡侯明年正月丁未制詔臣有壬銘其碑陝西諸道行御史

臺中丞臣祖常爲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臣起巖篆其額從臺臣
請也蓋志道于天爵爲御史臺都事臺臣熟其賢戮其父之實而臣有壬
待罪中書天爵右司都事是亦熟其子而知其父者皇帝孝治天下臺臣
識風教勵臣于是有繫焉臣有壬其敢以蕪陋辭乃本其狀而筆之曰公
字于寧真定人曾大父元老金亡不應徵辟年九十卒妣孫氏大父誠善
治生妣畢氏父榮祖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真定郡伯妣吳
氏追封真定郡君公年十四居禮部喪廬墓側又奉母十年事葬以禮平
陽姚天福守真定舉府吏方早從決獄而兩辭盜馬成獄之寃辟河東憲
吏入爲察吏行和林揚州良家子許值貴三易主御史逆詐斥去公曰詐
自抵罪訊之果實民而復其里轉戶部令史浙西豪民以佛爲標勝相倘
爲姦衆至數萬號白雲宗擅印章以總其屬公私病之詔禮部侍郎高昉
治其獄以公從京師五往返始竣事沒貲產鉅萬歸良家子女出註誤數
百人擢掾樞密選籍積滯悉舉而行從樞密臣行邊歸掾中書尚書省立
執乾中書掾爭趨之公獨安焉尚書省尋罷乃鑒其濫銓起家承直郎中
書省檢校官陳便宜正愆謬黜姦贓吏發濫出金穀若干六曹吏爲悚畏
御史臧薦才宜風紀有尼者或勸一往曰謁得御史尚何以御史爲哉改

刑部主事刪條格便比傳盜有莫及無辜主者欲盡逮乃止之盜內府金獄未具時相亟獄殺之公曰欲未具殺之尚書省所以敗也時相怒會樞密院奏爲斷事官經歷而解軍士護視金銀器又遣它往比還失之將論以盜公曰此失耳俾償而免關中之磬和林失守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至是並塞之民奔潰四去天復大雪至丈餘畜僵死且盡人並走和林乞食時倉儲僅五萬石米石至八十萬錢強者相食弱者相枕藉死優秩除吏率難其行公毅然請往擢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既至慨然曰天下之事復有急於賑飢者乎白其長發廩賑之人大者三斗小六之一又贊省官爲文請於朝曰和林根本之地今倉儲無幾餓莩山積賑飢人則失軍餉專軍餉則坐視飢死事不兩立揆其緩急已便宜賑之閑平沙靜差近請髙估募民致粟次募四方以先後至爲差厚酬其直民必爭赴而邊儲可實朝廷從之制致粟和林者以三月至石與五十萬錢四月至減十之一五月至又減其一至即給直於是民粟爭赴而邊儲之實如舊爲考竅法使繼者不能爲姦諸王訊索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讓公對曰府藏軍興也有司守之非軍事誠不敢與皇子安王以衣襄之吳王子石馬受而歸其直時酒禁多犯朝議謂法輕使然更奏論死令下三日得趙

仲良等五人酒有司論以死公曰酒豈三日可成犯在令前當用前法設當坐亦宜復讞奏報乃決豈得擅戮上其事法司議當用前法五人得不死即孔子廟延士講經史率僚屬往聽夜分乃休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建未就而竟指俸成之。遷民列公政績上之御史而同列多異遂辭歸至京師卒年甫六十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也三月乙酉葬真定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配劉氏累封真定郡夫人後四月卒子男五人其四夭一天爵也國子貢釋褐薊州判官歷銘閣至右司遷刑部郎中遂佐臺幕今禮部侍郎官太中大夫女三人。孫男一人昌文女一人幼公爲吏二十載始得官官四轉皆佐幕而見諸事業若此是知士之生世官不貴大而貴其行事不務多而務其急故下僚有浮於上官而一事有勝於百千者君子之觀人必於其大者焉公自弱冠諸父析財不能止獨取薄田遺書其仕也不肯私謁以求爲御史至於和林之賑荒政則茂績也嘗觀古人列傳或載一事或一二事足以見其人大節況著見若是者乎蘇氏之先自唐而欒城欒城而真定闢之者翁故發之者闢導之者遠故流之者長至啓矣而猶未暢又一傳得天爵階三品始躋侯封而貤及大父焉天爵位日崇蹤封未已也古之人臣服寵嘉而銘器物者不惟章君之賜亦不敢忘也天爵推恩其親恩至渥矣而又賜銘墓碑紀休永久其不敢忘而移孝爲忠者其益勗哉銘曰猗嗟子寧父執究其譌片言折獄若不能語吻氣援距若弗克舉不鄙郡吏從讞則兩恢恢游刃匪越其俎姦人借佛盎我士女禮部擇人于殖于去金山稱海百萬其旅不資贊畫曷張我武崑崗火炎委蜀趍附曹不逾時我奪我予廷尉持平丈智敢舞天子有法相國何怒伊誰教言私謁進取失將千金得未一羽睠茲和林寔我天府百年生殖駞馬布野天胡怒之長驅猇虎蹂我莸倪蕩我牧圉天雪縷縷飢食無所流民如水積骸如堵拜郎給傳往佐其撫淄臣孔賢有善斯取總總黃馘僵臥待哺有如赤子遠得父母駞牛輓輸奔走高估庾廩克溢國本以固方期用世一夕今古公則不死有子仕膴天子有詔刻石表墓於永其垂新城之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四

蘇

蘇天爵

元史列傳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脩武宗實錄二年陞脩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斲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汙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

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繫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為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

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謠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為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為兩淛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鈔八十萬定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為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馬祖常志蘇君伯脩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貢伯脩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寘伯脩為第二

名擧弘為第一名弘文氣疎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泝於不學升伯脩第一今果然而吾伯脩方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宜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侍上宰中心閣還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脩之舊也

蘇恒

元蘇天爵滋溪集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蘇氏居趙郡欒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始分處鄰邦故常山之境訖今蘇氏為最盛稽其世出皆本欒城君諱恒字德常其先由欒城徙高邑至其祖又徙元氏今為真定元氏人曾祖諱奐金太中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為筦庫官君起家建昌路知事主吉州永豐簿隆興路錄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間封贈制行授奉議大夫驍騎尉藁城縣子夫人王氏封藁城縣太君子男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次允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正孫男十人禎奉議大夫司農丞祉進義副尉左衛率府百戶禔國學弟子貢祐祚祺祿祥裕禮秉仕君蚤從翰林李公治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郡縣務以惠愛元元為本初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俾不敢為姦及貳永豐訟至即決遣之無留者久之民畏其剛斷不敢犯法邑接溪洞其人時出為梗民以為病鎮將請調兵殲之

君曰彼豈無良心耶如諭之不從兵未晚也即單騎深入諭以國家德澤深厚法制寬簡降者未始即誅何爲陸梁自取滅亡也酋長感泣帥其黨數千人求爲平民政譽既聞流亡來歸者又千餘家悲闢荒田以存活之滿代北歸邑民刻石以頌其美而調陞興建昌皆辭疾不行春秋既高優游里社日從樵夫野老嘯歌息偃於樽席之側既受寵命鄉閭益以爲榮延祐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七葬元氏縣神嵩鄉輔村原諸孫以狀來請銘余先世出亦欒城也故爲之銘銘曰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誠在民民父母思刻活千人必有封嘗後蒼者天報施不爽既康而壽多子多孫勒銘墓石攸久長存

蘇興嗣

元明善清河集 禮部員外郎蘇君先塋碑　蘇氏世居臨潼有諱興嗣者長七尺善騎射金貞祐間以戰多至金吾衛上將軍騎都尉都統鎮太原又鎮慶陽又鎮延安金亡率民五千戶歸我朝命立京兆時兵興之餘城邑爲墟撫字勞徠視人猶己瘞暴骨成大塚夫人劉氏生子諱德資爲金昭勇將軍夫人李氏生三子曰秀成曰文資曰志資文資爲浮圖法志資爲老聃學秀成由丞相掾遷從事郎寶雞尹

以子貴贈奉議大夫左司郎中驍騎尉長安縣子夫人王氏封長安縣太君生二子曰斌曰炳斌爲奉元鳳翔諸路民匠提領娶王氏生子昌炳由丞相掾遷承事郎大同路經歷集賢院都事甘肅行省都事戶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積階奉議大夫方進用未量娶某氏生子嗣祖陝西行省譯史匡氏辛未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曰榮祖侍儀舍人曰繼祖國子學生曰壽童尚幼奉議君昔同中書令又同曹懼其先塋無所誌將遂湮滅不得達也以請余唯蘇氏以鉅室有陰德在民子孫將大㬋不可不誌乃爲文曰蘇出帝顓氏衍以遥臨潼之胤味道斯苗係係金吾山立其嶢弓劍奮衛來歸聖朝除苗建利豐厥後嗣昭勇維肖德與時戾儲祥再世其光必肆倚長安公肇其爾隆兩息沖沖克振宗風季也聳秀秩禮南宮歘水無爲方即天工繫聖之逢日起大同欝欝臨潼津濡慶蕃㳄師之里塋于蘇氏歷年幾千孝忠于子

蘇思誠

國朝蘇平仲大史集 蘇平仲作女弟思誠壙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介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碩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唐思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前患之官泊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莕祭以過繇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以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必致四鼓責若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若飲苦而寒啜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痈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爲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痈告召醫視之痈愈更得軟脚疾加寒熱比半年鍼㪺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爲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榮孰知事國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乃指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于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于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于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閩于主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邪而吾弟逢其

殃也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蘇林

列仙傳　林字子玄濮陽人數遇仙人授以道要後有雲車羽蓋迎之昇仙

蘇子玉

列仙傳　子玉蜀人默修道要遇正一眞人授天眞上訣飛昇

蘇德哥

列仙傳　德哥不知何許人善合返魂香後不知所之

竇滔妻蘇氏

晉書列女傳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事林廣記　織錦迴文詩　君承皇詔安邊戍送君遠別河橋路含悲掩淚贈君言莫忘恩情便長去何其一去音信斷遠妾屛幃春不暖瑣瑤階下碧苔生珊瑚帳裏紅塵滿此時道別無驚魂將心何託更逢君一心願作滄海月一心願作嶺頭雲嶺雲歲歲逐夫面海月年年照得遍飛來飛去到君傍千里萬里遥相見逍逍路遠關山隔恨君塞外長

爲客去時送別蘆葉黃誰悞已經柳花白百花散亂逢春早春意催人向誰道垂揚滿砌爲君攀落花滿地無人掃庭前春草正芬芳抱得蔡箏向畫堂爲君彈得江南曲附寄情深寄別芳朝芳遇通山難越萬里音書長斷絶銀牀枕上淚沾衣金縷羅裳盡皆裂三春鴻雁渡江聲此時離人腸斷情爭結未斷腸先斷怨結先成曲未成君今憶妾重如山妾亦思君不暫閑縱將一本獻天子願救兒夫及早還詩留樂府

曾悟母蘇氏

曾協雲莊集宋曾協代從兄作伯母事述 某人姓蘇氏眉州眉山人眉山之蘇族系世出其在外氏家牒與國史所載曾祖諱某某官曾祖母某氏某國夫人祖諱某某官祖母某氏某國夫人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國夫人是生某人於倫次爲季年十有九歸曾氏二十有某年而嫠又三十有某年而卒於子之官舍時紹興丁卯七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封太宜人子悟早卒悟擢進士第爲亳州士曹掾罵賊死事聞詔贈承事郎怡右朝奉太府寺丞惲右從事郎常州錄事參軍僭出後叔父孫熹右迪功郎監建康府都稅院熹某某未官孫女三人長嫁右文林郎張適餘在室某人幼而端莊不見喜慍外伯祖父端明公特奇愛之字以季安出於儒家生長見聞動有法度至於智識高明無妬忌之心蓋出天性元祐初我祖父曲阜公外祖父樂城公志同道合並擢侍從先人始以冑子拜樂城公於京師一見而請昏焉時公兄弟道德文章爲海內宗師富貴光榮實甲天下某人入門循循無嬌人色曲阜公性高嚴家人父子之間未嘗以辭色假之每見謂能盡婦道祖母愛之爲諸婦冠曲阜公同氣十六人婚姻皆大家內外宗黨相扳援常數百人羣居儼然不強笑語以相媚悅而上承尊屬旁賤婦如自敵以下納以恩意內外懷附交口譽歎積數十年如一日也先人既遺閒山仕雖不邇必奉太夫人與俱太夫人雅好客所居官嘗擇要地親賓四來燕享無虛日某人幾伺顏色輒能得其指意太夫人以志其貧先人無祿早世素不殖生產某人痛自約損以字孤均一之德能人所難屢哭所愛子人不堪其憂而某人居隱約之中當憂患之來泊如也平生服用儉素恥事華靡春秋既高精力不少衰閒爲子姪道前事亹亹不休聽者忘其疲歲時上壽華顛象服宗黨敬焉不幸屬疾猶諄諄家事如平時既病一置不問有請所欲言者曰吾胸中無遺恨若死生之寃安之久矣復何道泊然而逝曾不怛化某荷遺澤列著定官行朝潔得三進封號尚與期順以遂烏鳥之志今已矣夫創鉅痛深天實爲之曾氏世家建昌之南豐曾祖太師魯國公諱某祖少師曲阜文昭公諱某中州葬秀郡其墓在潤州者實自祖母兗國夫人強氏始而先人右通直郎諱某定于丹徒縣長山之原其不肖孤既弗克奉先人之緒違天罪神以底酷罰廼以某年月日謹定穸之奉而合祔焉已事廼思死啜泣而言曰生不能顯揚先大以極其養歿猶當假辭以傳後人知吾母之詳宜莫如舅氏且先人之葬既受賜矣舅氏當不我拒謹撮其大略以請伏惟哀憐而諾之以宥其遺孤且以慰先夫人於九原云某年月日孤某述

張斯立妻蘇氏

宋蘇魏公集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 西出廣陵故城十三里所有大墓在蜀岡之南曰馮家原集賢張公之所宅也集賢之次子穎州萬壽縣令挺卿斯立祔其壙西南隅之庚地堪輿家曰山連兌乾水流丁未其前望京江諸山拱而揖之皆吉符也元豐八年春正月集賢之孫天長縣主簿充南京國子監教授康伯昆弟將葬其偏親彭城縣君錢夫人得吉卜矣又舉世母武功蘇氏之柩同用某月己酉厝于斯立之右方幼子偉老從之蘇氏予長妹也我先人太尉公翰林府君晚得女以其秀且慧故特撫愛之始幼而孩已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秉筆爲詞語及笄擇配且久乃以適亳州司法呂昌緒昌緒故相許文穆公之孫也甫三年而寡後四年獲歸斯立斯立賢而有文章好學不勸平居刻苦奉養簡薄吾妹從其所好未嘗見於言色又七年而斯立卒且葬矣乃歸寧太夫人河南郡太君日侍膳外則以未亡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閣其心誦佛書而已雖親戚亦少有見其面者熙寧五年從予奉板輿守東陽二月十二日過桐廬縣灊港灘失舟吾妹年四十二與偉老暨予一子穎士同日而亡予侍太夫人悲泣之哀甚踰年還喪維揚殯于開元佛舍又十三年始克同穸張氏三子長康直用斯立之男翰林錢公補蔭爲郊社齋郎次康壽次即偉老也並相繼夭閼斯立遂無後而呂氏二子亦卒二孫尚幼惟是窀穸之事皆教授洎其尊公尊前利州路轉運判官通直君主之乃得如禮嗚呼可哀哉銘曰長江之陽蜀江西其音在岡壙者宜是爲斯立之世墓嗚呼吾妹今從之

蘇小小

古辭蘇小小歌 一曰錢塘蘇小小歌樂府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

陵松栢下是也　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唐李賀詩同前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入雨温庭筠詩同前　買蓮莫破券買酒莫解金酒裏春容抱離恨水中蓮子懷苦心吳宮女兒青似束家在錢塘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風門前春水年年綠張祜詩同前三首　車輪不可遮馬足不可絆長怨十字街使郎心四散　新人千里去故人千里來剪刀横眼底方覺淚難裁　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中擘庭前棗教郎見赤心　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銜得錢塘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聞來油壁車鸚鵡盃殘春樹暗蒲萄衾冷夜牕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芥隱筆記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夫

斜音伊邪反

蘇小卿

醉翁談錄烟花奇遇蘇寺丞爲閭江知縣有女字小卿性格妖嬈儀容儼雅瑩玉肌膚香宮腰難比因遊賞於花園之間星眸四顧見一人卧於花陰之下女叱問曰何人敢至於此對曰姓雙名漸本郡吏也少覽經書長工詞賦期躍禹門之三浪倖攀仙桂之一枝

柰家貧無以進身暫爲本縣之聽吏女子悦其顏貌默念曰荆山之玉有帶纖瑕世之常理令生精神端麗誠爲佳士但未知其才學遂指廳壁山水賦詩漸乃借意挑之曰澗邊芳草連天碧山下錦濤無丈尺鶯稀燕少蝶未知家意尋芳與誰惜我有春情方似織萬緒千頭難求覓富貴榮華不早來眼前光景空拋擲女子見詩心如愛慕乃曰昔相如有援琴之挑文君潛附轂相逐韓壽孤吟於牕下賈氏竊之以香囊此乃怜其才兒嬌羞微笑曰爾能學否生曰一介末吏非匹耦不敢當此女怒曰妾一言已出反不見從邇來詩涉淫辭汝得何罪生不得已而諾之亂紅深處花爲屏障充雲襟雨一霎懽情生曰今日别後再會何時女曰如今别後可解職歸家深心勵學不忘勞苦以俟擢賢取士待折高枝然後使令良媒求親可矣我乃它托不嫁等待親音更無忘也生方欲言見侍婢數人走至園中生乃遁去逐遊遠郡訪其先覺苦志二載功業一成歸詢本縣公吏云寺丞不禄縣君挈家以往揚州投於外祖生乃往揚州問其親音有人云小卿母又告亡小卿落於娼道生乃大慟忽契友皇甫善劉仲脩相訪云吾見有不樂之意生以它托告之劉曰一盃與君解悶遂三人同往妓陌之所但見綠樓與翠閣相連綉幕共珠簾對捲劉引其青衣出請獻茶

應聲而起但見女子立於簾下眉如柳葉臉似桃花玉削肌膚百般嬌美女子揖衆入於小閣中坐茶了衆方欲起劉遂命酒閒停四人共飲酒妓行女與衆人曰妾有少懇仰干清聽近畫一歌妓世間罕有願求新詞收爲家寶得不見阻深幸衆皆唯唯酒再行之後用青紗罩罩一女子執板筵前佐樽各滿引盃令女子歌女子再起曰衆中如有詩詞願示片言漸乃先成其詞衆不敢措手衆賓大服雙生詞曰碧紗低映秦娥面咫尺暗香濃瑤池秋晚長天共恨煙鎖芙蓉夭桃再賞流鶯聲巧不待春工樽前潛想櫻桃破處得似香紅女乃深謝酒再行且再勸之漸於樽前顧盻見女子容貌若小卿也心悸魂飛但忘所惜其女子見漸面默念之依稀似雙郎也心目皆眩情魂俱失數盃之後女子不免問漸曰然平生未識高年敢問仙鄉姓氏漸暗喜曰乃閭江縣人也漸姓雙因訪親得至於斯女子亦曰妾先人前任閭江縣蘇寺丞也因染疾不禄妾隨母至揚州母又厭世不能自養遂落於娼流終不爲樂語畢啼嘘流涕悲不自勝是日筵散各歸所卽漸獨坐自念曰我當日共伊花間叙别指山爲誓永不别嫁今已爲娼正嘆之忽有人彈户漸開户見一青衣曰適來筵娘子别具小酌專俟官人漸與青衣同去小卿再拭鉛粉别搔簪珥出簾相引就坐各

叙闊别於小閣中具小酌三盃之後小卿與漸曰自别之後父母繼亡失身娼道每自思君空勞夢寐今得自就合歡之志我所愿也是夜姻緣再逢嬌態次早生辭小卿曰是何言也相别三載今方得見安可遽去生曰聞伊與司理院薛官人爲親安可久住也女曰我宅中有一小室爾且安止遂日俟司理回宅却共妾偕行遣興吟詩與郎繼和閑時促席飲樂荏苒二春美任歸京官吏送至郵亭餞别前至大江泝流而上漸觀江景寂寞鬱鬱不樂船因至鍾陵浦夜泊豫章城下是夜萬里無雲月色如晝凝情似醉亂思如癡一派江聲從成愁思數點漁灯燒斷離情浩飲長歌不能自遣忽聞櫓槽咿啞有一畫舸將近亦係垂楊之下蓬牕相對漸出視之但見彼舟中馬門裏一佳人年約二十餘對坐一人必是其夫約五十餘歲形貌古怪明燭舉酒左右二青衣女子佳人抱一琵琶品弄仙音漸熟視之卽小卿也漸因見佳人遂成心感不敢傳言遂自歌而挑之歌云樂天當日潯陽渚舟中曾遇商人婦坐聞因感琵琶聲與托微言寫深訴因念佳人難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識今日相逢相識人青衫拭淚應無極我因從官臨川去豫章城下風帆住續有翩翩畫舸來斜陽共繫垂楊樹綠窗相近未多時紅簾半動聞私語認得舟中是誰氏本自廬江佳麗地

蘇小從來字小卿桃葉桃根皆姊妹十歲清歌已遏雲十一朱顏如桃李
十二難描新月眉十三解綰烏雲髻亂花深處偶相逢一託深心許爲壻
翠鬟曾剪緊平生暗斷平生與盟誓無何官難兩相忘因病流落來天際
揚州一夢今何處風月深情向誰訴箏來爭信不相逢空感當時無限事
昔日風光曾作主今日風光如陌路腸斷江頭夜不眠風帆明日東西去
女子品弄之次忽聽歌詠熟認其音乃雙郎也女放琵琶而出視見雙漸
立於馬門之外四目相交各有餘情皆眷眷而不敢奉認女入舟中再抱
琵琶品弄其聲悲嗟人不忍聞遂乃歌以荅之歌曰小卿在舟中荅雙生妾
家本住廬江曲私處蘭閨嬌不足金翹未綰翠雲低羅裙已束尖腰玉回
眸雙泒秋水清低眉兩點春山綠妾之名兮世所聞錢塘蘇小真仙屬二
三月兮春遲遲鄰姬行樂相追隨小竹青絲賞何處笑言相指亂花溪折
花舉酒未成宴倏然有客花前轉青驄馬繫綠楊陰低鬟便與迎相見眼
期心約情繚亂與君一使柔腸斷縱有西清松柏間仝心許結連枝願幸
得伊救我妾身願以死以報君之德也漸曰此不可久住恐被舟中人見
令得力者押行李後進二人易水馳騎先
往京師參選注授顯擢歷任得偕老焉

赫蘇氏

羅泌路史禪通紀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爲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吾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怳如遺光睢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九洛泰定炎胱灑於潛山葬朝陽後有赫氏赫胥氏

有蘇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紂王欲伐有蘇氏以妲己進死紂寵之而亡周滅之有蘇氏

穌

洪武正韻孫租切同上息也舒悅也死而更生也亦作穌書后來其穌集韻作甦許慎說文穌素孤切把取禾若也从禾魚聲徐鍇通釋把音把若即竹若也穌猶部斂之也孫呼反小爾雅死而復生謂之穌顧野王玉篇先乎切丁度集韻俗作甦非是吳棫韻補叶音桑河切黃庭經臨絕呼之亦登穌久久行之飛太霞音何釋行均龍龕手鑑䲝䲞二俗穌今音蘇韓道昭五音類聚甦三胡切省也死再重甦也楊桓六書統心母穌魚復味也从魚从味省又魚復生也㕡注穌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通作蘇樂記蟄蟲昭蘇注更息曰蘇周伯琦六書正譌穌隸作蘇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沽切又禾死而更生曰穌借舒悅也益即蘇息之義韻會定正字切心摸心新鮮穌

篆書 穌 徐鉉篆韻 隸書 穌 六書統 草書 穌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广穌

洪武正韻孫租切⿸广穌草菴顧野王玉篇息胡切陸法言廣韻人屠⿸广穌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宋重修廣韻素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广穌音酥楊桓六書統心母⿸广穌从广酥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四時纂要作屠酥云思邈庵名一云屠者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蒐字滲悖義酒名也酥⿸广穌⿸广穌同上韻會定正字切心摸心新鮮⿸广穌

篆書 ⿸广穌 六書統 草書 ⿸广穌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酥

洪武正韻孫租切酪屬又酴酥酒名藥名或作⿰酉穌亦作蘇宋重修廣韻素姑切丁度集韻或作⿰酉穌⿰酉穌醲婁攜廣干隸字酥⿰酉穌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酥挏乳酪取而煎之爲酥郭守正紫雲韻牛羊乳爲之牛酥差勝若犛牛復優於家牛楊桓六書統心母酥酪中膏也从酉聲酥隸⿰酉穌或从穌聲醲隸醲或从穌省酥隸⿰酉穌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倪堂六書類釋酉諧酥省韻會定正心摸切酥油也駝駝牛羊乳爲之字切心摸心新鮮酥

篆書 酥 ⿰酉穌 醲 並六書統 隸書 酥 ⿰酉穌 醲 並六書統 草書 酥 酥 並鮮于樞

總敘

毛晃增修閑評字說解酪字云乳以凝聚爲酥散落爲酪解蘇字云魚湅草枯氣味而蘇二蘇字皆不合從草只作酥字便得前漢所謂蟄虫昭酥是已從草者乃雞蘇之蘇也山居備用用牛乳中取浮凝熬而爲酥 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膽幹肌體潤澤卒多食之亦令臚脹泄利漸漸自已食用本草酥微寒補五臟利大腸治口瘡 蜀本云酥味甘 唐本注云酥搯乃切酥作之有牛酥羊酥而牛酥勝羊酥溫革瑣碎錄真酥過春以缾盛緊篆沉之井中冬間取出如新吳興志乳酥俗稱爲戍乳酥最佳又爲花果魚鳥之屬以爲盤飣之華可用寄遠大抵鄉閭畜牛之家例能爲酥及乳酥韻府群玉穆贊四兄弟皆和粹各以珍味目之佛經云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則醍醐又酪酥之精液陶隱居云酥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本是牛羊乳所爲作之自有法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色黃白作餅甚甘肥亦時至江南唐本注云酥搯以乃切酪作之其性猶與酪異今通言功是陶之未達然酥有牛酥羊酥而牛酥勝羊酥其犛牛復優於家牛也宋嘉祐本按蜀本云酥味甘益

說云寒主胃中熱補五藏利腸胃日華子云牛酥益心肺止渴欬潤毛髮除肺痿心熱并吐血國經文具牛黃條下政和本陳藏器云酥堪合諸膏摩風腫踠跌血瘀食療云寒除胸中熱補五藏利腸胃水牛酥功同寒與羊酥同功羊酥真者勝牛酥聖惠方豆蜂螫入以酥傅之愈又方主惡蟲咬以酥和鹽傅之差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酥一名牛酥其羊者名羊酥俗號乳酥所出與牛黃及羖羊角同又出外國及益州本是牛羊乳爲之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今處處皆能製酥爾味甘平微寒無毒續說云真酥又能潤養瘡痂凡豆瘡諸瘡新愈以酥摩拂則消沒癥痕今人多取猪羊脂入他料合而爲酥瑩如霜雪性用與真酥甚殊就中有如粟粒者僅可和入面脂外此無所主療唐端方本草類要圖經曰凡牛之入藥者水牛榛牛黃牛取乳及造酥酪醍醐等然性亦不同水牛乳涼榛牛乳溫其肉皆寒也其自死者皆不可食其酥以合諸膏摩風腫踠跌血瘀則牛酥爲強醍醐尤佳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酥味甘微寒益心肺止渴補五藏利大腸主口瘡潤毛髮除肺痿心熱療吐血止嗽合諸膏摩風腫治踠跌消血瘀牛酥乃勝羊酥犛牛復優家牛牛乳成酪性冷味甘去身面熱瘡利胃腸虛熱酪成酥酥成醍醐味甘平樂性冷利主風邪濕潤

骨髓補虛皮膚爍痒酒調半匙咳嗽膿血溶服一合

興平酥

漁隱叢話復齋謾錄云東坡雨中明燈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其風流貴重如此

雍酥

曲洧舊聞宋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楫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

會稽酥

會稽前志酪以酥爲冠今南方亦皆作而會稽者尤佳會稽諸邑又推諸暨爲冠蓋吳中酥雖絕多大抵味淡不可與會稽班也晉王武子指牛酥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未有酥酪也

百年酥

太平御覽唐書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脩仁獻百年酥云餌之可延壽

入茶酥

食經諸品將好酥於銀石器內溶化傾入江茶末攪勻旋旋添湯攪成稀膏子散在盞內却著湯侵供之茶與酥看客多少用但酥多於茶些爲佳此法至簡且易尤稱美四季皆用湯造冬間造在風爐子上

灌肺酥

食經諸品用獐鹿肺如無羯羊肺亦可依上去血水用蜜酥加糊酪杏泥生薑汁同和濾紐去滓布蓋冰浹延前割散

煎酥法

李氏食經羊脂一斤猪脂四兩熳火熬濾去滓梨一箇去皮穰薄切果肉拾箇薄切紅棗拾五箇去核切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碎爪薑子少許熬候柴乾再濾收貯

造酥油

農桑撮要以酪盛於桶內或甕中安置近屋柱邊可將竹篾或桑條作二小圈或用二小木板各鑿一孔亦得於木柱或樹傍上下以繩絟定二小圈或二木板別作一木鑽下釘圓板一半致置桶中一半套於上下圈內却於兩圈中間木鑽上以皮條或繩子纏兩遭兩手牽拽鑽之令轉生沫傾於涼水中凝定候聚得多却於鍋內慢火煉過去浮上焦沫即成好酥

抨酥法

齊民要術以夾榆木椀爲杷子作杷子法割却椀半上剜四廂各作一圜孔大小徑寸許正底施長柄如酒杷形抨酥酥酪甜醋皆得所數日陳酪極大醋者亦無嫌酪多用大甕酪少用小甕置甕於日中旦起瀉酪著甕中炙直至日西南角起手抨之令杷子常至甕底一食須作熱湯水解令得下手瀉著甕中湯多少令常半酪乃抨之良久酥出下冷水多少亦與湯等更急抨之

於此時杷子不須復達甕底酥已浮出故也酥既徧覆酪上更下冷水多少如前酥凝抨止大盆盛冷水著盆邊以手接酥洗手盆水中酥自浮出更掠如初酥盡乃止抨酥酪漿中和飧術盆中浮酥待冷悉凝以手接取搦去水作團著銅器中或不津瓦器亦得十日許得多少併內鐺中然牛羊矢緩火煎如香澤法當日內乳涌出如雨打水聲水乳既盡聲止沸定酥便成矣冬即內著羊肚中夏盛不津器初煎乳時上有皮膜以手隨即掠取著別器中瀉熟乳著盆中未濾之前乳皮凝厚亦悉掠取明日酪成若有黃皮亦悉掠取併著甕中以物痛熟研良久下湯又研亦下冷水純是好酪接取作團與大段同煎矣

滴酥

師友談說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滴澈澈資正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蘇東坡詩兒有新詩點蜀酥注蜀人婦女點酥

手啗以酥

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唐莊宗已得魏渠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敗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

開乳合

酥　廣弘明集隋煬帝經藏願文云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合酥爲方既異甜淡苦執取療亦殊

詩　宋楊誠齋荆溪集宋楊誠齋詠酥　似膩還成爽纔凝又欲飄玉來盤底碎雪到口邊銷　江湖續集利州張蘊仁溥　兼味醍醐外分身乳酪中江南鳴釋猜塞上寄飛鴻乾雨看如幻生鹽訝漸融臈殘猶有待煎取壯丹紅　能改齋漫錄江子我牛酥行　宣和初有鄧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又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閒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令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愬還東家努力明年趂頭市　宋吳績金谿集酥花韻　玉指纖纖出後房似矜隨意得奇芳只愁暖律爭先落賴有凝脂可旋粧　近兒含飴知有味不須嚼蘗自聞香未應力欲爭春巧喜士深心廣可將　楊傑無爲集　姑射山中冰雪膚造花憑仗著頭酥生成自有神仙術點化亦同天地爐全用陰功催氣候不從凡土起根株頻教寒處萌春物鄒律回陽得似無　一盤花卉關工夫孰謂眞酥勝假酥白石萌芽生玉種寒林枝幹出丹爐纏金滴粉休隨俗剪綵粘膠近守梯斵億箭頭梅帶雪使歸曹得信音無　梅聖俞宛陵集余之親家有女子能點酥爲詩并花果麟鳳等物一皆妙絕其家持以爲歲日辛盤之助余丧偶兒女服未除不作歲因轉贈通判通判有詩見答故走筆酬之　剪竹纏金大於掌紅縷龜紋挑作網頂酥點出探春詩玉刻小書題在榜名花雜果能眩真祥獸珍禽得非廣磻落男兒不足爲女工餘思聊可賞　介庵詞趙彥端如夢令　鶯死初凝霜粟冰笋旋栽春玉巧思化東風喚省葉紅葉綠清淑清淑會有蜂擾蝶宿　韓維南陽集王磨杖惠酥　興平產良酥厥品爲第一歲時盛獻饋霜梨副冰蜜東萊速車軫疋走衛霍室盤筵得此物主意自爲畢磨叔官西州遺我資口實甘知馬酒薄素覺羯肪失我今衆里人藜藿度閒日多慙鄉嘉味走用飽仁術　張子野集謝發運馬子山少卿惠酥與詩　貢厚意知何報還持況賢質餘應惜點爲山絕唱兼道致政官嫌地雪甜多不識吳人未食齒先寒　于山再惠詩見和因又續成于山不以予不才兩發章薦清卿恩德重鼇山詩寄閒樓白首官須信夜光誰可得玉龍沉睡玉淵寒　周美成清真集天啓惠酥　金城良牸不當車特爲人間作好酥餘湩尚供肥犢子小歷先入太官廚鄭中虎毛空名目吳地尊羹護御迂欲比君家好兄弟不

知誰可作醍醐　淺黃拂拂小鵞雛色好從來說雍酥花草偏宜女兒手蠏封柱入野人廚　細塗麥餅珍無敵雜煉豬肪術最迂爛肉便知全蔽味它時不用識醍醐　南朝珍饌一時無尚見休文謝北酥陶棄解湯香出屋羽錙持面乳供廚　中都價重無錢買京兆書遲在路迂聞道加飡最肥澤異時煩與致醍醐　高陽太守有遺書親教齊民煉玉酥欲出浮膏光照酪爲防嚵鼠更薰廚　絕知意重分餘棄漸見詩多入恆迂猶恐傖人笑風土預從貝葉撿醍醐　草堂錢塘集謝鄭州張資政惠書寄酥十四韻　崢嶸歲律晏更舊無室蕭然度清晝遐想才桂欲首途策羸取別嘗重復躊躇去德不勝情歸追嚴闈僅能走欸驚霜月再弦望西向拳拳使心疚心之疚兮日益深使者踵門書忽授璨然誨語溢累幅字字揮華敵瓊玖殷勤眷與莫所貽紙尾復題酥以侑開緘珍視未敢嘗捧連臨風且三嗅初疑黃玉可如泥和以露華凝不溜又疑倦膏久鍊成自有光芒發昏昏輕言豈學陸機對以此尊美一何謬休稀乳酒下青雲詩慕少陵慙淺陋汪洋惠意不可量已著姑停聊蜜還留向春朝助後勝却望台星祝公壽　張南軒集李仁父寄茯苓酥賦長句謝之　岷峩山中千歲松枝虬幹直摩青空雪霜剝落中不橋膏液下與靈氣通龜蛇蒐伏自磊砢金堅玉潔仍豐融箸明夜取喜得偶黃昴朝聽如吟風杵歲坐上看飛雪更和酪乳收全功當知至味本無味于若服之壽莫窮吳巖脊梁硬如鐵冠我切雲佩明月百好都隨春夢空大藥獨傳潮質訣中宵咀嚼不任頭玉池生肥嚥不徹悴我百慮形蚕乘裘贈扶持意何切丹砂着根護雨儻胎澤釀黍計已拙由來妙道初不煩此法莫從兒輩說徑思舉袂揖浮丘下視塵世眞一吷未顏留得亦何爲追逐同堅歲寒節頃安世悔業後綸　次韻張安撫李侍郎同賦茯苓酥詩時知常德府　山人採藥攜僑松拔雲扶石松根空搗霜餌玉得不死大藥直與神靈通論功合在金石上何意坐隨脂澤融誰令千古玉璣殲泛此萬壑寒林風煎膏桐乳彼何物滑咽潤頰誇微功嗟哉可甲不可貿吾道至此寧非窮渠公一生局如鐵阿武兒家看花月曹公言言秋霜烈作文倭儸要儸訣曲江翻愛軟美人此理至今吾未徹元忠獨立孟青時晚歲脂韋事淒切微之年少本不凡老作瓜蝇豈非拙精金和鉛損光缺脂麻貴弟耶可說千年妙質當珀化一啜微甘蓋縱吷作詩自警少示人同志相期在全節　陳元晉漁墅類稾謝童帥幹送滴酥　滴酥詩句巧相粘料得堂深凍未收剪水裁雲天上手何因得見玉纖纖　曹文清公集謝胡帥餉酥　虎頭骨相生來無吹天吻噪齊

腸拮欲從底處覔膏潤凝香燕寢烹牛酥鶩兒茴拂水肌膏關中揉下遠不如巳令炊餅作十字令晨盛䭔非伊蒲 食酥 貢包分自浙西來函谷金城在眼中泛酒煎茶俱𠋫當消煎腸雪化春風 土酥絶類携家兒好着崔家釘坐梨如夢耳寒千百顆雪肌种伴出關西王東年先生集次韻曾吉父食酥 色分姑射冰肌外味在金僊露掌中之與佳人潤粧臉兩家春色一般風 聞道金城煮醍醐貢包長伴雨兒犁即令萬里風流在浙水東頭又浙西元程禮部集牛酥真異品牛乳細烹熬堅滑黃凝蠟冲融白潟膏研春茶桄臓照夜佛燈高買取江南去誠堪慰老饕

蟾酥

元一統志臺州有池四處歲遇五月初六月十二月初八日太醫馳驛收採太原志代州有蟾酥池在韓村西北去城五里方圓四十步出蟾酥令無能採者元一統志代州西二十五里宇文村有蟾池一處每歲太醫馳驛開採保定路志出蒲陰縣東宋村有蟾池

土酥

覔臟閒評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况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錦繡萬花谷杜詩注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注土酥即今之蘆菔也魏夫人帖云膾土酥如練國老談苑本心齋蔬食譜云土酥蘆菔也一名地酥作玉糝羹

添酥

趙德麟侯鯖録劉原父晚守長安春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疒穌

孫租切顧野王玉篇桑孤切病也楊桓六書統心母⿸疒穌从疒穌聲⿸疒穌隷 篆書⿸疒穌六書統 隷書⿸疒穌六書統

⿰木穌

孫租切丁度集韻木名可染韓道昭五音類聚先胡切⿰木穌枋可染緋楊桓六書統心母⿰木穌从木穌聲⿰木穌隷 篆書⿰木穌六書統 隷書⿰木穌六書統

⿰扌穌

孫租切丁度集韻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桑孤切摸⿰扌穌也楊桓六書統心母⿰扌穌从手穌聲⿰扌穌隷字滌傳義三孤切 篆書⿰扌穌六書統 隷書⿰扌穌六書統

⿰歹穌

孫租切丁度集韻⿰歹穌爛也或作⿰歹穌韓道昭五音類聚青蘓楊桓六書統心母⿰歹穌从歹穌聲⿰歹穌隷⿰歹穌或省⿰歹穌隷字滌傳義素姑切

⿰魚奐

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蘇仙二音 篆書⿰歹奐六書統 隷書⿰歹奐六書統

⿱䜌夋

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䜌夋同上俗蘇字滌傳義先呼切和也

⿰禾頁

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蘇

甦

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甦上同俗音蘇

⿰魚面

孫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桑姑切

蟦

孫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蘇

⿱⺮彼

孫租切字滌傳義先鳥切細竹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六　六模

初 洪武正韻楚徂切。始也。舒也。从衣从刀。許慎說文初，楚居切。裁衣之始也。徐鍇通釋：禮之初，施衣以蔽形，从刀裁衣，會意。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謂鼻爲初。丁度集韻：初，唐武后作𡔈字。戴侗六書故：刀始裁之，初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𡔈𡔈𡔈𡔈𡔈𡔈𡔈𡔈𡔈 並古文。朴㓛 並俗。楊桓六書統：穿母初，裁衣也。今人猶言裁爲初，借爲始。初之初，𧙊古文。𡔈與初同。𡔈或如此，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初，次商次清音。又姓。俗作初，𧙊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初，穿沽切。說文曰：裁衣之始也。从刀近衣爲意。作𡔈非。借爲凡事之始。韻會定正字切：徹齔徹稱煇初。

篆 初 並始鼎。初 伯碩父鼎。初 仲考臺。初 並散師𥩵書。初 李敦。初 宰辟敦。初 邛仲盤 並見楊鉤鐘鼎集韻。初 伯碩父鼎。初 義雲章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初 李斯繹山碑。初 徐鉉篆韻。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𡔈 𡔈 並六書統。

隸書 初 宗俱碑。初 劉寬碑。初 柳敏碑 並洪適漢隸分韻。初 華山亭碑。初 老子銘。初 武梁祠堂。初 田君斷碑 並見漢隸字源。

真書 初 王羲之。初 王獻之。初 智永。初 智果。初 歐陽詢。初 虞世南。初 顏真卿。初 柳公權。初 蔡襄。

草書 初 章草。初 蔡琰。初 智永。初 張旭。初 懷素。初 褚庭誨。初 黃庭堅。初 米芾。初 初 初 並張錦溪。初 並鮮于樞。初 趙子昂。

古初 庸齋學言：學者見乾坤二卦，由伏羲而定。又見繫辭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見學老莊者有女媧鍊石補天，共工氏怒折天柱之說，遂謂伏羲之時，乃是太極初分之後，天地方自無而有，時是何以淺近探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

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淺，人物之生息蕃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沈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淺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蕃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方其混沌之時，三綱五常之教，斯民日用飲食之道，皆汨喪於水。然此理之神，與元氣俱不泯絕。及天地再開闢也，此復生於水。在伏羲時，水性以復其常，神易首出於河。至舜禹時，水患悉平，故洪範復出洛。此理之神所以開物成務者，一顯一晦，吾亦不知其幾萬古矣。故繫辭十三卦，自乾坤離三卦之外，皆文王所未畫而已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取用，則伏羲雖未畫八卦，亦可見其爲前古之民用矣。又如武王洛書之訪箕子，首對以洪水數壞九疇之意，且言此範天不與鯀而以待嗣興之禹，則是九疇亦皆前古所敘，豈待書出於洛而後見哉。今謂天地肇判於伏羲之時，謂已前無天地，豈理也邪。若謂伏羲時乃天地之初判，當時文籍既生，豈無一字垂載于後。借曰三墳八索九丘之書已失其傳，而堯舜去古未遠，二典之書君臣畧無一語及太極初分時事，不過以治水爲第一義。於六府則止言惟修，而相期於勿壞。及地平天成，乃以萬世永賴相歸美而已。且三聖人之爲治也，皆以若稽古爲首稱。今觀其一政一治，似皆於古人之成法，固自三皇以來創制者已可遵守。至如取乾坤以垂衣裳，實始於黃帝堯舜氏。及舜欲作黼黻之服，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旒米已出於古人，則衣裳之制，又豈黃帝堯舜創意爲之哉。由是推之，天理人文之盛，前古蓋無一而不備也。但天地每一開闢之初，則又成一朴畧無文之世，必待聖人繼天測靈，揭爲世教，以啓迪民彝之固有也。愚故曰天地之大，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

太

初

通鑑外紀庖犧氏昔者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羅泌路史初三皇紀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太初者氣之始古三墳書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平御覽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 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 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雄雌魂也節言未有形也皆無兆朕故謂之氣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萬物以分驗也陽十物行節者須雌俱行物乃著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 莊子曰太初有無言大古之初上下未形所有者無無有無名無無有形人無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謂道也物得以生謂之德 淮南子曰稽古太初人生於無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爲物所制 揚雄檄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王阜老子聖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 陳思王魏德論曰在昔太初玄黃混并渾沌蒙鴻兆朕未形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又大夫先生傳曰太初真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 又曰馳騖乎太初之中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始無後無先 邵子觀物外篇太初事之初也 昇仙經云太初極于陽九太素極于百六 莊子知北遊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元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元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元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元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列禦寇 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漢僞武帝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 又漢哀帝泰符詧涼禿髮烏孤乞伏乾歸宋元凶劭俱改元太初而年號之重實始于漢哀帝羣書足用事對 渾沌濛鴻淮 胚渾選江文通江賦胚渾未凝混茫揚子雲反騷自乎混茫注混沌之氣 馮馮沉沉漢書其貝窈窈淮 清濁未分廣雅 元黃混并曹 六經 元氣混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易緯辭 諸子 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列子天瑞篇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淮南精神訓 諸史 外渾混元注造化之氣班孟堅典引 梁昭明太子注用視太初遂見治風文選序 天地紀先有太初後有太始白虎通 體題 未判 無形 氣始 無形 無名 莫測 太乙 混沌 未兆 未分 混沌之先莫窮其用 賦偶 有物未判先天圖存 小馬運法象於冥莫大則同胚胎於覆蓋 大樸將散三光欲萌 名曰希夷聽弗聞意有機緘不自已 噫大塊於無形之表轉洪鈞於未化之時 恍惚未見沖虛莫爲 有名能肇於有形妙用悉根於妙理 芒乎芴乎孰測其兆朕亭之毒之莫究於胚渾 獨居有象之先潛播大鈞之兆 賦隅真機密運於洪濛獨超乎古庶類悉資於块扎會有其元 彼哀帝改元爲識探端之自縱武皇名歷難窮極數之由擱江網體字 無名 混沌

混沌初

玉融新對文選班固典引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李周翰注云太極混沌氣之初也 龍文經混沌之初中含太虛

卦象初

鄭滁孫中天述玫上稽之卦象一畫者有畫之初也二畫者成象之初也三畫者成卦之初也八卦六十四卦之初也稽之先天以伏羲八卦一轉移間初畫兩儀四再畫覆載形三畫天地交高卑體段已具八卦二十四畫百九十二爻之內邵子觀物外篇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無初

巽易卦 九五爻辭曰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音初

呂氏春秋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爲後十四年阜之父發之祖祭之宗田獵也天大風晦盲晦盲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孔甲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之作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向謂之于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以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之音爲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

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廻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爲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音曰顛隕之隕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没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没於漢辛餘靡爲得振王北濟哉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阿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西音以爲秦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成猶重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一作初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氏女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

也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北國之音凡音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渾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在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爲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復初

莊子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有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澡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文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禮記曾子問　文王之爲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又親疾之藥必親嘗之嘗膳者若則世子亦能食常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宋趙儀可青山集　復初堂記　人以生爲初天地以開闢爲初吾言初興也昔者混沌之初未始有一物也天地而既開闢矣然後人與鳥獸草木生焉於是有范金合土鑿泉嶽穴刊山墾田築城浚隍而又窺以渾儀算以巧曆腥以殺伐辱以僵湮日中之火月中之水靡不智取力索斷樸破圜乃毒其天斲荒鑴頑朴暴不還而天地爛熳矣爛熳之極而天地精英之氣衰耗而無餘其所鍾日日趨於焦僥夭閼然後山傾海運日埋星沉而向之五伯七雄之所爭伯夷季札之所讓一皆澌泯滅化爲黃流蓋自是息之以至所不知何年之久是爲天地之復初迨夫其氣休息之久盤礴鬱積不能以不

發泄則又一開闢如羲農皇帝出焉者是乃天地憂患之始而非初也人之未生也所謂性者與一氣同遊於渾淪亭毒之表耳目口鼻四肢且不知其何所寄也夫焉有所欲俄而有生矣生者賊性之始也耳而聲目而色口而味鼻而臭四支而安佚而去未生之初遠矣然後有得則喜失則悲以至於相靡以力相戲以智而去生之初又遠矣人能返觀內照以游乎未始有生之初然後知血肉之身固未始有一物也則亦可以蕭然於事物之外而得吾之所謂性者矣此之謂復初劉君明國名其堂曰復初而求記於余明國嘗有聞於吾書之外者故樂以斯言就正焉

國朝月廷臣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荊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慊焉而不足洪武初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數榮悴達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始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

未息疾疫之夭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楊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攜役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為大性固其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可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冥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為近之此復其初之為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為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予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唐杜工部集文章復古初

遂初

晉書孫綽傳　綽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賦今無所考太平御覽晉書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溫見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元劉靜修集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能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未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君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己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譽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令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予有朝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予有其以吾言思之又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國朝蘇平仲太史集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成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貢出從事宣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推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嶼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二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遷吏在門而不為起兵興之後幕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畧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起乃作

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擬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為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為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為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壒之表寄迹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群漁樵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為鄰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于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膂力疲於轉輸朝夐而夕戚愁居而懾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

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群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為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

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摩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堉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怵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宋陸放翁集遂初　抔本類三閭歸仍慕二疏何由滿人笑但可遂吾初奕奕沙堤馬栖栖下澤車細看俱外物俛首老犂鋤　貧士每用短屏居常自如出尋鄰叟語歸讀古人書過店亦沽酒登山時跨驢非關傲塵世聊欲遂吾初

述初

文苑英華梁蕭統述初賦并序　予幼而漂流遂寓于海之上與鳧鴈為伍有年矣或祿仕以代樵牧其暇則以群籍自娛又嘗染重腿疾每求長桑氏之術以為療其他未之思也方俟一疾間則追尚平五嶽之遊無幾何會明詔以監察御史徵俄轉右補闕覊守職次未遑自免江湖之思浸如也間一歲加翰林學士領東宮侍讀之事既微且陋載荷天睠上不能宣令一作上德通古今當論思之任次不足弘三善備教諭充端士之列每省名位時章綬中心惻然不欲飯食無一日而安一作忘者二年于茲其媿畏乃如是時步自中禁休于里巷病攻其外神倦于中蕭焉忘形思及道本然後知一動靜萬化殊塗歔然同歸未始有物且不知夫棄歲之浮游與今之局束彼乎此乎是歟非歟沓不得其倪矣於是作述初賦以紀懷且貽諸同志焉爾　惻然一本作

愁然我洪系兮肇昭耿乎伊唐始替禹以陳謨末開國而爲渠遺暴嬴以滅周兮涉天漢而方彰社一作祖部陽而守九江系祖漢廷尉部陽侯諱放見漢書武威九江太守嵩山侯諱方見後漢書逮七序而見光後漢侍中褒親愍侯諱昧作七序有傳云耳維京牧之豐融後漢黃門侍郎涼州刺史侍中關內侯諱寬見魏書洛散騎之徇節晉散騎常侍馮翊太守扶風鄉侯諱虞見愍帝之難贈吏部尚書益州刺史見晉書遺匡攘以遷逝遵河右以燀焜晉蜀郡太守寧州刺史扶風鄉侯諱迪生酒泉太守關內侯諱秋避亂居張掖綿侯服以守業傳龜組而罔替自酒泉以下六世郡守關內侯燀司空之藩魏弘茂德爲表綴魏大將軍洛州刺史贈侍中司空部陽公諱越見後魏書翼翼尚書允明且哲司空之孫隋御史大夫刑部尚書郡敏公諱毗隋書有傳納言執法乃遂乃達播五葉而逮予蚕愼一作奮身之芳烈伊孤蹼一作裳之薄祐撫生植之多艱豈前脩之將墜貌才菲一作下而體孱奉從宅之善教侍帶經之殘編諒不師而不訓爲一作焉識立德與立言泊章甫之在首始礪志以就賢思琢璞以解蔽終扞格而難前升九一作孔顏之宏軌探乾坤之大紀求專直與翕闢問性命之終始曰君子之不用寔未成之所擬尚體健以立誠夫何剛柔之

不履慨尋繹以內省觀萬動之攸歸若捫天而罔階知集木之罪危何大道之汗一作坦漫悼一作惟吾人之崎戲一作數仰前哲二字一作哲賢之休風屢惆一作惆悵以忸怩且自擊以自考亦三復而九思庶初筮以發蒙敢拾龜而觀頤美海嶽之靜深拔幽人以爲二字一作而與期聿投迹於林中就拙者之所宜屬夫上有聖帝旁求俊乂載馳車乘搜及瑣細披執持憲簡與匡補闕載宜乎學該紀律識洞經制故一作胡小人之備官章不招損而速戾一有斷字時也天光鏡乎宇內洪稜憯乎荒外上躬祀於泰壇先假廟以告配百神受職以咸秩萬國駿奔而來祭肆覲創五月之吉朝宗盛三朝之會月窟日際風行雨霈謬參侍從之臣獲睹人神之恭又感一作盛夫翰苑崇秘人文是經樂正司業元良以貞講藝承明莫不才侔相如道傳桓榮何皇鑒之偏屬降湛恩於鯫生若側足以登塗方飭躬以効誠懷書紳之猶怠慮數馬之非精晝兢兢以徊徨夕默默以屏營嗟豈不以命重才輕惕一有憤字墜而不敢寧也我寓一作寓我居乎彼南里匪容車騎實遠朝市羌歸沐以斯憩聊優游以休止旁枕大道其平如水南望南山横空黛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乍掃室以自安殊塞門而不仕於是有竹有梧清風猗如放懷端居玄宇一作默自虛遺原憲一作思之貧病忘甯武之智愚與我南郭之机盡性西域一作方之書悟幻有之遷幹得環中之妙樞合乃一指流爲萬塗審物我之同域又遑遑其焉如何胥后之渥飾宜克恭以忘劬惟一作嘆少海之洪瀾豈勺水之云輸伊志慮之久曠朝瘦痾之集予徒端直以勿貳又焉能以一無此字爲乎有無寞寞飛鴻其虛其徐英英白雲亦卷亦舒吾企夫物之未及故浩然而述初

物初

元吳澂支言集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初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言云爾後之人曰物之初者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初爲先訓義乖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曠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也物之初蓋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也在吾身之內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故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真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要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自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既其實豈徒既其文而已哉 國朝朱伯賢白雲藁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凡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沖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

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凡物冏冏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鱉身横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遊心物初

莊子田子方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與汝議乎其將詳聃

心地初

儒學警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天地有初** 羅泌路史疏仡紀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昧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昧者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祗裯新襲蠛蠓生之洲沼創出虫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鬼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人乎。**靡不有初** 詩蕩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事必有初** 宋史句龍如淵傳　如淵擢中司上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焉。**道之初** 龍文經不得而名乃道之初。**草昧之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張相公啓　新造之國興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虜敢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賓日之初** 宋楊誠齋集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伏念臣半生性蹇薄暮時升自逢賓日之初寵盼芝檢首預客星之列誕真松階未瞻尺五天之清光叨進十八人之迹直。

我生之初 詩兔爰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初尚無庸。**若帝之初** 書大禹謨　率百官若帝之初。**登拜之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定謀議　昔韓信之用兵也項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已定於登拜之初。**南面之初** 宋王興鈞大道至論武帝南面之初以大道之要未嘗泯沒至論之極著在簡書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交政之初** 宋薛季宣浪語集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敏願學為交政之初敢告。**興事之初** 宋范石湖大全集論勤政劄子　興事之初必謹憲度不興事之初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繼以屢省者蓋事不加省雖成而必隳之矣。**一氣為初** 太上混元黃帝水經一氣為初三才並立。**阿字為初** 寶積經此陀羅尼而能徧入一切諸法所謂語言演說談論皆由文字表示宣說是文字阿字為初荷字為後猶如入胎受胎持胎以母為先又如種子長養以父為先如蘊積集以生為先次後建立餘分差別之處譜根次第成熟如是字母為先諸餘文字在其中間隨彼相應和合而轉此即能入演說語言陀羅尼門。**易正為初** 宋景文公筆錄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名同音共易為初月王僅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以正月為端月以正為征下音征令乞廢正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時曾公亮疑以問余余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悟亟語丞相府罷之。**同一初** 韓昌黎詩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元程雪樓集一初詩　一從何處起初自對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作晴。**德至同於初** 莊子天地　泰初有无无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罔不在初** 書太甲　令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注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謹始也。書召誥　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戒之在初** 呂本中官箴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詳官**盡孝在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代人上皇帝書　陛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謹厥初** 書蔡仲之命　王若曰胡爾其戒哉謹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注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無迷厥初** 韓昌黎集其無迷厥初。**弗克厥初** 書太甲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力圖惟厥終。注不能修德於其初。**不能厥初** 書君奭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聖質如初** 晉書和嶠為侍中見太子不令因侍武帝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及惠帝即位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此言言之不效

國之福也臣安敢逃罪乎類說武帝語和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問何如答云聖質如初

母子如初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吾不如子初 蜀志劉巴字子初先主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諸葛亮曰運籌策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衆人議爾

每事如初 周禮秋官小行人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日食如月初 相臺志黃瓊為魏郡太守時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其孫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眉如月初 光明經金龍尊贊佛云眉細修揚形如月初其色黑耀過於蜂王

皆從其初 禮記禮運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不忘其初 禮記禮運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當難其初 宋楊誠齋集咒官上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況易其初者乎

禮帥初 禮記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惟初 宋僧文珦潛山集惟初惟初結髮時志氣凌蒼旻飄然去圜廬名山縱幽討流光暗相催于今已衰老滿眼皆少年誰堪寫懷抱潛蹤寂寞濱蕭颯同霜草謂可安餘齡異俗驚我倒顛解空王宗懷之以為寶世故等浮塵置置勿復道

時惟爾初 書多方我惟祇告爾命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佚能思初 史記樂書佚能思初安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

二南作於周初 二南譜正義曰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行實之事亦武王之時也見山堂考索

釣璜初 唐錢起詩曉出青門望終南別業盧寧知鳴鳳日卻意釣璜初

光初 楊子重黎篇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背前趙劉曜即位改元曰光初

建初 東漢書漢章帝成李特秦姚萇涼李暠俱改元建初

永初 東漢書漢安帝宋高祖俱改元永初

元初 東漢書漢安帝改元元初姚知常雲山集元初聰明薦取未言前即是元初妙不傳卻向箇中分變態下同幽壤上同天

本初 漢書漢質帝改元本初

黃初 續後漢書孫權傳曹丕廢漢帝為山陽公僭稱尊號改元黃初杜工部集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景初 三國志魏明帝改元景初

延初 前秦苻洪改元延初

皇初 後秦姚興改元皇初

載初 唐書則天武后時安慶緒並改元載初

廣初 五代史吳越王錢鏐改元廣初

漢初縣 舊唐書地理志漢初縣後魏清居縣隋改漢初

初氏 國朝千家姓商音鄭城姓氏急就篇初氏見姓苑宋有初暐初虞世千姓編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氏族畧宋初房舉賢良方正熙寧登科初樊密州人元豐初西美鄆州人初汝為登州人

芻 洪武正韻楚徂切爾雅釋謂之芻人芟草說文刈草也又牛羊曰芻以所食得名俗作蒭非中从屮音草許慎說文𦾔又愚切象包束艸之形徐鍇

通釋曰。此雖從艸，蓋是象形字。阻虞反。小爾雅槀謂之秆，秆謂之芻。生曰芻。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孫愐唐韻測隅切。顏元孫干祿字書蒭芻上中通下正。唐玄度九經字樣作芻訛。宋重修廣韻亦姓。出何氏姓苑。丁度集韻蒭芻窻俞切。或从艸。俗作𦺕蒭非是。又甾尤切。吳棫韻補叶音初尤切。韓愈薦驥詩刀小若易制，價徵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又叶音楚九切。戴侗六書故芻楚隅切。食牛馬艸也。別作犓。郭守正紫雲韻芻豢半羊曰芻。大豕曰豢。鄭之秀精明韻飛芻輓粟。釋行均龍龕手鑑芻俗。芻或作。芻正。豢也。蓋芻蒭舊藏作蒭，互並測于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側鳩切。五音類聚初俞切。楊桓六書統穿母芻从艸指於中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祭統士執芻注蒭也。又羊曰芻，大曰豢，皆以所食得名。集韻或作犓。按說文芻字中本从艸，又加艸作蒭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沽切。艸為束也。从二勹束二中為意。牛羊曰芻。作𦺕蓋蒭犓蒭非。雙音見狀音韻會定正字切徹䣝徹稱𤊾芻。

篆書 芻 上林鼎楊鉤 鐘鼎集韻 芻 道德經誌 芻 徐鉉篆韻

真書 芻 鍾繇　草書 芻 索靖 芻 並史游 芻 皇象 芻 鮮于樞 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陸佃埤雅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況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薪斧而析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析，然其體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束之也。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天據而言之，在隅據地言之，在戶則人據乎人矣。至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襚。鄭氏譚綺芻馬草也。

司馬陳芻

儀禮聘禮司馬陳芻注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今職屬司馬。

百縣秩芻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夫令百縣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身。

士執芻

禮記祭義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薪芻

周禮地官委人掌斂薪芻。

使民採新芻

有官胤鑑吳遵路知通州。天下蝗旱，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為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取以元價易新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

束芻

詩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隅語口切。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宋劉敞集束芻食騏驥，斗水活蛟龍。轅下雖可哀，泥蟠未必窮。解驥就衢路，借龍起雷風。寥寥四海廣，去矣君安從。

求牧與芻

孟子公孫丑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負芻

孟子離婁章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古史晉世家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

反裘負芻

分門故事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

濯糞取芻

新唐書安祿山傳。慶緒困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隤牆取麥秸古八切，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見賢遍切。

均賦廐芻

新唐書韓休傳。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范諷均芻

宋史列傳。范諷字補之。仁宗時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而為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楗，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仁宗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

飲泉飼芻

宋曾鞏元豐類藁奏論。秦割郡縣於外，而飲其廩兵於內，盡收群子弟而靡之宇囿之

地止於飲泉而飼芻不使得閒世務一匹夫知其可勝也。**以豆薦芻** 宋曾鞏元豐類藁曾判官墓銘以衣補穤以豆薦芻重器小施。**齒馬蹴芻** 唐賈誼策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所以預遠不敬也。**齒馬觸芻** 西漢補遺孫會宗與楊惲書齒馬觸芻橫貸之恩何可復得予幼項立朝諸吏上御朝夕殿戶宿衛領大夫郎謁者舉法閒政抜擢絕倫儗孰君臣進退之分久矣。**飢馬爭芻** 淮南鴻烈解說林訓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厭伐馬芻** 南史蒯道恩宋武帝征孫恩縣差道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數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袄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從以戰功封新寧縣男。**白飯青芻** 唐杜工部集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白馬盧芻** 王充論衡儒者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曰爾何見乎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輓粟蜚芻** 史記主父偃傳。偃諫伐匈奴云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漢書注。師古曰運載芻藁令其疾若飛故曰蜚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軍須茭芻** 惟揚志宋紹興六年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別措置大軍所須茭芻毋令搔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茭芻甚夥成憲均之揚楚泰州暨高郵每州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奏乞令諸軍願得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採之近地雇人以官舟運之故有是詔。**徐稺置芻** 經遠堂分門故事徐稺字孺子高尚不仕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郭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稺字孺子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簫鼓塗芻** 唐權載之集祭徐給事文死生同途力命難俱焜燿終始恩深禮殊榮春官於夜堅振簫鼓於塗芻平昔談笑倏然壺無舍懷寄詞絜酒焚枯顧執紱以莫尋莫靈舉而涕濡。**結芻為人** 孫子比事朱梁將劉鄩潛師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追之不及。

芻靈 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鸞遣車也。象人。芻草為人。言問其不如法度也。禮記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釋名曰束草為人馬以神靈名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芻靈三十六人。陸機士庶挽歌辭曰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芻靈。**苾芻** 江少虞類苑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旁布為佛弟子理亦宜然其精至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梵語西沙迦瞞那中國譯云沙門釋氏要覽苾芻梵語也是西天草名具五德故將喻出家人古師云苾芻不譯者蓋含五義故一體性柔軟喻能折伏身語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戒德芬馥為眾所聞故四能療疼痛喻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常向佛日故。**王芻**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菉王逸注王芻也吳氏本草王芻一名黃草神農公生太山山谷治身熱邪氣小兒身熱氣能改齋漫錄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奧云菉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竹王芻也郭璞注又云菉蓐也今呼為鴟腳莎。王見竹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淇奧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萹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莖好生道傍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為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為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為王芻竹為萹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傍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即淇奧也取淇竹為釣竿與伐以為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石龍芻**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石龍芻味苦微寒微溫無毒主心腹邪氣小便不利淋閉風濕鬼疰惡毒補內虛不足痞滿身無潤澤出汗除莖中熱痛殺鬼疰惡毒氣久服補虛羸輕身耳目聰明延年一名龍鬚一名草續斷一名龍珠一名龍華一名懸莞一名草毒九節多味者良生梁州山谷濕地五月七月採莖暴乾陶隱居云莖青細相連實赤今出近道水石處似東陽龍須以作席者但多節爾唐本註別錄云一名方賓主療蚘虫及不消食爾宋開寶本按別本註別錄云溫令之服除熱蓋不溫也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莖如綖叢生俗名龍鬚草今人以為席者所在有之八九月採根暴乾陳藏器云按龍須作席彌敗有垢者取方尺煑汁服之主淋及小便卒不通今出汾州亦處處有之紹興

本草石龍芻採塹入藥。其草柔軟細長，人或編之以為席者是也。本經所載主治雖衆，但今方家稀見入藥。本經微寒，復云微溫，據別注云，今服用除熱者，蓋不溫也。當作味苦微寒無毒是矣。三山志石龍芻叢生，俗名龍須草，今人以為席。

龍芻

任昉述異記：東海島龍駒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為龍駒。

縛芻

翻譯名義：縛芻，此云青河。西域記云：舊曰博又，訛也。詳水字。

文

文鑑陳瓘芻說：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踈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它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斯乎。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為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啓。語默動靜，豈不度哉。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華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華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謟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為也。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與為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和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撰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謟邪，而陰投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佛說苾芻五法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法天奉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為彼未來，觀察而住。是時無量諸天及人，知佛世尊是人天師，恭信供養，尊重讚歎，利樂名稱，而得最上波羅蜜多。各各奉上名衣妙饌，卧具湯藥。爾時世尊以利樂故，咸皆受用，而無染著，如蓮在水。但令人天諸有情衆，獲勝福果，得妙莊嚴。為彼人天而降甘露，使彼人天久久依住，復令無量俱胝那由他百千有情獲得甘露，乃至令度生老病死輪迴苦難，乃至令脫地獄大險難故，使得安樂寂靜，平正無怖，無畏獲得涅槃。又復不離摩伽陀國、嚩曬曼隸國、迦尸國、憍薩羅國、俱嚕半左羅國等，嚩嗟王、麼蹉王、戍囉細那王、尸尾王、那舍囉拏嚩王，是諸王等見已，以佛智力，彼皆降伏。又復能於天經行處、行梵經行處、行聖經行處、行空經行處、行止處、行寂靜經行處、行佛佛經行處、行師師經行處、行能知者經行處、行遍知經行處，行得心開解，得最上波羅蜜多。世尊復次一切所有經行處，彼所求經行，悉能經行。　爾時世尊告苾芻衆言：有五種法，當住具足。當來苾芻，常行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阿鉢帝，不知非阿鉢帝，不知輕阿鉢帝，不知重阿鉢帝，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此苾芻不合住勸事。苾芻五種法具足知者，是苾芻合住勸事。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阿鉢帝，知非阿鉢帝，知輕阿鉢帝，知重阿鉢帝，得滿五年，得餘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得住勸事。苾芻復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波羅提木叉，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是新戒，是減五年。此苾芻具此五種法，不得離依止住。此五法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波羅提木叉，又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知結界事，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苾芻，此五法具足者，得離依止住。苾芻別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寶沙他，不知寶沙他事業，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業，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

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寶沙他
事業知結界知結界事業是滿五年是餘五年苾芻具足此五法者得離
依止住復次苾芻有五正念云何為五正念謂行報應命終不為財利念
出世苾芻此為五正念復次苾芻別有五依止正念何等為五謂飲食禮
事不過師界師同住五年分明此是五依止正念苾芻此五依止正念報
應等當知阿鉢帝知何等阿鉢帝當知五阿鉢帝何等為五謂波羅夷僧
伽婆尸沙波逸提戒當知各四種說五知阿鉢帝如是知阿鉢帝復次知
非阿鉢帝云何知非阿鉢帝相常行非阿鉢帝如是知非阿鉢帝復次知
輕阿鉢帝云何知輕阿鉢帝謂行深怖輕阿鉢帝云何行謂行四波羅夷
法輕阿鉢帝行十三僧伽婆尸沙法輕阿鉢帝行三十捨墮波逸提法輕
阿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輕阿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說
輕阿鉢帝其餘五十戒法輕阿鉢帝如是所行得輕阿鉢帝如是知輕阿
鉢帝次知重阿鉢帝云何知重阿鉢帝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其餘行五
十戒法重阿鉢帝各四說九十二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九十二
波逸提法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三十捨墮波逸
提法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

清淨四波羅夷法重阿鉢帝如是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如是知重阿鉢
帝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得信依止復次知波羅提木叉云何
知波羅提木叉此是波羅提木叉思惟見前行住坐卧過去見在身口意
等觀察妙行如是知波羅提木叉次知說波羅提木叉云何知說波羅提
木叉有七波羅提木叉何等為七當云何說說四波羅夷法餘所聞當說
此第一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餘所聞當
說此第二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
墮波逸提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三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
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餘所聞當說
此第四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
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法解說其餘所聞當說此第五說
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
九十二波逸提法等清淨各四說五十戒法餘所聞當說此第六說波羅
提木叉次一一廣說此是第七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說波羅提木叉如是
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云何知結界謂令衆十四日十五日結界如是
知結界次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衆結界

如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知得念依止次知寶沙
他云何知寶沙他令衆十四日十五日寶沙他如是 寶沙他次知寶沙
他事 云何知寶沙他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衆寶沙他如是知
寶沙他次知結界 云何知結界謂五種五種集結界如是知結界事云
何知結界事捨墮不得結界當低小座飲食當辦食飲已所作應作如是
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餘五年如是得念依止又行道云何行道
謂阿闍棃行道自行道如是是念依止次分別行道云何分別知阿闍棃
說戒知自說戒如是得念依止又分別過時云何過時謂阿闍棃過時自
過時如是得念依止如是過時不為財利云何不為財利謂彼僧伽藍住
阿闍棃不為財利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為利養半月行云何半月行謂
阿闍棃半月半月同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半月行無阿鉢帝云何無
阿鉢帝謂阿闍棃令去某甲處受依止如是得念依止又言行云何言行
謂依阿闍棃言不用汝依止行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依行不犯師界云何
不犯師界謂不犯師聚落界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犯師聚落界同師懺
悔云何同師懺悔謂半月半月同師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同師懺悔
五年分明得念依止苾芻當具足此五種法此苾芻法當依行彼法無阿

鉢帝彼所有戒法當日日得訥瑟訖哩二合多 爾時世尊
說是五種法已諸苾芻衆及諸人天瞻奉旋遶作禮而退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宋三藏傳教大師法天奉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與諸苾芻衆俱是時如來廣為時會人天及彼來衆而說
師範爾時如來告苾芻衆言苾芻當具足十種法得度人出家受戒為苾
芻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人為依止何等為十一者得慚愧樂戒二者
得多聞法三者得毗柰耶多聞四者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柰耶正
行五者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六者得力正行
看病安住七者得力正行受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八者得力
正行說身行戒九者得力正行說出家梵行戒十者得十年得十年滿得
十年餘苾芻此十種法當具足住 云何苾芻得慚愧樂戒謂此苾芻如
是得云何我未得阿鉢底不速疾得阿鉢底如法如毗柰耶作為苾芻是
為得慚愧樂戒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法謂此苾芻得法藏所說得多聞
說為得知法力周四聖諦廣略解說苾芻是為得多聞知法 云何苾芻
得多聞知毗柰耶此苾芻所說二毗柰耶說者周二別解解說廣念誦於

行住坐卧口念心思微細觀察苾芻是爲得多聞知毗柰耶。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柰耶正行謂苾芻知阿鉢底知非阿鉢底知輕阿鉢底知重阿鉢底知因業阿鉢底知非因業阿鉢底知中阿鉢底知前阿鉢底知後阿鉢底知已起阿鉢底知未起阿鉢底阿鉢底起已一一能知苾芻是爲得力正行依法依毗柰耶正行。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周緣生廣略解說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得此一大苦蘊集此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此如是滅則得一大苦蘊滅苾芻是爲得力正得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苾芻此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謂隨其病疾而與湯藥瞻自住房而不嫌厭苾芻是爲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云何苾芻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苾芻此得力正行謂愛樂相非相法自說令他說及滿樂欲說苾芻是爲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身行戒苾芻此得力正行謂觀犯過犯已觀察觀見謂見威儀鬧僧伽黎及受持鉢受飲食乃至語言愛等苾芻是爲得力正行說身行戒。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四念處四正滅四神足四無量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舍摩他微鉢舍那念戒無煩惱無我如是苾芻是爲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云何苾芻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餘苾芻如是年滿是名具足。苾芻此十種法具足是苾芻得度人出家受戒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爲依止若苾芻此十種法滅度人出家受戒不依止住復與他爲依止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二合多彼所有法彼一一滅得阿鉢底彼所有法彼一一滅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二合多苾芻此十年戒當信重持三心一心行何等爲三謂度人依止不依止如是世尊應正等覺說此十種法戒過犯報應已是會大衆苾芻等歡喜奉持禮佛而退。

犓 楚鉏切許愼說文犓以芻莖養牛也从牛芻亦聲春秋國語曰犓豢幾何側愚切顧野王玉篇測俱切養牛羊也今作芻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徐鍇通釋組虞反丁度集韻窻俞反俗作犓非是釋行均龍龕手鑑犓犓二俗犓正楊桓六書統穿母犓从牛从芻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沽切俗但用芻。孟猶芻豢之悅我口。篆書 徐鉉篆韻。

⿰口楚 楚鉏切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呵叱人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居切楊桓六書統穿母⿰口楚原聲⿰口楚隷 篆書 隷書 ⿰口楚 並六書統

⿰木芻 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廣雅⿰木芻黍枸也司馬光類篇又初尤切牛鼻繫繩。

⿰女芻 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女字司馬光類篇又崇芻切⿰女芻婦謂之⿰女芻崔子玉曰惠於⿰女芻嬬又菑尤切說文婦人妊身引周書至于⿰女芻婦又遵遇切妊也又仄遇切又側救切好也又鉏救切娠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女芻婦也。

⿰口芻 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吒聲司馬光類篇又昵洽切啅⿰口芻小人言皃韓道昭五音類聚測隅切又女洽切。

⿱芻牛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牛角楊桓六書統穿母⿱芻牛楚居切从牛初聲⿱芻牛隷 篆書 六書統

⿺匚芻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鶵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毛芻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芻。

⿱芻尸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楚居切左部。

⿱芻歲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貝參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初虘切賭也。

⿱芻鼠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芻鼠上同音初。

⿱芻己 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芻己上同音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 六模

蔬 洪武正韻山葅切菜總名亦作蔬周禮臣妾聚斂疏材鄭康成曰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蔬不熟曰饉俗作蔬許愼說文蔬从艸疏聲所葅切顏野王玉篇所居切丁度集韻山於切凡艸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又所去切司馬光類篇又雙雛切菌名又爽口切粒也又所擔切揚桓六書統審母蔬从艸从疏疏通也通飲食也又春未切徙主蔬肆能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淸音凡疋在傍者从疋音練當作疋字通云疋與足似之而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審沽切古借疏此續收作踈非前子肇菜百蔬俗字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纏蔬

篆 古論語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 **蔬** 婁先生碑見漢隸字源 **蔬** 六書統

行書 **蔬** 黃庭堅 草書 張錦漢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合璧事類蔬菜也謂之可食者也名色不可以一言盡或者亦以與百穀之數謂其可以助五穀云爾雅菜謂之蔬不熟曰饉月令仲秋命有司趣民務畜菜孔叢子曰菜謂之蔬文選野有菜蔬之色儀禮婚禮舅姑旣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用特牲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猪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之汲冢周書時訓解 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南豐志蔬有菘有莧有韭有芹有薤有茄有瓠壺王瓜

王蔬

類說 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王蔬并一寸樓

三蔬

王子年拾遺記晉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芸一作雲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蕤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飮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歇見酉陽雜俎

五蔬

容齋續筆素問曰五穀以養之五蔬以充之余曰亦奚止充而已夏秋多熟蔬則生菜瓜蒲茄皆涼味也春冬或獲或寒蔬則萊菔下氣消痰芥菘蘿皆暖味也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喫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甕天

遽蔬

爾雅出隧遽蔬郭璞註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氍毹郉昺疏釋曰菌類也一名出隧一名遽蔬廣雅云朝生形如鬼蓋說文云菰蔣也張揖云氍毹毛席取其音同

春蔬

宋蘇東坡集春蔬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芽戴土拳如蘧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茵蔯甘菊不負渠膾縷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知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抛松菊猶細事苦竹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黃庭堅章集北方春蔬嚼冰雪姸暖思米南山蕨薇茵木餅姑置之苦菜黃雞羹糝滑蓴絲色紫菰首白蔞蒿芽甜蘋頭辣生葅入湯翻手成芼以薑橙誇縷抹驚雷菌子出萬釘白鵝截掌鼈解甲鄉纖森深未飄籜軟炊香粳煨短茁萬錢自足牢相事一飯且從吾黨說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 又和孫奉議送菜蔬 春蔬照映庾郎貧遣騎持籠佐茹葷卻得齋廚厭滋味白鵝存掌鼈留裙 楊誠齋集雪白蘆菔非蘆菔喫來自是軟底玉花葉蔓菁非蔓菁喫來自是甜底冰 三館寧夫傳食籍野人蔬譜渠不識用醯不用酸用鹽不用鹹鹽醯之外別有味薑芽根子仍相參不甑亦不釜非蒸亦非煮壞盡蔬中腴乃以煙火故霜根露葉細縷來甕甑夕冪朝卽開貫人我知不官樣肉食我知無骨相秖合南溪嚼菜根一尊徑醉溪中雲此詩莫續恐嗾殺要讀此詩先捉舌 張文潛宛丘文集新春書錫滯江城又見南蔬入旅羹蘭心太昊祠前路小甲連畦帶雪青余有蔬圃在陳州太昊祠南 又 苣甲如刀圭蔓菁未生葉紫芥綠如指蕪菁苗過茁先生家四壁食按稍羅列芬芳芼薑芥每撤有餘啜公侯烹五鼎一飽厨流血神官計功罷沉魄受陰殺先生飽捫腹萬事置鎖眉載覽損益篇終古守斯說 王魯齋甲寅藁和詠飛春蔬二首 東軒淸節樂春蔬傳到孫支百載餘一朝拂袖竟歸去應嗤介甫未忘魚 又 社日何曾夢蹴蔬膾翁波及實君餘菜根牢咬眞吾事明義從知合含魚 宋范石湖田園雜興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靑嫩芥薹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秋蔬

宋張文潛宛丘文集秋蔬 荒園秋露瘦韭葉色茂春菘甘勝巖人言佛見爲下筋俗言八月韭佛開口 莧炙烹葵更滋滑其餘瑣屑皆可口無菁脆肥薑葅辣菘鞭雛筍纖玉露映葉乳茄濃黛抹已殘枸杞只留抨晚種萬苣初生甲南來食魚忘肉味久思吾土牛羊茁軟炊一飽老有味痛飲百壺今不說滿園齋罷久伸時自覺少年心解脫 唐賈島詩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

冬蔬

宋曹勛松隱文

集閑過小圃督治冬蔬，山園秉興便忘歸，習靜關情萬事非。落葉翻紅垂露網，小梅藏白倚苔磯。等看朔雪連雲窓，數得棲鴉幾陣飛。台嶽久慚猿鶴怨，水雲三合寸心違。

山蔬

宋僧文珦集山蔬有真味：山蔬有真味，肉食者不知。老我於空林，自愛圃中蒔。種蒔舉有法，采擷初無時。賓之折脚鐺，燎以枯松枝。芼之以薑桂，是乃性所宜。嗜此已成癖，自覺甘如飴。既足果吾腹，何用五鼎為。衆欲不千慮，出處常委蛇。笑傲泉石間，萬象皆吾詩。我已自忘我，人知我為誰。邵子擊壤集謝司馬端明惠山蔬八品：八品山蔬盡藥苗，何山採得各標名。山翁驚愛霜畫既，即命山妻親自烹。

野蔬

古今事通：郭元中家貧無食，春月携兒挑野菜，一日有餘，三日不出。析津志野蔬之品：落離菜子，杵末。蒼耳子，可取油。莠子，杵末。稗草子，杵末。芃萬子，杵末。金喬麥，俗呼羊蹄根，杵面。黃臘子。紫蘇子，作油。仁杏子，杵末。喬麥花葉，乾者杵舂為末，作餅食之。海藻，庚子年，京都人鑿冰而取之，煮以充飢，救人數萬計。已上見家具及野草實補遺。唐陸龜蒙笠澤叢書偶掇野蔬寄襲美有作：野園烟裏自幽尋，嫩甲香莛引漸深。行歇每依鴉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凌風蔼彩初携籠，帶露虚疎或貯襟。欲助春盤還愛否，不妨蕭灑似家林。皮日休集魯望以躬掇野蔬兼示什用以酬謝：杖擿春烟暖向陽，煩君為我致盈筐。深挑乍見牛脣液，爾雅云：蕢，牛脣，一名水蕮。細掐徐聞鼠耳香。本草云：葉似鼠耳，蓋亦可生食。紫甲採從泉脈畔，翠牙搜自石根傍。彫胡飯熟餖飣軟，不是高人不合嘗。宋朱晦菴集食野蔬十三詠。乳餅：清朝薦盤蔬，乳餅有真味。不用精瓊糜，無勞爛羊胃。新筍：倘倘江上林，白日晴風雨。下有萬玉蚪，三冬卧寒土。紫蕈：誰將紫芝田，種此槎下土。便學商山翁，風餐謝肥羜。子薑：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興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茭筍：寒茭翳秋塘，風葉自長短。刳心一飽餘，并得時數軟。南荇：黃龍記昔遊，園客有佳惠。不為洛生吟，輒喰時擬鼻。木耳：蔬腸久自安，異味非所咤。樹耳黑垂聃，登盤今亦乍。蓴菜：小草有真性，託根南澗幽。懦夫曾一啜，感憤不能休。蘿蔔：紛敷剪翠叢，津潤灌玉本。寂寞病文園，吟餘將深齪。芋魁：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青，深煨奉朝食。筍脯：南山春筍多，萬里乃枯腊。不落盤飧中，今知綠如簀。豆腐：種豆豆苗稀，竭力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白蕈：聞說閬風苑，瓊田產玉芝。一收雲表露，烹淪詎相宜。陸放翁集曉出湖邊摘野蔬：浩歌振履出茅堂，翠蔓丹芽采擷忙。且勝堆盤供苜蓿，未言滿斛進檳榔。行迎風露衣巾爽，淨洗猶掌匕筯香。着句誇張君勿笑，故人方厭太官羊。宋景文公集晉子明出東原採擷野蔬并詩見寄：東郊豐雜芼，遺我一筠盈。葯擷分陽甲，滕嵓下早英。溢杯同韭瀹，羅寄代葵烹。頓助高春飯，兼和不糝羹。[illegible]聊可枕，何肉久忘情。卻為東原句，猶餘三嘆聲。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擷野蔬示小兒：荒村無雞豚，何以供刀机。山蔬雖百種，此物含妙理。幽居有勝事，一笑隨稚子。朝甑飯甖苋，暮鼎羹馬齒。筍包出土肥，蕨芽含露紫。試採少陵芑，更擷天隨杞。舉杯香霞生，摇喉滑流匕。悠然理塵策，果腹萬事已。君看金谷樓，步障五十里。韭蓋及豆粥，為具咄嗟耳。回觀奇禍作，一死政坐此。寄聲肉食徒，吾事勿輕鄙。

畦蔬

宋司馬溫公傳家集：隙土惜荒棄，翦治成春畦。講學時澤洽，葵荏高參差。釀泉若霄脉，疏滕如畫棊。為吾謝來客，桔槔毋語機。方秋崖詩：踏雪課園丁，趣雨鉏菜甲。土耳春繞畦，煙重曉鋤，毋令蔓草滋。旋拾枯篠插，詩腸風露香，碧脆已可拾。誰言庾郎貧，未覺三韭乏。那知世有人，猶爊萬錢，狹去毛莫扠項，美哉不鳴鴨，瀑泉貴山月，此豈膻膩，壓琉璃乳蒸豘，㸖自用卿法。陸游渭南集畦蔬：珍菜可羞，芹可葵。晚風咿軋桔槔聲，白頭孤宦成何事，悔不畦蔬過此生。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畦蔬一首并引：余旅寓既久，而食益不足，乃畦舍西之地，植野蔬而食之，聊以當肉。課藝有成，情見乎詩。猗嗟老人，如水中槎。携壺挈榼，泛宅浮家。飄然北來，寓此一蝸。食無畎畝，衣無桑麻。慾其滿腹，雜以蜆蝦。以鼓我腹，妻孥笑譁。旅人之食，豈曰不腆。不足則求，我顏亦靦。乃即舍隅，萬菜是翦。藝此香蔬，侵畦覆畹。雨葉風枝，忽其滿眼。擷之掇之，以芼以烹。聊以當肉，亦足彭亨。搖喉澤吻，茹葅啜羹。如天酥酡，飯在家僧。彼哉膏粱，孰為重輕。安得長江，載揚我舲。買地五畝，抱甕躬耕。駕言聿歸，以畢餘生。

園蔬

宋王安石臨川集：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黃庭堅豫章集：南山疇昔從諸父，雨甲煙苗手自鉏。三徑就蔬歸計拙，溷煩僚友送園蔬。東絜齋集：携鋤抱甕不辭勞，要使霜根足土膏。我去艱難生理窄，卻疑學圃屬吾曹。白菘肥脆真佳品，紫芥叢苜亦可人。環舍滿畦多且旨，寒儒專饗未為貧。深林十月飽清霜，寒氣侵陵味轉長。世上甘腴有如此，擬排閶闔獻君王。良朋過我食無魚，茅屋相尋只茹蔬。莫道黎羹滋味薄，要知瓜祭必齊如。朱門終日飫甘肥，綺繡盤筵膾縷飛。寧識山林枯槁士，清風千古首陽薇。葷羶屏去忽三年，筋力扶持老尚堅。所養固知先大體

人生何苦嗜肥鮮劉屏山集園蔬十詠芡白秋風吹折碧削玉如芳
根應傍鵝池發中懷洒墨痕芋不得蹲鴟種遠根占地腴曉炊黏玉
糝深椀吹模糊韭肉食朝三九終憐氣韻清一畦春雨足翠髮剪還
生瓠瀹釜熟輪囷香清味仍美一線納瓊瑤中有佳人齒芥葉
實抱芳辛氣烈消煩滯登俎效微芳乍食驚頻嚏菘周郎愛晚菘對
客蒙稱賞今晨喜薦新小嚼冰霜響波稜金簇因形製臨畦發永嘆
時危思擷佩楚客莫紉蘭子薑新芽肌理膩映日淨如空恰似匀粧
指柔尖帶淺紅蘆菔密壤穿根蕃風霜亦飽經如何純白質近蒂染
微青苦蕒雖無適口味暖益功稀比萊苦不登盤言忠多逆耳國
朝劉基覆瓿集久雨壞墻園蔬盡壓悵然有作曉歲遍豺狼漂搖去鄉
土橐橐罄留儲釜甑恒苦窳開畦種蔬菜擬借荷地主晨興率童稺樹藝
肦傴僂瓠實正纍離茄花亦爭吐魚肉方絕交恃此當醢脯悲風吹江干
浩蕩十日雨幽泉湧陰竇高墉圻脩堵蒼莧壓涅沙朱芭埋宿莽淒凉紫
芝英乃與朝菌腐數奇值時危一飽不敢取天地有窮愁每望貧家聚青
苔滿頹墻日
暮空倚柱

種蔬

愛日齋叢鈔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
窺之昭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

意不可復留輕騎夜去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
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刃作
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
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
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為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
高古今事通唐太宗自遼回次易州司馬陳元璹令種蔬坑上而微火煦
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詔免官中書園蔬日給於衆官常裒減其數崔
祐甫詣曰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宋史蘇雲卿傳卿長七尺美鬚髯
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术嘗疾病隱居豫章東湖披荊畚礫為圃藝
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
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豫章記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
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紹興志陳褚玠為山陰令歲餘
守俸祿而已免官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宋蘇東坡集種蔬
三春皆下笋芽生廚裏霜虀例舊喫時遠麥田求野蔓强為僧舍煑山
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欲看年華自有處鬢間秋色兩三
莖陸游劍南續藁移蔬老翁老去尚何言除卻雞書即灌園處處移蔬乘

小雨時時拾礫繞頹垣江鄉地暖根常茂旱歲蟲生葉未繁四壁愈空冬
祭近更催鋤子牧雞豚梅溪先生後集癸未孟秋歸自武林小園荒蕪之
甚遂課僮僕畦以植蔬近得微雨頗有生意潛潤老叔分餽數十本及萊
子一二種今冬百指可以無饉矣書十五韻歸來日彈鋏食無肉與魚
却將種花地町畦毓嘉蔬驕陽每抱甕時雨覲荷鉏青青有生意令我頗
色舒窮憂饉與饑亦有瓶中儲前身老闍棃或云予前身嚴闍棃也因以
戲云蔬氣端未除文字亦宿業復作魚蠹書蠹書仍食蔬苦淡味有餘况
茲清淨根分來自僧居端能納須彌聊爾秀郊墟洗我腥羶腸退之詩云
斃名暫猶鄉非止為魚肉也襟宇生清虛豈惟陶淵明吾亦愛吾廬荒園
涉成趣枯藤當安輿困枕案頭卷飢箸盤中蔬孔門陳蔡色借問何如予
劉公是先生集種蔬時雨破膏壤荷鉏田城陰疾耕意不足覆隴刀可
任里巷多父兄往來迹相尋見我山野服欣然用盡瞀勸我勿滅裂哀我
識浮沉雖微平生故頗用慨其心揉芝商於嶺食薇首陽岑念我非其人
豈敢慕山林聊以資素飽身世實崎嶔丈人不我猷荷篠時見臨又
種蔬南崗下地薄旱亦久抱甕出復入擬据病兩手輟耕起長歎四海萬
億畝過亢今若茲吾誰與餬口縣官祈雨澤四望已並走巫女歌且舞土

龍矯其首上天何寥寥百請未一偶霧雨待爾輩古人亦可醜咄嗟雲漢
詩萬古竟何有天地胡不仁百姓為芻狗張文潛宛丘集治蔬官舍無
肯蓄閒園治寒蔬縱橫數席間灌溉亦勤劬積雨有新甲時摘付中廚何
勞樊遲學當問漢陰夫劉屏山集種蔬傍舍種柔蔬携鉏理荒穢桔槔
勤俯仰一雨功百倍朝來綠映土新葉搖肺肺牛羊勿踐畦肉食爾輩
元王惲秋澗集種蔬風人憫東周飢饉何荐臻一飢未為害二事胡並
云當其穀歉時一菜真偏恩減粒倍蔬茹儘足濟餓貧我田在溪曲有圃
逾一屢十年廢不治草閒野井甃飯糗日兩盂舉按蔬為先顧瞻畫又首
日食無幾錢甘受宣父誚課兒斸荒烟嘗聞鏟不驚示貶中書堂况我田
野人鄙事亦備嘗東家乞蔬子西家學種方刈土作長塍繚垣為周防劬
勞不旬時綠畦變天荒朝來見生意次第青與黃春韭存夜氣夏葵茁屯
芒努力辦一飽胥爾為半糧大哉烈山柱濟物心遑遑草木別珍味擴充
神祖嘗雨露天地恩水土仍君王智能創而述功用有至藏皇風眇無及
庶物昭回光配社德罔極萬代詎可忘國朝顧祿詩藁種蔬効宋人體
我來僦屋渠門居門前隙地二畝餘試携長鑱治荒穢區別亦可成蔬
畦時雨流膏生意足緩步行看小闌曲白菘出土紫芥長韭本青肥葵葉

綠客庖得此足自娛紛然來擬歸中厨潔修數品具時薦香辣一味唶春酤八珍九鼎徒腥穢芋羹豈讓金齏膾何人日食費萬錢臣脫介葵多厭飫平生清節苦自修區區口體何須謀寄言仕宦休相笑鮮膿腊毒公知不

官地蒔蔬 宋史王榮傳 榮爲率府爲不中理候取官地蒔蔬否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共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寧逐之餘皆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詔罷之

學舍爲園蔬 東漢書儒林傳 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頹弊鞠爲園蔬

勸民蓄蔬 東漢書和帝紀 永元五年秋九月壬申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 蓄積也 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假猶租賃

灌園鬻蔬 續後漢書潘勗傳 勗族子兵自謂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不鬻園蔬 趙善璙自警編曾公予周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弊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止鬻果蔬 新唐書蘇世長傳 世長子良嗣垂拱初遷冬官尚書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嘗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雲卿鬻蔬 蘇雲卿喻 夔集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托帥漕聘之徹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閑關矣

季偉草蔬 續蒙求茅容傳 容字季偉郭林宗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張說鹽蔬 唐書張說得罪玄宗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者力士還奏帝憮然止停中書令

鮑焦棄蔬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此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不生其利汙其君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衣麤食蔬 劉向說苑反質篇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慙而退

誑言食蔬 俞文豹吹劍錄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對曰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爲羹某處市肉爲餠宦者慚服真宗東封還勞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旦等謝樞密馬知節曰臣與旦同行無日不市肉旦甚慚恐

居常蔬食 漢書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後漢書宣秉常蔬食瓦器宋陸游劍南續稾蔬食戲書 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東門彘肉更奇絕肥美不減胡羊酥貴珍詎敢雜常饌桂炊薏米圓比珠還吳此味那復有日飯脫粟焚枯魚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坐役七尺軀膻葷從今一掃除夜煮白石箋陰符宋虞儔尊白堂集 雨日絕市無肉衆以小菜佐食因書數語 市無晨飲助加餐空愧先生苜蓿盤尚有園人供菜把漫勞稱于寓牌單奉錢充自無多了賓客從來不慣看心誓長齋依繡佛妻孥休怪瘦欒欒 又 杜山園秀

色故堪餐明月枕來白玉盤小縣經年常乏俸頹墻過午尚懸單婦興舉案齊眉數婢妮添薪畢脫看無肉縱令人解瘦卻宜相對碧櫚欒 又再和 旌生食指動晨餐擲項蒸毛忽滿盤摧爲飢驅嗟我老未能飽死笑人單不除豪氣杯中興空有功名鏡裏看菽水雖貧歸去好白頭無用要團欒 又用前韻 未懷少年發憤欲忘餐信本能鑽透石盤燈火半生徒自苦齏鹽餅日不嫌單 今州學有單供余嘗宰敷廣德吳興兩郡皆未肯低頭 拜臭腐那須着眼看何物馬肝猶不悟憐渠五利竟誅欒

朝夕飯蔬 韓昌黎集河陽軍節度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供膳以蔬 梁書武帝太官曰供常膳惟以菜蔬

結褐嚼蔬 抱朴子名實篇非時不出非動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

蘆芽作蔬 補筆談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illegible]

脯醢當蔬 老學庵筆記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髭度亦始於近時耳

以魚爲蔬 趙與時賓退錄靖州俗居喪不食酒肉以魚爲蔬今湖北

乡然老杜白小詩指此謂之魚菜。

不問盗蔬

事文類聚齊范元琰家貧以圃蔬爲業嘗見人盗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恥或有涉溝盗其笋者元琰伐木爲橋以渡之盗者大慙。墨客揮犀羅可性寬厚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

詆羊蹴蔬

黄氏日抄贈李彦深　上丁分播一飯飽臓神夢詆羊蹴蔬。

鼠壤餘蔬

莊子外篇天道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　妹猶昧也積如字或音恣鼠壤有餘蔬謂食有餘蔬棄於鼠壤不惜物也。

牢蔬

唐韓昌黎集四時祭牢蔬。

氷蔬

宋黄庭堅豫章集秋來獻窮狀水餅嚼氷蔬楊誠齋集初食白菜有作新春雲子滑流匙更嚼氷蔬與雪蘖靈隱山前水晶菜近來種子到江西

嘉蔬

文選江賦　播匪藭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註云播布也藭猶樹也芒種稻麥禮記凡祭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苽蔬之屬

末禄國蔬

新唐書大食傳　大食東有末禄小國蔬有顆葱蒚藍罩達茇蘿

詩文

藝文類聚陳去非玉延賦　蔬名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爰播盈斗可獲連城資陰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赤埴之腴煌扈白虹之英鷲山木之潤發胃朝來之餘榮遠百嘉之澤盡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爲寶辭秦玉而陋楚珩雖三獻其奚售乃舉贊於老生老生橐中之法未試腹内之雷久鳴搴石鼎以自濯揩豕腹之彭亨春江浩其波濤遠壑颯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於晦明擅人間之三絶色味勝而香清揮盃盂而笑領映戶牖之新晴斥去懶殘之芋盡棄接輿之菁收奇勲於頃刻已未落而體輕凌厲八仙歸除三彭見蓬萊之奥路接閶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伯醒汙之以蜂蜜屏之以羊羹合賞選少之炙同傳孝儀之鯖噗超然之至味乃陸沉於聾盲豈皆能於我遇迹或卿而或烹起援筆以三咩馳蛇蚓以縱横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洪舜俞老圃賦　嗟余生之剌乖甘佃塞而即跳瘖跎隤其倦游飄盤薄乎閒居老既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澤東坐玩栢牛之經間抄種樹之書五十步兮野圃數百步兮破廬一秃翁以自樂群癡兒而共鉏氷解寒袪靠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稱角貞戈作甲怒長鮮芙蔚扶涉熟成趣驩然忘劬翁放鉏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蔦釀施蓼蠯醢侑葅蔌湆蚕鬻食苽薦魚芥醬且蔵惠渫且朐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已多乎燧人庖犧氏之初而况織翠屠穌鼓紅甑觥淋漓腸笔轟砰鐘竽猩唇豹胎之鼎素黿紫駝之厨始縱涎其趣新中便腹而厭餘於是箪縢望風而引卻芳辛候色而應須擷翠茗於甖缸掇瑤蘋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萍虀祁寒而暖敷行以白玉奉之緑珠五侯鯖兮遯美天酥陀兮失腴此其遇合不嘗初識之機雲晩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遅竹屋槿籬蓴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未辨黄粱之炊荻生而河豚上擒熟而蟹螯肥指錐動而莫訓腹不負其皺希已而凌寒采薇近陽刈蕺祛萱堂背穞芹潤湄饒黄獨之雲菌崖白蘿之露甦茗靡蕪以滌煩酥枸杞而補羸冷淘貴兮槐芽鉀鈍研兮蘱滋汝青銅兮菎突鈌囊大兮蹲鴟甜糟紫薑之掌沐醢青瀨之絲雲蒸罌粟之乳濤洶胡床之糜輪囷鵝鴨之軜贊屈龍蛇之芝婆娑熊蟠之菘盤聚虬鬚之茫鱗孕子兮椶魚蟹解裙兮樹雞竹䈭綳兮稚子蕨初拳兮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黄河之菇娑羅之波稜大宛之首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蓴蹄興未蜀之雞蘇龍鶴栮腩加皮名器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涼氣分王衰笔揮加精調胹得宜香聞棄心味適解肩有舉按之接嶺無輸釜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魁文園之渴療首陽之飢彼其石芥老而逾勁苦笋少而已奇瘴有拂士之風菊抱幽人之姿回視蔓菁隨地而易質薯蕷視人而變形曾不滿乎一喙矧肯數乎瑟莒邪蒿臭蒜而孅荽然是蔬也進不榮於珥貂鳴玉之齒退不豪乎洒削胃脯之賙煙雲歕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簸蕩乎朝吟之脾與齋鉢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修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重銀茄爲浩翁而妍與其見賞於肉食之鄙孰若託名於猝茹之賢蓋窮患嫭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飦逹患所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筯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皎白駒之東塌毋金玉兮爾音

百川學海茹蔬説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飲食菜茹蔬是人之能爲也割愛妻子絶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生於貪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説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詠者不享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享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祟而

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起向非不慕甚要之邪遵修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啓高適詩詠蔬 耕地桑柘閒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栄蘇東坡大全集 雨後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兩槳天公真富有乳膏瀉黃壤霜根一番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盃盤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享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又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陸游集 學圃 山翁老學圃自笑一何愚硗瘠纔三畝勤渠賴兩奴正方畦畫局徹潤土融酥剪闢荆榛盡鋤犁磊磈無過溝橫略彴聚甓起浮屠隱地成瓜援餘功及芋區如絲細生菜似鴨爛蒸壺此事今真辦東歸不為鱸 又 擬種蕪菁已是遲晚菘早韭恰當時老夫要作齋盂備乞得青秧趁雨移 又 百錢新買綠蓑衣不羨黃金帶十圍枯柳坡頭風雨急憑誰畫我荷鋤歸 又 青青蔬甲早寒天想像登盤已墮涎更欲鉏畦向東去園丁來報竹行鞭 又 黃瓜翠豆最相宜上市登盤四月時莫擬將軍春薦句兩京名價有誰知方秋崖集 食蔬 萊菔根鬆縷冰玉蔞蒿苗肥點寒綠霜鞭行茁軟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與吾同味焯

緑辣知我長貧韭菹熟更蒸豝壓花層層啗糝兒成金粟粟青紅餖飣雜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孳將碧脆捲月明嚼出宮商帶詩韻賜儲休上老人頭家園不負將軍腹人生行樂其未央物意趣新自相續五十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轂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到茅屋澧陽志 耘蔬 蔬圃晚行樂老備攜鋤過地偏人跡少天闊鴈聲多落日棲榆柳涼風卷芰荷清砧起鄰屋我有舊漁蓑梅聖俞宛陵集 觀理蔬 野蕎不堪食蕪菁今正肥夏畦人所病老圃方可窺乳雀爭蝌蝶鳴鵶各護兒於陵豈復有空學桔槔為楊誠齋集 理蔬 小摘吾猶惜頻來還自成青蟲捕仍有蠹葉病還生貧裏猶存竈霜餘正可羹窺園未妨學抱甕更須營 又 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煑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爾甜潭是土膏含雨露何須醬豉興醯鹽茹毛禍首雍巫出饞到熊蹯未屬厭楊誠齋菜羹易牙雍人名巫見左傳注 又 未覺閒來歲月頻荷鉏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瑤簪露覆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炊當肉更宜人卻憐寂寞公儀子拔盡園葵不歎貧 又 江西菜甲要霜栽徑到炎天總不佳浪説水菘水蘆菔硬根瘦菜似生柴劉屏山集 苦菜雖無適口味賤益切稀比菜苦不登盤言忠多逆耳中州集 滕茂實 兩

後蔬盤可喜偶成 兩過盤蔬日日新從今休嘆庾郎貧寒虀安取咄嗟辦火食不憂生死鄰野莧何施雖可鄙美芹欲獻去無因干戈萬里風塵晦憖她平生肉食人彭汝礪鄱陽集 軌中學士以蔬菜見貺戲寄小詩 貸粟監河公自貧蔬菹投我覺情親不須乞飯去香積誰會獻芹如野人維筍及蒲今似古式歌且舞恰當春投閒即擬從公醉莫道無魚可及賓范石湖大全集 田園雜興三首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魨上楝子開花石首來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 撥雪挑來蹋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朱門肉食無風味只有尋常菜把供元周此山先生集 憫蔬 富人厭梁肉貧士懷蘆鹽采芳得野蕎終朝不盈襜刈蔬春候和學浦濱潤南廧地歷跡塊封畦理長鑱除芥紫方茁早韭綠且纖亦復種晚菘彈角俄已含期此旦夕効菜把日可添時陽忽久亢生意幾不堪豈憚抱甕勞灌沃終難霑馬齒一何茂縱逸徒爾苋所憂穀不登饑饉今乃兼矯首向旻昊霖澤何由覃卻似老杜胡槃詩 灌蔬 傍屋闢圃圃植蔬溉蔬引泉泉滿渠瓜疇芋區既霑足秋菘春韭分甘腴桔槔鑿木事機巧漢陰抱甕勞形軀何如開渠分水作時雨生使芽甲生華敷宋本詩 羣蔬圖 飢飯難於晶飯難畫圖生意儘堪看盤幽石蓬宜先事只恐田園有歲寒

梳

洪武正韻山鉏切櫛疏者曰梳細者曰枇以梳理髮亦曰梳杜甫詩一月不梳頭亦作疏楊雄傳頭蓬不暇疏許慎說文梳理髮也从木疏省聲所菹切徐鍇通釋曰當言從木疏亦省聲傳寫脫誤梳之言導也邑居反劉熙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數言比比於疏其齒差數也比言細相比也韻野王玉篇所於切可理髮具也丁度集韻梳山於切或作梳𣐐韓道昭五音類聚所居切楊桓六書統畬毋梳疏通其髮也梳注梳或从屮半从正梳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亦通作疏前匈奴傳比疏一注解髮之飾以金為之趙謙聲音文字通寀沽切理髮櫛也古借疏蒼頡篇靡者為比麤者為疏亦轉余史匈奴傳比余一作疏梳非漢匈奴傳比疏俗字韻會定正字切 審模審聲纏梳

篆書 梳 徐鉉 梳 六書統 篆韻

隸書 梳 梳 並六書統

草書 梳 梳 並張錦漢 梳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 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漢書 文帝遺匈奴𫄨袍梳枇各一。魏志 徐李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耳。崔寔政論 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夢書 夢梳枇爲憂解也。

象牙梳

山陵故事 梓宮用象牙梳五枚后梓宮用象牙梳六齒。居備用 以水煑金木賊令軟拔洗却用甘草水洗如新。又白梅湯煑洗亦如新。南梁書 侯景傳 景既篡位時著白紗帽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床上常設胡牀及荃蹄著鞾垂脚坐。

玳瑁梳

山陵故事 后梓宮物玳瑁梳六枚。東宮舊事 太子納妃有玳瑁梳三枚。萬文惠興婦書曰令致玳瑁梳一枚。

角梳

燕翼貽謀録 仁宗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爲梳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水晶梳

宋黃庭堅集 月高雲插水晶梳。

玉梳

元姚牧閣集 玉梳贈內子虞美人 相輝瑜珥瑤釵鳳寶翼蜻蜓動新粧又得水蒼梳人道秋風何物不瓊瑤 人無玉質容何害玉德斯堪愛尚懃猶未十分全聽取明年環佩憂璆然。

旃檀梳

四愁詩 美人遺我旃檀梳。

百齒梳

熊人直說 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

長梳

清波雜志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登車檐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乃禁止之煇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況乎十百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爲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售。

油木梳

書言故事 壬齋詩話 青州推官劉郛好諧嘗念詩云坐上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成千鍾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庖鳳皆成塵。

千年木梳

太平廣記 賈耽鎮滑臺日有部民父得疾諸醫治之率無效有人自翻南來云賈師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可候其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有言則爾得施其力矣一日師出以監軍使白事不及見其父後謂其子曰可載吾城外山水處置之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乃肘行而前飲之不旬日而疾愈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前問之吏曰今已平復師曰此是虱徵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叟具以對果如其言。

炮烙鐵梳

遼史 穆宗應曆十五年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偵天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

和尚置梳

葉石林老人避暑錄 俚語和尚置梳枇言無用也宣政中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有冠者數十人詣蔡京髮既未有爲鴈髻以簪冠京戲曰今當遂置梳枇乎烘堂大笑冠有墮地者。

昧爽櫛梳

續後漢書 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頭蓬不梳

文選 漢揚雄長楊賦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拔邑下斬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

諷諫如梳

唐書 吳兢傳 上玄宗疏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爬梳

韓昌黎集 蜂屯蟻雜不可爬梳。蘇東坡集 床頭雜說爲爬梳。

雲滿梳

唐于武陵詩 長信宮拂黛月生眉解髮雲滿梳。

髮堪梳

唐杜工部詩 竹冷髮堪梳。

自能梳

唐杜工部詩 白髮自能梳。

不滿梳

蘇東坡集 衰髮不滿梳。

不勝梳

唐李長吉詩 衛娘髮薄不勝梳。

不暇梳

西漢書 揚雄傳 頭蓬不暇梳。

詩

唐盧仝詩 理梳 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宋曹彥約昌谷集 朝梳怨二名折花曲 朝梳九疊雲到暮不成雨二日變千絲只作愁襆牀愁至雲成幕小雨和絲落愁去臉成霞兩齋庭下花折花愁雨濕護惜蛟綃立蜂蝶愛花紅花心應未同。周美成清真集 木梳 南柯子 桂魄分餘暈檀槽破紫心曉妝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沉 指印纖纖粉釵橫隱隱金有時雲雨鳳幃深長是枕前不見殢人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八

六模

踈 洪武正韻山徂切。稀也。又荀子蕈莱百踈。俗作疎。劉熙釋名：踈者，言其經緯踈也。顧野王玉篇：色魚切。慢也。不密也。宋重修廣韻：所葅切。郭守正紫雲韻：山於切。亦作疏。通也，遠也。字潔博義說文：窻也。梁冀傳：綺踈青瑣。又麤也。通作延、㽰。千家姓：又姓。

篆書 **延** **延** **延** 並楊鉤鐘鼎集韻。 **延** **踈**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疏** 俗作疏。踈非。見徐鉉篆韻。

隸書 **踈** 周憬銘。 **疏** 淮源廟碑。 **疏** 魯峻碑。 **疏** 劉熊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踈** 顏真卿井檣碣。 **踈** 蔡襄。 行書 **踈** 歐陽詢。 **踈** 蘇軾。

草書 **踈** **踈** **踈** 並張錦溪。 **踈**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疏 洪武正韻山徂切。同上。又親疏。又姓。又通也，遠也，窻也。扶疏，枝葉盛也。麤也。漢書音義：分也。又釃也。禹決江疏河是也。黥布傳：疏爵而貴之。又萊王

襃頌離疏釋蹻。又齊練。孟子：齊疏之服。又渠疏，杷也。俗作疎。又蕃韻。許慎說文：疏，从㐬从疋。疋亦聲。疋从爻从疋。疋亦聲。所葅切。徐鍇通釋曰：白虎通：書之教也。疋，疏也。會色居反。疑按禮記曰：疏通知遠。是也。楊雄方言：杷，無齒為朳。宋魏間謂之渠挐。今江東亦然。諾未反。或謂之渠疏。語轉也。劉熙釋名：疏，疏如總也。又紡麤絲織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又疏索也。獲索相遠也。顧野王玉篇：所居切。稀也，闊也，理也，親也。又所去切。檢書也。郯山於切。今作疏。陸法言廣韻：除也。俗作疎。又所助切。顏元孫干祿字：疏疏，上通下正。丁度集韻：疑或作㽰疏。踈。又孫祖切。鄭司農曰：疏，食菜羹。張有復古編：从㐬疋。別作踈，非。婁機廣干祿字：疏疏踈，上通。疏二字並通。下稀疏。戴侗六書故：因其出而順道之也。孟子曰：禹疏九河。語曰：疏為川谷以道其气。因疏道而生。疏通之義。疏密、疏數、親疏之義皆由是而生。今俗疏密之疏作踈。說文無此字。經傳並作疏。又作延。㽰謂之疏。別作㮴。疏，髮之櫛齒。疏者曰疏，齒密者曰比。俗作梳篦。又借為粗疏之疏。斧之粗者曰疏，食之粗者曰疏食。又所據切。博雅曰：條陳也。孫氏字說律歷志：寵去尤疏遠者七十家。疏與踈同。王吉傳：布衣疏食。疏與蔬同。楊桓六書統審母疏从㐬从疋。㐬，子初生也。疋，子始能行也。能行則通而無所不之也。統注疏

隸踈俗延。从殳肩从正。㲃工織經緯稀疏可通風氣也。延隸綱或从殳肩，守聲。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本作延。今作疏。又分也。又稀也。劉章傳：立苗欲疏。又姓。漢疏廣、疏受。又綺疏，門户疏窻也。或作踈。今踈密之踈，此作疎。梁冀傳：綺踈青瑣。亦作㽰。禮韻舊出踈字。今正。周伯琦六書正譌：會意。李鑿存古正字：疏不从足。俗作疏踈。非。字潔博義通作𥈪睫延。趙謙聲音文字通：霜沽切。亦从㐬，取其通達之意。譌作疏踈，非。月令：其器疏以達。合正。借遠也。記情疏貌親。或用胥。蘇氏渠疏杷也。注見渠。又與釃通。方音也。漢溝洫志：釃二渠以引河。轉注見去聲。又从爻。爻有延通之義。俗但用疏。作㽰非。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𦠆踈。

篆書 **延** **延** 並古論語。 **疏** **延** 並徐鉉篆韻。

隸書 **疏** 州輔碑。 **疏** 並魯峻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踈** 淮源廟碑。 **踈** 周憬銘。 **疏** 劉熊碑。

疏 司隸校尉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踈** 鍾繇。 **疏** 智永。 **疏** 虞世南。 **疏** 蔡襄。 行書 **踈** 鍾繇。

疏 王獻之。 **疏** 王徽之。 **疏** 蘇軾。 草書 **疏** 章草。 **疏** 王羲之。 **疏** 智永。 **疏** 黃庭堅。

疏 **疏** 並張錦溪。 **疏** 趙子昂。

親踈 禮記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疏：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麄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祭統：夫祭有十倫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列子楊朱篇：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鬼谷子內揵篇：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有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又云：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注：遠則親，近則疏。戰國策：智伯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予。智伯將以伐趙。襄子告張孟談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

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予焉其加兵於趙必矣詳趙 西漢書尹翁歸制詔曰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東漢書折像傳 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 三國志魏蔣濟傳 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擒 曹植表 堯之為教也先親而後疎自近而及遠北齊書王晞為常山王友時文宣昏逸王令晞諷諫革晞曰今朝廷乃爾王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奈殿下家業何文中子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詳然字 唐書勝東王傳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當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疎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世說新語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使疎者親以此愧陛下續世說薛元敬少為秦王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盧皇經吾道無親疎吾眼無貴賤一切眾生皆以等觀詳章字 廣弘明集東晉丘道護誄法師友曇諦曰心隨道觀情與俗疎詳文字 如意輪課法 機親者心急加以觀慧機疎者心緩或唯讀誦詳懺字 兼金合璧事對 宗庶 文選陸士衡五等論 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賦偶辭自宗伯掌由夏官 九族之令吾不私其愛乎室之邑吾不忍其疎 王牒聯名松閣養志 才可衛國也如枝葉之庇謀足參政也任腹心之寄 勿謂親可寄也或棄乎草茅之士勿謂士可寶也或遺乎骨肉之親 非宗盟無以責蕃衛之力非仁賢無以為輔弼之人 漢建于孫周遺於三傑周封兄弟無事於十人公族著行者貴而愈貴君子依仁者疎而不疎 元首謂同異並進士衡稱宗庶雜居 無敢以尊頻瀆特美於用能故常一為人氏深惟於降甚 無忝玄齡之有德並用于唐親衆恐犯之損賢同外于晉

清疎

世說新語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

麤疎

嵇康與山濤書足下素知吾潦倒麤疎續蒙求北史劉昉傳 昉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便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與鄭譯皆為心膂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北史魏江陽王繼曾孫善少隨父至江南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術疎

兩漢蒙求賈誼贊曰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疎矣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才疎

兩漢蒙求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承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三國志吳孫登為太子諸葛恪顧譚為輔弼謝景范慎為賓客登使胡綜作賓友目中庶子羊衜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疎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後四人皆敗人謂衜言有徵

祭不欲疎

禮記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疎疏則怠怠則忘

達而不疎

文中子說已篇 子謂薛收善接於人達而不疎近而不狎頻如也

無所甚疎

莊子徐無鬼篇 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是謂真人

言而愈疎

莊子則陽篇 太公調曰或使則實莫為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疎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言美用疎

言行龜鑑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

同欲相疎

鬼谷子同情相親同欲相踈其偏害者也詳謀字

相損則踈 鬼谷子人之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一也

利盡交踈 史記鄭世家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

枝葉扶踈 西漢書楊雄傳枝葉扶踈師古曰扶踈分布也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浮言溢論枝葉扶踈生已白頭經或未畢

以老見踈 唐韓昌黎集毛穎傳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與虛必踈 金樓子戒子篇子夏曰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詳密字

法簡網踈 宋張文潛宛丘集陶刑上是故法簡網踈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

恢踈 老子天網恢恢踈而不漏黃庭堅集習中恢踈無怨恩

齊踈 孟子齊踈之服踈粗也

離踈 王褒聖主頌離踈釋蹻而享膏梁

愈踈 孟子告子章凱風何以不怨注曰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踈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器踈 禮記月令其器踈

以達**棄踈** 唐鮪辭答上武后選舉疏曰衒常小人弃踈取附

生踈 世說老宿有語生踈處常令熟熟詳熟

貴踈 抱朴子外篇洪雅川述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䕃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若以踈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莫宥稱薪而爨數粒乃炊斥瑕弃璧披毛索鷩哉

彼踈 詩大雅召旻篇彼踈斯粺註踈糲也詳粺字

分踈 精與時資退錄俗謂自辨解曰分踈顏師古註袁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踈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踈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唐摭言宋人許晝閩人黃蕃晉宰滑州衛南與晝督踳不踈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遷謗晝嘗㫖背矣書性下急時內翰吳融侍郎丙銓獨孤損侍郎皆書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曰祖而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遺其年俱落光化中蘇楷與鄉人陳滌同處極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楷既執贄尋以啟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已名璞得之大怒極開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攏也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諸葛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讀然猶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

進以櫂踈 揚雄太玄經天玄進首次五進以櫂踈或杖之扶注櫂踈附離也五為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離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扶之扶杖助也

支離踈 莊子人間世支離踈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予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世易踈 唐錢起詩機忘世易踈

音信踈 唐皇甫冉詩客來吳地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踈

友朋踈 唐耿緯詩家貧童僕慢官罷友朋踈

病來踈 唐張籍詩百事病來踈

柳條踈 唐耿緯詩月高城影重霜重柳條踈

柳星踈 唐司空曙詩花甜蓮報謝葉在柳星踈

柳半踈 唐李嘉祐詩向日荷新卷迎新柳半踈

入唐踈 唐賈島詩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踈

映鵲踈 唐錢起詩窮巷閒砧冷荒枝映鵲踈

夜鍾踈 唐白居易詩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鍾踈

比踈 漢匈奴傳上比踈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踈字或作余

綺踈 西漢梁冀傳二十四窻牖皆綺踈青瑣注云綺小窻也綺踈謂鏤為綺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金飾之也

碧踈 黃庭堅集寒爐穿碧踈碧踈窻也

溲踈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溲音搜踈音踈味辛苦寒微寒無毒主身皮膚中熱除邪氣止遺溺通利水道除胃中熱下氣可作浴湯一名巨骨生熊耳川谷及田野故丘墟地四月採滿藁為之使陶隱居云李云溲踈一名楊

㰏一名牡荊一名空疏皮白中空時時有節子似枸杞子冬月熟色赤味甘苦末代無有識者此實真也非人家雞援之楊蘆也李當之此說於論牡荊乃不爲大乖而濫引溲疏恐斯誤矣又云溲疏與空疏亦不同掘耳疑應作熊耳熊耳山名都無掘耳之號　唐本註云溲疏形似空疏樹高丈許白皮其子八九月熟色赤似枸杞子味苦必兩兩相並與空疏不同空疏一名楊蘆子爲莢不似溲疏　宋開寶本註溲疏枸杞雖則相似然溲疏有刺枸杞無刺以此爲別爾　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溲疏使圖經文具枸杞條下紹興本草溲疏性味主治具于本經雖云與枸杞相類然與溲疏即非一種矣但近世諸方罕見用之其性味當從本經爲正

空疏
上見

䑏疏
山海經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音歡可以辟火　事類全書帶山有獸狀如馬首有角名曰䑏疏四蹄可以錯石

疏氏
千家姓商音　河西姓氏急就篇疏氏漢有疏廣疏受亦作踈　後漢黨錮傳有疏耽廣曹操字孟達自東漢避難元城去踈之足爲束氏　姓氏源流東海啓　劉青錢徵音　元和姓纂東海

疏廣
兄子受　西漢書列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以自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

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鄭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而老者皆稱爲老人則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班固贊見後彭宣傳　通鑑綱目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有素疏廣瞯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集覽祖道供帳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供帳漢書作供張注供居共反張道作帳供具張設也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事在元帝初元二年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傅謂蕭望之也事在同上憒憒音古對反心亂也瞯之瞯音古莧反視也　樂史廣卓異記　右按前漢書疏廣與兄子受蘭陵人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受爲少傅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而不去懼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即日父子移病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觀者皆曰賢哉二丈夫歎息爲之下泣

其後張景陽詠史詩。美之云。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雲谷雜記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云。二疏出關於趙蓋楊韓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廣受去位。而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獨趙廣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誅。相去數十年。焉可謂之出關於駢死之際哉。緣溫公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致審。遽然引用。遂致於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朱子語錄。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儒弱不可轉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爲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待如何。黃氏日抄二疏知足。千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高似孫緯略畫二疏。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疏圖贊。則二疏故事。後人猶以爲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卿公所畫祖二疏圖。今當不復有此矣。嘗讀顧況詩有云疏家父子錯挂冠。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唐權載之集二疏贊。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疏。知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群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暎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尊。人或言利。利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書出相生。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繒繳。不羈實實。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無悔。宋蘇東坡集和陶詩。二疏事漢時。述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脫則兩忘。身後誰毁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嘗游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又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丈夫。見微而知著。容齋隨筆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

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晉陶淵明集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淳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反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爲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宋蘇東坡集二疏圖贊。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之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斯圖。寔獲我心。吳芾湖山集和陶韻。　世人耽寵榮。往往靡不去。日已迫桑榆。馳騖方成趣。誰肯急流中。便作冥鴻舉。屈指數哲人。在昔獨疏傅。萬口共稱賢。餞送塞歸路。天子亦嘉之。賜金示優顧。淵明作此詩。端欲迷者悟。我觀二疏高。豈無子孫慮。揮金以自娛。益表清節著。元郝經陵川集詠二疏。　趙蓋楊韓誅。見幾當遽去。宣帝亦寡恩。二疏知所趣。眷禮方未衰。解韍即高舉。未幾太子立。果然殺蕭傅。嗟嗟二丈夫。灼見夷險路。鈇鉞已在頸。富貴其可顧。誠者健其決。豈惟常人譽。歸來事樽俎。鄉社屏世務。父子歡有餘。忘懷還潛素。韋匡多諫草。擾擾渾未悟。光禹貪身榮。寧爲漢室慮。高風獨東海。千載道益著。劉靜脩集二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丘趣。在禮此常典。末世成高舉。漢庭多公卿。圖畫兩疏傅。至今秦中吟。感嘆東門路。目覩霍將軍。功高禮恩顧。一朝產危機。千載損英譽。沖翁幸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日悟。田園付子孫。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觴境仍森著。宋人詠史詩二疏戒子孫。　西漢疏廣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乞骸骨。宣帝賜黃金二十斤。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於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置。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不欲

登其過而生怨。賢者多財應損智愚而殖貨易生嗔二疏教子無他祝願向先疇加苦辛劉後村集祖二疏　祖席爲誰設諸公愧二蹤雖無人主眷賴有史官書故里山川近都門供帳初百城圖畫筆幾兩送行車老氏先知足浦翁晚定儲蕭生亦宮傳歲晏竟如何。又　裳仲以二疏畫扇求士各題一詩在漢七葉主勵精致中興非惟霸王雜亦以刑名繩衰哉三能臣來如蛾赴燈賢矣二大夫逝若魚脫罾韓蘇至崛疆異世猶服膺嗟予歸已晚釣游記昔曾雖無都門餞幸有下澤乘獨恨賜金盡無以懽親朋僧文珦集二疏　漢朝諸公卿鮮有能自全黃受信明哲獨悟於機先託之老氏訓辭祿偕歸田祖帳東都門萬口稱其賢於今閱千齡高風猶凜然衛宗武秋聲集二疏　二君辭高致今古知敬慕勇退人所難尤得所以去貴戚舉愛弟將使嚕爲伍天子尚衰疑抗議非不許儻或身久留寧免與時忤駕言盡知止幡然解印組歸來逸老壽榮辱一無累黨金廣田宅拒絕兒輩語多財益其過富爲衆怨府賢哉乎斯言矣止明出處林希逸竹溪集二疏　祖帳東門外賢哉昔二疏史留名不朽古若畫何如張蕃班離席歸裝問故居辭官兩賢傳送客幾華車帝眷慇懃在臣慙老病餘重來甘降秩時爲子房噓謝邁幼槃集二疏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嫚罵談詩書歸來分案養羣雛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疏高蹈要齊驅長揖儲君歸里閭顧爲羽翼還商於豈顧飛刀繪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子孫勤力舊田廬同時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遺兒欬擲平明爭入七香車華屋擬用黃金塗壯心雖在迫桑榆長歌擊碎玉唾壺宦成名立盍歸歟江湖之上可胥蹤君不見渠家父子並轡出東都于今粉繪寫爲圖張元幹歸來集詠二疏　兩傳常存好老心漢廷元自少知音歸來日日相娛樂賴有君王舊賜金江湖續集章槩詠二疏　人生白駒過世態蒼狗變紛紛慕跖蹻寥寥忘務本赫赫王侯居翕翕富貴戀擊蓋擁游雲來鞍耀驚電金張財力豪許史名聲衒滔滔利欲波卓卓見所見長揖萬乘君玄髮謝朝弁行人相嘆咨群公送祖餞高風振朝野流光照史傳嗟嗟紳綏士來者宜知勸金玉寂拙軒集詠張宮師二疏東歸圖　戰國事縱橫廉隅初滅裂強嬴灰六籍名教浸衰歇卯金新典禮蠹簡訪遺缺人材就教育士檢敦修潔賢哉二大夫夢覺槐安穴功名我何有納首吹一吷約日俱移疾乞身良勇決兩宮贐黃金恩遇顧不褻送車數百兩祖帳都門訣冥鴻謝繒繳天馬落羈紲倒囊促供具賓族相娛悅父子以壽終名聲日星揭人誰不學步卒莫踐其說寥寥閱魏晉得一陶靖節平生腰骨硬肯向督郵折後世無問津風流冷於鐵龍眠以畫隱游意晞往哲嗚呼紙上影生氣猶凜冽宮師鄘廟具天爲蒼生設莫襲異姓封長揖稷與契云何眷短幅摸索墨湯滅況爲山九仞一簣功可輟盍晞鳳巢閣姑置歐軟血方將薦廟堂微公孰魏蘗致君唐舜上鐘鼎載勳烈歸艇渺煙波晴樓醉松雪古今雖異時出處同一轍欵圖幸不惡蚕計政恐拙兩蹤儻有靈抵掌冠纓絕元盧跡齋集二疏　優游闕見性中天無忝前星杳霧邊何物貽璫救蕭傅不然誰識仲翁賢　北史漁陽高閭仕魏至尚書中書監累表求遜位宣武授以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帝爲之流涕詔賜安車几杖輿馬金繒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唐書朱昂與弟協仕爲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以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之二疏　澠水燕譚錄荊南朱昂傳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侯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賜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主帥表其閭曰東西致政坊昂堯門人謚曰正裕先生三槐王氏雜錄李東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錢內出珎果名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疏宋史李孝基傳孝基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綀

洪武正韻山鉏切絺屬許慎說文絺布屬从糸束聲所菹切顧野王玉篇所於切紡麄絲陸法言廣韻綀葛丁度集韻山於切戴侗六書故說文析附布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綀原聲綀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宇濴傳義山模切又音初趙謙聲音文字通案沽切布屬蓋布之紛者織紵爲之後漢禰衡著綀巾古借疏此續收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糧綀。

篆書　綀　六書統。

草書　綀　鮮于樞。

花綀

嶺外代荅邕州左右江溪洞地產紵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綀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綀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綀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

精細者。一端十餘緡也。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練子出兩江州洞。大略似紵。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其極細者。可以染色。爲婦人暑服。土人亦自貴重。蜀人尤愛之。陳姚察爲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

布練

宋王之道相山集和州進布練表。八月載績。見王業之由興。六彝供巾。實冪人之所掌。前件布練。邃幅中度。經緯効功。帑以寓欽。敢緩致邦之用。儀當及物。欲將尊上之誠。

夏施青練

晉書元帝性簡儉。大極殿廣室帷帳。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冬月著練

梁書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帢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互見裙字。

王導制練

續蒙求王導傳。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出賣。端至一金。

蘇

洪武正韻山徂切。扶蘇。木名。又見上。丁度集韻山於切。詩山有扶蘇。楊桓六書統審母。蘇本紫姑切。協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徐邈讀作足。又魚韻。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韻蘇。

篆書蘇六書統　真書蘇顏真卿

胥

洪武正韻山徂切。同上。

斯

洪武正韻山徂切。析也。詩斧以斯之。又支韻。楊桓六書統審母斯本支韻。心母息茲切。叶韻。統注　熊忠韻會舉要山於切。次商次清次音。

篆書斯六書統

釃

洪武正韻山徂切。下酒。毛詩傳以筐漉酒曰釃。又見支紙韻。陸法言廣韻所葅切。釃上同。丁度集韻山於切。漉也。楊桓六書統審母釃。又所綺切。統聲釃隸䍦或从网麗。隸省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𡨋沽切。見支韻。此或正音。古多借疏。見疏字注。

篆書釃䍦並六書統　隸書釃六書統

疋

洪武正韻山徂切。足也。从口。不合从止。止音節。凡疏疎楚胥字皆从疋。與足字不同。又馬韻。許慎說文疋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凡疋之屬皆从疋。所葅切。徐鍇通釋曰。腓脛中腸也。弟子職禮篇也。詩大疋即音雅。疋記也。則音疏。師祖反。顧野王玉篇山居山慮二切。陸法言廣韻古爲雅字。丁度集韻新於切。又山於切。司馬光類篇又寫與切。又奭阻切。又所據切。又語下切。又縱玉切。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疋足上象腓腸。下从止。又胥雅二音。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即玉切。鄭樵六書畧象形。楊桓六書統審母疋矢魚切。說見心母通也。統意正隸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倪鏜六書類釋按所引弟子職乃足字。大疋則大胥小胥也。胥疏皆以疋爲聲。周伯琦六書正譌。𤴔疋二字皆从此。俗作足。非。趙謙聲音文字通𡨋沽切。從止上指腓腸。轉注見哥韻。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韻疋。

篆書疋徐鉉篆韻　隸書疋六書統

𤴓

山徂切。許慎說文𤴓門戶疏窗也。从疋。疋亦聲。囱象𤴓形。讀若疏。所葅切。徐鍇通釋古言綺疏也。指事。色居反。顧野王玉篇山於切。門戶青疏窗也。丁度集韻𤴓通作疏。司馬光類篇又新於切。洒酒具。釋行均龍龕手鑑𤴓。踈音踈。楊桓六書統審母𤴓从囱从疋。疋通也。通其明也。統注𤴓隸　倪鏜六書類釋囱諧疋聲。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囱象形。疋聲。俗作疏。非。趙謙聲音文字通𡨋沽切。俗用疏。

篆書𤴓徐鉉篆韻　隸書𤴓六書統

綀

山徂切。顧野王玉篇所除所去二切。亦疏字。陸法言廣韻所葅切。綀䌰。司馬光類篇山於切。又口舉切。又所據切。條陳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綀矢奧切。从糸疋聲。又綌屬。綌布之希者。以通風也。綀通利機經也。从糸从疋。疋通也。綀或从希。省義同。綀隸

篆書綀綀綀並六書統　隸書綀六書統

⿰月疋

山徂切。宋重修廣韻所葅切。青踈。韓道昭五音類聚色魚切。字瀠博義音踈。青色也。

糈

山徂切。丁度集韻山於切。博雅糍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糈。已見心母。又私呂切。統聲糈隸

篆書糈六書統　隸書糈六書統

氍　山鉏切。廣集韻山於切，毛席也。或作氉毹。司馬光類篇又春朱切，氍氉，織毛也。又並雙雛切。氉，又疎鳩切。氍氉，毛織有文者。楊桓六書統審毋矢魚切，从毛，夋聲。氉律氉，説，毹或从毛，疏省聲。篆書 並六書統。隸書 六書統。

䟽　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疏。

𢮎　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踈。

蹞　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踈。

毜　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毜俗音踈。

𢓜　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足于切，使也。

𡶚　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

𦙁　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

𣆀　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驪也。

𧝂　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踈。祭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寫書官知事臣汪㭬
圈點監生臣徐息弘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皆

齋 齋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藁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爲賦古意一首　世俗爭知競冶容紛紛墻穴文相從誰知亦有東正色朱養卑勤供織舂過期不嫁心不悔偃蹇歎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久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金谿縣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宋朱晦庵大全集存齋記　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曰誠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誠之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攖爲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且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貳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

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誠理也而老氏之爲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頗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張南軒集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存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眞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揜工用無窮變化日告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元程禮部集存齋記　余客京師以句讀之學教都人之子張君文昭踵門請曰僕家濉陽有讀書之室曰存齋願爲之記余謝不能他日又來又謝之既而來益數謝之如初則投簡憮然不懌曰敏文欺我哉何見絕也蓋王君敏文善於辭令深知文昭而享於余聞余老而無聞亦欲朋友之知余也故稱許過當而文昭實來余豈能言者哉用是自愧雖然若終無一言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殆於不可乃書其簡而復之曰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慨然而感人與禽獸果何異哉亦惟有仁義之心焉爾君子存之則爲君子小人去之則爲小人而況於禽獸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亦以人心之出入無常而不能存乎仁義也仁義心之德也心存則仁義存矣仁義存則施之四體而喻達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宜矣人道不幾於盡乎君子也庶民也禽獸也同此生也而貴賤縣絕若此者存不存之間而已家有寶玉則必固襲藏謹守護使盜賊不得窺竊是以能久存仁義之於身非特寶玉之重也而不知所以存之以忘於私慾之盜賊可謂知乎有天下者存天下有一國者存一國有家者存其家仕者存乎位農工商

實存乎業士君子存乎仁義今張君修孔孟之學而以存名齋其不墮於庶民而為君子之歸也審矣然又聞之恃其存者未必能存也惟懼其亡者而後能保其存故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張君其亦知懼也哉余老生之常談也不足以記夫齋也如欲得奇辭傑論以為齋寵光則搢紳先生存其往請之必有徵也愳以余言為然張翥詩寄題睢陽張文昭存齋之子山房結數楹靜無塵累已攖寧此心炯炯同千載吾道皇皇有六經雨後箕刑山更好窗前意思草長青功夫要在存存熟便是齋居座右銘楊誠齋集存齋銘　永興吳君其弘吉水名齋房曰存請予銘之銘曰天與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尚宅是瓌庭我有神舍弗撤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績予為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冠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曷匪彼汝寇汝弗居曷汝室載寧汝扶載宏宗廟百官嚋不汝或承尼曰克牆有覲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渠詩寇禮囊有操無亡嚋莫知其鄉魏鶴山大全集年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莫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柰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五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葉水心集存齋銘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邪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完倉囷性因物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輒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為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壞甚夷水廣山長土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黃文獻公集存齋銘為唐嚐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感為聖為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冰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舍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青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騖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轇轕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其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慢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機賓主有辨動靜無違以是為學則殆庶幾趙汝回詩題頼若谷存齋　湛湛方寸天清冷如止水其止涵空明其潰汩泥滓操之恍若遺捨之渺何倚瞬息苟不誠愚智從此始一篇中庸書千古防意墨吾子善守之勉勉集衆美獨不見隣家翁驅雞呼犬斜陽中

養齋

宋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　予性質苦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藥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為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為大人養棫棘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慾敗之也忿不瘳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寔而懲寔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潛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直養齋

元蕭勤齋集直養齋銘　萬物所資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人極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為直得養則大襲正助忘匪理斯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山蓋世古亦有焉敬義夾持俯仰無愧上下同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功撼吾靈扃矯矯裴君奕葉其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繄余小子頗學未能敢銘君齋寔維自銘

適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道州錄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為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頹廡設戶牖以為室既成目之為適齋客有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迕於意然後適若夫資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向晚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傲人之地俛眉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步不異胥史組綬不足以為六尺之華廩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犢短裨薄關攝椽桷方風雨飄灑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迕也而謂之適耶予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康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康氏同里閈也求氏家富而官達曰患失其所有而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康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羨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祿金朱華屋為可適而卑官薄廩蓽圭之門青綠之品為不可適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己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已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祿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為己之所宜保而不得去茲其樂也乃所以為苦歟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繫者謂其錮縶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祿華服美宇曾何異犴獄牢繫錮縶之地耶至於欣棒一撤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為勞數粒之為薄搶榆控地時止時行則其受

也乃所以爲鞶敷物之所貴乎春臺太牢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亡於其爲則卑官薄塵圭華之門青緑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已不在物而吾之爲適齋不妄言畢客慚而退

元程雪樓集適齋說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鰲鼓仞之鷃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悦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魯二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爲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衮衮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爲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爲羞處約爲慼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岩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爲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爲著其說

宋喻良能香山集次陸務觀韻題姚復之秀才適齋　姚子神情處處便牀頭周易杖頭錢逢僧與語閑終日遣客歸休醉欲眠　應覺此生如寄耳何妨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履誰能愽一編

樓攻媿先生集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辯適與高膏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臯加我數年未納禄解去簪笏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潁川尉仙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

息齋

宋方秋崖集息齋詩　長松相倚矗青篙我今無復望禄仕不應招我更由敖　塵緣長逐衆人忙不祇齋扉一枕凉世路險巇吾倦矣底須辛苦爲膏粱曾手搏齋詩題劉武翼息齋　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之君獨不爲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即休千里收回渥洼馬十年養熟潙山牛本來無動那得靜關著一毫

還是剩雖任鵲安頭上巢更防人打耳邊鑿

陳后山集　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居者變吾廬坐須着錐地何賴汗牛書丈室八尺床稱子閉門居百爲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老幼閒失得了懸虛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予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時須一俛仰君可貸遷篠

元程雪樓集　郭梅西息齋　陰向秀巷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蟄六月養鵬搏隱几天機熟閑門入境寬悠悠

請息齋

宋范石湖集請息齋書事三首　履八十返靜處得奇觀　雨龕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憐生天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喈喈能有幾雞鳴冰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瑶臺月露清　刻木牽絲罷戲場恭終雨後兩相忘門雖有雀尚廷尉食已無魚休孟嘗聚棗趁時真是賊虎中宣力任爲倀籬東舍北誰情話雞語鷗盟意卻長　聚蚋醯邊鬧似雷乞兒爭貫向寒灰長平失勢見何晚粟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斬雲水鶴無媒巖扉岫幌牢扃鎖不是漁樵不與開

題請息齋六言十首　洞門晝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著下咯同龜伏爪中且免蠅來　多謝紛紛雲雨相忘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鵬屋上何煩譽烏　瀲灩年年如馬太行日日推車笑中恐有義府淦棗難防叔魚　見影蠶猶鉍鉍聞聲龍尚狺狺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出車輪　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馬　稅駕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頗黨守門　口邊一任醭去鼻孔慵將涕收閉門冷落車轍空室圍欒話頭　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達磨室中病着維摩　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　園丁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比平安報到花依次第折來

踵息齋

宋張文潛詩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知爲賊天長地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幻不暫止今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呷生至死去本已遠何由歸直入嗒然吾喪我能使失火爲寒灰中空無牽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蔕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梨棗華實龍虎用真人示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錄髮對銅狄卻視吾齋真作夢

分齋

元王惲秋澗集　李清甫分齋詩　鷄飛不過丈每聞鵬翼雲垂九萬搏每自忖量舜東外就中增損一毫難洗心俠習從多可放眼青天有達觀括取榜齋才隻字此身還有泰山安

主景初蘭軒集　題李清

臣分齋 命有窮通非我力，性無加損是天然。齋居更要分明看，物物中間大極全。 一段良田與衆分，短長高下各均匀。藩籬有限休侵過，侵過藩籬是別人。劉文簡公集 書李清臣分齋 乾坤萬里無非分，一一還須分內看。進退存亡俱不失，聖人容易衆人難。 聖人容易衆人難，一貫終成九仞山。獨有分齋深着力，薄書鞍馬十年間。

安分齋

宋陳元晉漁墅類藁 安分齋銘 大鈞块圠，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尾曳塗。夔則不足，蚿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歌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餓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縲絏。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劬。効尤畫虎，助長續鳧。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却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處。患不自信，鑊之生隅。

夢齋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題夢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未吐鳳先飛。可堪歷歷將今是，又對春風較昨非。 得鹿歎呼事已非，可能蕉覆却空歸。多情最是蘭窗蝶，長繞瓊華藥上飛。

順齋

元蒲道原順齋藁 順齋記 愚自幼讀書，至於中年，粗知向方，思爲端居警省之所，遂營小屋一楹於室之北，偏榜曰順齋。客有過余坐定而問曰：僕聞士生於世，讀聖人之經以植立其志，剛毅正直，不

苟悅，不詭隨，屹然如砥柱之於頹波。今吾子名齋以順，殆恐委靡而不振，竊有疑焉。余曰：客誠過愛，相愚以道，恐其蹉跌而失中也，敢不佩服忠告之益。雖然愚有所見，願卒陳以求教。夫天地之大，俯察仰觀，日月之運，江河之流，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苟有所逆，則爲災爲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苟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苟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藪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況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彝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杞棬矯揉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敘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驗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爲不然，則倫胥禽犢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微，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夫儀衍俗稱爲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爲真順乎？客聞之，蹴踖似有愧色，拱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既退，遂書爲之記。 順齋箴 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子思言道，率性之謂。順義之大，於斯可知。孝弟忠信，以我而推。天秩自然，豈人所強。惟理之歸，大中無愆。毫釐之察，或爲詭隨。妾婦之道，不衍則儀。美我斯堂，有銘昭若。寡御居之，視此無怍。宋葛元承詩 題韓伯直順齋 路如直弦萬古新，乎吾方寸是經綸。一元靜轉憑何力，日月序行天地春。

怡順齋

元陸子方集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儒以爲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敘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爲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奥之深而爲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强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賓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藏修於內，焚膏繼日，塤篪唱和，常■之華，韡然。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爲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爲嗟夫技業扶疏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殫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內，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懽，有耕夫販婦之所不敢爲者，而讀書之家或爲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吟袠氏之地，雖三年而爲儒，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爲後記。

弘齋

宋史 李燔傳 燔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而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元吳澂支言集 弘齋記 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吾之所以爲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
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
者衆矣夫與天地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貴乎弘也與心
量之不弘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哆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己若
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爾惟其弘也是以愈多而視之若寡
愈有而視之若無蓋心量寬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讀學士中山
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弘按曾子之言弘
與毅不偏舉也毅如乾之健弘如坤之廣毅以進其德弘以居其業不毅
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弘則容量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
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字燔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於朱子朱
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說於是文定歸而取弘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兼言其
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毅而或歉於弘
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之意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弘
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弘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法固不待於予言也
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弘齋之屋壁許有壬至
正集弘齋記　人生天地閒以藐焉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

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覽之備大而民彝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
括其理而積于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充辟其君三代其民囿一世於泰和
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至沓莫不有以
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謂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
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利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有知思可以大其所
有之理也子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
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聖人示人
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僻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旨開府公器宇汪汪
若千頃陂扁齋曰弘日與儒士講學其中嘗襲宿衛歷奉常太禧宣徽翰
林宗正宥密皆有聲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非不
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
功而小其器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功
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發焉曾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是而求所以爲弘者則內外交修本末兼盡他
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爲記輯先儒緒論而爲之
書宋項安世集弘齋詩　剛健中正純粹精含弘光大品物亨兩儀成列

易道行有首無腹非人形李侯發其將無朋少年誦易老愈明以龍代馬
變始生以九代七坤始神與天同德體必弘首載萬古非斋蛮我無筆力
回予鯨何以贈之有西銘

平齋　秋浦新志在青陽縣治後紹定癸巳喬幼聞重修

廓齋　宋王質雪山集次適守韻

題廓齋　迷傳碧落入新除早向清都卜定居金勒鳴珂班退後玉堂揮
翰酒醒餘試聽掣動鈴縧響看飛來錦帕舒甘露堂前正秋色集賢如
堵望相如

蛻齋　元劉文簡公集蓋希頤蛻齋詩　物蛻蛻以迹人蛻蛻以
心是心本虛寂欲蛻安所任豈知虛寂內而有利欲侵往
冉物未覺湎酣與淵沉所以爲學者惟貴資道深涵養既有素本原詎難
尋鑿石出美玉披沙得良金僊僊蛻禪殼跆跆遺巢禽超然事物表無愧
古與今此爲蛻心說請爲蛻齋箴　幾年遊泮水深覺蛻齋賢脫略分華
域逍遥性理天異端吾久病古學子今傳安得青燈夜論心對榻眠

冽齋　建安志縣廳東偏有井泉極清冽宋紹興二十年韓元吉牓曰冽齋

遠齋　宋包宏齋敝帚藁略遠齋記　予友
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爲藏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
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

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於琴精於詩鼓於斯賦於
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於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
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
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
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
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
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汙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
其遠到矣求遠孰有遠於天地者嘗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
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于北乘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
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爲遠也有象有形
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
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
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閒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
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
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
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

莫察於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爲遠，而以不遠爲遠，斯眞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於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於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於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吾遠齋記。元程雪樓集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之東偏，敞一齋爲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辭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違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闤闠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贏，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咫尺，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壽，如在膝下，子以爲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廣平程某記。 已丑除夜留遠齋十絶 無尋子美千間廈，且管相如四壁休。風雨震凌都過了，一年直爲遠齋留。 無兼星翁苦見尤，歲君已丑我何仇。殷勤欲且留君住，街鼓無端送土牛。 排行第妹捧椒盤，應說癡

兒未了官。昨日有人江外去，家書只寫道平安。 去歲金陵坊裏住，踈梅的皪兩三花。今年閏後花開早，定到墻陰萼綠華。 老大庭闈在盱水，漂零兒女落秦淮。感時懷抱思親甚，料得吾兒說遠齋。 何年呼得竈爲君，鼻是烟窻耳是鐺。深夜乞靈余不會，但令分我膠牙餳。 鍾馗曾是開元見，從此人間鬼日多。明是將無來作有，撐眉努目柰人何。 今年悟得修眞訣，巷柳園桃一併無。却笑塵緣終未斷，杜詩韓集當麻姑。 都無栢酒與椒盤，止有年華上鬢端。一盞油燈光爛炬，夜深炯炯寸心丹。 十載班行沐異恩，歸來未望屬車塵。涇陰明日東風動，萬歲聲中拜聖人。 閻復集遠齋銘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咫尺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爲通儒，秉內相權，秉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吳澂文言集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職，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

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繫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之心。吳澄書。

經遠齋

宋袁蒙齋集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爲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搢紳談兵而介胄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格言大訓，超於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汩溺利欲，中乎居視父兄長上爲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爲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裒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爲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予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鼎育之意云。

留遠齋

宋劉後村集題陳復祖節推留遠齋詩 留取蔡公詩，夫君志可知。試看鸞鎩翼，豈若豹留皮。夜栢無陽艷，朝花有夕披。長公眞樣子，何必遠求師。

心遠齋

李俊民鶴鳴集郃文炳心遠齋 竊笑溫巾北

岳，那能補衲中條。自有胷中丘壑，不妨隱向市朝。元元遺山詩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掛眼無外物。明窻一蒲團，濯足晨理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覊束。兒童挾書至，燈火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清遠齋

元陸亭幼壯俚語 李子雲清遠齋，友識皆詩之，子雲忽求予作，故歌以寄之。 古人養志必閑居，況復先生世業儒。瀟洒襟懷何所似，一輪秋月瑩冰壺。 泠泠東擷泉聲近，楚楚西牕竹影多。幸得生平古書富，門閑俗客不相過。 無事圍棋消白日，有時洗硯寫黃庭。呼童淨掃堦前地，報道今朝有鶴翎。 功名過眼幾彭韓，勢利梢生一觸蠻。誰似晴窻凭几坐，捲簾靜看隔州山。 階草無名吐綠芽，東風肯入讀書家。小桃唯解詠春色，開適隣墻數樹花。 雨壓熇塵過午天，簟紋如水枕書眠。起來屋角斜陽在，更續商彝一縷煙。 桂子浮香攪夜寒，藤床坐久怯衣單。月娥似厭秋空淡，高挂天心白玉盤。 晴松落雪四簷聲，風動書幃燦燦燈。特爲梅花覓新句，詩成硯沼已生冰。 素屏素几絶塵侵，一曲琅然綠綺琴。彈徹履霜天月午，滿庭仙李匝重陰。 孤燈風雨對床眠，客裏逢君又十年。今日湖山攜手處，白雲不動水涵天。

常齋

宋李澄軒

集題吳微仲常齋　人心非無常自爲外物禁善怒烈火熾寵辱銛鋒森從茲失本然至理而浮沉遂人解其會處單距能侵盤石可轉移明月猶晴陰卓然有所存此道古與今顏淵無終食孟子不動心充君名齋志前修端可尋　達石情忘倦移山志必通朝朝勤覽遲井井策新功

安常齋

白君舉寓齋集題何天衢安常齋　有車即乘車有馬即乘馬車馬苟不來逍遙步中野炎則宜於冬當則宜於夏貴賤有去來吾從而高下高乎皂纛旗豈是長隨者時運一朝去其物如土苴惟存一束書窮通不相舍

浩齋

宋楊誠齋集浩齋記　某所覲安福劉孝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賓墜以貽前之羞懸鵜捋如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于吾先君子故人也頗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衛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其自少惛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其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孝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爲有後矣是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孝乃爾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也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仕　題周觙且浩齋詩　浩翁曲肱一浩齋焉知廟廊與蒿萊此翁定復免不免舊齋又新有賢子齋前種樹初如椽如今過雲欲造天作人誰無半點氣草動風驚便心醉回山倒海不關身古人與我各何人杉溪老人是翁友拈出問渠渠領否馬子才集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壼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箸龍鱠蛟剌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于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闢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予記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

拭几案肆琴於席掛劍於壁雍佩在上履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予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犬戰于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便能羆貔虎之猛舉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披襟露腹便然酣卧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予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爲利僅毫芒津津出頰間而手足趯趯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能則可以相視一笑陳耆卿篔窗集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夸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豈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栢而悅不花卉而榮蓋惟巳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偽假強索者桿偽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非能求之爲難乃得其所求之爲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恭然憤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內也求之於外而非內則必至於客勝主于賊毋終日求爲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揠虗毋助以爲根立義以爲的養墻焉拳衛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越造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矣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詠可以謨毀盡物之戈戟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予彼役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斛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爲浩也孰禦歐陽守道巽齋集浩齋說　君知所謂浩然之氣又求說於余孟子以來諸老先生之發明予不復爲君道請言兩戰當兩戰時非特直者氣盈曲者氣亦盈也氣之方盈雖使孫吳觀陣蘇張往來其間莫能決其勝負雖然請少待之直者將士可使敗而不可使挫曲者惟無敗敗則士亡其將將亡其上矣誰挫之彼自挫也是則氣非難於盈難於持久判曲者不在旁觀不在衆說

而常在於主帥倏然發露之本心之公理，不可揜也。常試論之，氣有實有虛。實氣浩然之真，虛氣浩然之似。實者至勁健而最和，乃正氣之常也。虛者乍麗暴而卒消靡，客氣之暫也。君往者介予謁後村先生德人君子之容貌辭氣，君既望之即之聽之矣。別去幾年，今不遠千里再往，真有心於親炙者歟。予衰居久，於夙昔之見未有進也，幸持予虛實之說以請益。

養浩齋

莆陽志 養浩齋在學門之右。宋江藻淳溪集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予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淩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唯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為其子。故予劉子以名其齋，夫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戕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

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於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於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予劉子所有也。予曷為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為先君子沒，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元楊弘道小亨集 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為童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頤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為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脩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談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為行，述之以為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祿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為制祿，而手水東芻繩之以法，舉手動足輒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愁形影，夜愁夢寐，飲愁醆，孟食愁匕筯。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許有壬至正集 題廣平何文美養浩齋 操舍存亡貴自知，一齋容膝有餘師。神龍淵底潛珍處，文豹山中隱霧時。要使寡常塞天地，休教物慾閒豪釐。柏門堂構非難事，希聖功夫在有為。黃楊詩 養浩齋為陶彥弘賦 弘也何充擴，軒題養浩名。本無功利念，能達聖賢情。玉樹春暉暖，冰壺霽月明。慎言毋失飲，萬彙自生成。寓庵詩 養浩齋 名配乾坤了不磨，古今惟有一鄒軻。寄言養浩軒中叟，必竟心中似得麼（二一作有嘿）。

顧齋

宋張南軒集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為之銘。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為，毫釐之浮，則為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

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魏鶴山大全集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衆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譁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宜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執察，周覽還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蔡九峯詩 題范伯詩顧齋 時人欲作聖賢歸，反己由來自不欺。談話每虞無十步，持循長恐有虛辭。硜硜固不為茲必，蹈蹈寧求可善斯。喫緊此心常自在，一誠之外廓餘師。

芸齋

朱晦庵大全集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

問名於素素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内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素言爲然故書以遺

簡齋 輿地紀勝 宋陳參政去非嘗假館郡圃其所居室自謂簡齋其名甚著元年嶰陵陽集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唐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恍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于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浦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歿遂窆于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岩山南北隔絶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未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雲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爲榮公之此行蓋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于雲禱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云陳簡齋集題簡齋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着散花女而况使鬼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絶纓

太簡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太簡齋即事二首 槐陰自入户知我喜新晴覓句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太簡老人家似客室中猶恨未空虛筋攣步澁常須酒日入窓曆始廢書 曉來人報雪遮門委巷蕭條郭似村自酌甕醅能軟飽借人布被得奇温

敬簡齋 邵陽志通判宜興沈綸詩 謹獨淵源妙莫窺史君行己自能推紛紜獄市貴毋擾俯仰天人了不欺燕寢凝神香裊裊公庭省事物熙熙狀君免辨無他術却笑龔黄未必知

事簡齋 建安志 崇安縣有事簡齋淳熙間知縣王齊輿於廳事之東建

剛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剛齋銘 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剸析幾盡安陽許有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惟士尚志志充乎氣曰惟至大剛實與配蔽陽爲美陰柔則戾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區區害則畏縮利則水趨推是爲人流獘何極居而喪德出而誤國聖人有歎未見其人惄焉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吾剛未至珍重鄒書與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

迂齋 周益公平園續藁迂齋銘 竹亭二齋右眞司馬文正公像叢公著述其間即公自銘曰爲政正名或以爲迂温公曰叟孔之徒與

逸齋 元胄文貞公集題馬華卿逸齋二首 飛潛動植滿塵寰造化紛更不暫閑珍重幽人明此道洗心觀物老溪山 虛名到底不關身識破歸來有幾人落落齋居嘉遯客百年詩酒四時春

審齋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沈文伯特立獨行之士也好善如飢渴疾惡如仇儻起人之急如救焚拯溺志剛氣勁不爲世俗屈折嘗教於婺日與諸生講明道藝論說古今亹亹不倦暇日闢齋自適求名於予予以審名之文伯曰願聞其義予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公賢矣或懼其過使凡有爲而加審焉古人不難及過非所病也文伯曰唯乃作審齋銘 昧而思智鈍而思利雖單厥心卒莫能至明而思疑敏而思遲匪曰不能是誠不爲審之爲言貲明濟敏予充行之是謂平準中而大匠取法爲人其有不允乎

鈍齋 元程雪樓集鈍齋銘 銛故恒割久則必訛驥於駑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駛抵石敗波疾走翻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遲以鈍天和百歲獨長如撥魯戈美哉象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尔琢尔磋久不潰成錐則屢磨銘以訊之今者若何

如齋 元吳澂支言集如齋詩 五金同入大冶鑪洪纖厚薄各異模孰高孰下孰脩短孰爲不足孰有餘浩劫變成只須臾百年何事分戚愉至人謂性不謂命性惟一本分萬殊君家畫出大極圖誰知大極本來無道有所如還不是如如不動乃眞如

自如齋 宋呂居仁集自如齋詩 朝爲事所奪莫爲飢所驅不知六合間何人能自如永新叚夫子屋小心有餘教子有家法逃禪猶作書

積齋 元宋本至治集積齋記 予與廣川李君德臣始相識于南時李君年十八九形頎然氣鋭而岸貌渥赭以渾讀書問學甚厲不接人間有爲率剛以自遂予畏之又十年見於京師頎然者無加損渥赭以渾者頗少蒼然矣愕問其老則曰吾日鏡吾吾貌固未變於前耳其言觀其行事則頗欲棄異與人爲同其鋭而岸者廼稍趨渾然之域復愕其爾則曰吾行事自若吾氣亦未始變前蓋其貌日與一氣日與居不自覺也然予鄉畏之者轉而愛之矣既且見其於人事大致細故至市井器物皆良皆能究之則又愕問之覆然曰吾既别子吾父謝事家食吾母又棄養吾不得如前日

讀書走徐揚道路無事歲故頗習人物情態之嵬瑣者耳予益知人家於學不若道路於學方冊於學不若從事於學昔韓子得李平者河中時內人皆未冠未通人事既十四年遇之下邳則皆有妻子自謂無復昔時無度量之心而思舊多可笑者李君囿異昔矣不知予視前何以聞李君李君不肯攻予短方自謂久廢業聞京師有國學者大夫士之藪也又慕朝廷設科取士官使之故來游焉將復修其已廢者而竊有意俊選之選取傳說道積于厥躬語揭齋曰積以自勵李記以起吾意予謂說論學緜敏緜修緜懷始至積非謂可忽然一旦即積之也予欲李君之德君其貌緜渾以蒼學若其氣緜銳岸而渾然又欲李君之德之學之蒼以渾然者若貌與氣不自覺若予旁觀者覺也若是則道真可積諸躬矣其方則予又欲李君酬事酢物壹是以此世為徐揚道路繼自今至老為別予十年則人不畏以愛若予者詎有既其積又詎止區區已廢方冊之程其復將百科第苟德與學不貌與氣若而形之若雖久不加損或又有少退却則于不知矣敢以是記齋者李君自勵若齋書曲折則具儒先之說與曉曉于誦擧擧于綴辭傀爲篆鈔強聒以講說者李君亦自能皆無藉予尚口而適之積殆亦不專在是也

畏齋

宋陳耆卿篔窗集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户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夫莫於天命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闕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大者也纔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知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脩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佚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折旋乎其側則一髮以上動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洋與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怫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為鄉人少初勉之永乎志焉遂初畏齋銘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苟有是心何所不至是故小人弗畏人畏彼君子兮小人之異始也知畏終也無畏故能俯仰天地而心不愧

格齋

宋李壁詩 一物具一理皆有極則處索焉而不精於德何所據揚誠齋詩讀書輸何知問羊馬何與二理仍兩心終無研究處周益公詩世事環無端聖功井有訖欲知至不至客驗物交物魏了翁詩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元齋

宋劉漫塘先生集元齋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闢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某叟命曰元齋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之氣朝而升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乎之先擢儒科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名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矣而弁者皆士林之秀翁而弃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博塞以游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為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為說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姚成一雪坡集書元齋跋後 漫塘主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

實以元齋說與跋示某得觀遺翰九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盍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体仁而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願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元王惲秋澗集元齋為仲希賦 平生襟度玉無瑕天馬精神出渥洼北海樽罍無暇日德公賓主到通家山高仰止人皆慕齋用元名意匪誇教子以經平日事不應遺實取其華李太初詩為濮陽主簿賦 一氣中含萬善根夫何為善即吾仁不煩力剖藩籬破已覺軒中浩浩春

忠齋

宋林希逸詩題吳司户忠齋 在漢廷師生莫訝共齋名當年取履封 事業心期留者入夢衹因住數城

盤齋

宋趙君鼎集盤齋詩 退之送李愿歸歟兩山間而今乃有此坐能悅吾頹宜春志嚴嘉賓詩 孔明天下士當年卧南陽一室儐已定未害志四方盤齋誠有餘輾轉意味長攢書以為娛植蘭以為芳四友置左右聖賢味中央要為陋巷回抑作千祿張何當青吾車相從以徜徉劉漫塘集題盤齋詩 不到盤齋十一年舊時梧槲已參天應乘天上浮雲去忍看渠間決月篇

蟠

齋 宋劉雲龍先生集蟠齋記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偃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誨予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水潴不流而濁撓沸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鳩迭相鳴噪而不材之拱木毁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藤蘿鬖髿相為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楹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頹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脫冒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碁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齡隆而影索迹修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接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幾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圃睇清漪之渺瀰掇茂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霤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以至髹鏤刻鉥藻繪龐炳蟲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如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平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

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遯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疇芋區頤步可見到宅居廛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徂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邀戲此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柰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已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何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知為之卒其說使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易齋 上饒志易齋者柳州青社宋授傳道之所居與其所自號也幼從其舅徽猷閣待制廣川董斧令升讀書未嘗出門令豐城知永康權發遣柳州俱有可紀易齋之銘尹諫議所作謂易生於難難生於易其銘則曰惟易之為匪難之慮習行夷途九折先度凡易必難百無一可安處骨肉如蝨在左既善其易將知其難當暑備裘終身不寒

居易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會居易齋分韻　君子何樂胥清夜以文會篇章各紛拏錦組貫珠貝高譚生清風石齒漱湍瀨安得攘蘭肉光庖餘炙膾元吳皙詩題盛本初居易齋卷　自分驅馳螻邪知踐履深風雲難強會萁穎亦何心胥胥齋門悠悠梁父吟周行信如砥吾道孰銷沉

重齋 宋黄勉齋集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余記余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云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游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舍近鶩遠惮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擴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

清齋 國朝宋濂集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子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

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黯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窗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寘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木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遘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寂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咸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數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居外而

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持為作證明表此清靜法

素齋

宋李忠定公集素齋箴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為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汙營營易黥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會之反相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紫奪朱惟正惟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祿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於斯體道孫謙涅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於余庶幾有志於道者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

積素齋

元張志道詩積素齋為成誼叔參政作

高人治齋廬丹雘斥不御流雲護儲胥積雪在牖戶光凝水壺秋色奪壁月曙恍然觀古初元氣涵太素有美齋中人皎潔若振鷺白賁守聖謨玄文匪予慕融此一色純豈但崇朝故趣淡謝衆華境虛發深悟黃扉豈素意夙志安所遇永堅貞白心式為我皇度

貢泰父詩賦成誼叔積素齋

飛雪委階下顥米滿中堂明月更被之窗戶流輝光夜深時起望星斗低以昂庭樹度疏影林花散微香忽若白玉堂衆羽分頡頏涼颸颯然至坐覺激肝腸裵回復裵回衣露白如霜

永豐縣志縣廳百楹有積素齋在縣廳之東

堅白齋

元胡居敬懌隱集堅白齋記

余幼讀徐偃王碑知徐氏為三衢名族代有聞人往歲永乏詞林與衢士徐志尹同署文學醞籍蔚為儒林之彥今游番禺復識郡守徐公炳文佩佩乎松柏之姿皎皎乎冰霜之操信徐氏之多賢也公嘗名其讀書之所曰堅白齋搢紳咸頌詠其美僕不敏謹稽其章旨為公績陳之佛肸之召夫子也知趙氏不足與有為欲得聖人行道以濟時也聖人或行或止其動以天子路未知耳譬物之堅白焉磨之而不磷也涅之而不緇也佛肸能涴我哉學者則異乎是矣金至剛也或化為繞指之柔衣本素也或為風塵所緇理固然耳在聖人則不然其堅也猶山岳峻峙震雷不能破之其白也猶白雪之白凝塵不能污之蓋聖人之德純乎乾剛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皜乎其潔也誰得而磷緇之吁聖人者為世之標準也去之數千載遺書尚存觀其書述其事聖人德容可思可法無徒慕其名也吾觀公秉心堅正而不為物撓操行潔白而不為欲遷蓋知學聖賢者宜以堅白名齋也古昔座右有銘咸以自警公葳修於斯游息于斯循名思義進德孰有涯始書是語與同志者講焉

白賁齋

國朝錢宰臨安集白賁齋記

天下之至文無飾也天道無為而日月星辰麗焉地道無為而山川草木麗焉聖道無為而禮樂典章麗焉使天地聖人有所造為而然夫豈天下之至文哉上古之世大樸未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為而化而至文已寓於其間矣及夫淳風澆厖俗漓樜之以青黃加之以丹雘而正色亂矣清之以金石亂之以絲簧而大音隳矣和之以甘辛調之以鹽醯而五味失矣飾之以雕文刻鏤紩之以黼黻纂組而大樸散矣任之以才智技能運之以精神巧力役之以思慮營為緣之好惡莊矜誕謾遝僄詭悲愁逸樂而天下之文始侈靡潰爛汗漫不可止約而忘其性命之真矣是故聖人出而化天下將以復其淳焉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簋之告燔炙也貴飲食之本也樂之尚䈝籥也貴其質也輅之尚越席也尊其稱也莞簟之尚稾秸也冪之尚疏布也器之尚陶匏也莫不樸素純懿渾然天成不假琢飾不藉塗堊不事修為施之禮樂典章誠敬是將可以假于天地可以交于神明可以感于人民事物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哉臨海有洪原羽者篤學而尚質疾世之文勝而侈靡也扁其齋居曰白賁殆將馴致夫文柔成賁之象而不使過於文焉故余道古昔聖人至文之寓于樸素者告之雖然至文無飾惟聖者能之聖人法天地之至文君子固未易至也傳曰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君子將不得以聖人為法哉

內白齋

元王沂伊濱集內白齋

動息祛百慮紛華謝群妍靜專外治定敬直內乃專悠悠天光發皎皎冰鑑懸反照但一室流輝昭八埏斂舒豈徒爾恒久貴自然如何蚩蚩者敢昧蒼蒼天紛持白黑辨而契內外篇蹊蹊惑所入焉能探其玄永懷保貞素播頌乃陳言

玄同齋

元韓性五雲漫稿題鄧牧心玄同齋記

牧心寓山陰時嘗示余游記若他著述數十篇其議論有取於釋老者為多及讀此卷舉三氏之同異而寓言之辯矣然三氏同異未可以一語盡至所謂利欲冠人易秉所忽則可謂名言此卷松雪翁所書尤人之所愛重也

道玄齋

元胡居敬懌隱集道玄齋記

清江楊氏世為良醫師士大夫咸宗尚之至于道玄不知其幾世矣道玄擅醫名于時尤好儒術闢丈室聚軒孔之書咸列左右暇則端坐諷玩研極旨要蓋深有志於茲道也搢紳之士號之曰道玄齋屬予繹其義夫道充滿乎天地散見乎事物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江之流峙皆道也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方技之屬亦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參而為三亦充夫是道之大

者而已。道而至于玄。斯爲極矣。但玄之一字。凡儒書所言。若天之玄。舜之玄德。其義或殊也。老子曰。玄之又玄。則玄者至美至善而無以加之謂也。老氏之所謂玄。其易書之所謂神乎。老氏之學。大槩以清淨爲宗。以養性要其說與軒轅相近。似漢初治其言以黃帝老子並稱。良有以也。道玄觀乎黃帝老子孔氏之書。區別其源流。究極乎同異。擬其同乎道者以治吾心。以修吾身。則斯道之玄無以易矣。窮而獨善。守此道也。達而兼善。推此爲良相良醫。可乎濟物。無二道也。道玄之學。能究斯道之玄矣。醫之道通乎神聖工巧。獨非玄乎。搢紳之咸尊道玄曰玄齋先生。真知言也。道玄之大父志可翁。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學行益著。則斯道之玄。蓋世守之矣。吾聞楊氏系出岷峨。蓋子雲之裔。子雲作大玄千數百言以倣周易。其書具在。暨諸家學尚有足徵否乎。幸以語我。

逶碧齋

宋李昭玘詩宿慈氏逶碧齋有感。齋楊無咎書。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輔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鈎。淮山勝地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踈雨不勝愁。

泛碧齋

宋陳默堂集　和李舍人留題泛碧齋　山脚回環揷遠溪。碧琉璃上玉爲卷。共憐采鷁風前試。正值滄波雨後深。應爲蓴鱸輕去國。遂令胡越盡同心。川此去爲舟揖也。念江湖有陸沉。　陪知縣夜飲泛碧齋再用前韻　晚雨初收水拍潯。溪光南北影千岑。移舟爲愛玻瓈闊。放盞那知琥珀深。緩帶小風來水面。倚欄涼月轉天心。酒酣更駐凌波襪。直待銀河夜色沉。　李忠定公集　泛碧齋詩　畫齋初泛碧谿潯。十里津平疊翠岑。拍岸煙波梅雨細。連天芳草領雲深。愧煩斷取西湖景。慰傾思北闕心。好是清宵山吐月。水光天影共沉沉。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疑翠閣晚遊泛碧齋。　高閣凝虛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晴煙。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繞芳筵。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筍擘紅圓。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螮蝀。繡嶺卧蜿蜒。落日生氛靄。移舟信泝沿。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盡興忘歸櫂。衝盃約倒蓮。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同羅疇老鄭李明燕凝翠閣泛碧齋　法界惟心在處安。勝遊須信得時難。雲峯遠並山峯碧。天影深搖溪影寒。去國不知流落恨。覩仁且盡笑談歡。夜涼風露生舟檝。皓月遥升白玉盤。

玄潤齋

龍虎志　在龍虎山。宋濂記。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巳卯。山之耆德朱君一真。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繇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實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繇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已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揆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遣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杜把山之陽。扁曰筆堂。以奉其先。宜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子孫。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史君。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吾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續之力哉。迺屬其友鄧君仲修來請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多曾北面問之矣。其學之博。非必守一術以建世。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弘範既著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違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予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虛白齋

應天府志　在應天府治城山。道士陳玉琳建。危素記。　夫膠擾萬變而志不爲之亂。明白四達而智不爲之鑿。此古之學道者所以大過人也。漆園氏謂之攖寧。其以是歟。陳君玉琳學老子法於宣城之玄妙觀。既而主金陵之玄妙觀。昔我文宗出居江南。數暨治城山觀。在其處。眷遇甚厚。及即皇帝位。改玄妙爲大元興永壽觀。世宮錫君虛白之號。乃題其齋曰虛白。昭君賜也。侍御史濮南張公書其額。又爲著銘。而縉紳之士多爲之記。君又屬筆於臨川危素。素惟昔文宗舊勞於外。周知民事。公卿大夫士有文武才德知能者。悉取而用焉。至於方外之臣。雖長往於山林。無事乎祿爵。而亦不欲遺乎其賢。仁哉帝王之用心也。君能遭值休明。錫厥嘉號。所以知君爲深矣。夫虛室生白。惟至靜者能之。君爲人慷慨好義。處當東南都會之地。又其宮有大興作。應接繁夥。規畫纖悉。自它人觀之。鮮不厭倦者。而君處之恬然。若無所事。苟非深有得於其學。能如是乎。世之人就其和柵其衷者。求一息之安。竟一閱之明。且

不可得。蓋亦可悲也夫。然則君之於道信有所受亦豈秦漢之方士能與知耶是以名齋之義雖屢辭不敢為之記而亦卒不能終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齋 亦名十二

坡谷齋 宋周益公平園集坡谷齋銘 黼黻斯文綱羅衆作熙造光咒亦詔後覺設其像萃其太為之贊歲庚申濂

伊齋 周益公平園集伊齋銘 道若大路達于誠明必欲深造莫如力行

企濂齋 宋度正性善堂藁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寔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沒其學遂絶。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為是而非其傳。維茲舂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之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藏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彼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危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處已以聽庶得以 詩云代柯其則不遠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顔齋 宋趙元鎮詩顔齋在佇廳面對逍遙樓牌額三字顔魯公所書 想像英姿不可還。空餘翰墨照人寰亦知凜凜有生氣千載長留顔得閒

晞顔齋 清漳集宋蔡襄晞顔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遊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為仁顧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告卓也嘆乎堅高後前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趍馳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鱗行黎日星乎簡編晞顔之人亦顔徒視斯銘其勉旃

曾齋 宋沈繼祖梔林集題師州黃教授曾齋 曾齋居士自忘機文席數塵日下惟甫也猶為老齊客寞乎獨得道精微奏篇已草三千牘大廈當求四十圍行矣道山鄱日月未容巴蜀久相依許綸涉齋集黃叔萬知縣以曾名齋求詩將赴公安併以為餞 堂堂張也貴難為一唯工夫曾得之得兆故應忘百慮亡羊正爾失多岐千林搖落青還在孤月當空影自隨昔日校官今作縣曾齋行處即吾師

學曾齋 元達百正集學曾齋記 錢唐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分符杭朔君居前廟與之識且言躬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金文欽權芹藻無香君於是閉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諸書之齋曰學曾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咲曰異哉矣而名也久字以強子教之曾何男於已

而示予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曾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曾曾之似者也周勃之曾曾之真者也夫以推曾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顏曾爲首稱顏有得乎愚之如安知曾不得曾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㣺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尒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滲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它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心予其得之矣烏乎㣺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誦於已恭以待今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曾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懋於詩篤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曾子已矣是亦曾子已矣。

愧陶齋

小陽縣志紹熙元年知縣事章深記畧云昔淵明令彭澤居八旬小不如意愶然賦歸今予宰窮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迺方葺茅蓋頭以苟歲月閒淵明之風寧不媿乎因榜其室曰媿陶今廢。

效陶齋

宋郭祥正青集和陳掾効陶齋詩　君欲効陶潛超然異今趣閑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群遊栖鳥不返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趣羲皇上日夕自休裕百年

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

景蘇齋

金王遵老集寄題南京高特夫景蘇齋　堂堂大茅君英氣壓千古歐梅辛前輩餘子安足數緬惟熙寧間當國王介甫要功作新法欺世惑人主儆公挽横潰溺者十六五抵忠初生此投窴畀豺虎方玉堂紫微磨衲視簪組及来崖赤壁歎棟等華宇窮達以吾命肯與噲等伍才名塞天壤忠義傾肺腑生前幾枸絲身後一丘土迺翁韓王後談笑登翰府能書得坡髓能文踵坡武典刑今亡矣歲月一仰俯諸郎皆豪傑仲也承父蠱榜齋曰景蘇是亦報法乳丹青儼遺像萩水羅篚簋短簷高屋帽想見不媢嫵況慕其爲人之子無陋魯𥙿聞客汴上屋不庇風雨誰能哀王孫伏臘供酒脯我生有詩癖才短浪自苦何時登龍門拭目快瞻覩願此一瓣香覩祜爲初祖

景程齋

與地紀勝在梅州治元王惲秋澗集題鄠縣簿雷損之景程齋詩卷　道統幾微執繼傳景程還得此君賢須知二帝三王事要似仁民愛物先理窟名言嬈典墳發源伊洛見經綸千年鄠杜遺風在更着雷卿繼後塵

武齋

邵陽志宋王暨州學重修武齋記　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廵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迺爲博士弟子置負孝宗光宗敎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爲郡被邊左文右武其奉行宜加曾不十稔滋息弗虔東平鞏公保藩政成乃以羨錢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費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登推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爲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諮尒承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毀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卿才大夫由此其選則我鞏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旦迪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暨書

都梁志宋方賓詩　濱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產儁英欲得崢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杜閱武連楹闢二黌治世人材方並用好彈事業致功名　折桂相期步月宮聯名鴈塔振儒風烽塵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辭爲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相待非復前時呂阿蒙。

順貞齋

元王沂伊濱集題順貞齋詩　曾聞天上養賢鼎只與山家羹萊同誰向東堂乞鶩炙劉郎元未是英雄魏初青崖集馬謙甫順貞齋詩　不必區區名利場恰將真僞試論量惻心有愧秋風屋便與山雷是兩鄉

耕穫齋

宋洪适盤洲集　耕穫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貫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穫齋作書抵予爲之記予曰

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鍾鼎食旦歌夕歛目眈手錦繡耳習乎絲竹携蒲棊博一擲百萬菽麥且未之辨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穫之旨又何足以語之子以儒名家而結廬饒曠之野犬耘水耨鉏耰錢鎛之勞固飫見諦聞之矣予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十夫荒之及滌場實庾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也繫其人之力不力尒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爲辭藻則渾雄遒麗戢骫蕪近不翅天冠地屨者亦學問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陛之上人且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耘業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耘業齋銘　臨川鄒某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徼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爲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烕裂報

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蓺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畄之闢之。歛華摭實。采采新田。有晥其特。我倉既盈。三百雉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業齋

宋黃庭堅集敬業齋銘　慢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遠而復。

自覺齋

蘇州志　自覺齋者。徐蔵子禮所居。曾幾陸游皆賦詩。宋曾文清公集題徐子禮自覺齋。時子禮為江陰抱麾之行。　徐子長吟復短吟。奇書窓下日幽尋。誰知客裏深深地。恭得明明了了心。千里澄江空史閣。中秋素月古猶今。使君胸次端如許。願以餘光覺所臨。陸放翁詩題徐子禮宗丞自覺齋　末俗紛紛只自謾。惟公肯向靜中觀。問看此事從何得。正自它人著力難。茶熟松風生石鼎。香殘雲縷遶蒲團。江湖多少癡禪衲。蹋破青鞵覓話端。

清放齋

宋周昂詩清放齋　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誰要冠帶束。茶甌飲飽一飲足。卧聽松風仰看屋。

如是齋

宋陳長方唯室集如是齋記　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杇然。外雖扶葉婆娑而旁穿心。完螻蟻蚓蝈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寇竊發。雷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其郡黃子端晃。外捬敵情。內論國勢。扣閽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刳腹湔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為千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大湖之濵。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西室。布裘牒帶。袖手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騰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乎靖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於湖濵。造黃子之居。躡門見其勝。所居室為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為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為㥘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為巳事。一發不中。則志懲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如道君子觀之。可為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鄉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為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㻛刻太空。圖繢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顧子坐於此齋。深㨿而久蹈之。雲蒸雨泱。彌久而彌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遐躅。雖為摟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蠋頭蠅足者。均足為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言是齋

宜春志　齋在縣廳之東南。

今是齋

宋曾勳松隱集今是齋　偉矣高情著。齋名世亦稀。但能塵事遠。便覺昔年非。琴靜凝香碧。神清衆妙歸。諸緣只心法。鷗鳥亦忘機。

果育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　杭州西湖李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為江河。烝而為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為物也。方其出於懸崖亙石之下。則乘航之力。韜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況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沈溢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蓋其源大則其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以蒙果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內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懷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儔也。發為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觀時察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旨。進而目室為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視其腹。俯以鑒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覺非齋

元牟巘陵陽集覺非齋說　廬陵鄧君覺非。過予苕霅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其氏訟者巳而交遜。所爭地以為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橋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問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蹕其家。故門陛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為作籀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念之覺。實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痹不仁。正

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洗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譬言仁最爲切近譬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旣以惟爲妁不知所譬者何吾且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仁歸焉譬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貧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工夫晞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惛而不自覺何能爲譬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元虞集學古錄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及鼠六絕餘機德業收新功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清非齋

宋黃庭堅集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知別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別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它格其非而不咬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寸之間與萬物爲市掃除不消眼用則瞭日清其非虛室淅淅

知非齋

宋汪藻浮溪集知非齋詩　眞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唯醉好莫忘黃公壚

壁陰齋

宋黃庭堅集洪駒父壁陰齋銘外甥洪駒父仕爲黃之酒正勤其官不素食矣又能愛其餘日以私於學名其所居曰壁陰齋余內喜之曰在官而可以行其私也惟學而已矣爲之作銘惟道集虛觀我鏡中年耆典學考道則窮潛聖語道朝聞夕死謂高不和千世一士觴豆舞歌不愛其光孰能勉書自憂面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僧何直尺璧古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國得道之根則有技葉務華絕根安事燁燁渭日者揠苗罪歲者不芸芋勿亟勿遲能時者謂之君子

尚論齋

宋呂東萊集故湖南轉運判官周堂仲固所居也東萊呂舍人爲賦詩　周侯不出何所爲閉門讀書心自知簞瓢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皇下秦漢采取英華幾脫脫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舡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晝以此讀書爲尚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不信君不問松柏固難生培塿朝來落葉滿荒城青山照人溪水橫往來車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聲

寶熙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寶熙齋記　予往歲已巳於昭文翅館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予婿曾以立嘗爲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歙石背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圓可五尺許得之楊中齋左丞所中齋模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庋求所以名者且請記

予以米元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熙蓋穆陵書殿號緝熙紹陵繼緝熙爲熙明自乙酉訖甲戌三熙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圍以一硯易之構研山圖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米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熙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彙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龍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爲雲淼霧消祥符之澤三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斆李墨謂是睿思之餘熙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爲余以爲明窗淨几風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入斗耳被龍尾之鰓非若玉室之大也又非有緝熙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丸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爲文理而分伯仲之子姪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慕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瑶琨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頒者可待也矯山弓劍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于斯時也熙熙研磨於雲漢爲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園惟其好而已四境之內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夸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爲抱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爲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樂緝熙熙明遠矣文不在茲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寶晉齋

濡須志在褒詔堂東北　崇寧四年米芾始建以晉人法書碑刻函壁間故名馬中更改築不知其幾惟張孝祥所書扁尚存孟植重建寶晉齋記　寶晉齋濡須郡守燕坐之室也崇寧乙酉襄陽米公元章由書學博士出守是郡以梁唐御府所藏晉王謝法書刻於其中而以名之故寶晉之名聞天下中更兵燼尚餘王略一帖僅若靈光之獨存世益珍之齋舊南鄉蔽於前廡規制隘甚屋老欹側當改作矣前所或未暇也慶元丁巳國子監丞余華楊公師旦自詭治郡以簡靜之政撫柔此民歲事游登政益暇裕粤明年九月庚申乃撤而新之且易舊鄉東嚮平衍崇宇脩梁高明靚深軒檻四達意象豁如退食之暇草公車之牘詳狴犴之訟職脩游息莫不在是冬暖秋月又樂與賓客共之而屬植記其梗槩植辭不能屢矣公一日相過而言曰君記不作恐來者不知改造之故吾將題于柱而刻之可乎植愧而謝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善政及民以美舍

之陋民猶久而知愛敬之況夫易湫隘而爲爽塏非務適己盖以出政而惠民且使昔賢翰墨風流雅尚久而並著顧豈待言而後傳乎然以公約己省費銖積而爲此既成復取舊刻及扁賓梁壁間以名遊前人以佚遺後人若已未嘗爲之者又將此兹石於不朽是皆宜書惜乎字文不足以發揮乎此也姑使來者有攷其歲月焉文明年十月既望通守澧淵孟植記 字吳則禮北湖集過寶晉齋贈元暉有以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宮之所遊息也萬梧叢竹林樾翁晴髮人幽意而興書古圖左右據列予每遇元暉必清言移晷元暉詩書業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右軍云窺徑紫苔娀鷺入門黃卷縱橫欹知箇裏妙處時遣鷗鷺一鳴。

欸乃齋

宋洪邁斜川集欵乃齋記　筠塢西限以小關曰鎖松其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爲最高彭子叔暘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深與窗挑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爲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戲没淵澤櫂歌挽音與波下上非宫非商意韻自遠故扁曰欵乃齋二字本書爲欵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靄浯翁始以欵爲欸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譌翁富有所據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髣髴在耳惜無一聲山水淥之句孤貭棹船欸柳别本或并二字爲襖音又别出一靄字非也齋後两室窈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

半閒齋

國朝孫作滄螺集半閒齋記　吾鄉許公中行隱於醫者也扁其室曰半閒屬記於江陰孫作作以謂公既無求而自足矣猶有羡於半閒者耶雖然世之厭事於功名者奔走違請欲求須臾之閒且不可得而況有以託於半閒者哉若公之逃名而名隨之不即人而人即之則其有羡於半閒也無足怪矣一日見公晨坐小齋對置香一篆琴一張書數十卷香未爐琴未闋書未啓帙而冠屨滿門列兩廡下虔若小吏之候長官惴若子男之奉邦伯君見所畏而有求者歷數其座人則曰某貴人也某富人也某寠人之子也下至奴隸小人愈下而愈衆問其所從來則曰某病癰某病蠱某病瘵某咳而不止某逆而食不下咽公不得已而視之指其左者曰是其病在表在裏在隔在五臟在六腑又指其右者曰以某藥則平以某藥則閼以某藥則朞月而良已以某藥則潰亂而後瘳其不治則曰砭不能達焫不能加湯液不能攻雖岐黃俞扁不能起既而愈不愈無毫髮之不驗余作而歎曰甚矣醫之類乎相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衆憂將欲人人而濟之使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戚不啻醫之壽我以死生則其勞亦甚矣非特相也自一命而上位有等衰職有繁簡勞必稱是然則天下固未有無事而食者矣詩曰一日不作則飢隨之夫相者吾君子之所任也天下之富貴莫加於相矣猶且不敢怠事而食若操縵斲輪捆屨織席緣技而食者其敢一日捨技而嬉哉吾見其自幼至老役役於憂患之途而莫止也於此有人焉上不勞於相下不賤於技計其高尚則過於人視其勞苦則半於人豈古所謂天民者歟所謂勞苦者吾事也所謂逸而安者天之與也吾可以忘所自哉一日之內投壺鼓琴飲酣笑歌樂而不忘其憂逸而不忘其勞斂爵而慶曰天之與我者得無過乎則庶乎免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吾君與吾相之事也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公其勗之

擢秀齋

宋王梅溪家政集擢秀齋詩　好似東山謝滿庭芝與蘭義方能不愧擢秀固非難

秀齋

宋胡銓澹庵集戲題陳晦叔經畧秀齋　天宇脩眉浮太華晚晴濃綠新如畫何似文君黛遠山秀色可餐清更雅人知潑黛青爭顰共喜眉宇脩彎環不知是中石蘊玉遂能發彩鶩塵寰美人美人隔秋水娟娟靜淑金閨裏其人如王德滿身笑殺西湖比西子杜陵破帽隨金鞍心醉歸來空掩關不須更問許玉斧二十四山如髻鬟

小眠齋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元年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嶷啓曰北弟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梩栢之華一時新淨

飯眠齋

宋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錢塘教授宅飯眠齋次其韻　飢時喫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況先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占好山川

進脩齋

元程禮部集進脩齋箴爲舒城汪仲遷作　德期于崇不崇則圮業要于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吾止數簣斷勤敖怠彊哩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言忠信脩辭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顧言體之恍信實獲刊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諧于時乃有諸已以是進脩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研幾齋

元貢泰甫閩南集研幾齋　齋居白日靜肅恭儼端委二氣自往來六虛互終始內觀亦何爲善惡分自此毫芒精識察昕夕愼操履諄諄四勿戒惓惓三省旨君子濬無紫超然悟玄理

虛妙齋

王明清揮麈錄虛妙齋求徽宗艮嶽齋名

益堅齋

元盛景年寓菴集華縣令益堅齋　君子樂天命居官不厭貧但將心似鐵寧恤鬢生塵松茂雪霜際雞鳴風雨晨勉旃剛毅志無得愧前人　劉經歷益堅齋　聞說雪中老吏師讀書萬

卷吏能詩。筆耿活計貧雖甚。鐵石心腸誓不移。一代交遊無欲盡。百年志節竟誰知。承家幸有賢郎在。須信天公不我欺。熊禾勿軒集胡仲濱益堅齋　不為求名効獨醒。不緣蹭蹬便忘形。留教吏部文章在。盡是君家座右銘。

不欺齋

宋周文璞詩不欺齋　陳見𢬵名不欺齋。不欺本自誠中來。晚周洙泗漢伊雒。中間此道寒如灰。不欺齋中一尊酒。兄乎此意差耐久。真情往往到僮僕。何況親知與朋友。君不見湯脫胡桃一語失。此是迂翁年少日。陳兄再拜吾事畢。

潜光齋

老學庵續筆記秦檜之當國時。有吳元美者。奉祠居鄉。治圃亭。園中有潜光齋。

潛泊齋

國朝僧宗泐集題彌仲綸潛泊齋　禪齋名潛泊。自可寄閒身。帶上塵都積。門前草自春。寒衣縫壁衲。曉飯煮江蔬。不動

慵齋

元盛景年寓庵集楊季靜慵齋　冠蓋區區區中。念端為物外。走世塵。獨因疎懶得天真。折腰尚怕趨官府。拭涕那能為俗人。一枕黑甜聊適意。幾篇黃妳足頤神。寒予亦是悠悠者。擬與嵇康作比鄰。

靜常齋

宋蘇東坡集靜常齋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正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聞聞。為真聞亦不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芻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反求齋

宋謝無逸溪堂集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頁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頁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頁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頁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頁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己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頁曰。是不難也。吾且閉戶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頁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不反求諸己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擇其物而怒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李子名㧑。字明叔。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敏求齋

清波雜志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為國之華。群居講處。雖一時諧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倡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于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厄。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決遊迷而不返之病。

隱求齋

建安志齋在建之武夷。取隱居以求志之義。朱文公有詩。宋朱晦庵詩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呂祖儉詩小齋標新名。清風自成響。世累已破陰陽來道方長。項安世詩種桑不療寒。蒔粟長苦饑。饑寒從古有。但使願無違。林君用詩蝸名蠅利處。樊籠世事。其如轉眼空。惟有高人林下隱。只求明月與清風。朝同猿鳥吟。暮與麋鹿游。吾生有良願。捨此當安求。

友孝齋

宋張舜民畫墁集鄰居張氏師友孝齋　歲晚何人念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幾借陽城被。歸與徒穿杜子鞋。烏鳥爭巢時墜屋。叢萱得雨亂侵堦。閉門朗諷閑居賦。一任紅塵漲六街。

緝熙齋

宋黃庭堅集緝熙齋銘　緝者絲治。熙者火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

切偲齋

宋黃庭堅集切偲齋銘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萑葦不治。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兩。

游藝齋

宋黃庭堅集游藝齋銘　邑荒者。使人驕驕。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優仕齋

宋黃庭堅集優仕齋銘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自得齋

宋毛東堂先生集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干。令飲。有客下坐。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以不及識為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富貴。褒主簿官。卑廩薄。未免於寒飢。令視君鼻間栩栩然。君之用心獨奈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我力而取。悶爾。它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今新。傍搆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歸。解束帶。從賓客。揮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它。于茲三年矣。衷實自得之。子為

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魚。化而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鷽鳩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鷽鳩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亦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唯人所之。今將絕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翺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鷽鳩斥鴳且相比也。爲鵬也。爲蜩與鷽鳩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君初一官。方翔佯乎蓬蒿之間。蓋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爲小。廓而大之。正亦爲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茅茁詞林。而遺翅可拾。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顧僕云云何益。聊爲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元劉申齋集廣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爲之銘曰。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皐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匪遠。

故曰顏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逆境三。自得吾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耶。而況陳蔡。又況宋匡。於乎小子。自求自趣。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而我何爲。耶律文獻公集和德秀道濟詠李仲沇自得齋詩韻　骨相癯儒真可人。飄然野鶴出清晨。樂貧況味初無間。種德功夫諒有鄰。問學不圖攀月桂。孤高那與比霜筠。我爲物囿勞機穽。頗羨鴛頏襲後塵。　學海汪洋久泳游。樂天委命坦無憂。文章日益寧爲意。富貴浮雲非所求。燕處清恬蟬飽露。吟情閑淡鴈橫秋。不須直要詩千首。已勝常常萬戶侯。許有壬至正集自得齋　一齋風月浩無邊。畢竟中間別有天。若向筆端求此意。斲輪父子不相傳。張叔夏詞祝英臺近爲自得齋賦　水空流。心不競。門掩柳陰早。芸暖書鄉。聲壓四簷悄。斷塵飛遠清風。人間醒醉。任蝶夢何時分曉。　古音少。素琴久已無弦。俗子未知道。聽雨看雲。依舊靜中好。但教春氣融融。一般意思。小窻外不除芳草。

慎獨齋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慎獨齋箴石邳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爲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爲主。外以應物。內爲發處。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爲善爲惡。爲公爲清。亦爲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緲則千里。差由毫釐。於何慎之。閒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執明匪幽。易隱不顯。無怠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己。意廼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君掌斯指。噫。言之甚易。爲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爲山。星文煌煌。清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爲指。凡己善惡。不與於人。欺人則邪。欺己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慮執爾心。主一無適。惟所謂一。非物可尋。專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業業。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少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欲。靜慎其守。動省其機。斯史弗替。勉哉庶幾。宋陳李陵詩題南金慎獨齋　聖道不可窮。探取隨己欲。平生所受用。收可一言足。子思著中庸。暗室戒慎獨。危微恐懼心。此念施己熟。學從西洛來。標榜相品目。袖手看屋梁。表表知鴻鵠。誰知胸中塵。往往盈斗斛。彼也而有智。寧不貽彼恧。吳侯蚤作吏。未肯事邊幅。得妙自聖處。了不關世俗。頗知幽隱中。日月所照燭。不敢欺秋毫。高情潔冰玉。願言從君遊。著鞭踏前躅。

又次齋

宋唐子西集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

爲下。吾少也狂。自以爲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

無倦齋

番陽志無倦齋在恕堂之前。安福志主簿廳有無倦齋。黃州志無倦齋在黃州郡廳竹樓之下。輿地紀勝齋在靜江府。張南軒有記。宋張南軒集無倦齋記　廣西經略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爲宜。舊以緩帶名。予懼其肆。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爲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爲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於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

哉。余於此懼，書于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徐安國西巖集吾友鍾君祿，為仁和陳大夫覓無倦齋詩，嘉其志尚，喜為之書。官居喜偷閑所至事游宴，着身簿領中，所苦在作縣。仁和獨不然，於民常眷眷。承流近日邊，膏澤易周徧。從容談笑間，受敵膺八面。非但才有餘，抑亦守不變。渾然真達德，而此畧可見。倚為六察資，雅志非所願。郎官班列宿，出宰始盡善。民杜係非輕，師師工宣賤。陳侯何容心，黽勉祇自獻。公餘即齋居，清坐對黃卷。參前景仲由，此心時露見。持此問夫子，請益曰無倦。

無悶齋

宋周麟之海陵集元華叔無悶齋詩　家在壽江欲盡頭，結茅寧為築菟休。達人自得一經趣，游子空懷千歲憂。生對聖賢唯酒適，身憑形影以詩酬。公今非邈元無悶，要把韋編續聖丘。

無慍齋

與地紀勝　齋在黃州無盡藏堂之下。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午無慍齋，記其畧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為廐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焉，訪其齋則已為馬廐矣，求其記則庵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于壁。

無欲齋

宋黃勉齋集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予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老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而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衣裘飽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墳，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擴，眉山人。元蕭𣂏勤齋集無欲齋說　行中書省平章公有燕休講肄之所，問名於僕，書以無欲，因俾申其義。曰：惟天生民，理與氣具。理也，為仁義禮智之性；氣也，為五藏百骸之形。人生而靜，性之本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人與天地本一，私欲間之則二。惟靜無欲，惟剛無所屈撓。昔夫子歎未見剛者，以申棖有欲，不得為剛。剛與欲正相反，剛則不屈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有欲則己小物大，為物所掩而屈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謂寡焉以至於無。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明通公溥。又曰：無欲故靜。至哉言乎！方其事物未接，思慮不萌，湛然純一，五性渾然在中，塗人堯舜，天地同流，雖鬼神莫知焉。既感而四端出，五典惇，充之可以保四海，此性情之正，子思謂之大本達道，無欲之事也。發於形氣，溺於意向，雖小大汙潔不齊，足以喪志荒政之屬，皆奮吾剛斷，克治之以復本初，寡欲之方也。然必先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功，乃能識別心意之是非邪正。蹻等陵節，又不可也。或曰：如槁木死灰，無欲矣乎？曰：不然。此二氏絕滅倫類而終不能者。夫飲食男女，天理存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明者即此為治心脩身造端切要，昧則流為大欲耳。若帝舜之從欲以治，夫子所欲不踰矩，欲仁斯至，孟氏可欲之善，皆聖賢政教公天下萬世，淑斯人者，烏可與形氣之私同言而付之枯槁乎？要在日用間精察力行耳。然又不可不知者，剛有二焉：有血氣之剛，有義理之剛。血氣之剛，能施於朝夕，或輟於持久，有見於少壯，或衰於窮年。理義之剛，本乎浩然之氣，從道不從物，為善不為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毗陵周氏說，朱子謂緊切可取者。然其要歸於由夫大學之道而已。噫！民之多欲也甚矣，奪攘矯虔，猶未屬厭，以死徇焉，非秉鈞當國之君子同寅和中，率而極之，流毗何極乎？荀子不欲，雖賞不竊，上之化下，風行草偃，豈不信哉！公開府未朞月，頌聲洋溢。大書屢書，有其人，此姑言名扁之意。公之名譯言為錯友，朋字之曰德剛，故為說如此云。延祐丁巳重九日，病叟蕭某書。元同恕榘菴集李羅平章無欲齋　天德養純全，人情戒頗偏。振衣千仞表，遺跡萬夫前。王粟中涵潤，金明外自堅。危微傳聖學，蘄

世有斯賢

無暴棄齋

宋史忠義傳李芾生而穎悟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

思無邪齋

惠州府圖經志歸善縣北白鶴峯蘇公東坡於德有鄰堂之西建齋扁曰思無邪甕牖閑評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曲洧舊聞石林公嘗問子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師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清波雜志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住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宋蘇東坡集惠州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雛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元吳澄支言集思無邪齋說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宣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勉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之未逮及是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為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自初而持戒持律絕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葉未淨焉乎而可以不二不雜乎 國朝王廉交山集思無邪齋銘 越有許璋也者扁其居之齋曰思無邪蓋取諸駉璋來問於王子曰子頗有道者盍以聖人之道語璋焉可以終身行之朝夕是儆王子乃齋沐命璋亦齋沐越三日拜于吾聖人之宮王子北面拜既東南向立于胙階之旁命璋北面拜既北面拱而立于納陛之間王子曰璋乎心之官則思思也者有邪有正正則誠邪則偽思與其不誠也寧無思不誠偽也偽也者邪也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誠也爾其念諸璋乎爾為我銘其席曰毋歆毋躍端若尸銘其几曰隱則惕惕則荒荒則珠玉是玩銘其鑑曰勿為嫫彼眎爾形毋曰胡戕禍將長毋曰胡讒禍將增毋曰胡溺禍將至銘其戶曰孰不由斯顧爾行銘其牖曰聿明惟微皇皇從厥斯納約厥斯銘其軾曰與陷不義寧蹈水火蹈水火喪爾身陷不義喪爾心銘其硯曰無磨不磷安知之乎無惡不匿安知之乎善之不務爰道何繇惡之不懲爰道何求銘其觴豆曰儉則泰奢則敗毋濡其首毋食不時銘其床曰可以休可以思其夜之所伏可以思其晝之所謀爾尚無羞何其欲璋曰唯再拜而退

發深省齋

宋趙蕃淳熙藁成父居於普寧寺鍾樓之下闢以為齋舊名坎止近易榜曰發深省衡州舅氏書之僕為賦四小詩以發深省齋為韻 瓦礫何所知說法猶咄咄況此空洞中孰能無啟發 危岑百尺高下有溪流深高深日相激合此無盡音 人行冥昧中遇坎輙自省聞是微妙音安得忘所警 我有嗜睡癖衾枕長與偕晨昏要無失昌日住君齋 徐俟詩寄題趙昌父發深省齋 寄語前身杜拾遺夢回深省不須疑鍾聲薦處渾閑事薦起鍾聲未起時

毋不敬齋

臨川志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毋自欺齋

宜春志齋在萬載縣宋黃勉齋

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滿山屬予為之記子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

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輔之隆山人　蔡九峯集玉堂真文索毋自欺齋詩　人心具天德秉有昏明學以致其知善惡義過陳惡既在必去善即在持循知之雖曰至行之責于誠念慮或未實覆護尋亦生遂令負初心恒焉愧於今君子必謹獨暗室十目瞋毫釐不苟徇隱微常戰兢好惡慊於己擇言無在身由中以達外萬善皆精純大書毋自欺高齋扁新名居常目在是以況湯盤銘　江湖集高九萬毋自欺齋夜宴　毋自欺齋清吏嚴齋中人物斗之南七朝宰相得瞻仰四海詩人交唉誇古調喜聽琴再弄深括休惜酒重添玉堂今夜無宣喚

震無咎齋

宋白玉蟾武夷集和葉宰韻題震無咎齋　蝸角蠅頭既可憐且與江湖作小參如何又問利和名學他太古先天妙合取中庸一點誠乾坤所謂日月祖坎離乃是天地精工夫學到震無咎隻字拔茅彙泰亨

無盡藏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黎栗少長隨昆明奏溫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束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薄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鬱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勢空闊傲倪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煙雲冉衍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山長鳥還沙暖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藏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予以為何如予徐答之曰韋子子與予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清矣今而果副予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湯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綠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記　詩　造物本無盡貪求乃不公此能隨量取彼亦一無窮水底家家月窗間處處風要知真宰意不住有無中　潢潦集須臾朝暨夕已除沛然隨飽滿廓爾是清虛全穀輸倉箘錙銖較簿書不知方寸地無計脫苴矯首層霄俯萃巒虛空不住胃毛寒古今等是無窮境風月何嫌取意有巢記一枝唯自足風搏九萬宜知難與君同入逍遙境方信乾坤宇量寬

殊不惡齋

宋范石湖大全集殊不惡齋銘　天道左旋地勢四遊曜靈轉轂而日運璿柄回環而歲周疲大物不能斯須安息而況於人生之若浮故聞之一字百祥無足比五福不能嗚焉有士於此焉病所虐支體既隳聰明亘作解疊華之六鑿龜藏於屋蝸縮於殼蓬蒿滿徑車輪生角冠劍委於凝塵書傳束於高閣心無所用氣合於漠困則佳眠饑大嚼但覺日月之舒長不知戶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為而擅區中之閑樂人見其病也不堪其憂我以為殊不惡也　殊不惡齋秋晚閑吟五絕　好風入簾圖畫聳斜照穿隙網絲明簷間雙雀有時闘壁下一蛩終日鳴　旁若無人衆飲硯塵之不去蠅登盤天凉睡起枕痕爆日晚慵來香字寒　就食遷居蟻噴壤隨風作舍蛛裊絲百年何處用三屈萬事信緣安一枝　市聲洶洶鼓催陣日影駸駸湖張痕消磨意氣默數息把玩光陰牢閉門　中秋昨已等閑過重九今還如夢來霜鬢數莖羞墮幘黃花三度笑空杯

民為重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和寄民為重齋　齋中寒日影蔥蘢齋外參天十八公二十四州民戴不不殺一物悠途窮　王節南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佳聲不嫌齋榜民為重要國當時一葉輕　德意丁寧到祿林都指刀劍作齋民皇華入奏天顏喜趁得朝元第四春　行邊使者幾時回寄我清風欲滿懷已把十詩鐫樂石為公滿意樂新齋　蠻煙瘴雨使行李每向南雲有所思定自為民忘涉險請君細讀寄來詩

為心齋

臨川志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敬義立齋

宋袁絜齋集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勌知其為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群也其後耐翁筮仕為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為知己迨夫為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懈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於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淮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於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惛於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

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豖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於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事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要當出群拔萃與古人為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胃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覩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曾稷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莫能名齋

宋楊慈湖集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模之乃創書室于高奧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百出於是聞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攢觀輝明煙靄翠蒙模寫不可於是聞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

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斂其放情落其外慕窮理盡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遠忽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與其麓鱗比萬屋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朝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遊無窮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目之所營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爲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爲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爲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子謂子郭子曰子好遊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遊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寢齋曰遊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欲就寐須子他日來爲子言之

公生明齋

瑞陽志齋在州治道院之西

學不厭齋

宋周紫芝大倉稊米集學不厭齋銘并叙　小兒棐即蝸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爲之銘以戒之銘曰崧華在前峼嶁自止江河在地皆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折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尊所聞齋

宋李正民大隱集尊所聞齋銘　學以致道求所未聞追者高明其德日尊昔者大舜聞一善言若

決江河行之沛然昔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莫之勝或異於是口耳是咨呻其佔畢弗慮弗思罔知守約罔知闕疑如彼涉獵雖多奚爲嗜炙遺味棄醇啜醨求馬唐肆亡羊多岐宜一其志經術是師思以精之問以辨之日長月益厥修乃來以所自得發於文辭既耕必穫既菑必畬充實于內輝光燁如三餘靡失多材是備勤而行之終始勿渝

歸去來齋

湘潭志湘潭縣內廳之西曰歸去來齋知縣鄭厚建

善最樂齋

宋李石方舟集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謁其所自名者於他人者以爲記則吾曰昔兩漢淳厚之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所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兼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粱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前於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者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慎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

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罔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別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爲惡是亦足爲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之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復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堙澤之呼宋曾之君不謀而同孟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下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自欲之善以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吾不驟以須其成不遠以待其化如鶴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自有餘齋

元方德麟集自有餘齋記 丹溪之湄吾先人別墅在焉爬以備升降堂以嚴賓祭藏書有樓講道有齋齋可以容客客可以安遺我至厚也延祐丁巳八月丁酉裁會余倚席錢塘時又方與江湖俊秀較藝場屋以故不及爲塗撤謀先是余爲隙宇以讀書曰存存齋比裁幸免焉歸則奉母氏居之荊榛荒樂莽然也偪仄庳陋賓至無所容越明年秋七月庚申乃相其旁地架之十又五弓而贏於是欽哇叮慎堵制隨其廣袤以爲屋樹杙爲楹比椽爲題欒櫨拱枅梁棟榱桷負任惟稱礬不貴密塈不貴精工省費儉取庇風雨丈度其上以爲藏書之室闢其中以爲延賓之廬牖其旁而夏以清埃其隅而冬以煦隤然朴固澹然簡素固巧

者所心鄙智者所目哂也然以吾屋之則風露秋黎父子會讀而名教有餘樂詹花春酌賓主獻酬而膠漆有餘情俯仰恬適心安體舒忘其朴陋自以有餘矣故有感昌黎之詩而因取以名焉嗟乎倚伏無定勢小大各有適故君子行素其位則富貴貧賤處之有常有餘使吾遺紉刻舟必求多於前功則有弊弊焉惟日不足是雖智計捷出且將心勞力疲得毫釐而喪山崖況吾迂踈者耶雖然力田而逢年舒用而足財則復吾先人之舊亦素其位爲之是雖不敢強亦不敢多遜也既底成予故附著其說於齋壁且以自勖云

貧亦好齋

宋許綸涉齋集題陳正字貧亦好齋四首 陋巷當年一窶人簞瓢樂處有經綸居然更起爲邦問豈是先生亦厭貧 只教求食傍人門彭澤何妨作令君鄉里小兒真解事歸來草木亦欣欣 腸日九迴諳世路肱今三折悟良醫我郎何自知貧好却是歸來遠客知 正字如何例姓陳飢來一字不資身更將長技爲扁榜肯信吾家亦有貧 重題陳漢卿貧亦好齋 古人重安貧未若貧而樂豈不變膏粱顧乃嗜藜藿我聞首陽餓榮名千駟作況乃陋巷子簞瓢殊不惡刀頭得幾何蝸角戰方虐以茲悟生理貧中始澹泊陳侯清時英廊廟宜着腳圭竇勢豈容貧齋意聊託蒼生方飢渴未可去盤礴且來祿萬鍾脫粟躬自薄

獨不懼齋

宋劉後村集獨不懼齋記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吾寡聞無師孑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告余余曰此先生之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蘇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懼充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勉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以聖賢爲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此齋俟尸少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戰兢臨履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長於先生九歲而畢下之如是耶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二則曰中立先生三則曰中立先生肅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師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求放心齋

宋朱晦菴大全集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新安朱熹爲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

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掌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求放心齋者四明唐君時可藏脩之室也時可以鄉先生子孫從事顯路循循斂慎不失其世守而其名齋又不忘乎問學之要若是可尚也已餘姚宋某乃爲之銘曰凡民有心逦主厥躬尊曰天君常居于中耳目衆體有令則從萬感以應既明而通曷放于外物誘則昧播遷忘返有曠其內陷彼陰于淵淵以隊惕茲至尊可失定位孰求其放先覺所望求之則存虛靈豈喪學問之道有啓于孟欽哉後脩用達乎上

樂琴書齋

宋曹橘林集樂琴書齋 焦桐配韋編箇中有真味馬融豈解此長物餘粉翠 元張伯雨詩蕭蕭何有有琴有書佩陶之言亦陶之徒

自怡悅齋

元張子淵集題淞江夏伯和自怡悅齋 高人抗塵鞅皆此林麓居空翠眩微旭石氣陵玄虛淑景秘莫測叶風與之俱燕坐澹忘慮素懷亦時攄外物豈我嬰內境默有愉所以君子心廓然彌八區願持濟時術與雲同卷舒起作邦家霖坐見民物蘇窮固自怡悅達使俱驩虞作詩慰高人此意將何如

莊敬日彊齋

宋周益公詩莊敬日強齋 曲禮毋不敬聖門恭而安

少成後習貫心廣乃體胖。翹了翁詩天以行故健。火以有故壯。卓哉主一翁摯我洙泗上李壁詩人情樂安肆晝夜物欲嬰惟敬以直之。山立而川行。

居人晏猶眠行子夕未宿此心從何生。却道力不足。

尊德性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賊汗卑。深視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不啻足齋

宋楊誠齋集寄題王亞夫檢正不啻足齋　既得隴復望蜀未求寶劒先求玉秦相後車一千乘唐相胡椒八百斛黃金時印駕黃鵠身前佞佛身後福尤滄瀉入無底谷四似人心猶易足。九州四海王同年。三江五湖春水船。便應犯斗入月邊。餘事猶堪濟巨川。天風吹來墮八寰。水精宮裏作詩仙。寄贈排雲叫穹旻。頓得江湖散人號。玉皇留渠作豐年。早晚喚歸香案前。詩仙掉頭不肯佳田園將蕪夢歸去括蒼山勝道場山。向來結茅非露間。齋房恰則斗來大大拳中藏世界三千箇。門前蠻觸戰方酣。鼻息如雷政高卧。

尊德性道問學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猶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公。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蓋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工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已往。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充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已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七皆

齋　齋名十三

君子齋

宋王安石臨川集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元程禮部集君子齋外記　臨江高靜謙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齋謁記於余或者問曰高君信以君子自任乎或曰否其師杜徵君名之爾夫徵君名之者勉人以為善也其自任者勉己以為善也勉己以善斯謂之仁勉人以善斯謂之義俱不失為君子也而況以名其齋乎孔子之時若南宮适衛蘧伯玉鄭子產聖人皆以君子稱之千載之下想其德容事業邈乎不可企及彼誠君子也傳曰張耀之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吳王問史顯何以得為君子是二子雖見稱於當時而終不能不見疑於論者名實之際可不懼哉今高君知足以察微才足以任大言語文辭足以振華而耀實居于一鄉為士者宗之行乎天下公卿大夫敬之則信乎君子矣然而名不登於仕版祿不易於家食優游歲年與道委蛇若將終身焉人不知而不慍者此時論之所甚未愜也雖然玉韞於石石不能以固玉珠藏於淵淵不能以閟珠利刃必割又安知高

君之不終見用於世哉。是齋也。太常危傅士為之記。國子會助教為之後記。余惟古之傳詩春秋者有外傳。集文辭者有外集。故竊取其義為之外記云。且謂高君齋前鑿池種蓮。池上栽竹。以畫人物之勝。高君曰諾。因并書之。

長史齋

元白君舉寓齋集題仲植長史齋詩

東吳之精天下士。書法得之公孫氏。自觀劒舞轉豪放。酒酣欲得天為紙。戰國一帖字何少。龍角光芒徹箕尾。坡題谷跋掩餘華。物是人非經幾祀。蕭郎千金購遺書。自得此書無此喜。浮江大笑米家舡。月貫長虹誰敢指。七愁羽化辭人間。便榜高齋為長史。齋中遂作長史歌。口不能言相諾唯。杜陵文章光萬丈。政自愛君心不已。曾公若無忠義氣。屋漏雖沙一技止。凄其懷賢亦竊比。作字作詩同論理。書生安敢犯名教。事有至難天拿耳。古來遊謗詩尋鑒鼓。吻誰翻東海水。安得快劒斫蛟鼉。九原為喚張顛起。元遺山詩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抑。南宗北宗知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已正芒寒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藏舟夜壑未厭深。隄防有人

來倚柂。

武士齋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五年五月壬子。詔諸路州學置武士齋。選官按其武藝。

賢行齋

蘇州府志。齋在大雲坊林處人所居。處字德祖。號大雲翁。

賢覺齋

宋楊慈湖集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必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王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尚賢齋

國朝黃仲寶詩題李宗信尚賢齋 緇衣穀遺響。金臺委荒基。古道無來轍。客位綠苔滋。末俗紛異好。我志獨在茲。傾蓋必豪俊。方駕豈狂痴。鳴佩結飛飆。浮衫躍清溪。繫繫氷玉質。飄飄風雲期。深情發高詠。文思若波馳。沃心聆道論。佩言庶足規。

希賢齋

嘉禾郡志嘉興縣宋方誼字賓王。本桐廬人。孝宗乾道四年。侍父務德侍郎徙居是邦之北門。為朱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文公所書也。

朋來齋

國朝何蛟慶集朋來齋記 學之為道。內盡於己。外資於人。盡於己者自脩也。資於人者交脩也。非是。鮮有能進於道者也。是故同類之至者謂之朋。朋之有益於人甚矣。語有之曰。朋自遠方來。此以善及人之効也。易有之曰。朋來無咎。此資於人以為善者也。丁氏汝玉既為其從孫髮構如春之堂。以畢其冠昏之禮。復建齋於外。以為藏脩之所。而顏之曰朋來。蓋又欲其從孫之能力進於學。以求夫麗澤之益也。髮於是請記於予。予則復之曰。以善及人之効。予未可以自必。若夫復之為義。則予之所宜盡心焉者也。蓋復之為義。一陽始復。有亨通之漸。而其氣至微。不免摧折。如陽之始生。其氣至微。不免也艱。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無疾者。莫為之摧折者也。莫為之摧折。則其類漸進而來者有亨盛之理。故得無咎。以予之志之年。方當進學之始。殆若陽之始復者也。而又有賢伯祖之維持鞏固輔翼。以成其志。其莫為之摧折審矣。將見朋類日盛。協力以成其學。而以善及人之効。尤可馴致。則朋之來也日益衆。而德之脩也日益進矣。髮以弱冠之年。通敏之資。受賢伯祖之煦嫗而諄誨。用克達才。紹述先志。雖失怙而無異於其父之訓誡。能盡於己而資於人。則奚愧於名齋之義。亦無負於長者之屬望。友朋之期待者矣。

尚

友齋

宋鄭俠西塘集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為鳥之嚶鳴而求友聲。自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曷常不由良友之助。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曩古。播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貳室。與舜迭為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乘之為尊。而不知帝帶之為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惟其人之為求。然後為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公彥遠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為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為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脩。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緣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池。樹之鮑中堂。設圖秫環揖以與朋

友共良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彥遠斯昏食飲以至寒暑衣葛由膏紙筆之費皆出彥遠之力率以爲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彥遠因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彥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古人之詩書稽行誼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元程禮部集尚友齋記　臨川艾李誠游京師踰年將歸過其兄之友程文而告曰余之始來京師也不曰觀國之光乎亦將取友以成余之德也今上焉者貴顯尊重而不肯下交下焉者反顧郤慮而不樂接引其或瑰奇特達之士又皆與世齟齬思獨善其身余無得焉家有讀書之室曰尚友將歸而求諸古人願徼一言以記之俾自勗也嗚呼友之爲道大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況學者乎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已師友類也師尊而友親也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其可廢乎李誠負聰明之資而敏於學將脩其業以進於道德之實淑其身而見於世汲汲焉惟取友是務可謂知所先矣然京師四方之士君子之所雲集而輻湊也其敦德尚義

豈無可師可友者而遠去之以求乎古之人古之人循孟氏之言不戁於好徑陵節而隨於狂者之域乎雖然予之歸誠是矣欲友天下之善士自友一鄉之善士始子非善士也固不能以友一鄉之善士也況一國乎子誠善士也天下後世皆將取友於子矣其道不亦大乎勉於爲善不患無友矣斯言也請質諸兄伯眞甫若以爲可因以爲記王廉文山集尚友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溫爲錢塘劉中氏題其齋曰尚友中蓋取騶孟氏以自修者今侍戶部尚書貢公泰甫入閩道過會稽謁余館舍請爲之記余詰之曰尚書公天下之善士也中從之遊復汲汲尚友是慕殆欲尚友古之人乎古之人不易友也學有其基友之可也無其基徒嘐嘐然曰古之人是慕是友狂者也竊爲中不取也中始冠氣方銳宜苦心勞思讀其書以自淬礪有弗明質諸勝己者求其明有弗知質諸勝己者求其知進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基焉由是而尚友古之人其庶幾矣彼鄉原之似德斥之佛老之近理者遠之蓋似德者則足以蠱人心近理者則足以傷世教可不慎乎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孤陋寡聞以癡夫深山大澤之區幾何不涉挪子服氣之譏也昔者曾子數子夏有三罪焉子夏投其杖子地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嗚呼爲

士者可不尚友哉夫朋友居人倫之一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之爲道大矣中汲汲尚友是慕蓋好學者也七閩爲儒者淵藪中往遊焉尚慕其友入德尚書公爲之依歸余見其尚論古人而自造焉者矣爲之記以副其請中字庸道齋則其所寓而名予爲括蒼王廉也國朝宋伯賢白雲藁尚友齋記　錢塘劉中庸道嘗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徵言於鄱陽生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亦猶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黜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趨向不同當是時也楊尚爲我墨尚兼愛莊列尚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捭闔蘇秦尚從儀衍尚衡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鄧子務成尚小說由余尉繚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率皆違道千譽徼君伸己壅塞仁義舉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尚論其世求古之人而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平之世績學纘言日從縉紳名鄉搢考德而廣業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以友輔仁二者蓋兼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乎世之人踽踽涼涼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則不掩焉子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尚友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爲西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

正大庶幾王道非蘭樂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矣人生而蒙長而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乎予奚慼滋甚生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予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擬議也遂書以誌之清江貝廷臣集尚友齋記　槜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爲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爲千百世之士矣況而求之若夔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鰌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爲夔龍下焉而爲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

遠世之相後數千里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乎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邈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元熊朋來集尚友齋銘　學先鄉國友其善者吾善日進取友天下猶未厭足進之又進尚友古人無論漢晉學顏志伊是亦顏伊異世同理今居古稽程以文詩尚友齋　尚友莫尚勢勢盡還寂寂尚友莫尚利利至害已進所以古之人尚友在尚德儀刑等樂山漸潤北麗澤相觀有餘善互勸無失則從容道義塗揖讓詩書宅誰云布衣賤上與晉楚匹公侯豈不貴擁篲事縱挹道成名亦顯千載光赫奕奈何後來者不復見古昔趙子有高齋楊公扁其額贊贊兩大字健筆掃晨星開軒迎嘉賓酌酒餉尊客名花照戶牖四坐列簡冊門前盈尺地不着俗士跡何尚抱琴往為予談損益

省吾齋

元吳澂支言集省吾齋銘吾之為吾疑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鉏之公正平易省之勖之已知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自省而

懾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欃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皐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夜可告神夜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省焉若是吾知免夫

脩吾齋

宋本至治集王之武脩吾齋　子綦靈均初服羌予宋玉後人便娟飄然同去荷衣蘭佩相親

養吾齋

劉將孫養吾集養吾齋銘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勝己齋

正己齋

南海志在市舶司廳事東　興化府志在儒雅堂之西廡舊名學古太守番時更今名

尊己齋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尊己齋銘　眇然吾心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喝于目或飫于利墮焉凡庸肆焉悖戾情和之實藉而積諸康埶是生揹棄若無世怵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己尊寧惟己珍敬夫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為毋納所卑可無亹亹而戒悠悠予如尊之毋取外求元王沂伊濱集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於萬物所貴為己蹈賢執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恥精擇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由己齋

宋周孚鉛刀編由己齋銘有序浚儀趙從之名其齋曰由己而濟北周孚為之銘曰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畫卒為丘陵赴意乎聖賢之君子以退為進未見其止子是之學不惰不踰如瘞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譬學其肘彼陋巷翁是為吾友

克己齋

安福志克己齋建於主簿廳之東元王惲秋澗集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彩勳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初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擧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況辯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乎憂患之域而踐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慾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玼之可摘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已者惟公歷事兩朝又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

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律論獨步一時略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己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義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閫域故衛武公年登九袠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囑僕年衰老懶於筆研敢直書聽見姑塞雅命云僧北磵禪師詩克己齋　罔念聖為狂克狂亦有方正遠尊穩審私孽殄微茫蛻俗嗟封殺耘心破畛疆他山石攻玉曰用細平章

求己齋

宋曾協雲莊集求己齋銘并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知善之為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為己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盛麗而慕遇交錯紕紛而感當貧賤而病處富貴而泰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己

之過也。若未日思其所去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凌，千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歛之而一身治，廓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為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於經以深固其根，參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己之所有觀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措意於文章議論之繁，辯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歆，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己也。一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己。小子勉之！古聖且賢，豈欺我哉！有為者亦若是耳。未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為銘曰：　維學之初，貴未日新，取己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有之，其積猶長，養其梧檟，千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槁，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于以絃誦，于以游息，寤寐賢聖，左右經籍，渾然蒙覆，孰發孰啓，是誠在我，其情其排，歛袵危坐，收視反聽，叶頃簡編在前，如觀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博毋欲惑，約毋寡聞，毋怠而畫，毋忽而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求諸己齋

周煇清波雜志：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遂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話、語燀未有序。燀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觀我齋

葛勝仲丹陽集：次吳粹老觀我齋詩　立我謹外觀，逐物戒內熱，樊然紛物我，此意猶屑屑，是身本虛空，何者為六結，鑠慧念不起，雖定照不滅。無我與我所，觀亦於何設？右臂彈已化，左肘柳方蘗。顧君進此道，遺我自朝徹。不見曾東家，意與我俱絕。陳簡齋集：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詩　狂夫縛軒冕，老杜狂夫詩：狂夫老更狂。又獨酌詩：共彼微官縛。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自許稷契身。見一卷雜書詩。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陶淵明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不如兩忘快，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其道。呂紫請呈有流詩：誠不如兩忘。內保一色醇，漢梅福言：丈典書。一色成體謂之醇。偉哉道山嶔，滯此汝水濱。後漢賞章傳：學者以東觀為道家蓬萊山。大夫會閭步，小憩得幽欣。東坡斗野亭詩：孫子得小憩。又和陶懷古詩：果熟多幽欣。一齋一琴酒，萬事無緇磷。絕交書：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不作子公書，前漢陳咸滯於郡守，數賂遺陳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徵入為少府。肯受元規塵。晉庾亮出鎮於外，以常勢內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人言君侯癡，見七卷和叔夫郎詩。我知丈人真。老杜贈韋左丞詩：甚知丈人真。月明泉聲細，雨過竹色新。是間有真我，宴坐方申申。涅槃經第三十八：迦葉偈曰：無我去中有真我。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必死是間。觀我齋再分韻得下字詩　一榻縛兩腳，閉戶了晨夜。夢攀城西樹，起造君子舍。紫髯出堂堂，見客披衣謝。吳書注：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答曰：是孫會稽。平生功名手，東坡王蕃詩：入手功名事事新。嗜靜如食蔗。顧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小齋劇冰壺，中明外無罅。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要知日用事，傳燈錄：龐居士傳，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趺坐看鳥下。楞嚴經：世尊結跏趺坐。列子黃帝篇：漚鳥舞而不下。陳後山春江秋野圖詩：俊看雙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閑暇。傳燈錄：鶴勒那傳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又騰騰和尚了元歌：心中了了總知。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老杜南鄰詩：慣看賓客兒童喜。胡釘鉸贈韓少府詩：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平分齋中間，老杜秦州雜詩：水竹會平分。風月不待借。李太白寄裴隱詩：揚帆借天風。孟郊詩：徽文北山外，惜月南樓中。還須酒屢費，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不用牛心炙。見王敦賦。同叔易于觀我齋分韻得自字即陳叔易。小草浪出山。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illegible]就桓司馬，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二稱？謝未答。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慚。老杜上牛頭寺詩：具成浪出遊。與蘇端詩：麤公不浪出。大隱乃居市，見卷前詠懷詩。功名一畫餅。三國志：魏文帝謂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甚矣癡兒訖。晉楊濟曰：諺云：生子癡，

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又見前食蓄詩。傾身犯火宅。顧自以為戲。法華經大宅喻品。諸子於火宅內樂著嬉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汗顏遵冰予。更讀問奚自。汗顏。見一卷雜書詩。冰予。見四卷西風詩。三肅齋中人。左傳成公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杜注肅手至地。周禮大祝九日肅拜。本是青雲器。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實禀生人秀。雖然山上山。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政爾吏非吏。晉孫綽書與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藹齋總前竹。見引著勝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世間劇寒暑。了不受榮悴。門前剝啄客。欲問觀我意。呂黎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但持邯鄲枕。贈我一覺睡。見六卷和元方詩。

求我齋

元宋本至治集求我齋銘 荊南史景初取孟子言命肆業之所曰求我齋。友人燕山宋本為銘。膚盡切偲之義。景初質平易。與人交。未嘗見喜慍色。善人也。銘曰。山郊於國。所產日侈。人蔽於物。所失日深。厥失維何。赤子之心。求復吾初。孟事六經。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語司南。慎思篤行。相彼宵人。曾不知此。天機嗜欲。交戰沒齒。始將勝人。欲則喪己。勖哉吾子。老壯窮堅。鄉理背欲。人十己千。循流遵本。匪聖斯賢。

主友齋

宋度正性善堂集主友齋銘 正向從傳用之。得伊川所遺其祖大夫手謁。攜至梅庵先生為書其後。謂大夫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因以信其為人。用之之子興行見之。曰。吾先世之所以垂裕于後之人者。實在於此。遂以主友名其齋。正嘉其志。因為之銘以勉之。 士生千載。而志于學。遺經雖存。微言則邈。欲扣其端。必資先覺。先覺之士。道之所存。委躬請事。師嚴道尊。豈無同志。共登其門。進則問辯。退則講論。昔者曾子。親承聖教。其所取者。犯而不校。加以內省。乃貫于道。秦漢以來。寖失其傳。紛紛百家。擾擾異端。異端無用。百家無原。在於聖門。斯不足觀。觀其所主。既得其正。觀其所友。靡不受命。非自暴棄。曷不由聖。亦既得之。固不在身。以成其德。以輔其仁。為之由己。而非由人。吾言雖陋。請書諸紳。

教子齋

毗陵志。齋舊輿地紀勝。常德府武陵尉廳有教子齋。先是唐質肅公介任武陵尉。日闢是齋以教子。

如農齋

在便聽後。乾道間錢守建。所建取政如農功之意。

尚志齋

元劉文簡公集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心為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于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于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慊慊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為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鈎餌。止則設機穽。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不尚乎。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說也。而求記於余。余曰。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悉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寔孝於親。弟於兄。信於友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況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斷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 虞集學古錄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嚮。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

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俊儀若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齋也受業於予齋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將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齋也尚思立志乎哉劉仁本羽庭詩藁尚志齋記　士之生斯世也位未至於公卿大夫業不爲農工商賈若無所事者則何居惟尚其志而已尚其志所以爲公卿大夫之事者又惟仁與義而已昔者齊宣王之子以士何事問諸孟軻氏孟軻氏應之曰尚志夫志者心之所之尚則高尚之謂也志之高尚而凡士之事皆由此出以之行仁義而仁義充以之明道德而道德立以之成天下之庶務而庶務正一皆心之酬酢變化

者爲志之所之君子得不尚其志哉蓋孟軻氏當春秋戰國之世患道不明士習卑陋詐術縱横功利是尚人心溺塹所趨日下思欲拯而救之故惓惓以尚志爲說所以正人心淑士類垂訓立言百世之下至今爲士者賴之越上虞潘鎬乎京士族也美姿質負志氣識趣超邁好學讀書求師問道謂功之崇在志業之廣在勤嘗闢進脩之所扁曰尚志齋因吾友朱伯言父請規誦之文著爲壁記吾聞孔子聖人也其進德之序則自十五而志于學始其訓人之辭蓋曰志於道又曰士志於道又曰苟志於仁矣凡此言志者皆主於心然方寸之虛靈不昧萬理昭融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心之所之者皆高明正大之域道德仁義之事即君子所尚者也今且爲學學莫先於立志志苟尚矣異日爲公卿大夫以行脩齊治平之學又豈外夫道德仁義而爲事乎子京學爲孔子孟子者也請紬繹其訓旨以命之若曰志於功名志於富貴而反累其心者不得以爲言矣矧今崩奔衰亂聲利汎酣滔滔忘返而有如子京之尚志自拔於流俗者幾何吾寧不忻懌鼓舞而亟爲之表著哉故書以勗之程禮部集銘　惟士何事惟曰尚志其志伊何曰仁與義仁爲長德義不謀利忠君孝親有一無二旋諸天下反身則慊是以君子所尚在是老驥伏櫪飢鷹振臂萬夫莫回一鼓作氣何歟王君齋居攸塈我銘其額罔或自棄國朝朱伯賢白雲藁尚志齋銘　上虞潘鎬子京居五大夫市厭闤闠之塡囂也闢室爲進脩之齋既題之曰尚志徵言於縉紳先生以表之間請於予予曰志之於人大矣顧所尚何如耳夫志富貴則尚勢利志功名則尚行業志稽古則尚詩書志道德則尚仁義志之所存心之所趨也志一則尚專志二則尚雜專則藝精而道通雜則好歧而事塞故羿以射名秋以奕名師曠以音名嵇康以鍛名伯倫以酒名僧虔以畫名張旭以草書名亦皆足以樂終身而傳後世庸非志之所尚乎今子年富而藝專行脩而材敏處鄉黨恂恂有禮接朋友義而有信孜孜矻矻以考古訂今爲事固已拔於流俗遠甚姑未識子志之尚何居京氏曰昔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志堯舜者也孟軻氏願學孔子志孔子者也鎬也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位又不能爲農工商賈之習蓋將志伊尹之志而學孔孟之學也予曰然則子之所尚亦曰仁義而已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嘗非衆庶之志矣子守而弗失行而不息其殆庶幾焉喜而爲之銘銘曰　心必之志爲與行弗息德乃腴畬京氏敦禮讓義與仁日趨向吉凶禁辱維所尚

遜志齋

宋楊誠齋集題龍泉臣遜志齋詩　龍子辛勤時紙田

羊筆勢已翩翩欲知聖處真消息不是原夫一兩聯元王廉交山集遜志齋銘　余自髫齔至弱冠時氣彊悍養名與朋友言力不偷其才而志噍出其下先生長者曰不願辱以文命蔣番易董伯大先師門余時椎結被錦繡氣岸嶄嶄類生馬駒先師善誘人遇余不接弟子禮燕居不冠不見授業則以說惟學遜志以風一歲始悟先師以禮抗不屑敎誨者也即盡易其冠衣循循執弟子禮謹先師曰嘻小子可敎矣厥受業乃務潛心抑志氣不敢以吐獵一善知服膺可猶不敢即以爲是必旁攷傳疏加審矣復質于師師曰然善斯得矣積二十年然後知先師誨人尚遜志今上虞邑子陳麒章明從予游麒之質周慎惟順自好蓋有類予幼所爲者因以先師誨予遜志之道授之名其齋曰遜志將以俾其蹈予轍也麒聞之與有以哉爲之銘曰　學不遜志援道無蹤惟志克遜學乃不浮予昔養名先師善誘作遜志功厥學斯就順也鑒之毋曰匪亟麒用加勉否則不及

明志齋

元程雪樓集南陽書院記　昔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德宜以堂爲成德堂東序爲明志齋王廉交山集明志齋記　天生人以太朴人以太朴賦形人心則固純白而無機也道固于心心體純白其道亦貞一而無駁也無駁

無欲謂之天朴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天朴之全也人之剝其天朴者交物之害也交物則心蠹而多慾是故暮榮者則蠹富貴暮奢者則蠹金帛慕色者則蠹妾媵慕利者則蠹貨殖心有四蠹而其體之純白者從而撲矣心撲則所圖之道欲其貞一無敺得乎撲且壓天朴之全乎人者寡矣然人之欲及其天朴者其道何繇曰澹泊以明其志而已爾心之所之謂之志即其所之無所私慕而恒於善則世之富貴金帛妾媵貨殖我皆有以隄之而不使其為心之蠹宮室以蔽風雨茅茨土階斯足矣飲食以養口體蔬食水飲斯足矣衣服以禦寒暑弋綈布被斯足矣志之所之恒於善而澹泊以明之志恒於善則心之純白道之貞一天朴之真反乎吾吾之心與道一而志之所之物不能以害之矣昔諸葛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繇此道也武侯嘗與後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當是之時武侯身都將相其志乃不過如是而已則其明志以澹泊也信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詎非澹泊明志之律令歟上虞陸君維善築室于九峰之南率其友徐顯陳麟陸桑陳山章順章順陸楷凡七人致余其中以問明志之道因題其扁曰明志齋以為都授之地余不敏勉述明志之道以授之

遂志齋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也

求志齋

茗川志王時敏字德脩先公友也從呂居仁舍人學居仁以書薦之和靜先生坐下僅半年和靜下世既歸湖園守其師說甚堅不移先公為篤三畏堂榜作求志齋記今皓首坐堂上兒孫擾擾前後鰥居誦書如故也宋韓流澗泉集求志齋記 予友王德修築室于其鄉前臨清溪背負長林雇峯駢羅風氣佳甚又為一齋以待賓朋之晤語予過而愛之曰是齋得無名乎德修曰吾老矣惟是頃遊和靜先生之門見其以三畏名其堂者嘗欲揭於吾之舍以無忘先生之訓是齋尚何名子盍為我言之予曰我之不才蓋亦嘗聞先生之緒餘也吾子實從之稽山之下且送其終焉聞益廣矣歸隱於田間獨善其身以自誨於子弟而予濫官于朝尚竊閑散之祿視子為甚愧其又奚言雖然昔吾夫子有云隱居以求其志者吾子殆庶幾乎請以求志名則何如德脩曰古之為友者伯牙能琴子期善聽也故知其志在高山與流水予知吾之志安在今將何求予曰然非此之謂也吾夫子固嘗俾弟子言其志而子路亦聞夫子之志矣皆道其所欲為也惟隱居而求雖夫子乃謂未見其人意蓋有所深歎絕言行義以達其道則志之所求者非道也歟夫道者果何事也夫子常言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逮其自謂則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而孟子亦謂求則得之抑在兹乎自道之失其傳也聖人正其心至於平天下者歧以為二死生動靜莫識其源天地萬物莫明其理舉天下溺於虛無莽沆以為道究於富貴貧賤之間喜怒哀樂之際就知所謂不可須臾離者千歲而下思夫子未見之人道其有在吾徒其可忘之後學之士期以語之則吾先生之教也黃氏日抄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指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群之氣歷覽江淮險要納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卓茅嚴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膽張青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元虞集學古錄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將有攻若射置的苟不素定倀倀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過許有壬至正集求志齋銘為徐君如周作 相古先民學有體用用行舍藏時止時動動非人為止乃天謀隱不放言惟志之求厥求伊何于以守道達而兼善我志允蹈玄聖有惻未見其人伊呂不生斯理豈泯眇身堪輿道無不在物兼本末養交內外曰惟顏子亦庶乎此頫何人哉希之則是

養志齋

國朝劉基覆瓿集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覲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或其欲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涯于浙古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莱芳蔬精糲晨凫露雞之膳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

鶴宵鸞松篁衆木花鳥雁鶩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緑衣戲於庭下欲其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順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疢如己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愿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汙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鄰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繼志齋

國朝何蟫閣集繼志齋記　淦士婁君仲實世儒家實為唐相譙國公之裔始居吉之文江自其祖澗雲先生與其先人務志乃徙淦故禮部侍郎魯公得之師澗雲而兄事務志仲實既與之同學公嘉其克守家法嘗為之題其燕處之室曰繼志齋仲實謂予曰公之名予齋也蓋以予先人之志進於某也其意厚矣其後公既仕于朝及請老而歿不及家故未嘗一言吾子公友也敢請為予言而記之予惟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繼志禮曰孝者善繼人之志蓋能繼其志斯能述其

事矣善繼善述孝之大者也故為後嗣者必明乎先世之志而先世之志則可知矣事之所欲為者志也而為之有成與否焉者時也志之所在必行也而行之有至有不至焉者力也吾於其已至者奉承而弗違之可也於其未至者充大而卒成之可也斯謂之繼志仲實其知之矣昔予初舉進士時始識貢士君所行文工行淳良士也逮竊第南歸又識所性於維揚于時淮之游其門者彬彬也二君於仲實為諸父予雖未識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之非惟可以知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其先也今又見仲實父子焉又可以知其後也仲實篤守先志智足以知方材足以立事洽之以詩書六藝以成其文固其質於以倡其子弟以無愧於其先他日子弟亦倡其子孫以無愧於今日則亦無負於魯公之所期待者矣

先志齋

元程禮部集先志齋記　夫為今公卿大夫世臣之子弟而不以聲色狗馬馳騁歌舞佚樂為事此其志已足嘉尚又能敦詩書說禮樂講求古聖賢之學自比於布衣韋帶之士下其身貴其名去其驕尊其道其志之大小遠近為何如哉昔者顏淵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之徒事孔子皆閭閻之士也孔子與之言志其所對非經邦之大則修身之微孔子各許其能而亦告之以己志非空言也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也孔子顏淵季路冉有公西華曾晳之徒之不遇者天也豈志之過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囂囂然樂堯舜之道當是時易之聘幣未至也而其志則已可知矣道書曰志伊尹之所志詎不信歟高昌彥中故中書左丞心齋公之子廣平王從子相國之甥所謂世臣之家也乃能眇焉深思不以軒冕為榮而以德義為貴屛少年之豪習慕古人之高風豈非志之大且遠乎於是折節讀書問從余游余喜其能卓然自立也為取學記語以扁其藏修之齋曰先志且告之曰聞諸先儒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乎予其慎擇之哉作先志齋記

崇志齋

國朝貝廷臣集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賁育之猛季孫之富衆不足以撓吾中者蓋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鮮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矣翅蛭螾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鷽斯不出於蓬蒿惡觀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

如此然學者又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勵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還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頗其讀書之所曰崇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至夏官其位既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爲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性齋

元王沂伊濱集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成讀書之室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扁曰性齋取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襄陰王所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邁邁或瀆闕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復所有斯克乎己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卑也去地念兹在兹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質一辭以迪來裔

陸子方集性齋為分胡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失其義上中下

為三善與惡為二鄒各異而同韓揚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智無愚氣有駁與粹本體在涵養工夫要克治立義以居敬存誠以去偽晉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天齋中有樂地 吾宗家湖曲盧齋納天光清源仍活水中有菡萏香我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右序大極列左方見草憶舂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參詳

正性齋 宋强祠部集純甫仙尉正性齋序 室以齋名無他也庶居之者內焉諸心外焉諸身藏焉為萬慮行焉為萬事無不絜齋而居之也苟身蹟於貨心溺於偽慮發而不端事行而不正獨泰然以居是有齋名而無齋實矣純甫名家子一命尉此邑署東舊宇葺以為齋六經置諸前羣史列左右純甫日居其間取詩之無邪以秉心禮樂之中和以治身易之精微以備慮春秋之斷以行事書之洪範以蹈中其考諸往載則姦邪雖死我得以筆誅忠骨雖朽我景其遺烈士無愧於齋實矣顧其名猶缺且諸於予予曰夫身末也心本也性之於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也宜以正性名君齋若乃苟華撏撦苟積圖史動靜不由於正則非予所以名齋之意也

修性齋 宋蘇魏公詩寄題宗室世澤太傅修性齋 人情安逸或驕惰君子操修有本原結字近閭閻燕處題顏深警聖賢言游心最樂羣書富寓目無窮百卉繁治世右文風教洽彬彬儒雅偏宗藩

所性齋 宋黃庭堅集王子舟所性齋銘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賢學則聖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正心齋 宋王邁集正心齋銘 古言修身在正其心一不在己邪百其侵忿懥有所為獸爲禽稟然君子履薄臨深

清心齋 盱江後志新城縣廨在縣郭之中有清心齋宋陳夢庚詩題馬舍人清心齋 此齋一室旁無徑危與微間只此心世故洗空元有易人情移盡屆須琴廬中不着秋毫累徹下當如一水深何物摩尼能照燭滿腮明月夜沉沉

存心齋 宋洪邁夷堅志存心齋 趙善璉與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傍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紬於春官或為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採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為居易齋又之夢老翁高冠雪顛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為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居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為未穩璉謝曰然則何為而可曰當命為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幙官為予言元許有士至正集存心齋記 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處不順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順之來其處之也有漠如浮雲倏如飄風泯然若不見而不聞者或實怠躁亦罔自反姿物我混是非泯而為荒唐寂滅之學為己者固如是乎後有致力容忍如飢禁食如砭受楚堅制不動而愇愇者故在又若懲忿而實非也欲去二弊莫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致驗彼著橫逆之至自反再三內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類于其成德乎若婁師德之唾而不拭不幾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畏避有聞寧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曾中之芥蒂將不復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善之道焉廬陵王務先君子人也他郡知其賢以禮邀致館而師之先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吞歸則舉室皇皇別購隙地畫庠埋葺始有以庇風雨即東室為游息所摭孟子處橫逆之旨揭以存心俾予發其縕竊惟士之為學觀孟子反覆之精密一有不盡謂吾仁吾禮若是足矣則橫逆為患非不幸也宜也則是舉妄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自反審矣尚慮其愇愇者存未能渙然而釋也務先曰予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痛心憤悒固若愇愇者在循名惟義所以

自釋也又恐用力者有不至旦夕顧瞻而致察焉又所以自勉也予曰不能不憤悒者人之情也顧瞻而致察焉自反再三之謂也務先其善學孟子者乎彼蒙於忿慾者閒之獨無開明之時乎則其悔悟而反璧也有日矣務先為劉凝之乎為沈麟士乎予又以是驗務先之學力焉

養心齋 輿地紀勝齋在沔陽州廳東

問心齋 合肥新志淳熙己酉李主正邦建草堂在縣廳北淳熙丙午余辛撫結茅為之紹熙壬子令路巖御復於其前豹見屋三楹榜曰問心齋

潛心齋 宋李處權松庵集潛心齋詩 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始乎芒芴間擴充遂無垠克己而復禮天下皆歸仁尼父百世師道妙聖且神天將為木鐸故未喪斯文賢哉顏氏子至樂忘其貧語之而不惰好學無與倫孟子養浩然卓爾蹱後塵萬鍾與千乘不肯易其身茫茫自聖哲六籍經幾秦末學更多岐學海無問津伊川二先生身循道愈振當年從之游不減洙泗濱至今士氣盛亦復民風淳柴子柯山秀言篤即之溫由來思無邪果見德有鄰潛心坐一室淡泊遺囂紛收視而返聽自得於見聞先生雖云亡書在傳日新得味極鑽仰恍如入至觀而我先君子實預絳帳賓我亦聞緒餘往往書諸紳多言反成蔽目擊道

乃存蔡狀一幅巾。蚤晚來扣門。詩海瀹章崔德符替心齋詩 雙扉掩餘香。一榻下凉幔。前人嗟不死。萬古映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諳微遠。鼎食姑置之。比味良不淺。

廣心齋

宋蘇東坡集鮮自源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憎愛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得戚戚。忿欲生火。然爐傾側。焚我中和。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古心齋

元宋歸類鮲泉吟萬古心齋為朱鑑予明賦 世俗相詬病矣。剌非妍媸。紆徐極狡。好龍醫多環奇。我面寧似予。吾我不自知。至哉虛靈中。有物窈莫推。羊狠類渥丹。麟筱生蒙倛。聖狂惟自克。是故禦于危。克舜去已遠。厥鑒猶可師。明德始自明。令聞日四馳。咨嗟今之人。方寸有險夷。作詩以銘予。聊用自解順。

澄心齋

元楊叔能小亨集澄心齋詩 退食公圃後。焚香即燕居。鏡明含萬象。水淨見羣魚。幕府當荊楚。官曹塞簿書。靈臺塵不到。為計未為疎。

心一齋

國朝宋玄僖庸菴後稿心一齋記 郁君敬脩。四明善士也。藏脩于郭居。扁其齋曰心一。而徵言於餘姚宋元僖以為記。乃繹古訓而言曰。心神明不測者也。得於天而主於人之身。天下之理。於是乎具焉。天下之事。於是乎

應焉。古今至遠也。而通乎一息者心也。宇宙至廣也。而周乎一念者心也。天至高也。地至厚也。人之身至眇也。而參為三才者心也。心之於人。至貴至尊者也。而耳目衆體之官不能侵。至虛至明者也。而耳目衆體之欲不能蔽。侵於耳目衆體之官。蔽於耳目衆體之欲者。衆人之心也。性統於心而靜。情統於心而動。靜而恒中。動而恒和者。聖人之心也。雖然衆人之心。豈果異於聖人之心哉。譬之鑑也。聖人無垢。而衆人有垢也。自有垢而至無垢。刮磨之功也。自衆人而至聖人。學問之力也。學問非一事。而放心是求者。學問之要也。何謂放心。靜而昏。動而雜者。放心也。心既放矣。以之撿身則鑑失其明。以之應事則衡失其平。甚矣放心不可以不求也。求之奈何。心一而已矣。以言乎學問。敬而循序者。心一也。以言乎應事。敬而中節者。心一也。心一之功大矣哉。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余謂聖人之道亦然。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原其功。不越乎心一而已矣。敬脩其進之哉。

意齋

元王惲秋澗集意齋銘 醫言意也。精微而危。不誠無物。誠斯明斯。意誠心正。以至國治。治國尚可。奚難於醫。仲尼無意。人孰能追。莊生刻意。我非敢知。惟神聖工巧。意行不疑。然後是齋之所謂意者。庶幾得軒岐之遺。題邢君用意齋詩 禹城方伎譽刑君。頤我龍鍾老病身。賦就痒梨空自惜。幾時相對意齋人。百疾中來有變常。智人衆色信能量。細看難兼縱橫說。到了何曾有定方。馬青泉需庵集意齋詩 紙上陳言泥不通。千金良藥竟無功。意齋二字分明了。便在前賢筆的中。絕代名流不可忘。千金良藥亦非常。術中百法有輕重。肘後一方誰短長。俗子安能盡工巧。古人未必愈膏肓。意齋二字分明了。君到臨時與細詳。

紹意齋

陸庭元詩題紹意齋 聖人毋意物我同。大賢庶幾其屢空。今君胡為用此意。乃欲酬酢萬化參天工。客來無窮君不厭。所施不同皆有驗。風寒燥熱互相伐。一理驅除無頓漸。衡門端一作坐 坐一事無。衆皆劫劫君有餘。見賢不避忘其軀。肯與俗子爭錙銖。知君此意久已絕。為爾病生吾有說。侍儲百藥待百病。任爾紛紛強分馳。君但守此心如鐵。偏與衆生除衆熱。是則名為無意訣。剗放南山一作窓 着秋月。

誠意齋

元李一初雲陽集誠意齋記 禾山之麓。逶迤而盤礴者。賀氏世居焉。賀氏之族大以蕃。其人多碩砢英乂。獨其溫厚典實。不為矯激詭異之行。而人自信之。蓋嘗題其燕處之齋曰誠意。誠意者。大學自修之涂日也。誠者實也。意者心之發也。人之

為人。所以能酬酢萬變者。恒存乎心而發乎意。意苟實則為善而誠善矣。天下之理。唯善與惡。為善則為君子。為惡則為小人。世固有知君子之當為。而小人之不可為者。柰其念慮之微。纖芥之頃。一有不實。則事雖或善。而意已不善。君子小人之幾。於是而遂分矣。世變風移。仁義之塗榛塞。彼其跳梁乎閭里。奮臂而大呼。肆行而無忌憚者。是固猥猥無足譏也。幸其有異乎是。而稍知君子之當為者。則又不能自克。而蔽於自欺。往往心為小人。而貌為君子。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究其所由。皆其意有不誠。故其行有不至耳。其當時事更變。人心嶮崎之時。而能從容應務。挫其銳而解其紛。卒使鄉隣賴之。姻戚倚之。朋友稱之。而其實無一毫矜衒之心。欲容而退遜。然若不欲為世所知者。此其意蓋可知也。且吾嘗聞之。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世之為善而不誠者。欲以欺人也。欺人者未能欺人。而徒以自欺。自欺則欺天矣。唯君子為能表裏洞然。意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天在是。君子之所為。固求以無愧於天而已。古昔聖賢。其教人也必以誠。誠者所以合外內。貫天人而一之者也。某日從容乎是齋。而思所以名齋之義。朝於是焉。夕於是焉。動靜食息。必於是而不舍。然則聖賢可同歸矣。豈獨異於今世人哉。宋王逵集誠意齋銘 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色

懸臭所指所視厭然不善何止如僞曰憮曰欺皆由於自元許有任至正
集弘襄王希賢齋扁誠意乃弟希英憲郎求賦詩 堪輿大無際形已乃
中處與參非此心傾欹孰撐拄虛靈妙不則捕影竟何所念慮一發動昭
晰露端緒實力少未殫圓方亂規矩是猶虞機張括度斯釋弩充盈皆至
善毫髮絕過舉遂令天下平推極效乃許彼美三槐裔弘襄見翹楚起廢
學已神稽疑逆如覩扁齋自警省實副名有取竊建命自知含光樂環堵
覲采卜醫中誼也閒自古難弟允可入青風振烏府

生意齋

元白君衆寓齋集題生意齋 芳草何青青青爲誰好徼物衆所憐寸
心長自保零雨邑華滋輕風發幽抱但恐荊棘深憂思以終老

適意齋

元劉仁本羽庭詩藁適意齋銘有序 鄞士倪可與仲權治所居之
室番易周君伯温篆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 嵩形宇
宙覩馬竊迹造物爲徒萬化遊自心與道俱意隨理適天廓淵深鳶飛魚躍
啗然而忘熙熙而得自我行權匪縱而佚庶幾適道逍遙玆室

體齋

江湖後集宋敖器之體齋詩爲梁谿馮季求作 口腹不自主
來吟體齋詩三肅齋中人問體安措辭體卑語近拘體高語近

斷耳目口鼻形人各師其師要之天地間當以一理推馮侯好兄弟一一
青霸安是家好談道脫略毛與皮一堂春愔愔詩禮相娛嬉但媿遠客塵
究予連理技雖然參自訣要知不磷淄我車得國工分路有險夷君知曾
旻聖妙在物不遺當其作春秋一字如權錘越竟皆趙盾斷謂此語非俗
儒無已心望道如偶紙闕門畫圓方用世多參差千載堪一咍汝足未及
嘲馬郎顧我笑出义鑪煙遲黃花繫墻東青山轉墻西吾言亦已費須君
孚一卮

誠身齋

宋韓元吉南澗集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徼詩於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爲也
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入於釋老盍試爲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
者日誦而易之故必耶與端以求道不則其趨禮如其居頹如色以爲容
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於道也將以成天下之
務非獨爲是槁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
利萬物吾子其勉之哉銘曰 老佛肆行蠹心日盲置生問死土木偶形
彝基諸儒白首抱經弗析厥理孟氏弟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之而著
道將縱横放諸四方如權過衡聖人之運實侔于天唯天不言萬物故成
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息不盈子能終之
天下可平李衡遯竹谿集富子立誠身齋銘 物不可得而正曰正己己
不可得而正曰正心反身而誠以合乎眞盡天之道而施諸人其感如神
子其書諸紳

禔身齋

古羅志齋在湘陰縣

脩身齋

宋王遂集脩身齋銘 天下國家其本在身絜
絜是欲勿以强人通身義理不
過曰仁充而大之此之謂神

敬身齋

國朝胡仲子集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荊州
華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徵銘於嫣仲子仲子曰華仲其知本乎道
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爲然乎蓋三極之道人參其間
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影之爲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
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爲之宰存心有道一爲之主彼靜而固
動而掊者俱失之矣華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繄厥生參
天地彼睢盱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逅感忽嗜克制迺諸躬道孔邇惟天
君寔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齋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
動靜合内外貞夫一斯爲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怠

省身齋

元程雪樓集蜀冉惟良省身齋銘 聖人之學惟博惟約既違夫博乃守
其約其約伊何忠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己信謂以實傳之

於師習而勿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吝傳必由聖以戒
頗僻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辛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省身
冉氏惟曾是企拳拳服膺是亦曾子

曲肱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方子曲肱齋序 銀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
我先人嘉我初則取究儒之文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
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懍懍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於舊廬
之西别爲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
也有過而詆予者曰子之爲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
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爲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
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樸童
稚奔走人自是賜予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更以爲
何如予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爲病也予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
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爲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
孰爲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屬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於所謂
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捨簞食而大享却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
外而内損焉子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庸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

戕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爲告予其許之乎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曲肱齋銘并叙 東萊王公望之闢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爲遊居寢卧之地而未有名靜者老翁爲名以曲肱而古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身而自古有德之士志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遠之哉顧有義焉爾彼其意以謂居數仞之堂自視與蓬蓽爲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瓢爲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啻若舉而措之塗炭則士亦豈可以苟於進哉余惡夫及及於富貴利達者僅可以售其身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是雖足以快其心寧不少愧於吾聖人之言耶今望之年少而志高好學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已聞之於古矣余恐其中而失船半九十里而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乃作斯銘因以爲戒焉銘曰 貪夫嗜貨兮士殉名俱亡其羊孰爲虧成吮癰舐痔兮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爲榮劫商盜冢鼎列鐘鳴不義而富以污爲青時不我予余何其攖飯蔬飲水以樂吾生瞑目曲肱誓安而行頹然隱几非寤非醒視彼儻來倏如雲興須臾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物類其明皎皎君子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而享愚者味焉而力吾爭揭吾聖言以服予膺亦城續志蔡向題云莫笑此齋小曲肱卿度年王樓谷十二世界納三千亦可羅尊俎何妨散簡編戲余留歲月墻遠不能前 汪敏題云 一室安巾缽頹然了性空曲肱忘世夢行腳本家風山靜人稀到窗開意不窮我來頻假寐樂亦在其中樓攻媿先生集巾山曲肱齋詩 山立青冥外人行紫翠間小窗開木末孤塔映江灣平楚不勝遠白雲相與閑我來不暇寢兮坐對前山

服膺齋

宋度正性善堂集訪舊所遊服膺齋悵然有懷 當年志氣儘豪英便把文章作六經堪笑從前大昏草十年方見服膺人

怡顏齋

集怡顏齋銘 國朝胡仲子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爲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苟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内款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井亦妍化育流行精顧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容膝齋

元程禮部集容膝齋記 夫人不擇地而安雖蓬蓽門圭竇晏然若有餘者心其守道者也古之人内重則外輕富貴貧賤何足以動其心哉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孟子則曰我得志弗爲也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樂之有道之士其所守固如此揚君文王之在臨清幕府也爲府屬官治文書佐歲餉有勞秩滿當遷不汲汲於仕進有屋一區編葦爲墻懸席爲户蓄書數千卷日嘯歌其中顧視其居不啻廣庭邃宇恢恢乎無不足也題其額曰容膝齋新安程文過而嘆曰揚君其有道之士耶容膝者昔陶淵明歸去來之辭也淵明一縣令耳其居官僅八十餘日非有深政久化以易其民也然而求當時縣令之賢無能及之者非獨縣令無能及之雖貴而公卿大夫亦無能及之者又非獨當時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舉自以爲莫能及也何以至於是耶且淵明不以束帶見督郵之爲嫌而不爲縣令乃以五斗米故輕百里之民社而去之殆不合於人情無亦其心有大故不然者而人固不識也由是言之則薄富貴而甘貧賤亦未足以論淵明也今揚君取其辭必將悅其道悅其道必將得其心法言云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揚君其果有道之士哉世之昧昧者務侈其居室層臺薄霄漢欄檻捧山澤塗丹青刻蟲獸猶以爲未足及名敗身辱曾不得尺寸之庇一榻之地僅足容膝終身安之子孫保之無他守道與否之異也吾揚君之名齋益有感矣初府中大脩孔子廟高壯宏麗揚君與有力焉余忝職教於斯又與之遊故爲之記宋慕容顏逢搢文堂集和李運使題趙吏部容膝齋詩 公不見金谷樓臺揷寥廓珠璣映出琉璃薄滿甑青螺甲第空富貴回頭驚旅泊又不見淵明三逕似元卿繚繞茅簷僅容着心知侈汰非遠謀寄傲南窗安所託二子薰猶古至今遺臭傳芬皆自作中郎天機湛秋水涵泳源流漱芳酌小齋容膝思易安顧盼俗緣嗟自縛琴書對眼助清閑杖屨從人笑疎略紅塵一點不到處只許爐香度帷箔吁嗟湊靜世所艱此味要之屬丘壑能以膏粱甘寂寞道德高風信玄邈真長標置自非凡區區乃念東山樂見唾逸少固所宜詎識此生如寄殼會須掩門友松菊俗子扣門從剝啄揮殘麈尾躍可佳弄絕韋編良不惡僧梵崇集若訥容膝齋詩 一室良易安兩膝労可受道人樂虛寂嘿坐徹清晝雙扉閉不開而我時一叩禪味忽所嗜妙理深莫究小窗栖白雲喬木挂玄猿細泉出蒼崖冷然瀉幽竇許綸詩心胷包天地人亦天地物莫咲容膝齋空洞足伸屈洪适詩寸地有別天斗牖無長物吾身容易安此膝不可屈宋松阜齋集寄題陳國器容膝齋

淵明迺畸人遊戲於塵裏南窗歸徒倚宇宙欲膝間豈不念斗米折腰諒匪安是非無今昨飛倦會須還國器青雲姿遠志追孔鸞曲肱數椽庐尚友千載前規撫琴書室料理松菊緣心遊萬物表了覺函丈寬念君方適越昔至誰云然要知丘壑志本出軒冕先瑣闥麗宸居追飛不云艱回車莫待遠泉石聞此言

抱膝齋

宋葉水心集陳同甫抱膝齋詩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從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派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删讖詞致因蓋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思仰視眞寘翰勿要兩髀消且今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燻天回意大須事匪偶然不施用甘晝齋中榻草為楚人弓亡失任搅踏莫作隋侯珠彈封墜埃塩

淨名齋

宋米芾集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擾山為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地壺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掛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陁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漻之鼎贔蔚起笮山之際岩堯嵽聳五州之外嶒峻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矗于天晨曦素虹持媚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聲于西郛而秋留南岩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郛其境洪則西山擁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達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瀦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領而趨東且列且騁各聳各馳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拜槎旋蕃根鳴而磨何投餌洪鍾動而飛仙下疾飈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韵松幾羅遙而螢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悅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某字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見寄云京塵汩沒興如何歸掉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岩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歲時在

其間去也自筆藏為圖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太常博士米某記

晦迹齋

宋陳后山集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問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七皆

齋 齋名十四

天遊齋

元李一初雲陽集天遊齋記 醴陵周君善翁築圃于北門之外青山遠揚綠水橫迫溝塍畦苑交錯高下而烟雲草樹之杳藹蔓蒨可以馳遠思而寄幽興也於是遂規圃之中以爲齋齋之外環植花木百卉清芳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携二三友從市塵中來即解衣脫巾忘棄世慮翛然若塵埃之去體洒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造焉與君燕坐竟日超然縣解乃請以天遊名其齋君曰子名我齋固當盡更爲我陳之予聞天之於人其不和合也久矣其孰得而與之遊乎蓋天之生人一體而分喘息呼吸與天爲一而況虛靈之府神明之舍乎人唯嗜欲以昏之憂患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膠膠焉擾擾焉日與事物爭鬬於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餘地矣苟欲遊乎是則必啓其昏去其迫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要在於審去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有不以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者重也自視者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況於瑣瑣者乎噫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予顧與君去町畦削崖岸屏其爲人者而求其爲天者從容乎恬淡之場逍遙乎廣漠之野心乎其無爲行乎自然無所於逆如是者其於天遊不其庶幾乎予既爲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環堵之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俄頃之間四海畢焉遊焉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欣然喜曰子之言盡矣當與子共之遂爲記

宋李純甫詩天游齋 丈人本始出吾宗草靡波流盡太中七竅鑿開無混沌六根消落盡圓通法身先角聲聞外塵事牛毛夢幻中誰會天游更端的瘦梅疎竹一窗風

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題僧道符天遊齋 六鑿相攘不蹔休超然誰復與天游醯雞甕裏自歌舞野馬隙間空贅疣妙境果從枯處得主涯須向箇中求逢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區區問髑髏

天咫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天咫齋記 誰謂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伯八十一里半者齊諧者臆之以爲怪詭誦之如東西若干里某至某强半纖悉仰而眹焉者信以爲厥若有神告不誣異哉言天者也天日夕爾左爾右之不知而謂其荒且遠君是方之外者于以誕而愚若狂者肆焉或曰若是則蒼蒼者非耶惡而以爲蒼蒼耶則吾見其昭昭而已至虛者天也固也至實者莫如天而未有識之者也陰陽日用流動充滿一舉首而參乎吾前一瞬目而壓乎吾上其喜怒變化而聲而形無一有隱於我我日與之周旋而乃欲以耳目之區區不聞不睹者君遠若近以欺之可乎哉跡是有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如神人焉則亦其誕我於蟬翳而愚我於雲霧也然則天惡在謂天在爾心自事其心者也猶噫而不可知也吾謂天無不在吾目所見者皆是也陽明者天道也吾晨興而東方粲然四塞之室亦必有一隙之明焉窮居偏戶亦必有尋尺之虛焉仰而瞻不必有接於視俯而視地上者無非天也天在咫尺之間出入游衍日明曰旦烏乎曷其奈何不敬以斯心至所在而見之尺地之盤桓無以廣於四達之衢一室之磅礴無以大於大荒之野幽之而鬼神原始要終而生之說死之故屈信之情狀昭布森列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遠之而事君水天桂海如其城南之尺五所在而如陵紫霄躡青雲王關萬里無往而非咸頫之在望王階之方寸地也蓋退而無不足於心進而無不滿之望以之隱約以善其身以之優游以卒吾歲以之自律以遺其後人以侍夫天之祭焉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非耶吾宗友字昭甫老屋市間低佪一牖取昔人君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語名其齋吾家君須溪先生爲書之而未有記乃爲發天咫之義備數義之言依蘇氏三槐之叙叙而銘銘曰天遠乎哉一仰而足毋曰高高視下於目毋曰茫茫無隱介伏天之於我如我觀天一動一靜帝臨女前無地不有無時不然蒼蒼匪雲雲亦何有九關非高九萬非厚于觀于存慎爾舉首

雲齋

宋家則堂先生集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爲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奥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于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爲之記余諗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爲慶雲澤乎物者爲由雲栖遲巖竇偃薄林壑不能爲瑞爲澤者則閒雲也子取其爲瑞者乎抑取其爲澤者乎抑慕其栖巖偃壑適己之適而忘情於斯世乎昔者禹皐稷契丞疑克朝蔚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土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者也伊起于莘說奮于岩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而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篠耦耕之倫以放曠爲高癡不遑其里行不越其鄉扈辨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使隱君子懸世之

事不足爲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張子曰：嘻！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乎天者氤氳郁紛，澤乎土者霡霂霑濡，是豈一日之積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與數六州士之從吾遊者數十百人，其渴於聞道，若旱苗之望溉，吾懼乎無以雨之，窮年兀兀，惟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有以霑溉吾徒云耳。子不觀諸易乎？雲雷而爲屯，雷雨而爲解。屯之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澤諸外者乎？子知屯之必能爲解，知雲之必能爲雨，則知吾命齋之意矣。乃若皐稷伊傅之事業，關乎天而制於命，吾如彼何哉？子其毋以爲問。余聞君言，爲之歌曰：山之高兮雲之涵兮，澤之大兮雲所納兮，子之居畝宮環堵兮，道所存兮，丸子之學道彌大，施彌溥兮，雲兮雲兮，其孰窺子之際兮。遂書以爲記。

雲瑞齋

應天府志：在府治忠實不欺之堂前。

步雲齋

宋真西山集全氏步雲齋記　全鶴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其巔。八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肅令祠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游無何有之鄉，則爲之嘆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槩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肅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誠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簪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殁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耶？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觀雲齋

元馬虛中霞外集寄題淳安方山長觀雲齋　晝長倚檻書眼開，一片兩片山中來。無心不肯作霖雨，轉覺清風生釣臺。

霧隱齋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袁時良霧隱齋　袁侯家多文，頗似斑叔皮。後來有雲仍，文采如當時。流風今尚存，所恨世未知。一官事術揚，相處似未宜。西齋附寞廳，花竹搖風枝。推四有餘日，隱机哦新詩。願君掃秋茶，決獄稱吏師。何必大門閭，可使高軒馳。會當專此門，詰命司文詞。斯文可華國，當代稱羽儀。也時豹一班，窺須管中窺。時來固有待，道在亦可期。只今坐寒窗，相從歡無譁。聊呼管城輩，文字相娛嬉。

向日齋

元許有壬詩　廊廟迹已遠，婺誠殊未慵。屬茲歲律晚，晴旭升曈曨。靜翁絶兆朕，天閫頎無風。譁鞭火馭出，忽以春易冬。昔年事朝謁，萬馬象魏東。晨光射觚稜，炫爛迷青紅。九重一洞達，六合皆冲融。歸來斂手坐，安此丈室中。冉冉衰老益，著覽惝恍凡庸質瞠，豈非獻綢元有豐功。想當俯前軒，悠悠思無窮。還将金鑾事，説與田家翁。劉中庵詩　高曠轉東嶺，寒色開林霏。我屋正向南，臘月不捲扉。照然中心樂，庶比葵藿微。

聽雨齋

宋葛元承詩韓季默主簿聽雨齋　一片雲陰帶日長，落花飛處燕泥香。耕畦桑塢年年事，萬縣春聲夜對床。元汪澤民詩題陳氏聽雨齋　片雲生遠峯，晚聽起脩竹。幽趣人得知，飛泉落巖屋。林昏暑雨來，蕭蕭秋氣入。忽憶滄江夜，孤篷風浪急。張師曾詩宿陳氏聽雨齋　漠漠沉沉燈暈生，忽疑風葉作秋聲。野人一夜關心切，無處春田不耦耕。

風雨齋

宋孫介詩題張元鼎風雨齋　張侯好兄弟，韡韡棠■芳。築室聽風雨，書史堆滿床。床前竹千挺，竹外花兩行。擧頭見青山，秀色臨我傍。客來具雞黍，亦復陳壺觴。坐與塵土隔，澹然風味長。我久倦行役，萬里歸故鄉。相過飲三日，笑語成清狂。百年幾別離，兩鬢各已蒼。此會苦難復，此歡不可忘。

風月齋

宋韓淲澗泉集次韻斯遠過風月齋　老去親朋少，相過夜達晨。百年俱逆旅，千載久閒人。經隔情雖舊，綢繆意轉新。扳橋蘿竹淨，不着世紅塵。　地偏心愈遠，彼自物爭妍。屋宇山圍匝，池塘水接連。持醪留野飯，推食有溪鮮。風月齋曾宿，施村阿那邊。

雲月高齋

臨川志：劉迂，字漫翁，宜黃人，號巢松，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成一家，凡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所居扁雲月高齋。宋李璧鴈湖集爲劉漫翁老人賦雲月高齋詩　嵇康遇王烈，幽憤竟莫攄。我今識漫翁，轉欲與世疎。況聞高齋勝，雲月隨卷舒。息深固以蹕，道集其惟虛。一朝破生死，直到心地初。嗟我覺既晚，尚收麼棄餘。疑翁乃真契，百里紆柴車。謂我骨木好，誤落塵寰居。已障不自解，頗遣他人除。稽首謝至言，田荒始知畬。雖微跪屨敬，脫粟薦霜蔬。翁早涉文史，雅意追嚴徐。中睹世路惡，紛紛臭如茅。回光述鴻寶，妙解超堪輿。啓鑰借我讀，恍夢猶華胥。匪惟見異人，乃復得異書。窮途有良遇，喜極還欷歔。居然困韁鎖，阻造焦生廬。後會豈無日，碧霄攬霞裾。不見垂天翼，變化本鯤魚。

雪齋

宋秦觀淮海集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闢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

呂越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及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水帶濤江張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片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賓齋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汨然蕭洒之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矣

蘇頴濵詩　君不見峩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　王安石詩次韻景仁雪齋　新聲生屋霤殘點看垣木

妥弱無多在飄零不更飛坳中餘宿潤暖處自朝暉稍見青青色還從柳上歸　胡寅詩賦歸叔夏雪齋　君不見齊王雪宮詩孟子瑤殿珠堦千柱啓只知歌舞暖娥眉君未能賢草樂此又不見王叟文章萬丈光七年忍凍吟黃岡忽騎白鳳凌天去江上空餘一草堂不如衡山樂谷藏春風明窻小閤地爐紅物自涅緇分淨穢我方康晛閱窮通夜驚山竹珊瑚折起愛溪松濛晚月蹇驢烏帽去相尋可但子猷清興發　蘇仲滋詩雪齋即事一首　熾炭雪窻塵簡編慵偎氈被猶羨氈卯晨呵筆水膠研乙夜橫琴東折絃郁郁真鮮且美蔓浮浮炊餗忍饑涎蠲新清費虎丁粗鼎組適時不鮮羹　徐衡仲詩火梓不朋雪齋韻　詠茅簷香器試不無說杜門非有心高卧豈徒設青氈圍時流夢不到蟻穴斂裾去門關鳩不事搖楔輪困餘數椽戶牖小旋拆四壁環圖書一瓢當盃啜所幸足覆頂豈復較工拙我來坐適時留連去不决況醋飲膏腴取之元不竭踈筠度清風了不畏炎熱請益得所以三復羨豪傑懸知夫子心雅趣不屑屑行藏景輖雄談論小莊列時爲以道鳴青衿羣子姪鷄窠不小閉安得長映雪由來命名意哉爽常稟冽爭無纖塵涴用以况歸潔挑殘讀書燈爲取栢香爇紙帳供不眠凍攜任風冽固應此時心萬念不萌蘖斯道在默悟言之近鏡

吾當知彼夷齊乃是變與契孰謂曠古餘莫比肩尚巢頴言事從谷動轍有所掣頑者雪齋記舉似儀標揭載眷雪齋詩下自覺紅埃塽此數相過意情兩欣悅敢辭一何陋亦欲奉杖問幡然悟吾盧兒輩乙壯茁何當獻歸歟爲把衡茅結　再次韻　先生古人流問學景師說惜哉與時違莫便鑿頭設固應金馬門不易狐兔穴蕭然庭終朝萬戶扃木揬俗容迹不容險若阪九折嗟余獲升堂邇尔亨大啜從容事倡酬君不顧予拙由來歲寒交一見心已决縱此淡如水殊勝炙手熱想忘到無何情味自不竭始悟閭閻間往往富英傑我生本江鄉時爲鵷鷺屑敢駈海濵士接武踵前列學晚仍從來僅足伍弟姪初幸得再見肯次來盡雪殿勤辱呵呵陽春轉寒冽青蔥倚長松敢不慕高絜第應此瓣香不免對君爇斯言不忘投報之無滅裂他時訪宗派而此乃萌蘖時流問其蹤無示口中舌君看禹司空所與惟暨契直須蘇子卿夷險尚一節刔此中有肘肯爲他人掣幽齋四時好新詩要頻揭覽閱足發高莫便嘆衰埋人生天地間交際固足悅所尚同志爾顧豈問閥閱請觀芝蘭姿香異見芽茁投盟慎與可此社不易結　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駱驢吟雪詩煮茶煎雪水何如掃一室置身虛白裏君家有故事高卧殊未已　黄玠美詩題尹縣丞雪齋　青雲

勲業著家聲白雪高齋出帝京簷外飛花深積凍禁中青漏遠傳更不煩降筆寒呼酒閑憶論功夜奪城今日宦遊江海上只須歌詠畣昇平　國朝僧妙聲詩黃岡有雪堂西湖有雪齋勝選不在雪其人賢且佳蘇公天下士與世寡所諧愛此林下趣品題自吾儕風流吾家述好古獨興懷南梓得成印況與秦文偕神文契眞賞尚友遺形骸積雪遍大野流水鳴空階湛妙信可樂勿媿食無鮭

山雪齋

國朝何蟫庵集

山雪齋記　崇仁邑教戴君懋淳雅素高潔士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山雪齋因友人詹君道存請予記之予於懋淳猶爲貴沈之慊而聞其扁也可以知其風焉君居邑北僅二舍其山川曠衍多清致戴氏以文獻著家領山水之勝非徒以泉池雲物自快者故能媲德於山影情於雪儀刑於安重之表滌心於齋陰之境君又嘗交憲使韓公公衡吳公伯尚二公特高其趣或爲之辭或爲之書以表章其山雪之景而予也亦嘗獲交於二公固可曰二公而知懋淳矣記其可辭乎哉夫士莫貴於寡欲寡欲斯能養心養心然後能不易所守君豈不能吹黍谷之律乎又豈不能求得熱之方乎而曰未嘗睹乎泉皇之堂足未嘗躡乎赫赫之鄉顧乃岸然自立於玄冥固陰之域而夷然有以自得斯其所以爲雅素而高潔也歟抑予

聞君家判吳之勝蓋亦以雪而名于世溪之雪猶山之雪也其地同其趣同其瀟灑而驕傲也又同懋淳將媲美先世矣然子猷之至對以不及門爲興令予顧未識懋淳乃以丈辭托名於齋得無戾乎是蓋子猷之於安道不以迹而以趣予於懋淳亦不以面而以心其慕望之意同也何慊哉

竹雪齋

元程禮部集一庵書齋幻玉堂羣仙環珮下翩翩散墻亞石增奇壯鑿華翻梢動冷光尋笋小童愁却掃烹茶侍女従尤曾昊嫌勁節多摧壓不喜排雲傍鳳皇張思廉集夜宿積慶寺題竹雪齋壁　去年曾賦竹雪謠今夜適來齋下宿入門見扁已不凡推窗縱觀青可掬長竿挺挺森似束寒葉錯金鈴栽玉萬鞭走地虎脊露千梢拂雲鸞尾曲大嚼雖無笋可燒吹歌剩有詩堪讀肩輿逆造欲誰共把筆狂題許吾續經樓曉靄霧始散僧舍秋高酒初熟滿引觥稜滌塵慮大拍闌干謠吟日工勤九月天尚燠船有瑤花西銀屋扁舟盡興且歸去雪裏再來尤不俗老僧一咲萬山靜幽鳥不鳴千樹綠張翥蛻庵集題林德叙竹雪齋　高齋修竹於積雪竹間深歲暮不改色幽人同此心種梅分地隙龍鶴就墻陰想見撥江上扁舟許客尋鄭彥昭詩寄題林伯升竹雪齋故人愛竹盟歲寒翔鳳吹老天台山皎皎羽衣奏廣樂森森玉筍清朝班開簾月上素光疑入室風生鳴佩還何時擊節披鶴氅爲君醉舞瓊林間

梅月齋

元朱晞顔詞　漢宮春賦呂子敬梅月齋　梅與月兮問雪香秋影幾度黃昏相逢驚詫浣盡京洛緇塵空山耿耿鎮無言色咲相親應頓悟風前笛裏三生石上精魂　一自心盟重訂便神交契合隨寓吾真蕭然水邊林下炯青輝冠玉美丰神應酷似家傳清白獻前身

梅雪齋

元陳旅詩賦梅雪齋　素壽翻落星娥渚端葉飄殘月姊家玄圃玕琪摠成樹唐昌玉蕊別開花香雲無迹迷寒蝶彩日含光動曉鴉遙想道人石窗底只吹丹火煑流霞張翥蛻庵集　梅雪齋爲紫霄宮揚進賓題　雪樹生香滿佩中紫霄最上集仙真苔荒鶴跡渾無路花暗笙聲不見人瑤圃月寒通白曉丹臺雲暖駐長春莫教流水山前去恐似桃源客問津釋大訢詩梅雪齋爲遠房常賦　梅雪相輝映遠空參横猶愛月朦朧更期佳實充調鼎好在青黃細雨中

蘭雪齋

元劉申齋集廬陵蕭子有以鄉師之孫御史之子當國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盤中遠跡塵外有蟬蛻富貴渾脫聲利離去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忘者數寄意焉其間居誦李太白詠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欣然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余友范君德機爲作大篆三字筆意高古予有求余文爲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勁節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稱知己太白詩慕仲連之爲人者多矣獨此兩語如爲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盍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謂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寂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蘇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汩沒於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炎附燠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沒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肯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吞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徒以世齊人誼不忘父母之國見辱於強敵爲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哉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喝死臭腐此仲連所爲横絕猋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獨慕之哉以一言而却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吞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天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爲知己山中之人有垂老不見者而況褻玩之乎而況市之人乎此仲連之高風絕俗而太白神交千載者也余故取太白詩意傾竭言之雖有善言蘭雪者無以尚之矣古之賦詩者以見其志予於詩獨取乎此其志可知也郭彥清詩我美華陽王給事襟懷磊落澹無營閉門著書白日靜采蘭漱雪清風生謫仙謫謫春雲語仲連悠悠滄海情千載何人繼高躅大茅峰下有軒楹　國朝僧妙聲詩蘭雪齋　階前春雪埋階下幽蘭生蘭芳雪正消采水循除鳴馨香既飄越月露浩已盈長想讀書處散帙有餘清龍虎山志齋在龍虎山上青宮道士周徵之建　陸士橘記　聖人畫易自乾坤變而屯屯有草木之象焉老子得易之体謂物芸芸各歸其根夫屯之生陽動也歸根陰靜也濂溪周先生學易者不去窗前草知陰陽動靜之幾者也先生別子之宗曰徵之出家爲道士學老子法大上清正一宫各有房房各有齋徵之題扁其齋曰蘭雪文人競歌詠之而求予記焉予曰草爲蘗丹之蔵草之最則蘭也色不于弦香不于媚采林翳谷中不于其人而自充其草李太白曰獨立天地間是矣或佩或紉不馬餌焉孝思者馴夢者亭之逸虆之紫者人用之蘭不入用也若野人掇其根獻諸大家大家盆盆貯而玩之蘭不入玩也若琳瑯宮殿雲霞寶牖閒天降時雪群仙聚

石玩之蘭斯玩乎允仙家蘭七葉為芝良芝則可吟乎金闕微之與仙石欲引君命者也易之貞冬也物芸芸歸根乃雪冬降時也故以與之乎而欲深根極者也故有取於蘭雪乎想夫知陰陽動靜之機傳得其宗者乎想夫微之題扁之意如此乎故書之以為記　華資記　龍虎山人周微之題其齋曰蘭雪取太白詠魯仲連詩獨立天地間清風洒蘭雪為義俾記之夫蘭與雪天地所常有而仲連之為人則不常有者也觀常有之物以思不常有之人此微之所以命名一齋之中而神交尚友千載之上者也昔魯仲連以布衣之士排解天下之紛難功成而去輕世肆志於侯王貴富之上至今想其奇節偉儻有風今非所披洒者惟蘭雪乎夫蘭天下之至馨也雪天下之至絜也馨者其德而潔者其容也太白有見於是故言至于是則夫太白者仲連先生之徒歟今微之以蘭雪名齋吟太白之詩想仲連之風則又仲連太白之徒歟時有古今心同氣合無古無今南華真人所謂旦暮遇之是也齋蓄圖書數千卷得泉石煙霞之勝中植蘭數十本天雨雪時尚當來為微之賦之　吳全節詩　仙人玄圃知何處定在三神縹渺中籠極藏天蓬島近蜃樓照日每門迎王麟閣宴留玉遠石鼎燒丹約葛洪曾聽乃翁談太極碧窗瑤草玩春風　張伯雨詩　謫

仙有妙語清風灑蘭雪高懷千載下予獨慕芳絜春水斷瑞花晨露滋奕葉端居味道腴光景庶不滅　朱兼善詩　清都朝絳闕玉簡秘丹書飢憶青精飯行隨白鹿車雲迷方丈闊秋入閬風虛欲訪神仙路無因跨鯉魚　張孟循詩　煌煌龍虎宮首首羽人居雕楹朱碧矗層構雲霞數中開蘭雪齋宴坐白日孤蘿月蔭琴瑟松風雜笙竽燁耀靈丹光偃蹇花幢舒周君學仙道心與古為徒朝餐白石髓暮閱金匱書世間萬萬人飄轉混泥途嗟吾溢囂濁頗樂幽貞廬明當巢白雲解帶息驅馳

聽雪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聽雪齋記　至正庚子冬十有二月大雨雪于時華陰楊君志中自鄞過予而言曰前閩之浦城令任君某吾故人也縣北方僑居江南已久嘗讀書金陵之鍾山每雨雪篁竹間輒聽之不厭有宋王文公終老之志焉名其室曰聽雪齋士大夫為文章以道其志者頗衆及閱世故其室其文章盡喪之矣後就仕閩中而轉寓於鄞鄞又王文公嘗為令處也周流困頓恍焉有鍾山之思而未嘗忘乎雪之聽願予有以記其名齋者將隨寓而揭焉予既辭乃曰風霆雨雪皆天之所以為教者乎而雪有形而無聲於草木之相遭則其為聲又希以微蓋以幽非若金石絲竹之鳴乎樂者鏗鏘動盪足以釋其鬱發其意也是故雪之有聲於所遭也擁敖粉盛酣飲帳中者不聽迫凍餓以憂衣食於心者不聽被甲執兵疾馳而深入志於威危者不聽然則聽於雪而不厭者非山林高絜之士神閒而氣專者不能也方其聽以耳也而不知有身既而聽以心也而不知有耳終而至於無聽也又不知孰為天地孰為萬物而孰為我噫聽雪之至者然也夫然則於富貴利達有弗忘矣乎於貧賤患難有弗忘矣乎吾故曰聽於雪而不厭者非山林高絜之士神閒而氣專者不能也雖然雪之聽也忘富貴利達貧賤患難則可矣若以高絜之資有得於希微眇幽之韻而遂以忘世又惡乎其可哉自兵興以來生民之難極矣以江南言之饑饉癘疫無歲無之而雪則鮮有今年冬大雨雪者三四說者以為時青歲豐民用平康之祥信爾則天下賢材不能無力於其間也予聞任君素致力問學有匡時之略且方一為縣令江南而年又未老其可遽如王丞相懸懸鍾山雪竹間耶予慮其於雪之聽或者幾於忘世故又有是言不知知言者謂何如既以復志中志中曰然遂書為聽雪齋記而歸諸任君云是月十有四日餘姚宋某記　青江貝廷臣集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霆之激薄風雨之回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

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能以為聲或着物而有聲簌簌然如飼春蠶以為有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生一燈上類東蠅之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勇而雲氣合坎者既夷突者既卑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子弗辯往來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為大快於己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虞雲於幔亭之峯又何以踰其樂耶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徒家叟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予為之記因書其說他日雪夜操舟相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題聽雪齋詩　霆轟急雨瀉石鬪衝波盡百族巧鳴春絡緯催秋紡詎知空山夜聽雪乃真賞病骨僵如蝟殘燈掩虛幌積玉呈幻質嘈韶泄微響一氣變鴻濛五音歸惚恍神青已無夢理悟寧有象善寒不可禁更被　王恭詩　黃叔美詩題盧伯厚

聽雪齋　窗寒燈暈暗街東扃聲沉坐久渾無覺梅梢積已深張思廉詩聽雪齋為表季文賦　萬籟入沉冥坐深窗戶明微於疎竹上時覺碎瓊聲撲紙春蠶亂爬沙夜蟹行衣安政無寐敧枕漏三更丁復擔亭業聽雪齋詩　忽飄還即喜慣識豈如鶴竹處渾如寂松頭會不輕夜長那有夢寒甚漸無聲物色雖同潔吾心亦自清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集聽雪齋為峴山時敏賦鮮于伯機齋銘龔聖予大隸題榜其家至今葆之　翠水卌山氣勞磚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松水剪并刀薄江南寶繪多遺餘王孫不歸恨蘼蕪蘼蕪肖敗秋風起班姬為我歌烏烏　又損寒鼯鼠河流斯銀濤鐵騎文奔馳瓏玲析簌庭滿坐窗已有幽人知東家煖客紅酷疑嘈雜新聲迷聽瑩後園壓折萬琅玕雪多政自無人聽我時空山夜寂寂風篁雪竇篩瑤瑤希聲疎越不可盡鳴球戛擊如聞韶憶昔齋居困學翁大書聽雪頗楚龔百年勝事將無同不傳師曠傳王共鵠筦明朝行雪裏須辨龍頭煎雪水床下何人鬪闘蟻喚起春雷來洗耳　國朝僧宗泐詩趙本初聽雪齋　聽雪到無聲齋居暢道情本從聞處得恰向靜中生折折投窗細疎疎洒竹清陶琴没絃趣逸響自分明

浴雪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題李好古浴雪齋　廚傳蕭然閉戶華宇官何暇又出屋谷況有用人間水東縕旋融天上花自是蒼茼時便手部成清白世傳家勉旃好應豐年瑞更篤忠貞玉不瑕

煑雪齋

國朝僧妙聲集禪客嗜春茶銅鉼煑雪花掃從松上落坐向竹邊誇水品應重錄天真孰等差中泠豈不美終是混泥沙

暎雪齋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暎雪齋記　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遠祖康為法也大雪之夜人既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其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於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為膠西相兒寬讀之為御史大夫匡衡讀之為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為會稽太守其讀書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貧而穴壁者有庸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暎雪其一也致之於史仲舒兩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為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危之機以及治性正家鑿鑿萬言出入殷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子之讀書不過悼其學而求其通服其勞而必其成志既遂矣或淫以取禍又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而尊其居一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人謂子牢曰昔人而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原仲其勉之是為記　又詩　門前雪一尺苦士未能眠永夜生虛白窮年守太玄寒通窗外月夢落洞中天太乙如相遇青藜不用然

雲松齋

元劉仁本亦集寄題雲松齋為潘子京賦　江上芙蓉五老青道人結屋倚脩屏松陰時作翠蛟舞雲氣忽如蒼狗形萬頃波濤秋浩浩雙飛笙鶴露冷冷採薇童子歸來晚自汲清泉

冰齋

宋趙居鼎詩生於水而寒於水都在君家燕座中只箇煑茯苓　從來堪受用何須更遠挹清風徐衡仲詩題路尉冰齋　奇傲寒齋氣味長不妨容我共徜徉肖然世事懲山倚降伏心兵歛客威又欲乞身為水王誰能炙手向侯王何當袖取瑶琴去清坐焚香奏履霜

郡齋

唐韋應物詩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食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濩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唯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劉禹得詩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書情題郡齋八韻　旌節下朝臺分圭從北回城頭鶴立處驛樹鳳栖來舊路芳塵在新恩馹騎催里閭風偃草鼓舞扑成雷吏散山禽囀庭香夏藥開郡齋堪四望壁記有三台人詠徵黃晚文非弔屋哀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龍才　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以繼和　鴛鷺差池出建章綵旗朱戶對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雞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溪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白居易詩留題郡齋　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為醉眠多閒閒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　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齋　謝玄暉歿吟聲寢郡閣寥寥筆硯閒無復新詩題壁上虛教遠岫列窗間忽驚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還再喜宣城章句動飛觴遙賀敬亭山戴叔倫詩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　軺車忽枉轍郡府自生風遣吏山禽在開罇野客同古墻抽腸笋喬木飐春鴻能賦傳幽思清言盡至公城欹殘照入池曲大江通此地人來少相歡一醉中宋楊億詩初至郡齋書事　地去京華遠年逢旱暵餘萑苻同黠馬比戶甚枯魚呴嫗心空切澄清志莫舒棼

綠珠未治錯節詎能除聽訟棠陰密行春郷影踈賓筵來婉畫僧舍問真
如蹌月看除目經時絕傳車素餐徒自飽投刃豈曾虛盈耳嬉敲扑堆床
厭簿書故園無數舍長日歎歸歟 到郡滿歲自遣 迢遞分符竹因循
度歲華地將鯨海接路與鳳城賒觸石雲頻起銜山日易斜潮平聚漁市
木落見人家吏隱偏知幸民謀室敢誇無嫌分漏令且得養丹砂范文正
公集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頗好鬬吏枝多梗公
下車興庠序晚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
城鬢似絲齋中蕭灑過禪師每踈歌酒緣多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雨黃
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又郡
齋書事 千峰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
穩自逍遙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
术長靈苗宋元憲公集郡齋感懷寄呈叅政給事同年 老持藩印守河
衛苟祿唯知戀軾態捋舊最叨青眼客挺陶令仰黑頭公巢由逸躅心空
斷儒墨常談耳欲聾自笑晚年經濟業焚香念佛作陰功 郡齋無訟春
物寂然書所見 閣鈴無響晝暉遲短髮山巾盡日欹戢蝶群行開蟄後
瞑禽相語欲棲時逶迤賓水添新溜密數疑花記落枝訟息寬條思莫報

晚年除有白雲期 初憇河陽郡齋三首 河洛周郊會風煙晉部鄰人
傳種花縣地記躍魚津黎棗知秋晚桑麻驗俗淳唯憂三載課無術効臣
恂 積晦雲初罷餘光火尚流踈桐周晚日孤扇避高秋令尹何妨仕將
軍不必侯此心機轉息只好弄羣鷗 郊園連官圃秋陰半歲陰亂流橫
略野殘日倒穿林雪擁承簪髮州藏戀闕心思歸誰作引從古悲瑤琴
自洛移許初至郡齋作 忝司宮鑰忽三年思借閑州得潁川楚非滄芒
軒后野國南膏沃許人田漢台襲鳳令難繼荀里占星俗尚傳更賴鴨陂
能慰我鈴齋西畔似江天宋景文公集初到郡齋 專城四十外中石二
千餘曠日慙良術班春賴細書學慵前志忘身遠故人踈姑俟天威庾帷
堂日燕居 省分由來拙操心本自危十年今得謫三匝此逢枝樸背貪
豐粟裝懷倦訴辭竹林誰見憶迢遞始平麾 初到郡齋二首 暫解
樞機任來從海上閑浮雲富貴外馬是非間月窦朱潮浦風香幰桂山
蒼生雖係望要作治城還我里誠云樂公令況擇勞秋尊不下鼓霜鼙
恣持螯林靜來晨憶江喧入夜濤功成畬嘉藻寧欲傍離騷 昷省綢繆
罷鄉州偃息時鸛情歸不忍鳳德老無衰月樹供園蒔仙囊續鼻庖自慙
淮守薄千里與言時歐陽公集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

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跡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
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曾鞏詩郡齋即事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困食穰穰逢康歲悶里恂恂有古風
聊氏宿姦投海外伏山新學始山東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染塵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綠
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總是齊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
人王安石臨川集金陵郡齋詩 談經投老捋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
炷爐香閑齋閣卧聽簷雨瀉高秋 曾吉甫詩郡齋偶成 卧病江東久飢
驅強作官年華雙雪鬢心事一蒲團竄影垂書牧竹陰生夏寒無人知老
子於此有餘歡 胡文恭公集吳興秋晚郡齋長句 霽色初休雨寒蜨梢
欲霜崦嵫犧日晏崆嵎喜年康菰米迎冬熟莘醅破社嘗雲聲穿檻冷下
色入樓蒼弱援垂擋臉幽叢亞菊芳牛羊馴沃野鷹鶩悅滄浪水事能為
攜田家乞有漿溪音爭競去村語醉相將自昔分天塹茲州介水坊貢絲
標禹土錯繡接吳疆佳麗南朝後鮮明茂苑旁風華在安石文物有東陽柳
客詩名馥顏公筆勢翔山川為增氣日月欲爭光異代慶墳栢逢辰監郡
章壤歌知自化符守信非良勇爵思長詠高謨之智囊叅心拱宸極藿食

念巖廊西戍方疲陝中原又患羌邊人思李牧天子問中郎臣僕今三世
腥羶彼一荒山西椎占隴河曲斗分滿漢始城張掖秦初地朔方限戎深
得策遹廣大為防小雅亡於晉中興翁在唐太宗神且武正觀粹而王都
雍三才直安西萬里長聲明肖蔥雪亭候徹甘涼聖術初無敵孫謀本克
藏末塗虧繼守駿命亦頹喪上帝欣炎宋真人奮大梁鑿乾分上下操斗
運中央殺氣西刑馬妖氛北隕狼三閑收朔漠兩鎮復河湟龍虎其文炳
雷霆我武揚商球傳聖弟夏鼎授儲皇託付神規遠彌綸治具詳四維嚴
幅正八柄謹祗畀地廣尊芽出海深神祚彰遺雛偷嘯聚雜種學跳梁王
者輕分土仁人重納隍猶如棄鱗介不使易衣裳禍亂收凶器昇平隱上
庠蹕林涵好囿狡宂送誠忙圭瑞修雕聘金行戢怒芒生民去湯火塞土
徧耕桑月窟頒正朔雲封列美祥大猶貽燕翼下武寢明昌區外蒙冠帶
天中布典常三雍宣雅頌九譯走梯航仙致昭華玉神來弱水香路車均奕
奕朱芾賜煌煌南面存亡國西平拂肯堂虎臣無偺禦狼子有包藏竊欲
屯蜂蟻私相蓄犬羊癡言天可上愚謂日無亡傳箭招廬帳推鋒送詰行
三河煩調度六郡苦瘡傷旅力雖疲戍游魂尚頡頏縱謀思汲黯禽敵想
陳湯多士皆方領孤生特句牆莉官尸禮閣縏戢玷文房無筆均肯杵何

背致高疆分從髙閣來敢避要津當路下居無事樂中悅未遑鱸魚知味
美鷗鳥信狎忘澄落才何敢支離臂自攘雖貪紆紫樂豈免頻纓狂感慨
東軒鶴吁嗟拒轍螳山河賞吳起社稷數童汪華夏崇基本。朝廷總政綱
弓偏宜舉抑琴緩在更張陽德銷羣慝天元秉至剛偃兵誠未易用武後
何妨。雪近思王國雲開憶帝鄉何時聞露布擁萬年觴　張詠詩郡齋述
懷　吾人性往往義清逸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朝满一面近
青蓋病嫌見客低徊甚老覺臨官氣味蕭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閑撚白
髭鬚　趙清獻公集郡齋即事　鳳詔寵榮辭禁闥龍山安穩駐車輪東方
漸喜威嚴肅蜀郡爭傳號令新試數歲華如過隙洱將世事拂前塵因思
四十年同牓吳越如今只兩人　田原多稼纔豐日橘柚逢霜正熟枚鑑
水煙波秉興遠蘭册風月助吟餘安知賀老惟脩道未必羲之祇嗜書誰
道蓬萊宮尚小王皇香案吏來居　次韻程給事郡齋即事　望中吳越
不為賒上陽濤江便一涯臺沼賜湖非俗地蓬瀛標閣屬仙家僧房壁古
多留句吏事亭虛只放衙勝絕東方無復道當年元相有詩誇　郡齋偶
成　兩火一刀名素勝。十分雙閒地長靈。賞心曾為乘華舫好手應難作
書屏非海樓前千里靜南山天末以時青蓬萊自是仙家景解使詩翁醉

眼醒　陳古靈集常州郡齋詩六首　近來無事學投寧聊得齋居養性靈
卧看麻衣穿草履誰知參會鮮忘形　山亭側畔搆山房便是耕雲釣月鄉
未達功名窮飲水此生應不誤行藏。　桐花着地雪成痕時有幽禽巧語
言應笑史君林野性日依山水避塵諠。　史君非是愛山閑道在盈虛消
長間不見白雲無一事等閑為雨却歸山　荀令當年此謫居空文惟見
七篇餘我今亦作蘭陵守不忍援毫便著書　一麾来此下巖丘也學東
山謝傳遊今日鳥聲弁水色不知何似五亭幽　錢塘韋驤集和郡齋即事。
郡齋鈴索静無聲風引香煙入翠屏慕勝文評予收王詩成千箇竹書青
治民不害為高卧對客何嘗衒獨醒他日鳳凰池上樂也應難忘養生經
劉攽彭城集郡齋即事　鶴髮霜髯新復新為郎補吏兩因循爭先不及
三千客顧後猶容五十人絶學捐書從佚老曲肱飲水會忘貧江湖極目
連天白照影知無纓上塵　忝官東非藩老拙後何言曹事輙付外客車
稀到門臨池看魚樂倚杖聽禽喧莫恨三年最從今長子孫姜持立梅山
續集賦括蒼郡齋詩　括蒼雲水窟剌史神仙宅窈窕九折通髣髴三山
隔千峰欝崔嵬一派繞清激境淨不可唾崖傾誰敢迫崇桃眩春紅積
李縞夜白樵唱遞往來漁舠時出没閑招鸑鷟侶間訪煙霞客替玉肌花

貌有水光山色史君玩世士愛奇忘寢食不憂家無金自喜足有力欲具
航海舟從公登山屐早晚歸去來飄然謝朝幘　呂浄德先生集　和郡齋即
事　表裏山河又鎮綏府無留事縱懷時自將遠業更中外不向榮塗計
速遲沖淡本從天理得安閑常有道心知元元未盡躋仁壽日望登庸為
晝思　郡齋春暮　自覺勞生萬事非宦心從此更遲遲婁京好飲悲春
酒。閑暇猶吟送老詩軒冕去來皆外物雲山早晚是歸期懷民報國終無
術空負慙顏對一麾　張子野詩冬日郡齋書事　鈴索聲閑按諜稀怯寒
肌骨望春暉凝雲垂地雪欲下高樹無風葉自飛水落淺沙魚隊聚草枯
幽隴麋羣歸安人不信彤襜貴上相還家是錦衣　張源善詩郡齋宴坐
為州容散誕真慰野人情撼膝禪初悟搔頭句未成試香秋院静。闘墨午
窻明已有東歸計柴扉掩姓名　薛仲止雲泉集送宋歐水過四明郡齋
元戎招士重親臨喜遂詩書萬里心乍免客愁供帳具暫停遊士戟門深。
秋空矯首聽甦彩夜燭憑花聽雁音從此文名滄海闊好風三日到鷄林。
憶昔曾登太白巔閒雲留我石床眠集詩删失題猶記入事乗為歲屢
遷極美故交將汗漫不禁離思對嬋娟山中之致兼金貺形迹想忘二十
年晁景迂集郡齋戲句　鳥髭四皓應無術沉醉三閭豈有方。將此衰殘

齋戒裏郡人應笑使君狂　一夫肆力能排闥萬旅無謀護仰關成敗是
非今有底忍將鞭扑作威顏　雪中獵戶來呈虎月下田夫走獻麞諱道
山城應不得閑東誰肯有書題　斗升白米能供酒瞋目紅裙難聽歌為
謝黄州王内翰莫言官職也蹉跎　蕭條吏散如堪適蕭洒詩成亦可娛
王謝異時同惠我只慙筆力不能俱　雜號將軍人所薄東宮贊善白首
嘲如何今日矜為守黃獨白床誇大庖　朝田十僮何敢飽暮廣百罰
更生寒雖山小石鳳山柳移植庭前少自寬　王梅溪家政集郡齋即事
理郡端如理亂絲范公休矣欲誰師典刑猶有堂中像光鑑長存壁上詩。
未報國恩嗟老去不逢人傑恨生遲一尊坐對鄱江月耿耿忠懷祇自知。
會同僚于郡齋煮惠山泉烹建谿茶酌瞿唐春　錫泉龍焙忽飛來春
看瞿唐初潑醅腸似玉川堪七椀興如太白讓三杯　月團不許無詩得霜
蘂端因有分開石銚更煩吾已具竹林他日定相陪　同僚和詩復用前
韻　拂地焚香待客來可泉禽茗潑官醅相公笑近何曾汲白帝城寒正
可杯工上詩成風葉落閭中興動雪梅開嘉肴飲散鈴齋静月照虛窻有
影陪方秋崖集郡齋即事　一筇五老幾相携吟得詩成竟未題易地不
千渠輩事樵夫只合管樵溪　高下黃雲穲稏秋眼中一飽失千憂唯堂

自足無襲遂莫佳耕桑人帶牛。　王淵換得玉為環非夢蓬萊幾日間孫
重君王能記憶予塵猶得道家山　元董嗣杲詩九江吳師送得畫遊郡齋
郡吏東征送家衣不知郡圃掩芳菲櫻桃想憶香山識楊柳栽時猜節
歸望怙嵌塵鍾鼎碎樓歌麈市官姑飛靈山面目清如此幾客登臨幾夕
彈王結詩郡齋偶成　孤雲何亭亭衣佪南山巔風飄忽從龍輪困間非
炯我實迂疎姿風綿丘壑緣解蘭抗塵谷繚繞世網纓三年襄國守吏民
頗相憐疑吾坐郡閣誤得靜者便揭來廣陵中愧彼騎鶴仙簿領何繽紛
獄訟亦喧闐謀懷清靜化擾擾無由宣負此蚩蚩氓浩嘆長風前老鶴困
樊籠鎩翮之聯翩之由眇何許寤寐思騰騫故園耿幽懷宛在唐溪邊長
歌歸來辭託以抒懷篇　悠悠百年夢黯黯終日思邑愁慕高躅坐閱歲
序馳分符竊與思中情恆忸怩願言策駑蹇誓將告瑀私上以宣德澤下
以撫惸嫠民享訟事簡拙者何所施清時明黜陟尸素恐見疵投劾早還
歸東郊勸耘耔經綸付羣公勳庸紀常旂何以期歲晏硜硜不磷緇　王子
充集郡齋偶賦　宦況真蕭索虛齋足晝眠思親懷愛日賤史記疑年白
髮生愁佚黃華立醉邊風派陶靖節輸爾早歸田　南康郡齋　承恩紆
郡紱朕職効官箴扶犀幸粗給力孱非所任雖圻民訟簡恒照吏議侵殘

眦既摩撫俗蠹亦搜尋比邪乃名郡經變已年深荊榛猛獸處瓦礫悲虫
吟道院存故號公庭蔽叢陰前瞻彭蠡澤後揖匡廬岑緬懷昔朱子遺愛在
人心佳軌儻可踵吾將自茲今

縣齋

郡縣志唐正元二十年韓愈為陽山令有縣齋讀書詩云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即此也唐
章孝標詩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
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眺即事覩文墨抱冲披道經於焉
日淡泊徒使芳樽盈。朱之純集縣齋詩序　彭城劉侯元佑庚午來宰
雲間下車一日先脩庠序次立教誡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令來十旬
一境告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於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堂一亭一閣堂
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與士之賢者講論歌詠於其中蓋將有志乎
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右為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瀕海西
北負江帶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而占於籍者亦不下數十
萬比嘉祐初太常丞吳公所台往往三倍其數故生齒日衆情偽茲多而
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於刻間有慨然將
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宄闘狠終不能
勝是何耶豈其操術本末之倒置歟將意其難治而作聰明之過歟抑亦

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為心歟不然何四十年間民用不靜而劉侯之來未
幾而風移俗易之疾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凡為政者
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於人為而好惡之私勝之耳使
夫豈弟發於天資平心如鑑之應形接物如鍾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厚
鬼神之無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此固為民
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則其子從之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
心三山。鳴琴一堂登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圖隱湖西比
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於自然且曰方周盛時齊人五月
報政文公猶譏其速況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台江海僻遠之地曾
未十旬了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予之所聞
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於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為
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洽水陰明月詩幽三島秀清風曲奏
一堂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誇子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
古人心　范準詩縣齋春晝十二韻　縣齋無俗事公退只高吟江到荊門
闊山連蜀國深峽雲長映日蠻雨易成霖羣雀鳴春院飢猿叫夜林庭荒
多古木地僻見沙禽印鎖殘陽後人歸疊翠陰思鄉空索寞素分信浮沉

樂靜稀塵累甘閑負壯心衰容常懶櫛病髮豈勝簪寡欲慵求友防邪每
自箴澆風終恥合前事固難諶望斷天涯外離魂欲不禁　巴東縣齋秋
書　訟庭終日靜琴鶴亦長閑晚樹生涼吹秋思在遠山水穿吟悶過苔
遠印床斑章有工雲看何須十往還　梅聖俞詩依韻馬都官宿縣齋　常
愛陶潛遠世緣阮家仍有竹嬋娟夜深風撼蕭蕭響誰憶北窗人正眠　楊
龜山詩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羣吏集揖揖同隊魚暮衙羣吏散翩
翩若驚鳧歸來坐虛室閑編對璠璵啓戶閴無人清風入吾廬持盃邀明
月大嚼時與俱蹁躚步松陰對影聊相娛嗟予懶惰久闊略與世疎故人
渴青相懷抱何由舒為問曾山翁比意今何如　縣齋書事四首　朱顏
剗盡鬢髭髮世路低回老益慙偶影獨將聊自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
爐默默金徒蛹蝗埵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攖世網自纏微纆信如蠶
薄書投老豈身謀未墨紛紛晚即休平世功名歸獶商一飄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三十年空餘飛雲上華顛清時景有求田樂未愧陳登榻上
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嬾贈酬擬把一竿滄海去漫然清世一
壺舟　張文潛詩只合門如野叟家市朝聲利苦諠譁但知得醉頻酤酒何
處逢春不見花牆樹五更雞報曉曉庭三疊鼓催衙知君宰邑端無事吟

咲何妨到暮鴉趙蕃章泉集宜春縣齋寒食日作　故知寒食任為佳可
奈攜家更憶家憂樂相尋定何種死生如夢本無涯節中天色少來舊詩
裏風光別去嗟李遲挑蹊事雖退柳行因雨未拋花謝翱詩宿南明縣齋
朝陰扣船清刻曲暝投天姥峰前宿桂蠹食葉露濕身影落莓苔雲矗矗
天風吹枝斷未殊夢尋杳靄來絳車下車者誰戴姓氏夜歸瓊臺讀諸子
覺來隱隱聲在耳月白西南望為水王十朋詩和縣齋有懷四十韻　予
所居之東偏有室甚陋目曰陋齋客而病之曰子陋矣哉予曰居九夷而
不陋者夫子也予不敢學居陋巷而能樂者顏回也竊有慕焉揚子雲曰
睎顏之人亦顏之徒就謂茲室之陋而不足以寄吾樂耶何病之有既而
讀韓公縣齋有懷遂和其韻　讀書竊古今捲卷成叱咤唐虞昔垂衣禹
稷起躬稼人材各超絕王業迭興謝典謨光日月雅頌藹蘭麝孟軻論易
地顏回堪並駕窮達雖殊塗聖賢實同價避就鄉鄰鬪泣笑疏戚射甘心
惟飲瓢沒齒不談霸斯人嗟已亡末俗遂多詐祿從枉道求氣為權門下
爭為邑犬吠翻取獵師罵幽人思隱盤高士欲耕灞予生苦多難安跡殊
未暇冬行皸兩足夜坐痺雙髂黃卷徒自勞青雲未能跨借勢之王公成
名無僕射太學厭虀鹽親闈疎膾炙春春日懷歸區區每求假飛同鵾過

宋鬧若馬歸華陋巷懷哲人短檠燒午夜對牀有兄弟通家足姻婭談笑
鬧芳罇塵勞釋征靶篇章日盈囊卷帙時抽架詠歌同舞雩歎息殊觀蜡
有田聊代祿無謟不祈赦未為雄草玄謾學愈貢鑄嘯傲窮朝曛絃歌達
冬夏頭角姑自藏齒牙誰肯借眠從弟子嘲醉不金吾怕心知得失妄眼
見炎涼乍造物豈吾苦交情勿渠訝馬來未為福火盡安足籍孝弟儒
自脩長幼必能化力耘西疇禾剩種東皋柘旨甘奉盤飧溫清飾臺榭斗
粟鑒漢謠一瓢共崔舍仰效慈烏哺俯笑寒鴟嚇但令尊不空莫厭客頻
迓風菫觀捲冉山禽聽嬌姹困窮乃吾幸此禍不須嫁樓鑰詩彭子復臨
海縣齋　乾道癸巳冬此邦我經行鬱攸氣未殄千家真赤城來茲臨海
令瓦礫紛縱橫翹然三尺高問是戒石銘徘徊重太息更聞愁歎聲試詢
來者誰共言今姓彭我時語傍人此邑其將興迨予來贄倅客館方暫停
夜聞蕭鼓沸廳事先落成起望輪奐美壯觀聳連甍百堵日以作斧斤喜
丁丁層樓度勅書兩廡環中庭久乃遊其間宏大使我驚位置既深穩斵
削仍攻精田里不知役纖粟無輸征安得屋朗朗突兀有寧馨退食不苟
處扁榜皆佳名中虛物自照政平由心平榫拍已可悅況有賢弟兄小亭
眞吏隱縣擁高山青琴堂雖增舊此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吝言笑後生

大弦可以急小弦恐弗勝樂意屬俄頃立效如所營手足民無措吏姦益
相乘不如昧節目示以信與誠施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上下始相應溫
和亮以清乎哉意不傳僅許戴星彭今孟將此所以千里稱非以政
學淵源甚分明行矣解印去衆心已先傾太守薦之朝一鶚飛青冥嫽無
蚍蜉援日夜思歸耕我無萬賢柄直書氣填膺安得採詩官取以徹明廷
中州集王崖蒙城縣齋　殺雨連朝沒麥場官糧未入長官忙堦庭有雨
青蛙鬧半戶無人白日長劉忠肅公詩秋日縣齋　節物秋將半縣膚日
益加不為投劾去徒有折腰嗟味酒懷江鯿東風憶海槎東籬滿涼露已
約伴黃花喻良能詩星源縣齋書事　冬仲須征賦焉及新春飽喫番
易飯細治星源民星原故自佳民俗良易馴不嫌聾丞愚鄙愛假令真相
與不忍欺見謂無緇磷牒訟日以簡賦輸日以殊遣我以暇漁使得窮典
墳短檠一窗燈孤誦至夜分平明坐廳事簾影青無塵閭里頗熙熙孰云
民不淳顧謂汝父老辱愛亦已勤為我埋歸櫂吾父思吾親孔武仲詩縣
齋偶書　誤恩為邑楚江湄黽勉初疑力不任吏事妄窺如管豹歸心難
遏是籠禽低回未遂箕山志慷慨猶希梁甫吟案牘掃空庭院靜只將趺
坐當鳴琴任希夷詩朐山縣齋即事　門直九工水入閑五柳家晚看沙

上霧暮對淮南霞尺帝閑山影軒窗臨浪花悠悠寄食客坐愁霜髩華元
盧疎齋詩婺原縣齋書事　系予二月初九日曉坐婺原縣齋與劇李翁游
齋吳大縣文學士君天澤張君叔重雨中見訪名談雲興飛與花氣爭競
林霏靄然禽響幽絕又若與客相怡悅者一時人境之勝不可不有述也
竹樹映清曉坐聞山鳥鳴餅花香病骨潛雨扶詩聲客亦非餘子春無負
此生明朝吾問俗吟莊郝須晴元遺山詩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
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遶牀如
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畦老使君趙秉文詩縣
齋詩　十手目指視百里地咸休聖明思共治烹鮮理敢慢朽索馭六馬
風濤載孤舟臨深履冰戒戲哉居下流

邑齋

宋強幾聖詩邑齋偶書　作邑窮山拙何傳書期會指天和
郤緣衆醉獨醒甚翻覺同舟敵國多豈顧有人張巧舌第憂無
術拯頹皮偏親老妻
斧少獨媿淵明歸去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　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胡邦寧
圈點監生臣陳懽𦂳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九　七皆

齋　齋名十五

山齋　南海志提舉市舶司有山齋在戲綵堂西宋鄭剛中北山集山齋賦并引觀如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以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於咫尺非山中之人令者因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縶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鬧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門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崗輿而爽動而蔚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於遂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於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季應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黎有果吾非耕而悒悒則灌而揩揩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曉日不知艾製之異乎晉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麋豕不驚烏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儒要當釋繻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隨人燒炭何為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

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盍亦拾蜩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矣背食芹試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煙霞之癖不瘥服勞而力已朽顧慧而中愈頑雖伯與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栗以滄浪不濯之身負數峯難藏之垢大不足以槊穢魅之祥小不足以汗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爰界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難過於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蘇第蔡翳崎嶇茂叢蓋蠻猿洞丁之所雜蹂罪戾者居之不妨戴隆恩於松似寄危根於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畫扃愚坐一窓度秋林之巢笑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囊之餘清盥頳嬰而小汲雜茶蘗以同烹閱逆逆於貝葉窺奧義於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滌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為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多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於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於終焉之計　梁庚齋集山齋詩　寂寞身靜室蒙容就山齋滴瀝泉澆路穹窿石臥階淺槎全不動盤根半埋碎珠墜曉景細火落空櫩直置風雲慘[illegible]恰心事乖唐宋之間詩題謝處士山

齋。那有唐年客青山獨閉門要求一少事琴史皆忘喧在齋人猶繫遠
喬友未言不知幽谷草何意老王孫　過中書元舍人山齋　元僕松子
賓寓此披垣職移疾多暇掾孤齋悠悶息修遲樓大野虛巒跨南北具物
芬榮時登攀各可極林間百鳥變郊外千花織秦嶺似雲横周原如黛飾
洛中昔遊衍常聞故園憶清言盡埸圃嘉話數耘植夢想恒載馳松篁若
舊識酒情忽無限琴意忻有得更聞青谿詩遥勵丹霞忿貴者日已遠幸
君恵容色竭來休頹殤任予孤且直　題梧州陳司馬山齋　南國無霜
霰連年對物華青林閒換葉紅藥續開花春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
雖可悦會自泣長沙杜審言詩夏日過鄭七山齋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
口來薜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洛陽鍾鼓至車
馬繫遲回黃滔詩題友人山齋　踈竹漏斜暉庭閒陰復遺坐來雲石鮮
吟弄雪總碁沙草泉經澁林齋客集遲西風虛見逼未擬問京師　到君
棲跡所竹逕與衡門亦在乾坤内獨無塵俗喧新泉浮石蘚崩壁露松根
更說尋僧處孤峯上嘯猿劉滄詩題王枝書山齋　猿鳥無聲晝掩扉寒
原隰水到人稀寞背古木月初上雪滿空庭鶴未歸樂圃地連山色近樵
家路入樹煙微棲遲慣得滄浪思雲閣還應夢釣磯　殷文珪詩題吳中陸
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
風拔瑟瑟羅莊叟靜眠清夢永客兒方意小詩多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
公卿換得麼李頻詩留題姚氏山齋　未壓棲林趣猶懷濟世才閑眠知
道在高步會時來露滴從添硯蟬吟便送杯亂書離縹帙迸筍出莓苔異
果因僧摘幽窻為燕開春遊何處盡欲別幾遲迴宋歐陽公集題青州山
齋詩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
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乎
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
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
可强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山齋戲書絕句　蠶脾未滿蜂採花參墟已深鳩唤雨正是山齋睡足時
不覺花間日亭午司馬温公傳家集山齋詩　幽蹊入瘦李危棧蟠林麓
行行忽虛敞高齋出山腹闌圃近指掌郊郭紛盈目春老酴醾香夏淺篔
簹綠條幹喜骨衣笋迸乍穿屋秋江澄可卷冬嶺翠如撲煙間漁艇小塞
外村居獨煙轉望審因醫谷盼伐木驚磨從走險鳴禽嬰出谷物華時變
更興趣日相續誰知使者尊常著野人服肖以駟馬榮區區誑鄉族文同

丹淵集職事凡少休餘復不經眼幽齋設横榻盡日對層巘遂懷寄浩蕩
靜想榮囊嗟松雨潤書奩竹風吹酒盞榮名付傲兀勝事入清簡雖有舊
林泉何須嗟去晚　過祿氏山齋　過水得憑檻滿川皆夕陽江山逢勝
絕手筆恨荒唐城郭蒙龍近汀洲杳靄長明朝又東去塵土入衣裳晏殊
詩題越州石氏山齋　書仙十閣壯儒宮靈越山川寶勢雄岫栢亞香侵
机席巖花迴影入簾櫳千秋碧瑣東南竹一水清含旦暮風文酒雅宜頻
讌集謝家蘭玉有新叢蘇頌集山齋詩　平地厭喧嚣虛齋上山足蕭
條遠城市坡陁富林麓簡書日填委杖屨毋幽獨豈無山中士高卧白茅
屋逢人嘿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趙抃集次韻孔憲
山齋詩　訟簡歲豐盈鈴齋竟日清牕排群石怪簷擁遠山明古木風千
葉新䇲雪數莖閑持向幽處餘論見交情章惇詩歲窮雨夜獨卧山齋
歲晏雲深誰與遊岩房終夜雨如秋不知海上三山夢何似人間萬户侯
曾文清公集山齋詩　頗知藏曲折故作小峥嵘一一秘香已過半山雲正
横馮當可詩寄題龐宮使提舉山齋二絕　才及中年便買山山中何事
可怡顏當時白傳登臨眼物色渾歸几案間　白衣蒼狗變浮雲過眼紛
紛不可論晚歲蓬窗真耐久青山相對兩忘言　呂南公詩寄文錄示山齋
即事五篇索和遂次其韻　齋閑得山棲蕭然萬慮消此心終異俗吾道
更同誰好意憑琴寫衰顏取鏡窺窮通殊未定幽獨欲何之　有紅盃面
酒無白鬢閒毛合世心雖淺論文氣轉豪迂疎憐野叟蕭散敵兒曹光被
南華笑憂時兩日蒿　榮利機關拙雲泉興味多豈同愚士徧自合聖人
和歛歛青氈舊酣酣白石歌故應消息有貧獨柰余何　蕭傲村田景巾
裙得所從壯圖因酒動睡思向書濃坐見雲歸岫吟聞雨濺蓬但無詩準
備何以謝情悰　榻罵膚兒佳軒因好月閑清風知晚暮往事付塵塵喜
燕長褰幕嫌蛙屢洒庭山中樂如此勝莫等閑迴　來梅菴集山齋詩　積
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張南軒詩疊石小峥嶸
脩篁高下生地偏人迹罕古井轆轤鳴楊誠齋朝天集山齋詩　老子齋
中宿同來無一人若非明月客誰伴白雲身徐安國西窓集疊石不在多
種竹亦宜少開窓覺幽勝一日事已了文書堆案頃俗吏四圍遶回首念
山齋使可出嶺表　次韻王伯俞山齋即事　秋來山色增輝光西風落
葉生悲涼書堂獨坐了無事默與盆菊分幽香玉寒琴聆絃初上洛浦聲
況若為向呼童為燭短槃燈數步懶行徒倚杖相過有客驚辟微之子有
室胡不歸安知兀兀坐忘處進此克己工夫時郭印雲溪集山齋詩　我

本丘壑姿脫巾爲謀食隨牒幾推遷銅章領巖邑初期竊餘閑焚香弄書
冊文法何苦多日力不暇給訟紙秋葉飜使符星火急自憐拙追料難復
濟紫劇秋毫殊未試直道聊杖拭白眼已紛紛丹心猶汲汲要令四萬家
實惠消塵及怨罵美足云此意天應識西齋靚且深於焉少游息幽獨誰
相對古壁蒼崖立高人喜過從玄論揮八極時情一笑休欲語不如默胡
文恭公集寄題齊氏山齋詩　有客稽山岸角巾寶書盈笈日怡神雲衡
別嶺攜節久月上前峯隱几頻窓上蘿陰猿警旦塢中茶候鳥啼春一經
鄒膚能傳世子舍于令兩椽新向伯恭詩山齋　横側數峯碧逶迤一徑
開無人相就宿時有白雲來史達峯先生集山齋詩　禱公一丘壑何似
東山起可憐丹青手置之崑石裏沈繼祖梔林集山齋詩　置之一壑謝
鯤像畫入三峯潘浪圖二子居山真得趣山齋曾爲寓真無隱太師詩層
層梯巑嵓步步出杳茫何人破峯臆碧兀臨踈篁聊休邀回睇人物分毫
芒惟見畫府雄三軒鬱相望不知身從來但覺淩空翔窮高自玆始實峯
磨蒼蒼姚成一雪坡集茅齋住翠林一逕總清陰澗近水聲入窓虛山色
侵讀書依竹靜送客出花深此地無塵俗令人長道心陸放翁詩山齋書
事　山櫂子結又重開巢燕雛飛却續回雨足人畦千頃稻日長風舞一

庭槐浩歌縱酒愁仍在作意觀書睡已來常恨流年不相貸若爲更著藤
蟬催宛陵羣英集張師曾詩　移石列蒼峭生成喬嶽勢開軒對此山渾
識太古意董霜傑先生集山齋即事　寄傲一窓虛淵涵紙自如堦塵傾
竹掃松髮倩風梳雲破遠峯出鳥啼幽夢餘故人問生理時枉數行書江
湖續集林逢吉山齋書事　掩卷聽蟬韻憑欄數鴈行井風梧葉雨籬月
菊華霜又是秋將老那堪夜更長愁吟無與共殘燭落書床江湖後集鄧
允端過處士山齋詩　一室蕭踈甚禪床即佛宗樹陰生石蘚茶鼎帶松
風去去水千里行行山幾重佩琴與詩卷回首翠微中周彥良詩宿劉仲
悅山齋　欹枕蕭齋酒易醒夜來愁殺庾蘭成一窓明月人無寐滿地落
花春薄情隔屋有山雲氣冷傍簷多竹鳥聲清如君得此閑居趣未羨人
間利祿榮陳簡齋詩山齋　夏郊綠已遍山齋晝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
暮逶迤寒暑送萬古榮枯各一時世紛幸莫及我塵得常持　雖愧荷鉏
叟朝來亦不閑自剪墻角樹盡納溪西山經行天下半送老北窓間日暮
煙生嶺離離飛鳥還唐廉詩夏日書黎少府山齋　愛此林亭絕重遊亦
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映沼荷猶綠侵簷柳尚春惜哉無別墅共
作白雲人錢塘韋驤集和韓瑨山齋　愛君築室據青山高踞寧容俗士攀

吏隱幽懷潛物外詩成秀句落人間濤江遠向牕扉見竹塢靜宜巾屨閑
顧我衰殘倦登覽偶來聊此共閑顏泰山雅詠孔道輔訪隱居孫明復山
齋　日觀峯前訪隱淪宜同沮溺異人羣軒能養浩雄能默今復淵源見
此君　脫屣名場縕壯圖君方舉逸待嘉謨即期鶴版臨岩室萬疊雲山
戀得無陳李陵詩訪張元明山齋　張侯詩似嶺雲閑飛鳥何心只念還
醉裏有官如物外眼前無客似山閑來聽春枕連宵雨看盡秋屏着色山
老去此身無處用固應容我作躋攀鄧紳伯詩夏日寓山齋　山齋長夏
斷過從掃地長教塵滅蹤松架青毛雲騎日扇搖白翅雪生風書床琴匣
時相近茶鼎薰爐聞自供心地清涼無熱惱炎天直與冷秋同李流謙澹
齋集書薛公肅山齋　愛山仍以山名齋開山何許簷周回午窓睡足
一笑起風吹市聲不到耳插貂鳴玉主人事山不撩君君自戲細思却合
幽人居分我半几來讀書黃亞夫代檀集思山齋　吳兒心着吳山深終
南滿目不自愳有時蟬蛻書几邊夢到五湖千里外劉屏山集次韻吳教
授題于應山齋　芒鞋竹杖日隨身所向逍遙樂任真强健挂冠非矯俗
榮華得路轉迷人愛山几几常心醉與世悠悠只貌親最晚論交欣得子
一樽猶足慰漂淪舒岳祥詩山齋夜坐　新歲纔三日春風便不同花前

雙鬢白雪後一鐙紅老去心無術愁來佛亦空吾儒真實在千古獲麟翁
陳子尚詩題王扶之山齋　矯翼思重霄潛鱗思重淵人生慕丘壑沖襟
諒斯存粲粲瑯琊裔好古性彌敦卜築城西隅荷鉏理荒園清晨諷道書
日暮偃東軒山雨含凉滋嘉植日以繁開窓見衆綠俗慮都已蠲榮名豈
不好事與浮雲翻余亦懷素心贈子幽洞言元劉中庵集題張誠甫賓山
齋　失得窮通聽所遭浮雲富貴一鴻毛小齋且得容身了別有胸中泰
華高劉秉忠詩山齋　蓬梗嗟行路雲山美卜居趣求潛老罷應接愈生
踈壺內非無酒床頭亦有書閑情足消遣不必訪樵漁周衡之詩次韻山
齋　娟娟萬竹照清溪約住閑雲作伴棲隣曲樵人曾結社尊前詩客偶
分題東風一樹棠梨老落日千山謝豹啼閑向靜中參物化人間岐路任
東西范德機詩山齋　山齋朝雨竹光匀茶竈催添石火新對語黃鸝真
不俗飛來白鷺淨無塵辭榮豈敢要時論貫靜猶應愧古人報道林河春
漲起少須重理舊綸　幽栖自是少經過樂衆書囊泰癖何仙井朝來
雲氣重洞房夜盡雨聲多江湖舊夢深思憶臺館風威尚琢磨自爾索居
增固陋負荅誰問首陽阿楊黻之詩宿黎融山齋　清和春尚在歡醉日
何長谷鳥隨歌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崑翠滴向晚樹陰凉別有堪吟處相

留宿草堂陳樵鹿皮子集山齋　幾夜中山作月荒晨朝挾册傍初陽懸崖種菊紅多葉開戶見山青一方石上韋編新汗竹硯中白露半成霜春皇未盡非無意石室遺書不用藏　國朝僧宗泐詩題宜興王氏山齋　罨畫溪頭新結屋開門政對銅官山漁舟蕩漾波濤裏似佩委蛇雲霧間翠栢蒼松日月老岸花汀草春風閑秦王孫子未寂寞環慶古堂行可還

愛山齋

宋王直講集愛山齋記　吾郡城外皆山也最大而秀者曰麻姑也其亞者曰鳳凰岡吾居當崗之麓害亘數里乃接麻姑麻姑及其他陸陵林阜大小可見者不可遽以一二計也某年予又治其所居之東游地為齋將以學也因其有山而山又予之所愛也乃名之曰愛山焉夫山世之人莫不愛予甯同而愛之其於山何加焉蓋世人之愛華予之愛實此其加也何哉彼徒以奇形秀色之囿映清泉奧雲之蓄泄佳花美木之蒙茂泬可以供目之覽深可以容迹之適故曰愛其華也予之意則不然以其堅奕巨細之材無不生也吝惡妖祥之物無不止也則似乎仁及夫秋氣回薄風霜刻洌則松竹梗梓苓欝自若樗櫟荆棘萎摧頃刻則似乎厚賢而薄不肖也朝陽青天陰霧沉滅則鸞鶴烏鵲嬉翔紛如狐兔虵虺遠遁深匿漫不見影迹則又似乎進明而退幽也厚

賢薄不肖進明退幽德也鳥之為家茟下之為丘垤位於右者不能貿處於左形於後者不能稍凌於前則似乎禮日月星辰晦明寒暑有時而過此未嘗過也郡邑鄉遂人物風俗有特而易此未嘗易也則似乎義屹然而崔隤確然而岳拔截嶭峯尤上薄乎無間下根乎無淵則似乎勇得是五者之似故曰愛其實也齋予所從以學而旦暮之坐作游止不見外詠而所見者唯山最詳及見之而又得以推見仁德禮義勇之實將可以景而就焉是亦學之一助也然則予愛山之意有加於世之人者非邪雖然尚恐朋友者疑予之取是名也故因廓其說而張之於壁以自別云

山隱齋

宋趙汝旗詩宿山隱齋　平生悅山隱一室容我借弄泉掬明月坐石延清話既調松下琴復得松風和仙人搗藥餘獨叫青山夜　洞霄山隱齋詩　餘杭之西天柱峯下有石洞蟠蒼龍齋居無塵山四合仙人宴坐空翠中夜捫北斗噩氣接晨吸東日精光通醉凌高風駕白鶴笑視黃庭驅玉童人間自有赤松子方外或友洪崖公丹泉吹陰曉霧碧野果變色秋山紅獻酬且盡琉璃鍾談笑使是蓬萊宮肯如金粟表病翁散花丈室談虛空

見南山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戲題法真師見南山齋　看山終日自夷猶清淨誰如此比立莫指妙高南向是德雲還在別峯頭

山素齋

元高克恭詩題山素齋　白頭方外人結廬方外住開門見南山青無數樹

野齋

元胡祗遹紫山集郭彥高招討野齋記　好誇人之同情篤厚者鄙之好名亦人之同情力實者莫之取名者實之賓也實勝主猶且不可無主而多賓其可哉大名之下不可久處聲聞過情君子以為恥亦豈夫招物議而得天殃也是故謹飭之士檢身若不及其取名也廉唐韓文公以退為字宋李文公以悔自號况餘人乎吾友郭公彥高築齋於私第名之以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野哉由也然則野之為義非佳稱也明矣彥高廉矣哉蓋惡夫好誇好名而無實者也曰後者人先之自卑者人高之遠物議而逃天殃是也又豈野人而能然乎將見聞學日增賢而有文不得志則不為卷懷退藏林逋魏野之流得志則道濟天下急流勇退紹聞滕野綠野二堂之後吾亦以此望彥高也彥高去席曰雖不敏不敢不自勉請書之以為誡因以為識　劉將孫養吾集題郭招討野齋　少日經行某水丘至今如畫目中留千年尚父遇西伯萬里伏波思少游威致山林疑未晚功名歲月慨如流但存物外超然意何必山廬更釣舟　中州集高士談詩　予所居之

南下臨溢壑因鑿壁開窗規為書室坐獲山林之趣榜曰野齋且作詩約諸友同賦　我本麋鹿姿強服冠與簪束縛二十年夢寐遊山林揭來古晉國官舍南城陰鑿壁取疎豁開窗舒滯淫山光射几席野色供登臨怡顏盻庭柯明目增遠岑草木遞榮落雲煙自浮沉玩彼物色變感此歲月侵况坐獨無人窺簷囀幽禽誰知城市中闃若郊居深巷陋顏子樂地偏陶令心一室亦何有狼藉書與琴晴暉朝供倚皎月夜相尋欲賦畔牢愁先為梁父吟詩成輒自和酒熟時孤斟結茅會有期種竹當及今日來官吏怔塵埃滿衣襟暮歸唯憊卧筋力殊不任常思返丘壑豈願紆朱金遂知北山處猿鶴餘清音

雪野齋

元程端學集雪野齋詩　混沌昔云判高下散衆殊山川互阻深道路饒崎嶇滕六若有意補塞歸模糊誰知甚險艱行客多迷塗何如萬原野坦坦皆康衢常時人素履此日心亦孚平平展天鏡蕩蕩開玉壺招送路廣寒汗漫遊清虛允矣心地明真與此境俱融作一片玉皓皓歸太初

村齋

中州集党懷英村齋遣事　人生天地真蘧廬外物擾擾吾何須與其羇馬齊轅駒豈若飲龁隨駘駑不知掉尾忘江湖呴呴濡沫胡為乎誰念扶犁拾村墟磨丹點黝圜樵蘇中難示筮嚴乾模雙如狙翁調衆狙爾雅細

碎編蟲魚辭嚴義密字見跡洪齋睥睨音語亂誦誰敢忘須臾萬中有一差錙銖吚啞坐使為呻呼咄哉倡言口囁嚅等為兒戲夫何殊霜風入戶寒割膚生薪槎芽供燎爐漫漫濕煙迷四隅白鶴日見駁如烏此間樂能何如其誰相與歌歸歟彼龍嗟我自摯拘坐翅吏待窮年但

圃齋

宋景文公集萬秀才圃齋詩　仁里幽丘圃茨茅構迴軒檻風叢篠密畦雨晚菘繁列岫非它境疏流即故源彥倫田爲日于此愧鶖猿

疇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疇齋記　益陽袁君名其齋曰疇來徵予言余按字書疇本作𤰝耕治之田也象並畔之形引而伸之則為疇類之疇洪範九疇是也人為誰何之義疇咨若予采是也之疇之顏也其耕治之義乎士之為學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猶農之治田用天因地昏於作勞則樹藝可施焉仁義禮智根於心養於未發之先察於已發之後除惡務本堙菑必戒苗而秀秀而實矣傳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人事不齋非疇之罪也人一己百愚明柔強況膏腴沃壤濟以勤力乎其崇如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博學而約服厚積而薄發余尚有望於君焉

洞齋

宋洪邁斜川集洞齋記　姑熟郡治東偏有屋三間衡三十尺從丈九棱脉苟簡不與風日接前守張巽仲小爲致葺訪後圃竹亭淨香廢扁表出之而種竹百箇既其實于今三年竟亦不能佳也屋日朽竹日悴正面棚葦深且低巧為郭騃繙書燕坐未晡時已思秉燭晚陰雨憒憒無所見用緊為祟故雖蹞步堂奧而至則倦厭或不暇御若監軹起予惜馬即日革前楹屋而光之凡室中之故若牖若壁畫撤棄弗用為八窻四戶檻其旁以高召明延晨曦而納涼颸穿門庭右客至可通車馬地不改辟而軒豁獻狀顧舊名不稱使復初而命此曰洞齋世指神仙所宅曰洞府山川之勝處曰洞天洞淵高門綺疏邃而廊者曰洞房洞戶是皆不可擬至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居單數百人如周伯仁之肆言吾又不敢令之目吾齋特有取於四達皇皇明白洞徹之意云就賦詩曰佳眠起清坐目送孤飛雲婆娑此室中浥浥爐烟芬鬢邊霜千丈蓋說翰墨勳桃李春未了明粧羅縞裙庭竹雖不多照屏友墨君俗塵斷已盡㡬用成風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洞齋銘　鑿此環堵以為主賓不施廣廈而有窻牖孰知其中風温月秀是曰洞齋淨白無垢室空無物中有老人巖棲谷隱偃僂頻呻其來無迹其出無心誰其似之如洞有雲

溪齋

唐李建勳詩溪齋　水木遶吾廬峯巒晚檻虛衰條寒露鶴幽果落驚魚愛酒貪還甚趨時老更踈平慵自有

素不是忽譽緒　宋呂南公灌園集有懷溪齋奉寄微之　溪亢清媚四山稠十五年前記薄遊茆屋讀書風滿座野橋尋酒月當頭身名不分輕如夢甲曆誰令過若流此地主人相問否一塵今帶百端憂　元張子淵詩宿單孟年溪齋次韻　蘇端元有約風雨亦來過曉市魚蝦集深秋芋蕨多交情今管鮑詩句逼陰何最喜華顛祖孫兒似小坡

湖齋

宋朱之純詩湖齋　平湖十頃水汪洋待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今結子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已見千年瑞雙鶴看呈八月祥居此脩然忘世味此心尤懶去龍陽

井齋

宋蔡九峯集和陳子公井齋韻　生來井井義誰窮陽自初來位五中若信此間方寸地能安而應即成功

水齋

南史羊侃傳侃性豪侈初赴衡州而艖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唐白居易長慶集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十六韻　繚繞府西面潺湲池北頭鑿開明月峽決破白蘋洲清淺漪瀾急夤緣浦嶼幽直衝行徑斷平入小齋流石疊青稜玉波翻白片鷗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絶境應難別同心豈易求少逢人愛靜多是我淹留夾岸鋪長簟當軒泊小舟枕前看鶴浴床下見魚遊洞戶斜開扇疏簾半上鉤紫浮萍泛泛碧亞竹脩脩讀罷書仍展碁終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銷愁睿雨晚初霽窗風涼欲休誰能伴老尹時復一閑遊　劉夢得詩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公府有高政新齋池上開再吟佳句後一似畫圖來結構疎林下夤緣曲岸隈綠波穿戶牖碧甃疊瓊瑰幽異當軒滿清光繞砌迴潭心澄晚鏡渠口起晴雷瑤草緣堤種松煙上島栽魚遊驚撥剌浴鷺喜毰毸為客烹林筍因僧採石苔酒餅常不罄書案任成堆簷外青雀舫坐中鸚鵡盃蒲根抽九節蓮萼捧重臺芳訊此時到勝遊何日陪共譏吳太守新占洛陽才　李商隱詩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戶暗蟲猶打窗更閱前題已披卷仍斟昨夜未開缸誰人為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羅隱詩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齋招賓十二韻　二室峯前水三川府右亭亂流深竹逕分造小花汀也有通泉脉堂心豁地形坐中寒瑟瑟床下細泠泠雨夜思巫峽秋朝想洞庭千年孤鏡碧一片遠天青魚戲搖紅尾鷗閑退白翎荷傾瀉珠露沙亂動金星藤架如紅帳苔墻似錦屏龍門人少到仙棹自多停遊憶高僧伴吟招野客聽餘波不斷情便欲養浮萍　韋莊詩梁氏水齋　獨醉任騰騰琴碁亦自能卷

簾山對客閒戶大迎僧看蟻移苔穴聞蛙落石層夜窗風雨急松外一庵燈劉公是先生集水齋詩　野塘春水平閑客自揚舲鷗鷺時相近波濤亦俯聽榜歌漁父曲醉讀屈平經便欲從茲去秋河汎客星

濠上齋

宋朱梅庵集濠上齋詩　黃堂理事餘便坐永茲日語默趣雖殊晦明心本寂皆聞真體露已歎羣疑失迨此復幾年定知久純白　道若大路然奈此人好徑即事昧本心離動覓真靜安知濠上翁妙入玄中境偶寄郡齋閑無欲民自正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絕　禹知魚樂我非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穴小窗烘日誘跏趺　小齋斗大四壁立只著匡床與瓦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著工夫

雪澗齋

宋陳宗遠詩蕭季賢有齋名雪澗求鄙語置諸賢之後勉成四韻　一派流泉遠坐奇紅塵不到客來稀舍煙竹塢朝常失當戶松陰晚自移想有寒猿當月嘯應有孤鶴吹風歸火雲六月流金石絕景應須稱此時

雪浪齋

墨莊漫錄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

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蕭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一切牽復又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兮萬里一招魂思賢閱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宋蘇潁濱集題子瞻雪浪齋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窗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聞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襄笠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此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盃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張文潛詩和定州端明雪浪齋　中山士馬如雲屯號令唯覺將軍尊熊旂犀甲羅左右金鉦鳴鼓諠朝昏少年畎畝老為將誰能復記躬耕村東坡先生事業異道岐不得安脩門眼前富貴念不起唯有山林勞夢寬椽中奇石安乎此坐蒙湔洗見本根犇流駭浪勢萬里至畫乃掃筆墨痕黃牛三峽固細事亦壁長江何足論能令萬古蛟唇怪幺麼入此玻璃盆扁舟獨往則不可平生致君言具存

雙峯齋

饒雙峯年譜先生所居之前兩峯高峙扁其齋曰雙峯四方學者稱為雙峯先生

雲峯齋

餘干志陶穀字實夫陳州人初仕周為學士宋開寶八年春三月上遣穀使金陵招李煜嵩門人李岐官留金陵穀素慕嵩名因賦此詩　白頭如雪在雲峯瀟洒茅齋遶興濃高節凌空君子竹繁陰垂地大夫松　自知有鐸鳴千載誰信無書上九重明日乞身歸故隱青鞋布襪定相從

松石齋

元陳聚詩松石齋　手種青松不記年松根峙石翠相連不嫌落子驚殘夢且得閒雲伴醉眠半夜風聲寒作雨一林玉氣暖生烟日長對此攜碁局忘却人間有世緣

石友齋

宋張元幹歸來集石友齋　王郎胃次鬱崢嶸鑿膽開軒不浪名疾世欲須論石友絕交今已見方兄我曹自笑真同病吾道誰能為主盟但得此心如此老故人寧復負平生

漱石齋

元張思廉集漱石齋為孫生賦　嗟嗟子荊邈焉寡儔矯俗異世漱石枕流惟其才高出言合理情雖不近旨實可取漱慎溫恭起繼祖風它山取石有玉不攻磨鑿礪銳堅固困窮光拓有言菜根難嚼齒鋒既利百事可

作我為銘詩用誡齟齬勉思鄙言以保槃者

巖齋

宋吳可詩巖齋　誰知望雲眼犯此沃馬塵故山招不歸定為猿鶴嗔煌煌帝王州喜有東山人頻來雲霧齋閱公碧璘珣要償風月債痛吟巖壑春賢抗萬卷藏胷發餘八珍空腸借一飽已覺咲語新肯學解顒公鑿壁惱四鄰犬勝不求真樂我平生真吳則禮詩巖齋　從來謝幼輿宜置丘壑中虎頭有妙理誰謂毛穎工崎崎磊磊間聊復着此翁平生烏皮几不與兒曹同

月巖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月巖齋詩　南山之北北山之南環岡繞嶺紫翠相參犇騰蹲跳萬里驛隊丘衍沃若靈秀所涵乎巒殽虧蔽日西崦月生大東錯落夕嵐凝輝萬壑澄若淵潭有寔人室槃楹維三其名寔佳佳哉月巖寔人者何贊皇之黔伊誰名之宗伯子瞻嗟嗟寔人天民之淹昔也方將惠安所漸喜功好名虎穴虜巢輪殷綾陸郗戰猶酣老不及人綿力弗堪飲冰食蘗處約已甘天匪靳予事有莫兼俾予有知錫福則廉餘齡數奇辰也不占異時者書雖侯伯諱心勞用寡遠愧周聃今師農圃穮蓘崇芟年登歲樂穮秤求饜褐寬縕暢懷此不貪門子之責責我丁男我居匪中如爾之嶷爭外餘地焉用況沉逝將掃迹於焉養恬披風邀景玩自欺寬彼無獻嘲君之不懟

雪泉

齋　元虞集學古録雪泉齋詩　長河泣凝合。徵泉自溫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釘雪不到地。泉流常在山。飛英散絶澗。流澌響潺湲。融結各有方。木息在無二。觀兹保深長。乃得養生理。崔國學鷹寒。冽暮陽向煦。怡君子遠莫致。水言以相貽。

青林齋　朝振孟循詩題桂林臨青林齋　鵓鳩興怨諷。鬼爰起謳吟。叢無翳廣陌。一士寓青林。雲木何蔽芾。虛齋氣蕭森。揮灑脩灌栵。褰幌眺岡岑。流水無冬夏。飛梁横古今。幽閒竹下奏。宛是風中琴。𬲞雨變繁綠。春陽鳴候禽。鷗鷺未單響。歲月坐成深。適俗匪圖器。抱貞恒苦心。晚交玄牘侶。靜陶沖素襟。道晦狎樵牧。義高嬈球琳。夫君已好進。而我方幽尋。頃接泉石論。觀選風雅音。高賢寂寞後。同調式如金。

學圃齋　元陳衆仲詩山陰張氏學圃齋　聞道山陰侶。漢陰丈人早已厭機心。疏苗連町春泉潤。瓜蔓侵離夕露深。種石有時生白玉。鋤園何用得黃金。倚欄一曲成淒斷。珎重佳兒繼好音。程禮部詩學圃齋　舍畔多閑地。春來擬荷鋤。傍花穿小井。攜竹引清渠。菜甕挑偏熟。瓜籬插恐疎。書生生事拙。野老意何如。瓜果遶幽逕。桑麻接近亭。春風行野客。夜雨喜園丁。方略鄰人説。辛勤稚子聽。兒寬終仕漢。離角有殘經。

麗澤齋　元徐容集

麗澤齋説

麗澤齋者。雷陽博士燕居室也。驪舊有扁不存。令莫君以道陞廣文之席。復扁其顔。與諸生講習以見教。思之無窮。偉哉夫兩物比附爲麗。衆流豬蓄爲澤。八物之象。澤屬於兌。以兌加兌。故爲麗澤。兩澤相倚。浸灌滋益。彼得此以相涵。則滿而不盈。此得彼以相濟。則潤而不枯。之二者停聚汪洋。無閒彼此。皆附麗之功也。君子以之同門之朋。合志之友。相觀爲善。相攝以威儀。相悦以義理。凡有所未知。則講究而道愈精。有所未能。相與習熟而業愈固。更唱迭和。而無彼我之閒。亦猶兩澤附麗而互爲滋潤也。夫苟私立畛畦。違棄繩墨。隄防不固而有滲漏之隙。奔潰四溢。而容受之量不充。則非麗澤之象矣。豈朋友講習之道哉。莫君復麗澤之名。追配前賢之迹。俾諸生薰陶於仁義禮樂之中。優游而潛化。漸漬於道德教育之内。沾溉而混成。師得其所以教。弟子得其所以學。而無愧矣。况乎學校乃講習之地。教官乃講習之師。身居人才之淵藪。而爲流輩之模範。謂之麗澤實稱名矣。莫君余所知。嘗屬作説。余乃演繹併系以詩。詩曰。重湖天開。日月合璧。上摩蒼穹。下歸無極。萬象泓涵。浸注充斥。魚躍鳶飛。上下昭格。兌象爲澤。兩兌爲麗。法象君子。朋友攸萃。朋友攸萃。誦詩讀書。以講以習。此己相須。難疑答問。取正碩儒。教學相長。誠意感乎。瞻言麗澤。濤采藻芹。君子居之。馨香孔紜。載瞻麗澤。菁菁者莪。君子居之。人才盛多。涵泳聖涯。翱翔學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講習在友。友分損益。益者當親。損者毋暱。崇術立教。以友會文。孰其尸之。師嚴道尊。人才林立。仰配河汾。經義治道。湖學永存。勿謂遐壤。人心則同。莫君菁之。斯文以崇。斯文以崇。復于古風。

海隱齋　宋項安世詩題王醇甫秀才海隱齋　萬人如海最堪藏。何必南山有豹章。避世金門師曼倩。變名桐瀨笑嚴光。驪龍淵底珠潛色。抵鵲山頭玉混芒。不比尋常溝瀆裏。蛙跳雀浴便張皇。

藏海齋　宋李端叔姑溪集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爲嵒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群。然後爲隱也。利害不怵于中。紛華不使于外。謂我爲牛則與之爲牛。謂我爲馬則與之爲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踈容而忘彼之厚薄。至於峩冠垂綏。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容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於是泛觀於世而知隱者之爲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爲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眇。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知其然則東坡之語過吾師也。吾友吳思道寓都下累年。其職事在秘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我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爲真大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顔色。觀其詞氣。迥不類處巖近而寓繁會者。二日舉其齋之名而告余。曰君爲我記之。余始知思道之所得乃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將憑陵八極。超出三界。不離于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於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輟。間斷而又所託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耶。

養源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養源齋序　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嗜鼎以炊。既長。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爲詩章。掠取風月。據爲己用。華則是矣。實或疑焉。間揷一室。横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求名於予。予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子知源之爲貴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

質一受其成有築紫而胸有艶而枯不能自化人賓化諸惟水之性與神為徒灝灝汗汗入有出無噓呵薰蒸渫濇太虛崑崙之冗脉于天衢一派萬仞周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問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趙番淳熙藁養源齋詩　江源初濫觴其末千萬里婆娑數畝陰歲月拱把爾士之於為學豈得獨異彼歸然九層臺亦自杯土累平生養源齋曾詩與王記二公死何年夫子蓋老矣向來之滔滔今乃見涯涘木值歲云秋實落村則美曾文清公集李商叟秀才求齋名於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　自古詞林枝葉皆從根柢中來萬卷須窺藏室一塵莫點靈臺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論淵源師友它時派列江西學問直須富有文章政要深藏王在山中輝潤蘭生林下芬芳

東府齋 太平寰宇記齋在楊州江都縣梁宣城王為楊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並為賓客野王好丹青善圖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七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兩絕

營道齋 宋何棄仲集營道齋　舂陵郡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有子曰敦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

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慕之每稱桀其子壽燾燾即次元亦為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唯多其廉退脩水亦止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百數舍坡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記宿於茲且有墳隴留人此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語前事賦詩貺兒曹　儒行篇中有至論書齋鄉縣兩存存南音是國鍾儀操仁術函人孟氏言近信每隨流水到舊廬凝望度雲屯里非勝母泉君子脩取佳名覩聖門

白土齋 太平御覽高齋泥色甚鮮淨南有白土齋又一齋以果為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廻轉狀如蟠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于此龍飛

時齋 瀘州志時齋在錦堂之後舊名覺齋慶元間范公仲藝建于家孏堂後開禧元年李公寅仲徙建于此范公子長改稱絳仙宋陳耆卿賓窻集時齋銘　趙君汝渼需句稽之康六年人屈之不自厭也以時名齋且請銘　銖根寸莖中涵天機或遲而茂或蚤而萎方其未苞千髮莫汲及其既萼萬尸莫㲹寧為故相毋為新集姿順知化溶溶太虛魏鶴山大全集通道未寧求時齋字李肩吾為賦詩因次韻　朱君問時齋為誦義文書夫終伏剥果乾始函坤與坎離互藏宅返復史倚閒物理消處息人謀容中跡即茲貫千古何所非廣居是以無妄時不耕穫菑畬薛嵎詩鄭氏時齋　力學競分陰俄驚歲月深豈為科舉地自遂讀書心名教有餘樂壓埃不可尋肯同碌碌者白首尚籯金僧北磵禪師詩時齋易去若難追知幾勇不疑梭纔起雷澤魚已奮天池夜冷梅粘雪秋零桂着枝風雲與人會元不與人期　葛元承集仲和時齋即事　夾徑花開一文紅傍池新竹萬枝風鬧來笑語忘為客盃酒淡煙明月中　時齋新植詩　紅工欄一帶樹青青簾幙風輕颺晚晴日轉花陰燕飛去堂中惟有讀書聲

時敏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時敏齋銘　寸陰是惜終食無違大聖且爾我何人斯一間或易將抵其巘一息苟怠有來其機沂流之蔦豈容弛為山之簣進不可止易著自強詩稱不已念茲在茲作聖茲始

時習齋 金趙周臣滏水集時習齋銘　朝乎時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宇文虛中詩時習齋　未厭平生習氣濃更將餘事訓兒童曾論二萬三千字悟入從初一句中

時省齋 元蒲道源順齋叢藁題王士敏副運時省齋　敬能直內此心存不逐紛華向外奔政要惺惺明理欲豈容兀兀度

朝昏反身回顧布曾氏篤力情知過孟賁須刻工夫無間斷脩途端造聖人門

時術齋 宋黃山谷集時術齋銘　禹初撫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降丘宅君子觀於蟻而知學之可積

渴日齋 黃山谷集渴日齋銘　學未竟日西入明追終弗及

日思齋 應天府志在府治忠實不欺堂前

日益齋 合肥新志在雅歌堂西金斗池南與雅歌堂相並有水閣下臨金斗池淳熙丁未帥鄭興裔建嘉定庚午重修

日新齋 宋王胄齋甲寅藁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已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瀹渠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日靜齋 宋唐仲友詩題劉能之書室日靜齋　書齋一明窻平湖在軒閱良朋求我名題榜予聽說心靜見天地水靜燭毫髮搞木兼死灰智動此機栝微風不揚波方寸㩳明月一舉在雲霄期汝茲奮發

日損齋 元虞勤降求日損齋詩　克己必從難者期於淨盡無餘茲乃聖門實學先須時習工夫往聖繼天立極維茲禮樂政刑割衮縱裨邪幅終然有秤無星

日省齋

金趙周臣滏水集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来而小人之歸耶

日三省齋

臨川志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夜存齋

宋王胄齋中寅藁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向持其發未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本則復得物欲交之旦晝皇皇有濁斯淋無補梏亡學當日新不待夜一言蔽之謹敬操舍

寅齋

輿地紀勝寅齋在欽州治

暖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暖齋詩　至足無求觸處同小齋和氣日沖融心從已得嘯歌地亦白何須繪畫工況有千簷容受日暑無北戶召寒風背心過出

浮春齋

宋李跨鼇先生集浮春齋詩　堂溪外柴門高堂數仞崇煙鼎金顏瑤線長是中日日載春湯翠翰結屋鶯鶩背綠葉嫩波蒙水鄉靜畫鳥啼三月老路人風乞百花香從它流出紅英去化作人間有韻粧

秋齋

唐張祐詩　垂老歸休意栖栖陋巷中晴燈棊子落殘語酒甆空滿幕侵簷露虛蹤入檻風何妨一蟬噪自飽木蘭叢白樂天詩晨起秋齋冷蕭條稱病容清風兩窓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謀身拙嵇康向事慵生涯別有處浩氣在心胷韓栩詩山月皎如畫霜風時動竹夜半鳥驚栖窓間人獨宿宋寇準詩齋景有誰同惑望秋懷無柰直悲歌雲收遠嶠凝嵐翠雨歇空庭敗葉多許棐梅屋集秋齋即事　桂香吹過中秋了菊傍重陽未肯開幾日銅壺無可浸驅它飢蝶入窓來元劉文貞公集秋齋詩　蕭蕭落葉打窓櫺夢覺幽齋熟睡僧萬里西風揚鷙鳥半窓烘日聚癡蠅物華老盡直秋健天運斡迴非力能且倒方樽暖和氣門前物態冷如冰

冷齋

宋熊晃山瞿梧集和胡文友冷齋口號四首　一聲暮笛穿雲裂數點昏鴉破兩飛惆悵滿頭絲樣白倚門竚立望誰歸　近來觸景多生感老去浮名紙浪誇賴有風霜數叢菊年年歲歲對黃花　交情落落今如此世事茫茫何所之安得簷花清夜酌相同鄭老話襟期　户容學僕生常滿囊有詩篇家豈貧笑我淡交寒似水勢無可熱亦無嗔

獨冷齋

宋曹文清公集汪悼仁教授即官舍作齋予以獨冷名之　昔君困虀鹽蓬首聰下讀秋螢屢乾死明月以為燭麻衣肘欲穿才換一袍綠豈知冷淡債十載償未足書齋聞氷廳敗壁數椽屋橫經綴鵷鷺未肯進鳧鶩窮通吏事耳衮扇有反覆直令張羅地便恐車轂先生粲可流示現着冠服從渠勢炙手了不見涼燠小詩應大笑笑我未忘俗　國朝釋宗泐全室集題張天秩獨冷齋圖　衆人趨炎門百年吾獨冷青山臨海

城幽齋寄閒靜獨無車馬喧指與人事屏散髮谷風涼讀書林日永信道中自怡安貧外無騁悠然慕黃綺邈爾等箕潁若人吾鄉念未識心耿耿江城有畫圖吁嗟夢中境

寒齋

宋劉後村集題林戶曹寒齋　舉世爭馳勢利場君於冷處著人忙不管摩詰散花室直該蘇州聽雨床種果園林無虎守勘書窓几有螢光直須喚起西塘老來向齋中伴石塘劉克遜詩題林司戶寒齋　高絕寒齋雖未到但觀名扁定非虛連床夜語爐無火四壁秋聲案有書要與西塘同若淡史谷東野伴蕭疎區區粗得歸閒趣每見高風愧不如

歲寒齋

元王惲秋澗集歲寒齋　松栢青青貫四時木中推重為幽姿史君特用為齋榜要見真心老不移

盤龍齋

太平廣記晉桓玄在南州日嘗建一齋多畫盤龍時號曰盤龍齋及宋高祖命劉毅鎮南州居其齋毅小字盤龍其驗若此

飛鵬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華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銘曰營巢幕上狀泰釖頭秣剕之端可以免猴螻蟻之穴如鬪觸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大觀跨海來浮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擴風追汗漫游二姦何知斥鷃鶖鴈駕言從之忽焉在後

烏慕齋

國朝鄭居貞詩烏慕齋為孫思傑作　慈烏知返哺人豈不如烏嗟嗟純孝心白首終不渝雙親蚤棄捐鞠育賴太母艱難數十年念兒孫在手孫今已得官祿養志已違搖搖風中木哀哀有餘悲霜露日以深眷言未類滌何以慰母心貞堅永終保

鶴西齋

元王文忠公集廣陵程公通甫卜居騎鶴樓之右扁其齋曰鶴西持卷求詩於予廼賦二絕句以塞命通甫昔掾集賢予方繼入為直學士相得歡甚後予假守此邦君亦得告家居相見歡若平生故終篇畧及此意也　風臺月觀古揚州騎鶴南來亦漫游羨殺鶴樓西畔客草堂清絕俯邗溝　持宗西清語笑同五雲雙闕護蒼龍秋風鶴背重歡會一洗塵埃芥蔕胷

鶴齋

元馬易之詩鶴齋為道士薛茂弘賦　漶人倦騎鶴築室住空山桃華落几上白雲入窓間昨從青城游路逢采樵者遺以山君銘刻之崖名下開門望赤壁明月滿中天宵宵玉笙韻祗在青松顛卯君不可招雙舄下京縣借問幾時來笑指壁間箭我有碧玉軫與君彈九皋曲終忽長揖飛珮渺煙霄張仲舉詩上清薛茂弘虞内翰以鶴齋號之為賦　羽人新得虞翁號歸築衡茅近翠微一室有風鳴夜帳斗壇多露濕秋衣畫

中作者薛少保華表亡年丁令威直擬身形鍊相似王子吹上白雲飛余鬭青陽集鶴齋為薛茂弘道士賦　葉縣飛鳧鳴琴高駕赤鯉豈若青田鶴蕭洒廻仙倫刷羽琪樹側振吭華池津騫騰望霄漢逸氣已沖天鍊夜詠有驗滅景入無垠還來遇猴嶺舉手謝鄉人

麟齋

宋胡寅斐然集麟齋記　麟龍鳳龜動物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太平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多見之維麟與鳳則自周以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漢獲一角獸為之改元獸之一角者眾矣又安知麟之不兩角而斛觠衡觡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者弗然之詞也維鳳亦然宣帝時鳳凰屢集而少府宋疇因讖被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為鶡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為龜監四三良臣死非罪而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魏相之奏泱不足以震殄崖効九苞又况茂陵多欲奮泰窮兵四伐海內虛耗盜賊半天下幾與祖龍同轍麟胡為而至哉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為之應不可誣也由是觀之史載龍見于某江某水某井中當時以為美談者殆亦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貢所錫寧王所寶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

骨之凡龜蓋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寧予所以興拔萃之歎也大龜神龍真鳳之不浪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衰已久於是而獲麟何也曰麟非為魯哀乃為仲尼耳仲尼大聖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之法雖享帝于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于天未足以諭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為宜魯是一麟而曰多乎維麟為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為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鈞用葛𠍏如耦耕貴鄉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畝多智如晏嬰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靈也烏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曾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烏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為靈智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雖有麟亦不可知其為麟也又曰麟之為麟以德不以形然說麟趾之詩者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德非神靈知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時聖人以自況此說非也仲尼志宗乎帝王詔教乎萬代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疾邪者比耶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蓋經濟無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德莫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俊良賢傑莫不章涉讒惡慝姦莫不討弃璣衡七政莫不齊叙山川動植莫不繁廡猜貝點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莫不賓服厥制既定同符於堯舜成康為天下萬世太平熙洽之原於是麟出而為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著無可疑者以為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齊其截耳沙陽張時子發治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請予記之子發潛心日久聖人宏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為麟說以表其在椒之珍而篤其下帷之趣云

元劉靜修集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所拘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可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予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之

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貴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衎之地矣今聖人雖不盡其所致於當時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亦知予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門闔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

魏初青崖集麟齋記　王文憲慨尚氣讀書以左傳為專門之學因名其名齋曰麟蓋取春秋獲麟之意也初謂麟仁獸自黃帝堯舜以降歷夏商而周麟不屢出也夫麟必得天地仁厚雍和之氣以生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前其仁厚雍和之氣比屋皆然雖有麟不以為麟平轍東遷王室寖衰焉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焰始波蕩風靡以橫潰六合於是有為窮奇為檮杌為饕餮為魍魎魑魅為蜂蠆毒為蟊賊為長蛇為封豕從食肉于血當是時而麟出焉則其為麟也固宜不然則郊之狩紅之蒐孟諸之田必有類然而聚者豕得然而角者鹿夫豺狼麏麋之屬而不一也聖人不書獨拳拳於麟者必知其麟之

為麟也麟之德也韓子曰麟之所以為麟以德不以形是以麟不出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雍和之前而出於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後是知春秋之麟雖不根於仁政薰養之力而其自得天地者則固若也說者又曰麟為明王出也無明王亦出則麟不為當世其為春秋為後世麟也必矣是故學春秋者必麟其心其得然後聖人經世之志與夫天道人事之終始則有以得之矣其出也必有以麟天下其不出則所謂麟者固在也若嚴光之麟於漢諸葛孔明之麟於蜀陶淵明之麟於晉其出處雖不同而為麟則一也王文真積力久其胷中之麟他日必有一出不知天將使麟其所謂當世之麟者乎將麟其所謂後世之麟者乎麟乎麟乎是必有一在也今其張本耳故喜為之記

霧豹齋

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題霧豹齋　幽人樂安閑離世不復顧可憐有為身輕被山林錮豈知曠達士用捨隨所寓聊從隱約中養就扶世具如彼南山豹深藏十日霧一朝文采成蔚然駭狐兔偉哉王夫子術業久饒裕今猶事韜晦蓋亦以此故獨於議論間時有一斑露使得效所長英蹤可平步方今正急賢延納非一路願早隨鶴書勿久山間住

羔羊齋

宋朱翌詩蔡倅羔羊齋　有生不釀羔羊酒無日不誦羔羊詩賢哉蔡子勇成癖自勵要如三代時　畫輸精白承休德政用詩書造太平略為周家推在位太顛閎夭散宜生元王詳詩樵川蔡別乘求羔羊齋詩　平生冷眼看人忙歲晚寬留自信腸朱轂任君騎惡馬素絲從我詠羔羊　思君搔首白紛紛愁對江天日莫雲聞說郡齋新雪壁一尊誰與細論文　羊質何緣亂虎群應同蒼狗變浮雲若人早有羔羊德不用誇張虎豹文

戲鯨齋

宋吳芾湖山集臻公釋氏之秀者浮游倘佯跡接天下乃者歸卧雲山閉門不出遂命齋名曰戲鯨真得古惠師之遺趣也予喜其志因留二十韻以贈之　吸盡百川還見底頭角驚殺鱣與鮪有時大瞋明月珠照耀六合光不死滄溟浩蕩極遊巡鉤深匪憚窮涯涘今者修鱗何側倚豈是吞舟厭還徙秪應噴浪雲日翳故此盤桓良有以朝發夕至固無唯在在處處期一視苟容肯向尋常溝要養此身數千里圉圉洋洋信自如涵泳喁噞真得理從容詎止濠梁游枯槁寧同車轍裏至樂元非惠子知入舟肯作周王羙謫仙跨背應無由昌黎鱠鮑誠虛擬終日相望誰得似井蛙安足為跨跱得所一任笑猿獮旋體寧容匝螻蟻清波孤虛有餘澤何必龍津誇鋸齒叢爾鰥鰣徒唯唯春來秋化無輏已隨陽上下一何勞風波蕩潏不自止瞥乎大哉天獨委居然不與衆鱗比高磨無為還已矣肯向人求升斗水古來大魚不池活會須終作風雷起殷勤寄語任公子收拾巨鉤毋進趾　憶昔從吾友茲馬事筆耕螢窓秋夜短蓮社晚風清亂後成陳迹重來愴故情惟餘雲水客依舊戲長鯨

聚螢齋

宋洪适盤洲集聚螢齋詩　廣野螢如織涼郊書好觀借光須繼晷莫遣業頭乾　許論詩書蠹猶堪讀囊螢亦彊觀鏡辰規後學繼晷匪油乾

蛙齋

宋陳舜俞集蛙齋詩　渴飲嘗不足鑿井偶清疏井邊舊墻屋塗壁為我居念彼作者勞容卻已有餘閒窓近簷楹天光滿圖書汲水屢洒掃塵去延空虛外潔內亦清體胖氣加舒紛懷增中蛙樂豈羨蝦魚相君宅新府文木森周廬侯門多結駟賜金每論車身外無我覩儻來物固踈日食夜以息大小則皆如況無百歲人貴賤同丘墟但可蔽風雨聊以永居諸

杉齋

南史茹法亮傳法亮吳興武康人也事齊武帝甚見親任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

栢齋

南史齊南豐伯穎胄傳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

石栢齋

國朝答祿與權集石栢齋記　凡物塊然而凝者莫堅乎石鬱然而植者莫堅乎栢蓋堅則久久則壽其類異其操同故詩人頌之曰如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人性之剛健篤實而有恒者則能愛而重之如親友然必移而致之階庭戶牖之間朝夕相對不厭魏之南鄙曰瀋邑臨河磐石之上雙栢生于石罅之中亭亭離立鬱乎蒼蒼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儼若夷齊比肩握手而遊于首陽過者望之往往卻立徘徊日移晷而不能舍去邑人王郁將營室于其側欲與石栢結歲寒之盟觀其所好則人之賢可知矣然石與栢質厚而材良其見用也可以為柱石梁棟而不見遺于盛時其舍也亦必藏器林泉而其操愈厲吾見王生之德將與石兄栢友相看終老而不移矣故書以記之

松齋

洛陽志唐王龜字大年父起為東都留守龜趣尚蕭灑不樂仕進在龍門山西谷構書堂名曰松齋放懷物外每朔望一至府第後歷越州觀察武寧軍節度使龜之子蕘蕘之子權後唐為刑部尚書長興三年權於河南訟居民有侵其先祖書堂地明宗降勅書戒縣吏親治之河南府給戶帖為證焉唐白居易詩松齋自題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

卧吾盧形骸妥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妥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宋楊傑詩汝直松齋　伊闕十五里唐朝三百年歲寒林木在王氏子孫傳門有登龍客風生飲虎泉丹方齊代刻龕像魏時鐫居士山長對郎君谷已遷塔巍花繚繞溪淨竹嬋娟木記空陳迹烽臺息舊煙陸渾平獷俗八節穩漁船嗣絶傷宮傳碍亡歎鄭虔石樓延客醉天竺伴僧禪寓目鳴鑾地追懷奪錦篇白雲最深處約我詠歸田張舜民畫墁集王氏松齋詩　人傳半隱在龍門天荅松齋過遠孫水石救尉包簷寺版圖磨滅指鄰村如將綠野還裴度不見潛溪付李藩壁土未乾三易主洛陽城裏有名園　題融師松齋　未解子荆流可枕冷笑陶令琴無絃臨流有耳安用洗續絃得膠還自煎不共巢邊黃口鬧不作竿上鮎魚緣但欲移床倚西壁共師飽聽松風眠元韓性五雲漫藁題松齋　幽人暗坐聞蕭韶洞庭雨脚滄海濤出門仰看天宇淨鬚龍起空蒼崖高鉸刀剪雲碧成縷七柱水弦夜深語露濃煙淡窗几閒移得瀛洲入囊楮未須五車拾流昉明堂百尺須棟梁下視東風吹鼠尾漫山瓻瓻清陰涼

松濤齋

元虞集學古錄賦松濤齋　曾游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峯水接空細若鳳罰雙嫋嫋雄於鼉鼓萬鼙鼙玉堂夜直蟾

光裏銀漢秋橫劒氣中欲截斷槎乘浩蕩兩樵相對此時同甘元從詩松濤齋　虬龍夜捲波浪驚樵人夜半窓戶扃撫枕不寐振衣起碧雲擁月懸中庭四面颯颯生秋聲

梅齋

常德府志梅齋翁椿年建葉德符作詩　予真隱仙地何年玉妃謫雲林莽蒼外艷艷寄幽絶小齋靜窓几閒簾照眉睫將渠江南春伴此天涯客靚粧清晨露踈影黃昏月對花真可人却憶西園別寄遠豈無情躊躇不忍折飲酣動狂吟未害心如鐵人言百花先我喜歲寒節雪霜飽憂患松竹伴孤潔東風桃李時紅紫鬧春色縱復有此香信知無此格宋曹紘詩題蔡昌期梅齋　歲寒心事見吾徒庭種江梅聊自娛息國夫人靜無語吳宮西子未施朱紅酥綴萼承香靨白玉團枝瑩雪膚寄謝後來亮李輩誰能同汝作榮枯鄧肅詩梅齋　江邊蘆葦風颼颼東君一點破寒愁窓間踈影橫春瘦枕上冷香牽夢幽夜半竹折驚殘雪醉起捲簾千山月肺腑洗空龍麝腥落筆天香閒清絶元許有壬至正集題韓賢梅齋詩　之子心太素復從梅清妍自知心與梅同有太素天水月影中影乾坤玄外玄相逢莫多語且醉梅花前

梅邊齋

元張子淵集梅邊齋詩　道人心與太極會結茅直與孤根對捲簾祇在香影中闢戶獨當霜雪際我聞老逋湖上宅老樹團團春怕怕廻欄時復索一咲野月高標閒清白何如道人屋如斗蒲團祇付南枝看定回但見影滿窗辟唱啼聞香過肘差予生平懷此癖雪後蹇驢時一策繞花哦作清苦辭每欲及騷追楚魄道人心骨如花清歲寒我亦當同盟擷芳煑鶴作清供妹身端合歸蓬瀛

桂齋

宋呂頤浩詩桂齋　雙桂亭亭傍竹齋窓前會見紫花開它時釀入椒漿後香逐和羹滿坐來　團團雙桂拂茅齋虛檻踈標畫日開會待高秋風露下清香飄泛月中來張守詩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不惟收子看花開搗香篩辣歸春甕準擬高人勝士來元僧大訢詩曹伯墀築室曰桂齋戲作俳偕體　阿山騎蟾白銀闕醉折秋華餐玉屑霓裳曲散塵清涼夜素娥悲白髮玉輪碾香空翠寒流光萬里君合歡大星漸低海色白高齋翠影空團團萬卷芳心期厚地憔悴秋光忍相棄百年苦使富貴羈淮南小山歸不歸

桂香齋

宋洪适盤洲集題左達功秀才桂香齋　小齋面達瀛帝宵得雙桂黃卷對聖賢欣然有餘地筆端妙言語挾此波瀾勢熒熒百鍊剛自是青萍器衡星不戒識鉛刀且爭利于今修月手盍振凌雲氣明年廣寒宮聲名都說似歸來八桂鄉浮丘挹仙袂

植杏齋

元程禮部集題植杏齋　吾聞董奉

種杏古武林育杏致富家千金鄉人穀易論升斗猛虎咆哮為看守至今人說董奉家春來繞屋皆杏花謂君業醫如董奉肘後神方隨所用齋前植杏不計春以仁為本善為根根深花盛實亦大並無虎守何曾責君不見牧童遙指杏花村豈識人間董與諶

東梧齋

程禮部集東梧齋詩　誰種碧梧臨曲阿後來築室蔭高柯也知故老流傳久況復諸孫諷詠多秋雨過增聲淅瀝朝陽當牖影婆娑何時棲得天邊鳳五色文章爛綺羅

櫟齋

蘇州府志櫟齋在石浦衛湜正叔藏書之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四十　七皆

齋　齋名十六

榕齋 方輿勝覽在富順監治以榕木當簷也

木齋 元李㬢陵陽集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間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子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畧曰，濟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為權善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自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木訥而遽以為近仁，豈不以木者質樸堅韌，而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訒，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闔動發生者在于其形，不于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為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為闔動發生也。公畧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渻氏以雞之欲鬬，虛憍而恃氣也，應嚮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辯。公畧有文學，議論嘗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媕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慮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元王惲秋澗集木齋銘　大哉乾元，寔維生德，在人曰仁，萬善攸出，氣習物欲，令焉以私，營營四馳，德其餒而，聖門之學，惟仁其事，由近及中，若射有志，木不外矯，質則近焉，不學斯蔽，心德奚全，格物致知，寡欲去私，兢兢循循，靡忌靡戲，日月之至，三月之違，遠夫一貫，眾理聿歸，粹然而溫，截然而制，曰中曰正，沉應曲值，愛已愛人，極乎博濟，天地之功，勛華猶病，來疾志仁，木以扁齋，欲之斯至，何遠乎哉，編簡爐薰，神明厥德，任重道遠，勉勉無斁。王沂伊濱集木齋為方積賦　昔年種樹未勝拳，老幹如今屋脊高，屢許狙公分橡栗，時招木客醉香醪，衣巾白日觴蒼雪，枕簟西風夢海濤，歲晚淹留吾老矣，借君叢桂續離騷。薩天錫詩木齋為九江方叔高賦　匡廬山中有佳士，讀書結屋深雲松，碧窓外影紫翠動，落日照見香爐峯，寵鐙夜壁山鬼過，採藥春徑仙人逢，危檐墮雪聽風竹，古寺隔嶺聞烟鍾，每思幽絕動歸興，歲晚落葉迷行蹤，扁舟何日過湖口，分我半壁青芙蓉。陳眾仲詩賦方叔高廬山木齋　山中種木團書闈，無數好枝生屋頭，白浪吹雲湖艇晚，青林含雨石窗秋，賦詩富似韓宜子，作器定從樊敬侯，更愛小亭深竹裏，竹根洗硯細泉幽。程禮部詩方隱君木齋為叔高作　林深晝永掩重扉，坐久濃陰起四圍，白虎兒人穿嵡過，黃鶴將子護巢飛，靜聞彭蠡春聲動，仰見匡廬夕照微，吏有青蘿懸石磴，會因涼月挂絺衣。傅與礪詩題方炳高木齋　種樹千章合，開軒四面臨，徑微通窈窕，簷迥起蕭森，風雨行春氣，雲霄落午陰，碧從脩竹間，青任古苔侵，養鶴幽時下，垂猿密處吟，都應結構好，適覺往來深，花發明閒巷，藤懸拂挂琴，閉門惟淨石，倚杖即高林，寥闊天涯夢，逍遙歲暮心，歸舟過彭蠡，思爾定相尋。

竹齋 漢陽府志 在湖廣漢陽府治東　元劉尚友集竹齋記　晉王子猷呼竹為此君，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武豈獨賞奇之名言哉，竹之在乎宇宙間，實如此也，且以四時言之，春雷蟄驚，萬角戢戢，未幾而拔地以起，轉盼而琅玕如林，生意之盛，未有過焉者也。炎風暑日，鑠石流金，蔚林高樹，傘蓋宏蔽，若乃蕭森連畝，望焉而心涼，躁明極目，入焉而意消，庇之而不悔，寘倚之而不叢挫，清陰之獨無得加焉者也。凋梧悴柳，望秋先零，寒露嚴霜，屆候靡爽，青青者特立而愈秀，楚楚者抽潤而愈長，勁氣之磅礴，又孰得而踰也。山空谷靜，歲晏年非，風能搖之而不能損其一葉，雪能壓之而不能動其一枝，而侵雲之千尺，貫堅之百圍，有枝披而榦折者矣，晚節之高堅，槩無得而與於斯也。人有常言，曰三友，抑松之始也，賤於牛羊，其出地之奮，不能如其勇也，梅之芳也，木離乎妾媚，其絕塵之標，不能如其潔也，然獨盛於東南，而鮮出於西北，徂徠之松，新甫之栢，閟宮清廟，乃專棟梁之美，而淇奧之菁菁，璧圭金錫，僅足以見君子之德，擁腫被巖之櫟，當途橫道，亦或眩匠石之顧，而孤竹君之表表，冰霜鐵石，惟足以着君子之操，抑所以使人懷思而不已，顧望如不及，愈足以增其瞻而惜其遠者，正復在此，而竹何求哉。武林朱君屢宰邑，辨曲直，所歷皆人所避處，鋤強去梗，不吐不茹，殆所謂偏不治劇縣者，土民之去思，臺府之剡列，剡成集而播盈路者，固所在而是，豪強之蜮，中官權之驚側，朝加膝而夕墜淵者，亦不無也，然君直道而行，中立而

不俛知行其素而已。抑他人有君之一二。當橫飛軒擧。而君猶淹鬱以在此也。愛竹名齋。問記於予。予愛寓竹之不可無。而寓不能不爲竹嘆者。於此。而君之竹亦具是見矣。齋前日永風清悠然。揭予文壁間。閑吟坐嘯。有觸于懷。當必對此君一笑。曰惟我與爾有是夫。韓性五雲漫藁竹齋記　植物之貴重者莫如竹。見於詩易記禮之書。異於凡卉尚矣。世之人亦知竹之可貴重也。甲觀大周培植相尚。叢花茂草。俯仰映帶。以資游玩之娛。譬如元夫鉅人大冠長劍。而與貴介公子。接膝綺疏華燭之側。將重之耶。抑溷之也。嗟夫世之知竹者鮮矣。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於予。予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元章出畫卷示余。蒼巘斷橋中。無雜木茅屋十數楹。蔽着篁竹間。指曰。是所謂竹齋。而求予之記者也。可記以否。嗟夫。元章真知竹者非耶。古者燕居之室曰齋。有取袚滌自潔之誼。元章居是齋。圖史以爲師。起居不肆。冠珮不宴。出門四矚。清風凜然。如接畏友。逮去而不忘。必假圖畫以寓其心目。元章其真知竹矣。而余何能記。然有進也。君家內史修禊蘭亭。脩竹之名聞天下。竹以人重也。至若子猷事業不多見。徒以愛竹之故。世言竹者必徵子猷。人以竹重也。元章齋居。求志業日益就。使過其處者相語曰。是竹齋者。王元章讀書之所也。餘暨之竹將由元章而重矣。士患無志耳。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唐岑參詩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　京尹小齋寬。公庭半藥欄。甌香茶色嫩。窻冷竹聲乾。盛德中朝貴。清風畫省寒。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宋胡寅斐然堂集携酒訪奇父小酌竹齋以詩來謝次其韻　優游林藪避塵沙。杖屨巾横一幅紗。却老自燒金鼎藥。醒心時進玉川茶。釣窻愛日頻遷坐。蔭竹流泉屢滿窪。常記此歡同醉處。歈歌折柳舞傳芭。和奇父再寄來韻奇父易用　酒影何曾有畫蛇。燈光不必草紅紗。牽能真率時添菜。未憶來纖笑捧茶。世路風波常起伏。醉鄉田地絕隆窪。愛公詩句如清瑟。自比流魚感瓠巴。孔平中詩竹齋　淅淅風敲韻。亭亭日轉陰。公應喜來此。相得歲寒心。楊誠齋詩凜凜冰霜節。脩脩玉雪身。便無文與可。不有月傳神。宋曾丰撙齋先生集題項聖尹竹齋　之君命也。有孤辰之子德孤無同人。天遣之君友之。子賓主相忘無彼此。出播春梢道骨輕。侵書脫色天資清。客來面目挾塵土。對君有頭不敢擧。客來言語挾塵埃。對君有口不敢開。坐聽一賔陪一主。夜雨秋風相爾汝。主人養高賔養虛。九天上與神龍俱。宋松韋齋集竹齋詩　誰云山僧貧。而有千椽玉。幽眠豈無處。愛此晴窻綠。李直詩竹齋賦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閑竹淨好。日媚

幽人心。南方夏厭着。獨此留殘陰。炎雨挫餘熱。穿風捜涼襟。長簡展蘇亂。歌奏歡禽侍。奴裏村服。語客拋塵簪。志高成利譬。思爽生詩涵。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山迎穗復遠。月勸澄杯深。業名雖未染。幸亦非煙沉。廖行之詩寄題李筠叟主簿所居竹齋　寄傲寧須門柳。哦詩不必庭松。伴我盡心直節。領渠明月清風。史堯弼詩竹齋　擣楪雖不才。亦各言其長。媿此萬丈夫。寐卧無何鄉。林敏修詩喜到竹齋書事呈無位居士　嶺上小梅初破萼。同雲作寒雪花落。千里南還喜見君。一杯相屬寧辭數。楚狂小子笑孔丘。杖屨謾學名山遊。二年勝景覽欲盡。贏得顏鬢先驚秋。却歸竹下尋詩句。追講前歡充千充。竹間已有嗣宗狂。吟醉何妨陪杖屨。

種竹齋

宋司馬温公傳家集種竹齋詩　吾愛王子猷。借宅亦種竹。一日不可無。瀟洒常在目。雪霜徒自向。柯葉不改綠。殊勝石季倫。珊瑚滿金谷。

聽竹齋

餘干志吳存題西壁曹文忱聽竹齋　一片秋生萬玉中。天然非徵亦非宮。誰將千古伶倫耳。寓入雌雄十二筒。

竹林齋

宋黃裳演山集竹林齋詩　桃溪出世境。竹林居士鄉。中虛松天韻。外直凌秋霜。靜久世味淡。翠深人意涼。觸目多俗物。見君何日忘。

竹逸齋

元椽章熊朋來集竹逸齋銘　周書無逸。維君子所。竹乃可逸。是亦君子。一溪六逸。昔見徂徠。太白巢父。陶張韓裴。譚君方仕。而曰逸者。非逸之逸。畫圖難寫。

竹梅齋

元藍靜之集雪中抵竹梅齋詩　衝風冒雨轉幽崖。雪滿長空夜色催。客枕有時驚折竹。遊帷無處認寒梅。野人籬落孤烟迥。邨屋瑣瑤幾尺堆。掃入公家激歛足。氷山不願太陽來。

花香竹影齋

元張子淵集倪仲權宅城北隅。鑿池植蓮。環以翠竹。友人烏繼善顏其齋曰花香竹影。蓋取慈湖楊氏之言曰。花香竹影。無非道妙。因賦十韻。　幽人嗜清謐。結廬池南濆。生意浮野綠。波光蕩晴雲。奇葩既嫵媚。修篁亦繽紛。繁紅藹晨馥。翡翠護夕曛。物雖一植微。中有至賾存。形色理固顯。索隱邈見聞。妙契俯仰間。鳶魚亦翔奔。乃知動植者。至理同絪縕。玄功諒誰宰。物物均化醇。說此香影妙。嗒然難具論。

■華齋

宋李復詩　真長世譽賢兄弟。■名齋爲學詩。華屋何妨因舊址。春風不老是仙枝。攀條漸見傳芳遠。和氣先從近本知。顧我彫零常弔影。感今徒益鬢如絲。

筠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筠齋記　泰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勸扶櫬南歸。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

地子南北無恒産不幸罹奔毋於斯斯亦安適之地也亦有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然曰予欲子孫浮華則南畝困京師富貴則此我知者父母邦爾荒迷中神魂無主三議鬪嘗也太夫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況其決哉議遂決既葉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澇而亦隘不容寬矣從教授濮君久中改卜焉安陽城西山水靡不復歷始得武官原渠之陽今阡而定畫遷措皆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士中太夫人歸葬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内恭安命之士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東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種植詩必托興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笴麓簫笙簧筐篚筬席纜維縢絡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筠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襲護使不能干其内則筠之功焉若筬席筐篚纜維縢絡獨析其膚爾内則薪也而簡牘箭笴簾笙簧雖膚肉俱用膚或有損則為弃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施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力於先塋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用者焉宋許綸詩綸予劾靖節止酒醴賦筠齋余亦和而勉之綸以筠名齋種筠當檐斛愛筠栽竹易見竹知筠難竹以筠為本筠居竹之間希筠歲寒操追筠古風還筠中聽瑟瑟筠外瀉潺潺人與筠俱勝筠隨境共閑

瑞蓮齋

宋楊誠齋集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引治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歸而遁其光遣其子奐負笈遠從侍郎章公學焉其文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肆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耿耿祉哉爲之兆矣是秋有司薦奐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適遣奐來謁予記之予曰章公之所謂瑞其止於一蓮而已乎將不至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奐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楙焉者而家在唐自瑀至遇持國秉者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楙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瑞之忠復之直瑞也萬之貴倪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于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

稼齋

元王惲秋澗集稼齋說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匾於卷首余曰渠十少氣銳方馳聲撫仕以調義理務為事何以為豈起家膴仕得焉而不忘其本邪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邪豈仕不為貪動久而思其靜邪曰崔氏世居茌平薄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郊居者數月沖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績予開軒臥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畯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薿薿彌望每觀銍刈偃然觀崇墉之積賡豐年之歌動嘉廩之詠田里熙熙物情交暢以已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不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艾服官政進退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己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如蘭齋

元吳禮部集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未有不同而人心常患於不同者何哉私以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為公併異而為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於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於言也苟出於其同然之真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會而彼此莫之違又何不同之患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始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無間故其見於言而有味也如此足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喻君子之言而獨取於蘭者蘭芳草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乾也聖人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為乾固矣芳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為衆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無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為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貞定楊君士傑名其友王恒讀書之齋曰如蘭廉使濟南張先生為之篆以寵加之楊君與余在國子同僚以授余曰子盍記之予以末識辭楊君為言其人好修而文溫靜端厚君子也又聞張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賓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皆造其廬相從於文義之樂他人莫與焉然則是齋之美不為虛矣抑愚切有感焉愚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鄉德則媿焉然其心未嘗忘蘭也今雖未獲造如蘭之齋萬一造焉其麾而去之耶予而進之耶不可知也竊高二三公之誼倘得以

大字自見而不爲君子所棄是則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薦其說以請

菊隱齋

宋李應春詩唐主簿扁齋曰菊隱以史西樓詩求和　老圃禁持晚節香精神收看立風霜傍人籬落根多白歸我田園花更黃佇覽何心栖枳棘淵明雅意在柴桑餐英莫學湘纍苦當念斯民之蓋藏

茅齋

唐高適詩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茆齋詩　虛院野情在茆齋秋興存孝廉趨下位才子出高門乃繼幽人靜能令學者尊江山歸謝客神鬼下劉根階樹時攀折窓書任討論自堪成獨往何必武陵源李洞詩避地冬夜與二三禪侶吟集茆齋　四海通禪客捜吟會草亭撚髭孤燭白閇目衆山青松挂敲氷杖爐温注月瓶獨愁還舊沛芴冷立殘星杜工部詩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羅隱詩茅齋　從事不從事養生非養生職爲尸祿本官是受恩名時態已相失歲華徒自驚西齋一卮酒衰老共誰傾宋元憲公集次韻和北京太師丞相潞國公創作茅齋之什　地僻誅茅後堂幽搆廈餘誰知治城望更作博巖居淨供香廚飯眞籖藥笈書周公高世想轉憶舊田盧蘇穎濱集寄題江煥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坐使壯

心降河陽罷後成南園彭澤歸來卧北窓畦畔草生親荷鍤林頭酒熟自傾缸因君遺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文潞公文集大名府舍創作茅齋因題八句呈太師相公　勿謂茅茨陋棲心即有餘非同諸葛卧頗類靜名居面壁思禪理向陽觀道書迴頭視華屋轉瞬宿蓬廬魏鶴山大全集湘鄉趙縣尉與㮚茅齋銘　茅之爲物可租可茵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苴分社農綯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彖陽於詩比玉充貢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放文題刻楨六潔尚華損刷從欲趙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服滄州集上饒趙與㮚致道以魏鶴山所作茅齋銘相示借作五言一章　棟宇茅茨豁樸慷宇宙寬源流雖常實背氣秪儒酸秋雨蓬蒿逕春風苜蓿槃青藜如扣戶借與異書看文同丹淵集東谷茅齋詩　野徑轉深谷靜無車馬痕松花全粉墮苔葉翠首翻蠶鳥春音雜煙雲晚色昏俗塵何處入長是掩谿門劉忠肅公集次作茅齋成有詩次其韻　新茅坐來兩心休境自適丈室居士家環堵儒者宅常令小博山一種泉餘碧燕雀來賀否應笑簷牖窄畦步是清溪斛可就泉石庭花秋娟娟牕月夜寂寂燈火亦可親隱几對方

册不爲寒暇冬窮居忌矯激可大亦可小人或未知識賤門廣夏人誰思萬里客張舜民畫墁集杜城茅齋二首　已分長招湘水魂安知却返杜陵村陸居無屋舟無水坐看南山飛白雲　多謝材人亮素貧牆垣雖設不關門一杯藜粥茅亭上卧看南山飛白雲韓淲澗泉集鷺鶿林下得周旋回首凄凉十五年豈謂交遊尋舊約不堪朋友話新編翠連山色高還聳綠滿湖波散復圓小酌更多今古意薰風吹樹聽鳴蟬陸放翁詩茅齋　茅齋雖絕小老子來新歎磴落霏霏雪爐生裊裊雲心將鷗共遠巢與鶴中分幾許人間事吾廬寂不聞高耻堂存藁題趙致道茅齋詩　三百年前茅屋歌誰其繼者茅齋銘杜陵憂世何其切鶴山觀物何其精兩詩妙處均不朽吾能合異融其眞崎巇雕宇貯豪士此豈有意於吾民從來大庇天下手乃在茅棟茨檐人請君觀銘驗吾德復來歌義充吾仁庶幾體用歸一貫二老可作當欣欣許綸詩茅齋　市近無營地自幽身閑何羨水中鷗因思客路竿遮日得似君家茅蓋頭元蔡夢祥詩茅齋　草創衡茅只數椽時親佳友閑吟篇雖然眼底無他地却是人間小有天月冷動人東閣興風凉快我北窓眠粉墻朱戶誰家宅昨日笙歌今寂然戴表元集茅齋詩　紅杏園林雨過花遠陂深草亂鳴蛙春風不鬥茅齋小自

向階前長茵茅

蓬齋

儀眞志在添差通判廳蘇州府志在長洲縣東北進士周沔所居宋陳季陵詩題王季恭蓬齋　小結茅廬寄一椽夜燈聊與客周旋聞知急雨來何處題作蓬齋亦偶然政欲掾君江上句莫嫌驚我醉中眠老翁尋負漁竿久何日烟蓑止釣船陳簡齋集宴坐之地蓬篠覆之名曰蓬齋　不須杯勺了三冬旋作蓬齋待朔風會有打窓風雪夜地爐孤坐策奇功葛立方歸愚集王季恭蓬齋　湖汶園林隱環堵繫舟與並春風浦采楷無聲百丈收卧聽蕭蕭蓬背雨只令尺五明光宮清夢特猶記短蓬介木爲齋劣容膝舟居非水如張融賞大自煎身有崇幾人不踏風波地涉侯

春草齋

元寓庵集春草齋詩　脉脉微雨收背習東風千十不動其佀附蓬齋顯頌安如山

日不出門滿地生芳草棄綠散餘馨深居偃幽抱故舊來者稀寂寞城南道

芹齋

宋鄭夾漈詩　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田園何處有子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却軒冠便自由　方正字次韻　鄧侯牽挽政難留六十年來亦倦遊至竟眼高無俗韻不因人與始回頭江湖白鳥緣應熟塵土烏靴心少休可笑山翁癡未已欲成吏隱更何由　林謙之次韻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遊。說盡軒裳還過眼。讀殘書卷復從頭。偶蓬隱几何須問。不到技簪便擬休。平世贅名如繳日。欲將何地置衆由。

瓠齋

宋余漁一文安家集溫陵吳氏瓠齋　試問高齋底許瓠。瓜呈含明邊椰大能容。千古壺中別有一天。　大樗大椿等類率是內篇寓言。我謂惠王瓠種。合種莊家漆園。　詩記斷壺秋半。易占碩果春先粒。許中間種子。乾坤生意無遺。　提壺足供杯勺。吹匏可入絃歌。一瓢漢落無用。無奈夫君拙何。鄮岳祥閒風集題正中瓠齋詩　大瓠秋成實垂垂。掛舊林。剖堅容五石。濟急直千金。瓢飲希賢樂。匏尊共客斟。許由嫌汝聒。擲去是何心。

匏瓜齋

元胡祇遹紫山集趙禹卿匏瓜齋　君不見王盃瓊斝黃金瓶。玳瑁象筯爲銀罌。翠屏鈿几奪眼明。如意醉擊珊瑚莖。一朝奴輩利財貨。所寶適爲他人榮。又不見昨日見遂令客卿。高蓋危棟連飛甍。方花古璞排七楹。門楣大榜書佳稱。繡衣絲履雜簪纓。寶鞍朱鬣光照庭。夜半大厲瞰門扃。黃犬追嘆嗟虛鳴。污宮瀦室竟何有。但見腐草飛流螢。羨君閱世能自寧。急飛勇退轡脫鷹。紛華美麗鴻毛輕。高齋命以匏瓜名。區區隨形各天成。枵然酒盞壺自傾。不將不迎來佳朋。醉者自醉醒者醒。去城十里上馬到。蕭然遠隔塵泥腥。盤谷圖序書座右。歸去來辭爲東銘。春課兒孫多種木。秋催童僕更深耕。一瓢陶然時自適。高歌擊壤樂升平。西山罨畫雲閒橫。　田收白黍能供酒。籬滿黃雞可代蔬。飲食簞瓢能醉飽。也勝彈鋏嘆無魚。　有客敲門起自開。靜衷羸馬滿風埃。一瓢醇酒聊相問。知自黃粱夢裏來。　人道陶潛得趣高。歸來已厭折腰勞。何如不見官倉粟。便醉秋風蟹兩螯。　人生眠食不虛言。短鶵長鵬且莫論。最喜心閒百無事。呼兒日在掩柴門。　小亭飲罷上高臺。花柳村墟照眼開。爲向溪頭漁子道。直須風雨始歸來。

卧新齋

國朝何蠖庵集寄題義士鄭以太卧新齋　雕峯有義士。鄭氏崆峒君。連年討狂賊。已著國士勳。一朝念故邑。不忍久沉深。奮然揮義師。豈憚勞與勤。魑魅閒黃洲。狂噬何狺狺。俄聞崆峒死。骨暴沙與塵。令子痛欲殞。哀號徹秋旻。天高帝聰遠。悲哉難重陳。歸來結茅屋。入處恒卧薪。誓將碎賊首。持以祭厥親。憶昔吳夫差。勇氣真無倫。復讐報先志。雪恥良不虛。云胡鮮克終。志得忘苦辛。屬鏤一何冤。甘弃社稷臣。雖能酧乃心。宗廟竟爲榛。鄭子忠孝姿。於義早有聞。載天理不共。圖大身必馴。應懷卧薪志。勿學卧薪人。

蒲齋

元宋本至治集馬正卿蒲齋詩　春雨歷山草木。秋風鶴鵲風烟。不見丘墳舊國。猶殘譜諜遺編。

鵬背圖南騎昔。馬首欲東此時。一代仲宣有賦。三生莊舄能詩。

衮斧齋

盱江後志新城縣南十五里石城之西村乃呂南公所居之地。南公自號灌園先生。日以講道著書爲樂。嘗讀陳壽三國志。譏其脫略無法度。銳意修之。將以勸一家之書。乃即所居東偏營一大室。題曰衮斧齋。以示筆削褒貶之意。

瓶城齋

元閻復集瓶城齋銘　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躁屬之機。或發吾瓶。默其守。不若修仁義之干櫓。全其緘。不若篤聖賢之說。鈐若然。則城何懼於脫。瓶何患乎建瓴哉。

賁進齋

國朝何蠖菴集賁進齋說　學莫貴乎自進。莫患乎中止。能自進而不中止者。何力與志之謂也。力奮而志果。其不進者否矣。故聖人喻之以爲山。山非可爲也。而可以喻進道。苟有志且力焉。雖非可爲而尤可爲也。夫山非一簣之可爲也。而始於一簣。不可以少之也。貴乎進而已矣。及乎有成。又非一簣之可少也。而缺於一簣。不可以棄之也。貴乎有終而已矣。若然則由方寸而至於九仞者。力與志之謂也。雖然是一山之說而已矣。非衆山之說也。夫隆然於地者。有丘垤焉。有培塿焉。有嵩華而岱宗焉。由丘垤而視培塿。由培塿而視嵩華不岱宗。不足以爲山。岱宗之與嵩華。雖不可以一簣進。而亦不可以自怠止也。或者不然。畫於自進。而培塿是安。狃於中止。而丘垤是足。是力不奮而志不果也。甚矣。葵山之能爲。抑又有甚者焉。其高且大而基之弗固。築之弗密。朽壞之與拔。墳踈之與積。又或弗慎。而寘薪焉者。視之非不窮然崇矣。而又號於衆曰。吾豈虧於一簣之功。噫。吾見其惑也。益甚矣。今吾宗國學問之林藪而克求。又其翹楚者也。其學不以老自怠。力方奮而志益果。不培塿。不丘垤。而有嵩華岱宗之志者也。不朽壞。不墳踈。不寘薪。而基之固。築之密者也。推是心以往。其進豈可量乎。故吾因其以賁進名齋。而爲之說。詩曰。高山仰止。吾將於克永望焉。

覆簣齋

宋李復潏水集覆簣齋記　志之於學。非尚其志。强其力。終無異於衆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苟其志不立。心之所期能如是之卓乎。冉求自畫。不能循道而進。公孫丑謂道若登天而不可及。欲少貶焉。苟力能自强行之。所趨遠欲如是而已乎。始銳而久則怠。朝勤而暮則倦。人之常情也。舉其高者遠者。亦之。猶患乎不勉。況姑以淺者近者誨之。其所學何足算哉。莫非學也。徒能言之。行之不至。胷中未必洋然矣。是猶燕人之談楚。身未嘗至郢都。其說未必然也。孔子曰。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太原王生源明自西河來上黨問學於予今歸將闢齋舍於其居之後圖求予爲名揭其齋予既詔以尚志强力而遂欲觀其進故以孔子之言名之曰覆簣云

松瓢齋

國朝孫作滄螺集松瓢齋爲王好問賦　身外纖微皆長物一瓢飲足寄蒼虬壺中日月縣林表天上匏爪下磵幽器大從來成濩落時危毋復事沉浮只憂尚渴陶唐化未放先生學許由

雪蓬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雪蓬齋記　客有自東海來者談明之南郭若有遯者之居焉其居遠市而寂戶牖階楹晻映水林蘆葦間吾嘗過而異之因下馬造其室室之上覆與其四旁皆施素焉啓牖以觀皦然若雪而虛然若舟其扁曰雪蓬齋云時吾睹其室嘆曰曩以事涉漲海樓舡快健爭先取疾若天馬羣躍長風中旗旌飄揚劍戟盪摩蛟鼉鯤鯨出沒導從誠偉觀也然當蓬著時亦日熾波濤霧熏天浩蕩無際不知所辟回顧父母妻子若隔異域邈乎不可見中心火熱水不能沃父玆登陸而郭行不如有所謂雪蓬者在是也况嘆而坐雪蓬主出見客問其名氏若犢然無聞者室中無他物几榻琴硯書冊山水圖在焉日正中蒼涼外浮虛白內朗令人有醒然者雪蓬主戶外蔭有桐火石鼎汲井烹苦茗飲客既出門人事復空集

紛紛役役夢寐度白日竟忘詢其人矣余聞其言而億之曰噫豈吾故人陳元昭乎元昭性澹泊好畫山水嘗游諸公貴人間往往不意合令聞其遯處南郭矣豈其人乎余觀古之遯者多蹈海而往視人間世若有所不樂然蹈海於海以自遠孰若蹈海於人人中浮湛而莫我知也元昭若遯雪蓬蹈海於人人中則人人中之海不大於海之爲海者乎未幾元昭寓書於余曰爲我記雪蓬乃知雪蓬主果元昭不錯也因書客與余談者爲雪蓬齋記

運甓齋

南海志郡國可兼橋東有運甓齋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運甓齋記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業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荊湘等州撿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强兵據重地蓄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拔黠首於羶腥以雪宗廟之恥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真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剪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忘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大林帶之難齊小白有兆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下敦之罪敦固可知矣侃之夷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單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與同故使倖石頭之捷如其爲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賴其力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喻豈不善耶判州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强起之既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十里外求文爲記故書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洲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凝香齋

元一統志在河南路舊曰西齋曾南豐吏名取韋應物燕寢凝清香之句令廢曾南豐嘗命孔平仲賦一絕云東郡經年久西齋一事無肅然靜相對惟有博山爐宋曾鞏詩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

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煙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澹香齋

江州志周以雅字象仲侁弟也袁甫廣白鹿于山南童偲尋瀛溪于山北先後聘長書堂以雅日升講席恪守師說信從益衆淳祐中吳淵欲以布衣薦謝絕杜門常曰人不學則老而衰韓魏公德業鮮儷晚年尤切警戒故有莫嫌老圃秋容淡史看寒花晚節香之句因取淡香二字以名齋學者遂稱爲淡香先生

琴齋

宋周夢李集重建琴齋記　藝祖皇帝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弊壞或興葺之數以爲殿最於戲創業垂統用敎于後人休汲汲如是加意得非宅生寄命之地爲甚重民之暴賤猶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則仕四方所居公廨渠可聽其摧圮而不知一日必葺之義乎聖謨洋洋寓諸琬琰此萬世臣子之所當體承也旌德創邑肇唐寶應迄今五百載廳治之建雖曰昉于前令周公宗文而堂皇寢室歷年滋久質賢文按圖志莫有其所從來風雨漂搖棟梁凡毀瓦之職報期會日不暇給補苴罅漏隨力支撑苟且及瓜捽鞅而去比年有嚴墻覆厭之懼權宜易處于廳事西偏僅堪容膝一席逼隘糠秕喧闐吁終日宣勞公餘偃仰一張一弛人之至情也因陋就簡非典歟

興舊起廢非先務歟令尹喬如岡由戊申仲冬來領撫字日繁慨嘆作念經始粜何賦有宿逋帑庚赤立臺府之程督正劳午顧工役艱大始置弗言今盡庠陁杌求上恩下孚雨暮以辦治稱於是謀之蓮尊定其規畫增高闢廣挍成梓人撤而新之牓曰製錦嚳叢堂阤屺然中庭間截今逈貫通地脉列矗三楹以叓出入邑之嶲造欲議其政之然否亦延見於斯皆累政圖虔而未皇者也尤正何大參題扁得初揭兹為稱令倅弊稟耒弗靳所施呂君濱一鄉善士復樂相是役慮材鳩庸丁丁登登器使勝任興功於庚戌朝易畢手於辛亥孟陬繚三閱月而告成矣其也毫髮無擾於民信乎胥次出奇根前突兀跡庠黯為闔爽化剥腐為堅良琴齋靚深砥通爽坦氣象改觀視昔有光今之居此外適内穌其飲食也必欲斯民有右養左體之樂其宴息也必使斯民有上棟下宇之安利於民則興廢於民則别休戚同體豈特崇飾倘佚娛而設耶今律以端方涖官明敏下車未幾修學宫葺社遺門曰拱辰驛曰棲真率加營繕圖有亭館舊名清風于湖張紫微之真蹟屋隳矣榜亦弗存今即故基而締搆焉時則有兩岐之麥並蒂之蓮史為雙瑞與斯宇相為輪奐暨將秩滿復捐餘力建閱武亭于尉廨之旁凡[illegible]俱備益今不以豐殖為己私計故能去如始至知無不為兹甚盛舉後之宰是邑升斯堂者當思令尹所以經始計度之勤勿睎為傳舍第第相承其永無斁庶令尹之美意常新而德初扁題共為不朽則斯堂之幸亦令之所望也士民懷甘棠之愛恐來者無所考台辭以請夢李因述梗槩非但勒堅珉而紀歲月令政成伊邇必有錄與菁之寵表上于朝仰遵藝祖之詒謀者加甄擢而亦激勸云元元遺山集王子文琴齋詩 天下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真要文君典鷫鸘

琴隱齋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琴隱齋記 士生於千載之下而有思乎千載之上焉得其微於心者未必能盡於其言也讀於書者與為尊矣詠於詩周頌為盛矣此仲尼之所以垂之萬世而教化於無窮者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民無得而名也天命之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者非知天其孰能與於斯乎是故思之有所不及言之有所不盡則何以想像其形容於高遠精微者乎古人之為樂有器曰琴士君子御之天地之高厚鬼神之變化古今之通貫聖賢之德業可托之以見其所思者焉故非常情之所在也吾友張汝遴允中學於成均求聖賢之道尊所聞而行所知欲施其學於寔言渠如也他日得古人之琴焉考其遺識則李唐時物也宛然含蓄之深暢焉宣朗之美心有所蘊則以托諸絃指之間其所寄者遠矣即中條山之舊隱為齋以居之謂之琴隱而求予為之記予曰子顯矣而謂之隱者何也將無思之所通明之所照有得於過化存神之妙而微顯闡幽於此者哉且夫中條之山接於蒲坂有虞氏之都在焉其接也尤踦畀於天九州定於地亦在是也其望於堯之巍巍者豈有終極乎首陽之巔伯夷歸自海濱與叔齊終於此也文王係之矣然則絃而歌之於兹山之下其有曠世無窮之悲者夫謹述所聞以為記

彈鋏齋

合肥縣志彈鋏齋在雅歌堂西今不存

鳴絃齋

宋家戶部詩鳴絃齋 徽金軫玉七絃存流水音中政事分直自武城曽聽後至今方始得重聞

船齋

豫章續志在漕臺副使廳安行書已廢江陽譜瀘州志船齋 在廳後深五楹齋外兩傍各置欄檻通往來欄外植竹竹外各為書室翼之翠梢掩冉窻扉互映幽閒可愛宋朱晦庵集船齋詩 考槃雖在陸滉瀁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張南軒集船齋詩 窻低蘆葦秋便有江湖思久已倦垂綸游魚不須避張孝祥詩船齋 齋居安穩似乘船魚躍池光鷺宿煙還有一生江海客釣竿閑放日高眠郭印雲溪集船齋 虛舟橫沼面窻戶四玲瓏絳宇三

山上青天一鏡中夜深楊柳月永芙荷風公退渾無事江湖興莫窮張師曽詩船齋 齋居劇虛舟蘆鴈半秋至月白一長鳴頓識乘桴意徐衡仲詩船齋 平生江湖心想像掛梁棟夜雨一番秋寒燈十里夢漂流任風波穩若萬斛縱果欲航巨川惡在不可用易士達集題鄧氏船齋詩 平生心樂水雲鄉卜得書窻瞰碧塘自有濟川勲業在不勞雨柁與風檣王灼集跋白氏船齋卷 紹興戊寅六月乙巳樊國器國材置酒坐客馮邦直劉謐夫王晦叔唐山叟馮全道傅夢良何晞顏李仲仁自申至戌罷飲白氏因濠上植蓮四根纔五年蕃衍近百步凡水芙蓉宜風月雨露今四者得其一云於既望後兩日

舫齋

輿地紀勝在和州設廳之後寧海志舫齋在寧海縣讀書徑北儀真志舫齋在真州郡治頗深廣元一統志舫齋在襄陽府房州治今廢湘潭志舫齋在湘潭縣舫齋舊名歸帆在縣圃花閒令孫嗣慶謂置非其所始若困水行舟乃徙之東池與清風閣通冠以新名曰若濟取若濟巨川義處州府志舫齋在舊推官廳宋淳熙九年推官王孝嚴建賦詩云我本湖海一漫郎生來住處波茫茫時尋畫舸破煙水菰蒲滿路荷華鄉一川窈窕蛇紅蓼兩岸蘆葦明秋霜船頭鷗鳥日來往溪上風月相迎將一行作吏便相失合眼靈運春池

塘紛紛鴈鶩賓可厭紙尾姓字隨低昂書終是俗人長江湖到了難相
忘公餘頗有數椽在棘闈雨行如船裝不知風波世路險穩居萬斛隨風
檣人生短遂何日定鄉來落雪令栝蒼江山轉施千萬里故人兩地遙相
望誰能為我幻竹葉頃刻泛宅歸滄浪只憑平生樂湖海隨所寓處為艅
艎夜寒滿載明月臚北風打頭人不忙動未泥自不如靜悔吝不到虛舟
傍朐㵲五湖與三江是中吳何誰望佯直須喚取李郭車相與共泛無何
鄉令嚴貴與民居齋穴廢宋末梅庵詩偏舟容與小房櫳搖蕩簾旌蜀錦
紅雨岸蘆葭秋已冥一川煙浪夕陽中不愁彭蠡雙蓮鬢大作江湖萬里
風藥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拉汎望未宮湯華老詩題舫齋 誰人能使陸行
舟涉水寧無險覆憂日照簷楹帆影動風搖窗戶櫓聲柔夢回渭水清新
句歌罷語淡歎乃愁吏看霜天晴仪月悅然如過洞庭秋范石湖大全集
舫齋信筆 燕居故可樂病卧翻可憐身隨僕吏健甚人半神仙既無楊
州鶴龍鍾在吾年南齋深而明略似江西船船中何所有氣雜爐煙親
明徧老伴新來即甑然秋蠅獨戀戀朝相撲緣窗晴日色濃窗紙烘春
妍但愁添眼花膜生聊茶禪困從定中生夢勝夢相牽三昧未得力十魔
方現前久仲付一笑朽腐雜珊瑚來籃千齋動風順鍾鼓傳家人亦相呼

趣具先生盤中詞能箴何蟬腹易便便此日雖可惜姑付食與眠趙君鼎
詩舫齋 浮家泛宅漫區區一閣安然特適殊題作舫齋叢解吾然臨寄
傲在江湖李忠定公集題陳小欽舫齋詩 一心寓百骸是身已虛舟寄
形天壤間大塊日夜行翔弦轂椽屋結構溪山幽假以舫為名諦觀有異
不行或本一體淵止同川流蕭然齋中人悟此復何求但聞泉石美景物
方清秋安得遂其上一與龜魚遊 畫舫臨流四面通綠窗面面有清風
年來始曾虛舟意正在江湖波浪中張彥實詩舫齋 曾得操舟三昧功
浮家不借一帆風鱸魚如雪酒如玉定在五湖春水中 題于溫姪舫齋
江湖著身鷗作鄰平生踏浪不踏塵晚從闤闠寄行李旋卜舫齋聊寓
真夜闌閒月雲頭湧楓葉填窗不成夢團欒十口似浮家頓倒一生如城
家君看世事風打頭奔濤濺浪何時休不如問錢多買酒萬斛與君供拍
浮 文之韻景蕃登于溫舫齋不偶詩韻賦詩予亦和之 漫郎不省塵
中走湖海收舟淨無垢規摹畫舫作齋館似要窗間過山岫平生張緒本
豪放人物風流記宮柳不應蓬底了生涯只是寓言猶十九願侯自悔虎
頭孫縣不論功說凡久入門浪喜布帆在與畫中流漫留肖吏將險語闌
嘲謔詩語故應大如斗我窮政以老侯喜搖竿見魚不供口愛君馬上醉

眼花萬斛龍驤落盃酒未須腴芴頃易手且熟他年濟川手洪文安公小
隱集次韻相兄舫齋詩二首 長年三老漫良圖何用西風十幅蒲四壁
煙光長在眼公知杖屨有江湖 浮家泛宅古無多只有高人張志和心
似虛舟元不繫泊然聊與世同波孫元卿詩題舫齋 滿船載月華亭子
泛宅浮家張志和何似舫齋趺坐穩莫教平地起風波重韻詩揩顧蛟書
宅九衢誰能經濟運雄圖先生道義為舟楫可但三江與五湖曹勛詩題
人舫齋君家作室擬虛舟想見低窗事事幽竹幹巧同墻影直簾波寒並
水光浮五湖煙月應無意四海風塵計少留掛帆天山端有待要憑巨楫
濟橫流呂渭老詩次韻劉省元希範題孫伯溫舫齋 昔年曾伴江湖客
泛宅浮家煙水闊蘭旌桂棹去夷猶醉吟爛賞湖山色即令別來四五年漁
蓑煙艇想依然驅車終歲走塵土夢寐猶在苕霅間主人好事誰能繼
鮮誅茅開一室宛如畫舫到江南左列圖書右經籍嗟予蹤跡若飛蓬笑
談偃息幸相從有時聽覺驚四顧恍然身在船窗中經營雅協滄洲趣祇
欠雲濤破煙霧蕭蕭風雨夜深時憶著扁舟橫野渡羨君腹大飽詩書筆
端搞藻飛瓊琚行看乘槎犯牛斗吾知此含真蓬廬詹時澤詩題舫齋尖
頭屋子不嫌低上有青山下有池一陣東風拂松響恰如蓬底雨來時鄧

肅詩閣閣之暑不可耐走馬來尋靈跡恠山深樹老龍朊蟠洞闊雲寒鼠
飛敗薪然角立九關鎖勢鏁晴空生險隘流衆犇湯一聲雷倒壁懸崖舞
澎湃上巖拖下水晶簾下巖擊碎瑠璨派天風吹作六月寒辟易精神心
膽快宜我得此天下奇恍然坐我神仙界雖與全博映草杪亦有山肴供
晚嘬解衣槃礴舞筆閣筆端寓作詩中畫葉景文詩舫齋 居家巧作浮
家樣此即人生不繫舟政恐風波起平地直教砥柱屹中流浪花影動畫
簾月潮信聲喧萬葉秋夢裏不知容膝計翻身栩栩逐輕鷗王灼詩舫齋
平生江海志煙雨一蓑衣掛帆恨不早白首心事違作齋蹊幽塘想像
未覺非時傾半樽緣自釣人鯉肥蘆花卧秋風柳帶搖春暉寄言宣城守
何必天際歸王宗哲詩舫齋 滿船載月歸將趣泛宅浮家避世狂趺坐
舫齋能靜嘿神馳遊宴無何鄉袁起巖東塘集王醇父號帥舫齋詩
將軍忠勇貫家聲獨擅長江十萬兵早誓中流誇擊楫料公猶小舫齋名
亦集寄題正倫姪舫齋詩 此道若長川行藏比泝沿浪恬寧在我
維泛且隨緣野色連幽岸溪光接遠天欲雖平陰地常使意超然 畫舫
名齋閑端居事若何燕知真皖妻言即是賦皮未便乘桴去惟同載酒過
濟川如有意南去問施羅鄧肅詩舫齋 寓形天宇間一枝慎所處到眼

無溪山堆胷自塵土陳子作舫齋端能世外趣笑傲風波境恬無風波慮
倘本無可觀厌心鷗自舞風景雖可人公乎聊四顧紛紛逐末流誰援沉
迷若吾事在濟川慎勿五湖去　陳默堂詩題公叙舫齋　脅靡來時楫鷁
夷夫從舟齋川雷入夢浮海竟難留忠信雖堪倚行藏要自謀應同仙似
泰不數勇如由水湖風濤忍鱸肥浦嶼秋落帆如得計整棹欲
何之明月時堪載新醪便可浮江山無盡意長蟻劍溪頭

畫舫齋　武康縣志畫舫齋在武康縣圃西池中宋湧為齋名畫舫東郡志畫舫齋在歸鴈亭歐陽文忠公脩遺址尚存滑縣志歐陽脩守滑時於署事西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曰畫舫齋有記見文集元一統志在大名路滎㡨公扁宋歐陽公集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為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虛室之疏以達則檻楯其兩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嵚崟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

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冐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冐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蘇潁濱集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窗戶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洲出沒叢花短波浪澄虛兩岸平宦遊南來身未穩要聞感物意猶驚前賢事迹君令似不帥當年畫舫名　元劉文貞公集曾左丞畫舫齋
越羅衫子絳紅玉扠築肝腸濟渡深
一片月明秋影裏喜吾於此兩無心

秋舫齋　國朝何𧑅菴集題蕭氏克欽秋舫齋
剌舫宜何處文陽別有秋遥知木蘭槳多在蓼花洲古逕沙嵴屋層軒水市樓艤艫霜下釣簦肩月中收種秫多宜釀烹鮮富可鱐朋來時共載兒慣任從流良餌遠須擯徽名視若蜉出遊思短棹歸棄擬虛舟黃菊花前醉青山越下休海桴同逸志碧空玩輕漚直以身如寄都將世作浮蓮窗疑厦屋煙浪即苑裘嗟我應同調深居亦上遊還移艤雪棹共子縱冥搜

舊舫齋　江陽譜舊舫齋在蝸牛廬之側今廢晁公武春日詩云蝸牛廬畔舫齋前春晚風光絕可憐雲補斷山尤秀枝竹藏殘藥尚嬋娟

航齋　宋曹勛松隱集寄題祝秘校航齋詩　寄寄藤垂映柁樓濟川聊此艤虛舟羣經列坐供游息巨浪掀天得罷休猿鶴依樓知有地兒童遺業且無憂業成一棹黃金闕穩上鰲頭拜冕旒

安舫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安航齋詩　清江老人心休休宴息作屋才如舟人間論險莫邇水到刻有藉安浮游等閑覆溺豈不少有家幸免斯何求乃知平地足波浪大廈凡況猶輕漚爭如容膝一齋小泰宇疑穿天光收百年居險能脫險人海一葉隨沉浮弦歌究在水中沚竹樹不減滄江秋舟居無水陸無屋一笑千載同悠悠若孫肯構恢萬斛欲事康濟攻滅修健帆風順更勉力直須擊楫窮瀛洲

艇齋　吉安志艇齋在萬州學直舍樂泮堂之後大觀二年攝教官王瑀立有記今廢臨川志曾季貍字裘父南豐弟校書郎宰之曾孫再舉進士師事陵陽韓子蒼東萊呂居仁東萊每見臨川士友必問曰諸公識曾先生乎學有淵源予歸而事之當時名公鉅儒莫不敬慕平居與陵侍郎景夏論規恢之策劉公珙論備邊事宜張公孝祥論區處亂卒監寺師稷論推行荒政具有條理多見施行築室城南號艇齋宋秦觀淮海集艇齋并序予以典校史領倅錢塘避近得友丁君彥良於陳留官舍丁君彥良年少氣雋誦詩文疊疊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為寄題一篇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間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居左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與顏不然如鄘祖跨鶴出雲寰董霜傑先生集題趙賀夫艇齋畫舫風流六一翁君分小樣過江東擁袍坐對舒波月不減披簑雪浪中瘦竹吟風橫笛處叢蕉著雨打篷時錦鱗只向銅盤釣鱸比松江似更奇喻良能香山集醉題艇齋詩　平生飽識江湖趣今日歸來鬢似絲閑戶松風驚醉耳恰似魚浦聽潮時

煙艇齋　宋陳季陵詩趙觀察作齋名煙艇係坛老作唐律相邀同賦乃次其韻知居

心本在滄州故揭寒齋作釣舟已遣江湖頻入夢使呼鷗鳥與同遊浮踪未可追前事畫舫猶堪擬勝流笠澤有家歸未得斷腸蘆葉荻先秋

舲齋

宋王灼頤堂集舲齋銘并序舲小舟屋也族弟德充書室如舟其以命之銘曰濫舟於陸物有失據理事皆左孰云此室具體則舲居之甚安孝友為檣忠信為楫文章為篙經術為柁遂適于河浮于江入于海乘長風破萬里浪利涉而無禍

艅艎齋

張元幹歸來集艅艎齋詩　人間日日有風波不繫虛舟案若何袖取平生濟川手行藏終與祖同科

虛舟齋

宋張南軒集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滌圃之說適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過險可濟乎豚魚貫天地昂絲絃往克乙去其室斯虛矣

雪夜舟齋

元程禮部集雪夜舟齋記　論古今人物風流莫盛於東晉而王謝諸公為之稱首其一言一行無關於世教之輕重然而當時誦之後世慕之至于今未已思其人仰其風況為其鄉人子孫者乎會稽王君九

疇官寓京師名其會友之齋曰雪夜舟蓋有取於子猷訪戴之事昔晉王子猷之在會稽山陰也嘗夜雪新霽憶剡人戴安道即命小舟過之經宿而至及門不進或問其故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其事固無足論而高情雅度跌宕逸邁之氣有非世間榮名勢利所可得而羈絆者矣世嘗言晉人以清談誤國是殆不然夫晉以區區江左寄足之地符泰百萬之師談笑而靡之僅折謝太傅之一屐則經邦禦侮固自有在風流清談特其餘韻爾是不得以病東晉之士而王謝諸公翛然為千載之標望者亦宜哉王君其殆有見於斯乎身居闤闠之下而心不忘乎江海之上何其異於衆也或者非之曰子猷之事固為高矣今也舟非其舟以屋為舟雪非恒有不日而夜徇名責實不已妄乎余又曰不然乘興而往子猷之見安道也乘興之返子猷之不見安道也一往一返乘興而已今王君之名齋亦曰乘興而已又何疑乎於是王君聞之曰是得我心之同然者請書以為記是歲也京師大雪連月不解冷光照几呵筆而書

剡雪舟齋

宋舒岳祥閬風集　新成小齋曰剡雪舟以此興有所思也　銀河枕上客星來殘夢西窓水鳥啼身入布衾如卧雪當年曾汎戴公溪

鈴齋

東陽志郡治設廳之後為鈴齋江山志郡衙有鈴齋在戒石廳後宋馮縉雲先生集鈴齋詩　亂離四夕事貲指有要領一切本仁義條教日月炳邦民用不犯閭閻自非省猶能省蓋公使我醉清淨春風花滿門午夢日轉影先已戒鈴下吏至無輒請

下帷齋

宋周美成清真集下帷齋　官事如拔毛小將還復綱一職未易盡況欲兼九牛唯應理蠹軸循職尋孔周縫南有額構蔚菁賓射侯狀頃與丹膜外好中實不接歆厭決拾休王良有由書生本不武誰言負薪憂古云不執弓防患術已踰詩書士六藝中有捍敵謀全勝不刃血吾將執其柔當有中的士為儒冬典樸

磬齋

宋楊慈湖集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於衛聞有大旨夫子既不言門人又莫之請衛貴者妄致聲贊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為之言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于西嶼之竹房

砥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題章右推砥齋詩　今古時清罰自清由來獄賴儒生將軍誤怍獄吏貴廷尉本稱天下平萬態詎容逃水鏡此心真欲似權衡公家世德高門閥更著陰功踵令名

壺齋

宋汪藻浮山集題周彥約壺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雲窻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於兒故營容膝尺度足卷藏風月吞江湖客卿筆墨共游戲維摩床坐同跏趺釣簾終日屏塵事卧聽秋雨鳴菰蒲伊余想像未得往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髀滿壁但掛歸來圖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乎衆綠野看他日莫忘槃室愚溪愚

器識齋

元胡祗遹紫山集改府判器識齋記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何謂器襟宇度量是已故前賢論人曰豁達大度又曰洞若城府又曰汪洋如萬頃陂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推而至其極則包含洪大無不覆載何謂識見微而知著以時然而知已然以吾之一世而知未來之千萬世推而至其極則容光必照明燭六合故君子不學則已學必至如是而後可識欲進則必務窮理器欲大則必務容物二者日進區區文藝可不學而能量若斗筲識如面墻雖辯若懸河才能應

受不過書閱强記拾塵墨蹤迹而已耳其立論書之齋於私第求名與古法器識有足尚者余恐其臨下為高狃於小成請以器識扁齋之楣而大書焉何以是告

畫齋

宋文同丹淵集畫齋 無第二流須囑與亂絲應挂在當頭 試品齋中畫曾

彀齋

宋門朝銓半塢安集彀齋記 丹崖子率諸生射于西圃樂其子之淳之彀而中也名其齋居曰彀庶幾其勉進于學也旦日發之淳謁伯均子子而問彀伯子進之淳而告之曰射為六藝一其中于侯也有道存焉雖然子之嚴君以儒者之道教人其望於之淳也豈直為一藝之 昔義黃以弧矢道舜禹以弧矢德湯武以弧矢功桓文以弧矢伯彀之道古昔聖賢嘗著之書矣易書詩禮春秋虎侯也參伋孟軻左丘明公穀之傳熊侯也周程張朱之書豹侯也外其餘諸子百家之書若麋侯布侯然其崇卑廣袁固未暇論莫不以仁義禮樂性命道德為之的也學之者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必至於彀而後發則發無不中矣不彀雖有弓矢不可得而中也試為之引弓挾矢獵程朱之緒言目睹乎正蒙手指乎西銘心馳乎通書太極以為之的吾知其朝發新安夕抵明洙夜入濂洛而發無不中此一彀之復也子之射誠好之而不厭則駕飈車騁逸騎馳獵乎東晉而軼藝乎雙之鬪目注乎易真若龍馬之負河手指乎書真若科斗之出壁足履乎高堂后蒼之禮耳聆乎關雎四始之詩心馳乎獲麟之經以為之的而吾子之張弓舍矢如破則鄒嶧之道收而洙泗之域可得而入矣此再彀之復也若夫老莊之虛無正而不正申韓之淺陋鵠而不鵠楊墨之偏波的而不的雖橫弓卻手飲金沒羽而中矢之數于之道猶詭遇耳君子不彀也君子之彀志於聖人之道而已嗟夫聖人之道其猶張弓乎經也者聖人之正鵠也何也者聖人之弓矢也禮也者聖人之彀率也射者之張弓必志於彀率則發無不中於鵠君子之行已必志于禮義則行無不合于經之淳信能由射而進於道焉始弓矢之審固也如彀率之合于準度也知之明行之篤如左右手之如拒如附也引而後發如四鍭之樹也夫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則可以進于聖人之道矣之淳勉焉

斗齋

宋華岳詩斗齋 八方無處着體裏首合中間第一龕滿把酒漿供星斗平量風月倍和南腰如可折豈徒五斗涎若米流何待三更吾小腮能航嶽夜寒江靜看山函頭希蓬和韻笑他白足道人羹半鍋米同獮勒龕懸時不須誇即大折腰歸去傲腮南久蔵翠喜有良一航飲何妨說後三淬實拾來相對剖味甜疑是蜜中函 秦觀淮海集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

軒軒輸墨場遊迴世路贊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烏特入廉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從聊借狂夫抱酒漿

矴齋

宋趙中正德文集矴齋 舟上漲舌史令名如舟之下矴也 長波浩渺拍青山細雨蓬窓一覺眠但向急流能暫止從他蛟鱷怒垂涎 張舜民畫墁集末行別矴齋詩 宴坐豈不好有誰强爾行山川不改色兒女各為情岸闊霜林意齋空夜水聲虛傳少陵叟一室過平生 李純甫詩矴齋 先生平地起風波畢竟中流定得麼放取斷頭船子去醉眠煙雨一漁蓑

濯纓齋

宋楊誠齋集題潘彥政叔姪濯纓齋 悲溪之口湘江左茅齋不小亦不大齋前看江江只流江中望齋齋更幽雨灑讀書韻清壯湘妃出聽魚吹浪大耆皎如鶴出林小潘不減在沙金向來姓名到天府市人莫笑渠塵土濯纓當屬最閑人雨潘且彈冠上塵

壺中齋

宋曾協雲莊集李懋之勸壺中齋請賦詩 山川吞盡一壺中未見先生芥蒂胷要識廣輸藏粟粒且將談笑舉針鋒樯中載酒初無礙花裏行車足有容可但大千歸眼界網塵從此現重重

醉墨齋

元宇文虛中詩醉墨齋 旋汲清泉起縠紋定知妻水是前身簡中自可逃真性不用淋漓污葛

振玉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振玉齋記 曾以言侍平園益公周中丞相之愛琴名玉磬者誠齋閣老寓奇語為之銘寶藏於峭峯郭氏有年廼以佳婿雅尚暇而遺之與一鶴俱賓友讚詠比物引類絃清頌潤新居作齋以居玉磬遠俾請名且記予取振玉以落之焉振玉言曰古之君子動容周旋無往而非玉也珩璜衝牙環玦瑞琬昭其文也鞞鞛琫珌璲璪琮珞式其度也瑱瑩珈璫靡瓊綴堅明其英也弁纓綦纂垂璠結璵尊其德也珍璣琬琰章章采采發其華也輅車鼎鉉蔥蔥蒼蒼嬈其義也璽章日湯孚尹雕瑑尚其質也斝樽璀璨瓚明薦奉嘉其衷也況於琴瑟之在御者乎玉非聲之謂振之則聲也聲何自而發振之者人也今夫天籟之呼豫宇宙不足為其披靡而清風徵度一葉埽然未有不領覽而意消人籟亦若此矣金石之競奏也絲竹之交發也能使人神奔而意亂然廣庭之所賞可娛而不可常流俗之所趨而有道者之所不屑故夫琴者非清才靈氣不能悟其趣非幽間深遠不能發其徽而其聲之所感有九奏萬舞之所不能加簫韶英莖之所不能備而其德也同於君子之所比者在是矣蓋泗濱之所浮者有鏗鍧而無其純綸而溫潤過衛之所聞者得其切脈未得其沉潛而安和其瓏璁而縝栗者過於鈴當

之轉壑而金奏者皆巠鐘矣其清越而渾涵首賛於叩撞而擊拊而軒縣者皆煩手矣磬不必玉也玉固非磬也茲琴斯聲式昭德音而非振不至於是也玉韞於山閟於璞佩而規矩中焉聲而宮商具焉然則君子之所存可知矣孰非聲也有聽之而忘倦者焉有厭之而欲睡者焉有忽然得之而驚者焉則鶴之聲亦猶是已樂哉以名新齋書永康出塵寂汲泉煮茗隱几焚香興至理絃翛然一曲空庭鶴唳倡如和予撫人境之嬰清怨高齋兮如昨昔人所謂玉振於江左者其茲人歟其斯齋歟

玉笈齋

鎮江志通判南聽齋曰玉笈乾道中陸游建宋陸放翁集玉笈齋書事二首 莫笑新霜點鬢須老來却得少工夫晨占上古連山易夜對西真五岳圖林夜曾聞高士嘯孔賓豈待異人呼眉間喜色誰知得今日新添火四銖 雪霽茆堂鐘磬清晨齋枸杞一杯羹隱書不厭千回讀大藥何時九轉成孤坐月竈寒徹骨安眠龜息浩無聲剩分松屑為山信明日青城有使行

玉立齋

宋楊誠齋集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跬步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每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輙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

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者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曰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爲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新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爲無不及予之過獨夫士也歟哉德明迫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下瞰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艴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耶然其生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爲雨露而欣不爲雪霜而悲非以其有立歟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避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爲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而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爲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也 題唐德明秀才玉立齋 坡云無竹令人俗我云俗人正累竹玉立齋前一萬竿能與主人相對寒青竹吟詩筆生力山童作予遠忘食不但不可一日無斯須無此有何如詩成欲寫且復歇恐竹嫌詩太清絕丁寧一竿不可除竹亦何曾減風月

玉成齋

宋包宏齋弊帚藁畧玉成齋記 黃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泉司告予曰吾嘗作一室於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於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周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疑猶鵠妄也不必我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以拂亂其所爲者抑孰知反能同吾志熟吾仁決有成而無壞乎吾素貧不求富吾素賤不求貴吾幼無怙恃幸鞠拊長育於先祖母以至于成立常讀我詩李令伯表未嘗不爲之三復流涕憂戚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人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我如顏之簞瓢陋巷蓬戶甕牖始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既室於斯終當安於斯思父母祖母於斯思立身顯親於斯庶幾仁有得乎有終而或底于成也然則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爲吾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餓體乏身乃有動有益也困心衡慮證色發聲乃有作有喻也知慧之生由於疢疾孤孽之達出於危

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哉富有大業而已無貧也有責於己之良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焉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俯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之飯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於陳蔡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真行乎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以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大成者歟乾爲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即玉也成之極也簡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可也甘貧賤憂戚如富貴娛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旨以會訂稹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究大學至善之止則其所成當如何無謂一室之小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將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耀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也有白虹之氣上衝于天精神之發下見乎山川者必自谷口玉成齋中出之也余也猶願刮目而央觀焉哉以是復所謂不知簡子以爲然乎不也

漱玉齋

宋元憲公集寄題秦掌樞直諫議新葺漱玉齋詩 聞說西齋水潺湲適畫檻雖添新賞譽不改故源清花落波浮亂極遲屈曲行無用

涪夜宿同賞漆巖馨梅聖俞宛陵集鄭州王𥨊諫漱玉齋詩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為雜珮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深花出古城。

漱玉齋

宋文同丹淵集漱玉齋山上草中多怪石近取得百餘株於東齋累一山激水其間謂之漱玉齋。石林犖犖森座隅激水注射成飛渠寒音琤然落環珮與泉颯爾生庭除主人清標自可敵底處勝槩為能如想君不欲時暫去其餘滿業堆文書。

如玉齋

國朝非空上人詩集趙子溫如玉齋詩 趙郎白沙屋名擬連城玉桂楹蘭椽辛夷楣繚以紫薑菊芬馥溫然之色光如璚君子居之德音足珪璋璚玖藏深櫝殘雲四挂素瑤盤閒窻四面青琅玕江梅忽作東風客六出飛璚當歲寒脫巾挂樹萬花白照見郎湖初四月花前詩興發如澗澗杯豪為梅花發衝門高鎖人中年白日讀書無夜眠人生富貴當天然人無富貴閒如仙羊徵野夫藏遠名窮山六十閒東璚一里之城接山縣十年不出縣中行趙郎如玉之齋含索我新詩重王償散作金聲振林野飛佩琳琅騎鶴下只隔東璚遠百里放船三日郎湖水石母雲根無閒氣白頭老夫青眼喜。

集寶齋

台州府志在清平閣右舊在雙巖堂左治平四年葛守閎建蓋集葛元司馬承禎柳公權及近世名人翰墨刻其間故名嘉定元年李守兼從令處羅致金石刻以實之宋陳貽範集集寶齋記 治平三年秋八月丁亥詔以光祿卿瑯邪葛公移守茲郡政平多暇周閱圖籍訪耆舊咸曰天台桐柏一山也浙河東南此實巨鎮其間金庭方廣多聖真所都道風法樂資人毛骨而教衆所基藏室所總隱然為天下歸嚮自赤烏以還或棲遁或登覽名迹尤著者有若葛仙公司馬練師柳常侍翰墨在焉凡舊題標榜有四道觀二洞門國清各一并常侍漆書翠屏院又批清觀紙尾合四十五字遠自歲乃完況仙公於光祿是為遠祖今祖書之得相望千餘禩而手澤宛然後能脩起而嗣述之得非陰陽護持自有所待及光祿遂成其美淵源由來有類武夷宗裔前所謂三賢名翰今留眞故山副在琬琰列於西齋之壁命曰集寶斯齋成郡武元侯亞夫亦篆文以示茲廼累朝神品衆此一軒如斗牛之寶珠璧相照蓋欲久其傳而垂不朽也噫天台雖居勝地澤鍾四璪而奇貨屑然錯於無何之境不為虞褚草題評上前豈天意留落於此將名山之藏為宜邪剡三賢之心非專玩一藝當以高尚忠純之節而師仰之可也使百世而下聞其清與正慚存遺祕不復煙滅庶乎有所激云

寶硯齋

元程禮部集寶硯齋記 硯以寶名貴硯也以齋居尊硯也硯不能貴且尊也貴而尊之者人也筆墨紙硯四者世之學士大夫以為文房之寶也其為物也微而其用為甚重故貴之寶之然筆也墨也紙也皆出於人為而硯本於石剖陰陽之英斷山澤之精渾然而天成玉德而金聲謂之寶也寶宜持金以示人人皆曰寶也持珠以示人人亦曰寶也持硯以示人曰寶人不之信也是硯誠非寶也以硯與金珠匱而藏之盜賊竊發之則必舍硯而取金珠矣以硯以金珠同價而適市則人必貴金珠而賤硯矣是硯之不得比金珠為寶也使縣千金與硯而聘夫學士大夫之賢者則彼必將辭金而受硯學士大夫之賢而有藏硯焉雖有婦之者易之以明月之珠彼將不顧也是則硯之貴有重於千金明月之珠而謂之寶也亦宜哉繇是觀之金玉為常寶硯為非常之寶金玉為盜賊衆人之寶硯為學士大夫之寶明矣不寶學士大夫之寶而寶盜賊衆人之寶可不悲哉毗陵徐君元度家傳祖父之硯寶而尊之以特室其一端也不知幾世矣以手澤之存也尤寶之余因硯之用重而知金珠之輕因金珠與硯埒尚有輕重而知徐君之賢為作寶硯齋記。

鐵硯齋

宋李瓚詩題陳性之鐵硯齋 昔聞五代桑維翰力學不分夜與旦專門之學既已成文來昭昭日星煥才高有司反棄捐乃用鐵硯窮磨研自謂研穿名必就為學益力志逾堅吳中陳生才卓犖本於師友相磨琢的然有志學希君它日功名寧落落。

檥齋

宋洪适盤洲集檥齋二絕句 野色山光列畫圖坐看漁子入菰蒲恰如放鷁穿三峽何事航家問五湖青翰不動柳陰多桂棹無聲鳥語和有此孤舟寄丘壑誰能平地起風波隨波堪泛宅因壑遂藏舟坐穩無維楫任他風打頭許綸詩檥齋 心起五湖興身輕一葉舟箇中風雨夜不用轉舡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四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陳惟謙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三　七皆

臺

七佛臺 輿地紀勝在順慶府南充清居山君子峯後。又有鳳足佛足靈迹之異見馮擴經藏記。 **七寶臺** 長安志懷遠坊。有大雲經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又云唐儀鳳二年。於光宅坊。掘得石函。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建七寶臺。因改寺額焉。酉陽雜俎。七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窻下。尉遲畫。下層窻下。吳道玄畫。皆非得其意也。 **十八賢臺** 周密登懷錄周子充遊廬山。謁隆禪師塔。其前為十八賢臺。 江州志德化縣西南六十里。擲筆峰因石為臺。環列石坐一十有八。昔慧遠與社賢憩此。下臨絕壑。今東林土臺。乃其續基也。 輿地紀勝南康東林寺。新羅巖之東二里。有十八賢為蓮社慧遠。法師以下十八人。 宋陳舜俞詩 臺下衣冠已化塵。臺前顏色尚如新。林泉合是修行社。巖穴誰非避世人。好鳥豈知當日事。幽花何似昔時春。老僧不辭論今古。應笑徘徊問隱淪。

文殊臺 盱江前志南城縣南四十里。福山總持禪院有文殊臺。 新城志在新城縣西南四十里。福山寺開山時。有文殊現。因此作臺。 輿地紀勝廬山記云。文殊臺在擲筆峯。閻會昌毀寺。東林寺。二僧藏文殊瑞像于此。 宋錢子言集文殊臺詩 臺在香爐峯下。東望獅子峯。五臺山裏現文殊。人指此臺名似虛。正濶東峯有獅子。恐留高跨入匡廬。 **天王臺** 峽山神異記唐廣德中癸卯歲夏四月十七日。覽公修葺諸處。中路忽見四小兒來。將謂有客上寺。擬迎至寺。後無一人。數日又見童兒四人。覽公遂問曰。乞垂姓名。童曰。吾乃海上四天王。覽公問曰何現此相。童曰時人驚畏。故現此身。衛護精舍。遂於西禺山上磨香石。北三步造四臺。仍塑四天王焉。 元一統志 天王臺在河間府城北門裏。少東有古臺一所。高約二丈有餘。北去城約近百步。上有古殿堂一間。并獻殿全。內塑毗沙門天王聖像。 一在大名路府城中。唐莊宗所築。 三山志福州保安里有天王臺。 大同志天王臺在於城北。外有舊城遺址。係元魏所建離宮。今立無祀鬼神壇。 宋李若水集開德天王臺詩 還家十日坐井底。北風吹我上高臺。亭亭寒日光彩薄。暮空雲影低徘徊。半折老木卧崖腹。銜枯野鵲時到來。沙飛客眼展不盡。殘樓向我爭崔嵬。故

入天涯雲水闊童背酒壺聊自開宵中磊砢危不下旁人已嘲紅蒲腮雨湖百步水作界北城萬兔煙成堆十年黃卜說雙鳧抱節分日踏霜苔登高能賦我輩事莫惜淡墨留牆隈後日重來拂石苴山陰陳迹空自哀王維道集夜登天王臺　月色溶銀瀾不收蕭然風露欲中秋天河澄淡星芒小雲海濱濛夜氣浮臺影迥無群木礙琴聲清入素商流高吟此地容吾和長嘯西山想獨遊元許衡集天王臺詩　樓閣荊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勝迹無從問依舊春風草又生梁彦岐詩　新晴特特賞春華上到危欄日已斜無柳不遮野容恨西園山色滿城花

羅漢臺

本劉克莊詩海島五百士劉郎憲亦深不似阿羅漢神通無處尋

金剛臺

光州志在閩始縣城南一百四十里宋時民人避兵處宋史吳淵字道父為此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斬黃之事凡朔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宋末翌詩兒予門生交說勸要翁一出步溪雲金剛臺近城三里王友酷新盞十分反照江山紅半畝小春桃李暖如薰心灰已冷無機事戲象爭棋亦謾云

禪師臺

太平寰宇記在萍鄉縣東五十五里

桂師臺

江州志瑞昌縣西百二十里有桂師臺在桃花山石臺下出泉冬夏如一禱雨甚驗

花首臺

元一統志惠州羅浮記洞中常有五百花首真人遊會唐開元二十六年勅建此臺名花首惠陽縣志乾末多羅唐開元二十六年自西竺國以鐵釋迦像一軀長一丈六尺泛海而來欲貢中國至番禺舉之不動天寶二載中使何行成奉詔祭羅浮山聞羅浮有花首菩薩之迹施財建花首臺於山下因奏請其像置之

金粟臺

元一統志在福州萬歲寺王聞時塑金粟像名金粟臺郭學詩云雲凝香篆迷禪刹風捲潮聲出海門

佛影臺

遠公康山集佛影臺在西方那伽阿羅國南古仙人石室中以晉義熙八年因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共立此臺唐李邕詩云影圖面西來影圖謂佛影也後乃建寺以奉之

甘露臺

豐城縣志淳熙壬寅感山海慧寺經藏成四方禱祈輻湊有甘露降于寺隅者三主僧曉瑩為臺扁曰甘露瑩俗姓管邑人徑山宗杲法嗣杲竄嶺外十七年瑩與之俱杲後得旨南歸終于徑山付以法衣瑩善為詩文自號雲臥庵有瑩窻集及雲臥紀談羅湖雜錄禪門三傳行于世宋劉言史詩偶至無塵空翠間雨花井露境閑閑身心未寂終為累非想天中獨退還姚成一詩　有唐太和年宮中亦甘露宵不如此臺空山自甘露　講師曾此雨天花臺築山椒幾歲華一蓋雲峯爭羽葆四盤江水走龍蛇好教絕頂崚嶒出莫放濃陰薈蔚遮應有醍醐餘味在僧房試覓一盃茶

禪月臺

宋韓淲詩此臺已無沒禪月彼一時得句僧窻下空留洗墨池　渺渺涼風起木犀相次開樂家空自住過客有誰來已是水溪棹更尋禪月臺醇乎湖海氣鷗鳥莫猜　山路難嫌腳力登儘高高處又憑陵豈無道院兇仙藥定有僧龕供佛燈　任鷹紳多習熟都緣書冊易因仍壺頭卷尾誰連壁涼冷秋來老莫勝　貫休一去二百載猶得靈山照玉溪不是臺高可留客秋來人要覓詩題　僧淸知野逸禪月有高臺自是登山去誰非入寺來孤抱明茶葉落聚起荒苔香篆茶甌久昏鍾我未回　尋得殘僧上月臺雨雲清薄未全開茶甌生久酒盃舉桂樹落香黃菊來　涼風吹雨過城頭不近重陽不是秋斷送清樽欺老病吹臺供得幾多愁　螢動一臺秋氣深酒浮燈影喚微吟不禁騷雅多悲興且與枯禪話息心　齋餘洗缽拖生臺此路開通一線開咲殺淵明沽酒速推將誰去挽誰來　朱章齋詩王峯點寂寥霄漢疑可掃玉水環城陰灔灔古柏陡嶒臺僵二美吾策一時攜何當臘屐更欲照以牟塵勞不相赦竟類窮途迷我生麋麻爾不羨駕輅驟何來丘壑懷語發人所詆長安黑頭公王勃朝金闕山林出戲言廣已無端倪誰收遇日手歸把耕雨犁紛紛塵土中等是雞鶩雞頗聞山水間幽于飯蘿藜行當踐此語絕境同攀躋孔武仲詩物有賤而貴勸公收禪皮自能生烈火何用爇香脂山徑狂風夜茅檐密雪時金蓮猝難買唯此頗相宜　素月寒光好高齋夜已扃影雜穿窗紙光稍泛殊櫑皎潔臨書案朦朧到硯屏沉吟憶丹桂更欲步中庭草泉集訪徐李益於禪月臺　郡郭凡幾到茲臺獨未登遺蹤問禪月文士得徐陵坐久意亡倦景驕詩不勝靈山何許是空翠湧千層

五色雲臺

東陽志義烏縣高僧智者大師梁天監中武帝延師於等覺殿設禮欲命師先見形相師合掌入斷中結跏趺坐少頃化五色雲臺而出帝北面受戒親執弟子之禮

乘雲臺

輿地紀勝在福州雪峯寺僧希運與一僧同登轉盼之間其僧忽騰雲而去運呀然而睎之

披雲臺

宋葛勝仲詩深公出東都山色已清好派行滄江上快意時絕倒洗盡眼界塵拈提迹如掃衆挽來靈山世故亦相惱平生愛山心不厭更幽討捫蘿闢細巒航筏稽豈草卸煩坡隨石坐此突兀老是身端如雲去住殊未保孤峯起孤煙晴湖漾晴昊賓

主兩忘言可爲知者道

雨花臺

建康志在城南三里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闉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勝名山謂之丹陽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曰甘露曰雨華曰白陵歎建炎之後臺址僅存後人乃請均慶院舊額即此基建寺又壞于太隆興元年留守陳公之茂重葺此臺搆一堂名總芳而徙均慶院於臺之下淳祐中吳公淵重修寶祐初王埜又加修飾自書其扁咸淳元年夏五馬公光祖既新爲衣冠或謂臺與園相頡頏亦不可以不治乃併撤而新之高爽視舊加倍繚以脩垣旁建複壁又累石數百級以便登陟作門通衢以嚴啓閉江山觀覽之勝爲金陵第一矣宋馬光祖記雨花臺勝甲江南事詳郡乘余公餘一往則臺屹其崇萬象環集山川城郭江淮吞吐如拱如赴而顧瞻吾臺藩援級夷反若欿然有不足當者庀材吏繕不兩月告成既成率賓佐落之余撫欄作而言曰嗟呼地以山川勝山川以人勝而人之所以勝者何哉今吾與二三子登斯臺也仰而觀之行闕奐如趙元鎮張德遠之所建請猶凜有生氣俯而觀之長江渺如韓蘄國虞雍公戰勝之迹尚可一二數也予以是而觀之其亦有槩於心否歟向皆如晉元突輩把酒清譚脫落世事則雖茂弘新亭士行石城遺跡之丘墟久矣而

況所謂雨花臺者然則吾與若從容無事相與遊此也而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當監其所爲矣吾老矣何能爲惟聞誦此山移說東廬山故事則躍然有所契金盆石室諒不終寒我盟然前所謂元鎮諸賢之事其卒付之登臨一槩而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吾敢以是爲二三子勉二三子有不勉者耶乃相與離席而謝曰敢不勉因筆以爲之記劉潛夫詩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有雨花名有時寶向泥尋得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磬殘鄰寺閣晴天牛上發陵耕登臨不用深懷古君看鍾山幾箇爭王安石詩盤互長干有絕陘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漵綿綿靜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堂靈箯輿却走垂楊陌已載寒雲一兩星楊傑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月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筆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周必大詩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冰霜青鞋踏遍南江岸更賦名花似漫郎 傅道詩僊折簡亦破寒雪屋爲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謠吏部才 天女來參後上令逆知君動雨花心故令六出繽紛下免使荒臺更重臨馬野亭詩居士室中天女現生公臺上雨花懸只因妙語傾人聽非有真花墮我前却似文章稱錦麗亦如咳唾說珠圓

不知誰向癡人道今望虛空眼欲穿張湯詩不諱仁義只諱空看登差在箇中臺上繽紛花正雨城邊一陣已西風 君王自有君王業何事區區翻貝葉雨花名臺非識奇要使後人知覆轍羅必元詩蕭帝傾心向佛家護言天女墜天花蘆僧一葦橫江去回首梁園日脚斜張榘詩莫說南朝勝槩繁秪今近郭已江村臺荒浪絕曇花墜事往空餘古意存醜缺正緣輕納景鼎分誰謂不如孫滔滔千載興亡恨盡付凭欄對月樽劉瑞之詩六朝宮苑帝王州何事興衰若置郵可是戰爭收拾後却將歌舞破除休千門靜鎖梧桐雨萬堞深籠薜荔秋試陟雨花臺上望夕陽煙水替人愁盧壽光詩輶車行晚快新遊更上雨花臺上頭看不厭人渾是景清無極處奈何秋地完龍虎堂堂立江泊鯨鯢衮衮流一帶黃山是淮土依然望帶見神州郭功父詩雲公說法時諸天雨名花此事古老傳豈爲虛語誇至今數畝地長松肖龍蛇下不生蔓草上不存棲鴉夜或散瑞光爛若赤城霞沿崖僅可到扶徑寧容車嚴嚴渤海公好古心無涯携節徐步至極眺頻吁嗟不惟古佛迹絕景來幽遐城郭如鉤環井廬雜桑麻青山斷綠野白水連平沙翔帆出天鏡疊鼓傳摻撾又復聽歸櫂大澤鳴鴈鵞雲烟失浦漵霜雪摧蒹葭顧瞻指掌間千里無毫差中天二龍飛此邦恃犬

牙納土業已綏何殊井中蛙神兵半夜集城裂如剖瓜唯仁乃無敵四海同一家我公乘閑來式宴賓亦嘉作亭當舊址海月浮窻紗舉盃莫辭酒越女彈琵琶爲我謝雲公亦有三春葩真法忌揀擇豈校靜與譁酩酊馬上歸鬢髮從鬖髿 城南五里近驅車稍停休層臺臨古刹欣陪清淨遊凭高送遠目考古思名流更讀琳琅篇敘事何其周尸黎與法雲棲迹居巖幽趣將金仙諳行匪科徑由至今手植松千丈騰龍虬悟發時異衆妙齡已依劉夭華無根蔕應講來飛浮帝釋昔舉手此理誰可侔迺來表前蹤新亭壓鼇頭空渚棲古月大江浴清秋曠懷出十地壯氣横九州三山連天門水府卧金牛故國羅綺藏深宮榛莽留興亡千歲間愁緒如繰抽惟餘北嶺雲無心自悠悠高鴻正飛冥羅網安得收公等真丈夫問學皆淵岳不應持使旌歸合登瀛洲桓桓鼎鼐司落落金馬儔君臣若堯舜明良互賡酬胡爲恭裡甽玄微解而優須紓三日霖蔚此旱歲求乾坤涵潤澤使我醒兩眸咄嗟勿重陳玉樹後庭謳王貿詩亂草路秋碧斜陽立晚紅天低吞海霧江闊渡淮風臺有餘基壯碑無舊觀豐愁人惜倦眼不敢送歸鴻李和父詩不見梁時說法僧一臺芳草自青青滿山碼碯殷紅丁空驗天花舊點靈別伯強詩細蘚柔莎鎖舊堆昔年曾見異僧回如何天

上飛靈雨不為人間洗劫灰江接潮頭諸脉應地連崗勢一支來只今不
假虛無事別是春風歌舞臺業夢得詩言經來雀桁傍度臼雞年壬戌年
丙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三日瞰坰牧所懷多昔賢坡陁北城下誰可
作九泉石頭控崢嶸日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孫權定都孔
明初勑之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虔更作長千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
花容葉木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芊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
固不凡況有佳客先老大百慮息覺餘豈遺炯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唐仲友詩竟夕飛花一尺圍今朝晴色倚神樓共尋蕭寺因乘興直上高
臺是愛奇鵁鶄餘寒通北極鳳凰斜照落西妻詩成似得江山助莫遣金
陵勝侶知　促膝紅爐擁肉圍淺斟竹葉介繁禧明年空裹人應健醉客
詩成語益奇戲搦巧爭肌玉瑩恹飧不省鬢絲垂歸來鼻息春雷動晴日
三年總未知　因時興感易成空更向層臺覓舊蹤江渚餘寒後白鷺山
崗晴色轉青龍風烟暖入千林景絲管春生萬井合堪笑冷官詩思苦絕
塵高韻以難從劉龍洲詩寒意濕烟草浮生吹浪花繞臺皆峻嶺陳迹一
飛霞子醉辭吐鳳吾狂字落鵝兒童應笑客風颭角巾斜方岳詩孤雲落
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

付葡萄綠遲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史浩詩
試扶鳩策上烟霞尚想當年天雨花潮熟野航歸別浦雲亂宿鷺點晴沙
高連西竺三千界俯眺南陽十萬家更欲雲開窮遠目聳急起處認中華
李之儀詩流傳勝致有無間按老方能一倚欄千里江山來極目萬家烟
雨鎖初寒英雄幾許埋榛莽笑語何妨擁蕙蘭便覺寸陰真可惜須將酒
量為君寬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烟鮮寒日漸催
花柳映高臺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舊哀今昔循環等相視欲尋
歸路更遲回　李峒詩雨花臺北倚晴空烟草阡西是故宮日暮六龍歸海
上夜深孤鶴語城中山連巴蜀勢猶在江截華夷氣不通欲問興亡遺老
盡長林對面起清風　梁大用詩春城一望半桑麻倚杖東風感物華山為
人知難聚寶臺從僧去不飛花江吞楚尾波濤險地接吳頭道路賒不獨
眼前風景異夕陽烟草遍天涯　梁隆吉詩春中景物尚淒然小立崇臺古
樹邊潮信不憐城寂寞山光似與客留連英雄馬鬣無餘地氣勢龍蟠得
幾年眼底興亡總閑事不如有酒醉花前　陳剛中詩巍臺千仞梵王家
雲淡秦淮月映沙天雨寶花今不見空聞人唱後庭花　趙子昂詩雨花臺
上看晴空萬里風烟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

盤霜先實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鬢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冢酹西風　丁復詩
城郭江山秪舊時野園村巷總新詩衣冠昔日繁華地錦繡春風婀娜椿
懷慨莫謂周室泰昇平方報漢旁芝頡聞聖主賢臣頌家是王褒贊未縣
國朝貝廷臣詩行行出城南登高望三丘雉堞壯天居宮殿若雲浮星分
斗牛野水合江漢流蒼然淮上山聚米當馬頭氣已無朔漠入今冠中州
懷慨憶當時遠近聞朱樓仙人翠羽帳王母珊瑚鉤貂蟬籍七貴車馬從
五侯光輝互照耀意氣何綢繆皇威復禹跡氣移荒陬千屯夾虎士萬
斛回龍舟將軍衛霍功相國房杜謀我來覽奇觀發興屬清秋已將函谷
並遂與洛陽侔所悲追衰謝蒙汜安可留目送桃葉遠水深鳧雁洲清談
哂諸老匡時忘遠猷廢窮八極曠謝此千里遊　高啓詩大江來從萬山中
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
形勢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
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
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為固前三國後六
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聖人
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僧宗泐

文集　雨花臺送客　梁朝雨花臺近在城南陌不見講經人空林淡秋
色登高俯大江目送千里客白鳥下滄波孤帆遠山碧　宋王淮文集滿江
紅　踏遍江南予豈為辭衣維食讒蠹得烟波短棹月樓長笛看翻功名
心已死積薪涕淚令誰滴想中原一望一傷情英雄客　形勢地還如昔談
笑裏封侯覓豈有於前代無於今日龍豹莫藏韜畧手犬羊快掃腥膻跡
看詬公事業卜臯盧何勞擲　王雲填文集沁園春　四十君王三百載間
興亡一家嘆幕府峯高生涯社燕烟脂井暗富貴飛花山骨呈蒼江聲帶
恨磨盡英雄歲月消君知否是枋頭灞上看數全差　倚空長劍吁嗟奈
爭戰年來似亂麻但蒼陵古冢白楊啼鴂莊園廢沼青草鳴蛙旗蓋東南
風濤天塹難比興王隊地皆休凝竚望長安路杳夕照愁鴉　白君瑞文集
水調歌頭　凉吹拂衣袂助我上高臺雲簷風棟窻戶絕纖埃四遠江山
雄麗萬古盤龍踞虎壯氣鎖崔嵬二水中分遠艇子自歸來　望白雲迎
碧漢俯長淮鐸聲到耳亭亭孤塔現林隈烟惹宮城深樹日照酒樓簾幙
物象眼前排長嘯下梯徑欲去更裴徊　韓元吉文集水調歌頭　澤國又
秋晚天際有飛鴻中原何在極目千里暮雲重今古長干橋下遺恨都隨
流水西去幾時東斜日動歌管萸菊舞西風　江南岸淮南渡草連空石

城潮落寂寞𤓰樹鎖離宮且斟樽前酒美莫問樓頭佳麗往事有無中卻笑東山老擁鼻與誰同吳公淵詞滿江紅　秋後鍾山蒼翠色可供聲食登臨處愁桃舊曲催梅新箇江近蘋風隨汛落峯高松露和雲滴歎頭童齒豁已成翁猶爲客　老懷抱非疇昔歡意思須尋覓人間世假饒百歲苦無多日已沒風雲豪志氣秖思煙水閒蹤跡問何年同老轉溪濱漁釣鄉吳公潛詞滿江紅　瑪瑙崗頭右釃酒左持螯食懷舊處磨束冶劍弄青溪箇望事尚嫌山是障醉中要擲江無滴這一堆心事總成灰蒼波客　歎俯仰成今昔愁易攪歡難覓正平蕪遠樹落霞殘日自笑頻招猿鶴怨相期蚤混漁樵跡把是非得失與榮枯虛空擲

法華臺

宋張舜民郴行錄潭州升中寺後有法華臺高絕山頂僧法崇者受法華經于此有杉櫟數本其大如菌云陶士衡手植也鄭剛中詩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弁寺已塵埃區區獨恨忌難推員員無言志已頹退宿道林愁不寐四簷春雨雜驚雷郭功父詩南出長沙城西渡瀟湘水誰鋪碧鮫綃迥秀貴金底中分橘直洲隱若鼇背起府邑古稱雄地勢信少比苟非仁義圖晴將甲兵洗曉色烟霧開人家明鏡裏斯須捨舟楫縱步路蘭芷遥遥望松門物象愈奇偉

枝葉既不繁霜雪詎能毀傳云陶將軍屯營手植此至今凌雲氣猶如大君子纔過清風峽路轉不容跬塵寰自此隔佛界朗瞻跂層梯上重門繪塑光煒煒皓鶴去無蹤寒泉但清泚遂登法華臺平日瞰千里逼騖人世界塹壁徒爲耳連甍十萬戶羅列在按几想當韓杜詩荆榛晦遺址不見湘西篇唯誇道林美幸同劉子泰縱視眼不眯作詩君莫謙前輩尚可擬揮筆方爭豪求心翻自鄙請看梁上題半是泉中鬼白髮纏利名何由外生死道師深悟禪軟語聽亹亹明驅三乘車濟我岸超彼臺名將謂何此喻有深理香色存天然了不染泥滓放物運真悲得法終日喜張栻詩山間景物轉流年臺上風光處處傳放目便應雲夢小憑欄平挹祝融巔想尋故國占天際誰看孤舟繫岸邊百感還將山下去肯同槁木墮深禪

國朝顧祿詩環山疑化城雉中屹高臺昔年智誰構寶座青蓮開上盱大乘經諸佛多演說字字皴金泥行行翻貝葉老僧結趺坐澹然忘世氣欲參西來意終日誦云云　郡縣志法華臺在永新縣北十里吳陵志法華臺在遠安縣康溪山西六里寶慶府志法華臺在本府邵陽縣城外三里東山絕頂下瞰長江實邵陽之勝槩兵燹臺廢止存石壁一座陳琰詩流水西來遶亂山山包圍折幾重灘烟雲出入從尋易人世興亡入畫難南楚歸舟牽客思西風脫葉轉秋寒斗華漸晚邊城遠凝望中天更倚欄

金經臺

元王逢詩綠帙白象箴金書貝多葉稍披四句偈已斷七支葉

翻經臺

溧陽志梅福翻經臺在靈寶觀後本傳福居家常以此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言寓此也元豐中封福爲壽春真人臨川志謝康樂翻經臺在郡城寶應寺宋書云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唐顏魯公集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秘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號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注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郡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道雍

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小朴質不甚流靡品數踈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佳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蹟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而不朽棟宇俱無真卿叨刺是邦兹用慨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蹟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嵒同力增修指其㮣傴且是法堂之遺構見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遙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旣崇斗藪之功斯極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郡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于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雲無摩允嚴觀是因實類同德弘兹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郁彬二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崢嶸載懲祖謝曷踐音塵真卿傲然倜故執新檀那衣鉢悲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歎慕予亦何人徒顧神交愧非德隣刻名金石永

永不衰唐白居易詩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由是名精進纔開眼豈是無端石點頭已結許野夢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偈漢字變胡書縹緲風飄斷緗緣火燼餘破雲開白日穿水照芙蕖科斗頻更改菴園幾遍鋤真門兼逸韻兩欲慕相如宋梅詢詩靈運曾此臺冥心任幽寂重譯葉上書深藏林中跡遺文傳竹素野蔓侵苔碧登覽與未休蒼山日將夕謝逸詩吾祖牧臨汝滯頌清公庭胥吏退鳫鶩踈簾掛寒廳鼓角喚幽夢草色池塘青雙旌引五馬駕言出郊坰足躡雲端石手展貝葉經稅駕妙高臺几研陳軒楹木墨紛在眼梵字森如星臺傾人已殁聲名藹餘馨想公忘言處角掛山中靈姚鉉詩康樂悟元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華石郭功父詩盥手天池水熏毫海諸香翻成多少秩臺石尚輝光李則範詩五馬穿林詰曲來崇丘盡處訪遺臺平看列岫螺千顆四顧春田酒一盃偶爾登臨成縹緲恨無資致可徘徊古人不作誰由問細草幽花自在開趙叔靈詩勝事如飛去不還無人更立白雲間西風落盡貝多葉明月自來天竺山巖桂影寒泉暗滴玉爐香歇蘚空斑孤猿亦有科陽恨莫道三聲是等閒孫覿聖詩失道從僧指窮高聽鳥呼千山四廻抱一徑百盤紆人事空今昔臺基儼有無吟邊嵐氣夕落日伴猿狐況

逢詩不見康樂初翻經崇臺百尺但有名當時妙意邈可想木葉落盡青山橫元馮子振詩休休鉢鉢僧投林覺海澄源濯性靈詎料客兒朝穢穫能同佛子夜翻經示菩薩相蓮葉碧問涅槃心柏樹青若見遠公投淨社是中纖雜未宜聽陳棣詩石函朱軌曙雲中雲散臺高萬像空枝重有時來白鳥雨殘無處著晴虹血書貝葉三千碧秋入羅衣半袂紅幾度山人同聽法翠微深處石池龍盱江志在麻源第三谷謝靈運翻經之地豫章志晉隆安四年刺史胡尚書捨宅建崇勝禪院於井東北十五里之雙嶺有謝靈運翻經臺亦號康樂臺江寧縣志翻經臺在梓桐山下基存

東翻經臺

九域志謝靈運翻經臺在南康東林寺又云南康軍有翻經東西臺乃謝靈運翻經之所南康志在星子縣東南山有巨石平坦下臨大江世傳昔謝靈運翻經臺之所王大史清隱寺記所謂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即此處也靈運玄之孫也襲封康樂公性好山水幽峻必造雖巖障數十里莫不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今廬山與都昌並有翻經臺其遺蹟也元一統志在都昌縣西南七里東西有翻經臺石壁精舍舊基皆謝靈運舊游之所淵泉日記昔謝靈運與僧同於此翻佛國涅槃經爲南本三十卷即南康志所載處

宋李彭詩杜渚映寒林野航飛鳥急不見康樂侯衡門煙際入

西翻經臺

南康志在星子縣西南七里石壁之右乃康樂舊遊之地文選康樂石壁精舍還湖中詩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精舍即翻經臺

曬經臺

輿地紀勝在湖廣隨州應山縣東南三十里昔唐三藏取經到此山曬之因名

寫經臺

元一統志在新繁縣漢末有勾居士常于臺上拈筆書空曰吾為諸天寫經後雨臺上獨不霑濕有僧過其下曰此必異人寫經處空中有寶蓋遮擁臺側有石若硯目為居士硯荊州志在江陵縣東舊經云劉虬播金剛經於此地

閱經臺

奉化縣志清涼山石為臺林山絕頂有黃公閱經臺石址

看經臺

台州府赤城志太平興國寺有僧智顗看經臺

燒經臺

僧殊隱詩漢明帝時佛法初入東土摩騰三藏與道家比法燒經於此臺因名摩騰三藏離鄉時白馬追風入漢鬬驗法燒經臺尚在夕陽芳草祕玄機

鬬聖臺

河南志漢明帝建白馬寺以處摩騰寺有鬬聖臺二俗云摩騰與諸善信較聖義之所

說法臺

元一統志隋開皇十三年所建二祖慧可說法於此今屬

成安縣成安縣志在縣西南三里遺址猶存宋貟九華先生集虎立生公說法臺折天一徑入林幽亂石牙牙蹲虎立下為生公夜點首世間般若自頭頭

課誦臺

廬陵志寶嚴院在縣西梁時有僧自虔州湮山來結此菴唐天寶中僧利涉築課誦臺鑿聰明泉明皇召至京師德宗加咸通吉祥院

生臺

宋黃庭堅豫章集無等院生臺銘阿利底母衆以血食為命探懷取嬰兒而其父母愁痛如來戚之為闢甘露門乃教清淨衆受食施己分稱誦五如來及佛金口教粒粒遍十方施衆生飽滿彼阿利眷屬化形來受供若有彈射者死墮畜生道若彼慳貪心謂少不飽衆是人違佛勅死入餓鬼道司馬涑旦泰母夫人白氏鑿石作生臺以施無量故獲福亦無量

餵生臺

海錄碎事薛逢遊廢寺詩草荒留客院泥卧餵生臺

施烏石臺

唐李頎詩覺公院施烏石臺石臺置香飯齋後施諸禽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苔痕蒼曉露盤勢出香林錫杖或圍繞吾師一念深

妙高臺

延平志郡治之北有招衍堂堂之後臺曰妙高鎮江志龍遊寺在金山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蘇東坡有詩宋蘇東坡詩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

到羇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窻几巉巉玉爲骨凛凛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周衡之詩妙高臺上金爲界不二門中鐵作關萬古雲根擊梵刹六朝山色入僧閑浮沈世事風濤外突兀樓臺宇宙間往古興亡多少恨夕陽送盡暮春寒楊誠齋詩金山未到時羨渠奄有萬里之長江金山既到兮長江不見只見千步廊老夫平生不奈事點檢風光難可意老僧覺我見睫眉引入妙高臺上嬉不知老僧有妙手卷舒江山在懷袖掛上西窻方杖間長江浮在爐烟端長江南還千萬山一時飛入兩眼寒最愛峯前絶奇處江心巉然景純墓僧言道許乃浪傳龍宮特書珠貝編初云謝靈運愛山如愛命掇取天台鴈蕩幅石頭疊作假山立中流又云王逸少草聖入神妙天賜琉璃筆格玉硯屏仍將大江作闊泓老夫聞二說沉吟未能決長年抵死催上船徘徊欲去空茫然周孚詩江雲隱蒼檻海月淨窻几安得德雲來與渠同徙倚南海志妙高臺在南海縣靈洲寶陀寺去城六十里有寶陀山架亭其上江水環繞景趣可人宦者必艤舟登覽焉東坡詩云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石刻猶存涿郡盧摯代祀南海回舟次靈洲登妙高臺讀東坡詩遂和其韻老子扁舟日暮廻眼花不甚見如來憑誰借取羅浮月掛向胥江玉鏡臺曾豐詩靈洲妙高臺 水心浮石出洲背湧成山草木僊家種樓臺梵氏關全輪緇衲老長與白雲閑隔岸風烟好終嫌是世間元黄文獻公集題寶妙高臺詩 偶爲清游宿梵宮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靈應臺

長安志萬年縣有靈應臺去縣六十里近在終南山太平廣記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谷中有靈應臺臺上有塔衆傳觀世音嘗見身於此唐白居易詩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大倉中

無礙臺

長安志去肇慶府九十里有無碍臺

般若臺

嵇臺志西征記曰姚興起般若臺下作須彌山四面巖嶺重峰峭崖神禽怪獸靡不畢有僊人佛像變化萬端林木嘉草一代所無也蘇州志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朱明寺橋是也僊游雜錄唐陳文叔常持金剛經有銅山縣陳約爲其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是般若臺築之待陳文叔涅槃經如來自金棺湧身而出座般若臺宋朱景文公集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而爲功德有爲者爲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訹爲愚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趨善良神道化時巨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爲功德者也初師以釋子之秀來上都會釋場高選義學僧數演祖教名在籍右姑與龍象爲徒而覺華餘輝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擬轢自冀其宗由是益爲人聞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虛淨名菴以舍之惟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衆居三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璧踵往瞻事四方來者與麻葦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刊林衡鏤巖椒棘如而堂蝟如而庭者且數百楚朝熏夜祓供擬尤具九年後作一成臺置大般若經六百篇及刻千劫佛像彼貨與力不募自至弗可貲紀師復破膚取血書維摩經質神爲要又欲推慧命而廣之乃謀於公卿大人於是龍圖閣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贊謀分繕寶典凡臺閣方面知名士數十族叢喜送捨衆訖寫庸閲三年臺成納經奉像安而安之黑白相趨距躍圍繞以爲去聖滋遠有能駕其說植德於人令佛威神巍巍現前如

親炙面命不在是經者耶是經讀誦悟入悟五蘊泯空色攬萬異爲一真其爲福又可稱量耶僕頃師游樂其誓願之乾且枉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宜是義而倡之曰臺屹而崇摧我慢而恭兮經華而精啄我惡而誠兮像嚴而顯破否魔而善兮報我四恩常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余言爲信若其營綜之烈役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槩具之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奇一歎而已時慶曆二年八月中旬記至五年臺成刻石曹勛詩題黃蘗真如山般若臺 真如山中龍象宅前三後三率禪客珍公提唱悟本心一指不留庭下栢我來春事梅已玉仍吸靈泉酌寒碧會看海印發光時臺前璧月連天白

波若臺

晉書載記姚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長安志姚泰逍遥園有波若臺鳩摩羅什譯經處

般舟臺

唐柳宗元集般舟和尚碑和尚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刜叢蘖殿舍宏大廊廡脩直凡南方人願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

香頂臺

宋劉言史詩桂江中題香頂臺 岧岧香積凌空翠天上名花落幽地老僧相對竟無言山鳥却呼諸佛字

天光臺

楞嚴經忽有毘盧遮

那踰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 **光明雲臺** 華嚴十地品於上虛空國土及與蓮花俱時出現。中成大光明雲網臺又法花懺儀云頌此香花遍十方。以為微妙光明臺。 **紫金臺** 淨土懺儀但佳安養淨業捷真可修即得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現在其前。送紫金臺授手接引。 **花成雲臺** 仁王經爾時十六大國王。復散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花於虛空中變成白雲臺。 **乘金臺** 佛祖統紀韋與法師集衆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深身端坐結印而逝。 **餧敊臺** 佛祖統紀如湛法師平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花袒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覊飛之類要值妙乘所冀唼我血聞我經。以此為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為餧敊臺。 **銀臺金臺** 佛祖統紀仲閔法師順寂之日集衆升堂登師子座。趺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吾平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瞑目而化。 **明鏡當臺** 碧岩錄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鐵鋸和三臺** 禪林僧寶傳天寧楷禪師作五偈述其門風。其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 **大高臺** 西域記羯朱嗢祇羅國北境伽河不遠。有大高臺壘甎石而以建焉。 **舞三臺** 五燈會元因禪師偈云。嶽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江肖字 **真佛靈臺** 宗鏡錄引懶瓚和尚歌云。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練。 **孤燈照夜臺** 大藏一覽引古德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林別了機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 **昇智慧臺** 正法念處經。智者不放逸。能斷於放逸。則昇智慧臺。得無上安隱。 **靈光臺** 古尊宿語錄龍門遠題靈光臺壁。 政和七年院成別於南山下作靈光臺。臺上立雙浮圖。西向見日沒處。是謂歸根收藏之旨也。一窣堵波。以奉前後宗師。化盡報體。一窣堵波。用安十方禪僧。大後遺骨。是二者。发彰寂滅之道。殊途而同歸。萬靈咸會者也。吾之朽骨亦藏于此。世世宜遵守之。長而且久。與夫虛空齊壽者。斯雙塔之所以建也。其年寒食日住山清遠記。并述二偈云。吾初欲作真常語。更恐真常暗流注。不如不語人共知。人欲知之叉勞慮。崖頭浮圖示其相。臺上野雲飛不住。周遊

獨步或可追。錦繡谷中歸舍去。 百骸潰散此日言一物長靈異時語此日長靈猶可知。異時潰散憑誰舉。可知所以有生滅。解散方能忘取舉。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於中論爾汝。 **階前下馬臺** 頌古聯珠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illegible]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笑。翁堪頌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戴彩莫椎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 **鷲臺** 元一統志臺州臺山孤峭特聳形勢肖西國靈鷲。因呼為鷲臺。 **靈塔臺** 三山志靈塔臺在候官縣永寧里。舊記靈塔寺。晉太康三年置。武德二年賜額。 **清源臺** 隋志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佛經。得四十二章。因立白馬寺。其經緘于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文苑英華云南宮畫像。送於清源之臺。 **轉水臺** 莆陽志在興化縣東北兜率院之西。舊云窮山之巔。有泉源如車輪。在黃茅中。東礙大石。西流永福縣界。崖壁中。唐末有陸禪師者。以鄉民苦旱。直至泉所。振杖大喝。石開水轉而東。溉田數百頃。師遂結廬居焉。乾符三年。於石上趺坐而化。至今旱歲遠近迎水。其應如響。紹興三年。福甫縣官。以禱而得濟。建為香火祠。私以妙雲大師為號奉之。乾道二年。縣官請於朝。封慈濟大師。 **江家臺** 臨安志杭州府沂靖惠王府東有僧院。地勢隆特名江家臺。經始於淳祐甲辰。越己酉歲慶成。 **高四土臺** 太平廣記唐宣律師在淨業寺修道。宣師以感通記問天人云。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隷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污此像。護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罰。覺問侍臣由余。由余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存。又於蒼頡臺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

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淸淨處遂放光公欲造佛像無工人又問由余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不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公大悅賞之彼人得財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言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

清涼寺臺 建康志宋劉龍洲詩江南江北許多山到處登臨得凭欄老木換丹霜有信怒濤拍岸水生寒僊遊半世烏三匝往事千年指一彈落日正西催上馬依依回首望長安

搆象臺 梁江文通集搆象臺賦曰上妙兮道之精道之精兮俗為名名可宗兮聖風立立聖風兮滋教生篤經記兮寄圖刹畫影象兮在丹青起淨法兮出西海流梵音兮至南溟網紫宙兮洽萬品冠璇寓兮濟群生余汨阻兮至南國迹已徂兮心未宿立孤臺兮山岫架半空兮江汀累青杉於澗構積紅石於林櫳雲八重兮七色山十影兮九形金燈兮江蘺環軒兮匝池相思兮豫章戴靈兮抱霜栽異木而同秀種雜草而一香苔蘚生兮封石启蓮花舒兮繡池渠伊日月之寂寂無人音兮與馬迹凝禪情於雲邃守息心於端石永結意於鷲山長憔悴而不惜

宴坐臺 宋貫無詩老僧坐見萬物空往往終日居此臺破衣几坐若枯木山烏不怕行莓苔

化人臺 宋易士達詩留貫功名一窖塵白頭人送黑頭人若教總識玄玄理劫火何曾焚法身

三淸臺 五代史閩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輙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淸臺三層以黃金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絕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三姑臺 唐顧况詩尋桃花嶺潘三姑臺桃花嶺下覺天低人上青山馬隔溪行到仙姑學仙處還如劉阮二郎迷

三玄臺 三元玉檢三玄臺玉檢紫文九天眞書在其內

八僊臺 吉安府永新志八仙臺在永新縣勝鄉玉笥里鳳陽府圖志八仙臺在盱眙縣東三里有八仙座石故名下有神仙洗腸池景定志八仙臺在宋行宮御苑東北相臺志八仙臺在白龍堂東七賢八僊皆古傳其名云有隱士神仙之流嘗會於此其事未詳

九僊臺 輿地紀勝九僊臺在臨江府玉笥山上澤州陵川縣志九仙臺在縣南六十里古賢莊週圍相距三里高千仞三面泉流古老相傳九仙曾會於此因名

九天關臺 洞眞玄經九天關臺上有上皇太眞高帝玉名及後聖眞人薄錄太虛玉宸監典之

玉淸臺 大洞玉經訣太帝所處有玉淸臺又有散花臺

散花臺 見上

玉眞臺 安仁縣志在縣後唐鄉眞君嘗欲建基其上至今石壁上題墨猶存宋趙彥端詩春色無窮巷農鄉有太和病嗟聞道晚貧喜得閑多草徑供徐步鄰花獲屢過層臺宜抗樹誰與買炮波

太眞臺 導引三光經玉眞人在太眞臺中

眞武臺 信陽志在州西北隅高三丈餘舊有眞武廟今臺存

叢霄臺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叢霄之臺

僊臺 元一統志在赤水縣北五里蘇張撰馮蓋羅記云有山曰龍多仙臺腹有冗僅容一人追登而出于巖石負土草木生焉相傳有馮蓋羅者煉丹其上晉永嘉三年七月十五日舉家七十人僊去潼川志僊臺在州南保和觀西即保和眞人登仙之地近別增築云宋手孝先集余客崇壽日暮少揭華齋望見東崦中有層巘因問何民所栖貞居云任玉女之祠也王女父敗居此仙去玉女亦仙觀即敗故宅也祠王女仙去之地明日因從貞居策杖上觀所謂玉女祠石巖所栖是名仙臺奩既歸為賦道上所見東崦有仙臺仰見地勢陽冬日特淸嚴過午得散叢山花亦邊逼山鳥鳴格磔獨行大樹下其石盡玉脉路經福鄉井帝子所栖鬼會意一羌蘭吾道未論追阮生竟何物但作眼青白何如張山人致此捫蟲客元劉因詩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烟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鰲膂山人蠛蠓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望鶴落日下飢鳶令古非一臺浩嘆秋風前

僊人臺 元一統志在臨穎縣界內僊人楊于山嘗居此寃城志在正山上有仙人臺偓人圍舊有石刻漫不可辯有龍祠禱雨輒應涇川志仙人臺在湧溪石網坑溪流環繞有一孤峯特立崖石嶮峻於絕項

上有石臺。父老相傳云。昔葛僊翁鍊丹於此。然人之跡所不能及。故其遺跡莫詳焉。臨安志仙人臺。一在錢塘縣北四十五里天目山雲封庵北一在縣西岸寧山。蹊虛亭下數步。一在縣西七里山。有石壇。古傳徐伍二仙脩真之地。上極平曠。一在縣東二十五里。落雲山之巔。四面壁峙。上有石碁盤。枰路如新。下有石室。廣十餘丈。石室之前。列石屏風。高數十仞。一在錢塘縣北烏省溪。去縣三十五里。上元縣志仙人臺在慕府山西。有石碁盤。說者云有仙人對奕於此。故徐君平慕府山詩云仙去碁枰草。白鷺是也。宮苑記云。閶風亭。甘露亭。瑤臺皆在覆舟山上。永豐縣志縣南二十里。有聖嶺。高十餘里。相傳五季間。夜有神人數十震動其上。及旦視之。忽有土城周圍數里。因以得名。前有峻峯。名仙人臺。太平寰宇記在膠水縣。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下。列仙傳膠東公沙宿飲白鶴泉得仙。常遊石臺之上。即此也。其臺四絕。今不可登陟。郡縣志仙人臺。在蘄州北大浮山之巔。舊傳四人於此登仙。河南志仙人臺在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昌黎縣志仙人臺在城北一十里。其山最高。上平如臺。有刻仙人像。及石碁盤存。

吳僊臺 南康志星子縣西北一里。有吳仙臺。乃吳真君磨劍之所。

曾仙臺 舂陵圖經在定遠縣何侯宅之西。武德後皆以曾女仙。故名曾女觀。又曰曾仙臺。

皇僊臺 南康志臺在南巖嶺之巔。高三十餘丈。祥符經已有臺名。昔皇甫道人登此仙去。故為名。嘗立亭榭。望極四境。陳魏公先禱于山。乃夢神來謁。人以為即皇仙也。

東華僊臺 上清洞真玉經太上八景章。皆刻於東華仙臺。不宜於世也。

黃真人臺 元一統志在分宜縣南五十里。嶺有巨石坦平。世傳黃真人煉丹之地。舊有廟。今廢。

羽人臺 元舒岳祥詩夜靜秋清月朗天。時時霜鶴唳芝田。築臺正與仙人約。少駐人間五百年。

僊女臺 元一統志在永興縣北三十里西門山中。有高臺。其平如掌。世傳昔有三小鬟。至此問津。望其臺而入。竟不復見。一在梓潼縣東九里紫翁山北。舊經云昔後蜀李特公主。每夏迄龍丹登仙女臺遊戲。一云避暑臺。宜春志仙女臺在城內東南隅。與宜春臺相望。輿地紀勝仙女臺在鬱林州南流縣。一在郴州永興縣之西門山。鳳陽志仙女臺。一在疊玉峯。一在霍丘縣南一百六十里。汾陽州志仙女臺在州之西四十里。地名范𣸪市。與石湖畔。列仙傳云江妃二女。皆麗服華粧。佩兩明珠。大如雞卵。遊於

江漢之湄。逢鄭交甫。悅之。不知其神。遂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珠與交甫去數十步。女忽不見。佩亦失之。[illegible]縣志仙女臺在分宜縣南五里有二峯。世傳有牧羊者登山。遇兩仙童對奕。語之曰此上界也。子下界人。何為至此。今其村名下界。唐曉然詩寂寂舊來田。何時女得仙。應無雞犬在。空有子孫傳。古木花猶發。荒臺路不遷。暮飛雲一片。疑是欲歸年。宋李俊民鶴鳴集諸友聯句。上清真女玉童顏。素湧石坐苔花自古班。王禹偁雲雨今歸何處去。寶年愛人祭享占人山。彭長

避暑臺 見上

玉女臺 太平寰宇記在登封縣東四十五里。嵩山記云北有玉女三臺。山昔漢武帝東遊過此。見山有學仙女。帝往觀之。遂號為玉女三臺。與嵩高連亘也。吉州志山記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三仙玉女。因以名臺。輿地紀勝玉女臺在大劍山絕頂。上峭壁萬仞。下瞰古道。行人如蟻。世傳玉女於此煉丹。輕舉臺上圓圍數丈。草不滋生。又有小石刻云。玉女煉丹之所。方輿勝覽玉女臺在林慮縣。高九百尺。唐沈佺期詩岳館孤峯玉女臺。

文女臺 南康志文女真人名慧通。東晉時學道于黃龍山。一里仙去。今山腰有石臺。乃真人飛昇之處。號文女臺。

僊姑臺 輿地紀勝在吉安府永豐縣嬌泉。

雲僊臺 瑞陽志在上高縣西七十里之箬坑。舊祇陁近地有雲仙臺。俗傳其上常有風雲相吹噓。如聞仙樂聲。以故得名。今為棲真院。元趙易之游臺殺青其外圍團海月涼。潤籬聞鳳管東燭秦霓裳銅爵最霞眩。金盤夕露瀼。仙人不復返。愁殺海生桑。

蜕僊臺 元一統志在英德郡東十五里碧落洞石壁峻絕中有人蜕骨皆勾連。宋崇寧間廣帥王渙之北歸。躋攀觀焉。目為蜕仙臺。好事者因鑿石函貯之。余靖詩云幽鳥前賢恨。到難泉聲清淺出巖間。驅馳宦路重來此。塵世難逢持地閒。韶州府英德縣滇陽志碧落洞在英德縣城南五十里。有石室深邃。懸石如霓旌羽蓋狀。一間中流。昔有蜕骨皆勾留。號為蜕仙臺。石壁多有名賢鐫題。

飛僊臺 相臺志在相州府廨敵功堂東北。元祐中建今構兩簷觀音殿於其上。臺北十餘步。踰巷後圃內。有故休逸臺少北。向山亭故基。金鄭度使即律熙載建養素樓于其上。今廢。

列僊臺 北道刊誤志東京開封府開封縣倉垣城有蒼頡家列仙臺。

昇仙臺 陝西志昇仙臺在秦州西南一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在寧化縣西四十里。亦名杏壇也。舊傳隋義寧間有劉熊二道士脩煉其間白日飛昇。居人為

朔升仙臺刻二像于石壁祈禱應驗今臺廢而像存一在嶺南林州宣和間有道士號竹禹先生土人傳云至金初騰空而去松江府上海縣志昇仙臺在隆福寺前道址尚存按舊誌引續仙傳云王可交初居松江南後入四明山不復出初無上昇之事或傳為王渙交不事繩檢能為詩語多滑稽似傲世者非可交也然龍江感行詩石刻云上有王可交昇仙壇則或者之說有未然也今其臺巋然老樹蔓雜吊古請龍者必為遊觀焉元一統志去泰州西南七里在大霄觀老子于此昇仙故有此臺元豐中蔣之奇題詩云玉臺元在碧山層想像真仙為勉登況是仙風久傾挹何當騎鹿共飛昇

登僊臺 戴延之西征記嵩中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元一統志登仙臺在鬱林縣北山路旁接仙女嶺山上或聞宴鼓之聲則歲豐人安聞戰鼓之聲則兵戈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四　七皆

臺

披僊臺 金華志臺在子城上金華樓之西前按金華山欲以披揖二仙故名

思僊臺 洛陽志關令尹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詳見氣臺下太平廣記淮南王安立思仙臺又云漢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門吏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

祈僊臺 三秦記坊州橋山有漢武帝祈仙臺高百尺李欽止題詩云四方禍結與兵連海內空虛在末年謾築此臺高百尺不知何處有神仙

聚僊臺 元遺山詩聚仙臺夜飲永夜留歡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座中人

集僊臺 河南志在登封縣北八里一在興唐觀東五里元一統志集仙臺在廣德路祠山之絕頂乃張王興跡之地宋天聖中郡守梅詢所建後有王渙來守廣德詢有詩送之曰我有集仙經始在勞君一到為重脩宋張鎡詩地荒無處可追遊賴有茲山景頗幽遠水一隅橫雪練喬松千丈舞雲虬飄飄霞想生飛翮膠擾塵心老更休不向是中觀月去城中那可度中秋孫覿詩海風吹清秋林葉颯已落山巔出高臺隱隱在寥廓賓從果幽期層軒瞰郊郭鳴翳應崖谷籃輿轉林薄茲地已荒涼茲人故寘寞文識都木磨山川恍如昨畫屏見群峯濃淡正參錯烟雲下卷舒欲若峯翠幙蓮開碧扶踈眉脩清綽約長松不知年拔起立旁礴群龍上空虛奮怒爭拏攫叢篁與延蔓斤斧聊跡削深或聲蟲蛇暮唯栖鳥雀雨楠最瀟灑前軒宜所託枝幹晚青青幾冒風霜惡更憐山下人偏得山中樂種田灌山谿老斸山藥榮身祇偶然人生似蒲博蹉跎繆軒冕志尚本丘壑欲學山前翁收身及耕鑿

僊遊臺 輿地紀勝在潮州治

僊侶臺 黃州府志在黃州府黃陂縣治北後山崛然隆起綠水環遶茂林脩竹蔚然森秀世傳舊有仙人至此因以得名

僊跡臺 南安志在大庾縣去縣一里明教寺內有一大石上有巨手跡掌指皆具故名之曰仙跡臺

上昇臺 安福縣志黃仁覽為青州從事娶旌陽令許遜女從遜學道術居清化鄉洞陽山後全家上昇山有上昇臺

飛昇臺 元一統志臺在貫溪縣南二里

候神臺 三輔黃圖通天臺亦曰候神臺[illegible]通天臺也

誓鬼臺 元一統志在雁州丈人峯下舊有龍穴出水暴害禾稼天師文臺於其上以鎮之開元四刺史楊勵本刻一面爲玄宗真容二面爲佛一面爲天師像

崇霞臺 元耶律鑄詞鵲橋仙崇霞臺外明霞館裏著處蟠桃栽遍花開動是一千年知閱了春風幾度丁寧休把玉鸞金鳳也化雲間雜大且傾靈液莫留殘恨說道蓬萊路遠

縉雲臺 陳恒定仙都志在仙都山前劉澄山水記云縉雲臺黃帝煉丹之所

蔭雲臺 導引三光經道仙真人在何童天華林蔭雲臺中

雲秀臺 肇慶府圖經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二十日州西北天慶觀聖祖殿有慶雲見築雲秀臺府志雲秀臺在高要西北八里祥符間五色雲現於臺峯之上郡守范雍建

陽無臺 導引三光經九變真人在玉完天詰陽無臺中

初陽臺 杭州府志玉清宮在錢唐門外葛嶺宋紹定元年道士諸葛得一主之理宗書玉清之宮四字以賜葛洪嘗鍊丹于此山頂有初陽臺宋堵簡詩峩峩古仙臺飛陛如雲騫傾崖罕覆陟窮蔓難遽捫夜半海曙開瞳朧爛朝暾璇題排翠巘五采動檻軒葛翁天爲徒宴坐習服吞駕鴻凌霄漢結構今猶存外史亦松裔玄契昔所敦研精老氏學析理闡與言仰秋氣清淨露下草木繁終當從君隱於此鍊營魄吹視一杯水嚼藥弄潺湲元曾光詩季月際秋令湖山徹蒸埃幽期偶君子佳處窮縈迴言尋張外史去上初陽臺清都海雲表積石瓊林隈躋攀梯磴滑結構崖广摧粉壁亂題字丹爐然伏灰瑤泉漱碧井寶瑟生青苔仙翁陶貞白傲世與時乖齋居創老學靜見開闢來太虛玩物變萬象方悠哉徒驚兩景馳不見東逝回紫書如可授携手駕蓬萊任士林詩人生塵埃中白日送昏曉不上初陽臺百年空自老初光散瑤天寶氣橫碧草想當丹成時飇車謁黃道丁公骨已寒壬女跡亦稀獨有山下泉清甘散群槁秋風灑銅盤夜月照吳沼陂竹不歸來浩歌林影悄甘立詩葛洪鍊丹處乃在初陽臺喬林停玄雲絕磴緣蒼苔不知幾百載結構猶崔嵬仰攀接飛鳥俯視凌紛埃東望不盈咫金鰲負蓬萊午夜海色動翕艴朝暾開照見扶桑枝火齊生瓊瑰紫光發窓戶五采流尊罍北斗挂屋角高居執其魁旋聞九轉成飛去竟莫迴欣當宿雨霽登覽何悠哉言歸總琳館涼飇應時來外史仙之徒鶴髮頹如孩道遙從兩童羽服長揖恩款手論玄契脫略無嫌猜值茲休明期至化被九垓茫茫大塊中離觀良可哀終當肆心意與子同徘徊張翥詩樹入高臺石路斜傳聞絕頂鍊丹砂樵人不識冬來雪道士曾飡夜半霞蔚藹澗松含晚翠娟娟霜葉學春華誰能飛舄千峯外同看扶桑涌日車徐義夫詩守藥胎僊去不來空留山頂煉丹臺明時烟烟初陽在知隔人間幾劫灰馮子振詩僊人手種玉芙蓉十二樓欄矗閬風千歲金蟬辭壞殼幾時瑤鶴降層空初陽臺上飧朝赤斜日山前褪夕紅長短百年休計較葛翁此事卻輪儂 太一當年玉宇殘梅花留得鶴三間池鄰瓊島祥鸞翥天浸錢湖浴鷺閑秋澹略敎雲結社夜深卻倩月爲關若無韻勝如和靖何處崔嵬不是山

昭臺 元張雨岩集白馬真人瑞像贊昔乘青牛車乃傳經於度關之初今騎白馬像復授經於昭臺之上既變化之不常美飛勝之可量

讌臺 元耶律鑄詩萬象森羅動翠華謫仙名擅地仙家忽疑羽化隨青鳥空記嵩呼隔彩霞休計露槃承玉屑柱徵雲液就丹砂兩龍勝迹空流水流盡臨風野睿花

授經臺 元一統志列仙傳尹喜見老子受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後在此臺授經之實證也蘇軾嘗游有詩曰此臺一覽秦川水不待傳經意已空軾詩意以謂登此臺之高曠自可以如觀劍而通草帖之神在海山而得揮琴之妙豈有文字相傳哉故曰不待傳經意已空蘇軾詩自注云臺乃終南山之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傳經臺 宋蘇潁濱詩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說經臺 陝西志老子說經臺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臺北三里即樓觀乃尹喜故宅因傳經後結草爲樓因名之有碑新說老子說經臺在樓觀南三里樓觀內傳云說經臺又曰昇天臺老君傳道既畢於宅南小阜上乘雲駕景昇入太微華陽子錄記秦始皇好神仙於此建老子廟晉惠帝元康五年重修蒔木萬株南北連亘七里給戶三百供灑掃隋文帝開皇元年復修金木荒廢大元至元中增脩構殿建碑倍加疇昔僧殊隱詩終南多勝槩占斷老君先山月入清淨松風出妙玄青牛蹄倦日白鹿角摩天坐看經臺上浮雲長自然元寓齋詩說經人去已千年木杪遺臺尚巋然寰海至今傳妙旨猶龍無復見真仙風號地籟笙竽合日照山花錦綉鮮須信谷神元不死魂來幽鳥替談玄

昇天臺 見上

請經臺 元一統志在湖廣江陵縣龍山今屬野人原乃老君

下降。號錫則。于雍陽王說經之地。舊有祠。**望氣臺**洛陽志在靈寶南一十里。昔周老子欲出函關。是時尹喜爲關令。因見祥雲東來。駕青牛車。尹喜遂見老子。跪禮。口傳教于尹喜。老子出關西過流沙。尹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祥雲紫氣。號曰望氣臺。

二僊碁臺武陵圖經志在桃源縣綠蘿山頂。鄭郭僊跡也。**着碁臺**元一統志在潼川路葛仙山。晁公遡詩云。昔日句漏令。着書內外篇。能知局幾道。此自有臞仙。在空同山兩峯之間。有巨石橫亘。名仙人石橋。峯頂有石碁盤紋。俗呼爲仙人着碁臺。游師雄有詩云。石橋跨兩岫。野叟嘗遠躡。旁有枰碁處。云是仙人奕。**步虛臺**元一統志在順慶路金泉山。鄭秀庭詩云。平生酷信退之詩。謝女仙蹤頗自疑。不到步虛臺下看。瓊臺瑤佩有誰知。今發。釆孫僅詩抱懷寧獨固難窮。自與山林逸興同。白馬豈能分辨客。青牛還會識仙翁。凝神宅古河聲裏。望氣臺荒野色中。試上高原長一嘯。斷蓬衰草捲秋風。**昭眞臺**句容志康志道士張元之築臺以居。名昭眞臺。乾道建散尋眞跡。多云封還昭眞臺。蓋陶居宗脩楊許三眞經堂也。今按眞誥云。靈寶院是也。眞誥云隱居所立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于。則是昭眞臺。本名昭靈臺也。茅山志昭眞臺。蓋隱居宗脩楊許三眞上法。此爲藏經之室。山中久經盜敓。云實書眞蹟散逸無餘。雖有志學之士。何由復見眞人手澤。至此慨歎而已。**昭靈臺**上見**尋眞臺**漢武帝內傳帝起尋眞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半西南如白雲起。有頃西王母降。劉向列仙傳漢武帝登尋眞之臺。齋戒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定學道涓𢑴本行經**棲眞臺**荊州府志在枝江縣治東四十五里。曰。有尋眞之臺。宋陳希夷嘗煉丹于此。基址尚存。**含眞臺**類說處女得道者居含眞臺。童男得道者居蕭臺。**明眞臺**太洞玉經九天之上。有明眞臺。**朝眞臺**宋馮山詩聳秀山巖合。回環斗柄臨。焚香無俗慮。一息見天心。**朝元臺**相臺志臺在林慮縣道之北。一峯聳起。出於諸峯。峯頂平若臺然。故名。**散華臺**茅君內傳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七晨道君之所謂者也。**降靈臺**洞冥記吊影山有降靈臺。**降生臺**唐高玄馨集侯眞人降生臺記大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河南府永樂縣中條山湯道靜院有道士姓侯。名道華。脩道昇仙。時年一十四。蒲城人也。眞人生而如愚。默悟眞道。是非泯絕。嘯傲雲水。初常爲人之服勞之以樵採。悟仙弟子十餘輩。共輕而賤之。眞人內自斂晦。外貌怡怡然。師事道靜院主周悟仙。以其器貌鈍儒。遇之以施力之傳。常役之以耕耘。亦咄咄而吟。言道也者。不可離也。尺鷃安知一舉九萬乎。悟仙聞而奇之。及役之。冠陋。雖服道衣。執勞無替。師役之暇。則採藥草。鍊五粒松脂。子又根葉。或湯而飲之。或允而吞之。莫識其術。一旦暴疾如中惡毒。久而乃活。因而不食鹽米之氣。好作歌詩。獨吟朗詠。人或覺其聲音清暢。亦或覩其頂髮清光。肌骨洞徹。眞人嘗省兄歸芮之故里。經進士璀理墅居書齋之壁。有一芝草。眞人看而笑。指一芝曰。嘗於五老峯側得而食之。其年夏之清旦。有一羽客并一童子從忽至廬中。眞人異而禮敬。及坐曰。吾居且非遠。聞君至道。故相訪耳。君道已成。仙籍有名。其期不遠。天人來迎。言訖而去。眞人送行北昇山坂數里。仍令侯君改姓與名。爲李內芝。名繫上清宮。善進院眞人嘗爲尊殿之前林松暗翳。三光耀蔽。啓其師請剗去繁枝。松百株皆眞人手植而高聳。忽有范陽盧頡自蒲罷幕。寄居永樂。閑遊道靜。因詰別松枝者誰。曰道華。盡告詬責。欲請邑宰治之。眞人曰。行非宿缺手。乃詣道士姚黃中請筮。及卦成。姚曰。兆之無悔。有喜自天。卜何也。眞人笑而不答。姚乃飲以巵酒而歸。及中途遇一老人。衣破弊。與之俱行。忽覺喉中塞而且痒。老人曰。剔口乃折棗樹枝。攪其喉。遂吐虫出。約有三寸。頭黑身白。長寸餘。行數里。喉又痒。老人方漱口。搦溜流而嗽。後出虫三升。狀若前者。逡巡失其老人。是夜歸院。乘其師令山下刈麥三十畝。不終日而擔負積院路。有山櫻桃。食之曰。此後永不再食也。是夜閉院道流。但見沐浴以爲妝。疑因熱。夜之及半。烈風雷雨。折樹驚人。及曉。道華之户尚關。衆開而覓之。不知所從。房中唯有燒丈書之爐。其尊殿西有一喬松。六丈下鋪一席。上有香爐。烟火未絕。及並折觀。獎獲在地。其冠帔繫結松梢。不可得而取之。房中鏡子帶上有詩曰。鍊得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夜碧空飛。慙愧深珍重。珍重鄧尊師。師與專數而求服而謝多時。煉得藥留著待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爲遲。三清專心待。大羅的有期。於是具聞廉察。廉察上奏。于時宮吏士無瞻禮稱歎。焚香供養。日有千衆。歲餘不絕。玄宗宰閣芝日備聞斯實。欲旌顯之事。力未及。恩命除替。固遺恨也。果有河東薛公詢牛刀割雞。利刃多暇。有惡必懲。聞善必舉。乃於縣西北約二里。古道之右。即眞人降生之地。築臺刻

石永傳不朽。薛珣後記桑嘗作尉句服，聞侯真人昇仙之說，而未熟其事。洎辛巳歲，宰于斯邑，與渤海高公為交代，方觀其文，及詰諸耆耋，皆與前聞符驗。噫，神仙之術，雖賢哲猶疑，而道華登高松，躡雲路，繫衣松杪，鐘香尚煙，杳然昇天，孰能致詰。高公博學好古，欲旌其跡，俾蹈道之士，勵志精勤，故授受於予。克成其事，豈于晉吹笙乘緱山，令威化鶴戀華表，獨留名於前代，而不覺還故鄉，是刻石舊居，以期於絳節。

光相臺 元一統志：臺在南充縣，青居山有仙人洞。

玄靈臺 洞真玄經：玄靈臺，五老寶經，及玄母八門金臺玄丹三真洞元之經藏其中。

太玄靈臺 大洞雌一篇目：大洞真經在九天之上大有宮太玄靈臺。五寶經：靈寶紫文秘在九天之上太玄靈臺。

衆妙臺 台州府赤城志：天台縣桐柏崇道觀有衆妙臺。宋洪适詩：衆妙臺臺有八稜，往司馬子微來擧書三體道德經。白雲仙蹟祕琅函，三體丹書寶翠嵐。欲問在塗令徒徑，不須高價備絲綸。

牧德臺 羅泌路史：高辛紀。帝嚳守高陽之道，而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周聽廣莫，以輔其明，於是致學柏昭，而師于赤松，舟人授書于鍾山，而拜師于牧德。註：記言帝俈拜師牧德。授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於牧德之臺，授書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逆秘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嚳，藏之鍾山。北河鈎經，則言王子指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其言難考。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俈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今在。

洞臺 太平廣記：大仙謂王妙想曰：此山九峯者，皆有宮室，命其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崕嵌谷。

西玄洞臺 金書玉字上經：西玄洞臺有金書洞房經。隱文：西玄山下洞臺中，有贊傳結隣經也。王屋山清虛中亦有此經也，而不備。惟太上女宮高上臺，及遣暴府北室，金柱玉璧，剋此並備。

高上臺 見上。

滄浪臺 茅君內傳：辰中真人帶延生符於滄浪之臺。

方丈臺 姬侍類偶：真誥：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閒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

金臺 關令尹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林。幽冥錄：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几。金根經：八關天人散香其閒闕上有金臺九層，臺上玉晨鎮君所進居也。飛空明經：岷嵋山金臺之室，飛空明經秘其上。

銀臺 西漢滑閒張衡傳：傳王母於銀臺，因名王母銀臺。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

玉臺 漢傳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西京賦：西有玉臺，聯以昆德。注：臺觀名。漢書天馬歌：游閶闔，觀玉臺。注：上帝所居。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遙眺峨峨，彷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為偶唱之節。

玉映臺 太平廣記：童律曰：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

三層玉臺 洞玄經：三層玉臺，在九天闕之上。臺上有太清寶經三百卷。

白玉龜臺 集仙傳：茅君盈字叔申，嘗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得玉佩金璫二景纏練之道。真誥：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封此。

璿臺 台州府赤城志：玉京洞有璿臺。

瑶臺 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焉。傍有瑶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以為臺基。玉訣經：太

玄上宮大素真人常以春分之日，會諸仙官於崑崙瑶臺，校定靈寶真經。太洞玉京錄：西田之瑶臺，太帝所處。洞玄經：瑶臺者，高上帝藏金字羽章方神隱音在其內。

西瑶上臺 真誥：玄圃北壇，西瑶之上臺也。天真秘文，盡在其內。

瓊臺 天台志：在桐柏西畔，兩山夾澗中，一山屹然特起，上平如臺，所產石皆色白，因名瓊臺。半山有石崖，虛嵌可容一人坐。舊傳葛仙翁於此修煉，見有倚背盤膝之跡。其側有石壁危立。唐柳泌鏡詩於上云：崖石盤空大路回，白雲行盡到瓊臺等句。遇晴日，望之渺茫可見。今莓苔蘚為。宋趙抃詩：台嶺周回八百里，瓊臺中立許誰登。霄分疑有群仙集，月白風清最上層。元楊鐵崖集：瓊臺之山四萬八千丈，上有瓊臺十二高崚嶒。草有三秀之英可藥疾，樹有千歲之實能長生。神人白面長眉青，玉笙吹春雙鳳鳴。曉然見我驚呼名。授我以靈虛之寶，和飛瓊約我一雙玉杵重見西熊盈。剛風吹墮白雲精。一念老作河姑星。赤城老人在何處。何以遺我九節藤，柱到瓊臺十二層。

太空瓊臺 劉向列仙傳：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也。

瓊瑶臺 元一統志：福州城六十里清涼院有瓊瑶臺。

瓊林臺 元陳旅安雅堂集：瓊林臺

記　昔余聞薛君玄卿有志操，能文章，常游渤碣間，俟羡門安期生之徒。天子聞其賢，侍祠竹宮，日與名卿才大夫周旋而歌詩以頌禧事。既而稼樂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存。余在京師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者，其人也。元統元年，玄卿忽遣弟子持書來曰：求我於瓊林臺。明年余南還，過之句曲山下。又明年玄卿過錢塘，與余登吳山，望野水，見邑屋鱗鱗然，曰：吾臺所居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捫幽至龍虎西山巔，見有若壇然者，夜地數百丈，佳木皆入雲，蔽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澤如玗琪文玉之植焉。二年三月之吉，始克治茲土，去惡草樹，因其基以石甃之，設大盤石為琴册棊，研食飲之物，旁布方石以坐遊者。於是群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徽君琵琶臺、湖雲林、鸕鷀大主、邀姑雲錦仙岩之類，獻態効伎，無所藏遁，霏翠翕至，林彩動盪。其前大溪橫流，吞吐原隰，烟帆水鳥，出入有無，左俯丹後碧宮，晻映於方壺華蓋者，正乙之玄都也。其外闌闠四周，萬室叢錯若蟻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且東向坐，食霞氣，采露盡，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有兩黃鵠來之，以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峯巒靈谷虛，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旅曰：余聞三山七巒，而仙家有化宮焉，仙人以玄卿之好遠遊也，故化山為臺，充益珠觀，攝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地，其人攫占蓋矣，容有遺勝在目睫間哉？後之㧞石者讀吾文，知茲臺之仮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有知超然逍遙於空高之上者乎。元倪元鎮詩：飛鳧上清館，忠景瓊林臺。流觀天壤外，瞰眴遺紛埃。陰壁寒旭媚，陽岩暑霏開。高松歲春色，謖謖清風來。虞集詩：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纏紫蘿。每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闌哭歌。過海祇騎鶴，閑池還養鵝。外史政瀟洒，太白焉足多。　瓊臺近接通明宮，薜濤風派離與同。因搜大地得奇勝，不讓群山爭長雄。雞犬人家竹亞地，鳳麟洲島花映紅。真師此日抱琴往，緬思昔人烟霧中。吳中傳詩：上清羅宮居，金碧耀日開。天遺兩顛勝，窅然自成臺。空霏四山合，湛碧兩溪廻。琅玕雜玗琪，一一古仙栽。徽彼人如玉，何能儼相陪。風昔賦遠遊，並海觀蓬萊。經辭竹宮侍，空谷自徘徊。朝登雲霞發，夜坐星月來。高躅凌秋旻，逸氣橫九垓。渺焉不可攀，延佇起予懷。

天寶臺

太上玉京經：太上治所有天寶臺。台州府赤城志：天慶觀，唐開元天寶中，獲天寶度人經，建天寶臺。元金元素南遊，遇與集登台州天寶臺。唐代寥寥數百年，仙家臺闕尚巍然。凭欄俯瞰三江水，望闕遙瞻萬里天。松老茯苓蟠紫玉，山高瀑布瀉冰弦。丹房只在雕簷外，笙鶴時聞過石田。

寶蓋臺

太上玉京經：昔雲華真人在平育天玄唱寶蓋臺中。

晨燈臺

王元玉檢：晨燈之臺，飛天檢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金牖臺

王元玉檢：金牖臺，三元玉檢刻題其中。

潛丘臺

雲笈七籤：在北都。崔相國慎夢修觀，驗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積廢，樓臺委地，形顯險迥，出於都城之中，剏創多年，久無崇葺，風雨漂日以傾摧。相國公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亂，真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陡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欄摧，躋登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援之。公握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欹摧，荒壇無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而日被北都留守，到鎮朞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驗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堙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觀。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休慫頓瘠，即前之所夢也。遂抽俸金募工，役章故而鼎新其宇。惟殿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牆廊宇、壇庭門序，圖繢丹艧，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為一時之盛也。

凝翠臺

龍虎志：在上清宮西十里。饒宗魯記曰：石以為臺，其天造神設者，聳絕之勢，而不貴於春葉。有遊眺之適，而不病於荒遠。凝翠臺之所以為勝地，臺在龍虎山大上清宮西十里許，壽元觀之處有盤石枝地，起高數十丈，前臨溪潭，根蟠積水中，濤瀨激射，深不可測。泰物臺之本名也。旁屋坳窪，土沃相補，荆榛芾草，叢生其間。故人蹟罕至，過者望而異焉。至正八年冬，高士劉君伯遠與友人徐伯升氏遊而樂之，規以為臺，取其蒼翠聚列，故名曰凝翠。於是觀門石橋東去，千浴其徑術，芟其蒙翳香蔚，登其巔，矣曠凡爽，天然成壇。累鏝以甓，使高下如一，步闌干凡，磴悉設以石。遊者不知有躋攀筋骸之勞，可以俟來忽往，浩歌長嘯，送明月而迎清風，雖數至不倦。無危絕之險，不待旁扶前儐，可以徙倚遠眺。雲林臺閣，競媚枕杞，古象仙巖，雲錦馬提諸峯，崭巖頹墜，參差代謝，奔騰絡繹，拱倚前後，有可坐而數也。平沙漫流，煙雲竹樹，漁舟下上，閒井隱見，桑麻五穀之壟，繡錯映帶於空曠杳靄之間，有可指而

識也伯升余里人也才清而學博與余有宿昔之契以劉君之意求余文記之噫凡物出於自然而成於無為者能久老氏之學以自然為宗無為為要劉君之於斯臺可謂善學老氏者矣夫臺未不有因其高而名也然崇於累土者其孤纍堅固雖足張於一時而廢興成毀常相尋於無窮蘇子所以有感凌虛也若所謂纍翠者自有宇宙已有此石劉君因而臺之其屹立如砥柱將逾久而彌存也且臺之景述者所不及余不能言也遊於臺者必各有適余亦不能知也奚事於余文哉昔羊叔子之登峴山也從事如鄒湛輩不知其幾徒以一言之相答遂著名焉余辭於幽間之觀且老矣得以執筆託之斯臺與山石相為不朽故樂為之記張翥詩仙館深居寂寞濱千巖濃翠滿無塵眾臺一日臨風雨驅石中宵使鬼神潭上晝遊魚聽瑟花間春醉鳥啣中山靈不是藏真境留待雲棲學道人

鬱蕭臺 張翥詩家別有鬱蕭臺洞戶陰陰晝不開劒氣上天星斗動琴聲入夜鬼神哀青猿倚傍巢雲樹白鹿歸休臥石苔若許塵人到幽隱胡麻隨木逐流杯

文銖臺 輿地紀勝在陝西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別業讀書於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不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筍之具罻羅之屬弋網罝罼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身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吏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變一頭則受一生但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累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眾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椀右執椰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曜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蹟何得有道士功德因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蹟已多年矣因技得大木二僧共擎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擎其項未能致殞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闔闔號叫告於眾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劫仞寶臺 仙傳亦曰天寶臺即玉京山上九層之臺拂石為劫言其久八尺曰仞言高步虛經曰仰觀劫仞臺俯盼紫雲羅出虛皇經註

鄭公崑臺 仙傳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群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夷簡李迪余皆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獨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吏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詳仙乎

送僊臺 元一統志在臨江府玉笥山漢九仙得道飛昇羣仙餞送之地

鳴琴臺 元一統志在臨江府玉笥山赤松子鳴琴之處

素華臺 元楊鐵崖集題張真人素華臺素華臺上月如水仙人鶴氅生清秋人間只有黃金屋天上應無白玉樓寶劍飛來天北拱鳳簫吹徹海西流唐家天子不識此只識羅公一幻遊王達詩玉臺岌嶪上水輪風露清虛隔幾塵珠樹鶴群長遶夜金莖仙掌靜融春斗牛星居臨南極龍虎山高俯七閩中外宴安祠事少一鄰明水獨朝真星斗闌干露氣清神飈吹動珮環聲雲封玉兎長生藥人在丹丘不夜城隱隱笙來王子晉迢迢夢隔許飛瓊世間福地俱仙境何日從容散髮行陳旅安雅堂集素華臺上天垂野如在閬風臨八荒日月盡懸文玉樹碧空還結水晶墻鳳凰笙奏霓旌下龍虎衣寒寶露香只有仙人能到此山前車馬暮雲黃黃叔美詩仙翁近築素華臺臺下清池映帶開不用女媧團赤土只數玉兎擣瓊瑰江間日出明殘雪壇上風清霞落梅可見洞門真賞別不令行處有塵埃

東華臺 輿地紀勝在新淦玉笥山上

西華臺 五勝文駕飛龍於西華之臺躡升帝真亦書

西沙方臺 三元玉檢西沙方臺上真三元之檢在其中也

鬱羅蕭臺 宋張時可書羽客林靈素以待宸視侍制乙天下創神霄玉清萬壽宮許改寺院為之有

塔者去其相輪火珠。謂之鬱羅蕭臺。王涓詩洞霄儘有遊人到。罕有衝寒冒雪來。清曉步虛鍾磬響。玉山扶出鬱羅臺。**靈寶陽臺**玉訣經陽臺真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諸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洞天陽臺**金簡玉字經有洞天陽臺。玉佩金璫經在其內。**始陽臺**洞玄經始陽臺在阮樂天中內。晉書在其上。**無極觀臺**導引三光經澤嬰真人在越衛天無極觀臺中。**絕觀臺**導引三光經定光真人在皇曾天絕觀臺中。導引元氣。**玄臺**太上玉京經孝道明王。吉母脩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蹤絕異黨。脩閑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圖。妄鑿前非。**紫碧玄臺**上清經上清有紫碧玄臺。**玉京玄臺**太上玉京經巖朗天中。有玉京玄臺。有神號西臺真人。常誦無量洞章遊行。**七寶玄臺**太上玉京經玉京有七寶宮。宮有七寶玄臺。即太上治所。**玄景臺**太平廣記上元夫人以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以授漢武帝。告帝曰。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書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

紫陵之臺。**紫陵臺**見上**紫蘭臺**本行經紫蘭臺瓊文紫字在其中。**金闕紫臺**本行經四極明科。封於金闕紫臺。**七映紫臺**飛行羽經太上飛經。藏於玉清上宮七映紫臺。**紫天元臺**五寶經神州十轉舞天經。秘於紫天元臺。**紫府北臺**太平御覽五臺山仙者之都。中臺有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為紫府北臺。冬夏常氷雪。乃文殊鎮毒龍之所。**朱陵臺**南嶽文衡山者。朱陵之臺。太虛之寶洞。是神靈之所宅。**丹臺**池州志在陵陽山中峯之半。高二百餘丈。其地平夷。可容數人。漢竇子煉丹之所。至今遺址猶存。張師正括異志。張虛白著指玄論。五七言雜詩。唐魏詩。所名為丹臺。宋施文清詩丹臺居之西。有閑阜數畝。芝常產其中。藥臺為煉丹室。舊說茅君過芝生瑞不虛。背松低結屋。傍水靜觀魚。鶴病窺丹鼎。人閑較曆書。鄰翁頻相訪。太與世情踈。**煉丹臺**鎮江志普濟寺。在焦山山頂有臺曰煉丹。舊傳為焦光煉丹之所。合肥郡志煉丹臺。在九鄉山西。左慈道事。池州府志白鶴真人煉丹臺。在青陽縣東南保寧觀後。呈鐵常有

詩云林間望斷松梢路。白鶴真人尚未還。即謂此也。**藥臺**元一統志在廣元路昭化縣西。今實子明丹竈存焉。其臺與壚。皆鎸石焚成。工極精巧。非今所能。**煉藥臺**成都彭州志臺在今九隴故縣。葛仙煉丹于此。**鶴臺**句容志鶴臺在金菌山後。元趙孟頫詩。靜夜颯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雙白鶴。時下五雲峯。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王仁輔詩白鶴駕泠風。丹臺杳靄中。玉笙有成約。時下積金峯。鄭元祐詩橫江不培風。瞬息瀛海中。空山難月白。鸞笙下前峯。傳野詩胎仙栖息處。層臺眇冥中。遼東何時歸。寒月飛千峯。劉汶詩輪翅起培風。雙飛縹緲中。乘軒嫌肉重。那得到三峯。倪瓚詩胎禽集丹臺。真宰降玄居。翁忽神飈散。燒香禮太虛。項炯詩泠風翻玉輪。石雲聳秋碧。月出吹洞簫。流響破深寂。張素詩仙人有騏驥。背駐白雲居。犬頂秋風夜。長鳴和步虛。**跨鶴臺**廣信府志臺在城南。世傳曾有仙人騎鶴至此。姚成一詩仙人白日上青冥。鶴去臺空唳。不應千載令威歸。得否。雪堂有客夢如水。徐璣詩清遊吾有分。渾似昔曾來。野屋憑高住。青山到水回。欲看春岫遠。須待曉雲開。漸漸生愁思。鄉心上古臺。韓淲詩道人白鶴庵。絕頂似仙家。尋幽得臺城杳

杳入青霞。臺占溪南最上峯。政成民樂得從容。彼時高李情如許。此地蘇丁事偶逢。可是吾身羡輕舉。肯令人眼溷塵蹤。昂昂紫府飛來處。一片笙簫酒滿鍾。同諱守登臺。昔守王道南作此跨鶴臺。金行露氣高。嘗同斷萬葉。九日長沙歸。晦翁命予杯。至今清夢長。寂寂令心哀。君侯我輩人。能賦有餘才。復茲菊花秋。登臨為徘徊。予美高李句。萬里風雲來。世道古猶今。興也何悠哉。九日登臺有懷。山頭跨鶴舊登臺。今日那知我獨來。憶昨儒先追杖屨。因嘗鄉老共尊罍。呼兒且伴閑身健。好容何由笑口開。落魄使君王道南。幾回和月醉崔嵬。西風吹我上危臺。鶴駕仙人跨海來。雖少菊花猶破帽。既多楓落合傾罍。玉溪淨瀉秋容淡。靈岫森羅夕照開。老去悲傷易如許。人心何苦自崔嵬。**迎鶴臺**元一統志在夔州武寧縣西山有臺亭。春月遊人飲于其上。**控鶴臺**河南志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井也仙人臺下。**白鶴臺**洛陽志在白鶴山之大廚院。即漢胡安飛昇仙之地也。石安期詩白鶴不來雲亦孫。青山長在樹榮枯。應隨道士青霞客。得到仙人白玉臺。蜀嶺秋風鳴寂歷。緱山明月下虛無。稍巢不遂乘鸞樂。眇眇高情未易呼。**黃**

鶴臺 宋吳則禮詩 題瓜州黃鶴臺。九載星星復種種，枝荒不死趙大與西川華屋那可見黃鶴臺南堪斷腸

鶴舒臺 廣州府南海志 州東北二十里白雲山，有鶴舒臺。蔣安期飛昇于此。

鳳生臺 三元玉檢 鳳生臺，太真金書在其內。

羊馬臺 元一統志 在灌州赤石城崖上。乃天師與鬼誓，形如羊馬，故謂之羊馬臺。或云羊馬自鳴此山，常有白日昇天者。天師居鶴鳴湖北，羊馬須鳴。

桂臺 王子年拾遺記 宣帝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元舒岳祥詩 神龍不知身變化，猶認潛鱗為故我。先生當出兩八紘，浪靜波恬歸海卧。先生兩處須桂臺，夢寐一生遊學舍。阿宜移扁乾山腹，鐵畫銀鉤金組鏁。綠陰閒戶不知春，長日觀書誰覺夏。天上吹香遍遠山，月中散影流清夜。先生見扁如坐齋，隨行不用木上座。攀枝踏影弄孫雛，萬事不到桂叢下。天下清芬是此花，世間最俗惟檀麝。後車還許樂天陪，吟筆更須侯喜把。幾人名遂不知幾，一日倉皇方決墮。人知德祐不出高，豈識咸淳歸計果。平生一辦桂臺香，口誦翁詩幾百過。舊臺何在桂凋零，日暮哀吟自相和。今臺喜見桂婆娑，往來不礙江鷗社。舊臺不見見今臺，依舊風流壓江左。他年人

訪桂臺遊，舊名更復因今播。月中桂樹最久長，此樹還如月輪大。 蒼苔路碎吟初就，綠蔭看成老入來。世事悠悠吾已矣，人生擾擾亦何哉。

松臺 元鄭彥昭集 松臺即景。 南閩總炎熱，地僻且從容。松壘風聲細，淇園樹影濃。綠筠生玉版，丹荔熟金鐘。但恐村醪盡，何愁客思慵。

三松臺 南雄郡志 在南雄郡城東光孝禪寺後嶺。其地勢若臺形，上有古松三株，蒼翠如蓋，因以得名。又云在城東臨湞水，後與仁壽寺後，上舊有三松臺，即唐之乾寧寺。宋改為光孝寺。

偃松臺 太平寰宇記 在萍鄉縣北七十里楊岐山。

問松臺 天台志 縣治堂後，旁有大松如偃蓋，舊為松風亭。嘉泰三年，令丁大榮葺為臺，更今名。

雙栢臺 相臺志 在林慮縣。二古栢生於石臺之側，故曰雙栢臺。

脩竹臺 元一統志 在光州。盛文肅公度有詩云：我來小小郡，愛此高高臺。前對蒼筤竹，萬竿球琳材。今廢。

梅臺 元一統志 梅臺在安陸府十里。舊傳梅福所築故也。天台志 在赤城奇觀前，開禧元年，錢守文子建下臨巨壑，有梅數十本焉。郡縣志 肇慶府晉康志 州治嘉陰堂之南，有梅臺，環以梅竹。洛陽名園記 富鄭公園，稍南有梅臺。宋鄒印詩 百鷗照春臺，標名只取梅。道人寧揀擇，聊記雪中開。程顥詩 思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常勸蟾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秖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司馬光詩 京洛春何早，憑高種嶺梅。紛披百株盛，爛熳一朝開。青女工黏綴，霜娥巧翦裁。崑山雲滿谷，蓬渚浪成堆。勢擁樽前合，香從席下來。蜺旌粧天起，練甲洗兵回。不使光風散，嘗無夜色催。人稠衣馥郁，地狹舞徘徊。民服召公化，時推何遜才。淹留文酒樂，璧月上瑤臺。馮時行詩 綺懷清絕姿，風流似居士。固宜命斯臺，俗子視桃李。元張仲實詩 陵雲朱闌峻，受月粉珋龐。下列羅浮樹，千年自開落。恭聞玉女宴，歲與東皇約。衢書散青鳥，夾轂擁皓鶴。異香來氤氳，靈眩降寘漠。古稱銅雀臺，人為匪天作。浮華沒烟露，荊榛日蕭索。茲臺今崔嵬，神物守雲壑。駢枝照夕坐，飛雪洒春酌。獲此豈偶然，真宰意有託。袁易詩 高臺何亭亭，敞隅列奇觀。累土結崔嵬，飛甍發輪奐。下有千株梅，俯視平若案。躋身瓊樹杪，引細青山半。君侯大雅姿，風流富篇翰。招延東閣士，式燕良衎衎。朗吟瞻斗又，屢舞驚雲亂。繁花生白光，夜景愈清旦。維侯昔臨吳，繡衣照霄漢。蹙車馳魑魅，持斧狐狸竄。云胡動遐想，超然謝羈絆。方今鄭蘭正，黃道朝陽煥。和羹功業成，綠野計非晚。額

言長逸材，邦基待楨幹。

荔枝臺 宋陳瓘詩 滿眼春花百鳥肥，荔枝一名春花。蜀中熟時，百鳥俱肥。絳苞丹艷火熒熒。臺前採擷誰堪贈，譜外聲名世不知。顆小不堪妃子笑，盧氏荔枝，顆小而肉薄。味酸猶發少陵詩。杜詩云：紅顆酸甜只自知。高墳拱木今何在，歐公銘君謨之墓云：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元聞之今過者必肅。此品軒昂獨恨遲。

蘆臺 寶坻縣志 在縣東南二百里，地接永平河，通大海。係水陸衝要。今設巡檢司。元郝經陵川集 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真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冬蔭夏敞，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喋，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塾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慘焉。於是一行共請於瘕室之西，為逭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即隙地起土樹址，翦蘆鬢檠下。為臺者三四尺，上為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近踰館垣牆，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杪。建康諸山，隔江呼出參差彼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舉中醜難，益愧天池之鵬，矜於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闖，遂落階

穽鉅姦魁猾共為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雖意井裹閉目忽為舉頭而後得江山勝槩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欲變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也剝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天閼而變吾之謀而新吾才聽平剝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目拘隔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令天下四海無塵有塵暾然如洞觀矣彼其為蒙蔽為罔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遏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焉爾何傷於余乎屋既葺臺既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為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劇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今出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改余步兮

樗臺

國朝鄭居貞詩　瓜山山下有荒臺翠竹蒼桐手自栽已有清陰生几席豈無佳實備尊罍衣冠文物當年盛行李風霜此日回不有故人相慰藉羈懷浩蕩為誰開

榕臺

莆陽劉氏詩　桉地高崖如鐵色拂天老樹作寒聲他年記宿榕臺夜便是南歸第一程　囊無金橐貧如故鏡有絲生老奈何一事尚堪誇北客來時詩少去時多

檀臺

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成子遷諸寢東漢書郡國志趙國有檀臺史記曰趙成侯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桐臺

梁江文通詩客子畏霜雪憂至竟悠哉綺帷生網羅寶劒積塵埃思君出漢北鞍馬登楚臺歲終合雲光平原秋色來寂聽積空意凝望信長懷蕙芬自有美光景詎徘徊山中

樾臺

盱江後志通判廨圃有樾臺

紫荊臺

岳州志在白鶴寺背有江叟忽緩駕暮雪將盈階吹笛于此

梧臺

太平寰宇記在青州臨淄縣亦名梧宮說苑云楚使適齊齊襄王饗之梧宮臺是也因大有梧樹而建名又郡國志云宋人得燕石之所

碧梧臺

全州志在城西羅江水中有石如臺今存基址嘉定九年郡守林岊建并記記曰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夫菶菶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蹌于舜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于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有勝地西江枕山江面澄潭而聚石奇峯疊壁斬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嶂山也爲臺表二丈許亭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為最曉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簟爭寒月澄風攪秋荷離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潁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紀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謂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二士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集也唐孟慕古而思見之矣皇振古道承流宣化者皆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唱率以趨教令不特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

蒼梧臺

宋沈存中集蒼梧臺記　予始至海州入其境聞有朐羽之山書於經見於傳記小說疑其為非常而未覩其為物也東望有山蔚然立於大海洪波之中日月之光蔽映上下疑此為二山者問之則二山顛在其西庳薄充陋不充所望向予所觀蔚然者乃獨在海中故瑯琊韓榆之虛而今之東海縣也予過海州登朐山而壯之其望大海若吾之左右臂天地日月之遊動出沒可俯而窺也朐山昔予小之而不顧者能尚可以如此况其瞠然意可以無朐山者予得從而登之豈不益壯吾觀耶於是

有職不得往其明年東海令以事去而予得攝其官其往也以歲之四月方草木脩茂山氣秀蔚下瓚口帆海而渡以至邑之九日登蒼梧之山望大海之津晨雞初鳴夜漏未極而東方雲霧氣如渥赤磻懸幟羅煙炎四發久之溟波洞赤欝拂沸騰綸如洋金而朝日始放倏焉乍安茫洋扶轝光景仰射隙龘上指人動馬行影在霄漢反顧海之為州僅在蒼煙晦霧杳靄之間巍然如一浮萍之不可分此其卑者猶有大山焉曰由吾關山予雖得至其下竟不果登而歸聞多猛獸異物往嘗有死於遊者其言未必信然而予固未可以與猛獸異物辨之也蒼梧之為孤秀挺絶四游八騖仰高俯下日月之所徧耳目之所接吾得而盡於此山矣蓋可以無求於彼而足也乃謀築觀其上以與邑人歲時彷徉翱翔遊乎浩渺混茫之中以忘吾憂鬱不能遽成而予之不久於此也

花臺

沔陽州志周圍五丈高一丈二尺不知何代所作今其地方皆稱為花臺

百花臺

四明志在本路太守曹涞建今廢南康志花臺在白鹿洞書院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雜植花卉其上元一統志花臺在濟南府城南豐曹鞏守郡日有詩曰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今郡人呼為南豐臺宋劉屏山詩森沉徑易迷楮節為徘徊何處春光

多時登百花臺。主人澹無情。林花為誰開。孔平仲詩。南瞻後北顧。春水漾漫漫。此地存花樹。全勝別處看。

杏花臺 元一統志 在大伾山西浮丘山東。高一丈。周百步。蓋金國富家築之。植以杏花。以備遊賞焉。

桃花臺 廣信志 在上饒縣北百餘里。其山屹立千仞。插於層霄之間。遠望如覆鍾。與靈山相並。而高絕頂之上。有一巨石。空如臺。可立百餘人。石壁上有小桃一株。遇春花開。繽紛結實。纍纍然可望而不可採。石臺下有石門。可容一人入。常有毒蜂守護於洞門。不潔者不得進。歲旱則禱有驗。世傳葛洪煉丹之所。遺跡尚存。輿地紀勝。臺在弋陽縣西二十餘里。瀆溪而高平。相傳昔有道士種桃煉丹于此。南望龜峯列于前。今有妙香僧寺。宋韓淲詩。倚棹捫蘿步古堤。井邊池上訪招提。荒荒草滿平原外。寂寂洲橫流水西。一葉小舟漁自樂。數行高樹鳥頻啼。人間俛仰仙凡隔。丹竈空留占葛溪。聳壑連天碧。危臺照水紅。何年仙子宅。今日梵王宮。勾漏人雖遠。凌雲話亦空。徘徊羨真隱。吟寫分詩翁。

芙蓉臺 元一統志 在衢州府城上。又云在長汀縣治。宋曾鞏詩。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為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插花裏。闌邊飲酒棹女歌。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綠柳連墻使君宅。孔平仲詩。漾舟入芙蓉。花亂舟欹側。安穩此凭欄。清香生屐舄。荊州記。衡山有三峯極秀。一曰紫蓋。一曰石菌。一曰芙蓉。臺最為竦傑。

玉芙蓉臺 太平廣記 唐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二曰輕鳳。乃琢玉芙蓉臺。以為二女歌舞。

蓮臺 北史 魏明元帝泰常元年冬。起蓮臺于北苑。四年築宮其上。

蓮花臺 合肥郡志 在巢縣南三十里。與大秀山相連。世俗傳云。古有蓮花生於此臺。故後人傳曰蓮花臺。後有淨瓶山一座。

瑞蓮臺 輿地紀勝 在新州城北。舊名堂花樓。乾道五年。濠生瑞蓮。故名。

石蓮花臺 洛陽記 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園。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談之難盡。

壽花臺 元一統志 保定府通判廳西堂北牖池。生菖蒲。開花三四朵。時通判府事。李秉以書占之。曰乃壽考之祥也。名其臺曰壽花。

天花臺 長沙府志 在醴陵縣南六十里。五鳳山項。高二百餘丈。

寶花臺 元一統志 在漢川縣上。有雷史君廟。

寶華臺 崧臺志 在肇慶府西八十里。今廢。登州府志 在黃縣金華宮北。今廢。

獻花臺 相臺志 在天漢橋下石臺上。有四時雜花。

看花臺 元一統志 在岺雲縣城西北三十里。

撒花臺 沔陽志 在沔陽府景陵縣東南六里。廣百餘丈。常有異花撒焉。

遶花臺 宋何澹小山雜著 遶花臺賦并引。遶花名臺。取梁何遜早梅詩也。遜詩有枝橫却月觀。花遶臨風臺之句。然不知却月臨風之所。杜少陵和裴迪早梅詩云。還如何遜在揚州。參以遜傳。不見揚州事。遜詩出。初學記。亦不見在揚州之意。按三輔決錄。則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少陵所指。豈謂是耶。維揚圖經。跡畧之甚。內載城北有盧塘。宋徐湛之為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臺。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或遜所賦。不止一篇。却月凌風。止因臺觀之盛。而自以意言之耶。賦詩短章。姑取節焉。暇日因為之賦。陟彼春臺兮。意百卉而回環。乃獨取於南枝兮。豈孤潔而難攀。秉太皡之權輿。賦姑射之容顏。視桃李兮牛走。與松筠兮臭蘭。泄天機於庾嶺。寄驛信於長安。逮香魂之告謝。收鼎味之餘酸。蓋有始有卒。非若他品異類。徒一時之美觀。山澤有癯。帢巾氅衣。惡塵俗之入眼。喜泠淡而生姿。命曰清友。以邀以嬉。共寄情於卮酒。鼓照座之十眉。歲晏寒凝。木落草衰。雲四垂而一色。瑞六出以交飛。試壽陽之半面。陪白帝之萬妃。對清漣而弄影。待明月而爭輝。鵠紛立以就列。鶴布陳而出奇。癯儒於是廼磬而笑。倚闌而醉。動水部之清興。想蕪城之故事。蓋以花則稊米之於太倉。以臺則高立之於培塿。誠細大之不侔。東海鼈而埳井蛙。各適其適焉。登遶花臺詩。詩翁當日上凌風。面面看花得句工。我亦廼磬來索笑。古今人意畧相同。臺因水部將花遶。隱為耶溪號小山。且在我家為故事。若言衣鉢有慚顏。詞 鷓鴣天 庾嶺移來傍桂籬。遶花安敢望凌風。癯儒合作孤芳伴。四面相看一笑同。冰照座。玉橫空。雪花零亂暗香中。有人醉倚闌干畔。付與江南老畫工。

天香臺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天香臺賦 雙溪醉隱。嘉遯西園。而杜私門之請。偃蹇棲遲。縱適放言。憺高蹈養恬之勝地。葆光願真之靈境。綠野斯營。素意是逞。一花一草。親移自植。計日成趣。唯天香臺。牡丹為盛。娩若群仙。亂倚雲錦。琪樹相映。英華外發。風標天挺。精彩相授。逸態橫出。儼保靈和。恩華寵命。含情延引。流風迴穴。宋風一作逆風。宋玉風賦。迴穴錯迕。善曰。迴穴即風不定貌也。競笑應識幽人逕庭。莊子大有逕庭。逕音勑定切。蓋吳人呼勑為剃。與

似定切同。李云逞膚澈過也。國色天香。獨占韶光。澄心定氣。延視追察。知其不妄。進號貴客。名為花王。十客圖。以牡丹為貴客。雄此姚黃。洛陽花木記曰。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彩射人。有深紫檀心。近萼有青旋一匝。與瓶同也。開頭可八九寸許。甚有高潔之性。道山居士録曰。近心葉細無藥。亦有淺檀肥盛。時中心有綠葉三四兩踰寸。謂之綠蝴蝶。穆穆皇皇。臺隸衆芳。真其王也。錢思公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以姚黃真王也。魏紫乃后也。故有姚王魏后之號。見花譜。人曰。洛人以姚花為王。魏花為后。誠善評也。應道無私。應化無方。知隱知顯。知變知常。異人録曰。牡丹變易千種。遲留煙景。蔭樾昭陽。吸風飲露。雲卧霓裳。魏后延佇。魏后見上註。醉妃小立。醉妃紅見海山記。欲與相扶。倚風無力。凝笑為容。爭妍取媚。醒酒香艷。懶晴天氣。翠袂揚袘。弋亦切。柔玉鏤刻。玉鏤碧見花木記。仙衣戌削。縷金絲織。金絲緋見驥珍牡丹品。昭著風流。分外猗施。臭味幽遠。容止閑驩。素女㛗嫮。音護。不足程式。綠華無色。蘭香失氣。脫落塵凡。伴奐婷邁。表景異致。偷揚勝槩。靈貺摛彰。運鍾盛代。誕膺王者之稱。良有后妃之配。英奇特秀。望塞華域。姿色俱絶。勢傾人國。靡曼則如此。光大則如彼。不以純懿。盡在於己。承天賜之優華。天賜紫見總叙牡丹譜。騰芳聲於勝日。覽天

外之奇名。天外黃見海山記。豈花中為第一。尤姿英艷。道潤金璧。姿有餘妍。艷有餘美。氣不可奪。操不可易。名有餘香。風有餘味。炎而不附。寒而不棄。遠之不怨。親之不比。動無所趨。靜無所避。色無所沮。心無所覬。辭無應而無營。故無愠而無喜。守所抱之天真。任自然之榮悴。神靈根之有託。冠四時而為最。靈根紅見驥珍牡丹品。燕南牡丹。則在歲前後。北地高寒。常開在夏日。又有秋日牡丹。冬日牡丹。宜其奕葉扶疏。宜其名華盛大。積於中者必形諸外。承休之徵。於是乎在。於穆令聞。曾是不已。得無令人渴見風彩。有絶其倫。有拔其萃。唯道是從。唯神是契。不因物而顯。不附物而起。何王立而不群。何中立而不倚。儒英靈之間氣。呈瑞世之上瑞。牡丹有瑞雲瑞露之名。感鍾美於所天。多化工之為地。千葩萬卉。雲屯霧積。子智切。煙披雨沐。擁階抱砌。如屏氣動色。駢肩疊跡於朝會者。尤知花王之榮貴。倚扇成陰。倚扇孫氏瑞應圖曰。瑞草也。一名箑蒲。王者孝德至則生。枝多葉少。根如絲綸。而生風。主驅殺蟲蠹。地錦交展。地錦花名見花木記。天幕芳垂。雲帷高卷。御袍浮動。御袍黃牡丹。見洛陽花木記。千葉黃花也。與閒錦大率類女真黃。異香冶艷。異香牡丹見王十朋集。凄律青薰。薔薇露發。惜春情態。惜春粧見驥珍牡丹譜。戀春風致。戀春見總叙牡丹譜。花

雨漫天。金蓮布地。火中金蓮。每至夏日特爽。姿艷殊絶。大見其正。金章顯常宴泰和宮。夏日牡丹。顧謂元妃李氏曰。牡丹誠獨冠花品。以金蓮羅列其下。尤風流可愛。可謂潘妃步步生金蓮。玉妃綽約。玉妃見驥珍牡丹品。玉肌半膩。玉肌紅見總叙牡丹品。仙標閑整。風骨秀異。翠圍粉陣。櫛比鱗集。五色相宣。黃花白花紅花及墨紫深碧是謂五色。墨紫見六一居士花釋其色如墨紫。類要衍義曰。有深碧牡丹。又廣記云。韓湘聚土。聚盆有碧牡丹二朶。後為金棱碧色。芬藹相襲。玉澤堪掬。秀色可吸。擠屯治切。治芳煙。穎然如醉。呈露優柔。溫潤綺於綺切。靡。春腫猶濃。東風扶起。錦被絢爛。錦被花又有五色。錦被見花木記。繡帶葳蕤。繡帶花名。見花木記。叢結同心。同心梅名。又有同心李。延締連理。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辟芍藥為近侍。直海棠為慶會。西征記。蜀中近牡丹。多栽海棠。謂之君臣慶會。仙人醉露。以穎玉今人以杏核中。後有杏者為仙人杏。述異記曰。天台有杏花六出五色。號仙人杏。洛陽伽藍記。有仙人棗。玉女吟風。而搖佩。爾雅疏云。玉女。海棠也。公書易玉圖春名為玉女花。玉溪生牡丹詩。垂手亂翻雕玉佩。翠展莎茵。錦圍花陣。槐蓋傾偃。槐香臺前有槐。俗謂槐楊者。公常謂其不雅。故目謂

槐蓋。林幄閑敞。長樂維宮。長樂花名。唐蘇順有長樂花賦。合歡維帳。花譜有合歡。狀一朶二色。又有合歡棋。唐明皇有與群臣分合歡柑圖。楊妃外傳。蓬萊宮有合歡橘。徑直忘憂。天香臺。天香亭。三徑皆植忘憂花。晉古今注曰。欲蠲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即萱草也。榮延交讓。榮屋榮也。大槐諸州記曰。交讓。樹名也。兩兩相對。歲更枯生。不俱盛俱枯。合昏徹夜。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本草合昏葉似皁莢。槐淚藏器云。即夜合也。日華子云。合昏又云合歡。蓂莢興曆。通曆云。帝堯觀蓂莢。以知旬朔。一名曆莢。隨月盈虛。承曆開落。平露瑞政。孫氏瑞應圖曰。平露者如蓋。王者政平則生。東方政不平則西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他方亦然。白虎通曰。平露者樹名也。屈軼司直。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階。若佞人入朝。則草屈而指之。故曰屈軼。帝休光燁。山海經曰。帝休木名。本草云。主不愁。帶之愁自銷也。帝屋煥爛。山海經曰。帝屋木名可以禦凶。補爽君子。補爽。君子樹名也。清名無患。纂文曰。無患。樹名。木崔豹古今注曰。此木為衆鬼所畏。取此木為器可厭邪。邪魅故曰無患。炳若丹青。粹然玉潔。足佐花王。潤色盛烈。期所望於重華。重華見花木記。可派芳於萬葉。萬葉見花木記。延群英之風紫。雅榮名於圖牒。有白花勳王

蹟絣根戊續諸品牡丹外繢以白花翔之青松森挺大臣介然而廷立翠竹旁羅毅士肅然而乾列池蓮潛潛儵然乎無塵君子居也蘺蔔亭亭兀然乎寄傲隱逸位也無塵寄傲天香臺下二軒名珍叢琦薄祥花瑞草一本作果深圖遠逸端竦低默者百執事之謂也若仰若俛如揖如伏者尊其王之義也策其芳名委其藻質內向光塵猶葵傾日靈雨均霑悪風同被含秀數榮榮懷天德天德紅見總叙牡丹譜寶閬煇煌寶閬紅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錦屛翠疊錦屛紅見道山居士錄出壽安錦屛山色粉紅二層葉中心青極細而長有纓瑞玉樓臺瑞玉紅見叢玫牡丹品有玉樓子牡丹重臺牡丹亦曰越山紅樓子貢闕金碧闕金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色微帶紫而類金紫腰間頭八九寸許葉間有藥碧牡丹有數品綺紛品彙區別列第霞駮雲蔚繡錯萬計異人錄來單父字仲孺有種藝術上皇召至驪山令植牡丹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為花師又呼曰花神炫玉京之春色玉京春見青州牡丹品粉紅花有花盤亦曰兩京孫奓兩京之神驩兩京紅見洛陽花木記多葉紅花也聯玉葉以延春總叙牡丹譜有玉葉萬壽春牡丹直直也切會聖之盛際會聖紅見花木記其餘諸花無比其大者章明花界照映塵劫選王簡栖頭陀寺碑功濟塵劫注云劫猶世也續仙傳子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也深根寧極無為之業光寵妍時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云以為宗族交遊光寵王元美寵盛也春心固結良怯年芳輕易衰歇我依我篆我步一作曳我穰朝祛暮逐無情蜂蝶終然殊患本弱者其枝必披上聲末大者其幹必折審其本之弱者雜音替又音雉除草也其草萊盡其蠹蠹牡丹譜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針之其傍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蠹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窻以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蠹即無矣花復繁盛擇其瓦礫易其壤土圖經曰國人欲其花之詭異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醫之治乎聲之調之護之扶之持之正之直之培而養之使自滋之洛陽花木記甘草黃千葉黃花也其花初出時為單葉因培養之盛變而為千葉蔭而遂之使自榮之花譜牡丹性極善陰凉顧其末之大者去其邪枝剳音洛其錯節除其狂花翦其亂葉牡丹續譜大率痛打剝即花好推之移之規之繩之背者向之屈者信之擘而分之花譜曰白露前分擘牡丹使自存之列而封之使自保之牡丹記曰初植牡丹澆畢則以細土封壅其根謂之保澤固本為強其幹而弱其枝俾隆其本而殺其末之為者也扶質立幹本道根真花明葉秀眼界一新客有訪醉隱於天香亭者不覺諤然而嘆曰向之蕪穢易其治也覩乎殊制甲天下可也醉隱曰向之乖藝使然也周其花者歐陽文忠公花品序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人唯直名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非其業也耘植非時灌捕要術云捕也無度賁知自是忌能懷妬苟一矯衆枉不涉叢脞阿諛橫議雜然應和明其幾務執以不可謂出于彼非出于我或僅有所求徼有所脞爭引其功相推其過思求其治焉可致也余承其弊特任其責推心於物旁搜遠索懷彼得失洞研究覈從其可從革其可革紬諸荒惑採諸幽賾舉諸明算運諸成策辨乎根蘖根蘖見白氏長慶集畫家訓郎中東鄰周言洛中牡丹之盛以洛人以根蘖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定乎名色甄其瑰奇甄吉然切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廉其瑕謫馳以殿最殿最玩花品序花以優劣為殿最馳以致切物次第也品以資格熙以陽和沃以膏澤窮精極智馳神運思孜孜夙夜不落吾事粗有是治無足齒也然天下之事曷嘗有異於是耶九土一臺也六合一囿也百花一王萬國一君為國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十露昭政在敷司直之謂也經國之要寔理此花之任也種其餘而疏其枝隆其本而殺其末之謂也緒言未既客茫然進曰旨哉言乎旨哉言乎願以所聞書諸信史刻諸金石以壽其傳終古不感天香亭頌第紀風聲未勒磨崖蒙何以寧用是遂決敢獻其銘銘曰薄構其亭于彼露座桃李無言燕雀相賀余作此賦會姪子輩通傳誦詠往往質問其所疑予時有瘯音蔟蠡音麻之疾未間及為酒所困倦於應對因命書史為音注其所請以示之

度香臺

宋張銘詩注度香即蠟梅也風篁弄踈晴幽蹊自來去氣韻妙無涯花中黃叔度

越香臺

宋陳季陵詩佳木寄深塢自與春有期幽姿誰復省軒軒頗矜持真賞儻已遂清香襲人衣士為知己死此語良不欺

天與清香臺

元陸子方集天與清香臺記　沙山之麓陸公家焉後圃梅數十本糾枝偃龍綠苔封樹瑤英玉華照映岩谷一夕步月下顧眄若有所營乃呼卒鳩土命工庀材甃以文石結構其上高奢四柱平瞰花頂如素綃千丈橫抹闌角如游化人之居雲影所照目眩不得視也臺成未名觴客落之酒半酣有客離席言曰公知造物私於此花者乎草木之香衆矣今夫紫莖岐葉赤花黑實名曰蘭蕙其香幽而野形如鼠李葉黃花白名曰椒桂其香辛而烈汝南之蓮未發而菡萏已發而芙蓉雍州之菊一名曰日精一名曰女華是二香者幾乎清矣然隕霜既繁苦雨淒晚則萎落無

迹。隱衆芳之蕪穢，耿歲寒而獨清，昔非梅也歟。天不與之凡花而獨與之梅，非私歟。與梅相知者，莫如林君。復顏摘君復天與清香之詩，以名公之臺，何如。予時在座，顏謂客曰：予謂君復以清香許梅乎，殆非也。彼以自况爾。咸平景德間，處士名蓋天下，而一童一鶴，終老布衣，其節清矣。嘗記處士居西湖時，雪夜踞爐煆詩，倦而假寐，宜與神會，覩一處子于林之下，薄粧靚飾，宜笑的皪，歛裾少進而言曰：妾藐姑射山之神人也，爲帝司琪花之林，帝以君清節不仕，丗胙孤山，以表湖曲，配食於水仙之宮，辭訖，揚佩而逝。處士驚覺，推戶出遊，但見平林踈風，野芬微度而已。今集中紅艷清香之句，疑當時所賦者也。處士與公固一流人，然心甚似而迹不同。處士在山，日與梅親，公屢出山，歲與梅踈，方其涉淮歷齋，以入燕歸，而成紫陽使金陵，已而持節鄉郡，按轡杭秀間，星霜十換，驛居野處，當是時，故園之梅無恙，而香有不聞者矣。乃今名遂身退，幅巾歸第，登高折花，倚欄索笑，而吾與二三子，亦得以撰杖屨侍樽俎，抵掌高談於臺上，此樂非天與耶。客良久曰：子言甚善，敢問君復遇仙事，出何書。予笑曰：龍城後錄也。公顧小史取筆誌之。

香遠臺 臨江志：在江州，舊名奈月旁蔓茶蘗，郡守黃公寔改今名。

環榴臺 王子年拾遺記：吳王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感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撫按則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獲寵。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旣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持爲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也。

昭宣臺 詳見上。

泣筍臺 安慶府志：在望江縣治北隅，乃山阜之地，形勢若臺，舊傳有竹一畝，每冬雪中即有筍茁，土人相傳泣竹之所也。按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事母孝，嘗爲雷池監官，有寄鮓與母事，而母在江夏審矣。今云泣竹之地，豈好事者因監池于雷，而地偶生筍於冬雪，慕孝子之盛，而欲勵乎俗者然也，故存之不能無辨於此云。宋史蕭服傳：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跡，得孟宗泣筍臺，葺亭臺上，俾民知所嚮也。

嘗穀臺 平陽志：在隰州東五十里，合桑村小而卑隘，傳以爲神農氏嘗穀於此臺，北一里有廟貌，居人歲時致祭焉。

耕綠臺 宋眞宗詩：花村犬吠可能無，但使三農力有餘。千畝秋成雲漠漠，一犂春事雨踈踈。登臺想見同民樂，上考何妨亦自書。祇恐雙鳧便飛起，愛身寧許伴春鋤。

環翠臺 宋陸子靜詩：直從平地矗崔嵬，南向群山斗次來。盡此半春留客醉，莫愁一日不花開。水從綠野前頭遶，竹向芳菲缺處栽。目送斷鴻天外去，問他更是幾時回。

濃翠臺 宋張洞詩：君懷澹無營，瀟洒淵明伍。築臺面喬嶽，種竹環幽戶，挺秋身後名，徽纏腰間組，高風激奔競，秣時非小補。 又方岳詩：崇山界江粤，疑翠結雲臺，林壑紫烟散，澗道玉泉回，殊庭發眞境，列士總仙才，偶高展遐眺，賞靜豁幽懷，晨霞閟金蘇，隆露溢瓊盃，松喬果可學，澳退信堪哀，遠客多士思，潭宮妾塵埃，行當結瑤軫，因此求蓬萊。 張翥詩：仙館深居寂寞濱，千巖濃翠濕無塵。築臺一日臨風雨，騎石中宵使鬼神。潭上晝遊魚聽琴，花間春醉鳥啣巾。山靈不是藏眞境，留待雲樓學道人。

蒼官臺 金耶律鑄詩：誰貸君侯締構功，盡收形勝壓天東。洪流下瞰朝宗遠，疊嶂橫陳保塞雄。鳳闕凝眸雲晻靄，鷄林指掌樹冥蒙。辭龍似識登臨意，時攪寒梢弄晚風。 層臺重到記登臨，物態熙熙春意深。手撫長松望西北，晚雲千頃似歸心。

碧虛臺 宋阮閱詩注：臺在郴州。 節竹枝彎覆磴，登臨身覺在煙霄。千峯險似三川峽，一水聲如八月潮。

寒碧臺 四朝聞見錄：南園買武林之東麓，西湖之水匯于其下，求少師韓侂胄，築臺其中，名曰寒碧。

紫臺 文選江淹恨賦：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唐杜工部詩：一去紫臺連朔漠。注：王昭君臨行俺及曰：使妾別紫臺椒房，和親朔漠，大將軍能無愧乎。

眺遠臺 宋蘇穎濱詩：山似高人悵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無垠。白雲自是遊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眺望臺 宋趙抃詩：治圃我依浮石雖，築臺分占白雲山。三秋一日登臨外，千里同風咫尺間。峯黛陰晴長黯黮，泪琴朝夕自潺潺。休官誰道何曾見，林下如今兩處閑。

觀望臺 樓觀本記：尹喜宅，南山阜上有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也。昔老君於此山騰空，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故爾雅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賞幽臺 汾陽名園記：富鄭公園，右旋花木中百餘步，有賞幽臺。

樂視臺 元一統志：在富平縣西南三十里，有漢文帝薄太后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四

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四

二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盛
圈點監生臣畢三畱
臣傅道立

臺

三臺 越絕記吳地傳：三臺者，大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晉書石勒獲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秀雅堂勝記：蘇有姑蘇臺，故號蘇臺；相有銅雀臺，故號相臺；滑有測景臺，故號滑臺。

五臺 隋書地理志：五臺縣舊曰慮虒，大業初改焉，有五臺山。

輪臺 猗覺寮雜記：漢武帝征和中，李廣以單于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臺以東，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乃者貳師敗，軍士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弘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既為相，豈不知其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為請，蓋千秋以一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勸之，為固位計爾。前後為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矣。舊唐書地理志：輪臺縣取漢輪臺為名，貞觀十四年與庭州同置。唐岑參詩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陰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淨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白 秋輪臺：異域陰山外，孤城雪海邊。秋來惟有鴈，夏盡不聞蟬。雨拂氈牆濕，風搖毳幕羶。輪臺萬里地，無事歷三年。

晉臺 東昌府志：晉臺，博平縣邑名。

鑾臺 濟南府志：鑾臺，邑名。

麟臺 濟寧志：麟臺，鉅野縣邑名。

桓臺 濟南府志：桓臺，新城縣邑名。

瓊臺 南海志：瓊州郡名瓊臺。

長臺 宋唐仲友詩 長臺道中：衝曉入山去，行行遵遠近。灘頭橫略彴，林表出浮圖。麥飯田家餉，松醪野店酤。紅塵自擾擾，心與白雲孤。

相臺 秀野堂勝記：相有銅雀臺，故曰相臺。宋呂元鈞詩 相臺道中：北道風霜老，未諳倦驅羸。馬亦驂驔，此行誰信游沙漠，心逐晴雲萬里南。韓琦詩 次韻答張宗益工部喜來為龍圖賓齋所侍郎同至相臺：嘉客非期會，如因病守邀。靜俱知道勝，隱不待文招。柳色堆瑤榭，荷香湊綺寮。幾迴杯興逸，同欲御仙飆。許渾詩 過相臺：胡兒吹笛醉秦樓，月白風清只共愁。魏國九京如可作，錦衣能復故鄉留。月白風清亦作落月清風。元劉秉忠詩 自魏府入相臺：三疊陽關幾處聽，又辭魏府入西行。灘沙射日星星白，堤柳逢春葉葉青。山色忽於高處見，水聲翻在下頭鳴。忽誰三得黃華地，飽看雲巢翡翠屏。

邢臺 宋共遵許 邢臺懷古：蕞爾邢侯國，巍然昭義軍。未能為晉重，忽已被梁分。壤沃連三郡，時移出四君。蒼茫懷古意，群醜謾紛紜。李壁詩：北地霜濃九月寒，驍衆破曉上征鞍。也知骨相非麟鳳，慚愧州人向掌看。元劉秉忠詩 始到邢臺：十年抖擻客衣塵，閭里歸來感慨頻。百色衣冠渾變故，五聲歌舞又翻新。黃台總作墓中泉，坊巷半居鄉外人。精舍東邊存舊宅，問名都不識比鄰。虎眉黃色照歸鞍，雙眼增明見故山。和氣一城情緒好，征塵十載鬢毛斑。昔年林下閒為貴，今日鄉中貴是閒。布衲襤衫人調笑，如何不着錦衣還。丁未始還邢臺：十年朔漢到鄉城，里巷傳聞喜復驚。老者相看史相命，小童爭拜又爭迎。忘懷不講世俗禮，無外始知鄉黨情。向日無髮皆冠帶，旋通小字旋知名。清明側佐上歸鞍，急到邢臺六月間。萬里春風吹綠鬢，一城和氣暖朱顏。庚戌再還邢臺：前春抱病至秋平，九死真成得一生。沙漠北歸身幸健，鄉關南望眼增明。鵲山突兀連天碧，鵲水迴環湧地清。親舊相看喜無恙，二年又不到襄城。宋誠夫詩：春動空濠冰乍開，孤城不鎖角聲哀。常山祠畔邢臺驛，月下征人匹馬來。高彥敬詩 過邢臺：夜長客枕不勝寒，人道愁懷待酒寬。惆悵清貧介學士，零睽短當具杯盤。

滑臺 東郡志：按水經云：河水右經滑臺城北，小城外大城高昌所築。符堅亂後，丁零翟遼據之。小城內連弗墅漆林猶存。又周書滑臺貯粟以擬白馬津。按述征記云：登滑臺城西北望太行山、白鹿巖、王莽嶺，冠於衆山表也。唐高適集 韋司倉往滑臺：飲酒莫辭醉，醉多適不愁。孰知非遠別，終念對窮秋。滑臺門外見淇水，眼前流君去應回首，風波滿渡頭。崔峒詩 送將軍歸滑臺：玉門別後到滄州，帝里相逢俱白頭。自歎馬卿常帶疾，還嗟李廣不封侯。棠梨宮裏瞻龍袞，細柳營中着虎裘。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唐玄宗詩 送李邕之滑臺：漢家重東郡，宛彼白馬津。黎庶既蕃殖，臨之勞舊臣。遠別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課成應第一，良牧朱奇勳。張祜詩 送周尚書赴滑臺：楚謠襦袴整三千，喉舌新恩下九天。藩輔雄都分節鉞，蛟龍舊國罷樓船。蜒河已在兵鈐內，梁樹空留鶴嶺前。多病無因酬一顧，鄢陵千騎去翩翩。宋趙忠正德

文集之羊青蓋大羊何自假游魂惟幄奇謀妙若神沙漠宣威元有將燕然勒頌不無人山川流恨荒凉地桃李無言寂寞春岣峒孤懷竟何補猶能狂飲吐車茵　睠睠功名女用之史堪心事巧相違紙緣叔夜此生懶更悟淵明前日非客舍那知春色暮東風但見柳花飛瀟湘亭下煙波好送我如將短艇歸元王惲秋澗集沙臺道中沙路無泥霧雨班蘇深紅淺惜春殘清吟送我鶯邊去野色隨行柳拂鞍滿徑幽花和露濕戴家墟落隔林看行人美煞居人樂護向東風詠考槃劉德淵詩[illegible]當年經畧華群英[illegible]善政流風仰八紘笑殺傳學漢天子云何不義錫侯名　當今經畧華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惆悵斯民太無祿邦教鴻業失無成　當年經畧華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恨恨發興冥數在一襟清淚滴岑萍　當年經畧華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此日驚興涉何許白雲深處是蓬瀛

邪馬臺 北史倭國傳其國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

泉臺 唐段成式詩[illegible]曾話黃陂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夜臺 陳周弘正詩愴愴夜臺冷點點泉鑑色唐駱賓王詩千秋姜公頻要泉臺下閱總帳參差掩夜臺高適詩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

愁臺 五代史後唐元行欽傳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傍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也莊宗不悅因罷酒去宋王荊公詩頹垣斷壍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杜詩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杜詩大[illegible]吹地轉又吳楚東南坼天形西北倚城斜晉志天形如倚蓋列子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百川水潦歸焉王庾義臺詩天從此名無入路東西潤水走成斜傾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卻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即黃花杜牧之詩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閑來

券臺 晦菴語錄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其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其朝詔改為券臺

馬臺 續談助營造法式造馬臺之制用石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八寸廣二尺二寸其面方外餘一尺八寸下面分作兩踏身內或通素或疊澀造隨宜雕鐫華文

鏡臺 太平廣記東海馬侍封窮伎巧為王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於鏡奩淺臺下門開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戶於臼脂粉黛髮花鈿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雒物疏鏡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也宋謝朓宣城集詠瓏類丹檻岧亭似玄闕對鳳懸清冰垂龍掛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七寶鏡臺 三國典略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室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鑰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玉鏡臺 世說新語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元楊廉夫詩郎贈玉鏡臺妾挂菱花盤安得咸陽鏡照郎心肺肝

千金鏡臺 北史齊後主武成子也志驕縱為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和者數百人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宮女寶衣玉食一裙直萬匹鏡臺真千金

玳瑁鏡臺 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玳瑁細鏤鏡臺一

銅鏡臺 老學菴筆記徐敦立嘗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用梳洗床火爐床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

剪尺鏡臺 處州志百丈山在青田縣六都界於松湫五季時馬氏女居此姊妹二人學道修真後俱白日飛昇至今巖上猶有剪尺鏡臺裙帶遺跡

博山香臺 宋曹彥約詩久闕題所宜德石博山香臺水骨苔痕洞穴開龍騰波湧碧崖嵬煙雲靜向林中起風雨飛從海上來江外廬峯傾瀑布日邊鼇頂對蓬萊幾經兵火今猶在拂拭還青貯劫灰宋黃山谷集博山香臺贊石蘊嶼璠山得其來之澤文選文賦石韞玉而山暉魏文帝書[illegible]之璠璵[illegible]閑不材之祥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禮記犧象周樽也左傳犧象不出門不材之木亦見莊子屹金爐之突兀其山海之來翔[illegible]也然以明哲之火熏以忠信之香備仰一時非智所及付與萬世其存者長孟襄陽詩[illegible]芙荷薰講席松栢映香臺

書臺 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有栢書臺。太子妃有添書臺。

燕臺 高麗圖經。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椄也。四角栿其瓠。白藤穿花。面分四陽。而以丹添爲飾。益以塗金裝釘。後增紅羅繡幃。四面垂帶。相比如羽。惟王俏以俟來終。制易紅爲紫。爾坐床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酒臺 高似孫緯略。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以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盤盞並出此。述異記。唐龍朔年己未。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速臺者速盤拗盞倒也。自後廬陵徙均州。子母相去離也。速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燭臺 道山清話。温公在永興。一日行圜悲畬。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燈臺 撫遺新說。東山寺道覺謂劉中明曰。吾備蘇油如來聖象前二十年不絶。積甚勝利。所謂無涯。中明曰。古者修行子以身爲燈臺。心爲燈盞。增諸戒行爲油。照一切無明。以油燭爲勝利。即非也。見仙

鐵燈臺 述異記。書孫泰守採頎有古賢之風。嘗於都市遇市鐵燈臺。既而命磨洗。即銀也。泰至往還之。

光明臺 述異記。光明臺槃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其置一盌。盌中有可以然燭。若然燈則易以銅釭貯油。立炬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有五寸。罩面六寸。闊五寸。

撤飯臺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列營奉天澤日。進單騎衛營。扶一蕃將躍馬而歸。蕃將奮身失其撤飯臺。軍中望之益振。

輿臺 左傳昭七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輿臺給臺下微役。詳人字。孟子萬章篇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注臺賤官。主使令者。

重臺 經鉏堂雜志。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也。耆舊續聞。評書謂羊欣書如婢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李琳日聞録。今人稱奴婢爲重臺。

玉臺 陳思小字録。庾友字惠彦。又字弘之。司空冰第三子。小字玉臺。晉中書郎東陽大守。庾希。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及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閣禁不内。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鳳花臺 述異記。鳳花臺。君山鸚鵡名也。詳武字

蜂王臺 清箱雜録。蜂王臺所處必造一窗。大如粟。謂之王臺。詳蜂

蟻王臺 清箱雜録。津子梵寺古槐下穴。積土壤爲小臺二。大蟻處之。詳蟻

金盞銀臺 百菊集譜。金盞銀臺。大如折二。此以形色而爲名也。惟初開似之。爛開則其狀輙變。又金盞銀臺心尖起深黃。四邊白。史鑄詩。黃白天成酒器新。曉承清露味何醇。恰如欲勸陶公飲。西畔應須作主人。許光曾詩。黃中素表折秋葩。恰似開筵富貴家。晃耀西風深院裏。清標不減水仙花。劉蒙菊譜。銀臺菊名。菊之品第九者也。

小銀臺 百菊集譜。龍腦菊。一名小銀臺。出京師。

氷臺 越漁辯侯晴鈇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菰臺 海録碎事。茭心生臺。曰菰臺。詳菰

雲臺編 苕溪漁隱。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識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余爲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家。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玉臺體 唐權德輿詩。宮閫城燭夜。羅幌獨眠時。淚盡腸欲斷。心知人不知。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萬里行人至。深閨夜不眠。雙眉燈下掃。不待鏡臺前。嬋娟二八正嬌羞。日暮相逢南陌頭。試問佳期不肯道。落花深處指青樓。羅隱詩倣玉臺體。青樓枕路隅。壁甓復塗朱。曉夢通薰押。春寒逼酒爐。解吟憐芍藥。難見恨菖蒲。試問年多少。鄰姬亦姓胡。一寸春霏拂綺簾。蔥花江上雪初銷。傷心燕子重來地。無復人吹紫玉簫。主人流落委荒墳。燕子還來燉戰門。惟有桃花古時月。端端正正照啼痕。宋范成大詩。捲幔燈千朵。鈎簾月半弓。繡鴛翔淥水。金雀跂屏風。細意偏長袖。多情結短封。銅臺從晚晚。玉佩正丁東。劉履道詩。兩彎彎月眉偏照。一朵鬆雲鬢畔歸。欲默不能言不可。嬌心無著兒青衣。六曲鴛屏紫玉環。殘衣紅地繡雙鸞。相思未必君如我。一夜芙蓉翠袖寒。行雲一夢去無蹤。鳳尾羅衾翠幔重。人壽幾何禁此別。海棠花下悔相逢。朱楊冉冉四垂春綵霧。低迷修去程。斜日半山煙

半嚬。人生不合遇傾城。梅聖俞詩擬王臺七首 鸞奩羅薦開翡翠香幃
叙。鮮帶競羞明。移燈向東壁。右次代攜手出中閨 殷勤慰客期。歡期難不
遠。回顧步遲遲。右攜手曲 來時雲冉冉。去值雨霏霏。莫作羅衣濕。荆王夢
罷歸。右雨中歸 昨日日暮別。今日日暮愁。猶認緗裙色。依依在石榴。右別
後 情來不自理。明月生南樓。坐感昔時樂。翻成此夜愁。右念良曲 含情獨
不語。落日憁中時。妾意與君意。相思只自知。右落日憁中坐 出門自折製
纖手行自整。顧作花上貌。長年承素頰。右領邊鏡

還臺樂

陳陸瓊詩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
催。人生春風秋月恒好。罐辭日月言析。

三臺詞

程大昌演蕃露 三臺曲名。眾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
次振作。青箱雜記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醉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
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龍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
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
此說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臺送酒。蓋因此北
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按魏武帝建安
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為雀置於臺

上。因名焉。又按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
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德。冰
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
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爾。嘉話乃云北
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
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群臣得名也。唐韋應物詩 按鄴都故事曰漢獻帝
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鄴。十五年築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十九年
造冰井臺。所謂鄴中三臺也。按樂苑。唐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急三
臺。除乙青箱雜記。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
得銜杯。 冰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閭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王建詩上皇三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牕聲。
宮中三臺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園裏看花。日色柘袍相似。不著紅鸞
扇遮。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 揚州橋邊小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
神。 青草湖邊草色。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 樹
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 閒身強健
且為。一作閒身康健早為 頭白齒落難追。準擬百年千歲。能得幾許多時。
司空圖詩突厥三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
驛使。慇勤南北送征衣。元耶律鑄詩前突厥三臺 驍騎生馬射鵰兒。恰
似征西小月氏。笑說漢家將野戰。得非是我受降時。 鴈門關北分降地。
馬邑山南已拜一作弁戰旗。盡道漢家無顧藉。歸帆終不有迴期。 後突
厥三臺 陣雲寒壓渭橋低。四野驚雷鼓鼙。約定引還雲騎去。一時爭
賁北風嘶。突厥兒伍戰。至為首馬嘶。以為將敗之徵。 虓虎揚威
指顧間。先聲已碎玉門關。向來香火情何在。已說元戎過鐵山。

鳳臺曲

梁武帝詩古公樂錄曰。鳳臺曲和云。上雲真。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
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留。唐王無競
詩鳳臺何逶迤。嬴女管參差。一旦綵雲至。身去無還期。遺曲此臺上。世人
多學吹。一吹一落淚。至今憐玉姿。李白詩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
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
雲迎。曲一作心 在身不反。空餘弄玉名。

臨高臺

樂府詩集古詞 言臨高臺。下見
清水中有黃鵠飛翻。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
臨望傷情而已。不何承天臨高臺篇曰。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

則言超帝鄉而會瑤臺也。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
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吉。魏文帝詩臨臺行。
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
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
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齊何承天詩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
凌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兩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溢蓬
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
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頽窈冥。辭先族。歸人群。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
隨所遭。何為遠想令心勞。謝朓詩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鳥還
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春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王融詩
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開。花飛低不入。鳥散遠
時來。還有雲林一作陣影。含月共徘徊。梁簡文帝詩高臺半行雲。望望高
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
來共相憶。沈約詩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續。河水復悠悠。所
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陳後主詩晚景登高臺。
迥望春光來。霧濃山後暗。日落雲傍開。煙裏看鴻小。風來望葉回。臨窗已

響又極眺且傾杯。張正見詩層臺通清漢，出迥架重棼。飛棟臨黃鶴，高窻度白雲。風前朱幌一作幔色，霞處綺疏分。此中多怨曲，地遠詎能聞。倩蕭愁詩柒臺高百尺，迥出望仙宮。畫拱浮朝一作雲氣，飛梁照晚虹。小衫飄霧縠，艷粉拂輕紅。笙吹汶陽篠，琴奏嶧山桐。舞逐飛龍引，花隨少女風。臨春今若此，極燕豈無窮。唐王維詩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褚亮詩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廻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歲心。王勃詩臨高臺，高臺迢遞絕浮埃。瑤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曜，碧房錦殿相玲瓏。東彌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重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窻雕綺櫳。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蛾眉罷花叢。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間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少婦不須嚬，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僧貫休詩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

片雲，不是舊山來。故人天一涯，又客林未回。鴈來不得書，空寄聲哀哀。宋曹伯啓詩築臺必臨高，風月有雙清。開窻必望遠，心目要俱明。築臺莫臨高，俯視下無隱情。開窻必望遠，何以應將迎。沈濬詩上臺意悲傷，下臺夢顛倒。不緣臺高下，心腸自草草。臺下東西水，水遶南北道。一水一重山，紅顏望中老。文與可詩臨高臺，望故鄉，地千里，天一方。極目外，空茫茫。孤雲飛不我將，安得羽翼西南翔。吳沆詩臨高臺，高高軒楹日照東扶桑，柱植西崑崙。上有明真紫霞客，廝征伯僑從羨門。月馭叱前驅，風馭殿後弁。臺衣披拂溢晻靄，玉斧斷斷除煩冤。晝里下兩耳，授以金簡文。相觀哄極不容步，擬軼清氣排重閽。曉日誦黃庭，滴露抄章編。羊岐之亡罔象得，蠻觸之角醯鷄之甕。臺一笑俱超然。高築黃金貯俊才，雲閣玉鎖閉誰開。若非侍傾東風力，安得憑虛直上來。又高臺跨業同層宇，鎖空霧新晴洗雙目。十里在睫步，霏霏漁浦煙，冉冉富春樹。風花不我私，何以埋愁緒。誰梳白紅塵中有浮雲雙，浮雲吹不開不見，行人去。元劉巽泉詩崇臺淩空起登青冥，雕闌上。黃鵠近下見清水，秋高振飛霞颯。俯挹承露盤，素霄雙闕正甚址。萬年安柏梁歌宴夕，冬月矜奇驚。

一年三築臺

左傳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西漢書五行志莊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

妨農築臺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執手登臺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太子蒯聵朝夫人，將殺之。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彎弧登臺

通鑑周外紀：宋景公使工為弓，九年而成。曰：臣精力盡矣。歸三日而死。公彎弧登臺東射，矢踰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觴於危臺

類說：梁王魏嬰觴諸侯於危臺。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調五味以進，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左江右湖，其樂忘死，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調，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梁王稱善。

登臺言志

唐太宗詩登三臺言志。未央初壯漢，阿房昔侈秦。在危猶騁麗，居奢遂役人。豈如家四海，日宇罄朝倫。扇天裁戶舊，砌地翦基新。引月擎宵桂，飄雲逼曙鱗。露除光泫玉，霜闕映雕銀。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鏡池波太液，莊苑麗宜春。作異甘泉日，停非路寢辰。念勞慚逸己，居曠反勞神。所欣成大厦，宏材佇渭濱。許敬宗詩和前。中天表雲樹，載極聳岷樓。聖作垂玄造，軒何俟聿修。高門符令節，形勝總神州。企翼擒鴛葉，飛甍燕雀遊。綴星羅百拱，緣漢綺三休。旦雲生玉爲，初月上銀鉤。妙管含秦鳳，仙姿縣斗牛。形言防逸豫，粹藻發嘉猷。荷生無以謝，盡瘁竟何酬。

築臺候玉女

舊唐書五軌傳：武德元年，高祖封軌爲梁王。二年遣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脩飾池臺

仙愚錄：唐高宗時，閑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尉遲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

壘石爲

臺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子愃知台州台城瀕地下秋多某集鄉北瀕人多即山為居愃為增治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敲擊門臺對行頗要宰相動止舍有綵架神衛之所以秦中歲時記言宰相儀仗有銅牛頭形者即是也今之宰執出入其金吾先以物敲擊門臺謂報警操槊神也無宅起樓臺趙善璙自警編寇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繡草宣臺兩朝雜錄寒食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金針織女臺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僊石靈臺唐薛存誠集僊石靈臺賦　惟神化之所感何禎祥而必臻德將天而同德天與日而共新百靈扶於三善萬象資乎一人是以英聲遠被嘉貺必陳於是祕其迹則如畫如繪圖其文則匪雕匪刻同若縟繁舒同發自彩非因采辭無假飾雖真錄之可觀實神功之罕測昔乃煙消寶發苔泯文生狀有波起含日金

明彰八千之綿祚著三代之妙名或鸞迴而鳳轉乍雲點而霜橫法無象稱體備形聲信天筆之攸假實神蹤之所成至如桂影宵臨星光夜燭分若珠聯連同瓊續映朝霞以散錦流夕露以垂玉紀三皇之故事包五代之遺躅足使洞河龍泳清洛龜沉焕超前而絕後亦扶古而光今所以管絃流韻鐘石鏘音宜獨妙符至理固亦道叶乾心想群瑞以考徵寔表盛乎貞紀騰茂實於千載激清流乎萬祀玄象煥以呈祥靈山鬱以効祉明皇期一作甚之永固與天地乎終始嗟微臣之菲薄屬欽明於暮齒望天闕以長謠頌顧懇其何已也心為靈臺莊子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心為靈臺一而不桎庚桑楚篇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容齋續筆郭象言有持者謂不動於物爾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陸德明云真宰存焉道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朱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不然也書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多而予叩欺故兌而為之辭書葉承慶靈臺賦　歲已殫夜向闌風威勁霜氣寒月斜臨於棟首河半落於簷端心耿耿而不寐魂茕茕而未安乃振衣起

光從乙太息乎先於古今之津符懷於天地之域身若天分地開古往今來物之播焉成萬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伊主人之為貴盛賦識於靈臺彼靈臺者答擇一作合擇而也惟神所止想四大之樞機執五成之端倪精靈之往復括一作恬性命之終始次憑惠而宣聽離假明而暢視六儀昧而承尊百骸運而為使若眾星之拱璿極猶列國之宗王庭夫其號動陶甄範圍涵育賓微用費如土圭之準益觸精靈器要譬氏瑄之調涼燠撫二儀之幹運心明此而休復闢庶類之區分亦後茲而大著與室資明於洞戶聰軒奇轉於輕軸靈筍挺防露之堂孫穎參梢雲之木其高也巍乎峻峙傑爾孤標上干日月迴往雲霄其深也如海之渟如淵之邃宵萬仞兮沉以精潛九重兮隱而閟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表句其險也蜀門若劍小人之跋躓綱性場而極覽博情圃而環矚鮮開曠而閱幾多贊煙而若促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無半刻而恬想乃終年而汨欲大木百圍而銳襲長河九支而屈曲怒則烈火嚴於衡飈喜則春露融於劍想懼驚悚其若墜憂結念其如木或漫漫而川浮或迢迢而山屬繁襟霧谷而煙飛單思針懸而縷續其驚時也以飛蛾陵亂而投明燭其趨利也若飢鳥膦翩而捺場粟力方疲而猶騁量已傾而未足吹劍首而聒

耳聒撫賊戕而衡對玉鐵毀下謀於山卑巨海見排於井谷沉浮兮靡定去就兮多途乍排下而進上忽出有而入無轉息而延緣萬古迴瞬而周流八區形寂寂於壯宵慮森森於燕娛乃榮乃華如馳如驅甚飛猱之驕一作矯彼大邁奔兕之逸脩衢錯杼軸而無已吾未知其所圖爾其清蜀而貪臧圉恭而驕有緩者而容其附之而益之多怯於馬鏡爽明晦所以相欺或外靜而中躁或情愉而顏怡或趣懸而跡偶或言信而誠疑眉睫而遠一作目而相對山河萬里而在茲莫覩其深沉之實抱徒見其俯僂之壺姿類陰陽之不測匹神怪之難期不可審之以權量不可卜之以蓍龜爭變長而自我分守勝而為師說皇綱而懸帝制張地絡而舉天維雖眾條之所檢轄在斯軸而不能持懲善惡於邇祀評賢愚於攀冊軒昊用之而司契堯舜守之而光宅湯武任之以為王桓文扶之而作伯弘聖道者謂之周孔肆凶德者稱為桀跖體仁成曾史之行毓智舉良平之策六國起交爭之機三方構鼎峙之迹政焚書而黜恭臣誦典而宗儒詰讒脅而獲誅靳諳原而受斥軻發匣而揮匕如脫樞而抗壁蕭朱始諧而未釁耳始好而終隙寵包詐而駝躬宰緼邪而附石究迴究於今古鬱縮紛於載籍匪外物之所嬰諒乃心之攸適若乃無損無益不盈不沖

湛虛明其若鏡，坦宏量其如空。靜凝神而合道，動應物而收功。待至無於象外，乘妙有於寰中。既脗合而懸解，且無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蒿之用無窮。入窅冥而超宇宙，翔寥廓而輪奘龍。斯上聖之神理，邈先幾而感通。諒凡情之靡及，徒仰止於余衷。至於宅義依仁，捷貞履順，崇禮謨之高閎，集溫恭之墻仞，赴嶽一作鼓整而全忠，處龍鄉而執信。情居損而能酌，時處遯而無悶。一作遁在恒而不振。遊書圃而摭芳，探文河而採潤。循雅度而成則，服嘉言而遣吝。乃懿士之清規，寔吾人之所徇。待豹採而知勉，飾微躬而底慎。思不忮而不求，絕相靡而相刃。慨投筆而長想，聊綴音於末韻。

如登春臺

老子異俗章：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唐陸宣公翰苑集登春臺賦以晴眺春野氣和感天為韻：春發生以照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紆鬱鬱之和氣，登可樂也。暢怡怡之遠情。瞻頫斯感，熙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乎皐隰，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鬱彩翠，浮佳氣於遠天；宮觀參差，聚飛甍於夕照。望莫若兮望遠，感何深兮感春。登其臺則歷階而至極，應乎律故陰慘而陽伸。令行斯順，澤布惟均。視雖微而必審，思何遠而不親。懿夫情之誘人，人固或捨；時之感物，物莫能假。臺有春而必望，春何情而不寫。倏風始至，散灼灼之紅桃；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天何言哉，生衆象。人有靈兮感元氣，旣望春而可樂，亦升高而足賞。背泝水鄉，舞雩以永歌；登異觀臺，筆翻蜡而增秋。闊望既極，含情則多。娟運日之末，下愛輕風之屢過，目眇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兮時之景物，壯皇室之山河。豈比夫騷士登樓而作賦，碩人在軸而為歌者哉。春無物而不滋，臺無遠而不覽。豈老氏之或論，伊潘生之所感。精其趣時之規遠，創意之義深。春非臺而何樂，臺匪春而罔尋。故望春者惟臺是覆，登臺者惟春是臨。繫在物之有用，必從時之所任。懷自下而可託，庶升高而在今。

苗方登春臺賦第二同前韻：惟窮愁之伊鬱，嗟大塊之勞生。登春臺以寫望，獨觀化以娛情。熙熙然不知吾之喪我，悠悠爾方悟象之雖名。矧夫見千門之齊景，達六合之風清。夫何化之斯化，使無成而自成。樂以忘歸，歎盤遊之楚后；極而起恨，痛傷心於屈平。一本無此十字。自韻則知春之為氣可以感人，臺之為高可以觀微。總山川以窮覽，極宇宙而遊眺。俯瞻魏闕，散嘉氣之氤氳；延望天門，登大明之晶耀。于時也，三農伊始，百卉皆春。天地相近，雲雷解屯，狀太皞之在震，為句芒之御辰。以斯觀乎天倪，乃無所不至；以是觀乎王化，亦何遠不均。猗乎登臺之意也，與寔繁忘情蓋寡，獨有役於耳目，匪安排於原野，爭何物以矜能，乃升高而自下。膚詐知潛乎無為，道之所貴起乎衆。土老氏之玄言，歌彼載陽，識詩人之所謂。方發生之導達，屬陽和之布氣。登臺謂何，惟興適多。玩韶景而則熙，聆微風而轉和。雖黃鳥之可悅，無同人而則那。時來何歎，物至而感。思千里之遐騁，登九層以流覽。泰家木齋，徒有望於江湖；藻鑒高懸，且欲呈其肝膽。故其取類也遠，寓興也深。庶鑒登高之賦，無遺入覽之音。無遺一作人

張蒙登春臺賦第三同前韻：達萬類者莫尚於和氣，鬱萬類者莫極於幽情。故登臺而路望，得寓目於春榮。高臨乎雙闕，迥出乎重城。洞千門而拂曙，枝九陌於初晴。雲當軒而氣潤，風溢檻而光清。陰始分而土膏起，陽已靡而泉脉生。縹緲九層之端，希微四遠之眺。春叙興而搖蕩，興聿春而窈窕。鶺鴒來於東野，鴻鴈去於南津。愛煙霞而改舊，嘉草樹而含新。思欣欣於麗景，情艷艷於韶春。雖潛陰陽之義，且知天地之仁。我國家道洽衆靈，化函一以兮諸夏，吹律宣勞於鄒衍，採音窠藉於子野。德被荒遐而有截，澤周品彙而無假。因壽域以司歸，美樂郊而獨寫。是知氣之所感者情，情之所知者氣。氣苟達而內愜，情必洽而外慰。等波純綿之溫，若享太牢之味。固在極於美溢，寧止臻於髣髴。不然者，太昊之令何榮，老氏之言安貴而已也。春臺崒兮勢峨峨，巑㠑兮傳伐柯。聊登陽兮一遐覽，春心兮未和。春臺曉兮光澹澹，花鏡落兮如芙蕖。遠思臨兮一覽，媚春心兮多感。感內外而重道，和自中而再尋。任三陽之榮悴，齊萬化以浮沉。風何知於虎嘯，雲何識於龍吟。猶春臺之蹈泰，與聖政之同深。

瑞載魯臺

宋王珪華陽集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節詞語：陽生漢殿，合儒士之八能；瑞載魯臺，備祥雲之五物。

久汙天臺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耶？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

位登天臺

宋歐陽公集余襄公神道碑銘：惟公位登天臺，秩正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

涉筆茗臺

宋李曾伯可齋集上江陵別帥啓：涉筆茗臺，屬甫州。遂脫韝而去，吹竽酒室，鳥亦由擇木而來。靡辭濫

觴糟粕之餘良以顧學俎豆之事。**迹廁金臺** 宋歐陽公集代曾學士啓所念名標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後叨居於始賞 **首築金臺** 宋劉後村集謝制置李尚書啓威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粉閒玉帳首築金臺。 **明鏡非臺** 傳燈錄五祖求法嗣令寺僧各述一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假有塵埃時六祖慧能在碓坊杵臼之間夜書於秀偈旁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來觀心契法嗣遂定。 **臺州** 唐舊書地理志臺州貞觀六年處党項置西洛州八年改爲臺州無縣至京師二千一百三十五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六 七皆

臺

朝廷稱臺 雲麓漫抄南史凡朝廷遣大臣督諸軍於外謂之行臺自臺出師謂之臺兵武有自行臺被彈者因仍故號則自稱朝廷爲臺如言向臺及臺遣使之類是也與漢人言縣官無異甚至曰京師之城爲臺城梁呼建康爲臺城至今言之 **省禁稱臺** 近事會元晉宋門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曰臺所求須調發曰臺所遣兵令人於他處指建康爲臺城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小城令於他處指成都爲小城非也 **尚書臺** 事物紀原漢有尚書臺近事會元在司馬門內聽政門外提都賦注曰升賢門內有聽政閮閮外東入有尚書臺 **文昌臺** 類說唐高宗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尋復資治通鑑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甲寅改尚書爲文昌臺 **都臺** 近事會元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文昌都省爲都臺至神龍二月二月詔依永淳已前官名 **麟臺** 近事會元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至神龍二年二月詔並依永淳已前官名六典後唐改秘書爲麟臺唐宋之問詩各夜寓直麟臺詩 直事披三閣重關秘七門廣庭譁霄淨狹室書爐溫片愰若虛襟颯颯竹暗宣東山白雲意茲夕寄萃言白居易詩酬盧秘書詩世家標甲地官職滯麟臺。 **鸞臺** 資治通鑑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甲寅改門下省爲鸞臺宋史程公許傳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遷將作少監上言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緒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 **容臺** 淮南子夏桀之時容臺振而掩覆注行禮容之太常臺。近世以禮部爲容臺 **曲臺** 鄭氏譚綺稱太常寺曰曲臺武陵圖經在郡提刑司西衙舊廳側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宗伯舊爲丞曲臺令作長欽聞孔聖言德理政刑上宋李曾伯可齋集賀陸常卿兼修注啓議主曲臺任稽古禮文之事書言直筆爲御朝言動之司。 **銀臺** 唐書貞元十二年左右十軍使奏祭駕去冬車諸營於銀臺門

外立碑紀聖迹太和九年九月帝幸右銀臺門觀門樓興功大中二年正月修右銀臺門樓又曰唐肅宗乾元二年御史臺大理寺重囚裁推斷未畢李輔國進諂銀臺一時縱之又曰宣宗大中二年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墻至睿武樓禁扁唐左右銀臺有二一在東京宮城內一在大明宮東西李白詩君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五代史梁以正衙東偏門為左右銀臺門宋史淳化四年八月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始同知銀臺通進司兼章奏按牘以繕出入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進司夢溪筆談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四朝聞見錄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遷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為僞歸咎奏邸報吏安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判襄師自列極弩射之法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缴進上至以楊公為宣諭時相時相以容呂契勘復于上遂止劄下狀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郎吏

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緣奏自銀臺入時銀臺盖已不復有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猶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公意於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都水臺

事物紀原漢武元鼎二年始置水衡初秦有都水丞於是水衡方有都水帝置都水謂之都水臺隋書百官志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十人河堤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須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領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

謁者臺

隋書百官志謁者臺大夫一人從四品五年、正五上四品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從五品屬官有丞一人主簿錄事各一人等員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從六品即內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將事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郎通直將事謁者等員而置員外郎八十員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尋又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八品將事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為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員無祿尋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司隸臺

隋書百官志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錄事從九品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續談助大業雜記東都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

留臺

海錄碎事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葉夢得曰西京留臺皆有公宇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

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用常謂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并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東西臺

晉紀惠帝永興元年冬十一月乙未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掠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　宋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與中書尚書三省其長官皆掌宰相之任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以將中書省與門下省對移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

西臺

唐會要云唐龍朔二年改侍郎為西臺侍郎舍人為西臺舍人唐語林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南臺南朝同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

曾有東臺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僚屬下名者呼爲西臺，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有栖字故邪。趙璘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爲目，璘因質之曰：祠部改後，唯有職祠司禮二號，無祠曹之名。爲以後漢跡龍研司徒府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平決無不厭伏。又晉朝荊州人爲羊祜諱，嫌名改戶曹爲祠曹，故誤呼耳。老學庵筆記：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南部新書：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先漲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鸂鶒雙立於上。卽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常談挫錄歸田錄：俚語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後竟卒於留臺也。

三臺　事類：漢稱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也。見百官儀。又錦帶書曰：蘭臺謁者臺、御史臺爲三臺。蔡邕傳曰：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漢之蘭臺，本藏書之室，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故曰中丞。持書卽蘭臺也。蔡邕自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爲周歷三臺，是以御史臺、蘭臺、尚書臺爲三臺也。持書御史書本漢主書令史暴中丹蘇益鋌上書宜爲隱列三台宋秉龍之李狀請敕御史章宜令尚書大事人侍御二、持書改曰持書侍御史，持書本治書也，書避高宗諱，自持書御史復置中丞云。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謂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

五臺　事類：唐高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門下省曰東臺，中書省曰西臺，秘書監曰蘭臺，御史臺曰憲臺，故有五臺之號。唐新語曰：高宗時，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謂此五臺也。

行臺　南史梁本紀：元帝始爲湘東王，太清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武帝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輿地紀勝云：唐武德時，建東道大行臺於蔣州。資治通鑑：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

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元一統志：陝西華昌府宋紹興九年，胡世將爲宣撫，卽縣治爲行臺，其後郡剛中亦然。

漕臺　合肥郡志：宋設漕臺以轉運江襄漕事，隆公張士元嘗爲使，建稽古閣，今在東北隅有基。豫章續志：轉運使始於唐開元二年，河南少尹李傑充水陸轉運使。十八年置副。以宣州刺史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仍以鄂州刺史兼之。河南尹蕭炅爲之副。國朝因之，官制名稱少異，又有判官考之。實錄：開寶九年，知昇州楊克遜兼江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事，職兼東西兩路，故治不在豫章。太平興國二年，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時止以郡守兼之，故漕臺未有治所。雍熙中，揚撫漕江西，實始爲治焉，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步。後經兵火，紹興四年，轉運使張澄復新之。有東廳題名。又改卜于子城東門外二十餘步，總以外門，分爲東西兩衙，僉廳居其西，門舊無門，止循東西兩司左右廡往來。淳熙十年九月，漕使蘇峴始爲之。於後漕使不並除，臺治亦偏廢。暨年既久，甚多圮壞。紹定改元，運判史公彌忠悉撤其舊新建，爲一均，恢宏壯麗，大非昔比。宋韋驤集福建漕臺題名記：聖宋諸道置使，曰轉運者，雖以雄貨曹轄爲名，而進賢舉能，發姦摘伏，養兵止盜，台獄均冤，青州刑罰平訟訴，究利病，審因革，凡州縣之所將推而行者，無不兼總而督察之。朝廷倚其言以爲黜陟，取舍之信，其任豈輕哉！閩部八州，號節鎮者三，而督府居其一，領縣四十六，占籍之戶無慮百餘萬。儒冠搢紳布滿朝野，公卿鉅人間出其間，漸陶薰灼，可謂至矣。而紋攘桀黠，怙險肆螫於霧山烟海之間者，無時無之。猾吏辭文謝肽與夫頑頡莫詬之俗，飾詐交訟，亦倍蓰於他部。歲之用度以萬計，緡者百有二十，穀帛不與焉，而所入不足以枝其費。貢輸之金當十之三，出於巖崖不常之產，市於蟻聚蜂手不逞之徒，以塵不可進之期，會運致粟於險阻，儲偫病於蒸溼，卽山以鑄，煑海以販，綏之則害法，急之則滋寇。凡此者，皆所宜督察區處，而必知要之所在。然則居是任者，尤難其人。太平興國初，始遣轉運一使，至慶曆中增置判官。元祐之制，或雙除而不遣使副。然使副判官稱號則殊，其操權統領一也。自置使臣來百餘年間，類多聞人，其風績播在人口，固有班班可稱者，稽其顯榮，則丁、龐二公致位丞相，登侍從者凡七八人，蓋亦盛矣。而治事之廳題名蔑然，無以示遠，豈前人有所未暇耶？殆忽爲細故，而不爲之爾。僕承之于此，行將受代，因求諸案牘，得其姓名，次以年月，其不得者闕而不書，乃刊寘東壁，且虛其末，以俟繼至，庶以補一時之遺，而使來者有所考究焉。

求強戰聖詩送漕臺感書。　郡縣齊驚使者麾，馬蹄行處是霜威。前驅寧免為負弩，高謝未能圖拂衣。顧己自知吾道在，折腰甘被俗人譏。古來累足皆貧賤，伊起耕夫呂釣磯。元耶律鑄詩。元賀先生吳赴漕臺，成行有日，要以贈言。集以同僚之義，不敢謙默，亂構荒拙，以叙別意。　欽閒聯司再閱餘，一麾更署漕臺書。疲聲多識門墻舊，瘦馬來歸食有魚。蓋底夜明閑照慘，琴中流水弄虛徐。紫微光動君先去，誰謂功成獨不居。來歸頻詩錢呂子敬赴漕臺。　北風吹海波，寒氣已慘栗。戎功方告成，上計倉廩實。大府督先期，列城群彥集。公來觀奉辭，王事有遠役。入登和鈞堂，諮諏侍前席。力陳功利源，首先二三策。民實吾同胞，芹痛體均一。商賈趨懋遷，負販致其力。上以奉王供，下以和民食。嗟余忝命吏，三載貳下邑。適丁歲屢歉，課計虛所入。使車勤遠人，問俗考肥瘠。念茲災疹餘，推類減其籍。寒者煦之溫，飢者哺之粒。濟非大府嚴，雲雨手轉劇。公歸被顧問，為我對以臆。倘能出泥澤，窮困非所惜。相期在歲寒，梅邊問消息。

御史臺

燕語考異：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已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金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長安志按鄴都故事曰：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耶。譚賓錄曰：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使近，故開北門。元和四年，御史臺佛舍火，罰直御史李膺一季俸料。鄭氏譚綺：御史臺謂之霜臺、憲署、憲府、栢署、栢臺、烏府、烏臺。黃文獻公筆記：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宋時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傳故事，稱栢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秘書為麟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漢官解詁注云：西京謂御史府，亦謂御史大夫寺；東京謂御史府為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而應劭漢官儀云：廷尉被責，上御史臺。此則當是廷尉呼為御史臺，非當行臺名也。後魏書：凡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

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注：南臺，御史臺也。北齊書：御史臺掌察糾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以為司憲府。隋書百官志：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常督司百寮。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構，執壽儀囊在前，囊題云宜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屬官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又有符節令史員。隋高祖置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從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已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御史臺，煬帝時增治書侍御史為正五品，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為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階為正四品，減治書侍御史為從五品，增侍御史為正七品，唯掌侍從糾察。其臺中簿領，皆治書侍御史主之。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唐書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主簿一人，錄事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二十三人。殿中侍御史六員，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八人。監察御史十員，殿中監一員，少監二員，丞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十二人，亭長、掌故各八人。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六人，殿中侍御史九人，監察御史十五人。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臺曰肅政臺。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左臺專知百司，監軍旅；右臺專察州縣、省風俗。尋命左臺兼察州縣，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兩臺御史有假，有檢校，有員外，有試。神龍初皆廢。景雲三年，以兩臺望非糾察，奇察百寮，厭其煩，乃廢右臺。延和元年，復置，歲中以尚書省隸左臺，月餘而右臺復廢。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下官亦如之。會昌初，升大夫、中丞品。吏部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知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留臺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

收捸知可彈者署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秦漢曰御史府後漢改為憲臺魏晉宋改名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名憲臺咸亨復光宅元年分臺為左右號曰左右肅政臺專知京百司右臺按察諸州神龍復為左右御史臺延和年廢右臺先天二年復置十月又廢也新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路車為導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押班侍御史顓舉不如法者文武官職事九品已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九品以上自十月至二月袴褶以朝

五品以上有珂蕃官及四品非清官則否凡朝位以官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致仕官居上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居職事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親王嗣王任文武官者從其班官卑者從三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同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國公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侯居從四品之下伯居五品之下子居從五品之上男居從五品之下以前官召見者居本品見任之上以理解者居同品之下本司參集者以職事為上下文武三品非職事官者朝參名簿皆稱曰諸公凡出不踰四面關則不辭見都督刺史都護既辭候旨於側門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初拜以表讓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謝於正衙復進狀謝於側門兩班三品以朔望朝就食廊下殿中侍御史三人為使莊之唐會要武德初因隋舊制為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準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寮以中宗英王府材石營之殿中侍御史石抱正繕造焉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御史臺景雲三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

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諸道按察使宜停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廢右臺依舊置按察使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方質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已後奉勑又巡每年不出使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省便近故開北門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東都臺門亦合北開何故南啓況本置臺司以察寃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劉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乖自古風聞之義至今不改蘇氏駁曰御史臺正朝廷紀綱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今則重於此而亡於彼矣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於大理寺至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李乾祐為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已下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引故事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泄獄情遂於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鄰宗正寺後移寺於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故事其百寮有奸非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已上則書而進之并送中書門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

告與者三司詰之三司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勑御史臺宜置主事二人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勑御史臺每月別給贓罰錢貳伯貫文充公廨雜費用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準勑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部令刑部大理法直檢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辯明伏請置法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粮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大理處分勑旨依奏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過赦進狀者請却付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任詣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請委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放報臺以憑舉奏從之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十一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多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後先有紊

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爲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從之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準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儀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踰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名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已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除拜上日便爲月數須觀績効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鬬毆官典犯贓并造僞詐良劫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之次即又稱冤每度稱屈皆須重推支證平人常被追擾若無懲革爲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并外州但通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斷結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奏執論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

不平及有冤濫事狀言訖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冤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亦請於本罪更加一等如所冤屈不虛其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度官典亦請鄭給科處從之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鄭度觀察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蜀奏請官柱史憲官郎三人爲參佐以其職帶分往上按可知不適乎人表御史上中伯監察蘇系瓢當中不丁執去舉舊章議者以爲善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殊關已準勅科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並準前條聞奏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僑從今已後免有遺闕勅旨依奏寶曆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參官分司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若妄稱事故不發常

參官奏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料從之大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勅科決者臣當司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因稱冤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懼務求省便難究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已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已後有因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四推所鞫獄無冤滯事得論理從之四年九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合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準勅推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寬抑比於關繫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虛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住後月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署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輙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給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專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回報勅旨依奏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

官自京尹以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爲闕禮尤甚伏請自今已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並請勅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諸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犯罪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一一奏聞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兇狡不懲自今已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勅旨依奏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合於本司披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爲弊頗深自今已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及本軍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且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若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用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

令臣將狀來勑旨依奏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令監察御史以二十五月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百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速邀貴延時日年終考課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舊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違曾無督責臣請起今已後應當司官新除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後者為新人不得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足遠來之道途又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紊況推鞫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才以副欺限儻或官留此地志苟異銜固非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止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繁重特勑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勑旨依奏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請準刑部大理寺例許七考放選勑旨出使又推制獄減二年勞餘依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

及入閤退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吏部兵部禮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又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奏請鑾輦近者以久絶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多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膺旨苟或避事實曠官臣請起今已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式假及疾病的然為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録奏其所陳假牒請準舊例每牒不得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合朝日無故壹不到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三朝不到請便具名銜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閤近例全合赴班壹不到準條已倍書罰頻兩朝不到使請具名銜聞奏所冀臣僚稍加惕勵班列得以整齊勑旨依奏職官分紀三京留司御史臺唐制自中丞以下元額七員中丞侍御史各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唐會要舊制東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殺留臺御史中丞盧奕[illegible]

[illegible]止以大曆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河運出納使蔣沇兼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水平軍節度副使鄭叔則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十三年三月以權知御史中丞崔元略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五代史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禮合置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詐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為舊吏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

弘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皆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為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始升之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罰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勑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皡為河南少尹自是無省郎知雜者開運二年八月勑御史臺準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間紀綱未峻宜遵舊事庶叶通規宜於郎署中選清慎强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三十日

御史臺奏。所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畧等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幕府兼
諸司帶憲銜兼官合納光臺錢謹具本朝元納及減錢數如後兼御史大
大元納二十千減外納一十五千兼御史中丞元納二十千減外納一十
千兼侍御史元納八千三百減外納四千一百五十兼殿中侍御史元納
一十一千三百減外納五千六百五十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三千三百
減外納六千六百五十以前臺司准本朝例及減落後所徵錢數分折于
前應有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經畧防禦等使及諸道幕府佐官並諸司
班行新受兼官者並合送納前件光臺憲銜禮錢今欲准例勒辭謝驅使
官申報兼牒兵部勒告身案除准宣取外唯例候送納光臺禮錢畢朱鈔
到方可給付仍轉帖諸道進奏及知後院等准前事例申報催徵無致有
隳舊規勑從之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申見行事件應新除
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賓幕州縣官兼帶五院憲銜合徵光臺禮錢如是已
曾納過准舊例不徵兼御史大夫元徵三十千今徵六十千兼御史中丞元
徵二十千今徵四千兼侍御史元徵八千三百今徵一千六百六十兼殿
中侍御史元徵一十一千三百今徵二千二百六十兼監察御史元徵一
十三千三百今徵二千六百六十　天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臺奏

本朝舊例合行公事如後應諸道進奏院准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驅使官
一員凡有公事並合申臺巡遞日在臺應公事應諸色進奏官每四季月
朔及五月一日冬至并新除大夫中丞並合臺參伏自偽朝已成全隳舊制
今准勑命條流請准舊例施行應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畧團練使及諸
州刺史新除赴任及郎幕上佐官等得替及准宣進奉到闕及歸本道並
合廊參正衙謝見辭如遇大夫中丞入臺並合臺參凡有公事及到發日
並合申報如違追勘進奏官典右偽朝已成全隳往制罕成倫理頗失規
繩伏乞特降明勑指揮免令隳紊從之　長興三年三月勑近日累據御
史臺奏陳狀訴屈人據狀內皆是訊鞫多時却曉示陳狀人送本道依次
第論對及州府追到支證本人又不到彼處恐紊規繩須行條理宜令御
史臺今後諸色人論訟稱已經州府斷遣後抑屈吏不在牒本道勘逐便
可據狀施行若未經州府論訴驀越陳狀可具事由勑本道進奏官差人
齎牒監送本處就關連人勘斷訖奏　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龍
敏等奏陳事如後一臺司除御史中丞隨行印及左右巡使監察使并出
使印等外其御史臺印一面先准令式即是主簿監臨近年已來緣無主
簿遂至内彈御史權時主持又常隨本官出入不定伏緣臺中公事不同

諸司勤繁重難常虞留滯當中奏中堂之際及牒州府之時事無輕重並
使此印令准令式逐日有御史一員臺直承受制勑公文其御史臺印令
後欲勒留臺中不及在外選差令史一人帖司一人同知此印凡有諸色
文案印發之時准指揮諸司各置印曆一道具其事節件數書在曆中即
於直官面前點檢印發其印至夜封閉候交直轉付下次直官共議執行
一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所管人吏色役最多上至朝堂次及班列
或在京拘檢公事或外地推勘得遣監守獄牢行遣案牘或隨從出使或
祠祭監臨凡有係於臺司皆須藉其人吏俾無闕事以貲國容近年已來
人數極少及月限者授官出外為官滿者追召未來人力不充公事停滯
今欲於諸州使院内量事差取十人據臺中諸司闕人臨時量材填補者
一其臺中令史令欲除流外出官考滿却來歸司者使其到日申所司繫
其選限如有經年不到追召不來即具申堂使已除落名姓奏勑宜依凡
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准此　周廣順二年十月勑今
後凡有百姓訴論及言災沴先許於縣縣如不治即許於州州治不平許
於觀察使觀察使斷遣不當即可詣臺省申訴如
或越次訴論所司不得承接如有誑犯准律科懲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七　七皆

臺 御史臺二

宋史百官志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職掌糾其違失常參班簿祿料假告皆主之祭祀則兼監祭使掌受誓戒致齋檢視糾劾又有廊下使專掌入閤監食又有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稱曰五使元豐正官名於是使名悉罷　御史大夫宋初不出正員止為加官校檢官帶憲銜有至檢校御史大夫者元豐官制行亦並除去中丞一人為臺長舊兼理檢使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熙寧五年以知雜御史鄧綰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嫌近制止以綰為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元年鄧潤甫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宰相屬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任赴舍人院行詞疑若未安會官制行罷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擢寖劣淳熙十年始除黃洽又三年再除蔣繼周臺諫例不兼講讀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中興兼者三人万俟卨羅汝楫皆以秦檜意慶元後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矣　侍御史一人掌貳臺政　殿中侍御史二人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凡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則東西對立彈其失儀者　監察御史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遂監祠祭歲詣三省樞密院以下輪治凡六察之事稽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百官應赴臺參辭謝者以拜跪書札體驗其老疾凡事經郡縣監司省曹不能直者直牒閤門上殿論奏官卑而入殿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奉詔舉臺官而才行可舉者多以資淺不應格乃詔舉三丞以上知縣為裏行熙寧二年詔御史闕委中丞奏舉毋拘官職高下兼權三年孫覺薦秀州軍事推官李定對稱旨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由選人為御史自定始於是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定資淺封還詞頭不草制相繼罷去元豐八年裁減察官兩員餘許盡兼言事紹聖二年復

置元祐元年詔臺諫官許二人同上殿又令六曹差除更改事畫黃到即報臺又改六察旬奏為季奏四年詔應臺察事已彈舉而稽違踰月者遇赦不得原減元符二年詔吏部守令課績最優者關臺考察不實者重行黜責崇寧二年都省申明臺官職在繩愆糾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政和六年詔在京職事官與外任按察官雖未升朝並赴臺參謝辭七年中丞王安石奏以本臺覺察彈奏事刊為一書殿中侍御史以上錄本給付從之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監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元豐紹聖著于甲令崇寧大臣欲其便己遂更成憲乞令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詔依祖宗法又詔宰執不得薦舉臺諫官舊臺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點檢諸房文字輪詣尚書六曹按察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皆彈糾渡江後稍閣不舉紹興三年始復其舊是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元豐始置六察上自諸部寺監下至廩庫場務無不分隸以詔廢置而乃有寅緣申請乞不隸臺察者恐非法意宜遵舊制從之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慶元二年侍御史黃黼言監察御史高宗時嘗置六員孝宗時置三員今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員自後常置三員　檢法一人掌檢詳法律主簿一人掌受事件勾稽簿書宋初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曰臺一推曰臺二推曰殿一推曰殿二推咸平中置推勘官十員元豐官制行定員分職裏行推直等官悉罷紹興初詔檢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乾道併省吏額前司主管班次二人正副引贊官二人入品知班三人知班五人書令史四人驅使官四人法司一人六察書吏九人貼司五人通引官三人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舊日判臺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令史二人知班驅使官書吏各一人中興以後不置中興會要國朝之制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官外帶他官尚書則曰某官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侍御史一員以尚書省郎中員外充副中丞判臺事又有左右巡使掌朝廷紀綱分糾違失及文武常參班簿祿料假告凡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舊以臺吏巡察咸平四年始令左右巡使分其職又有監祭使掌祠祭受誓戒致齋檢視彈糾左右巡使監祭之外又有廊下使掌入閤監食香

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謂之五使其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凡京師外推則左右巡使臺勑劾及出於外皆推直御史三院闕則他官權充推直官咸平中嘗置推勘官十員後罷又主簿亦專在臺鞫獄兩朝國史志御史臺大夫中丞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裹行監察御史裹行主簿大夫國朝未嘗除以中丞為臺長凡中丞無正員則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以郎中員外及侍御史知雜事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凡祭祀則兼監祭使三院御史四人官卑而入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者謂之裹行　景祐元年置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慶曆三年以兩人為額凡文武常參班簿祿料假告皆巡使分掌又別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主事一人令史十六人主推四人書史四人朝堂引贊官一人副引贊官一人知班三人引事司一人驅使官六人四團驅使官五人中丞一人秩從三品總判臺事侍御史一人秩從六品殿中侍御史二人秩從七品分糾朝班殿中而上言事監察御史六人秩從七品分領六察隨事糾正及監祭定謚皆屬之檢法官一人秩從八品主簿一人秩從八品檢掌凡刑法錢穀各一人從八品掌凡簿書及架閣吏額前司主管班次三人引贊官兼令史一人副引贊官兼令史一人知班驅使官兼書令史五人驅使官兼書令史五人守闕驅使官五人四推主推各一人書吏共三人六察戶察書吏四人貼司三人刑察書吏二人貼司二人吏禮察書吏各二人貼司各一人兵工察書吏貼司各一人二十六年十二月詔六察貼司共存留六人知雜司法司各一人後減六察書吏共以八人為額以上中興會要神宗正史職官志御史臺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六品各一人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凡其屬有四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監察御史六人從七品掌以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及監祠祭定謚檢法官掌檢詳法律主簿掌鈎考簿書各一人從八品歲遣御史詣三省樞密院檢察付受稽失其應彈治事聽長貳或言事官論奏

非隸察官司亦如之應狀牒並參議連書惟彈章則否無所聞白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各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大禮儀仗則中丞為使中都推鞫命官或重繫旬以因由報臺有詔獄則言察官輪治文武官御監防禦使以下到闕授任之官應參謝辭者引見御史體驗老疾則試以拜起書札凡事經州縣監司寺監省曹不能直者受其訟焉舊以中丞兼理檢使侍御史兼知雜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祭使及行官制定員分職實領其事而使名悉罷分案十有一設吏四十有四以上續國朝會要三京留守司御史臺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闕或特差官權判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領令則三京皆有正官領之以上國朝會要兩朝國史志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凡吏史有令史知班驅使官書吏各一人以上續國朝會要　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置令史驅使官二人祇應衆院管勾兩班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今後行香拜表不以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為首先是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趙湘知河南府右諫議大夫陳象輿權御史臺事象輿自以官高立班湘上衰老倨慢本路轉運司以為言故有是命　天禧四年四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晁迥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迥累表引年求解近職故也他官止云權迥以三品故云判　仁宗慶曆五年九月詔置南京留司御史臺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置北京留司御史臺仍差太常少卿馬絳管勾　皇祐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光祿少卿張子立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公事　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太子太師致仕杜衍言臣男訢秘書丞通判應天府乞候成資日就差管勾南京留守御史臺公事詔候今任滿差權替年滿闕行以引年退居仁宗郵其耆德特從所請非常例也　嘉祐六年九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李柬之為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柬之以老自請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令三京留司御史臺添權判或管勾官一員仍差大卿監并職司以上差遣人須精神不至昏昧堪任釐務者充三十箇月滿替三京留司御史臺皆有常員至是增員以待御監監司之老者國子監亦增之及宮觀仍不限員以待知州之老者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應已留司御史臺差遣除兩制以上臨時取旨外餘候到闕體量定差　七月二十七日詔應三京留司御史臺添支大兩

省大御監及職司資序人依本人見任官知小郡知州資序人依本人見任官通判例武臣即比類施行若遥郡已上罷任及遥郡南班官亦係文資內有功績殊異者別取旨　四年四月十八日新知許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元豐五年九月十六日詔應尚書吏部陳乞留臺宮觀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　崇寧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省言熙寧中詔臣僚歷監司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使食宮觀俸給自後添支屢經裁減而諸州供給亦無定例今以熙豐以來條制參立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諸州宮觀嶽廟提舉管勾等官添支例為八等差七十以下不得過三任七十以上曾任侍御史兩任寺監長官及職司中散大夫以上一任從之宋會要太祖開寶七年閏七月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點陂令中書依朝堂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七月詔御史臺推勘公事其當推御史並須當面推鞫不得垂簾只委所司取狀仍令中丞知雜御史專切提點務在公當不得淹延如經勘斷後致人披訴抑屈勘鞫不實本推官吏重寘之法知雜御史與中丞別取旨　淳化三年二月詔京朝官除授替移及丁憂免官請假身亡除

朝旨出落班簿外仍令進奏院盡時抄錄報臺四月詔令後御史臺所勘公事徒罪已上案成後輪差丞郎諫議已上一員就臺錄問取伏款文狀方得結案以聞　四年二月詔御史臺追勘外州刑獄舊例差驅使官從人齎牒徑往追取若取受錢物縱放罪人漏泄公事即勘鞫決停　三月四日詔御史臺勘事須中丞知雜當面引問提舉催促看詳款狀盡理方得結案若無干礙逐旋疎放不得淹延枝蔓每追到罪人即躬親問過令史引於直官前點檢公身及卧物不得將紙筆文書刀子入獄直官須輪次承事直即禁人送食不得用甆器先於直官前呈過及出再呈不得帶文書器令以致傳達獄情其推事須問頭碎款連穿長款圓寫即經中丞知雜看讀錄問責伏款狀方具奏案其孔目衙直四推令史過勘事曰不得出中門因有病者勾官醫人看治省視湯藥日具增損由報夏月即五日一湯刷枷杻令罪人沐浴直官監視勿令交雜每酉時直官押令史點唱鏁牢夜問公事即據房旋開在臺公人有因緣推勘乞覓錢物者許人陳告決停　二十二日詔令後御史臺所勘公事係徒罪已下結成文案更不差官錄問只委中丞知雜錄問無致枉濫　六月一日詔臺憲之地朝廷要司如聞近年頗紊前制立朝之士多闕於恪恭執憲之臣務從於

拱默宜申詔旨用警諸司當思遵守典章審詳按劾使搢紳之內各務恭虔圜圄之間不聞冤抑共致和平之氣體茲勤恤之懷其御史臺合行故事並令條奏以聞應有刑獄公事中丞已下躬親點檢推鞫不得信任所司致有冤濫　九日詔御史臺四推主推四人書吏八人自今於京東京西淮南河北四路選差每有滿闕及□兩月下轉運使指定州府委知州通判揀選廉幹有行止能書札者到日勾押官補主推使州院前行補書吏給口券押赴臺試驗收補　主推四年無遺闕與奉職書吏三年為轉主推吏一年亦與奉職如無主推闕即候滿四年與借職若只願令州安排者主推與鄰郡押衙書吏與孔目官　□月詔御史臺不得於兩軍巡府司押差曹司　閏□月詔御史臺就勘公事令所差臺官於軍巡府司權抽曹司取勘結案申奏才畢發遣歸本處　五年正月詔在京臣僚有過犯差官取勘結案申者不得隨班起居及上殿奏事仍令御史臺具名牒閤門　三月詔御史臺應干刑獄機宜候朝旨者即實封通進常程文狀止得通封　至道元年四月詔御史臺於三館不得與常百司雷同行遣　真宗咸平元年六月詔應丁憂京朝官所在具名銜及聞哀月日持服去處報臺置簿抄上候服闋前預奏候朝旨　十月詔中丞月給錢十

五千知雜十千推直官七千　二月閏三月詔御史臺勘案杖罪已下責保在外不得禁留　三年七月詔御史臺糾察常參官進退出入　十月詔御史臺流罪已上奏案自今尚書省郎中已上兩省舍人已上從下依次牒請錄問　四年二月詔御史臺差朝官錄問軍巡院大辟罪人不得與本院官相見仍放常朝　三月御史中丞趙昌言言近例臺司多遣人吏巡察請依故事令左右巡使分其職有踰越法式者具名以聞從之　閏十二月詔臣僚勘鞫者除三司臣僚及開封府臨時奏裁外餘並即時劄送閤門不令朝參　五年六月詔御史臺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意　七月詔御史臺於左右金吾二司凡差使公人每司抽三人在臺輪直差使月給錢二百以食茶之費八人　六年二月詔御史臺令後推勘公事令中丞知雜躬親按詳必須子細詢問御史臺推直官躬親勘鞫仍令知雜與中丞提點勘當其間問被推之人別有申訴欲見中丞知雜明理仰引出吏切審問不得只憑元狀子須令剖析毋致有抑屈如斷遣後却有偏曲其本推官或重寘之法中丞知雜別取旨　四月詔御史臺定職掌以十七人主事一人令史十六人朝堂引贊驅使官十二人四閤驅使官五人兩臺驅使官一人主推書吏十二人所掌內彈六案百

司侍制兩縣三案仍舊外，新陽職田六品三案不行外，餘三案刑獄包從
二案見行，六品一案不行雜事五案禮錢贓罰月中申支計解補並見行
四推臺一臺二，殿一殿二，並見行五使右巡左巡監祭見行廊下監香使
每入閤閤忌臨時差六察吏察兵察戶察刑察禮察工察及宣敕公解二
庫並見行本臺奏狀中書丞銜移牒三院書銜除閤門平空外，自餘並不
平空開封府九寺三監並云牒上臺，臺申中書密院並云申狀。　七月詔
應諸牌印官有改移給先令御史臺即時牒禮部置簿追納。　九月詔丁
憂京朝官令御史臺畫時抄錄報銀臺司置簿舉行，其合給官誥並送御
史臺給還。　景德二年九月詔御史臺應差官就勘公事量事大小給限
牒報刑部提舉臺司常切催促。　十二月詔御史臺所勘罪人並須依公
盡理，即不得言語怕嚇，虐令招罪，違者重寘之法。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
詔左右軍巡凡殺害人命未獲賊，令開封府別狀上御史臺專切提舉勒
令追尋。　三年三月詔御史臺公用錢令三司月給二百五十千，其及贓
罰錢更不令支給。　五年八月詔尚省及諸司五品已下官各具本貫三
代出身歷任有無遺闕家狀上御史臺，自今新陛朝銜謝後並須準此具
家狀納審官院，逐旋牒送御史臺編聯收掌，準備非時檢閱。　七年五月

御史知雜王隨言請以御史臺新降條貫編為儀制，從之。　九月王隨又
請命兩制撰重修御史臺記，從之。　二十九日詔步軍司差剩員五人於
御史臺洒掃，不得抽差當直。　天禧元年十一月知雜御史呂夷簡言臺
直所勘公事，自來有同科同年及第者，多援詔文稱有違礙，望行條約，勿
便迴避。從之。　二年十月右巡使王迎等言準詔趙安仁所請重修定令
式緣諸處文字悉無倫序，難以編緝，欲望且仍舊，從之。　仁宗天聖三年
六月右巡使張億等言御史臺推勘公事，可只就本臺差人吏，不於開封
府抽差曹司。宰臣曰：本臺自有四推人吏，公事至少，請如億奏，從之。　四
年閏五月二日御史臺言近年外州差到四推人吏共十二人，多未諳推
事，欲下開封府於使院前行內揀選有行止諳會公事者六人，充候三年
滿日，如無贓罪，節給與御史臺主推前行與書吏，候有闕於開封府依上
項資次抽取填補，從之。　七年九月十一日御史知雜鞠詠言故事三院
御史除朝參非公事不得出入，并行人事，近年以來，看謁無度，乞今後並
不許非時出入，從之。　寶元二年四月中，以御史王素言，又申明降詔
八年六月詔御史臺今後凡有刑獄文字，更不供報糾察刑獄司。　寶元
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侍御史方偕言見供職臺官有男女親家并五服內

外親屬，許令相看，從之。　慶曆六年六月詔御史臺凡大辟囚將決而獄
吏敢飲以毒藥及諸非理預致死者，聽人告論，支賞錢十萬。　七年七月
五日詔御史臺自今後定奪公事，如有人請求行用，許人陳告，支賞錢二
伯千。從權御史中丞魚周詢所請也。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
御寶印紙給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陛下雖善聞
諫爭，然考其施用，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令御史諫官
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之，仍以尚書舊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
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諫官言事簿，令以時勾檢銷注之，仍錄與樞密
院。　嘉祐六年正月十九日詔令後兩制臣僚許如諫官例與臺官相見，
從權御史中丞王疇之請也。　七年正月權御史中丞王疇等言開糾察
在京刑獄司審奏府司左右軍巡皆省府所屬，其錄大辟之翻異者，請下
御史臺竊惟府縣之政各存官司，臺局所領自有故事，若每因一囚翻罪
用御史推劾，是風憲之職下與府司軍巡共治京獄也，恐不可遵行，從之。
英宗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舊十日一具文武細書班簿以
進，自令大書為冊月上之。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十八日
中書門下言御史臺季進班簿所供逐官職任去處並不開說某人見在

任某人見待闕及無明具係堂除堂選審官院差遣路分，兼多錯誤，臺司
點檢班簿內審官院依外任官闕到逐官待闕去處諸州進奏院申到外
任官到任替罷姓名勾鑿外，其見在京京朝官勾當差遣去處自來未有
指揮，多不供申赴臺，致無憑勾鑿。乞下三司開封府大宗正司都水監群
牧司三館秘閣尚書都省諸司寺監鼓院檢院銓曹官誥院逐令所轄諸
司庫務到任替罷勾當京朝官盡時具職位姓名報臺，庶得修進班簿齊
整，從之。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權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言朝廷以職事
官年七十已上及疾病疲癃者付御史臺體量可否，此宜悉委有司，豈可
每煩朝廷？伏況內外職任頗有事繁務劇之處，其不能勝任者豈獨老病
至於昏懦庸闒之人，是能曠官敗事者也。今必待朝廷指揮然後體量，則
所察者少而所遺者眾，恐未足以澄清簪笏也。臣竊見得替赴任官並有
臺參臺辭之制，自來只於朝堂與丞雜御史拜揖而已。徒襲舊儀，殊無義
理。欲乞今後臺參辭並須詣御史臺，本臺每日令御史一人接見，詳加詢
察，遇有老病昏懦之人，即白丞雜再同審覈，若委實不堪釐務者並許彈
奏，從之。　二月十二日王子韶又言自來冬年寒食節放見謝辭正衙引
對之時亦不曾到臺參辭，其間頗有避見本臺體量，多赴假故冀幸免放

有自到闕至出京。並不曾到臺參辭。已令後除朝庭非泛差遣。及請假依
舊外。其得替到闕及赴任出京。須候臺參臺辭。況節假自來止三日不入
臺顯不注滯。從之。　八月二日。詔三館秘閣。借會要付御史臺謄錄。從所
乞也。　十一月三日。御史臺言臺參辭臣僚自來於朝堂先赴三院御史
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體按老疾之人。今若只於御史廳一員對拜不
惟有失舊儀。兼恐不能公共參驗。乞依舊制朝堂拜揖。如遇放常朝即於
御史臺。從之。　元豐二年。十月二日。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
皆臣任中丞日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為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是權御
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然皆陛下召對。以為可者。然後命之。取
舍在陛下。不在所舉。今欲迴避。不過以為恩有所在矣。若公義而懷私恩。
此小人事利者之所為。今選為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備耳目之
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
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不迴避。　十二月六日。詔御史臺重修一司勑。
八日。詔內外官司於中書尚書省三司不以有無統攝用申狀。唯御史臺
於三司移牒。後又詔御史臺應官司冠尚書字者用申狀。　三年八月三
日。詔御史勘公事權罷本職。不得與在外官吏往還。從中丞黃履奏也。復

言本臺推鞫公事。至有逾年而後畢者。遂為行遣。以致淹久。欲乞自今本
臺獨勘。或外官同勘。並令宿直。仍罷本職。不與在外官吏交往。而吏人食
直隨獄大小。立以三等為之給式。大者三十日。中者二十日。小者一十日。
過此雖獄畢亦不給。而官員食緡亦少裁損。詔尚書省立法送中書省取
旨。　七年二月三日。詔外任官乞赴闕奏事。如到闕無所陳其事。不可形
於文字者。委御史臺彈奏。　十二月一日。詔應臺察事已奏。雖經恩不原。
八年九月十九日。尚書省言朝奉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本臺察案檢
察官司稽違。其勾朱察閱簿書違式之類。係事理輕小者。欲止從本臺牒
官司改正。仍不理為官吏功過殿最。已依所乞。所有被察官司。除官員依
法減等無罪外。其人吏自合隨事上簿理為過犯。歲終比較。從之。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詔應差除吏改事。畫黃錄到六曹。並畫時報御史
臺。後省諫官。按從御史中丞劉摯請也。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刊神宗
皇帝舉御史詔于御史臺。從滕元發請也。　四年。詔遷職文字不許御史
臺取索。此指職官言。　四月十八日。詔應臺察事已彈察。後及一月以上
遇赦降者。其稽違本罪。不得原減。從侍御史盛陶言也。　七年七月十一
日。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在京刑獄姦弊。近聞府縣中李實病。雖身死。而本
臺牒府差官覆驗。乃係拷掠致死。不可不察。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今係
臺察專領。欲乞今後若有禁囚死亡。專委御史臺定差。自來合檢驗官員。
依條檢驗。從之。　九月十四日。監察御史楊畏言應吏部銓量官吏職位
姓名。請依三省樞密院奏差除人例。關御史臺。以憑考察。詔今後銓量到
人。依條關奏外。仍關吏部置簿籍記。　十二月四日。詔應獄死罪人。歲終
委提刑司。在京委御史臺。取索姓名罪犯。報刑部。數多者申尚書省。　紹
聖元年。七月十一日。詔應御史臺見須舊糾察司職事。內錄問公事。今刑
部右曹郎官施行。餘並仍舊。從御史劉拯言也。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殿
中侍御史董敦逸言伏覩朝旨大理寺。讞異公事。徒以上送御史臺者。臣
竊詳臺獄與開封府三院事體不同。本臺除承行官吏外。應干公人兵級
之類。多是旋差。日有添支食錢及諸般費用。難以淹久。今乞所鞫之事。易
為結勘者。乞依令來指揮。若根磨官物。或移文他路。未可遽畢者。乞別取
旨施行。從之。　六月一日。御史中丞黃履監察御史蔡蹈言近詔以大理
寺申請。自今御史臺彈察諸司。違法稽滯等人。候朝廷批降大理寺。從本
寺牒元舉發處。令責限取索送寺。書斷緣本臺紀綱之地。豈可代有司區
區應報。請應彈奏諸司。違慢等事。依元豐舊例。止從大理寺取索約法。庶

官司各安分守。從之。　四年九月七日。御史臺言應非察案人故入察案
門者。乞依入六曹法。從之。　元符元年八月五日。刑部言在京官司被受朝
旨。乞依元豐四月以前指揮。關報御史臺。從之。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
吏部守令課績在優上等。即關御史臺。嚴加考察。如有不實。重行黜責。從
吏部之請也。　徽宗大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比覺臺諫所上章疏。論
列政事。挾情觀望。迎合大臣。公肆姦慝。務快私忿。眾門伺隙。枝蔓無窮。比
以慶賞已行。而力請追削。臣僚放廢。則極意傾擠。罷革政令。損減員額。十
去七分。而紛紜不已。撙節用度。省罷營造。殆無虛日。而裁減未止。託是以
濟非。指無以為有。遂從究治。而後交章論辯。搖惑人主。眩動群聽。遂致在
位在服。各懷畏縮。不安所守。發號施令。下多阻撓。莫知孚信。良由建明失
中。猜撫已甚。君弱臣彊之漸。不可不革。自今臺諫言事。若涉奸惡。迎合觀
望。失當者。國有常刑。必罰無赦。應章疏不可施行。事並將上取旨。　政和
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耳目之寄。臺諫是司。今言者不治激以激名。
則畏避以趨利。或陰交貴勢。顯比近習。職所當糾。縱而弗治。甚則使首附
麗。黜則鼓舌詆訾。以此觀望。而取世資。何所賴焉。朕肯非圖治。傑乎以聽
言為難。有言責者。宜直道而行。必數是非。毋俾大吏。毋浙舊習。　六年十

月八日臣僚言乞在京職事官與外任按察官雖未至通直郎並赴臺參辭謝從之。　七年七　十四日御史中丞王安中奏陛下躬覽萬機凡大號令政事皆出親翰有又必詔憲司[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奏比者面蒙聖訓以謂承之之但視爲空文臣聞命震恐思所以自効繹尋蒙聚粗見本末契勘本臺政和四年建請修總官制格目成彈奏三卷續有所降付雖未經編纂亦循舊制應彈奏事並揭于牓初未嘗釐去御筆盡與海行舊條一時指揮不見少異臣恭覽御筆所謂告有以一道德嚴分守者有以隆道揆明法守者有肅朝儀者有整軍政者有正官制者有抑吏強者有戒元祐黨人復出爲惡者有戒諸司奏請之有衝改者有戒監司守令不切遵守御筆者有戒侍從而下非職干預侵越者有戒除橫行落內職寅緣請求者有申敕常平散斂玩法爲姦者有申敕和預買前期給價者有申敕賚錫錢妄傳文移者有申敕推賞濫冒不以勞能定等者有申敕明堂推恩輒有攀援者凡此皆大猷顯合與行馬失序等同爲一格綱目混淆舊牓昏黑漫昧本意臣今已除已備成格目外則將本臺前後所奉御筆令覺察彈奏事專爲一書每殿中侍御史以上即抄錄一本給付仍牓內釐出御筆揭示其餘條令之首庶幾上可以嚴君父之命下可以儆有司之守。從之。　宣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臣若臺諫有所畏忌受制於人必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使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彊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回之膽救陵夷之患也方今天下平治朝廷清明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爲敗常亂俗之惡蔑視風憲之官不啻奴僕之役若非戾以私情終必結爲仇怨恐其攻己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排以令事必中害以它非指切直者爲沽名謂披忠者爲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爲戒忠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而實亡恐非朝廷之福夫彈劾之職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且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斧鉞而何及故治國者平時宜有直言敢爲之士則悠久庶無姦謀指鹿之臣今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

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植黨堅不可破牢不可拔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違已行之命或方瞋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蠱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不在於他在於彊援與知之間而已夫搏擊之任豈人樂爲公議所存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顧富貴安榮何苦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耶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己無信則於人言何所安用預設隄防苟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兵事貴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訓下爲萬世之成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罰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自今凡臺臣有所論列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爲粉飾者真之重辟庶姦無所緣紀綱一正天下幸甚詔牓朝堂。　三年五月三十日詔臺諫耳目之官辨忠邪伸枉直別勤惰明是非乃惟其職近歲任非其人懷諼罔上同乎流俗小大之臣苟有勢援憑藉雖犯義抵法緘口弗言而內外尊君事上竭節首公不恤怨忌無所阿諛者撓以他事或受偏詞類遭彈擊使盡瘁之吏每懷顧避弗敢自効朝廷之上亦無以器使群工豈不大辜風憲之任甚者至背公死黨肆爲詭譎阿附權貴爲臣不忠孰大於此自今尚敢狃習近態靡有革心邪憲具存當於衆棄仰三省覺察取旨竄責仍牓御史臺。　六年四月一日臣僚言竊見御史臺每被詔旨令覺察彈奏有牒言官之文有揭牓長貳廳之法閱歲寖久被受滋多而無成書可以總括詔旨遂爲虛文乞令臺臣掇閱修成格目以備稽考從之。　八月十五日手詔御史以持邦憲糾官邪爲職治忽所繫豈容曠官比來中執法而下類皆明附無所建明觀望意嚮靡有定論擿摭細故僅塞言責鉗口結舌寖以成風朕務函容屢申戒諭既失所守終以不悛紀綱耳目之寄何所望焉宜從薄責以示好惡御史中丞周武仲與宮祠侍御史洪擬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知洋州吳巖夫並送吏部以巖夫通私書妄薦景衡等故也。　七年正月三日手詔持邦憲糾官邪責在言事之臣往者臺綱不振植黨交私耳目之寄夫何賴焉朕既遴選臺察廣開言路爾其各揚乃職毋憚大吏毋徇私交毋同大臣風旨以爲鄉背務公好惡振紀綱朕方虛己以聽尚祇欽哉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臣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　五月十七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定令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

擇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儻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權豪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詔以恕為郎官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詔四參日差知班通作六人下殿編排班次舊例二人政和間添作四人今以員數倍多故有是命　三年三月六日詔臺諫員闕甚多令侍從官公共薦舉堪充臺諫官二員　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宰執進呈臣僚言乞以所論事行與不行劄下照會范宗尹曰凡言官所論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即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上以為然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詔應選人投下磨勘官文字以姓名及到部月日關報御史臺置簿籍定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臺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詔臺諫言事官係非時上殿不合在輪對條具之數先是有詔外內侍從省臺職事官等限半月各述所職利害條具以聞及應行在通直郎以上輪對臺諫中明諫官及本臺言事官遇有時政利害並非時上殿數奏若依自來轉對條例恐不合在輪對及條具之數故有是命　三年正月九日手詔臺屬憲臣檢察刑獄月具所平反過刑獄以聞御史臺狀除行在大理寺殿前馬步軍

司本臺已檢察外有臨安府并錢塘仁和縣係浙西路合屬憲司檢察刑部檢準臺令每季詣大理寺及應有刑獄去處點檢既稱應有刑獄去處其臨安府錢塘仁和縣亦係刑獄去處合依上條每季點檢從之　九月二十五日侍御史辛炳言三省點檢都錄事授官即無不赴臺謝之法所有今年二月十四日魏彥撝楊從古俞宗道等畫降聖旨不赴臺指揮竊慮有擬臺令詔今後轉官人依條令赴臺謝　十月二十日詔御史臺每日體量臺參謝辭官合用木炭茶湯等內木炭於左藏庫勘請茶湯下臨安府支破　四年二月一日詔南班宗室今後並赴臺參　以殿中侍御史劾奏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樽等二十一員不赴臺參拒過飾非故也　五月二十三日詔今後吏部奏鈔刑部斷案每鈔案上省限次日報御史臺其間經涉日久無故留滯許本臺彈劾　八月二十五日進呈樞密院進擬崔慎習王宏差遣上曰此是魏矼所薦論臺臣為朕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薦論人才竊慮私有好惡慎習等且依舊可上簿籍記姓名他日遇有差使量材選用宰臣朱勝非等曰陛下聖德英斷非臣下所能仰窺萬一　十一月八日上宣臺諫論事許風聞要須審實至如排擊人才豈容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故擠置人於有過豈惟陰

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鼎曰聖訓廣大此言者宜奉以周旋　五年三月十五日御史臺言德音根勘前湖州州學教授汪處厚公事本臺主推書吏人力不勝今欲貼差推司三人書寫人三人許於本臺察案并內外官司指差不以有無官資並許不拘常制抽差不許執滯仍依從來例帶行見請給理為在任在司月日候畢日發歸元處其錄宿根勘公事例有雜支錢欲於左藏庫每次支錢五十貫從之　九月十七日詔大理寺臨安府等處杖以下罪並令一面斷遣其名申臺從本臺檢察有挾情曲法驚擾等彈劾施行　十二月十三日詔本臺糾參用釐務不釐務通直郎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以上趁赴除宣制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以朔參官赴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竊見御史臺察案近有察吏部書令史陳邑過名還補事既已申之朝廷付之有司乃私呼棘寺人吏事涉容情致被罪者不伏以為棘寺有所觀望朝廷移赴臨安府再勘而臺吏二人恣生特旨編管臺吏緣此遂有料察之嫌司局緣此遂有慢易之弊寖以成風漸不可長詔劉與御史臺　十月八日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索看詳其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從監察御史趙

渙之請也　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令依條揀試從本臺申明也　八年五月十一日詔御史臺於六察使臣及書吏內從上選差一人充點檢文字　九年二月五日詔御史臺將不赴朔望在告最多之人核實彈奏　六日宰執進呈上曰朕欲用謝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臣檜等奏陳臺諫乃天子耳目自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召至朝堂然後除擢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糾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臣檜等雖荷上眷知卒不敢召祖信但退相勉策曰上虛懷待遇如此其忍負哉　四月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許招收十人為額　十年閏六月二十日詔應有刑獄去處獄具違戾令御史臺彈劾以聞　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詔訊囚非法之具並行毀棄尚或違戾委御史臺彈劾以聞　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鞫獄干證等人行在委御史臺常切檢察月具有無違戾聞奏　九月十三日詔禁囚貧乏無家供送飲食依法官給委御史臺常切檢舉約束　十二月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上三名每日支破食錢二百文餘七人每日支破錢一百文　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詔今後筵宴等臣僚戴花過數令御史臺閤門彈奏　閏四月

七日詔四川二廣定差窠闕令吏部四選逐色闕置號簿各二冊一納御史臺一留本部行下川廣依准起置遇川廣用字號定差差遣以細狀申部以逐號單狀申御史臺注名於簿從臣僚請也　九月二十二日詔將來郊祀大禮導駕文武官分左右步騎導本臺與閤門編排報引同日詔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饗太廟至日圜壇行禮導駕文武官分左右步騎導本臺量差知班於禁衛內往來覺察今後遇車駕行幸準此　十月十五日詔將來郊祀大禮應行事官等務在嚴肅如有懈怠不恭令閤門取旨送御史臺施行　十四年正月九日詔每遇駕出其前導後從臣僚各有行列次序令御史臺閤門編排遵守施行　十一月五日詔案察後推書吏今後如有願換副尉之人並依六曹寺監人吏法比換副尉如不願換即依本臺見行出職條法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內降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逖姦邪參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撓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通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二日右正言張修請刊聖詔於御史臺諫院從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御史臺言六察貼司見管一十人今欲減罷四人守闕騎使官舊額一

十人今欲減罷五人主管班次舊額五人今管三人見闕二人引贊官格法一名副引贊官格法一名知班驅使官兼書令史格法九人今管五人見闕四人侍次守闕驅使官二十人委是冗併並合減罷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詔御史臺令後引贊官出職已補授官之人存留充主管班次卻將見今主管班次之人從上一名儹出發遣歸部從本臺請也　十月十九日右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為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蓋所以相為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察所隸官司親加詢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雖不得言事亦得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十二日詔御史臺將察案後推書吏自被差到臺及五年如有願比換之人依察案貼司用紙條依條比換從本臺請也　八月三日御史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前司主管班次五十為額見係右從政郎馬彥俊并已年滿合補官人胡世昌二人充今欲並行減罷發遣歸部所有見闕主管班次三名吏欲裁減一名止以二名為額書令史目今見闕四人並省減罷自後更不立額驅使官五人已經裁減

令已更不省減六察書吏一十三人今併省二人內成忠郎六察點檢文字盧宗邁成忠郎史察書吏馬布類各見依已降指揮本臺專法理為資任欲候逐人任滿解罷其上件窠闕更不差人貼司六人已經裁減今並已存留後推書吏七人今已減書吏李汝楫一名詔依見在人且令依舊將來遇闕更不還補　乾道元年三月十七日御史臺狀本臺係掌行糾彈百司稽違點檢推勘刑獄定奪疑難刑名婚田錢穀并諸色人詞訴等事務繁重全藉知次第人主行今欲將察案後推書吏如有願陳乞比換之人候比換訖許本臺存留依舊祇應從之　三年五月十一日上宣諭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巍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顒奏曰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巍陰遣其家屬來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聞陳令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曰近日此風頗盛惟其巧造語言以陰中傷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臣嘗見之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教戒諭臺諫　六年五月四日御史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前司舊額主管班次五人已經裁減三人今止以二人為額正副引贊官舊額管二人今已依舊入品知班舊額管三人今已依舊知班舊額管六人欲乞止以五人為額候有闕補書令史舊額管九

人已經裁減四人令吏省減一名驅使官舊額管十人已經裁減五人今吏省減一名法司一名今乞依舊前司共以二十三人為額六察舊額管書吏一十三人今乞以九人為額舊額管貼司一十人今乞止以五人為額舊額管通引官五人今乞止以三人為額理檢院舊額管手分二名本臺已申朝廷乞將一名撥送諫院見管一名今乞省減其所掌行遣文字欲併入刑案兼管後推舊額管七人今乞止以五人為額詔依將來見闕日依名次撥填其減下人額依條比換名目者聽　二十八日詔舊制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駮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駮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九年五月十六日詔在外臣僚召赴行在或令赴行在奏事被旨日久往往遷延間有托故稽留起發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九月二十日御史臺狀本臺前司所掌事體非輕全藉慣熟諳練儀範舊人應奉其引贊官依條年滿出職解發赴部擬官訖依已降指揮存留充主管班次三年滿日從上儹那赴部注授差遣昨來紹興七年指揮內引贊官候年滿出職了日存留充主管班次不妨

赴部注授差遣令欲乞行見令主管班次并日後引贊官出職補官人先次赴部注授差遣訖卻依元降指揮存留充主管班次候三年滿日贊邪離臺如注授差遣後未滿三年偶因應赴亦合離臺施行從之　十二月三日御史臺狀檢準御史臺格戶察貼司三人本臺節次承指揮裁減貼司二名外目今戶察只有貼司一名契勘本臺日受詞狀多是爭訟婚田事屬戶察行遣及本臺所轄戶部五司倉場庫務五十餘處逐時取索點檢事務繁劇貼司一名支措書寫不及乞以二人爲額庶幾職事不致妨廢從之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三年八月三日詔御史臺六察官近日糾察庶務各揚其職臺綱益振各特轉兩官侍其再度有勸　四年七月十七日敕令所上重修淳熙編類御史彈奏格三百五條詔頒行先是御史臺言覺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令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別無可攷竊恐奉行抵捂乞下敕令所刪修成法各隨事以六察御史察所掌分成門類繳申取旨降下本臺遵守批下本所至是止之　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御史臺六察自今如有違戾去處許隨事具實狀彈劾仍許令訪聞覺察聞奏　六月二十一日詔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　七年十月十六

日詔監察御史張大經察到諸路刑獄奏報淹延未決者至一百六十餘件當以奏狀付外令所司勾銷未結絕者催促結絕大經既能舉職可與轉兩官　八年八月十一日詔新權發遣舒州王藺兩經奏對鯁亮敢言朕甚嘉之雖不曾作縣可特除監察御史　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詔御史臺減前司看管案牘剩員五人六察看管案牘剩員三人既以司農少御吳燠議減冗食下敕令所裁定故有是命　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詔冷世光身居風憲囑託狗私可放罷既而以大理少卿袁樞言奉旨令本寺勘通州百姓高楠訴冗居賢事卻承御史臺姓闕人傳意本寺欲責出余琢竊詳其人係的切干證竊恐上下觀望乞改授差遣奉旨將作監丞鄭湜就臨安府置院追王楫及姓闕人鞠實乃殿中侍御史冷世光閤大敵囑王楫云余琢是殿院親戚罪已該赦錢有下落可與責出知在故有是命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單款進呈李信甫乞遵用天禧熙寧故事許六察言事之上曰祖宗前後典故甚明宜且遵守不可輕易更變留正等奏六察臺格具在條目詳備若能舉職細事亦儘有可言者誠如聖訓不必更變舊制　紹熙四年正月一日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御史臺主簿彭龜年狀謙等昨從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既遷

法合隨罷令來侍御史張叔椿再行奏辟令依舊在任緣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四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大中既除職與郡即是以當來所劾爲非謙等碑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稗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乞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詔李謙除太常丞彭龜年除司農寺丞以上光宗會要　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侍御史兼侍講黃黼言竊惟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爲監察御史列職甚衆蓋使之糾正官邪而分察六曹之務也高宗之時固嘗置六員矣孝宗之朝亦嘗治三員臣以非才濫司風憲不量敢辟臺屬而分察之任止有胡紘姚愈二人訟訴之紛至勸講之番直點檢刑獄之中失考校簿書之稽違監董祠祭之不如儀舉劾官吏之不奉法分頭營幹常有日不暇給之憂乞更與增置一員庶幾稍振臺綱不敢闕誤從之　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御史臺紀綱之地風憲之司非特糾逖官邪維持國是凡上而朝廷下而百司庶府外而監司州縣一事之罷行一民之休戚所可以爲據依所可得而稽考者文書而已今所至循習日久應有文書不問緊慢多是不報本臺所置簿書無不詳備事無大小有報必錄如人户之詞訟百官之御已以至臺諫之言章給舍之繳駁監司守臣之按劾凡命自上出

事由下達片紙到臺皆有拘籍近日以來事多不報報不以時六察之中惟存虛簿事有罷行民有休戚不得而知檢照在法諸被受條制限三日謄報三省樞密院御史臺刑部門下中書後省諫院大理寺左斷刑右治獄開封府司五十紙以上五日即一時指揮準此仍別爲籍節錄未書注之仰惟祖宗立法蓋如此其嚴且密有萬世不刊之典無恪意奉行之官吏其視一臺略無少憚近者敕頒申明指揮蓋七月內雕刊已就及其到臺凡四閱月臺部相去無一里遠稽違如此乞詔中飭攸司各遵成憲自今以往遇有片紙文書並照條限謄報如仍前稽違從本臺覺察彈奏所有人吏重行斷罷從之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嘗考臺令參謝辭三者之文最爲詳備今也不然文武官之任者多不赴臺參辭御帶環衛南班等除授轉官並不赴臺參謝其尊朝廷之意安在哉且御史耳目之寄凡官僚到部必先令赴臺視其言辭議禁驗其能否盛衰然後就部差注安得先授差遣臨歧出關涉違臺門飄然徑去之理又況有不赴臺參驗者乎紀綱不肅莫甚於此乞申敕中外今後外官任滿到闕先須赴臺參出給關子付之以憑參部所有在京除授及轉官合赴臺謝或赴外任亦合臺辭並照例給關子付本官照應從之以上寧宗會要經

世大典世祖皇帝建元中統始置官府立中書省以總百官宣庶政樞密院以統軍務安邊鄙內外百司秩然有序然耳目之司未有攸寄以為草創之初未遑舉行至元五年七月初四日始立御史臺秩從三品有旨曰令委塔察兒為長行御史臺事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設官七員御史大夫一員塔察兒從二品中丞二員鐵赤阿里從三品侍御史二員劉踰美戭從五品治書侍御史二員高鳴張鵬翼從六品典事二員高祥馬肅從七品檢法二員沈佩張好退獄丞一員七年五月改典事為都事十八年添設中丞二員十九年三月省檢法獄丞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夫以從一品散官為之中丞陞正三品侍御史陞正五品治書陞正六品都事陞正七品十月添設蒙古都事一員二十三年詔書定省院臺額設御史臺官七員行臺同二十七年三月大夫月魯那演已下品從各添一等於是侍御史陞正四品治書侍御史陞正五品蒙古都事一員改陞經歷大德十一年九月陞從一品御史大夫為從一品中丞為正二品侍御史為從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經歷為從五品都事仍正七品行臺同皇慶元年中丞三員二年減一員臺官定為八員延祐四年特奉

旨復舊三員至治二年五月止設大夫一員今定置臺官御史大夫二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一員至元五年始置十一年三月為本臺收支贓罰錢物架閣文卷數多增置管勾二員內架閣庫同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本臺獄丞一員十二年三月增置庫子一人二十三年又增置庫子一人吏屬掾史一十五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八年三月增五人十九年省二人皇慶元年七月本臺改陞從一品監察御史言請以令史改稱臺掾部議改掾史今定置一十五人譯史四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八年三月增置蒙古必闍赤五人省元置畏兀兒譯史十七年三月減蒙古必闍赤二人二十三年四月置回回令史令省定置四人知印二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六年增置一人通事二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宣使十人至元初置抄事後廢七年置六人十七年增四人今定置十人臺醫二人蒙古書寫二人典吏六人庫子二人殿中司至元五年七月始置秩正七品後陞為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者則糾罰之在京百司官員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殿中侍御史

二員殿中司知班四人至元七年始置今定置四人通事一人至元七年始置譯史一人察院至元五年七月始置監察御史一十二員秩正七品悉以漢人為之用王炳李天輔韓彥文李祐高從道梁貞楊之奇孫公亮陝裡王惲王君佐唐天英等充八年三月增置六員十九年三月省二員十二月增置一十六員初用蒙古人供任糾舉之事以哈馬哈只牙赤哈兒渾也兀連亦思哈月魯鐵木兒昔里吉思倚佩李樂爵阿苦谷脫孫沙的塔本失乞里吉思伯顏等充今定置監察御史三十二員蒙古色目漢人參用至元二十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建言內外臺監察御史參用南儒二人吏屬書吏三十二人至元五年始置令史二人八年增一人十年以監察御史一十六員止設司吏三人難於辦集增九人十二年改司吏為書吏增至十六人二十年增置十六人元史百官志御史臺秩從一品大夫二員從一品中丞二員正二品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治書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官七員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五品治書侍御史從六品典事從七品檢法二員獄丞一員七年改典事為都事十九年罷檢法獄丞二十一年陞大夫為從一品中丞為正三品侍御史為正五品治書為正六品二十七

年大夫以下品從各陞一等始置經歷一員大德十一年陞中丞為正二品侍御史為從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皇慶元年增中丞為三員二年減一員至治二年大夫一員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品秩如上經歷一員從五品都事二員正七品照磨一員正八品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一員正九品掾史一十五人譯史四人知印二人通事二人宣使十人臺醫二人蒙古書寫二人典吏六人庫子二人其屬有二殿中司殿中侍御史二員正四品至元五年始置秩正七品後陞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知班四人通事譯史各一人察院秩正七品監察御史三十二員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至元五年始置御史十一員悉以漢人為之八年增置六員十九年增置一十六員始參用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十二年參用南儒二人書吏三十二人內道八山東東西道濟南路置司河東山西道冀寧路置司燕南河北道真定路置司江北河南道汴梁路置司山南江北道中興路置司淮西江北道廬州路置司江北淮東道揚州路置司山北遼東道大寧路置

司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于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還于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
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一員。統淮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
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三十年增海北海南二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
官九員。以監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
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令史一十六人。譯史四人。回回掾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八人。典吏
庫子臺醫各有差。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十四年置監察御史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員。書吏十四人。又增漢人御史四員。書吏四人。
後定置御史二十八員。書吏二十八人。江南十道。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江西湖東道龍興路置司。江南浙西道杭州路置司。浙東海右道婺州
路置司。江南湖北道武昌路置司。嶺北湖南道天臨路置司。嶺南廣西道靜江府置司。海北廣東道廣州路置司。海北海南道雷州路置司。福建閩

海道福州路置司。經世大典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建臺於揚州。後遷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其品秩職守
則如之。初置大夫一員。以相威為。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治書侍御史一員。都事二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架閣管勾一員。令史十八人。蒙古
必闍赤三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人。統江北淮東淮西江北山南湖北浙東海右江南浙西江東建康江西湖東嶺北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
十五年增置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二十年改福建廣東為福建閩海矣。二十三年減定省臺官員額。本臺增侍御史一員。是年以淮東淮
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二十五年。初置回回令史一人。三十年別立海北海南道。割濱海之舊隸廣西者十郡隸焉。時已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
訪司。元貞元年。以江浙平章阿老瓦丁為添設大夫。後不置員。本臺品秩由始置凡再陞至從一品。事見內臺篇。大德元年七月。建康行臺為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置大夫二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其屬架閣庫管勾承發司管勾兼獄丞各置一員。而察院隸焉。
監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臺官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

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吏屬掾史十六人。譯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二人。知印二人。宣使
十八人。典吏庫子三人。臺醫一人。察院至元十四年初置。品職如內察院。置監察御史十員。書吏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員。書吏十四人。後
又增漢人御史四員。增書吏四人。令置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書吏亦如其數。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二十七年始置雲南諸
路行御史臺。官止四員。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行臺。而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二年復立。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定置
大夫一員。御史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掾史一十二
人。蒙古必闍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宣使十人。典吏五人。庫子二人。察院品秩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書吏二十人。陝西
四道。陝西漢中道鳳翔府置司。河西隴北道甘州路置司。西蜀四川道成都路置司。雲南諸路道中慶路置司。至元二十七年始置雲南諸路行御
史臺。先以按察司按部哈剌章之地。至是以雲南置省。而以按察司臨之。於事輕重失宜。慮無以節制之。乃置行臺。而官止四人。不備員。二十八年

為其地語言文字不通中國。准設譯白譯史。以達其俗。大德元年四月。以甘肅陝西兩行省所部邊遠。諸王駙馬在焉。錢粮供億甚重。移雲南行臺於
京兆。為陝西行臺。而雲南更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行臺。二年。鐵木迭兒奏。世祖皇帝以西邊要地。故立行臺。今罷之於民不便。復立行御史臺。罷
臺時。陝西漢中廉訪司自鳳翔移治陝西。臺便還治鳳翔。令定置臺官大夫一員。御史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官經歷一員。
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吏屬掾史一十二人。蒙古必闍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宣使
十八人。典吏五人。庫子二人。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書吏二十八人。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命太尉納麟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
夫。以次官員。各依等第選用。是日。御史臺奉旨移置行臺于紹興。十二月。合臺官屬開臺署事。是年。置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十八年。御史臺奏准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權於建寧路開司署事。二十二年九月。權置山北廉訪司于惠州。二十三年六月。濟南路復置肅政廉訪司。二十五年閏十
月。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奏。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衙門。當奉旨於紹興路開設。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等處。凡有文書北至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七

南臺風信不便，經由內臺，未妥事情虛實，宜於福建置分臺，給降印信，俾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各道文書由分臺以達內臺，於事體為便。有旨從之。十一月，仍置河東廉訪司于冀寧。析津志：臺以紀綱，臺端乃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所繫，故推官必自聖裁，取其人必忠純體國，以成篤厚風紀之政，庶幾盡心厥職，惟結主知，莫不尸言責也。是以開公道、昭杜邪倖門，秉鈞執法，莫不與國同體。職其職者，則庶績其凝，此臺諫之事也。而我世祖皇帝建國以來，於至元五年七月，詔立御史臺，定臺綱三十六條。三臺立而海宇清肅，凡吏之挺身不正者，罔不自勵以裕贊治道為心。兼累朝備降詔旨，作新風憲，可謂任道遠矣。乃作臺諫志，創建沿革。國初至元間，朝儀於肅清門之東置臺，故有肅清之名。而今之臺乃立為翰林國史院，後復以為臺。臺在澄清坊東哈達門第三巷，轉西臺之西有廨房所以館西南二臺及各道廉訪司官吏，攢報一應事蹟，謂之臺房。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道咸館焉。御史臺中臺外儀門三間[illegible]之右[illegible]中儀門、內儀門、正廳，左右正堂，東西幕廉經歷司[illegible]右察院，左殿中司，架閣庫，堂食句。經世大典：至元十八年七月，奉旨建肅政堂五間，經歷司三間，殿中司三間，東西過道門各一間，左右司房四十四間，中門一間，獨腳門一間，前大門三間，廊室五間，臨街房一百八十間，察院正廳三間，東廳三間，西廳三間，左右司房二十四間，監房五間，廊室二間，門二各一間，架閣庫正庫三間，東庫二所八間，西庫三所十三間，管勾廳正廳三間，司房一間，小門一間，舊殿中司二間，御史臺。上都：至元五年五月，中書省奉旨立上都御史臺公廨事，下上都留守司，以中統鈔五十六錠四十五兩選買制司僉事宅一區，其地南北長四十四步，東西長三十一步，計五畝六分，凡為屋三十七間，正廳七間，東盝頂房三間，西盝頂房三間，廊室四間，盝頂土房四間，獨腳門一間，土屋二間，臨街房十六間。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　七皆

臺　御史臺三

元憲臺通紀序。　御史臺欽惟世祖皇帝稽古建官，立御史臺，僉肅熟舊，副拔忠良，糾察百司，紀綱庶政，列聖相承，體統咸備，輔國便民，永世攸賴。其誥命訓飭之明，選擇責任之重，如日月四時，昭著而有序，苟不載諸簡冊，何以垂範將來？本臺舊有沿革，雖大綱既舉，而節目猶疎，廼命參考簿籍，起自至元五年，以迄于今，凡立法定制，因革變通，與夫除拜先後，官聯名氏，采集成書，凡二十四卷，定其名曰憲臺通紀，于以彰聖朝委任風憲之初意。議以御史中丞耿資德、侍御史義中奉、經歷唆南、都事尚有用、王敬方、王領校正。奏請刻梓摹印，偏頒內外臺憲，以為一代之盛典，且使司風紀者有所持循，於式於億萬斯年。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阿魯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穿廊裏有時分，必闍赤沙加班等有來，本臺官帖木兒不花大夫、撒迪大夫、脫脫中丞、耿中丞、義侍御、常治書、唆南經歷、尚都事、王都事、家古必闍赤既裏加歹等奏：欽惟世祖皇帝初立御史臺，委付大臣，選用好人，糾察百司，紀綱庶政。累朝遵依着行到如今，於國便民，上下體統全備了的。若不紀錄後來典故者，有臺裏舊有沿素偽的不備的。上頭，交恭照從立臺至今之典故，編類成書，印散呵。世祖皇帝初立御史臺的好意思都見也者。俺商量來，交耿中丞、義侍御、唆南經歷、尚都事、王都事一同提調，校勘定，於南臺官錢內應付開板紙札工本，印造完備，依散與內外臺、察、廉訪司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當月十三日，交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後序。　洪惟世祖皇帝肇建憲臺，慎簡端士，任以耳目之職，規模宏遠，法制詳備，綸音炳煥，凡諸簡冊，其所以肅清風化、昭示彝典，儆于有位者，至矣。列聖相承，咸守成憲。今聖天子作新風紀，祖訓是式，憲臣思所以上體宸衷，下振綱維，以為風憲宏綱，雖已頒布，然事之首尾，制之因革，猶未盡察。至若因事處宜，隨時立制者，苟不備載沿革，無以詳其本末，考其先後。乃命憲屬趙承禧摭之簡策，參以案牘，旁詢曲采，彙集成書，不惟法制始終，除拜先後，昭然可睹，而孰為邪正，孰為得失，亦不容掩。書成，憲臣奏請刻梓摹印，以頒內外。嗚呼！一代之盛典也。凡膺是職任是責者，朝夕披玩，三復稽考，不可徒歆於前，抑當思勉厥後，食其祿，居其官，可不惴惴于中，以圖盡厥職哉。承

德郎監察御史潘廸理序。併海西遼東道入山北東西道按察司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本臺官奏：女直田地裏有的按察司，他每管下的地面裏，昨前日那裏行來奏思呵，民戶也少，不須立按察司的，一般把那按察司罷了，併入北京的按察司裏來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照刷文卷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省臺奏准監察合行事理內一款節該：諸官府文卷，在先每季照刷，其監察御史刷夏季者不照春季，刷秋季不問夏季，其間錯失不能盡知。今後上下半年通行照刷，事有違錯不爲盡心，透漏刷過者，量事輕重治罪。欽此。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府文卷，上下半年照刷，但有違錯，依理決罰。凡干碍動支錢穀，并除戶免差事理，雖文卷完備，數目不差，仍須加意體察，有詐冒不實者，隨時究治。欽此。　有司未絕公事不許吊卷。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准：諸官府見行未決之事，監察御史不得輙憑告人飾詞取人追卷，候判決了畢，果有違錯，依例糾彈。罪囚有冤，隨即究治。　設立憲臺格例　至元五年七月欽奉皇帝聖旨：今委塔察兒爲頭，行御史臺事，合行條畫區處于後。　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奸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　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凡有奏稟公事，與御史臺官一同聞奏。　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陳告。如有冤抑，民戶經左右部，軍戶經樞密院，錢穀經制國用使司，如理斷不當，赴中書省陳告，究問歸著。若中書省有徇或理斷不當，許御史臺糾彈。　諸官司刑名違錯，賦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　非奉朝命，擅自補注品官者，委監察糾察。　隨路總管府、統軍司、轉運司、漕運司、監司及大府監，并應管財物造作司分，隨色文帳，委監察每季照刷。　官爲和買諸物，如不依時價，冒支官錢，或其中尅減給散不實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將官物侵使，或移易借貸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乞受錢物，委監察糾察。　諸院務監當官辦到課程，除正額外，若有辦到增餘不盡實到官者，委監察糾察。　應營造役工匠之處，委監察隨事糾察。　諸衙門有見施行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事，違犯人勾補，毋得捏合根脚。源清則流清，百官自正。奉聖旨：恨道的是也。交疾忙那般行者。欽此。　監察則管體察。　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一日，香殿前面有時分，本臺奏事畢，奏：聖旨：忙古歹說：監察的勾當，是誰說來？怯里馬赤阿散說，忙古歹教我說來。道：俺每出錢來，問的其間裏，監察每入去有，問的人每根底將去有。奉聖旨：王速帖木兒，你那裏的伴當根底，說將去者，他每每錢的，其間裏休入者。監察每則管體察者。欽此。　行臺體察等例　至元十四年七月欽奉聖旨：今南宋平定，委相威爲頭，行御史臺，所有合行條畫，逐一區處于後。　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行省宣慰司委行臺監察，其餘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　自行御史臺到任日爲始，凡察到諸職官贓罪，追問是實，若罪至斷罷停職者，咨臺聞奏，其餘盜官財者，雖在行臺已前，並聽糾察。　諸官司刑名違錯，賦役不均，戶口流亡，倉庫減耗，擅科差發，并造作不如法，和買不給價，及諸官吏侵欺盜用、移易借貸官錢，一切不公等事，並仰糾察。　委監察從實體究，如是實有冤枉，即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早歸結改正。若元問官司有違，即許糾察。　諸囚禁非理死損者，委監察隨事推糾。　諸承追取合審重刑及應照刷文案，若有透漏者，委監察糾察。　諸鞫勘罪囚，皆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及典吏推問，如違，仰監察糾察。　職官若有老病不勝職任者，委監察體究。　諸官吏若有廉能公正者，委監察體察，得實，具姓名聞奏。如有汙濫者，亦行糾察。　諸公事行下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須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申部轄上司，不從不報者，委監察糾察。　私鹽酒麴，并應禁物貨，及盜賊生發藏匿處所，若官司禁斷不嚴，緝捕怠慢者，委監察隨事糾察。　沮壞鈔法，澁滯者，委監察糾察。　蟲蝻生發飛落，不即打捕申報，及部內有災傷，檢視不實，委監察並行糾察。　諸孤老幼疾人，貧窮不能自存者，仰本路官司驗實，官爲養濟。應養濟而不收養，或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農桑不勤，倉庫減耗，爲私蠹害，點吏豪家兼并縱暴，及貧弱冤苦不能自伸者，委監察並行糾察。　諸求仕及訴訟人，若於應管公事官員私第謁託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府如書呈仕來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委監察糾察。監察不在此限。　左都司、獄司，直隸本臺。　從軍征討，或在鎮戍，私殺軍人，逃者，及令人冒名相替，委監察並行糾察。　軍官凡有所獲俘馘，申報不實，或將功賞增減隱漏者，委監察並行糾劾。　邊境但有聲息，不即申報者，委監察隨即糾劾。　邊城不完，衣甲器仗不整，委監察並行糾彈。　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舉者，亦減罪人罪五等。　諸道御史臺官掾及上御史臺，許不以實，或訴訟

入吧哷陵忽者，並行斷罪。　應有合奏稟事理，仰本臺就便聞奏。　該載
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並行糾察。　體察人員，若當御史臺咨至
元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本臺官奏，俺御史臺裏監察裏按察司裏，有當的
人每，有當其間裏省家俺根底不商量了呵，有當俺廉訪使，遠處使喚，有
奉聖旨，這的休疑惑者，休根底有當的人每，休根底不商量了呵，休與者，
欽此。　臺察咨稟等事。　至元二十四年三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
書省劄付，葉李呈，於二月十五日奏過下項事理，具呈照詳事，都省除外，
令將本臺合行事理，開坐前去，依聖旨事意施行，承此，本臺除外，咨請欽
依施行。　御史臺，天子耳目之官，常呈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陳言，外
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便合奏聞，以廣視聽，不應一例呈省，送部議
究，遂成文具。合依至元五年立臺條畫，應有合稟事理，仰本臺就便聞奏，
上件事，已於至元二十三年奇殿有時分奏准，今再題奏，欽奉聖旨，交那
般行者。　御史臺按察司監察御史，係糾彈衙門官吏，正己方可正人，不
應受贓出首，今後有犯人，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經赦不赦，經減降不
減降。外有倚恃衙門氣力，為人營求職名，把持公事，已嚴行禁止。　大兵
渡江以來，田野之民，不無擾動，今已撫定，宜安本業，仰各處正官，每歲勸
課，如無成効者，糾察。　邊境有聲息者，不即申報者，糾察。　隨處鎮戍，若
約束號令不嚴，水甲器仗不整，或管軍官取受錢物，放軍離役，并虛申逃
亡，冒私代替，及私自占使，剋販營運，或作佃戶，一切不公，並仰糾察。　管
軍官不為約束軍人，致令擄掠歸附人口，或誘說良人為驅，一切擾擾百
姓者，糾彈。　管軍官申報戰守功勞，備私不實者，糾察。　諸色官吏私使
係官船隻諸物者，糾察。　官員權豪之家，霸占山林川澤之利，及妄生事
端，恐喝小民田宅諸物，或侍勢侵奪者，糾察。　諸官員除正名破使人從
外，多使軍民者，糾察。　守土官司火禁不嚴，以致跡失者，糾察，仍須常切
申明火禁。　營屯田營田官司不為用心措置，以致無成者，糾察。　把截
軍官起補逃亡軍人，存心作弊，掻擾軍戶，軍前不得實用者，糾察。　枉被
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事，糾察。　諸罪囚稱冤，按驗
得實，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行歸結改正。　朝廷所行政令，承受官
司，稽緩不行，或雖已施行而不復檢舉，致有廢弛者，糾察。　蝗蝻生發，官
司不即打捕，申報及申驗災傷不實者，糾察。　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
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
諸鞫勘罪囚，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司吏及弓兵人等推問，違者糾

察。　諸罪囚枷鎖監禁之例，各以所犯斟酌，干連人不關利害，及雖正犯
而罪輕者，召保聽候，毋致非理死損，違者糾察。　刑名詞訟，若審聽不明，
及擬斷不當，釋其有罪，刑及無辜，或官吏受財，故有出入，一切違枉者，糾
察。　司獄司直隸本臺，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獄。　諸承追取合審重囚，及
應照刷文卷漏報者，糾察。　諸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陳
告，如有冤抑，經行中書省，理斷不當者，仰行御史臺糾察。　各處官員，為
治有方，能使訟簡政平，民安盜息，一方鎮靜者，即聽保舉。其有貪暴不律，
治體敗壞，官事蠹害百姓，及年老疾病，不勝職者，並行糾察。　諸公事行
下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便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糾察。　提
刑按察司比至任終，以來行御史臺考按，得使一道官政肅清，民無冤濫，
為稱職，以苛細生事，闇於大體，官貪暴民多冤抑，所按不實，為不稱職，皆
視其實跡，咨臺呈省。　諸道行御史臺旨揮，及上御史臺訴以不實或詐
訟人，吧哷陵忽者，並行斷罪。凡可興利除害，及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
張者，咨臺呈省聞奏。其餘該載不盡，應合糾彈事理，比附已降條畫，斟酌
彼中事宜，就便施行。　至元十五年五月，欽奉聖旨，處行御史臺奏下項
事理，今降聖旨，仰中書省宣慰司都元帥府郡轉運運使司應管軍官管
民官管匠官，其餘大小諸司官府，照依見降聖旨事意施行。　諸職官犯
罪，除按宣實，照依已降聖旨咨臺聞奏，受勅人員，應斷應罷者，聽從行御
史臺區處，其餘受省劄人員，並聽提刑按户　依上施行，仍先委監察彈
劾，宣慰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令擬從本道提刑按察司就便依上
施行。　應有至死罪囚，有司取問明白，追會完備，行移提刑按察司審錄
無冤，有司依例結案，申行中書省，移咨中書省斷奏待報施行。　自行中
書省以下諸司官府，應行公事，今後小事限七日，中事限十五日，大事限
三十日，如違，照依已降聖旨，比附已行體例，從行御史臺提刑按察司就
便施行。　立行御史臺官。　大德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欽奉皇帝聖旨，蠻
子田地裏，有的行中書省為頭各衙門官人每，令史每根底，軍人每根底，
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如今交阿里馬為頭，做行御史臺大夫，委付
了也。大小勾當裏，但行的官人每，令史每，行的是的不是的，體察者。軍
民生受的省諭者，大勾當有呵，奏將來者，小勾當有呵，你每依著體例就
斷者。除這的外，合行的勾當有呵，依著在先行來的聖旨體例裏，體察者。
吏廉訪司官人每，監察每，等用心說話行者，這的每勾當其間，不揀是誰
休入去者，入去的人，不怕那這的每，更這般道來也麼道，沒體例的勾當

做呵他每更不怕那聖旨欽此　監察合行事件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
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近奏准札尚書省議到監察御史合行事理於至
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句寺東北裏呵答必察也兒裏相哥丞相爲頭
尚書省官每玉速帖木兒大夫爲頭臺官每一同奏請過奏聖旨准欽此
諸官府文卷在先每季照刷其監察御史刷夏季者不照春季刷秋季
者不問夏季其間錯失不能盡知議得今後上下半年通行照刷事有違
錯若不爲盡心透漏刷過者量事輕重治罪　凡察到公事合就問者就
問事干人衆申臺呈省　諸官府見問未決之事監察御史不得輒憑告
人詞取入追卷候判決了畢果有違錯依例糾彈其罪因有冤濫隨即究
問　監察御史察到不公人員本管官司有占怯不發者究治　監察御
史任滿驗所言事件小大多少定擬陞降　御史臺陞正二品　至元二
十七年尚書省劄付三月十七日奏御史臺官人每俺根底與文字至元
二十一年火魯火孫那底皇帝根底奏了御史臺衙門做了正二品自月
兒魯那演以下官人每根底品從各添與了一等來這裏的三品衙門的
官人每的品從從上至下挨次着有俺御史臺官人每中丞之下四品的
無有如今侍御史做正四品治書侍御史做正五品首領官三箇都事有

交一箇做從五品的經歷說有俺商量得休着他每說來的各添一等品
從三箇都事內交一箇達達都事與別箇的一體做經歷與宣呵怎生麼
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仰照驗承此依上將達達都事秀才
陞充經歷勸農司復併入按察司三月二十七日省臺官奏俺與御史臺
大司農司官人每一處商量來在先棣東城子裏頭江南地面裏頭一箇
按察司裏六箇官人二箇勸農司裏四箇官人委付來如今勸農司裏參
的勾當見次第也將行司農司裏勸農司衙門罷了依在先體例裏併入
按察司裏一箇按察司再添兩箇僉事共八箇官人委付農桑的勾當有
呵大司農司裏呈者刷卷并體察的勾當有呵御史臺裏呈者在先孛羅
張仲謙管時分勸農司按察司一處有來在後奏了分開來如今依在先
體例裏教合併了呵怎生麼道奏呵您衆人商量了那般說有也者麼道
聖旨了也俺與臺官每司農司官人每衆人商量來麼道奏呵那般者麼
道聖旨了也欽此　更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制　至元二十八年
欽奉聖旨不揀甚麼勾當成就者麼道省官人每根底委付來是的不是
的行的根底體察者麼道委付御史臺官人每來省官人每做賍說謊交
百姓每生受來御史臺官人每也不曾體察得他每也做賍來者察臺察

官人每這般行的上頭大小勾當裏行的都要肚皮壞了勾當來如今中
書省尚書省根底合併了則休在前體例裏交做中書省也從今已後中
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徽院部官每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大小官人令
史每肚皮休要者委付來的勾當裏在意幹辦成就者似在前一般要肚
皮壞勾當的人每重要罪過也要肚皮來麼道告的人根底言語是實呵
與賞者臺家糾察的官人每明知道不糾彈呵有罪過者外頭有的提刑
按察司官人每在先半年裏一遍刷卷體察勾當出去有來各道裏不住
多時一路的過去上頭百姓生受官人令史每做賍說謊的不得知來爲
那般上頭將提刑按察司名字改了呵立了肅政廉訪司也這廉訪司官
人每提調着各路監臨坐地者在先一般做賍說謊弊幸勾當革了者不
揀甚麼勾當成就休交百姓生受者麼道曉諭的聖旨行有如今但是勾
當裏行的官人每交百姓每生受要肚皮壞了勾當的人每肅政廉訪司
官人每體察着拿住呵受勑的官人每根底取了招伏呵杖子裏決斷的
罪過有呵他每就便要了罪過者重罪過有呵臺裏與將文字來咱每根
底奏者受宣的官人每做罪過呵取了他每招伏奏將來者更不要肚皮
不揀甚麼勾當成就了不交百姓生受行的人每根底明白文字裏奏將

來呵他每根底名分添與的怎生般賞的咱每識也者又鈔法鹽貨的勾
當官民得濟得勾當有麼道不揀甚麼課程錢糧提調的官人每用心完
備成就者課程官糧從實完備不納到官偷盜的人每根底廉訪司官人
每用心體察者又管民官與按察司官通相照刷文卷有道來那般照刷
呵通互厮掩問者罪過不交出來有如今廉訪司的文卷管民官休照刷
者管民官的文卷肅政廉訪司官人每依舊照刷者廉訪司官人每行的
是與不是的省裏臺裏差的人去他每根底體察照刷文卷者更肅政廉
訪司官吏人等要肚皮壞了勾當的人每根底比別箇做官的人每的他
每的罪過重者更別箇體察的勾當依着初立按察司行來的聖旨體例
裏行者道來欽此　各道擬設書吏奏差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奏准按
察司改立肅政廉訪司擬合設書吏書吏奏差承奉中書省劄付除書吏
不須設立外每道擬設書吏二十名奏差六名移咨行臺并遍行各道依
上施行　承發司管勾兼照磨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本臺奏准
內外贓罰錢物本臺收納及事關錢穀必用照磨若另添設似涉冗員今
擬承發司管勾兼獄丞楊士元兼照磨職事并擬添設典吏三名中書省
劄付准擬　廉訪司增設管勾兼照磨一人　至元二十九年本臺奏准

各道元設書吏盡行減罷所掌文字槩兒每道添設承發架閣庫官勾鈔
照磨一員擬正九品典史一名　立鄂州肅政廉訪司　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十七日本臺官奏荊南府有廉訪司有如今江北裏底南京省管着
呵這廉訪司這臺裏管着道來在先鄂州一道按察司有來桑哥做官時
分要來木說了那按察司罷了來如今江南裏底九箇城子地面也寬有
依在前體例裏鄂州立一處廉訪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欽此　江南浙西道杭州置司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本臺官奏
杭州有底按察司也是桑哥奏准杭州遷蘇州小名底城子裏交來有
來如今交廉訪司杭州省邊頭住呵便當麼道省官人每根底商量了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官吏首贓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御
史臺呈官吏首錢等事刑部議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　官吏出首取受
之贓既已准首免罪難議黜降依例揲附過名若贓官再犯量事輕重科
斷黜降吏人等再首無問所首贓物多寡勒停　官吏首罪事重者監收
輕者召保聽候取勘別無詐冒及未經事發者准首原免若知人欲告而
自首者減罪二等或聞知別處事發赴官陳首若計所首日程可知雖是
不知仍依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亦減二等科之詭名代替不在原免之限

如犯人實有病故許令親屬代首　首罪不盡者止以不實不盡之罪坐
之　廉訪司官參用色目漢人　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
一件昨前日省官人每商量了一箇廉訪司裏八箇官人有八箇裏頭交
四箇漢兒人者那四箇教古河西畏吾兒回回人每相參着委付者一箇
路裏一箇色目人一箇漢人兩箇根底一處委付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和月魯那演省官人每一處商量了省裏部裏行底
管民來底人每裏頭外頭臺裏廉訪司裏合委付底色目漢人五十一箇
有受宣的三十八箇受勅的一十三箇人有麼道奏呵你每底斟當有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風憲官吏贓罪加重　至元三十年四月二
十九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廣東按察司裏行來底兩箇官人一箇麻
剌忽思小名底副使八根底要了貳拾伍錠鈔一條玉繫腰一箇乞台帖
木兒小名底僉事八根底壹拾叁錠鈔肆兩捌錢沙金要了來麼道行臺
裏官人每他每底招伏文字與將來了俺商量來在先按察司官人每要
肚皮呵比別箇人每重要罪過者麼道聖旨行了有來如今這兩箇根底
依體例一百七打了後頭斟當裏不交行底體例有重要罪過者道來底
聖旨體例裏更他底財物斷沒一半打了斟當裏休交行呵怎生麼道奏

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欽奉聖旨節文今
命月魯那演太師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
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軍民困苦或冤滯不爲審理及官員侵
盜誑詐汙濫不法若此之類肅政廉訪司監察御史有能用心糾察量加遷
賞若罪狀明白廉訪司御史臺不爲糾彈受賂循情或別作過犯諸人陳
告得實罪比常人加重誣告者抵罪反坐肅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察出
公事取問其間諸人毋得攙撥沮壞彼若非此非理妄行以致人難寧不
畏罪其御史臺肅政廉訪司監察御史應有大小公事照依累降聖旨條
畫施行各盡乃心毋曠厥職敬茲誡諭想宜知悉　廉訪分司斷職官會
議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本臺奏准條畫內一款凡職官取受錢物贓狀
明白例合斷決者欽依元降聖旨除受宣官員申臺聞奏外受勅官員移
牒總司會議斷決事有疑似備細申臺欽此　命只兒哈郎爲御史大夫
元貞元年正月初八日承奉中書省劄付奏過事內一件御史臺禿忽
赤之上委付只兒哈郎的完澤根底商量了擬定名兒說者聖旨有來完
澤丞相等俺眾人商量來臺的勾當大有合委付爲頭兒底今只兒哈郎
根底大夫名兒裏委付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與大夫名兒裏行者聖旨了

也欽此　命禿忽赤爲御史大夫　元貞二年正月二十日本臺官奏月
呂魯那演替頭裏皇帝可憐見交只兒哈郎右手裏畫字了也只兒哈郎
左手裏畫字的替頭底皇帝可憐見呵交禿忽赤做大夫畫字呵怎生麼
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命頹閭爲侍御史　元貞二年二月初
五日本臺官奏阿忽歹底兒弟頹閭交這臺裏做侍御史呵怎生麼道奏
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省臺共議選用人員　大德元年四月初四
日奏整治臺綱事內別帖木兒說自來御史臺無選法用着人呵於管民
官內選用來近年自其間互相保舉選用爲那上頭省臺選各另了也又
立廉訪司六七年間斟當人每內也有好的也有歹的今後有闕呵省臺
官一同依在先體例裏商量着委付呵怎生說有阿老瓦丁也說廉訪司
官每都合從新揀擇好人委用廉訪司官內若有自前不曾管民的管民
官裏委付呵民間便與不便的斟當知也者若這般更新呵臺官於省官
人處商量了委付呵宜的一般說有俺眾人商量來臺官并他每之下行
的首領官監察每依先的體例裏則他每選用者廉訪司官若便都從新
更換呵別無緣故動眾的斟當有不宜也者如今廉訪司官有闕并未滿
替的省臺官一同選人替換委用監察廉訪司官裏頭若有合呈省

的呈省依體例委用不曾管民來的依着阿老瓦丁所言管民官裏委用
又廉訪司官每衆人商量了從新委付了之後臺官人每省部諸衙門裏
勾當人呵省裏商量者大德元年衆人商量了委付來的人若自其間選
擺呵則臺官人每執使選擺者省官人每臺官內選用呵也依那般臺官
每根底說了委付呵怎生這般擬定體例行奏道商量來奏呵奏聖旨是
您衆人商量來那聖旨問呵回奏是俺衆人一處商量來奏呵哏商量的
是也那般行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立陝西行御史臺　大德元年七
月二十三日本臺官奏陝西等處四省剏立行御史臺比着江南四省呵
錢粮百姓雖是少呵這四省地境遠甘州行省每年去的錢粮支持大有
臺立呵不愛的人多去也比着江南立定呵勾當上有益去也如今聖旨
裏委付了爲頭大夫也依着那立行臺的體例提省名字宣諭的聖旨與
呵怎生奏呵是有先立了臺呵商量者聖旨了也欽此　整治事理　大
德元年四月初四日本臺官奏准御史中丞崔資德建言整治事理開列
于后　御史臺本無選曹所用人員多於省選流官內公舉其餘官員省
部自有選例近年以來御史臺用人止於本臺衆用人內互相調轉其肅
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首領官任滿解由臺呈到省或有不即遷轉者所

以省臺之選自分爲二今後省部并各路管民官內有廉幹人員憑臺各
當舉用外廉訪司官監察御史首領官臺呈解由到省者依例早爲遷轉
省臺既不分彼此通行選用則人無去彼就此覬覦之私賢者進而不肖
者退矣　南北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糾彈諸路不爲不重其爲頭廉訪
使當選聖上知識根腳深重素有名望正蒙古人其次漢人回回諸色目
人欽依已奏准世祖皇帝聖旨體例相參選用　各投下色目監察御史
每年保用到今一十五年中間以有限窠闕待無限人員久而員多闕少
今後自內臺江南雲南兩處行臺色目監察御史從各投下通行保用見
行體例色目監察御史任滿例轉各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再任滿其行過
事蹟呈省合陞用者陞用合本等遷轉者本等遷轉如此則內外事體通
知亦使有所激勸　御史臺凡選用內外人員舊例除臺官首領官監察
御史從本臺不次擢用外各道肅政廉訪司官首領官自改立到今六年
其間能否祿雜欽依見奏奉聖旨事意從新立法度整治今後有闕省臺
照依舊例商議公舉通用不惟風憲一新人材優劣亦可見矣　臺綱切
要務在得人得人則何患不治今既臺省公論選人其管民官犯贓罪者
卻令行省以下再行審斷事理是乃行省明里不花一已之見目今奏奉

聖旨省臺商量立法度從新整治合從省臺集會翰林集賢諸老學士商
議聞奏欽依改立肅政廉訪司聖旨并初立提刑按察司條畫累降聖旨
施行委任既專紀綱自振　御史臺用人除近侍當怯薛人員特旨委用
外今後並不得用不曾受宣勑人等雖有請俸歷過月日止合入流品其
不曾親民者亦不許用中間若有必合風憲內任用者具實蹟明白聞奏
甘肅陝西兩處行中書省控禦西北邊境諸王駙馬大軍駐札去處錢
粮出入支持浩大四川雲南兩處行省亦係邊遠蠻夷地面不漸聲教形
勢險惡今雲南立行御史臺甘肅陝西四川各立肅政廉訪司輕重倒置
耳目有所不及若將雲南行臺移置安西路陝西等處其雲南止設肅政
廉訪司又陝西道元立廉訪司卻於鳳翔府卽中慶設置并甘肅四川兩
處廉訪司通計四道隸屬陝西等處行御史臺節制四省文卷每年監察
御史照刷其甘肅邊境等處每年行臺官親行鎮遏軍民糾察非違其於
國家便益不可盡言　監察御史任滿驗行過事蹟高出倫輩知大體者
聞奏陞遷其餘驗所行事蹟堪充各道廉訪司官依例選用合呈省遷轉
者依例呈省比依舊例宜立程式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若有異政依例
不次擢用或再歷內臺監察御史一任內有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

各道肅政廉訪司官任滿憑解由開到事蹟合陞用者臨時聞奏不次擢
用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合就便於各道本等內遷轉者依例本等遷
轉　照刷樞密院文卷　大德二年七月十三日本臺官奏在前世祖皇
帝時分月呂魯那演奏來軍的數目休交照刷者體例裏院裏天下軍馬
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裏頭爲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裏頭軍
馬數目爲頭的蒙古省官每知道這般文卷也不照刷更這邊關機密不
合交多人每知道的勾當這般文卷監察也不照刷外樞密院裏委付萬
戶千戶百戶彈壓各自一枝兒勾當更勾補逃亡事故軍呵各路州縣裏
的勾當這幾年院家推辭着有軍數目歷道不交照刷更有人告他每不
依體例要肚皮別了聖旨委付人取文卷去呵漢兒每推着蒙古官人每
不與文卷他每主意遮藏他每弊倖有如今只兒哈郎大夫爲頭俺每商
量奏裏頭院裏外頭行省裏軍馬總數目這邊關軍情機密勾當不交照
刷外委付大小軍官選各宗文卷并勾補逃亡事故軍文卷依着立御史
臺聖旨并照刷中書省體例照刷呵這院裏的弊倖革得少去也奏呵欽
奉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命徹里爲南臺御史大夫　大德三年三月
十七日本臺官奏中書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江南行臺裏有底兩箇

大夫衆頭壹箇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麼道說將來海商董來休體例徹里爲頭是哥哥有徹里合行有阿老瓦丁他也說有依體例我是說來我合出去麼道說有奏呵，徹里交行者，阿老瓦丁出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京兆廉訪司　大德三年正月初九日本臺官奏京兆前省的臺罷了，依着在前立廉訪司麼道聖旨有來如今這裏委付將人呵，勾當的也者，則那裏臺官衆頭闊闊歹中丞根底那裏爲頭交做廉訪使一箇姓高底侍御根底交做大使撒剌兒小名底阿兒斡入吏一箇姓李底漢人這兩箇交做僉事吏常哈剌哈孫小名底人江南做僉事來那裏官吏每根底察者要肚皮來的錢多追了向前行來爲他行的是的上頭陞他一等京兆廉訪司裏交做副使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照刷鐵冶提舉司文卷　大德三年八月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廣平順德濟南三處鐵冶提舉司中年例七月科撥礦炭八月般爲大石修疊爐座冬春興鼓次年五月爐終若將行過文卷於夏季四月至六月內照刷似不相妨本部參詳擬合依准各提舉司所擬候爐終日照刷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相度鹽運司年終刷卷已有定例其鐵冶提舉司若准爐終照刷文卷於事爲便合一御照驗就便施行

選用風憲官貞　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臺官奏去年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不曾管民的不教行曾做管民官的分揀好人委付相應麼道別帖木兒阿老瓦丁等題說呵依他每的言語奏過那般行奏如今不須則管民官裏取選揀了得的好人委付呵怎生伴當每根那般說有俺商量得依他每的言語呵怎生奏呵奏聖旨那般者欽此

復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　大德四年正月本臺官奏去年海北海南道廉訪司爲田地遠的上頭做官去的人每難到有麼道併在廣西廉訪司裏來如今那裏的軍官每民官每立廉訪司呵軍民多得濟麼道省裏臺裏與將文書來有咨判罕丞相也說有廣西廉訪司官每海南剗卷去呵爲田地遠做使臣的一般疾忙迴來的上頭軍民疾苦不理的有說有俺與完澤丞相爲頭省官每根底商量來廉訪司立呵是也麼道來奏呵依在前體例立廉訪司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大德五年三月日欽奉皇帝聖旨中書省官人每根底樞密院官人每根底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內外大小諸衙門官吏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御史臺官人每奏自立臺以來糾彈罷取受的官吏數多不知自己的罪過的人每妄生事端沮壞臺事元貞元年明里不花杭州省裏行時分題說的上頭察知宣慰司官的罪過呵與行省同官審知路官的罪過呵與宣慰司官同審州縣官的罪過與路官同審這中間窒礙有宣慰司相離行省遠的往復一萬里的也有難以同審又監察每行省令史每的稽遲違錯委出來呵與行省可一同審了斷有行省官終是一箇勾當裏行有同審呵不便當又廉訪司察知的勾當裏事干人衆平難結絕的公事管民官裏休摘委一員一司裏歸問的上頭州縣勾當多廢推着公事成就不得這五年行臺廉訪司監察每累累的文字裏說將來依在前行來的體例裏交行呵怎生麼道奏來今後但是內外勾當行的大小衙門裏官吏每各自委付來的勾當謹慎成就者教百姓安着廉訪司監察每用心體察者勾當裏謹慎行的實蹟有呵將他每姓名申臺者，要肚皮沒體例行的依着立廉訪司以來世祖皇帝已降聖旨事意交勅官廉訪司問的招了呵行移總司會議斷者事重申臺者交宣官申臺聞奏者被問的官吏他每的罪過既有顯驗避罪翻異呵再差官問的招了呵比本罪上加等要罪過者監察每照刷出行省令史稽遲違錯輕罪就便斷決重事申臺者廉訪司問的公事裏頭有干礙人衆卒難結絕不能親到呵管民官裏選廉幹人員歸問者廉訪司官監察每爲用心體察分外沒體例行呵罪比常人加重者。

大德五年八月欽奉詔書內一款

行中書省宣慰司肅政廉訪司列置諸路之上本以弭盜賊修政事糾不法撫良民又近年於此略而不問自今各修乃職凡在所屬之內常加檢責期於政成民安諸路鎮靜而已有不稱其責任者從中書省御史臺錄其實蹟聞奏黜罰　又一款近年累降詔條各處官司有奉行不至者仰中書省宣慰司廉訪司隨事舉問

審理罪囚定例　大德五年八月初三日欽奉聖旨賑災條畫內一款諸處罪囚仰肅政廉訪司官分行審理輕者決之寃者辯之滯者料之有禁繫累年疑不能決者另具始末及其疑狀申御史臺呈省詳𣿮在江南者經由行御史臺仍自今後所至審囚永爲定例

體覆災傷　大德六年正月十五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徹里題說有初立御史臺時分不揀甚麼勾當有呵監察每按察司官人每體察有來那的後頭民間田禾旱澇災傷教體覆有來如今不揀甚麼勾當都教體覆有俺體覆了呵再誰體察勾當裏窒礙麼道說有俺商量來民間田禾旱澇災傷依例體覆其餘的則休着初立御史臺體例裏教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體察呵使當的一般有麼道奏呵和省官人每商量着管定三箇日頭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呈奉中書省劄付大德六年正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初立臺時分則教體察來在後立按察司

時分有水旱災傷田禾不收呵體覆呵後頭漸漸的不問大小勾當教俺
體覆有其間多有窒礙麼道說有體覆的勾當短少錢粮等事一面詞因
怎生作數麼道教監察廉訪司官體覆虛實行文書有體覆的緣由是這
般不是新行來的勾當行了多年也伴當每道俺的勾當裏有窒礙麼道
說有何平章也說在先體察來水旱災傷呵合體覆除那的外合體察麼
道說有休着伴當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照刷
中政院文卷。　大德六年四月中政院咨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
院官啓過事內一件在先中御府時分文卷休刷者麼道懿旨有來如今
中政院管着的怯怜口阿塔赤阿答赤主烈赤匠人每管民官吏等但是
俺管的省裏臺裏內外衙門俺根底不商量做罪過來麼道拿將去問有
那般啓呵您說的是有家私的勾當有但屬您管着的省裏臺裏休問者
這裏側近有的罪過做呵您問者外頭有的做罪過呵各路有的廉訪司
官人每依體例問者是實呵您根底文書裏說將來者重罪過的啓者輕
罪過的您依體例行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　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欽
奉詔書內一款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吏所以糾劾官邪狥求民瘼肅清刑
政共成治功今後各思所職有徇私受賂者照依已降聖旨加重治罪。

整治臺綱。　大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欽奉聖旨節該世祖皇帝立御史
臺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用內外但是勾當裏行的官人每使見識行
無體例的勾當呵體察者肅清百姓每的風俗照刷各衙門的文卷者麼
道教行呵於民便益來如今脫脫奉國公右丞相爲御史大夫只兒哈郎
爲御史中丞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軍站民匠管着的官
人不用心撫治率歛錢物無體例橫那差役的上頭百姓每生受有係官
錢粮造作物料內尅落侵盜的移易借貸的覷面皮要肚皮教百姓每生
受不公不法的官吏每根底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人每用心依體例體
察的每根底添與他每名分他每無體例差池了呵告的人每依着在先
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者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每體察出來的勾當
問的其間不揀誰休沮壞者這的每道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別了體例行
呵他每不怕那甚麼但有合行的勾當依着在先行來的聖旨體例裏行
者各自委付着的勾當裏用心向前行者麼道衆人每根底宣諭的聖旨行
了也聖旨俺的羊兒年十月十五日。　至大二年九月尚書省欽奉詔書
內一款風憲爲紀綱之司民生休戚官政廢舉關係非輕御史臺戒飭監
察御史廉訪司體承美意協贊治功所司奉詔不虔並行究治。　至大四

年四月任罷銀鈔銅錢詔書內一款風憲之官職應耳目糾劾百司之政
令之從違生民之休戚言責所關實豈且重惟今百度更新圖治伊始式
遵世祖皇帝以來累朝成憲各揚乃職以肅政綱　殿中標記奏事　至
大四年六月二十日本臺官特奉聖旨不揀那箇衙門奏事呵殿中合一
處入來聽自薛禪皇帝時那般有來今後省院為頭不揀那箇衙門但奏
事呵殿中聽者標記者完澤你只在這門前坐地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選用色目監察御史　至大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我
根底近行的人有得事的老實的選做色目監察漢兒監察每您自選者
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西臺增設監察御史四人　至大四年九月二十
六日本臺官奏西臺官人每文書裏說將來俺提調着四省的勾當管的
地面寬遠先設着二十箇監察有來後裁減了四箇南臺管的地面和俺
一般如今南臺二十八箇監察有那監察裏頭摘那與俺四箇呵便當的
一般俺衆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南臺二十八箇監察內減做二十四
箇西臺添做二十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
憲　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臺裏合奏的事早奏
者合行的事休遲了行者休交百姓生受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塔

思不花失海牙並爲御史大夫制　皇慶元年正月欽奉聖旨中書省爲
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吏每根底各枝下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
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爲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
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者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
道行呵益國便民來如今教中書左丞相塔思不花河南省平章塔失海
牙兩箇做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
但凡委付着的官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係官錢糧差發造作
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無體例做着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
政廉訪司官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使見識休問交收了者麼
道似這般一面詞休奏者更內外委付着的近行的每自己其間影蔽着
係官錢粮尅落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底不交御史臺官人每問他
每自己其間裏問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草藏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
每廉訪司官人每依着在先體例裏問者有印信衙門的文卷依例照
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行的添與名分也者他每
無體例做了監察廉訪司官人每根底對問交白道告的人有呵休在
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問的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根底依體例

要罪過者若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這的每才當其間不揀誰
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但每郡別了
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麽凡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條畫
聖旨體例行者衆人根底宣諭的聖旨行了也欽此　更令史為掾史
皇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劄付特奉聖旨節該集賢院從一品衙
門令史的名兒改做掾史者欽此都省劄付御史部議御史臺呈衙門既
陞從一品改本臺令史改稱書吏以此今詳本臺既與集賢院同品如蒙
改稱掾史相應　作新風紀　皇慶元年正月本臺官傳奉聖旨不揀那
箇大官人每無體例勾當行呵您臺家衆監察每我根底說者行不行的
我識也者麼道傳聖旨來欽此　照刷徽政院文卷　皇慶元年十一月
徽政院咨來咨皇慶元年七月十二日欽奉聖旨節該應有印信衙門的
文卷依例照刷者欽此看詳青院所轄諸路財賦總管府大小司屬衙門
錢帛詞訟事務繁劇多與有司相干江南行臺咨財賦總管府官吏不公
不法等事請就便啓聞施行准此照得至大四年七月初六日特奉皇太
后懿旨小羅大都奏將來御史臺家奏欽旨刷徽政院卷有刷卷呵這作
有室礙的一般有等候造作了交刷呵怎生奏將來大主人有時分徽政

院家文書不曾覷有咱每家私的勾當依在先文卷休交覷者交塔思不
花大都臺與將文書去者您徽政院家小羅根底也與將文書去者麼道
懿旨了也欽此　命伯忽為御史大夫　皇慶二年正月初二日本臺官
特奉聖旨交伯忽塔思不花替頭裏做大夫者初四日好日頭有交那一
日禮上日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歡為御史大夫　皇慶二年三月
初六日特奉聖旨塔失海牙替頭裏教脫歡做大夫者只教兩箇中換八
員之上休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黜陟官員　延祐元年四月二十
六日本臺官奏近年管民官內一年考校一遍殿最官各一員以憑黜陟
麼道詔書行了來行臺各道廉訪司考校文書裏行的多的倚依體例要
了罪過行了也行的好的省裏與了大書來如今五事的陞一等廉能的
減一資有這兩等根底添與名分最官根底若不添與名分呵向前謹慎
行的人每心落後一般有比及省家定奪陞用呵俺臺家他每根底各與
一來裏做記驗他做官的多人每做學有向前謹慎行呵怎生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臺察官吏犯贓加重　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
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監察每文書裏說有世祖皇帝聖旨臺察官吏但
犯贓呵永不敘用在後又教加等斷罪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省部家議

得臺察官吏犯贓不枉法者加至一百七下不敘用與世祖皇帝聖旨體
例不斷似的一般有今後臺察官吏人等內事取受加等斷罪雖不枉法
合除名不敘麼道說有俺商量來監察是掌把紀綱法則的職分若自己
身上不嚴的中的乾淨呵難正多人的一般有依着監察每說來的行呵
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延祐二
年五月初一日本臺官奏昨前廉訪司裏換與銀印者麼道與特奉聖
旨有來到今不曾與有在官人每這裏有可憐見呵依着先了的聖旨交
與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上位言喚帖木迭兒丞相至御前奉聖旨昨前
廉訪司裏與銀印者道來如今咱與者麼道聖旨有呵帖木迭兒丞相
奏依着皇帝根前我有得的奏有為罷了西臺的上頭那裏衆百姓每生
受薛禪皇帝為這西是緊要地面上頭交鎮遏麼道立着行臺有來省呵
是身體一般陝是手足一般臺是耳目一般有院臺都只是一箇勾當有
為罷了西臺上頭大勾當裏好生妨礙着有可憐見呵依先體例交復立
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作說的是有我也那般尋思有來依着先例交立
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陝西廉訪司　延祐二年六月十九日本
臺官奏奉聖旨陝西立了行臺也如今陝西廉訪司依舊移往鳳翔立呵

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八察要問　延祐二年正月本
臺奏過事內一件今後各道凡有告言不公不法等事總司合受理者即
與受理合牒分司者即與移牒合親問者即與親問果若事干人衆卒難
結絕不能親到者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不可一槩專委府州司縣官
員互相移問及合取問之事不為受理　命伯忽脫歡答剌罕並為御史
大夫制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諭中書省以下內外諸衙門官吏人
等朝廷設立御史臺肅政廉訪司專一彈劾百官姦非違刷磨案牘肅
清風俗當理冤滯行之已久比聞各道按治失宜事漸不舉有司往往多
不奉職今命太傅御史大夫伯忽御史大夫脫歡答剌罕等整飭臺綱作
新風憲凡軍民衆庶所司不務存心撫治致使困苦及官吏贓污侵盜係
官錢粮不公不法或因獄冤濫不與伸理若此等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
司官有能恪盡乃職用心糾彈事跡昭著者量加陞擢若或循私受賄罪
宜加重聲蹟不佳即聽奏代風憲勾當其間諸人毋得侵撓沮壞自今以
往遵守憲章務在必行毋為文具欽此　加脫歡答剌罕大夫散官　延
祐三年七月十二日本臺官奏前九月兒曹那演光忽赤大夫交你赤中
丞等勾當裏行數年的其間上位都曾添與散官來如今答剌罕做大夫

行了四年也他是老奴婢根脚有臺裏在意行來依着在先大夫的體例
他根底添與散官呵怎生麼道奏呵他不比別箇的有我對省家說則今
日便教與宣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中書省劄付特奉聖旨榮祿大夫
御史大夫脫歡荅剌罕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職事如故欽此 照刷營田
提舉司文卷 延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省家與
俺文書河南江北道奉使宣撫文書裏說有襄陽路立着營田提舉司五
品衙門翰會福院所管有那裏官吏每為不刷他每文卷的上頭恣意做
無體例勾當要肚皮好生害百姓有交俺就便聞奏麼道有俺商量來依
着省部擬定來的與諸處運司太后位下財賦辦錢粮的衙門一體聖旨
諭旨裏年終錢粮成就了畢呵似這營田提舉司一般衙門的文卷依例
交廉訪司照刷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廉訪分司斷
職官會議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內一款廉訪分司按治
諸職官有犯公罪事重者會議總司事輕者依例罰贖其首領官稽違罪
犯斟酌輕重依例施行欽此 人衆妄問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
新風憲內一款各道廉訪司諸人應告官吏不公合就問者就問不得轉
委如果事干人衆并地里遙遠卒不能結絶者許委附近管民廉幹正官

歸問有詐不實不盡者就為伸理毋致偏抑如違監察糾察 廉訪分司
出巡日期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內一款各道分司若不
遍歷百姓利病官吏貪廉豈能周知今後除廉使守司刷按置司去處餘
擬每年八月中分巡至次年四月中還司如不依期出司及巡歷未遍托
故迴還或依期還司不曾遍歷并應結絶之事而不結絶者聽總司申臺
區處審囚日期不過六月初間其將引書吏奏差並仰迴避元籍 先從路
分遍者究治 命朶兒只為御史中丞 延祐四年三月初七日本臺官
特奉聖旨御史臺在先三箇中丞有來如今教朶兒只做中丞者休教推
辭只今日便教禮上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風憲官鈐束吏屬 延祐
四年四月初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初立行御史臺各道廉訪司時
官吏各自守着職分行的好來近年以來上下分限比在前不廝似事上
不便當有俺商量來今後各道書吏比及監察去呵有聲蹟不佳的從司
官即便退罷行臺察院書吏似這般的有聲蹟的亦從監察糾罷監察每
不依體例行事呵許行臺官指陳著明實蹟就便黜退這般體例守着行
呵怎生奏呵限是有那般做體例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兒哈
帖木兒不花並為御史大夫制 延祐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欽奉聖旨中

書省為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世
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官吏贓
污不法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行呵益國便民有來近年以
來委付着官人每勾當裏不肯用心行要肚皮壞政事積漸的多了數百
姓每根生受有監察廉訪司官不曾盡心糾彈上頭與初立御史臺體例
不廝似有今命月呂魯那演子廣平王脫兒赤哈塔察兒大夫帖木不花
為御史大夫整治臺綱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行的官吏更近
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錢粮選法刑名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
覷面皮做無體例勾當交百姓生受的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人每用
心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使見識教上來休聞放了者麼道似這般
一面詞不揀誰休奏者隨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更內外勾當裏委付着
的并近行的人每自已其間影蔽着係官錢粮躲落了的做無體例勾當
御史臺官人每休聞他每自問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華了者御史臺官
人每監察廉訪司官每依在前體例問者但有印信衙門文卷依體例都
照刷者益國便民的勾當題說者內外大小官吏不公不法蠹政害民別
了體例的每根底監察廉訪司每盡心體察行的與名分者知道不肯好

彈呵有罪過者官吏每無體例勾當做了的說監察廉訪司官每枉問了
斷罪來麼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前體例御史臺裏告者外頭有的行臺裏
告者問的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依體例要罪過者盡呵告的人每根底
加等斷罪者臺察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
呵別了的人每根底要罪過者他每那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更風
憲裏合有整治的勾當呵從新整治者凡有合行事理照依立御史臺以
來累降條畫聖旨體例行者欽此 御史臺復陞從一品 延祐七年四
月十四日本臺官奏俺與廣平王脫兒赤哈大夫一處商量了奏有近間為
衙門冗濫驟陞品職的交減降有御史臺元是二品有來曲律皇帝聖旨
普顏篤皇帝潛邸聖旨御史臺與樞密院一般教陞做從一品呵怎生麼
道奏呵奉普顏篤皇帝聖旨我和太后一處商量來索甚麼降有則依舊
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來御史臺是糾彈別人的職分有減降的勾當
先從俺合說有依舊做二品的上位識者奏呵奉聖旨索甚麼那般說有
集賢院翰林院也先是從一品有御史臺在先是從一品有來只依舊做
從一品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選用風憲官員 至治二年正月十四
日本臺官奏世祖皇帝立御史臺選用着好人行呵本為整治國家大勾

當行來難同有司選法理算月日給由銓注風憲裏選得識治體好人行
呵國家大勾當裏得濟有今後若公事上不肯向前風憲裏不宜入來的
將他每的腳色呈與省家遷敘肯向前行的做風憲裏陞用這般行呵激
勸多人有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選用官員　至治二年正月十四
日本臺官奏在前臺察裏父子叔姪弟兄內依着裕宗皇帝聖旨只教一
箇行來在後臺官每完者篤皇帝根底奏了一門之內有好人呵一處休
交盡呆都委付行來次後普顏篤皇帝根底奏了一門之內只交一箇行
有來在後特奉普顏篤皇帝聖旨一門之內只交一箇行的索甚那般說
有依着在先體例都委付者麼道聖旨有呵來曾行有俺怎生呵是麼道
奏呵奉聖旨一門之內有好人呵都委付者欽此　舉保官員　至治二
年正月本臺官奏御史臺廉訪司糾彈諸司不公不法的衙門有須索選
識治體的好人委付俺憑着監察廉訪司舉保來的人每選用有交後人
肯向前謹慎行的有舉察的人每或有不當過犯呵隨事斟酌輕重黜
退元舉官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禿忽魯紐澤並為御史
大夫制　泰定元年四月初五日欽奉聖旨中書省為頭內外大小諸衙
門官人每根底眾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為天下百姓上頭

體着歷代典故立御史臺為耳目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司姦邪貪污
敗法亂常剔磨察贓觀察風俗行呵於國家百姓好生有益來比因委任
失宜紀綱廢弛今命禿忽魯紐澤兩箇為御史大夫從新整治不以是何
大小勾當裏行的官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錢糧選法刑名
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別了體例交百姓生受的監察御史
肅政廉訪司官用心體察追問者有能盡心奉職政跡昭著者保舉又做
下罪過敗露了被問的使見識教上來休問放了者麼道似這般有呵休
奏者倚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更各衙門勾當裏委付着的并近行的人
每做無體例勾當犯着法度自己其間影蔽着休交御史臺問他每自問
歷道有執把的聖旨呵奪了者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休在前體
例問者但有印信衙門文卷依體例照刷者又監察御史廉訪司官職居
言路關係着國家得失軍民利病不揀甚麼勾當有呵題說者知而不言
呵有罪過者盡心體察行的添與名分者官吏每別了體例要了肚皮監
察御史廉訪司官人每問的明白依體例斷了被斷的人每都說道枉問
來麼道告的人每有呵休在前體例御史臺裏告者外頭行臺裏告者實
呵元問的官人每根底依體例問者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欽

有選赴御前并別衙門裏告的斷罪者今後裏凡行的勾當其間不揀誰
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根底有罪過者他每那
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合整治的勾當有呵好生整治者凡有合行
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體例行者欽此　命伯顏亦列赤
並為御史大夫制　天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
院御史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總
管府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內外諸司大小官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
史臺專一體察官吏一切非違剔磨諸司案牘肅清風俗宣明教化有益
於國有便於民邇者朕至自江陵大河以南數人懷感行省平章伯顏處
致道路梗澁即與誅夷屍從北來功績昭著今命伯顏為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御史大夫亦列赤為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一同首振臺綱凡軍民士
庶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軍民困苦盜賊不息審理
及官吏侵盜欺誑贓污不法若此之類肅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有能用
心糾察量加遷賞若罪狀明白廉訪司官監察御史知而不為糾彈或受
賄循私及別作過犯許諸人依例赴臺陳告得實罪比常人加重誣告者
抵罪反坐凡有印信衙門並聽照刷若有罪被問之人無得結托近侍諸

衙門官員朦朧奏請并交取問又被問其間不得托以上題於勾當扇
避其事內外風憲諸衙門毋得侵入攪擾沮壞彼處此其理案行事不
懼罪其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應有大小公事照依世祖皇帝以
來累降條畫聖旨事意施行欽此　作新風憲　天曆元年九月二十五
日本臺官奏近日委付俺交整治臺綱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的合整
治的勾當有幾件合題奏有欽奉世祖皇帝累朝聖旨御史臺勾當其間
諸人不得入來攪擾沮壞聖上初登寶位凡有諸人將行托請近侍等
聞奏索要風憲名分賦罰錢物的人有也者那般人有呵與在先體例不
斷以有今後臺裏大小一切事務禁止諸人不許入來攪擾風憲名分賦
罰錢物亦不得奏索這般行呵皇帝大福蔭裏風憲肅清臺察的事行的
也者俺與省家文書照依在先體例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
也欽此　自立臺以來委付都事呵於各道廉訪司僉事內選用有來曾
授宣的除各道副使授敕的止除僉事有來近年授宣的授敕的亦做都
事委付了呵不論他每月日便除做各道副使有以這般呵實學選法都
想望着要做都事的多去也今後依在先體例曾授宣的除副使授敕的
除僉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授敕人來的也去呵僉事裏除者授宣人來

的出去呵副使裏除着資品不到的除副使呵屬裏除着聖旨了也欽此又特奉聖旨臺裏有根脚資品散官到的監司裏除者無根脚資品不到的副使裏除者吏員品散官不到的呵除監司交遠方去者委付臺都事呵秀才吏道內各用一員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初設立各道廉訪司特奉世祖皇帝聖旨委付的官員蒙古畏兀兒河西回回這四等人與漢人相參着委付有來近年以來不依在前體例一色人內委付兩箇三箇的上頭哏壞事有今後只依世祖皇帝定制蒙古色目內各用一員與文字漢人相參委付依在先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正蒙古人重委付一箇呵也中其餘各色目內止用一員者聖旨了也欽此　臺裏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月日滿了呵事上行的好呵除行臺監察御史的也有來漢人兒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的也有將他每一例除做監察呵為不的彈章刷不的文卷於事上好生不便當有今後除蒙古色目外漢人不通儒吏的月日滿呵俺呈與省家依體例定奪與他每勾當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又奏初立廉訪司時於華了四箇書吏內做一員照磨管勾專管架閣庫文卷收掌贓罰錢物文資相應人內選用來近年以來於臺宣使知班并色目人內一槩委付有狀初立廉訪司事意不同今後各道照磨有闕呵依着在先例通曉儒吏相應人內委用做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昨前奉聖旨各道廉訪司書吏於職官路吏教授下第舉人內教行者游學儒人秀才休用者麼道有聖旨呵俺商量來各道書吏額設着一十六名今後有闕呵於終場下第舉子內用四名教授內用四名路司吏內用四名通吏職官用四名須要無過犯行止廉慎通達政務照依舊例委文資正官試驗相應方許收補如所舉不當或不依例選取從監察御史糾彈罪及舉官似這般選取做體例行呵於風憲便有益呵奉聖旨是有用終場下第舉子四名教授二名路司吏五名通吏職官五名其餘依他奏的行今後做體例用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自世祖皇帝以來廉訪司官書吏犯贓呵交斷沒當房家產有來次後奉完澤篤皇帝聖旨廉訪司官吏有罪過呵比之常人加等要罪過者麼道說來不曾筆了斷沒的體例近年各道官吏犯贓玷壞風憲的也只加等斷罪呵比世祖皇帝聖旨不斷似有南臺鞏遍合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麼道咨將文書來有俺商量來如今整治其間依着南臺題說將來的人殘廉訪司官吏但犯贓呵依着世祖皇帝聖旨要了合得罪過斷沒他每的當房家產呵不壞了風憲犯贓的少也者奏呵是有那般行者麼道聖旨

了也欽此。三臺典史充書史　天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昨前特奉聖旨各道廉訪司裏委用書史呵於終場下第舉子教授職官吏員內相參用做書史者麼道有聖旨來三臺典史并各道廉訪司奏差於吏員書史窠闕內相參交做書吏用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立御史臺題名碑　天曆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臺官欽奉聖旨洪福世祖皇帝自至元五年設立御史臺呵教做耳目者麼道立了來在內若無御史臺在外無行臺各道廉訪司衙門呵做賊說謊的人每根底怎生整治的有根元世祖皇帝立這衙門好處說那的呵是如今天的氣力裏我登了寶位其間合與世祖皇帝立臺來的聖旨明白稱贊着的臺裏委付着的臺官并首領官等各人名姓教臺裏立碑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帖木兒不花明珞傳華並為御史大夫制　至順元年三月十三日欽奉聖旨節該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內外諸司官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帖木兒不花為御史大夫太禧宗禋院使明珞傳華為御史大夫前派臺綱凡軍民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贓污不法以致吾民困苦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盡心糾察凡察到公事取問其間諸人無得攪擾沮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按問之人不得遍拾元問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御史臺陳訴諸衙門不許受理及被問之際不得推稱事故赴上近侍人員亦不得題奏宣與覿脫其罪內外應有印信衙門並聽照刷但是朝廷得失軍民利害等事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題說可採則行不可則止內外官員各修通職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以來累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沮壞的人每要罪過者風憲之官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寧不知懼欽此　照刷宣徽院文卷　至順元年六月十三日本臺官奏大都臺官每備着監察每文書裏說將來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官姦邪非違刷磨諸司案牘來近間為整治臺綱的上頭內外大小應有印信衙門文卷照刷者麼道聖旨有來宣徽院狀支錢粮浩大本院并司屬俱有印信在前他每指以大鍋子茶飯為由朦朧奏罷不曾照刷來因着這般上頭出納無法侵欺作弊虛耗了財物有今後除內府大鍋子飲饍茶飯酒醴遵依世祖皇帝定制外其餘一切收支各項文卷依例合照刷麼道又諸王公主駙馬拜見上位把茶飯筵會既於兩淮屯田總管府省部

大司農司等處收買物內應付某各投納將來的茶飯錢物宣徽院都合解與省家作數交監察御史隨卷照刷呵怎生麼道奏呵我的大錫予裏准備的茶飯酒醴教依在先定制者其餘宣徽院并所管收支錢物等文卷監察每依體例照刷者諸王公主駙馬與的筵席錢宣徽院收着數目交省部家知道者不得省家言語休動着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亦釋董阿為御史中丞　至順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昨前奉聖旨臺裏達達官人每整治任辟緊用的人每有怎住夏在先也臺裏曾委付三箇中丞的例有來依着那例住夏的中丞商量了奏者麼道有聖旨來俺揀滿了幾箇人名字上位前里者遍奏呵奉聖旨河南省平章亦釋董阿交做中丞者您差人去交疾忙來之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別台唐其勢並為御史大夫制　元統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及內外諸司官吏人等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司官吏人等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審理冤滯刷磨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脫別台唐其勢為御史大夫者振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吾民困苦或因獄究滯不為伸理及官吏侵盜欺誑贓汙不法若此之類監察御史肅政廉

訪司官有能恪盡乃職用心糾檢量加遷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察到公事敢有聞其間諸人無得撓擾沮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官按問糾劾官吏人等不得摭拾陳告元問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告及被問之際推稱事故欲脫其罪近侍人員朦朧題說宣喚的不揀是誰休奏者但有朝廷得失軍民利害等事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官盡心題說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以來累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臺察的當裏人來沮壞摭拾的人有呵體察要罪過者風憲之官倚此妄行寧不知懼欽此　命普化為御史中丞　至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普化先臺裏做治書侍御史依本分行的上頭除做南臺中丞來他去的其間省裏用好人的上頭除做參政來昨前遇大事其間再將他依舊臺裏委付做侍御來他臺裏的勾當謹慎行了多時也如今將他做次二中丞他的替頭裏教徽政院副使別里哥不花做侍御史部尚書脫脫做治書委付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當日敕大者先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不許犯分糾言　至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監察每文書裏題說檢會得風憲宏綱內至元五年世祖皇帝立御史臺條畫內一欸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又照得至元十四年立行御史臺條畫內一欸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委行臺監察其餘諸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者麼道有聖旨來如今擬合申明舊章各司乃職說有又元統三年三月內監察御史文書裏說近年以來各道廉訪司官不率舊章違禮犯分互相糾言的多有廉訪司官言臺臣的也有體統不嚴似今後廉訪司官事干聲跡的從監察御史體究若有似前隔越道分互相糾言違禮犯分呵並聽黜罷麼道說有休着監察每說的做例行呵怎生麼道奏准欽依聖旨體例行移與兩臺各道廉訪司文書來俺商量來設立臺察衙門專以糾劾內外分治各有攸司今後內外臺察的勾當果有題說的依例題說也者糾彈的勾當說呵臺裏世祖皇帝立定的宏綱體例明白有如今行與各道文書欽依始初建立御史臺聖旨體例交遵守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這般宣諭了隔越犯分互相糾言呵他每的言語休行者他每也風憲裏怎生行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　七皆

臺 御史臺四

元憲臺通紀續集序　國朝前至元五年戊辰立御史臺後至元二年丙子作憲臺通紀凡建官定制品秩之增崇司屬之存革員額之損益莫不備載至於累朝詔誥訓辭昭揭于篇煥若星日每一啓誦如親聲欬顏如面受戒飭俾有位者竦然而敬心生故是書之作非徒書事紀載於風紀寔有助云後十有五年臺臣議以掾史唐惟明摭故府事蹟自丙子已後倣前凡例有合載者作續集以補之迺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入言于上有旨命御史中丞臣璩治書侍御史臣秉彜經歷臣馬馬碩理都事臣莊文昭陳敬伯等重加考訂以南臺贓罰鈔付浙西憲司鋟梓分賜內外臺察及諸道肅政使者於是屬玄叙其卷端玄乃拜手言曰昔者世祖皇帝建號紀元甫九年而憲臺立距今八十有五年而憲臺通紀一再作矣我元億萬年無疆惟休是集之續未有紀極也雖然祖宗建臺之良法惟其所採者約所執者中故國治之久臺綱之重相爲無窮今來臺臣持

三尺之法而定天下之正非御史綰方寸之章而論天下之利病歸於一是而已成周立政有常伯常任準人所謂準人者執法之官也準於天下之物未嘗任其重也而天下之物必於此取正焉知是道也則知建臺之初意而可以得是書之綱領矣是書之作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撒迪監中丞朶兒只侍御史劉撒几孫秦從德治書悟艮哈台咸協議云是年壬辰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撰　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朶列帖木兒云都赤朶兒只殿中燕赤不花等有來衆臺官每商量了朶兒只中丞杜秉彜治書馬馬碩理經歷陳敬伯都事蒙古必闍赤月魯帖木兒等奏憲臺通紀一書本爲臺察沿革而設其初未甚詳備至元後二年臺臣迺始奏請編進成書自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來凡建官定制誥命訓飭與夫品秩陞崇衙門存革官聯姓氏莫不備載粲然可觀自時厥後十又五年聖天子方隆治化法度修明紀綱振舉視世皇初立臺察以來事例繁簡雖若不同而其立經陳紀之大推誠納諫之美有光前烈然而卷冊浩繁散無統紀若不再加編集無以垂示將來迺命掾緝成書凡一十五卷名曰憲臺通紀續集俺商量來臺官內教張珙中丞杜秉彜治書馬馬碩理經歷莊文昭陳敬伯都事一同提調校勘定於南臺贓罰鈔內應付工本紙劄於浙西廉訪司開板印造完備俵散與內外臺察廉訪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成憲親問　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內外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官一應公事職所當爲者往往委官追問中間事有輕重未便今後必須親問欽此　命脫脫爲御史大夫　至元四年四月初八日本臺官奏如今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昨前監察御史每文書裏說有爲脫脫中丞經年每日與汪家奴沙剌班近侍上位有汪家奴沙剌班兩箇位列三台職居一品脫脫中丞今陞做一品職事說有奏聖旨行每題說的是我後的回說也者有聖旨來如今監察御史每又說有脫脫中丞志正器宏德高望重合再上位根底題說陞一品的職事說有上位根前奏教添與名分說有俺衆人商量來脫脫中丞臺裏呵行的是來如今可擡舉呵撒迪大夫替頭裏教臺裏做大夫的上位識者奏聖旨我也那般尋思着來住呢題說的是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當日教大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褒贈臺臣　至元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本臺官奏俺根底監察御史文書裏說金紫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至元

四年八月十三日薨謝稱惟我國家世德元勳崇加恤典自有故事故大夫帖木兒不花在憲臺首振宏綱爲上所倚爲下瞻依如良金美玉實性稀世之珍比儀鳳祥麟嫓若嘉持之瑞忠清秋屬德論春融一旦云亡百司增慨謚典贈官勤碑作傳宣宜侍請伏望特加表着用爲忠貞且以爲天下後世勸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說將來的行與省家文書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當月十二日教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類申事故官員　至元五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俺根底說臺察是朝廷耳目紀綱所用官員必由材德可稱廉能兼備政績俗著行無玷瑕的人材得與是選或有到任之間丁憂患病或因侍親遷葬闕親迴避等項事故迴遷不望進用所在有司既不申聞廉訪司官又不薦揚使其終身沉滯不能上聞甚負國家選辟賢能美意今後風憲爲前項事因還家不希進用的官員在外廉訪司在京監察御史每季類申臺中即與甄錄其被聲跡所悞非犯贓私并刑獄枉錯等重事亦宜取其所長轉達都省驗其資品區用這般行呵人材無所遺棄遍行取勘爲例遵守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說來的兩臺各道廉訪司遍行文書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

者壓道當日教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贓誣風憲　至元五年四月初九日本臺官奏俺根底監察御史文書裏說刑者輔治之具用之欲其得中輕則失之寬縱重則至於慘酷二者皆非弼教之義風憲官吏取受比之常人加等斷罪流遠籍沒家產俱有定例果其真犯死有餘辜比年以來各處有司貪縱之徒贓污狼藉憲司所至之處或方受狀或方取問巧生奸計以錢物置之床榻之間以金珠投之戶牖之下彼憲司官豈能早見預防謂之有失鈐束致使而然因而黜退遂使奸計得逞彼有司之所犯輕者罷役重者追奪廢以贓誣憲司自脫罪愆及事發之後止坐以不應所謂失之寬縱者此也今後若有如此所犯其憲司官能自舉覺就便取問明白議擬移牒總司反坐贓罪其分司官不得因而遷回以妨廢既自舉明其事雖坐有失鈐束宜從憲臺聞奏遍行各處以勵中外廉小人之計無以自行風憲之　俾壓道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的遍行中外為例遵守了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聖旨了也當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照刷銀冶提舉司文卷　至元五年四月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照得宣德等處銀冶提舉司係五品衙門管轄提領所一十餘處每處設官不下二三員行使九品印信治在僻野山場專為召募人民採取礦炭煉銀辦課若不按臨照刷文案於事未便近因廵歷蔚州等處人民告稱上項提領所將採煉洞冶去處抽分過礦炭部領無籍之徒十數成羣又將興販細民每馱重取錢物及接受民訟起滅事端其治場官司賴以不曾照刷文案妄此所為若便取問正是辦課時月又所辦課額不見有無增羨為此看詳宣德雲州等處銀冶等場提舉司并各提領所文卷與檀景鐵冶採金提舉司即係一體擬合爐終於審因月分就便照刷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呈奉中書省劄付送據戶部呈議得上項事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爐終照刷相應宜從都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

守郡分司　至元六年正月二十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俺根底文書裏說各道憲司每歲支郡分司出於外而守郡應有印信衙門又摘廉使一員照刷文卷其餘首領官吏並不與聞刷卷之除事干會議移文總司侍其廻文然後處決跬步之內反復文繁其餘寺行之事總司既不干與妄生彼此傍觀坐視面是背非政事乖戾官府不和恒由此出今後莫若除支郡分司外將首司去處應有公事令守司官員一同按刷首領官書卷庶絕彼此之分亦無文繁之弊官府和睦政事流行體統歸一紀綱不紊壓道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的行與兩臺各道文書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當月二十七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命也先迭木兒為御史大夫制　至元六年二月十六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脫脫替頭裏嶺北省平章也先帖木兒教做大夫者壓道聖旨了也欽此

宴會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俺根底南臺與將文書來監察御史互相糾言挾妓飲酒的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職專體察肅清風俗朝廷得失軍民利病是他每合說的勾當有他每不思職分互相糾言於臺察體統上好生不斷似有將這的每黜罷了今後兩臺各道廉訪司除聖節正旦迎接詔書外其餘一切宴會依着內臺例不許呼喚歌妓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當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復遵舊制　至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本臺官奏俺根底監察御史文書裏說近年每遇問事并一切事務艱令監察御史同住甚失臺憲舊規又兼西南兩臺各設御史分治臺務遇者行臺按治去處亦復遣內憲御史行事是行臺之任漸輕內臺之任益擾宜遵舊制以復成規今聞奏舉行的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來的行與省家文書教做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聖旨了也當月二十六日衆臺官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懿旨了也欽此

公田折價　至元六年七月初七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官員職田近年以來多占戶計添答價直多收子粒病民為甚今後除廣東廣西海北三道每石折收不過中統鈔貳錠其餘去處照依時直多者不過壹錠其濫設莊官頭目截日革去拘該有司依例追徵多餘取要者以坐贓論罪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元六年八月初一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官人每根底管民官管軍官應內外諸司大小官吏人等宣諭的聖旨洪惟世祖皇帝有天下以來設置臺憲為耳目之寄糾劾奸貪肅清風化審理冤滯刷磨案牘建綱紀之成規宜忠良之振舉今命怯薛官宣徽院使別理怯不花嶺北省平章也先帖木兒並為御史大夫振舉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計所司失於撫字致使困苦或冤滯不理官吏侵盜贓污不法及朝廷得失軍民利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用心糾言可採則行不可則止並無罪責凡風憲行事其間諸王駙馬不揀誰休入去侵擾沮壞者又內外勾當裏行的并近侍人等做

了罪過巧使見識欲違官刑教上來者臺察官休問他每自閉塞道似這般今後不揀誰休奏者傳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這般宣諭了呵。紀之司侍此奏行寧不知懼所有合行事理款陳于后

一立御史臺行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院以下內外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審理冤滯並依舊制　一各道廉訪司官期於照刷盡心按治有法俾一道肅清廵爲稱職若或苛細闇於大體仰廵行監察御史具實糾呈書吏奏差從專案牘若不守成憲敗壞風紀從司官就便黜退行能無取者不許申貢求補入數許在籍聽候挨次取補不得於置司處守闕　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鹽茶轉運司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毋得占恡不發違者究治　一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今後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一同追問公事狀捕盜賊等事　一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按臨去處照刷審理務要盡心毋使冤濫仍督責有司須要公事辦集錢粮成就奉行不至者黜退　一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犯贓斷罷官吏人等無得擬捨。贓汚元問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訴違者仰監察御史糾察究治革後稱冤並仰革撥　一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或理斷不當遷延不決在內經由省部在外赴行省宣慰司陳訴違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察治罪　一兇徒惡黨累曾經斷之人事非干已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沮壞官府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並行究治　一蒙古漢人學校爲育材之地農桑乃衣食之本水利水害尤切於民近年以來有司官府失於提調以致學校廢弛農桑闕悞水利不便今後仰所司提調正官用心勉勵務要有成毋爲文具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加覺察　一比年以來內外舉人絲無事實贓否混殽難於去取自今伊始監察御史廉訪司應保廉能蔽官及五事全備有異政可任風憲者須具著明實跡并從察官姓名結罪申呈以備擢用但犯贓私違出舉官所舉得人量加陞擢　一欽惟世祖皇帝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事有不便於國害及於民者許諸人上言言事可採者量加旌賞言不可採者並無罪責載諸簡冊其於激引言路可謂極矣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並依世祖皇帝舊制極言所具毋隳厥職　諸言官吏取受不公不法等事須候本宗公事結絕及自身上乾淨了方許陳告諸衙門不得受理違者許監察御史廉訪司糾治　廉訪司首領官果有違枉毋得互相訐舉違者從巡行監察御史具實糾察風憲不許保用

其餘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事意施行

勉勵臺察　至元六年九月初七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三庇庭納鉢裏有時分哈麻殿中傳奉聖旨前爲順住的上頭監察御史勁文書有來休奏呵不曾教行有爲那上頭監察御史納了印辭職了歷道如今我好生尋思呵是監察御史合做的勾當有今後監察御史言人呵無實跡的勾當休說者世祖皇帝行來的聖旨監察御史題說的是呵行也者不是呵那里肯捎着他每歷道聖旨有來如今玉樞虎兒吐華等監察御史休舊還職但凡題說的言語休覺惜休先例題說者歷道傳聖旨來欽此　重惜名爵　至元六年九月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近來設中經歷做了歷道便做監司有司有似這般呵選法的勾當不斷似有設中經歷名分想望的人多有從今後行了多時的散官他每到的教做監司月日淺短的教做副使委付者歷道聖旨有來欽此　命伯撒里爲御史大夫制。至元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河南省平章伯撒里教別里怯不花替頭裏做爲頭大夫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添行臺官祿米。至正元年正月初一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行省行臺宣慰司等官既無職田何以養贍除俸錢外每月量給祿米一品者拾碩二品者捌碩三品者陸碩四品五品者肆碩六品以下貳碩於所在官粮內支給無粮去處每碩折中統鈔貳拾伍貫　命亦憐真班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元年正月初二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教南臺中丞亦憐真班也先帖木兒替頭裏做大夫委付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連銜署事　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有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威權之重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爲二十二道欲其振揚風采而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信執法之衆上應太微政所以示職任之尊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違非才浸訛舊典動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一堂之內自相矛盾因而亦爭凌犯併及其人甚於懷事不密則又互相彈糾執羅誣罔靡所不爲殊失朝廷建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侍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言及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連銜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外之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自勉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奚甚的說有倫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監燒昏鈔官不許差除　至正元年二月二十四
日中書省官本臺官奏在先在京燒毀昏鈔省臺委官監燒其間因著別
差使并其餘處聚會悞了燒鈔的上頭至順二年至元三年二次奉聖
旨省臺已委燒鈔官除聖節賀正迎接詔書外其餘聖旨御香并各寺院
衆聚會都不教去推事故不聚會燒鈔的教要罪過來如今自泰定三年
到今追補下的昏鈔至元折中統壹拾玖萬玖仟餘錠前後十有餘年然
次委官監燒或推托事故或營求差除或虛使司屬人等相約聚會日期
遷延畏避俱不燒毀因而就侯以致鈔法澁滯奸弊滋生似這般怠慢不
整治呵如何中有俺和臺官每一處商量來今後省臺官燒毀各季并積
年昏鈔除聖節賀正詔書妨務一日其餘聖旨御香并各寺院衆聚會等
事俱不許妨務又不得推托事故不聚經營差除須要每日赴庫檢閘燒
毀過鈔數五日一次發客關呈具候燒毀了畢方許還職本燒鈔未畢諸
衙門不得差除雖經別除不得之任雖有差遣亦不得承受似這般不行
遵守違犯的要罪過黜罷其餘行省宣尉司廉訪司燒鈔去處都這般教
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下名御史臺因燒鈔　至正元年
二月二十四日本臺官奏當因燒鈔是重事當有俺衆人商量來今後教

下名御史臺因燒鈔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御史職
專體察　至正元年三月十三日本臺官傳奉聖旨省院臺宗正府翰林
院官一處將且漢的身當問者麽道傳聖旨來立臺呵爲體察的上頭
立着有來依前例教他每問俺體察呵怎生麽道奏呵奉聖旨審因去呵
監察御史一處不去那甚麽聖旨有呵臺官又奏當因去的是體問的事
有這般當衆一處問事呵初問的事有偏或有差錯呵教誰體察有則教
他每問了的後頭教俺體察的聖旨知道也者麽道奏呵那般者麽道聖
旨了也欽此　不許越道辯明　至正元年七月十一日本臺官奏監察
御史文書裏說近年以來被劾官吏或因贓濫不法或因雜進不應輕則
黜退重則追奪其間實跡著明者有之快一時之意飾詞毀敗者亦有之
既而言官陞轉衆論不服遂與辯明既多是非淆亂其當辯者固足以伸
公論其不當辯者亦以公論行之執簡紛紜臺綱安在今後凡係行臺及
各道廉訪司彈劾追問者必須經由本臺本道辯明其各道廉訪司官吏
被劾者亦必須本道體覆贓跡御史辯明然後各處伸論庶幾事實不忝
曲直易明蒙古色目官員辯明者漢人官員體覆漢人辯明者蒙古色目
體覆辯明體覆既得其實明示改正辯明體覆不得其實亦合明示其誤

如此則守職益謹紀綱益重彈劾者不敢以輕辯明者必合於公論奸邪
者不可以僥倖矣宜從憲臺聞奏爲例遵守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每
說的厮似的一般有今後蒙古色目官人每辯明的八呵漢人官人每體
察者漢人官人辯明的人呵蒙古色目官人每體察者麽道徹例者兩臺
各道廉訪司衆行將文書去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
此　御史不許再任　至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呈
近年以來曾任內臺監察御史人員以後復推是職初任之人見事可言
或有顧忌以爲是職後可復得必遷延歲月以待後日盡言往往流爲廢
職今後莫若曾任內臺御史者不必復除是職如此則初任人員無有後
日之望則必見事力陳公道幸甚麽道說有俺商量來御史之設肅清風
紀繩糾奸邪實要且重若令復任擬諸憲體有所未宜合准所言今後曾
任御史者不許復職其有遷衙門選用御史不相應者本臺回奏其於綱
紀似爲便益爲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也
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臺官特奉聖
旨樞密院知院也先帖木兒教亦憐真班替頭裏做大夫者麽道聖旨了
也欽此　當因官不許別除　至正二年四月中書省劄付至正二年四

月初九日中書省官奏京師四方輻輳詞訟繁多有司繫囚時常盈獄比
者五府審囚官吏託故不聚久禁因人明正其罪者百無一二死於囹圄
者十有八九致使冤頑惡少之徒不知警畏獄囚淹延實在於此俺商量
來今後五府審囚官除聖節正旦拜賀表章迎接詔書外自至正二年夏
季孟月爲始審理當年春季罪囚每日早聚晚散參考審理應禁囚徒若
大情已定贓驗明白輕者即與疎決重者就催有司疾早依例結案不出
季分須要遍歷審理勿得推稱小節不完致是其事仍於季月二十日已
裏先行呈省備差次季官員教贊都省憑此劄付院臺宗正府等衙門隨
即差官依上接審毋以張遏爲辭致留合錄因徒續其審過已未斷罪因
起數開呈又已委五府官審理未畢不許別除雖有除授不許之任亦不
得別行差占違者糾問究治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作新風
憲制　至正三年三月十二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
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史臺爲耳目之寄振肅紀綱表正官府繩糾奸貪
審理冤滯考覈文牘咨詢民隱由朝廷以及萬方清風俗而正憲度治道
所繫委任匪輕今命御史大夫伯撒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首振臺綱
作新風憲中外之臣恪守成規毋曠厥職其有不公不法蠹政害民者監

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擿事効著明別加陞擢若乃循私受賄毀敗憲綱
加重論罪已有定制蹤跡不佳即聽注代風憲追問之際諸王附馬并各
衙門及近侍人員毋得侵擾沮壞繼自今以往風紀臣僚其遵守成憲務
在必行毋爲文具合行事理條列于后 在內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
院等內外百司奸邪非違在外行御史臺廉訪司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
以下諸司官吏奸邪非違凡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參遵運
司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即便發遣務在明於分守以振憲
綱 監察御史廉訪司官舉薦廉能官員可任風憲者須具德望才能詳
於有政蹟効昭著惠利及民具實保結舉明移文同僚覆察備具舉察官
姓名呈臺登簿以備選擢毋涉泛濫 內外監察御史今後守省體覆簽
跡不過九月初旬必須通歷事畢方許廻還 各道分司以時巡歷所務
咨詢民瘼利病舉察官吏貪廉今後每歲須以八月中出巡次年四月中
還司仍具出巡還司日期申臺夏季審囚不過六月初旬重囚催督有司
疾早依式結案輕囚即與疏決具審斷過起數開申如託故遲期及巡歷
未遍事應結絕而以小節故延其事從監察御史體察糾劾書吏斷罪黜
退分巡書吏奏差廻避元籍充役處所 學校育材之地農桑衣食之本

水利水害民政之先務也有司官府不能舉職以致廢弛仰監察御史肅
政廉訪司所至之處勉勵覺察務臻成効毋事虛文 風憲官無故不得
擅自離職其已除官員驗治裝月日地里遠近須要到任如果必合廻避
具實申臺妄稱事故廻還及違期不即赴任者風憲毋得錄用 糾言官
吏已有成憲今後事在赦前罪既遇原不在糾劾之限其風憲官吏罪跡
明白並聽糾察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御史臺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
肅清風化辯理冤滯體覆體察建言糾劾是其職也今後不許與各衙門
追問公事監捕盜賊 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責斷之人不得挾讎
摭拾言告元問官吏果有稱冤事理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告別
行委官歸問實有冤抑隨時改正元問官吏量事輕重究治若元問是實
加等斷罪 其餘風憲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
旨條畫施行 辯明不覆察 至正三年四月初六日本臺官奏在先監
察御史動文書彈劾的人行辯明改正呵無覆察的文書呵休教奏者歷
道奏看有來俺商量來似這般行呵事上窒礙的一般有今後監察御史
辯明改正的文書俺看了是實呵不著覆察依前例教行呵怎生奏呵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揀奏事 至正三年七月十五日本臺官

特奉聖旨監察御史并廉訪司官不揀甚麼勾當題說呵臺官分揀者
合我根底奏的奏者合結絕的便結絕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巡日
期 至正四年三月十九日本臺官奏南臺咨海北道廉訪司申元統三
年七月十八日奏准雲南廣海地面多係煙瘴官吏出巡十月初間分巡
次年二月末旬還司至正三年七月初二日欽奉聖旨各道分司每歲須
以八月中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理合申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雲
南廣海等處煙瘴地面的上頭分司出去的依着在先舊例教行別箇各
處廉訪司分司出去的限次依至正三年開來的聖旨行呵怎生奏呵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也先帖木兒帖睦爾達實並爲御史大夫
制 至正四年八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興聖殿東鹿頂殿裏有時
分對云都赤蠻子殿中卜顏不花俺都剌蠻阿魯禿右丞相太平平章漢
侍御臧普治書等也先帖木兒大夫根底特奉聖旨伯撒里根底與了太
保名分如今也先帖木兒做爲頭大夫者麼道有聖旨呵也先帖木兒大
夫奏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憐見着自從臺裏第二大夫名分委
付的其間自己不能的意思奏麼道想着有來如今上位將奴婢這般可
憐見臺裏教爲頭委付呵大曾當裏有窒礙的一般可憐見呵伯撒里大

夫從前出氣力得好名兒的人有啟也依舊爲頭也先帖木兒做第二與
上位出氣力麼道奏呵奉聖旨自從臺裏委付你到今這幾年我心得安
有休推辭者麼道聖旨了也又帖睦爾達實平章根底特奉聖旨也先帖
木兒替頭裏做大夫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加授散官 至正四年十
一月初四日中書省劄付至正四年九月十八日阿魯圖右丞相根底特
奉聖旨節該臺大夫也先帖木兒根底與開府儀同三司散官帖睦爾達
實根底與銀青榮祿大夫散官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又至正四年九月
二十七日中書省官奏教也先帖木兒大夫帖睦爾達實大夫兩箇知經
筵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不拘資格 至正五年三月中書
省劄付至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官奏俺根底御史臺官俺著監
察御史文書裏呈爵祿者乃勵名節之器銓衡者賞罰之權今乃限以
資格其人亦恐難其選也今後省院臺選用悉遵舊制不限資格惟務得
人度材而任職量能而授官如是則賢否無並進之患而朝廷有得人之
實麼道呈文書的上頭教吏部定擬呵積勞陞轉自有常規簡拔賢材雖
拘資格合准監察御史所言除省院臺選用人員不在超越之限其餘有
選衙門悉遵定制的說有俺商量來省院臺選用好人依先例不限資格

其除有選法衙門，依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不拘月日。　至正五年四月，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至正四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呈：檢會到至元新格內一款：諸職官隨朝
三十箇月為滿，在外三週歲為任，滿錢穀之日，各以得代為任滿，吏員須
以九十箇月方許出職。由職官轉補者，同職官例。若未及任滿，本管官司
不得輒動公文越例保陞。果才幹不凡，有事跡可考者，從御史臺察舉。其
非常選所拘。若急闕人材，職相應者，臨時定奪。欽此。除欽遵外，近自元統
年間詔旨，天下節該：並依世祖皇帝定制，伏覩聖朝奄有四海，爰立省部
臺院，總握機務，至於錢糧選法、禮樂刑政、糾劾不法，一切軍國重事，靡不
關係。所設官吏，若非才德兼茂者，難膺斯任。責要且重，比之其他衙門，大
不相侔。世祖皇帝酌古準今，已有成憲。其用人之際，雖有月日定規，然奬
才俊，未嘗惜爵何也。省院臺衙門掾譯史吏員人內，果有才器不凡，待能
昭著者，不以月日所拘，使之顯達，以備將來之用。所任之才，往往可考。行
之百年，近因銓衙之官，末救一時之弊，更易良法，一槩將內外大小諸衙
門，未換授人員，無論賢否大小，俱以九十箇月為滿，方許出職。是以棄才
能而尚年勞，舍英俊而數月日。考之古今，實有任用之盛典。以此參詳，今

後選用人員，果有才幹不凡，待能超異者，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六部，
察院掾譯史，並遵舊制，或以不拘月日選擢，或以近及兩考選取。如此則
賢才不滯於下，後進得達於上。緣係為例事理，宜從憲臺聞奏，具呈中書
省施行，公道幸甚。歷道說有，又南臺家為這事，咨將文書來有。俺商量來，
省院臺掌管重事，有如今行與省家文書，這三箇衙門，蒙古必闍赤掾史、
通事、知印、宣使，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內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的，勾
當裏委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具呈照詳，送據吏部呈，
議得御史臺奏准，省院臺這三箇衙門，蒙古必闍赤掾史、通事、知印、宣使，
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勾當裏委用，以此參詳，
即係憲臺奏准聖旨事理，如蒙准呈，宜從都省欽依聞奏相應，具呈照詳。
得此。至正五年四月初一日，中書省官奏：俺根底御史臺官俺著監察御
史文書奏了，省院臺蒙古必闍赤掾史、通事、知印、宣使，但是勾當裏行的
人每，內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的，勾當裏委付，歷道呈文書的上頭，教
吏部定擬呵，休著臺家奏來的教行的說，有休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
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欽
奉聖旨：惟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設官分職，各有攸司，爰立御史臺，表率

百官，澄清庶務，宣明教化，糾劾奸貪，治道所繫，委任非輕。雖嘗頒示戒諭，
尚慮司民政者，失於撫治，居風憲者，怠於糾察。今特命開府儀同三司也
先帖木兒、銀青榮祿大夫帖睦爾達實，並為御史大夫，振肅臺綱，作新風
紀，布告中外，凡在官守，遵我憲度，協共乃職，期於政肅民安。今行禁止，敢
有欺公玩法，怙勢蠹政者，寧不知懼。所有申明，及今行事理，條列于后：
在內御史臺，糾劾中書省、樞密院，以下百司。在外行御史臺、廉訪司，彈劾
行中書省，以下諸衙門，奸邪非違，務在明於分守，以振憲綱。　內外大小
官員，不公不法，監察御史、廉訪司官，有能盡心體究者，量加優擢，其或循
情敗法，不守憲章，糾彈黜退。　內外諸司，各有攸職，風憲之任，專以糾察，
非奉特旨，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一同追問公事。
舉善薦賢，為治之要。今後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每歲各舉所知職官
一員，稱其才器，堪充何職，以憑擢用。須開著明政績，不得泛言其善，不如
所舉，或犯贓私，其元舉之官，斟酌輕重黜降。懷才抱德，隱晦不仕者，亦聽
薦揚。　風憲官吏，不先正己，何以責人。凡在臺察，並宜公勤奉職，廉慎律
身，無忝清要，嚴行約束吏[illegible]，毋令擅作威福，廢弛綱紀。　各道廉訪司官
等，公務勤惰，行止臧否，監察御史每歲出巡所至之處，體覆聲蹟，例應隨

即呈報，以憑黜陟，如或毀譽失真，善惡不實，違期不行，申報元體覆官，並
御黜退。　內外大小官吏，若犯貪污不公不法等事，其父兄子孫弟姪，事
不相干，罪不相及者，不許因而一槩糾劾。　各道分司，以時巡歷，已有定
制，務在審決獄囚，刷磨按牘，諮詢民隱，按劾非違。今後須要依期出還，毋
曠厥職。　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責斷之人，不得摭拾告言元問官
吏，果有冤抑，在內御史臺，在外行御史臺，依例陳訴，其或虛誣，罪宜加重。
臺察一應合行追問事理，中間諸人毋得侵擾沮壞，犯者以違制論。
該載不盡風憲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條畫
施行。　命太平為御史大夫制　至正五年十月初二日，阿魯圖怯薛第
二日，明仁殿裏有時分，也先帖木兒大夫、朶兒只殿中有來，教太平做御
史大夫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奏委追問　至正六年正月二十九
日，本臺官奏：省官每俺根底與將文書來，為頹伯只曾堅禁[illegible]裏賊人入
去了的上頭，省臺也可劄魯忽赤眾差人教問去者，歷道說將來，有在先
行來的作新風憲聖旨，諸衙門開事呵，不得奏委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一
同追問公事，歷道開讀了聖旨有來，俺商量來，依着在先已了的聖旨，如
今臺裏不教差人教他每問了呵，俺再差監察御史，牒當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亦憐真班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六年七月初八
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教亦憐真班也先帖木兒皆頭裏做臺大夫者歷道
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六年八月十一日欽奉聖旨諭中
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暨內外大小百司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治具畢
張謨猷宏遠爰立御史臺以司糾劾肅清風化列聖相承恪守成規罔敢
或墜朕自即位以來于茲有年日夕警惕重惟祖宗致治之勤臺察耳目
之寄已嘗戒飭中外凡在庶官各共乃職俾吾民咸享有生之樂尚慮諸
司失於奉行風紀怠於糾察夙夜軫念罔釋于懷今命知樞密院事亦憐
真班宣徽院使太平並爲御史大夫首振臺綱作新風憲爾內外大小官
吏狀有殘我斯民病我黎元貪墨不公怙勢玩法糾問之際沮壞風紀者
事無巨細悉加糾劾務彰善以癉惡毋以剛而茹柔期於綱維振揚庶政
修舉副朕寄託之意焉若或恃此妄行事不知懼所有其職不盡事務並
依世祖皇帝與累朝已降聖旨條畫施行故茲戒諭想宜知悉。　僭越行
私。　至正六年十月十一日本臺官奏風憲宏綱內一款至正二十一年
五月內外臺監察御史每有保舉人員多不呈臺今後凡保舉官吏及草
澤之士並須指陳實蹟呈臺定奪不得擅行公文於各道提刑按察司及
諸衙門保舉委用其諸衙門亦不得承受所貴公道開明仕途清肅無倚
公濟私之弊俺商量來今後依舊例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內外各衙門裏
休行移保舉的文書者若不呈臺輒便徑直保舉呵將他每見行的勾當
裏黜退了風憲再不錄用各衙門如承受保舉的文書呵首領官吏依不
應例斷罪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照刷內史府文卷。　至正
六年十二月中書省劄付至正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中書省官奏世祖皇
帝時分設立御史臺衙門將但凡有印信衙門文卷監察御史照刷有來
這裏的并斡耳朵思內史府衙門文卷監察御史不曾照刷的上頭委付
來的人每勾當裏不用心將衙門的事務好生怠慢有監察御史建言合
照刷歷道說來俺衆人商量來如今行與御史臺文書今後將這裏的并
斡耳朵思內史府及司屬衙門文卷依着其餘衙門例教監察御史照刷
呵怎生奏詞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御前開拆。　至正七年正月初五日
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欽惟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爲耳目之寄
紀綱之設不爲不重設監察御史三十員振揚中外糾劾奸邪事關機密
重事許從上聽取自聖裁實我皇元累朝之令典載在方冊昭然有考若
以監察御史所言重事令臺臣開視然後聞奏不惟上下之情不通恐負

世祖皇帝始設諫官之美意如蒙聞奏今後監察御史所言機密重事必
合上聽者遵依世祖皇帝舊制仍舊御前開拆公道幸甚歷道說有俺商
量來監察御史題說的是的一般有皇帝開讀的詔書上並依世祖皇帝
舊制行的其間御前開拆關係機密重情有今後若有御前開拆的文書
呵御前開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監察御史每題說的是有關係國家重
事依世祖皇帝舊制咱每前面開也者除這的外彈劾人的文書并其餘
的勾當有呵依臺官分揀着可行的奏者不可行的休奏者歷道聖旨了
也欽此。　改除畨因燒鈔御史。　至正七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
御史文書裏說法有未通官難遵守事涉非便理宜更張照得畨因燒鈔
未畢難經改除不得之任切詳改除官員或風憲除充省部或省部除充
風憲新除衙門職任果與同署官不相妨礙循或庶幾中間倘有干係上
司司屬既已聽蒙聖旨欽受別除若復勒令依前列坐同署上下禮體所
拘不惟使人彼各不安其於事實未便今後已委畨因燒鈔官員未畢除
各衙門差占聽依舊例如果欽蒙改除擬合別行差委庶幾不致妨礙於
事便益如蒙聞奏遵守相應歷道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每題說的是
的一般有監察御史每畨因燒鈔其間休教推稱緣故者別勾當裏委付
了呵遣即俺他替頭裏別差委監察御史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
此。　命納麟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七年三月十四日本臺官特奉聖旨
南臺大夫納麟教做內臺左大夫疾忙教鋪馬裏上來者歷道聖旨了也
欽此。　掾史毋言官長。　至正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
文書裏說禮分之端既明風俗之本自厚切見幕職及爲掾史者多與同
僚官長議論不同常懷仇怨及居風憲御史撅誣言已前同僚官長究屈莫傳
是非難辯每每有此今後當爲幕職及掾史者不得妄言已前同僚官長
庶革澆薄之風以厚教化之本歷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題說
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書吏擧蹟。　至正七年三月
二十四日本臺官奏俺商量來三臺察院書吏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人
等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將他每擧蹟了的或因事黜退了的却隨即辯明
依舊還役行呵勾當裏好生窒礙有今後擧蹟及因事黜退了的風憲裏
再休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分揀奏事。　至正七年四月
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監察御史題說的文書臺官每不看過徑直我
根底教聽讀有今後監察御史不揀甚麼題說的文書有呵俺臺官每先
看過合奏的我根底奏者不合奏的俺結絕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

朶兒只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七年五月初三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江浙省丞相朶兒只做御史臺右大夫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糾言辯明　至正七年五月十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切惟御史之官，以言爲責，言之可採，允自宸衷；言不可採，並不加罪。此列聖不易之規，詠官世守之法。事涉追問，照刷書吏司文之言，關機密，糾彈不然，不惟漏泄，是防實乃體統所繫。使書名於紙背，允憲式之所無，凡開說條之門，試㥙吏民之枉，或元辯者之濫，良宜分揀，以行一槩，置之不論，爭者何由得雪，且人之冤抑，卑有尊卑，令吏人不許辯明，是微者獨無冤抑，豈理也哉。今後莫若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糾言辯明，無分有司、風憲官吏，及相該官長奸惡，必合糾言者，開具實蹟，糾言冤抑，必合辯明者，詳察情狀，辯明言官除坐罪之條，書吏去與事之弊，庶幾是非公而黜陟平，言路通而綱紀正。如蒙聞奏，公道幸甚，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爲這的每上頭題說的言語不斷，似呵，傷他每呵，如何中，將無罪過的好人入罪，言的每根底，是的不說，倚恃着泛濫言呵，咱每怎麼分揀，獎進好人，黜退多人呵，這的是整治百姓緊要的勾當有，今後尋趁着誣枉，將好人每入罪，說的人每根底，懲將御史每言來的是的，不是的分揀了，奏呵，輕重的我識也者，其餘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的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越道彈劾　至正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特奉聖旨，內臺、行臺、廉訪司官，各有按治地面，越道言人呵，不斷，似有合後，果有合言的人呵，將各自按治的地面裏人言者，越道休言者，於國便民的勾當有呵，休分揀，題說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毋言赦前事　至正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赦前的舊勾當休言者，麼道行了詔書來，後頭再說的上頭，大勾當裏，好生窒礙有，若這般言呵，在後多人如何取信，整治勾當難有，如今從行臺、各道廉訪司衆行將文書去，詔書已前的舊事休言者，果實做賊說謊的勾當有呵，依體例言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七年七月十七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以下內外諸衙門官吏，惟我世祖皇帝，繼天立極，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立中書省，總理庶務，建御史臺，糾按百司，猶股肱耳目之相資，規矩準繩之相正，列聖世守，垂九十年，功存於人，澤流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基，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古今守成之不易，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弗精委任，遂隳紀綱，繫獄之囚冤抑莫釋，在位之士姦惡猶存，耕桑廢於田廬，風俗趨于浇漓，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薦臻，水旱連年，盜賊時起，富民被掠，農人阻飢，得非股肱，失於維持，兼乃風紀怠於糾察，緬求其故，咎實在予。今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朶兒只、銀青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納麟爲御史大夫，振舉臺綱，澄清天下，同心協力，惟成治功，期於賢才登庸，姦惡屏息，風俗淳厚，中外治安，以盡汝事上之誠，式副朕責成之意。所有憲臺作新事宜，條列于后。

三臺中丞以下官員，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利害可以興除，軍民休戚切於時政者，皆職分之所當言，各宜盡心敷陳，以俟採擇。御史臺置建言簿，考其在任久近，所言事大而且多剴切忠盡者陞擢。

監察御史體覆廉訪司官聲蹟，往往失於輕忽，今後所至之處，一一咨詢，置司去處，再加訪問，所聞善惡皆同，又考數蹤蹟，以驗人言，必得其實，然後隨其聲蹟善惡，開具呈臺，其或失於詢諒，獨見偏聽，致使毀譽亂真，善惡失實者，元體覆官並依舊制黜退。

廉訪分司，凡有會議公事，議擬未當者，總司駁回，再行追問，行過文案，總司參照檢舉，果有差錯，隨即改正，此寔舊章，行之有素，比年以來，分司官多飾非自是，惡人規正，總司官復因循顧忌，不即擬決，以致公事差錯，爲弊多端，犯者分總司官，從巡歷監察御史糾呈，書吏就便黜退。

御史臺擢用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必選歷練老成有學有識之士，爲之庸是選者，亦當洗心滌慮，公是公非，官吏奸貪，毋惜盡言，善良冤抑，須爲辯理，務要糾必當罪，辯必當冤，以稱朕求治之意。如糾弗當糾，妄攄無稽之語，辯弗當辯，強爲飾非之詞，考驗得實，風憲毋得再用。

監察御史廉訪司，審理罪囚，凡遇贓仗證驗明白，輕者隨即發落，重者皆併有司疾早結案，毋以小節，致延其事，以致非理死損，事畢，具省斷起數呈臺，以考勤惰，有司官將應斷罪囚，託故淹禁者，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

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法，近年有司失於奉行，畏風憲之審錄，惡上司之駁問，往往將病囚不即治療，無根者弗與飲食，甚者託以患病，其實抑死獄中，使爲惡者失正其罪，冤抑者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

近年水旱薦臻，郡縣失治，盜賊竊發，百姓被害，有司不即申報，或申報不即收捕，虛文會合，賊東已西，兵弗教閱，器不堅利，忽遇賊兵，反爲所勝，仰監察御史廉訪司，多方設法，督併有司，務要盜息，毋事虛文。

弓手專一捕盜巡防，近年以來，本管官員及過往使客，往往差占，有防巡捕，遇者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廉訪司亦不得多餘占使，迎送遇者監察御史體察。

軍官所獲得賊，申報不實，或臨事失機，致賊猖獗，及無功妄稱有功，欺誑覬覦爵賞，或將

所部功賞增感隱漏以致有功解體僥倖得計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糾治。和顧和買對物兩平支價形于詔旨屢矣有司失於奉行虧價强買或不給其直或令百姓輸錢有同差稅者生民困苦殆不能堪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㕘㑹虧價者貼還其價未還者另還其直輸錢者追給其主就徵當該官吏其減價私買民物者嚴加究治立臺置司去處尤宜嚴禁吏屬不得虧直買物分付公私犯者加等斷罪失於鈐束者監察御史體察 諸職田損民雖屢禁治貪婪者尚循舊轍多取或令百姓虛包致使吾民重困無所控訴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廉訪司官多狀者監察御史體察 比年諸衙門給驛泛濫以致站户屢僉屢乏中書省樞密院并應給驛衙門凡起鋪馬每季具起數行移御史臺行省行院等衙門行移行御史臺宣慰司元帥府王傅茶鹽運司萬户府及路府州諸衙門行移廉訪司內有不應者隨即究治雖有舊章多不遵守今後宜從實檢舉泛濫者須當重治御史臺行御史臺廉訪司給驛尤宜撙節以蘇吾民在內八道從巡歷監察御史取具每季給驛起數中臺在外十四道從行臺巡歷監察御史依上取具開申本臺移咨御史臺每上下半年驗給驛不應者依例究治 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名役雖微所關甚重比年保舉

無法取補失宜每道籍記百有餘名少亦不下四五十名往往請託官府壞亂紀綱今後廉訪司不許再行籍記牒發候補盡此等遇有闕方許依例保舉體覆錄用見役書吏奏差不得牒發鄰道守補三臺典吏亦依各道書吏有闕然後發補內外察院書吏亦不得似前預貢每道書吏除職官教官八名外路吏三名臺典吏三名奏差二名補用不得踰越庶幾人有定志吏無冗員廉訪司嚴行遵守違者當該正官首領官從監察御史糾呈書吏就便斷黜 內外大小諸衙門掾史人等取要新人會錢所司已嘗禁約比聞不知悔過取要愈多仰事俯育何自而出今後與者黜罷見役取者以不枉法論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廉訪司約束不嚴從監察御史糾呈犯人就便究治 察院廉訪司書吏被劾黜退者不得於宣慰司元帥府衙門收補已有舊章近年多不守行違者雖有歷過月日追奪還官當該正官首領官吏依例治罪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糾察 諸被問官吏不得推稱事故擅自赴上近侍人員不得朦朧題奏宣喚諸衙門不得推稱有礙見掌公事聞奏呂怯不令取問被問之人不得擴拾元問累朝具有禁例比年違之者衆犯者以違制論 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不才守令往往忽之以致人材凋弛農事不修鄉無善俗野有餓殍殊

失朕育材富民之意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勉勵仍督有司務從實効毋事虛文。 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乃平糴之良規裕民之善政如有糴本不敷去處三臺并各道廉訪司今後但有追到贓罰撥續撥付以充糴本庶幾實惠及民 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寐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岩棲之士寂寞無聞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監察御史廉訪司備具保擧覆察申臺呈省以備擢用。 該載不盡合行事理照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朝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糾言 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臺官特奉聖旨在前一箇衙門裏廝該來的首領官吏人等爲行事中間差的上頭後來風憲衆行呵託辭劾文書糾言舊官長的禁了來在後御史每言着却教糾言有我尋思來薛禪皇帝聖旨俺每有的不是也說呵是來言納諫的勾當有首領官吏人等不教言在前廝該着的官長是厚風教的事有與求言納諫的勾當不廝似有如今恁通行文書教禁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畢三畏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　七皆

臺　御史臺五

元南臺備要南臺類紀者以紀南臺之事而作也至元十四年宋既平國家以疆域廣遠照臨或有未及爰立行臺於維揚以式三省以統諸道即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之在集慶者也建官設屬委任責成與中臺如一文迨于累朝明揚舊章率循惟謹其形諸詔旨播之天下者燦如日星中臺嘗刊其官屬之名氏除拜之歲月合為一書刊布中外所謂憲臺通紀是已至正癸未蓁成董公守簡由中臺侍御史授湖廣行省左丞未任來為中丞視事未幾告諸同寅曰竊觀通紀固為嘉書然在我臺事多未悉宜別為載籍以備觀覽同寅曰善迺命掾屬劉孟琛率其肄業生劉敏揚還錢適王仲恒披牘歷案稽覈故實裒輯成編自有行臺以來典章制度與夫隨時制宜者罔不畢備至若治所之變遷官聯之除擢屬道之廢置亦皆秩然助列於斯所致夫或曰是編之載頗與通紀疊見僭出者多不亦贅乎應之曰夫物有本末聖賢名言今多同於通紀者臺之典章制度也

其所不同者事之繫於行臺者也典章制度本也事末也語其末必推其本遺之其可乎繼自今凡我有官君子讀是書者兼本末而求之可以一覽而盡得由是而思所以稱其職業庶不負聖天子委任責成之意矣奉直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索元岱謹序　立行御史臺命相威為御史大夫制　至元十四年欽奉聖旨諭行中書省宣慰司都元帥府招討司管軍萬戶府諸管軍官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匠官打捕鷹房應管公事諸色人等遍諭的聖旨天可憐見得了南宋也所委去的大小官吏恐每當其間裏百姓每根底沒體例科取差發非理搔擾凡有公事者覷面皮如今大小公事裏倚付去的官人每根底揀那阿誰是的不是的體察行者相威為頭行御史臺倚付了也欽此　立行御史臺於揚州　至元十四年省臺官欽奉聖旨江南設立行御史臺八道按察司事擬於揚州置臺欽此　立行御史臺條畫　至元十四年七月欽奉聖旨今南宋平定委相威為頭行御史臺事所有合行條畫逐一區處如右　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創磨案牘行省宣慰司委行臺監察其餘諸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　自行御史臺到任日為始凡察到諸職官贓罪追問是實若罪至斷罷停職咨臺聞奏其餘盜官財者

雖立行臺已前並行糾察　諸官司刑名違錯贓役不均戶口流亡倉廩減
耗擅科差發科造作不如法和買不給價及諸官吏侵欺盜用移易借貸
官錢一切不公等事並仰糾察　邊境有警急不即申報者糾察　大兵
渡江以來田野之民不無擾動今已撫定宜安本業仰各處正官歲時勸
課如無成効者糾察　隨處鎮戍若約束號令不嚴衣甲器仗不整或管軍
官取受錢物放軍離役并虛申逃亡冒名代替私自占使商販營運或作
佃戶一切不公並行糾察　管軍官不為約束軍人致令掠賣歸附人口
或誘說良人為軀一切侵擾百姓者糾察　管軍官申報戰守功勞循私
不實者糾察　諸色官吏私使係官船隻諸物者糾察　官豪權勢之家
軟圍山林川澤之利及妄生事端恐喝小民田宅諸物或恃勢侵奪者糾
察　諸官員除正合破使人數外占使軍民者糾察　守土官司火禁不
嚴以致疏失者糾察仍須常切申明火禁　管屯田營田官司不為用心
措置以致無成者糾察　管軍官起補逃亡軍人存心作弊擾攘軍戶軍
前不得實用者糾察　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
事糾察　諸罪囚稱寃按驗得實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行歸結改
正　朝廷所行政令承受官司稽緩不行或雖已施行而不復檢舉致有

廢弛者糾察　鈔法茶鹽酒麴各處官司禁治不嚴及沮壞諸色課程者
並行糾察　蝗蝻生發官司不即打捕申報及申檢災傷不實者糾察
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
舉劾者亦減罪人罪五等　諸鞫勘罪囚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司
吏弓兵人等推問違者糾察　諸罪囚應枷鎖散禁之例各以所犯輕重
斟酌干連之人不關利害及雖正犯而罪輕者召保聽候因無家屬官給
口糧病則差醫看治無致非理死損違者糾察　刑名詞訟若審聽不明
及擬斷不當釋其有罪刑及無辜或官吏受財故有出入一切違枉者糾
察　司獄司直隸本臺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獄　諸承取合審重刑及應
照刷文案漏報者糾察　諸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經理陳告
如有寃抑經行中書省理審不當者許行御史臺糾察　各處官員為治
有方能使訟簡政平民安盜息一方鎮靜者即聽保舉其有貪暴不前治
體敗壞官事蠹害百姓及年老衰病不勝職者並行糾察　諸公事行下
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須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糾察　提刑
按察司官比至任終以來行御史臺考按得使一道官政肅清民無寃滯
為稱職以苛細生事闇於大體官吏貪暴民多寃抑所察不實為不稱職

皆視其實蹟咨臺呈省　諸違行御史臺指揮及上行御史臺詐不以實
者並行斷罪　凡可以興除利害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咨臺呈省
聞奏其餘該載不盡應合糾彈事理比附已降條例斟酌彼中事宜就便
施行　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條畫　至元十四年七月御史臺欽奉聖旨
今南宋平定擬立提刑按察司合行條畫區處如后　隨處重刑每上下
半年提刑按察司官親行參照文案當面審視若無異詞行移本處官司
依例結案仍具審過起數開申行臺其有番異及事涉疑似者即聽推鞫
若干人衆卒難歸結者許委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更有可疑亦聽
復審毋致寃枉其餘罪囚亦親錄問其各處司獄並隸提刑按察司　府
州司縣凡遇鞫勘罪囚須管公座圓問並不得委公吏弓手人等推勘外
據捕盜人員如遇獲賊略問情由即便牒發本縣一同審問若無寃枉畫
申本管上司據設定弓手專一捕盜巡防本管官員不得別行差占如違
並仰糾察其應監禁之人除官府正設牢禁外並不得擅置牢獄違者並
行糾治　守土官司常切覺察毋致盜賊生發或有賊人起於不意即時
申報上司并行移隣近官司併力捕捉如申報稽遲及有失覺察致令滋
蔓結成羣黨者糾察　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陳告若理

斷不當許赴提刑按察司陳訴其越訴及誣告者亦仰治罪　除去南方
官員與就用歸附官相參連署勾當宜盡心力共成事功若所見不同開
申合屬上司定奪不得妄生爭競違者視其曲直糾察　隨處鋪驛及關
津渡口舟楫橋梁若修治不如法者及刁蹬行旅一切違枉等事並仰糾
察　隨處兇徒惡黨不務本業以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誣告官吏恐喝錢
物沮壞官府此等之人並行究治　諸衙門應起鋪馬站船每季具起數
行移提刑按察司內有不應者即便糾察　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擾擾各
處官司因事取受錢物者仰提刑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行御史臺施行
提刑按察司官若遇分輪巡按並聽馹驛經行去處須差弓兵防送不致
疎失其所到處若有改正科移開公事報本司照驗如或不當聽還司會
議後官巡按所見不同者亦如之事涉疑難申行御史臺詳酌本司所行
之事司官有異見者亦准此　提刑按察司官所至之處勸課農桑省察
風俗間民疾苦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弟亂常敗俗豪猾兇黨
及公吏人等恭順官司侵凌細民皆糾而繩之其利害可以興除及一切
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開申御史臺施行　提刑按察司行移與宣慰司
轉運司往復平牒各路三品官司令故牒回報牒呈上四品以下並指揮

回報申若諸衙門相關事務除蒙古軍馬約會本管頭目外其餘不須會約仰提刑按察司依例施行　應合糾彈官吏違枉不公等事自行御史臺按察司到任日為始吏員有犯從本司就便斷決職官有犯每季類申行御史臺合速申者遂旋申覆諸官府文案權擬指卷照刷若有該載不盡應合按治事件照依已降條例就便施行其事關利害者申行臺定奪

行御史臺官吏品秩　御史大夫一員從二品月俸中統鈔貳百捌貫叁錢叁分　御史中丞二員從三品月俸員中統鈔壹百陸拾陸貫叁分　侍御史二員正五品月俸員中統鈔柒拾柒貫陸錢叁分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品月俸員中統鈔伍拾伍貫　都事二員從七品月俸員中統鈔肆拾貫　架閣庫管勾一員月俸中統鈔貳拾伍貫　承發司管勾一員月俸中統鈔貳拾伍貫　令史十八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譯史二人月俸人中統鈔貳拾伍貫　通事二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知印二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宣使十人月俸人中統鈔貳拾貫　典吏三人月俸人中統鈔壹拾貳貫　庫子一人月俸中統鈔捌貫　察院監察御史十員秩七品月俸員中統鈔伍拾貫　察院書吏十人月俸人中統鈔壹拾貳貫

行御史臺印幷各官職印　行御史臺行使銀印一顆　御史大夫銀職印一顆　御史中丞職印一顆　侍御史職印一顆　治書侍御史職印一顆　都事印一顆　監察御史印一十顆　刷卷條印一十顆　承發司印一顆　架閣庫印一顆

八道按察司道分　江北淮東道淮安置司　淮西江北道廬州置司　山南湖北道荊南置司　浙東海右道紹興府置司　江南浙西道臨安府置司　江東建康道建康府置司　江西湖東道隆興府置司　嶺北湖南道潭州路置司

提刑按察司官吏品秩　使二人三品虎符　副使二人四品金牌　僉事二人五品金牌　經歷一人七品銀牌　知事一人　書吏四人　書吏十二人　蒙古必闍赤一人　通事一人　奏差八人　典吏一人

提刑按察司印信　司印一顆　使職印二顆　副使職印二顆　僉事職印二顆　經歷司一顆

浙西按察司移平江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御史臺欽奉聖旨揚州剏立行御史臺按治江南各道按察司於酌中處立司內淮東一道揚州最為酌中當時為行臺在揚州將淮東按察司於淮安州設立即目欽依聖旨江淮行省行臺移置杭州若將淮東道按察司移於本道揚州置司浙西道按察司却移於本道平江府置立各轄路分酌中伺候行省起移一就各各起移似為便當

侍御史以上臺官皆得言事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御史臺官崔中丞奏御史臺自侍御史以上不特置押監察彈文至於國家政事得失王公將相或有不法不公皆得糾而繩之今後侍御史以上臺官各以已見陳言國事共議可否聞奏其下化之為監察者誰敢緘默伏取聖裁欽奉聖旨這言語說的是有你說道俺每有的不是呵也說麼道這言語道的是你每說的是呵行者不是呵休行者不是呵也那裏肯交指着你俺根底說呵別人根底怎肯敢過這言語只不是今日說已前多說來索甚麼多說這的你每省的也者欽此

立廣東道按察司改廣西福建兩道名字　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御史臺咨正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年時節上都奏准聖旨交廣東剏立提刑按察司如今改作海北廣東道名字却將福建按察司改做福建閩海道名字廣西按察司改做廣西海北道名字這新立了底按察司依別箇按察司體例今降聖旨條畫外改名字的按察司官人每換授宣命與呵怎生欽奉聖旨您和省家官人每商量來那不曾回話俺商量來聖旨那般者欽此

提刑按察司增設察判　至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御史臺官奏俺的按察司裏六箇官人有刷卷行踏呵人少有他每那裏頭減了一箇副使兩箇察判小名的添呵一箇月裏多五兩

俸錢有却添一箇人便當有和中書省家官人每一處商量來有體例麼道你就便奏者奉聖旨我不理會的有那的是你底勾當有依着你每底言語者欽此

行臺移杭州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御史臺咨過事內一件揚州有底行御史臺為行省揚州有底上頭那裏坐來如今行省杭州坐地者麼道聖旨了也俺商量得行御史臺依着那體例裏杭州坐地呵怎生麼道啓呵奉令旨那般者啟此閏五月初九日奏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行臺移江州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大口北虎皮察只兒裏御史臺官對安童丞相阿必失阿平章盧右丞撒的迷失參政不魯迷失海牙參政等奏罷了行御史臺底勾當俺題說來聖旨到大都裏問省官人每麼道道來奉聖旨問省家為甚麼罷來安童丞相奏說臺官家人每說有江南盜賊幾遍生發這行臺鎮遏來我也俺伴當每根底說來罷了呵不宜的一般聖旨依着您底言語教行御史臺移去江州立者欽此

行臺復移杭州　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大安閣裏有時分御史臺官奏在先盧右丞奏過交罷行臺有來後頭俺衆人商量了酌中處江州立麼道奏來如今忙兀歹省裏說將來蠻子田地寬有百姓多有錢穀大交行臺江州去呵不中依先體例交行臺杭州省一處有呵

怎生麼道題說將來俺臺官伴當和省官一處商量呵是有上位奏者麼道說將來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尚書省劄付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在先這裏的御史臺印信從二品有來在後奏了做正二品來行臺的印信見只依在先體例從二品有今倒換與正二品的印信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治書侍御史陞資品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准御史臺咨來咨本臺陞充正二品衙門治書侍御史若陞五品換授相應咨請照驗准此照得比咨已前奏准責臺治書侍御史合得資品具呈尚書省依例須降宣命外今准前因咨請照驗准此　福建省併入江西省及行臺不呈行省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尚書省劄付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議擬到下項事理於初六日聞奏過奉聖旨節該依您商量來的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一蠻子田地裏有的四箇省根底合併做三箇省俺商量得江淮湖廣這兩箇省根底依舊有者福建省合併入江西省福建合立宣慰司　行臺裏相威一般的人合委付行省裏文書不交行移的俺商量呵依在先立行臺的體例裏行省裏不呈爲頭兒的相威

一般的人交去的上位識者麼道這言語奏呵依您商量來的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行臺再移建康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行臺揚州有來如今屬了南京省也行臺交江南裏建康府去淮安州有底廉訪司交揚州住呵怎生奏呵那般底我那裏理會得依你便當處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體察整蹟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奏過年例外頭外省文卷照刷者麼道差監察每去着就着監察去的其間遠處近處有的廉訪司官人每令史每行的好的行的歹的依在前聖旨體例委監察每時常體察行的是的不是的明白說來呵俺分揀了合替換的擬定奏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立行臺名字　大德元年十月初三日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奏准整治御史臺事內行臺除授官員集會翰林院官議行建康行臺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京兆行臺爲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大德元年五月十九日奏准海南道廉訪司併入廣西道大德元年九月初六日准御史臺咨大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廣西廉訪司根脚裏立時分直按治到海南來世祖皇帝時分闍里吉思海外勾當呵提奏來那裏另立廉訪司來近間省臺官商量廉訪司官呵這海南是最

遠田地百姓少更詔書裏交減併衙門將這海南廉訪司罷了併入廣西廉訪司依着舊体例委付八箇官人巡按呵便當一般商量來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整治臺綱　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省臺官一同圓議定奏准整治臺綱內一件阿老瓦丁說在先行臺官分着各省巡按去來在後這般行的內臺官奏了罷了來如今依在先體例裏臺官內將引合用的伴當各省裏巡按去呵怎生如今他每根底有一顆分臺印更索着一顆印有俺衆人商量來行臺官分臺按治的臺官每奏准罷了來如今也不須每年分臺出去果有臺官必合親去整治的勾當呵休做體例將着已有的印信斟酌出去行呵怎生聽讀過奏文呵奉聖旨您這商量來的勾當每都是也依着您商量來的行者欽此　准設臺醫　大德元年八月十三日准御史臺咨來咨臺醫劉瑞考滿除已選取建康路醫學教授李元章補填前缺外請照驗事呈奉中書省劄付該本臺回呈照得至元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臺官奏揚州行臺裏勾當的人每都是迤北來的不服水土病的多有誠恐悞了勾當如今行省家見設着六箇醫人俺比附行省體例設兩箇醫人奉聖旨就那田地裏揀好醫人要兩箇者欽此已呈都省照詳得此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咨

請照驗依上施行准此　命徹里爲南臺御史大夫　大德二年三月十七日御史臺奏中書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江南行臺裏有底兩箇大夫裏頭一箇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麼道說將來俺商量來依體例徹里爲頭是哥哥有徹里合行有阿老瓦丁他也說有依體例我是兄弟我合出去麼道說有奏呵徹里交行者阿老瓦丁出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移臺事　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杭州省裏高平章行臺交來杭州呵便當麼道奏呵交俺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徹里等那里的每說將來江南地面裏御史臺三處行省的勾當料治有杭州去呵一壁偏有依在前建康府便當麼道說將來奏呵依前建康府有者麼道聖旨了來欽此　行御史臺官吏祿米　大德七年六月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前者爲內外勾當裏行的官吏俸錢少的上頭俺省官臺官耆老的每一處商量了添與俸米者麼道奏了行了聖旨來荅剌罕丞相大都省官人每與學士每一處商議定奏將來但是無職田的請十兩以下俸錢的依着先定來的小吏俸米例每一兩與一斗米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與一石這的之上不揀請多少俸錢的十兩加與一斗俸米呵內外官吏一年約該二

十八萬餘石米有這般與呵上都等處山後州城甘州等處河西州城斡和林不係出米去處從着各處事宜與價錢斡口粮更迤南州城若無見在米呵與價錢的擬將幾箇分例米有俺與完澤太傅右丞相衆人商量來請三錠以上俸錢的不與米三錠以下俸錢的依着大都省官人每與學士每一處定將來的與呵怎生取自聖裁奏呵奉聖旨依着您商量來的與者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本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月支俸鈔俱係三錠以上欽依不支俸米外擬其餘官吏合支祿米擬自大德七年七月爲始放支者奉此　侍御史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八斗七升六合　治書侍御史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五斗　經歷一員月支祿米一石三斗五升　都事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一斗五升　照磨一員月支祿米一石　管勾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　令史一十三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蒙古必闍赤三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通事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知印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宣使十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臺醫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典吏五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庫子三名每名月支祿米八斗　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二斗五升　察院書吏二十八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裁減吏員　大德八年准御史臺咨該欽奉詔書內一款官冗吏繁擾民害事者從省臺合併裁減承奉中書省劄付坐到內外兩臺并各道廉訪司合減人員數目除外咨請依上施行准此本臺五案依上裁減開坐于后　本臺合減六名　令史元設一十六名存設一十三名減去三名　宣使元設一十名存設八名減去二名　典吏元設五名存設四名減去一名　淛西道廉訪司　書吏元設二十二名存設一十八名減去四名　奏差元設六名存設五名減去一名　江東等九道廉訪司　書吏元設二十名存設一十六名減去四名　奏差元設六名存設五名減去一名　照刷鹽運司文卷　大德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二年五月初六日奏准節該鹽運司年終照刷文卷呵教臘月一月照刷了再休照刷者不曾限定十一月爲頭至次年正月這三箇月其間照刷文卷者那其間運司勾當也得空便有其餘事理依已降運司聖旨體例行呵怎生麼道別帖木兒根底商量來照刷文卷的自十一月爲始至正月三箇月其間照刷呵適了者其餘事理依聖旨體例裏行者別帖木兒那般說來教那般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奉聖旨則那般行者欽此又大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

臺官每說一句言語有鹽課勾當裏行的官吏人等做賊說謊呵到年終閑者道來若候年終閑呵影蔽了做賊說謊的若拿住他每做賊說謊的呵不候年終便拿着問呵怎生這般說有俺回說在先這勾當不是不曾行來爲辦大課程其間好生有窒礙的上頭在前官人每多曾迴避聞奏終不曾定體來如今依着您的言語許您便交拿着問呵這其間整治軍人氣力并其餘支持用錢處多有每年收的錢鹽課辦着多一半大課程虧兌了呵在誰身上有這般說呵臺官每不曾回言語來俺衆人商量定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廉訪司名字不改　大德九年御史臺奏前者省官每俺根底傳聖旨臺官人裏火你亦以下都交替者更行臺阿里馬之下都換者廉訪司改做詳刑觀察司官吏都換者麼道傳聖旨來如今俺與省官每商量來火你赤之下合替的官人每替頭裏達達侍御淛西道廉訪司監司脫脫木兒漢兒侍御河間路總管于明安荅兒色目治書省左司郎中烏都剌漢兒治書汴梁廉訪司副使王仲安麼道又禿赤大夫俺每商量來俺伴當每未完裏行臺官廉訪司官只依在前體例勾當裏交行者廉訪司名字不交改只依那名兒行者奏呵奉聖旨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人衆委問　大德十年九月御史臺議得今後若有干礙人衆事理須要慎加選擇品級相壓廉正官員追問庶革前弊其或蹈循舊弊委官失當宜惟不能厭服公論抑亦有傷肅清之治遍行依上施行　戒飭　大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內臺外頭兩箇行臺各道廉訪司官月日滿了也麼道勾當裏不做伴疑惑行的有也者那的每根底依在先體例用心向前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依在先體例行者欽此　廉訪司取問行省令譯史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御史臺官脫歡丞相等奏過事內一件薛禪皇帝時分行省官首領官沒體例勾當做呵臺裏說將有來蒙古漢兒必闍赤宣使人等沒體例要肚皮勾當做呵廉訪司官他每就便問有來完者篤皇帝時分阿忽歹八都馬辛等不教廉訪司官問教監察每問者麼道完者篤皇帝根底奏着交行文書有來這般行呵大勾當裏窒礙有做賊說謊的人每多了有也者可憐見可依着在先薛禪皇帝行來的聖旨體例裏教行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整治臺綱　至大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宣諭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爲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者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道行呵於國便民來如今只

兒谷即也兒吉你兩箇爲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委付着的官吏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係官錢根差發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行無體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用心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使見識休問者放了者麼道一面詞休奏者內外委付看的每近行的人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根裏尅落要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底御史臺官人每休問者他自己其間裏問者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畫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依先體例裏問者應有印信衙門每的文卷都照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的添與名分他每根底與賞也者他每做無體例的勾當呵告的人每依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這的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這般宣諭了。別了聖旨呵有罪過者每却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九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條畫聖旨行者欽此　職當體察。至大二年三月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中書省將文書來亦剌馬月傳奉聖旨。海裏做買賣的船來也麼道昨前委着人市舶物內合納官的教入取去呵。他每好物不將來爲將歹物底上頭如今省裏臺裏泉府司裏差好人和

那裏根着的人每一處抽分着要了呵和那裏省官一處明白封了教送將來麼道聖旨有來如今行臺家與將文書來監察每廉訪司官似這般勾當差使的無有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不揀有甚麼勾當呵合體察有可憐見依着先的體例裏察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整治臺綱制　至大三年八月初二日欽奉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爲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呵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道行呵益國便民來如今忽剌出歷日兩箇爲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但凡委付着的官吏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係官錢根差發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無體例做着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不揀要了甚麼使見識休問者放了者麼道一面詞休奏者內外委付着的近行的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根裏尅落要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御史臺官人每休問者他每自己其間裏問者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畫罷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依着在先體例裏問者應有印信衙門文卷都照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行

的添與名分也者他每無體例做了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俺根底枉問來麼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怎生合問的根底問者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根底依體例要罪過者若虛呵吉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這的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有罪過斷沒者他每却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九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頒降條畫聖旨體例裏行者麼道衆人每根底宣諭的聖旨行了也欽此　行御史臺官吏俸給二條至大三年二月初七日准御史臺咨該奉尚書省劄付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官吏祿薄不能養廉以致侵漁百姓治効不修尚書省從長計議須給欽此送戶部照擬到各項事理至大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天下諸衙門官吏俸錢不敷的上頭交俺商量了添與者麼道行了詔書來俺衆人商量來隨朝衙門官員幷軍官每如今見請的俸錢內減了加五攺撥與至元鈔任支俸米外任有職田的官員三品的每年與祿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鈔攺支至元鈔將職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慰司軍官雜職等官俸錢十分中減去三分餘上七分攺支至元鈔兩隨朝衙門行省宣慰司的吏員俸

鈔減去加五其餘鈔數與至元鈔至元鈔十兩以下每月與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鈔依數攺作至元鈔俸米依舊與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議得在都隨朝官吏俸秩截自至大三年正月爲始欽依支付所據在外行省同隨朝衙門官員幷外任俸給擬自文字到日爲始支付都省除外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行除欽遵外議得在都隨朝衙門俸給在前增添加五今次減去元添之數攺與至元鈔兩住支俸米所據在外行省行臺官吏俸給在前不增加五添支未審合無一體剏減加五及有本臺合設醫人二名每名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八兩亦合依例支付至元鈔兩誠恐差池移咨御史臺照詳去訖今照勘到本臺幷察院官吏至大三年二月分舊有新收閑除實在員數覆紊憲臺議得本臺官吏人等俸給比及咨准御史臺回降以來擬自文字到日二月爲始權且減去加五扣筭其餘鈔數攺支至元鈔兩送照無差劄付建康路依例放支施行者奉此　御史大夫一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四錠八兩三錢三分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錠一十九兩四錢四分四釐其餘鈔二錠三十八兩八錢八分六釐攺支至元鈔兩　御史中丞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錠一十六兩三分今俸鈔減去加五

該除中統鈔一錠五兩三錢四分四釐其餘鈔二錠一十兩六錢八分六
釐改支至元鈔兩　侍御史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二錠一十
二兩六錢米一石八斗七升六合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三十七
兩五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錠二十五兩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
俸米　治書侍御史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二十五兩米
一石五斗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十五兩其餘鈔一錠改支至
元鈔兩住支俸米　經歷一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一十兩米一
石三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十兩其餘鈔四十兩改支
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都事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四十兩米
一石一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三兩三錢三分四釐
其餘鈔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照磨一員
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二十五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
八兩三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
支俸米　管勾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十五兩米一石今俸
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八兩三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十六兩六錢六
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令史一十三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

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
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蒙古必闍赤三名每名元例月支
俸錢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
其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通事二名每名元例月支俸
錢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
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知印二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
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
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宣使八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
統鈔二十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六兩六錢六分七釐
其餘鈔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臺醫二名
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八兩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六
兩其餘鈔一十二兩改支至元鈔兩　典吏四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
統鈔一十二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四兩其餘鈔八兩
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俸米五斗　庫子三名每名元例月
支俸錢中統鈔八兩米八斗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兩六錢六
分七釐其餘鈔五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

俸米五斗　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
米一石二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七
釐其餘鈔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察院書
吏二十八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二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
加五該除中統鈔四兩其餘鈔八兩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
俸米五斗　至大三年五月准御史臺咨為本臺官吏俸給事除已具呈
尚書省照詳外咨請欽詳元奉聖旨事意施行准此　減本臺監察御史
四員　至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御史臺奏西臺官人每文書裏說將來
俺提調着四省的勾當管的地面寬遠先設着二十箇監察有來後裁減
了四箇南臺管的地面和俺一般如今南臺二十八箇監察有那監察裏
頭摘那與俺四箇呵便當的一般俺衆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南臺二
十八箇監察內減做二十四箇西臺添做二十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
道聖旨了也欽此　赴臺稱冤　皇慶元年四月十二日御史臺奏過
事內一件節該如今訥昔兒等三起人每稱冤的上頭奉聖旨刑部裏臺
裏差人分揀者麼道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這人每又遵了聖旨將被
前勾當告沮壞臺綱待做乾淨人麼道這般上位根底告來這告的事都

是赦前的勾當有刑部家也說道省家合回奏麼道省裏與了文書有俺
商量來似這般勾當若開呵做賊說謊的人廝做學臺家事也有窒礙休
着已了的聖旨革撥了呵怎生今後稱冤的人有呵教臺裏告外頭的有
呵教行臺裏告依着聖旨體例裏分揀呵怎生奏呵歹人每有慼說的是
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行御史臺官俸給　皇慶二年三月初九
日准御史臺咨呈奉中書省劄付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李平章特奉
聖旨御史臺俸錢依宣徽院的體例與者他每推辭呵恁每也與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本臺官員俸給已家比依宣徽院官俸給逐月幇支各處
行省官員俸秩亦與都省官俸例相同本臺官員既已欽依聖旨比例放
支外據江南陝西行臺衙門元係二品今亦改陞從一所據月俸宜與內
臺一體添給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戶部呈移准吏部關大德十一年
九月初九日月赤察兒怯薛第二日別不花平章奏前者皇太子御史臺
與樞密院一般交從一品呵怎生麼道奏呵明日題者麼道聖旨有來他
每根底添與名分氣力呵行勾當裏也行的好他每也謹慎體察麼道奏
呵是有與了從一品宣他每根底疾早鑄與印者麼道外頭兩箇臺裏的
印拘收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禮部關大德十

一年九月鑄造陝西江南行臺從一品印二顆令奉前因本部議得內臺
行臺品級雖同却緣元定俸例不一以此參詳行臺官見請俸鈔擬合照
依內臺官所添分數添給自都省許准咨文到日放支相應具呈照詳得
此都省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准此　行臺官
新舊俸例　舊支俸例中統鈔御史大夫月俸四錠八兩三錢三分御史
中丞月俸三錠一十六兩三錢侍御史月俸二錠一十二兩六錢治書侍
御史月俸一錠二十五兩至元鈔御史大夫月俸二錠三十八兩八錢八
分御史中丞月俸二錠一十兩六錢八分侍御史月俸一錠二十五兩六
錢治書侍御史月俸一錠今次比依內臺添支俸例擬到行臺官合支俸
給御史大夫月俸至元鈔三錠五兩御史中丞月俸至元鈔二錠四十四
兩侍御史月俸至元鈔二錠二十五兩治書侍御史月俸至元鈔二錠一
十八兩　糾門行宣政院官吏　延祐六年十一月准御史臺咨來咨江
南浙西道廉訪司申參詳行宣政院文卷既係監察御史照刷行院官首
領官令譯史宣使人等有犯非違合無比同行省一體究問申乞照詳得
此咨請回示准此延祐六年十月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一日文德殿後鹿
項殿內有時分速古兒赤乞兒吉歹黑廝黑漢失實赤買納等有來本臺

官禿禿哈大夫帖木兒不花大夫咬住侍御納赫椢治書帖木哥殿中等
奏過事內一件南臺官人每備着浙西廉訪司文書裏說將來杭州立了
行宣政院衙門文卷交監察每照刷有官人每首領官做無體例勾當依
着行省官首領官犯罪的例臺裏着文書說將來者其餘但有俸人無做
無體例勾當呵交廉訪司他每根底依着體例亦就追問麼道說將來有
依着他每說將來的交行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　振舉臺綱制　至治三年正月欽奉聖旨諭
中書省以下內外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總理庶政御史臺糾劾百司
猶股肱耳目體用相助近命拜住為中書右丞相整治省事已嘗詔示天
下今命御史大夫帖實振舉臺綱同心協力弼成治功期於姦貪屏息中
外乂安式副委任責成之意所有臺察合行事宜條列于后　一方今治
化更新凡政令未便刑賞失宜臣下之姧邪民間之疾苦御史臺監察御
史肅政廉訪司官皆得具實糾言於事切當量加遷賞　一張官置吏本
以為民若撫字乖方貪縱不法以致軍民困苦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
加禁治　一學校作養人材之地農桑生民衣食之本仰肅政廉訪司督
責有司勉勵勸課務要實効　一內外諸司各有攸職風憲之任專以糾

察非奉特旨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一同追問公事
　一除內府文卷外其餘內外大小諸衙門凡行文案監察御史肅政廉
訪司並行照刷其不該刷卷官吏人等有犯取受不公亦仰依例按問承
追合問人數毋得占恡不發違者究治　一肅政廉訪司官所責非輕能
使一道鎮靜官吏畏服乃為稱職苛細生事闕於大體紀綱廢弛庶務不
脩是不勝任歲終具行過事蹟報臺以言事大小定為陞降仍委監察御
史巡歷體察贓蹟不佳者隨即注代　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分司
巡歷去處毋令有司官吏人等遠出迎送妨廢公務飲食供帳不得過分
　一諸入陳告職官俸吏取受不公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親行追問
不得轉委有司若事干人衆地里窵遠未及親到者聽依舊制　一舉善
薦賢為治之要今後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每歲各舉所知職官一員
稱其材器堪充何職以備選用須開著明政蹟不得泛言其善並仰獨員
保舉覆察將來不如所舉或犯贓私其舉察之官斟酌輕重黜降懷才抱
德隱晦不仕者亦聽薦揚　一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行事之際
應管公事大小官吏及各投下諸色人等毋得侵犯沮擾違者治罪　一
諸官吏人等被問其間不得摭拾元問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如有違

犯之人依例究治　一諸被問官不得推稱事故擅自赴上近侍人員亦
不得徇私朦朧題奏宣喚僥倖脫罪犯者以違制論　一風憲官吏不先
正己何以責人凡在臺察並宜公勤奉職廉慎律身無忝清要嚴行約束
吏屬毋令擅作威福若犯非違罪比常人加重　一該載不盡合行事理
照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行御史臺提刑按察司肅政廉訪司及累朝頒
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開言路制　至治三年五月十二日欽奉聖旨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官人每根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內
外有的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拜住題世祖皇
帝立御史臺以為耳目糾察姦邪來我也想着開言路有責任官府本為
安撫軍民做好勾當交天下生民得濟來若體着咱每的意行的好的薦
揚歹的合戒飭糾劾有今後御史大夫帖實為頭臺官每監察御史廉訪
司官似咱委付來的本意一般用心體察着行於國家大體例上頭但凡
有得濟便益的好勾當頻題說者有可採的言語呵交行不可採的言語
有呵饒也者臺綱正要有氣力好生行呵官吏也不做賊說謊即漸的行
好勾當交衆百姓每得安也者聖旨　整治臺綱　泰定二年十一月十
三日欽奉聖旨中書省為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

軍人每根底各枝兒頭目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天的命福
裏自登寳位以來憫恤天下軍民都教得安不揀甚麽事務依着世祖皇
帝定制行麽道幾遍行了詔書聖旨來御史臺官職膺耳目自中書省為
頭內外大小諸衙門但凡行的勾當若有差池不公不法依聖旨體例糾
彈按治者麽道委付着有近年臺事失宜迤漸廢弛命中書省左丞相倒
剌沙與紐澤兩箇為御史大夫御史臺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定制拯
治者麽道委付了也在先若有行過不應事理如今都教依着世祖皇帝
聖旨體例行者內外臺察廉訪司裏委付着的官人每監察御史等不揀
甚麽合糾彈按治的勾當裏好生用心謹慎行者若有合題說的言語呵
盡心題說臺官每奏者干礙臺綱勾當其間諸王駙馬并各衙門官員近
侍人等不以是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遣別了的人每有罪
過者這的每宣諭了也麽道行無體例勾當呵他每不怕那聖旨　作新
風憲　天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御史臺官奏近日委付倫交整治臺綱
者麽道聖旨有來倫商量的合整治的勾當有幾件合題奏有一欽奉世
祖皇帝累朝聖旨御史臺勾當其間諸人不得入來攪擾沮壞聖上初登
寳位凡有諸人轉行托請近侍等官闌奏索要風憲名分贓罰錢物的人

有也者那般人有呵與在先體例不斷似有今後臺裏大小一切事務禁
止諸人不許入來攪擾風憲名分贓罰錢物亦不得奏索這般行呵皇帝
大福蔭裏風憲肅清臺察的事行的也者倫與省家文書照依在先體例
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自立臺以來委付都事呵
於各道廉訪司僉事內選用有來曾投宜的除各道副使投勅的止除僉
事有來近年投宜的投勅的教做都事委付了呵不論他每月日便除做
各道副使有似這般呵窒礙選法都想望着要做都事的多去也今後依
在先體例曾投宜的除副使投勅的除僉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投勅入
來的出去的呵僉事裏除者投宜入來的出去的呵副使裏除者資品不
到的除副使呵廣裏除者聖旨了也欽此又特奉聖旨臺經歷有根脚資
品散官到的監司裏除者無根脚資品不到的副使裏除者更資品散官
不到的呵除監司交遠方去者委付臺都事呵秀才吏道內各用一員者
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初設立各道廉訪司特奉世祖皇帝聖旨委付的
官員蒙古畏兀兒河西回回這四等人與漢人相參着委付有來近年以
來不依在先體例一色人內委付兩箇三箇的上頭哏壞事有今後只依
世祖皇帝定制蒙古色目內各用一員與文字漢人相參委付依在先體

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正蒙古人重委付一箇呵也中其餘各色目內
止用一員者聖旨了也欽此一臺裏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月日滿了呵
事上行的好呵除行臺監察御史的也有來漢人充蒙古必闍赤怯列馬
赤的也有將他每一例除做監察呵瀉不的彈章刷不的文卷於事上好
生不便當有今後除蒙古色目外漢人不通儒吏的月日滿呵俺呈與省
家依體例定奪與他的勾當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又奏初立廉訪
司時分華了四箇書吏改做一員照磨管勾專管架閣庫文卷收掌贓罰
錢物文資相應入內選用來近年以來於臺宣使知班并色目入內一槩
委付有與初立廉訪司事意不同今後各道照磨有闕呵依着在先例通
曉儒吏相應入內委用做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一昨
前奉聖旨各道廉訪司書吏於職官路吏教授下第舉人內教行者游學
歲貢秀才休用者麽道有聖旨呵俺商量來各道書吏額設着一十六名
今後有闕呵於終場下第舉子內用四名教授內用四名路司吏內用四
名通吏職官用四名須要無過犯行止廉慎通達政務照依舊例委文資
正官試驗相應方許收補如所舉不當或不依例選取從監察御史糾彈
罪及舉官似這般選取做體例行呵於風憲便有奏呵奉聖旨是有用終

場下第舉子四名教授二名路司吏五名通吏職官五名其餘依您奏的
今後做體例用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自世祖皇帝以來廉訪司官書
吏犯贓呵交斷沒當房家產有來次後奉完澤篤皇帝聖旨廉訪司官吏
有罪過呵比之常人加等要罪過者麽道說來不曾革了斷沒的體例近
年各道官吏犯贓玷壞風憲的也只加等斷罪呵比世祖皇帝聖旨不斷
似有南臺幾遍合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麽道咨將文書來有倫商量來
如今整治其間依着南臺題說將來的今後廉訪司官吏但犯贓呵依着
世祖皇帝聖旨要了合得罪過斷沒他每的當房家產呵不壞了風憲犯
贓的少也者奏呵是有那般行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振舉憲章制
元統二年四月十五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吏人等根
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已下內外官吏姦邪非
違廉問風俗審理冤滯刷磨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金紫光祿大夫荅
剌罕太平王昭功萬戶都總使就帶已降虎符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兼管龍翊侍衛親軍千戶所達魯花赤唐其勢銀青榮祿大夫就帶已降
虎符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馬扎兒台並為御史大夫肅
清風紀振舉憲章凡軍站民匠諸色戶計所在有司失於撫治囚獄冤滯

不爲伸理官吏侵盜贜污一切不公不法朘刻吾民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殫心糾治務在政舉民安有能恪盡廼職量加陞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追斷糾劾官吏人等不得摭拾陳告元聞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内赴御史臺在外赴行御史臺陳告被問之際推稱事故欲追官刑近侍人員因而題說宣喚不揀是誰休奏者朦朧奏的人有呵重行治罪凡朝廷得失軍民利病監察御史廉訪司極言毋隱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立臺以來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臺察勾當裏入來沮壞呵要罪過者内外風憲裏行的人不守常憲恃此妄行寧不知懼

廣海分司出還日期　至元元年九月准御史臺咨准陝西行御史臺咨雲南廉訪司申廣海地面多係烟瘴又值變亂以來生民百無一二雖有郡名無州縣之實若與中原一體八月中分廵次年四月中還司正當烟瘴肆毒之時出廵官吏多係中原不服水土刷按已畢不敢輙廻坐待日期虚喫祗應又處瘴鄉致有因而感冒成疾死於邊荒誠可哀憫今後以十月初間分廵次年二月末旬還司不惟首思省文之費抑亦分司官吏免烟瘴之害咨請明奏施行准此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洪禧殿後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汪家奴潭充帖木兒必闍赤沙剌班怯薛官人篤憐帖木兒等有來太臺官馬札兒台大夫等圖商量了呵察赤大夫亦只里不花治書怯哥不花經歷蒙古必闍赤蔡明安荅兒等奏大都臺官准西臺備着雲南廉訪司文書說將來雲南廣海地面多係烟瘴又經值變亂以來生民百無一二雖有郡名無州縣之實若與中原一體八月中分廵次年四月中還司正當烟瘴肆毒之時其出廵官吏多係生長中原不服水土刷按已畢他每不敢廻還坐待日期虚喫着祗應又在瘴鄉因而感冒成疾死於邊荒誠可哀憫今後至十月初間分廵二月末旬還司首思省文之費分司官吏免烟瘴之害麽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依着他每說將來的交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

首振臺綱　至元二年四月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内外百司大小官吏軍民諸色人等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御史臺爲耳目之寄糾劾奸貪肅清風俗宣明教化審理冤滯刷磨諸司案牘益國便民有來永爲綱紀之崇式選忠良之助今命知樞密院便帖木兒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撒廸爲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委付了也凡軍民站赤諸色户計所司不務撫治致使吾民困苦錢糧選法刑名造作及官吏贜污一切不公不法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用心體察臺憲之官職應言路凡朝廷得失軍民利病果能盡心題說量加陞擢但凡風憲勾當其間諸王駙馬不揀誰休入去侵擾沮壞者又内外勾當裏行的科近侍人等做了罪過巧使見識欲追官刑教上來者臺察官休閑他每自問廢道似這般今後不揀誰休奏者傳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别了的人每要罪過者這般宣諭了呵風紀之司恃此妄行寧不知懼自今伊始恪守憲章務在必行毋爲文具所有合行事理條列于后一在内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院等内外百官姦邪非違刷磨案牘在外立行御史臺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以下諸司官吏奸邪非違刷磨案牘並依舊制一各道廉訪司官果能照刷盡公按治有法官吏畏服一道肅清廼爲稱職若專務苛細闒於大體是不勝任仰廵行監察御史實糾呈書吏奏差尤當慎選若數壞風紀不守憲規從司官就便黜退行能無取不許呈貢一方今治政更新凡政令未便刑賞失宜臣下奸邪民間疾苦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具實糾言凡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即便發遣毋得占怯違者究治一内外百司各有攸職風憲之官職專糾察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一同追問公事收捕盜賊一各道廉訪司按治去處督責有司務要公事辦集錢粮成

就及一切合行便民條例若有奉行不至隨事糾彈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每遇分廵照刷文卷審理罪囚務要盡心毋致冤濫一内外百司官吏人等曾經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問不公不法無得摭拾元問元言官吏遣者加重斷罪一犯贜經斷官吏若以贜證不明按問失當内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沫告如勘會不實者加等斷罪革後稱冤並仰革撥一一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或理斷不當遷延不與歸結在内經由省部在外赴行省宣慰司陳訴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察若越訴及誣告者依條治罪一兇徒惡黨累曾經斷之人事非干已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沮壞官府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並行究治一蒙古漢人學校爲育材之地農桑廼衣食之源近年以來鮮有成効蓋因有司奉行不至風憲失於勸勉以致如此今後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督責所司務要有成毋爲文具一比年以來臺察之官所舉廉能官員慮未盡用若不嚴責實効何以激勸將來今後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應保廉能敢官及五事全備有異政才堪風憲者開具著明實跡科覆察官姓名結罪申呈以備擢用但犯贜私連坐舉官所舉得人量加陞擢一其餘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事意施

行保舉官員蒙古色目漢人相參覆察　至元六年三月准御史臺咨
據監察御史呈嘗謂立法任人乃為政之本賞善罰惡實風憲之綱蓋任
人非難而知人為難立法非難而守法為難故善惡分則人人知勸賢才
進則治具畢張會驗到至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憲臺奏過事內一件監
察御史言節該路府州縣所任之職猶且選勵勤怠考覈臧否以憑黜陟
以嚴遴選況風憲之官為郡縣之儀刑寄朝廷之耳目彰善癉惡賞功罰
罪悉皆委之所用之人尤當慎選得其人則維持風紀匡輔治化非其人
則斁壞憲綱撓亂國政故凡擇之必精用之必當職務因而脩舉紀綱由
是振揚苟非其才輕於委用彼自狼藉人誰懼服何以表率諸司按臨郡
邑使有司之中雖有善者亦莫能伸其才志而為惡者愈得肆其貪邪其
於治道恐有未便以此參詳今後已膺風憲官每行巡監察御史體覆得
聲蹟不佳闕於大體者依例黜退凡保舉所居風憲有司之官必須開寫
任內行過著明實跡元舉覆察官姓名其在京官員曾任有司者一體舉
察如未任有司官止許從實結罪舉其始末歷仕行止廉慎行能可取表
所推服者以憑選用于以廣布賢才作新風憲庶不負聖朝委任責成之
意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每說來的為例遵守行呵怎生奏呵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切惟聖朝汲汲於求賢孜孜而圖治
然而立法雖已盡善而守法者不能舉行欲人才進而治道隆也難矣今
後凡遇保舉德行才能可居風憲之人監察御史并各道廉訪司官所舉
之人須要開寫出身歷仕行過著明實蹟直言所長結罪薦舉御史呈臺
司官移牒總司候承准劄付牒文依例令蒙古色目漢人相參覆察相同
然後申呈憲臺以備區用如此將見朝廷得有用之才風憲增紀綱之重
公道幸甚宜從憲臺明白聞奏移咨兩臺劄付各道廉訪司遵守相應具
呈照詳得此至元六年正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二日玉德殿西耳房裏
有時分速古兒赤禿赤云都赤赤老溫殿中不花察兒等有來別怯里不
花大夫脫脫大夫教化中丞韓治書王都事蒙古必闍赤阿魯威等奏監
察御史俺根底文書裏說嘗謂立法任人乃為政之本切惟聖朝汲汲於
求賢孜孜而圖治然而立法雖已盡善而守法者不能舉行欲人才進而
治道隆難矣今後凡遇保舉德行才能可居風憲之人監察御史并各道
廉訪司官所舉之人須要開寫出身歷仕行過著明實蹟直言所長結罪薦
舉御史呈臺司官移牒總司候承准劄付牒文依例令蒙古色目漢人相
參覆察相同然後申呈憲臺以備區用麼道俺商量來依着監察每說的

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麼道當月二十七日執火者禿滿迭太皇
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除外咨請照驗欽此施行准此
監察御史不許違錯並署　至正元年二月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
呈嘗謂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威權之重洪惟我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二十二道欲其振揚風采而
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執法之象上應太微政
所以示職任之專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選非才寖訛舊
典勑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一堂之
內自相矛楯乘爭陵犯必吹毛求疵併及其人至於發事不密則又互相
糾彈執羅誣罔靡所不為殊失朝廷設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畢職
以謂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得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言及
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違錯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分之
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若然則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自勉
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幸甚緣係為例事理具呈照詳
得此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二日興聖殿東鹿頂裏
有時分速古兒赤云都赤脫歡不花等有來伯撒里大夫古納剌侍御何

治書鎖南班經歷史都事蒙古必闍赤阿魯威等奏監察御史常泰等文
書裏說有嘗謂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威權之重
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二十二道欲其振揚
風采而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執法之象上應
太微政所以示職任之專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選非才
寖訛舊典勑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
一堂之內自相矛楯乘爭陵犯必吹毛求疵併及其人至於發事不密則
又互相糾彈執羅誣罔靡所不為殊朝廷建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
畢職以謂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得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
言及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違錯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
分之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若然則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
自勉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幸甚的說有俺商量來依
着監察御史每說來的交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
外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　掾譯史人等職官相參　至正二年六月
准御史臺咨中書省奏內外諸衙門領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補
用之法內職官一半相參具有成憲比年以來所司失於奉行往往違例

補用侵塞職官名數歲積月增官冗事弊其於選法不無壅滯倫商量奏令後內外諸衙門所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並依今次立定等第職官一半相參掾令史相應文資流官選取譯史選識會蒙古畏吾兒文字語言通事精通譯語及知印並於流官內選取宣使奏差於蒙古色目漢人兼粘帶職官內依例相參取補上項各色合用人數須於任廻有解由已除未任不係急闕并見任有注代職官內選俱要歷及一考除宣慰司廉訪司依例減資其餘等衙門驗應得資品陞一等不許就陞轉上除元任地方有過并雜職不預其初滿類選撥投入員在內衙門不許取用須要任廻依例取補違者當該首領官吏斷罪標附合行事理倫定擬了也依着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一行省行臺廉訪司行省行臺掾令史正從八品文資職官內選取回回掾史一體叅補須要識會亦思忒非文字譯史通事於正從八品職官內選取知印於正從八品職官內選取宣使於正從九品職官內選取廉訪司書吏於正從九品文資出身職官并儒學教授內選補考滿職官減一資歷教官理本等月日通事譯史職官與相參者遞進

禁糾言舊官長　至正八年三、准御史臺咨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御史臺特奉聖旨在前一箇衙門裏廝該來的首領官吏人等為行事中間差的上頭後來風憲裏行呵記讎動文書糾言舊官長的禁了來在後御史每言着却交糾言有我尋思來薛禪皇帝聖旨倫有的不是也說呵是求言納諫的勾當有首領官吏人等不交言在前廝該着的官長是專風教的事有與求言納諫的勾當不廝似有如今悉遍行文書教禁了者麼道聖旨了也

風憲不用樂人　至正八年四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奏風憲裏委付來的官吏人等休教喚歌唱的者麼道禁的聖旨有來近來衙門裏不用却於私家或別處指以筵會為由却用麼道就裏玷污風憲有今後除天壽節正旦迎接詔書呵用者其餘不揀那里毋得呼喚做雜劇并彈唱的婦人每者若別了的人每根底要了罪過風憲裏不用呵怎生奏呵似這般行止的每根底糾言者麼道聖旨了也

分巡違期

至正八年五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四月十二日御史臺奏倫根底山東等處體覆官吏婪贓去的監察御史脫火赤楚惟善文書裏說將來山東僉事剌思八朶兒只稟性雖貞蒞事荒疎本官至正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往益都等處分司出巡至正八年三月中還司又據壽光縣入户李

德口告田賦所蒿提領司吏徐吉安等因事取受錢物為是分巡官不曾到來本縣根訪至昌邑等處知得巳行還司以此前來就赴總司陳告其分巡僉事剌思八朶兒只畏憚廻行失宜止於益司處接受李德吉狀切詳益都分司按臨州縣數多地里窵遠比年以來水旱相仍官府失治盜賊蜂起民物凋耗本官職司風憲分治一方不能遵守成憲依期遍歷以懲官邪以究民隱顧乃倦於勤勞安於怠情先期一月之前無故違例還司合行公事尚未結絶婪贓略無所聞據此行為有乖憲體擬合奏代麼道說有倫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說的是有整治勾當其間似這般恣意違期先行還司合整治勾當不做那得這般體例來恁自家整治的是有行與各處文書今後有這般行的呵教監察御史每糾言者麼道聖旨了也

照刷宣慰司卷　至正八年六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官根底特奉聖旨各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文卷廉訪司照刷有來體覆各道廉訪司婪贓的監察御史每到彼住二三日回來呵有司官并廉訪司官的行止好歹如何便得知道如今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文卷休教廉訪司家照刷內臺按治地面交內臺監察御史每照刷者兩行臺按治地面裏教行臺監察御史照刷者這般幾慢行者照刷呵官吏行止好歹的知道也者今後為例遵守行者麼道聖旨有來第二日御史臺奏倫尋思來監察御史每照刷各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家文卷時分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官吏人等一切不公不法等事監察御史每糾聞也者若監察御史事畢廻還之後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官取受有呵教廉訪司糾察其餘首領官吏人等取受教廉訪司依例取問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書吏奏差犯贓　至正八年十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奏倫根底南臺備監察御史拜瑚禿魯哈剌台赫斯忙古歹安明德李煥文李敏中劉真李從政與將文書來嘗謂風憲之職糾察貪污肅清風化圖賢能之是尚亦清白之為先苟或犯於贓私實有玷於風紀欲勵廉明宜嚴約束故犯贓加等斷罪籍沒贓重流遠已有定制近年以來江南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間有不務守慎恣尚貪饕如福建道書吏周與臣取受吳天錫等中統鈔二百餘錠招贓明白僥倖遇原乃與常例一體革撥滋長奸惡廢壞紀綱若不嚴為立法無以激勸將來以此参詳書吏奏差因事受賂犯在革前發在革後赦書未到取訖招狀罪雖革撥既係風憲人員以贓敗露理合不拘常例加以除名不敘發還元籍禁錮籍沒當房財產其或受

狀勾問已證相同未有招涉雖過革撥而貪跡既彰豈容仍復元復亦當
黜退風憲永不錄用如此則貪墨者絶覬覦之心敗贓者無僥倖之免紀
綱肅清公道幸甚廢道說將來有倚商量來依着南臺家說將來的適行
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分司擅還　至正九年
七月准御史臺咨至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備根底監察御史
象速思文書裏說奉臺劄山北道廉訪司遼陽分司僉事燕帖木兒按治
至懿州路元患積氣舉發於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還家奉聖旨
差監察御史體覆取問欽依前去山北道責到招伏看詳僉事燕帖木兒
所招職居風紀承准總司牒遼陽等處分巡未曾遍歷因為患病弗及百
日擅自迴還大都原其所犯擬合究問宜從憲臺區處聞奏備商量來風
憲裏嘗得事重似這般擅自離職了事上不便當有燕帖木兒根抵便要
罪過呵近年為因循着究問上頭似這般回來了的也有如今將他黜退
了依着至正三年例風憲再不錄用今後臺察除授入月患病的依例守
候百日外如有必合離職緣故須候憲臺回准明文方許迴還如違依着
有司官擅自離職例要罪過遍行文書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
道聖旨了也　整治臺綱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諭

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吏人等朕惟臺諫之官執憲中朝紀綱治道
古今所重我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總司耳目糾察奸邪垂法示訓粲然
有章列聖繼統罔不克紹厥猶政肅民安令行禁止于茲有年朕自即位
以來益崇斯任屢嘗作新播告中外尚慮言路未通民生未遂知樞密院
事也先帖木兒剛方直亮世篤忠貞三處臺端譽望素著出鎮南服入居
宥密克盡厥心朕實嘉之今復命為御史大夫首振臺綱期予于治咨爾
大小臣僚恪供乃職敢有玩法自私循默是保者國有常刑寧不知懼今
有風憲合行事宜條列于右一中書省樞密院及百司庶府有奸邪蠹政
非法不公者仰御史臺糾劾在外行中書省宣慰司并以下衙門有違法
病民挾私害公者從行御史臺廉訪司糾劾務協至公毋為顧忌一臺官
中丞以下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各以己見言事載諸憲章今後凡時政
得失軍民利害直言無隱以備採擇一薦拔賢才責在風紀近年限以越
道不得舉人致有遺賢之嘆今後三臺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官除糾言
不許隔越外但有所知材堪風憲者不限遠邇悉聽舉揚一監察御史體
覆廉訪司官贓蹟以憑黜陟不為不重比者往往輕聽浮言不加詢訪以
致毀譽失真淑慝難辯今後須要據實呈報如昭前非並依舊制黜退一

各處罪囚起數每季申達廉訪司已有定制其監察御史廉訪司官重加
審理本欲析冤決罪不使人淹囹圄死於非命有傷和氣比聞有司官吏
不體此意惟恐按臨所至預將囚徒非理致死以圖自便誠可哀憫今後
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審理去處雖報無囚必須遍歷若有非理死損者嚴
加究治一各道廉訪司官責任至重務在宣明教化勸課農桑興舉學校
其於蠹國便民之事分所當為有能恪盡厥心處事平允者不次陞擢其
或苛虐生事釋其有罪刑及無辜仰監察御史糾言黜退一各道總司檢
舉分司文卷已有定制近年以來上下相容視為文具今後總司苟有似
前容情廢法者仰巡歷監察御史體察糾言一各道廉訪司官分巡時月
已有定例近年以來多不遵守託故往返巡歷不周以致訟繫政弛甚失
委任之意今後巡歷未遍及出還不依期者聽監察御史糾言黜退一比
者臺察廉訪司官往往妄稱事故及託故不行赴任若加論罪有乖憲體
今後如有託故不行赴任及妄稱事故離職者風憲不許再用一監察御
史分巡守省體覆聲跡若令照刷各處宣慰司元帥府文卷地里窵遠難
於遍歷今後宣慰司元帥府文卷並依舊制令拘該廉訪司照刷一臺察
之設糾繩奸慝言路通塞有關治道曾經彈劾被問經斷之人無得摭拾

元間元言官吏違者究治一官吏貪婪病民為甚廉訪司職當追問不得
轉委有司已有定制比聞分司所至之處遇有告言取受往往憚於追問
巧為沮遏吾民重困寔在於斯仰巡歷監察御史悉心體訪違者糾劾以
聞一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體覆災傷　至正十年二月准御史臺咨照得近准行臺咨并各道廉
訪司備路府申至正九年災傷病及於民不為不重今乃視為泛常其有
司不為用心檢踏廉訪司不行依期出巡以致百姓災傷耽延弗與依例
體覆至於申報之際往往違期使民失所深為未便今後各道分司須要
八月中出巡凡遇災傷隨即體覆如是似前因循違慢欽依究治施行
體覆守令聲跡　至正十年二月准御史臺咨中書省奏備根底吏部呈
路府州縣任迴守令例合督捕所屬俱治者陞一等及半者減一等俱不
治者降一等其路府州已保守令任迴俱有所轄縣分即係督捕所屬治
否入員今次却以六事俱備繳連憲司牒文別無考覈督捕所屬明文與
例不同又兼到任中間相該所屬前後年月不齊難議黜陟以此參詳上
項守令給由廉訪司體覆牒文未完擬合行移本道依乃覈及已完而所
屬給由未到者俱將各官姓名於守令簿內明白附寫候考覈牒所并所

爲給由到部至日通行依驗升降所有各官應得資品先行類選庶不淹
滯入難處道說有倚商量來路府州縣守令上下相維各有定分看督攝
專責於路則是府州無督攝之責矣今後守令督攝之格路督責府府督
攝州州督攝縣如所屬直隸路府州者就便督攝各道廉訪分司每歲巡
歷之際就行體覆不親民路府州達魯花赤總管知府知州任內行過實
蹟比及遷司明具各官聲蹟美惡及所屬治否先行移牒總司須要年終
申臺呈省置司處所并三臺監察御史按治去處依上呈報委吏部正官
首領官提調明白附簿以憑黜陟各官任滿給由到部驗應得資品先行
類選照勘逐年報到聲蹟美惡所屬治否斟酌除授其升降等第須俟所
屬任滿考覈牒文俱到驗相該月日通行定奪外據親民守令依舊任滿
考覈六事繳連牒文申達省部依驗等第陞降就任官選才內外通融輕
重迭用乃選法之良規其在任二三年未有成效者有選衙門不得取用
其餘事理並依至正四年至正八年聖旨事意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
般者　出使官員俸給　至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准御史臺咨承奉
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奉省判本部呈書謂臣子有行役之勞國家有優崇
之典或扈從上京或出使遠方此行役之勞亦臣子當爲之事然預借以

俸則行李有從容之樂室家無反顧之憂其優崇亦可謂至也切照本部
職司金谷出納惟謹緣近年以來在京各衙門被差人員無問地里遠近
事務輕重槩以出使爲由輒使預借俸鈔合得祿米於本衙門通俸內逐
月放支其餘各衙門不許預借如此則行役足得以優游而錢糧不至於
泛濫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照會各衙門劄付本部就行依上施行具呈照
詳得此覆奉都堂鈞旨連送戶部再行照擬呈省奉此本部再行議得今
後各衙門年例預借上都俸祿依例全擬支付其或出使邊遠重事并嶺
北甘肅雲南者止許預借俸鈔祿米於本衙門通俸內逐月放支其餘各
衙門不許預借如此則行役足得以優游而錢糧不至於泛濫合依已擬
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照會樞密院劄付御史臺本部就行依上
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咨請依
上施行　均祿秩　至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
劄付至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肅政廉訪司職專
糾劾責任尤重歲頒祿秩理宜從優今後各道廉訪使歲給中統鈔陸伯
錠廣東廣西雲南海北俱係遼遠重地比與腹裏江南不同其廉訪使歲
給鈔捌伯錠上路達魯花赤總管每歲各給鈔肆伯捌拾錠下路達魯花

赤總管各給鈔肆百貳拾錠都水庸田使江西茶運使河間山東河東兩
淮兩浙福建鹽運使與上路同四川茶鹽運使與下路同其餘四品以下
官員驗其品級歲給鈔錠具有等差欽此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
可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朵兒赤
殿中那海給事中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
監平章韓鏞參政帖理帖木兒參議悞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
良楨參議邊公佐郎中鎖住員外郎李稷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
事武祺都事黍古必闍赤也先不花等奏雲南省所轄路府州縣等官所
無撥到職田見請俸錢已是倍支再難添給合後並依舊例預爲申索鈔
錠須要按月支付廉使官獲養廉上付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麽道奏呵
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都省議得上項官員祿秩擬自至正十一
年正月爲始於各處諸名項錢內按月驗數支給如是不敷預爲申索外
據元支俸錢隨即開除仍將四品以下官員合得祿秩開坐前去合下仰
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照驗欽依施行一各道廉訪副使歲給鈔肆
伯錠僉事叁伯錠經歷貳百錠知事壹伯伍拾錠照磨壹伯錠其廣東廣
西海北雲南四道副使歲給鈔伍伯錠僉事肆伯錠經歷叁伯錠知事貳

伯錠照磨壹伯伍拾錠一上路同知歲給鈔貳伯肆拾錠治中壹伯捌拾
錠府判壹伯伍拾錠推官壹伯貳拾錠經歷壹伯貳拾錠知事玖拾錠案
牘陸拾錠一下路同知歲給鈔貳伯壹拾錠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案牘與
上路同一散府達魯花赤知府歲給鈔叁伯陸拾錠同知壹伯捌拾錠府
判壹伯貳拾錠推官知事案牘與下路同一上州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
叁伯錠同知壹伯伍拾錠州判壹伯貳拾錠知事案牘與散府同一中州
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貳伯肆拾錠同知壹伯貳拾錠州判玖拾錠都目
叁拾錠一下州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壹伯捌拾錠同知州判與中州同
一上中下縣達魯花赤縣尹歲給鈔壹伯貳拾錠縣丞玖拾錠主簿陸拾
錠縣尉陸拾錠一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各給鈔玖拾錠錄判陸拾錠一
各處巡檢獄丞司獄歲給寶鈔陸拾錠一江西茶運司都水庸田使司河
間山東河東兩淮兩浙福建鹽運司與上路同四川茶鹽運司與下路同
守令　至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吏
部呈照得近奉省判至正八年四月初九日奏准選舉守令內一款選舉
守令已嘗定制令六部宣慰司廉訪司每歲舉才堪守令者一人後以天
下郡縣之廣所舉者不足充數復令內外三品以上流官依上歲舉近考

所舉之人多冰炭相為懸一縣除催誠恐轉為民病今後在內六部司農司集賢翰林國史太常禮儀院秘書崇文國子都水監侍儀司在外宣慰司廉訪司并各路府達魯花赤總管知府到任三月以裏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州已下達魯花赤州尹知州縣尹録事到任亦限三月以裏各舉一人自代從中書斟酌注用投下不與所舉守令每季類報腹裏江南陝西不過次季仲月兩廣四川甘肅福建不過次季季月以裏須要咨申省部各官任滿仍於解由內開寫所舉姓名或憚於遵及過期不舉者三品以上罰俸標附風憲合罰俸給移文御史臺一體施行已下人員於再除之際削降散官一等若舉年近致仕素有痼疾不應入流及見任守令度朝廷必不准用之人量事輕重黜罰應舉守令官員禮任之日即將到任日期各申所屬上司轉達省部考覈黜陟之法並依至正四年定制欽此除欽遵外照得先為此事累經遍行各處應舉守令并自代官員多不依期舉保本部議得除腹裏路分各道宣慰司另行外上項事理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催督欽依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沙汰減併

至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節該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內外大小諸衙門內度其事務繁簡合併衙門壹伯壹拾處沙汰冗官員陸伯肆拾伍員裁減吏額貳阡玖伯叁拾貳名欽此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寢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朶兒只殿中那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監平章韓鏞參政帖理帖穆爾參議悟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良禎參議邊公佐郎中鎖住員外郎李稷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事武祺都事蒙古必闍赤也先不花等奏昨前為減併衙門沙汰冗官均職田的開請詔書來沙汰冗官陸伯肆拾伍員裁減吏額貳阡玖伯叁拾貳名如今行與各處文書官員隨即給由求仕掾譯吏知印怯里馬赤司吏人等候歷俸考滿離役及陞轉事故欵下名缺驗職官吏員相參裁去入數再不收補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都省議得上項合併衙門官吏隨即革去合裁官吏除都護府太醫院等處照依坐去員數裁去其餘衙門從下裁減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就行欽依施行

御史臺裁減吏等捌拾捌名　本臺并各道貳拾玖員掾史叁名醫人壹名　殿中司通事壹名　各道[illegible]史等貳拾肆名　山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燕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河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河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山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山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淮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淮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南臺吏等叁拾玖名　本臺伍名令史叁名譯史壹名醫人壹名　各道十處吏等叁拾肆名　江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江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浙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浙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湖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湖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廣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廣西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海北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福建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西臺吏等貳拾名　本臺陸名令史肆名宣使貳名　各道肆處吏等壹拾肆名　河西道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漢中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四川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雲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建言職官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近據吏部呈

該為建言職官一半相參補用事得此移准奏事房付至正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阿魯圖怯薛第三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科住云都赤金剛寶殿中那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太傅右丞相太不花平章玉樞虎兒吐華右丞脫列參政韓鏞參政帖理帖木兒參議悟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良禎參議脫火赤郎中李稷郎中董鑰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事直省舍人遠世普花完者帖木兒蒙古必闍赤都兒迷失海牙也先不花等奏至正二年奏准內外諸衙門額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補用之法於內職官一半相參具有成憲在後至正八年奏准上都留守司并在京三品以上衙門果有應補職官依例選取如或不敷許於相應人內依例取用俺商量來若依至正八年奏准事例三品以下衙門職官不敷許於相應人內補用有礙選格擬合欽依至正二年事例須要一半相參補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付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就行欽依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一　七皆

臺 御史臺六

元南臺備要建言燒鈔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江西省咨平章卜顏帖漢而榮祿建言本省控制江廣提調一應軍機庶務所設正官平章左右丞叅知政事時常員缺每遇燒毀昏鈔便行妨職以致省務壅滯除廣東一道江西壹拾壹路南豐州各季昏鈔係隸本省摘委省官一員急司官不妨本職一同燒毀原其各路州倒到一季昏鈔動以數萬之計縱日逐燒毀不下一月餘日才方了畢倘或司官公務不能摘離省官坐待旬月方可約會監燒若行請出兼著省事緣例所拘比之在京監察御史斷事官各部官輪番交換本省官員遷除不常又無以次可以輪更之官況值不測調遣及抽分番貨提調段疋錢粮等事實與在京不同然止令省官妨職專以燒鈔不無遲悞事機莫若今後監燒昏鈔遂季輪番更替不妨本職監燒仍復署押省事庶得公務均濟兩無躭悞實為便益准此宜從本省移咨中書省詳酌施行咨請照驗准此看詳上項事理如准平章卜顏帖漢而榮祿所言官府便益咨請照詳希咨回示准此送據戶部呈行據諸路寶鈔提舉司申叅詳燒鈔之官例皆妨職然而內外事理不同似難一例拘之各處行省宣慰司官近年員數多不齊備倘遇燒鈔官既缺員若擬妨職恐於政事有所窒礙若不妨職却與舊例相違擬合令後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所委人員依例妨職果是缺員別無以次合准所言通著其事相應申乞照驗得此本部議得江西省平章卜顏帖漢而言監燒昏鈔官不妨省事公務均濟兩無躭悞寶鈔提舉司申在外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依例妨職如果缺員通著其事以此叅詳合准所擬如蒙准呈宜從都省可否聞奏遍行各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至正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光天殿後寢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兒只云都赤金剛寶殿中郯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省官每商量來定住平章晉化平章帖理帖穆爾叅議直省舍人達世晉化完者帖木兒家古必闍赤忙古兒等奏俺根底江西省官備着本省平章卜顏鐵漢而文書裏與將文書來本省控制江廣時常缺員每遇燒毀昏鈔便行妨職以致省務壅滯莫若今後監燒昏鈔遂季輪番不妨本職監燒仍復署押省事庶得公務均濟兩無躭悞實為便益麼道與將文書來的上頭交戶部定擬呵今後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所委人員依例妨職果是缺員別無以次合准所言通著其事聞奏遍行各省劄付御史臺的說有依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整治鈔法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檢會到至元十九年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先為民間有不堪行使鈔數許令赴行用庫倒換每兩尅除工墨三分如有私下倒昏鈔之人告捉到官將犯人所責鈔數給付告人充賞累行禁治今捉獲交鈔提舉司轉屬庫官人等私下倒換昏鈔除對問斷決外又體知得街市專有一等不畏公法窺利之人結攬昏鈔恃賴權勢抑逼庫官倒換及有庫官庫子人等通同將關到鈔本推稱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換私下結攬妄分料鈔擇鈔市鈔等第多取工墨接到使諸人不得倒換據大都在城已經委官及劄付御史臺體察科出榜禁治如有違犯許諸人首捉將所責鈔數給付告人充賞犯人斷五十七下中間却有妄告恐嚇錢物之人亦仰依上斷罪除已劄付戶部遍行禁治外仰下各道按察司體察施行又一欵至治二年五月刑部與戶部議得內外設立行用庫倒換昏鈔本以流通鈔法便於交易庫官司庫攢典人等往往結構小倒之人及與官豪勢要通同結攬商買行鋪昏鈔暗地倒換多取工墨提調官不為用心鈐束致使庫官人等推稱檢閘為名故意不行開庫今後各處行用鈔庫須要每日平明開庫庫官親臨監視司庫人等先儘小本細民過往客旅次及行鋪之家不限多寡盡數倒換未時後收計即將昏鈔編類成料提調官常切用心鈐束如監臨主守官吏人等詭計作弊多取分例並計贓以枉法科斷知情者減犯人罪二等失覺察者減三等鈔主決五十七下其鈔沒官仍追中統鈔伍錠付告捉人充賞提調官失於鈐束量情究治任滿解由內開寫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都省准擬本部議得各處有司提調官及庫官庫子人等多不奉公縱令公使人等及權豪勢要街市無藉之徒通同結攬小倒自五門順承等門羊市角鐘樓前樞密院東十字街入民輳集去處往往羣聚公然倒換昏鈔拾兩內除宜兩或壹兩伍錢甚至貳兩者有之以致民間行用損除搭頭鈔兩沮壞鈔法良由於此且以庫官止取工墨三分而百姓不往倒換者蓋由庫官庫子人等刁蹬留難之故街下小倒指除加倍而小民爭先博易者為無遲滯淹留之患是致廢國家

惠民之善政徒資無藉貪婪之奸黨傷公敗私沮壞鈔法若不申明舊章嚴加禁治深為未便擬合令寶鈔提舉司就行在京六行用庫須要每日開庫從朝抵暮依例倒換毋致留難刑部大都路多出文榜嚴加禁約但有權豪勢要街市無藉之徒通同結攬小倒多取工墨街市行使捎除搭頭鈔兩許諸人捉拿到官依條斷罪仍令巡視倉庫司許官常川巡綽毋致違犯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體察刑部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已劄付刑部多出文榜於人烟輳集去處張掛仍行所屬嚴加禁約敢有似前小倒昏鈔多取工墨街市行使捎除搭頭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依例斷罪仍將所賫鈔兩給付告人充賞外其餘行省腹裹去處亦仰一體禁約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建言燒鈔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陜西省咨奉元路申西臺劄付監察御史范勿丞直呈於至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與陜西省叅政温中奉一同監督奉元路總管馮太中差倩行人將行用庫子王諒至正七年夏季昏鈔肆阡柒百伍拾叁錠叁拾玖兩肆錢內剔下不堪短少壹百伍拾肆錠玖兩玖錢照得元配料內俱有合用印帖一切於上開寫行用庫子王諒配料鈔錠于

右次行玄字號至元貫伯壹料壹阡張二行盛寧縣雜物行人其本名下畫字次三行配料官三原縣主簿不嚴達實庫子王諒貼庫門諒各於本名下畫字年月日下攢典蒲亨附追究得勘合薄係庫使王瑛收掌比對料號配料官庫貼行人姓名相同鈔料別無行人關防止是庫官庫子配料官封記呼喚行人辯驗薄貼勘合別無爭差惟檢閘得剔下不堪鈔數並不是元檢之數堪燒昏鈔背上却有行人小印記事蓋由庫官庫子配料官等虛置薄帖明視關防暗作窺弊以致奸偽日滋鈔法澁滯其餘去處鈔庫諒同一體以此參詳今後倒下昏鈔粱料之際許令庫官如前勘合關防及令檢閘上料行人各於料號掩頭上如法封記成料布袋外令貼庫同封捎㦲之外庫官配料官用印封記須要提調官躬親監視裝封九遇燒毀令元檢垛料行人各驗元封相同然後閘檢庶望少革前弊鈔法通行宜令合干部分定擬通行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外憲臺合下仰照驗就申陜西行省依上施行申乞照驗本省看詳上項事理如准監察御史所言宜令合干部分定擬為例遵守相應咨請照詳回示准此送據戶部呈議得陜西省咨監察御史范勿監視奉元延安二路至正七年春夏二季昏鈔剔下不堪短少鈔壹百伍拾肆錠玖兩玖錢元配料內俱有合同印帖開寫庫子行人配料官貼庫姓名各於本名下畫字比對姓名相同不堪鈔錠行下辯驗得並不是元檢之數蓋由庫官庫子等虛置薄貼關防今後倒下昏鈔粱料之際許令如前勘合關防及令檢閘行人料號上如法封記成料布袋外令庫貼同封捎㦲之外庫官配料官用印封記須要提調官躬親監視裝封九遇燒毀令元檢垛料行人各驗元封相同然後閘檢庶望少革前弊以此參詳各處行用庫倒換昏鈔設立行人庫子庫官人等眼同檢數勘合薄貼關防奸弊務欲畫實倒換真昏前項所言事理合准所擬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建言鹽法

至正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申淮淮安等處分司牒該准副使姚太中牒嘗謂致治必澄其本救弊必塞其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欲行去其弊未之有也切覩朝廷立法甚為允平有司奉行當患不至法不披詳人多寃枉伏覩國家以鹽課為重比因各處私鹽生發蓋因拘該有司失於關防以致侵襯大課廵案至淮東路據本路牒報到見禁罪囚數內鹽徒四起一起郭老九等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四月十

六日各出本錢壹拾錠於安東鹽倉河下卞綱頭買訖私鹽大小肆拾陸袋一起包和尚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五月初五日用鈔壹拾壹兩伍錢買到廟灣場竈戶蔣海驢私鹽壹伯捌拾斤一起咸都保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九月十八日同徐于中等四名各出本錢共肆拾伍錠於調字綱卞綱頭處買到私鹽捌拾伍蒲包一起許李保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七月初六日用鈔壹拾兩於五祐場廣盈團蔣六三處買到私鹽壹百餘斤除錄另行外切詳凡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發之家不得展轉指攀平民之例謂如甲私鹽被獲到官招指此鹽係乙處所買乙又不招復指於丁是為展轉指攀今郭老九等明供所犯私鹽於調字綱卞綱頭廟灣場竈戶蔣海驢五祐場廣盈團蔣六三處買到多至萬餘斤少者數拾引本係各場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綱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縱令竈戶綱頭恣意盜賣比與小民煎熬展轉攀指人數不同此等之人處心俛倖貨鹽則收利於己事發則歸罪於人捕獲之際鹽徒指出各場偷賣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必須移文合該場分科申牒運司取發皆以止理見發不得展轉攀指及以起火時月有妨辦課為詞往往狥私占恡一槩直而不問是致猾吏得以肆其奸鹽徒得以長其惡使愚民枉受伎配之刑場綱人等

生享豐阜之利苟免犯賣之愆甚失朝廷立法之初意又恐日就月將大
啓倖門為弊滋甚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依例止理見發如此不惟用法
允平抑且鹽課易辦而斯民亦免枉罹刑憲之苦也當司牒請照驗轉達
施行准此者詳如准副使姚焴太中所言誠為允當申乞照驗得此具呈
照詳得此批奉都堂鈞旨送刑部照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御史臺呈准
東道廉訪司副使姚太中言凡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發之家不得展
轉指攀平民本係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綱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縱令竈
戶綱頭恣意盜賣捕獲之際鹽徒指出各場偷賣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
必須移文合該場分科申牒運司取發皆以不得展轉指攀及以火起時
月有妨辦課為詞往往徇私占怯一槩置而不問其致猾吏得以肆其奸
鹽徒得以長其惡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私鹽止理見發之家外披販賣
鹽徒指出場官總催綱頭竈戶工丁入處買到官鹽者不計多寡擬合並
依正犯私鹽例一體科斷難同止理見發不惟用法允平鹽課易辦以此
參詳私鹽止理見發不得展轉指攀平民已有定例其場官總催綱頭竈
戶工丁通同巡鹽官軍將煎辦官鹽私地賣與鹽徒事發供指到官難同
指攀平民對問是實擬合隨事追問依例科斷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

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戶部遍行為例遵守相應連呈照
詳覆奉都堂鈞旨送刑部約會戶部一同照驗連呈奉此刑部與戶部一
同議得准東道廉訪司副使姚太中建言凡獲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
發之家不得展轉攀指平民如甲犯私鹽指係乙處所買乙復指於丁是
展轉攀指郭老九等明供所犯私鹽於調字綱卞綱頭等三處買到多至
萬餘斤少者數十引本係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綱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
縱令竈戶綱頭恣意盜賣比與小民煎熬展轉攀指入數不同此等之人
處心僥倖貨賣則收利於己事發則歸罪於人捕獲之際指出各場偷賣
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必須移文合該場分科申牒運司取發皆以止理
見發之家不得轉指及以起火時月有妨辦課置而不問猾吏肆奸鹽徒
長惡日就月將大啓倖門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依例止理見發外披販
賣鹽徒指出場官總催綱頭竈戶工丁入處買到官鹽者不計多寡擬合
並依正犯鹽徒例一體科斷難同止理見發用法允平鹽課易辦以此參
詳各處運司地方有異風土不同情弊多端難拘一律謂如准浙二司鹽
場無不毛之地悉皆開墾種蒔若催煎運司官場司官吏人等煎辦之際
用心設法關防巡場軍官軍人晝夜嚴加巡綽使竈牌工丁人等將給本

煎辦鹽袋盡實秤盤入官則私鹽何從而出又山東河間二司鹽場多在
瀕海煎造其在海大船每歲入場通同場官竈戶人等公然買賣覩給本
已煎官鹽賤如糞土每船少者買販數百引多者阡餘引運至揚州路管
下崇明州地面石牌鎮揚子江口轉賣此間邊江撥脚鐵頭大船結艅運
至上江發賣拒敵巡哨軍船殺害軍官人等歲歲有之比走透官鹽致有
虧煎允賣廉副姚焴所言切中弊情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權貨器具明
白者依例止理見發所據河海販鹽幷陸地十引之上鹽徒指出場官總
催綱頭竈戶工丁等處買到鹽數合准所言難同止理見發並聽隨事追
問如此庶幾鹽無走透課易辦集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
史臺依上施行照會刑戶二部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
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公差人員

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各省使呈照得都省統
領萬機總裁庶務凡無直省宣使人等通報事辦集公務往往推稱緣故
及托病不經由元行站道轉乘站船恣意遠轉探覷親戚遷延歲月不行
回還以致公事遲慢若不立法深為未便今後公差人員出使四方照依
水陸路程往廻給限果有病疾拘該有司令醫者治關寫患病緣由痊可

日期明白具印信文解申達以憑稽考若違元限驗日數遠近定擬罪名
不惟使人知所警畏庶得公務早為辦集以此參詳上項事理宜從都省
劄付合干部分定擬遍行各處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
呈檢會到至正條格內一款至正十四年四月湖廣省咨本省譯史姚朶
魯朶海因押運廻樂廻還至南京不由正道馳驛却與溫迪罕參政稍帶
家書衣服經由襄陽府水站還省都省擬四十七下罷役一款天曆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其餘大小諸衙門
裏委付的人每合遵守中書省節制行有近間省官每上位根底奏過衆
人商量定各處為錢粮等事被差的人關訖鋪馬聖旨差劄推稱事故不
肯去的也有若便取問呵罪經釋免如今遍行文書今後但凡中書省差
使裏如無緣故不去的記了他的名字上位根底奏呵怎生奏呵奉聖旨
受宣的咱每根底奏者受勑的恁就要罪者欽此本部議得各省使臣公
差人員凡差直省舍人宣使人等通報事情辦集公務往往推稱緣故及
托病疾不行經由元去站道轉乘站船探覷遷延歲月不行廻還以致公
事遲慢若不立法深為未便今後公差出使人員照依水陸路程往廻給
限果有病疾拘該有司關寫患病緣由痊可日期具印信文解申達以憑

稽考若違元限驗日數遠近定擬罪名以此參詳今後諸衙出使人員果
有營幹已事故托患病稽遲程限失悞公事擬合停俸取問服勘明白依
例治罪庶幾人知警畏事免稽遲如蒙准呈遍行爲例遵守相應連呈照
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僉
補站户　至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御
史臺呈據監察御史福安劉繪檢會到至正條格内一款大德六年八月
兵部議得逃亡消乏之站户合令親管州縣保勘具申總管府委不干碍五
品以上管民官親行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差申覆省部
定奪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等官驗數多寡責罰
標附過名仕廻降等遷敘主典人吏勒停都省准擬又泰定四年五月兵
部議得各處水旱站赤消乏有司遷延不肯保勘廉訪司以體察例不回
文往復數年不能補替致將同甲貼户一併靠損參詳站户消乏例合隨
即僉補雖有呈准通例令親管官司保勘不干碍五品官體覆監察御史
廉訪司體察爲無所立程限往覆淹延民受其害今後擬合自動文字日
爲始至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了畢通理不出一年須要完備若有限外
不完去處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都省准擬承此依奉憲臺劄付

廵歷京畿東道至三河縣照刷出本縣文卷内一件夏店驛站户趙信刑
運成等貳拾肆户陳告貧難消乏累經數載遷延不與從公保勘體覆又
檀順二州平谷昌平等縣似此事理遲慢者衆已將隨處官吏量情責罰
外切詳比年以來水旱站赤蓋因諸衙門給驛泛濫使客頻繁以致逼臨
日漸消乏及至陳告到官各處親管州縣官司以保勘不完爲由故行遷
調往復動經數年不能隨即補替致使站户愈加靠損其中貧男鬻女應
役者有之拋家弃業逃亡者有之灼其民病莫甚於斯雖有舊章不出一
年須要完備多不遵守蓋爲别無定立限外罪名因而拘該有司視同泛
常徒爲文具今既呈准虚申站户消乏逃避保勘不實并將貧下小户虚
捏事產妄作富實人户僉充已有關防所定罪名遍行各處并大德六年
任廻降等主典人等勒停通例外其出違程限一節若不嚴立科條必致
年復一年踵習前弊又係前日虚文也今後站户果有消乏逃亡從各户
赴當該站役官司告稱端的不能當站貧乏緣由及或有在逃人户不行
應役津納同甲貼户差發即時行移元籍官司照依該載事例扣算首尾
不出一年須要保勘體覆完備隨即飛申本管上司於相應户内依例從
公僉補替換若有出違程限去處當該親管州縣正官首領官比例照依

户數多寡坐以責罰罪名標附其拘該上司并不干碍體覆等官如果限
外遲慢臨時詳情究問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體察非惟站赤少甦亦
且官吏知畏事無遲滯所據罪名等第宜從憲臺具呈都省令合干部分
明白定擬遍行爲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兵部呈本部議得監
察御史建言逃亡消乏之站户親管官司保勘不干碍體覆等官出違程限
定立罪名等第已有呈准定例遍行各處别難再擬如蒙准呈宜從都省
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已經劄付本臺照驗依上施
行去訖又據御史臺呈監察御史福安劉繪元言今後站户果有消乏逃
亡者各户赴親管站役官司告稱端的不能當站貧乏緣由及有在逃人
户不行應役津納同甲貼户差發即時行移元籍官司照依該載事例扣
算首尾不出一年須要保勘體覆完備隨即開申本管上司相應户内依
例從公僉補替換若有出違程限去處當該親管州縣正官首領官比例
照依户數多寡坐以責罰罪名標附其拘該上司并不干碍體覆等官如
果限外遲慢臨時詳情究問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體覆今奉照到通例止
是虚申站户逃亡消乏之元申體覆官司各各不實罪名具呈照詳得此送
據兵部呈議得建察御史劉繪等建言水旱站赤比年以來諸衙門給驛

泛濫使客頻繁以致逼臨日漸消乏及至陳告到官親管州縣以保勘不
完故行遷調往復動經數年不能補替致使站户愈告靠損其中貧男
鬻女應役者有之拋家弃業逃亡者有之蓋其病民莫甚於斯雖有舊章
不出一年須要完備多不遵守蓋爲别無定立限外罪名因而視同泛常
徒爲文具若不嚴加科條必致年復一年踵習前弊以此參詳監察御史
所言整治站赤事關急務今後水旱站户果有端的消乏貧難或有逃亡
委無親族同户丁產者並聽當該站官受理隨即行移元籍親管州縣委
官體勘不出兩月不干碍五品官體覆不過三月申達省部定奪一年之
内須要於相應户内依例僉補了畢毋致耽誤歇役若過違程限本年事
不結絶者親管州縣每一户至五户正官罰俸半月首領官罰俸一月司
吏笞決七下五户以上至十户正官罰俸一月首領官笞決七下司吏一
十七下十户以上至二十户正官七下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二十七下二
十户之上罪止正官一十七下首領官二十七下依舊勾當司吏三十
七下革役别敘其不干碍五品官或引本廳司吏承管公文顧忌違程不
行體覆回報者驗户多寡與親管州縣官吏一體論罪如拘該本管上司
路府州縣准所屬申解稽延不依程限催行以致相耽站役逼臨見户代

當者正官罰俸一月首領官笞決一十七下司吏二十七下通行標附從
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嚴加照刷體察究治廢弛站赤少乏而官吏知所警
畏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遍行為例遵守相應
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合下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除外本
臺咨請依上施行准此。 奏事。 至正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准御史臺咨
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兒只云都赤朶兒只給事中忻都
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特奉聖旨世祖皇帝時分不分諸色人
等有才學的選擇着勾當裏委付有來近間將南人省院臺裏不曾委付
上頭偏付的一般有天下四海之內都是咱每百姓有如今依着世祖皇
帝時分用人例南人內有才學的好人有呵省院臺裏交用者麼道聖旨
了也欽此除欽遵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
行。 譯史人等。 至正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
付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十六日咬咬怯薛第三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
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朶兒只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定住平
章月魯不花平章普化平章帖理帖穆爾參政偰哲篤參議脫火赤參議

汝中栢郎中伯顏帖木兒員外郎完者帖木兒都事等奏各衙門譯史怯
里馬赤知印宣使奏差職官相參用者麼道奏着為例行了來各衙門職
官闕裏用了白身人有要罪過呵經革了有即目行事之際各處差使用
人有如今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已前職官闕裏參了的譯史怯里
馬赤宣使奏差勾當差使去辦事的不為例自公參月日為始與他每准
設今後職官闕內再參補不應人呵依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
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行。
開讀。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
兢兢圖治罔敢暇逸不謂近者河南反賊聚此承平之久誑惑愚民弄兵
構難剽掠城邑荼毒黎元是用將司捕擒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狂猘尚
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旅太傅右丞相脫脫勲舊
忠貞朕所眷倚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討重以心膂之親固難其請
而期於自效誠懇益堅朕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匡濟之材孰勝裁
定之任乃命依前以荅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愼簡官屬分省于外督制
諸處軍民爵賞有功誅殺有罪脩舉庶政輯安斯民撫順討逆悉聽便宜
從事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毋或有違務使將帥一心

士卒用命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實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
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御史
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可怯薛第三日
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阿八赤殿中燕赤不花給
事中忻都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伯撒里知院定住平章衆家
奴知院搠思監大夫月魯不花平章普化平章賀魯左丞朶兒只中丞福
壽同知哈麻同知帖理帖穆爾參政烏古孫良楨參政不顏帖木兒副樞
悟良哈台副樞劄撒兀孫侍御阿藍荅兒僉院偰哲篤參議脫火赤參議
王敬方參議李稷參議伯帖木兒郎中周壽郎中完不花員外郎劉繪員
外郎安明德都事直省舍人安童蒙古必闍赤忙哥帖木兒等奏如今江
浙省地面裏反賊徒燒毀城池殺擄人民調兵勦捕之際行省官凡有輕
重事務若是一一咨稟誠恐緩不及事倘省臺院衆人商量來若不交他
每從便行事呵耽悞了勾當有如今江浙省裏一應合行的事交本省官
好生用心行凡有調遣軍情重事及創動官錢不須咨稟就與納麟大夫
處商量了交他每從便區處其供給軍儲召募把截一應軍需等事所司

若有怠慢呵四品以上取招咨稟五品以下就便究治呵怎生奏呵奉聖
旨那般者欽此除已差直省舍人渾禿帖木兒賫文前去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江浙省及照會樞密院就行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
依施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完者帖木兒 至正十
二年三月十九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
二日咬咬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送
里必失殿中阿不花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
相伯撒里知院定住平章搠思監大夫普化平章賀魯左丞朶兒只中丞
帖理帖穆爾參政烏古孫良楨參政劄撒兀孫侍御童子治書偰哲篤參
政脫火赤參議王敬方參議李稷參議伯帖木兒郎中周壽郎中字羅帖
木兒參議馬馬碩理經歷劉繪員外郎咬住都事安明德都事直省舍人
安童蒙古必闍赤忙哥帖木兒等奏山南廉訪司官將分司副使完者帖
木兒取迴總司委領千戶壹員將壹阡名軍人壯丁前去與反賊迎敵呵
副使完者帖木兒於正月二十六日迎見反賊不行迎敵當日避走將坐
鋪馬經由四川陝西省來到這裏有行事之際似這般怠慢了避走的若
不整治呵怎懲戒多人倘省院臺官衆人商量來如今完者帖木兒根底

取了招伏將他杖斷壹百柒下追奪所受宣勑不敘發去海南當川安置
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
除外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三月
十八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脫脫怯
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烈帖木兒云都赤朶兒只殿中
燕赤不花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省院臺裏入商量了普化平章朶
兒只中丞哈麻同知蠻子參議燕帖木兒員外郎直省舍人完者帖木兒
家古必闍赤釋家奴等奏俺根底孛羅不花鎮南王與將文書來為反賊
過江往湖廣省所轄地面裏刼擄人民有歷道說將來有俺省臺院衆人
商量來江南三省是緊要地面有緊關隘口若不把截呵怎中如今交江
浙省平章伯顏帖木兒江西省平章星吉南臺中丞蠻子海牙等疾早起
程鎮守江州於兩省所管軍馬內交他每從便斟酌調遣及召募壯丁民
義等於沿江兩岸緊要關津渡口好生用心把截整點軍馬完備前去湖
廣併力勦除反賊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已移咨江西省平
章星吉江浙省平章伯顏帖木兒欽依召募民義壯丁人等於長江兩岸
上下水注衝要緊關去處牢加把截整點軍馬完備前去湖廣須要日近

併力勦除及咨湖廣江西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
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就行依上施行。　勦
捕海賊　至正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准中
書省咨至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皁角納鉢馬上來時
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朶兒只殿中阿不花給事中朶兒只等有來脫
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普化平章悟良哈歹參政脫火赤參議
伯帖木兒郎中咬住都事等奏昨前南臺侍御左荅納失里做江浙省左
丞總兵勦捕海賊者麼道有聖旨來俺根底南臺大夫納麟說將來左荅
納失里在蕪湖太平等處好生謹慎把截關津隘口與賊相敵即目交江
浙省參政保哥等勦捕海賊去了有交左荅納失里依前把截蕪湖太平
等處關津隘口的說將來有俺衆人商量如今交左荅納失里休去依前
各分把截蕪湖太平等處關津隘口交恩寧普浙東去呵怎生奏呵奉聖
旨那般者欽此除已移咨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劄付御史臺及南臺侍
御左荅納失里恩寧普就行欽依施行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已移咨
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就行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
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

年正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兵房付南臺中丞蠻子海
牙呈欽奉聖旨勦捕反賊欽此照得近奉中書省劄付揀委江西平章星
吉南臺中丞蠻子海牙率領官兵民義直抵小孤山等處就營在彼元軍
荅剌罕民義人等日夜嚴加把截克復江州救援江西仍差人前去催督
各處官軍作急前進依上施行奉此依上與江西平章星吉寬徹不花太
子幷官軍沿江兩岸勦捕紅巾反賊於小孤山江岸住劄仍督責各處官
軍人等日夜嚴加把截及沿江巡哨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巳時據邏
哨頭目趙國用報說哨見三江口有紅巾反賊乘駕大小船隻萬餘順流
前來幷江兩岸步行賊徒不計其數水陸相接卑職聽知同江西平章星
吉寬徹不花太子就領怯薛丹官軍丁壯人等駕船迎敵不期前賊火船
衝突入陣卑賊等與賊奮敵賊勢退散至次日天明據江西平章元領怯
薛丹鎮南蔵卜不花帖木兒等告稱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辰時有賊
人數萬餘衆分作三隊下流放燒火船火筏不計其數差江州路同知也
孫帖木兒龍興路同知賽都魯丁怯薛丹不花帖木兒等同南臺中丞寬
徹不花太子幷鎮撫按攤不花都事木八剌沙掾史宗椿幷怯薛丹不花
等各枝兒丁壯人等與賊對敵賊勢浩大官軍失利下流浪戰相及一更

其時月黑彼我不認至二十一日早見怯薛丹朶兒只說稱我根隨大人
平章夜來殺過小孤山大人被賊弩射壹箭正中左膊又殺至小孤山下
被賊人圍遶各船着火平章及怯薛丹鎖南朶兒等壹拾名鎮撫按攤不
花都事木八剌沙俱各對陣不存掾史宗椿等不知下落各官元起馬聖
旨幷勑牒俱於船內危急不能救取我浮水出來了得此照得元委理問
完者帖木兒所申總兵官江西平章星吉與賊對陣不存本省元領軍馬
正在徑進之際一時不可缺官統領即與寬徹不花太子商議就令委理
問完者帖木兒龍興路同知賽都魯丁權行統攝軍兵　詳上項事理係
關軍機重事宜從選委重官前來總制令差怯薛丹哈馬貪呈前去乞賜
早爲遴選大將前來總制併力勦捕施行具呈照詳得此一呈至正十二
年十月初二日調遣怯薛丹荅剌罕僧伽等哨見紅巾賊人乘坐船大小
三千餘號在於吉陽洑下安慶地面稍泊當時即同寬徹不花太子調兵
至初三日與賊對敵賊勢猖獗官軍數少致使官軍突綜若不差人作急
飛報早差總兵官將引快便船隻及借撥錢粮前來救援併力勦捕事在
危急今差宣使苫思丁賫呈告稟具呈荅剌罕太傅丞相早賜作急救援
施行准此一呈據所委江西理問完者帖木兒等呈權行統攝見在官軍

人等於安慶路山口鎮住劄右便前進切緣官軍義兵入等日支粮米並
無顆粒亦無分文鈔錠若不作急差委重臣總兵及添撥錢粮軍器兎致
失所有悞軍機今差臨安路治中孛蘭奚賫呈前去具呈太傅荅剌罕右
丞相照驗具呈照詳得此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
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列帖木兒云都赤阿八赤殿中燕
赤不花給事中禿魯帖木兒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師右丞相定住平章
搠思監平章忽都海牙平章哈麻右丞悟良哈台參政烏古孫良楨參政
杜秉彝參政朶来參議汝中柏參議王敬方參議鎖住郎中哎住員外郎
劉繪員外郎荅兒乞荅思都事哈剌罕都事呰俵理直省舍人阿速台等
奏教江浙省平章教化將元領軍馬勦捕饒信等處謀反賊徒去来他近
到江浙省反賊經申昱嶺關到江浙近了也麼道南臺大夫納麟等前後
累次差人催督去呵教他遷延七日不行前進却廻去到嘉興的上頭以
致賊人突入江浙了麼道俺差人前去體覆呵他不與賊人相敵回到嘉
興是實有如今將教化委付做江西省平章這裏差人前去取了他怠慢
招伏呈吉替頭裏交做總兵官與南臺中丞蠻子海牙一同勦捕小孤山
等處反賊若他向前勦捕反賊有功呵上位識也者又與教化一同徑進

去的董搏霄等官處取將招伏来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
所據錢粮付請依例應付施行准此施行間又准兵房付准江浙省平章
卜顏帖木兒榮祿咨至正十二年十月初四日據益都奕萬户李荅里麻
失里申十月初三日早職趨哨至烏沙夾見江内有大小船不計其數從
上下流前来差千户八思不花等哨問得數内一人稱係老老廵檢說稱
這船俱係安慶路南門外河下駐劄民船并揚柴洲和尚平章水寨船隻
被上江紅巾反賊水陸前来攻打安慶城池爲是賊人浩大俱各奔走下
流避難得此除已嚴加把截晝夜用心廵綽遇賊併力勦捕外得此又據
湖廣省所委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副使脫列禿魯迷失呈至正十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承奉本省劄付差委前去安慶路與淮西元帥也里堅住
一同勦捕反賊遵依九月十四日到於安慶有也里堅住先行病故早職
督併軍民官兵人等日夜牢固把截八月二十七日有反賊五六萬衆到
来安慶城與賊對敵至十月初三日未時賊衆增多不能抵敵被賊突入
西門放火燒毀殘破本路官軍民義潰散初四日到於池口稍泊得此參
詳池州路與安慶唇齒之地相離五六十里甚爲孤城數百軍壯捍禦
邊之賊誠恐朝不保夕之狀也宜從太尉御史大夫備念危急矜憫生靈

早賜促起元帥帖木迭兒所領民義壹阡叁伯名及多撥達達軍馬摘附
近軍壯星夜前来救援勦捕以解黎民倒懸之急伏請早賜添撥軍馬更
乞催督摘撥軍兵民義星夜前来救援勦捕施行准此又一咨准南臺中
丞蠻子海牙咨該勦捕反賊至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賊人乘坐大小船
約叁阡餘隻在於安慶地面江岸稍泊進兵與賊迎敵被賊火船火筏衝
入行伍官船失綜至夜到長楓沙夾地面駐劄咨請於所統軍馬内多差
官軍船隻及借撥錢粮發来救援一同併力勦捕施行准此已經差撥廣
德奕千户伯顏不花將引百户二員軍人肆拾壹名民義貳伯伍拾玖名
斗子邊江船貳拾柒隻并在上梢水入等前去聽從中丞調用及支撥官
粮叁什石於軍需錢内借撥中統鈔壹什錠并軍器等物若發中丞收管
支用除已移咨太尉大夫早賜將元帥帖古迭兒荅罕不花所領元募民
義壹阡叁伯名及摘撥達達軍馬多撥附近軍壯發来救援及咨南臺催
促起遣外咨請照驗之賜添撥軍馬前来救援施行准此又據江浙省參
政呵兒渾沙二呈俱爲此事除已移咨本省平章卜顏帖木兒多設方畧
於紫闗水陸隘口嚴加把截隄備遇賊併力勦捕勿致失機悞事外所據
多撥錢粮樁濟一節付請依例應付施行准此　建言駞脏頭疋　至正

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刑部呈河東鹽運司
申准分司牒本司判官歪哥奉議牒呈嘗謂除奸止惡賴法令之得宜勸
善化民在行爲之多効伏念卑職叨居佐貳職專廵警累有淺見未敢緘
默會驗至正條格内一款節該天曆二年九月刑部議得捉獲私鹽其載
鹽船隻知情受顧者没官不知情者給主都省准擬欽此照得本司行鹽
地面興元鳳翔慶環寧源涇邠及温吉遼沁州府所轄縣分敗獲鹽徒每
歲不下千百餘起脏鹽數萬餘斤源源不絶較數若等等其所犯私鹽木
會貨賣者例同買食科斷盛於脏鹽布袋鞍屜等物作價没官另項已解
省部外據駞脏驢馬給付鹽徒切詳無賴之徒本以貪圖厚利恃賴有司
科斷中間因循又以駞脏頭疋不在没官之數全無忌憚亦不悛改撲集
人衆執把器杖再行赶喝驢馬動者不下百十頭疋畧買到私鹽却来本
境公然販賣食用每歲督令奏差把截鹽捉迯避者不勝其數食用何可
計言及沁州武鄉縣捉獲魏那孩等四名遣犯私鹽五百餘斤拒捕致傷
弓手即目鹽袋淹滯又不能出場况兼載渡私鹽船隻尚且没官般駞私
鹽頭疋却行給付脏主觀其所以實爲不倫若不懲約俾令鹽徒獨意違
犯往往侵覦虧兊大課今後但有捉獲私鹽將元駞脏鹽頭疋與載脏物

件比依前例一體沒官回易作價年終另項通行起解如此不惟禁誡惡民不至輕犯憲章且於轉運之方似爲少助緣事干爲例牒呈轉達施行准此牒請照詳准此看詳諸凡私鹽馱脏頭疋如准判官歪哥奉議所言與般載私鹽船隻一體沒官似爲少除姦弊鹽法易爲辦輯畢司除外申乞明降遵依施行得此本部與戶部一同議得河東鹽運司判官歪哥言本司行鹽地面與元鳳翔等州府秤所轄縣分捉獲鹽徒每歲不下十百餘起脏鹽數百餘斤趕喝驢馬公然販賣盜放脏鹽布袋數目等物作價沒官已解省部具私鹽賊徒載鹽船隻尚且沒官般馱頭疋却行給付脏主實爲不倫以此參詳上項事理係干大課合准所言今後捉獲私鹽賊徒但犯馱載私鹽頭疋等物擬合比依載鹽般隻例沒官回易作價另項起解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各部爲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上項事理除顧覓他人頭疋般載中間果不知情依例給主餘准部擬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本臺咨請照驗施行依上施行

烏臺筆補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憲臺肇建于以配肅天德用詔太微執法之象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爲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剌撥灰貳爲曰侍御史曰治書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稟行十有二人令各各舉所知以充員數侍御史太原高公乃以相人梁貞前翰林脩撰左司都司僤鷹遴選方朝廷罸治思有以重之其監察到臺特詔庭見以肅具氣優祿稍以勸其嚴未永豪板雖以七品就列秩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言者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蜀掾馳驛傳中外具瞻凜然聳繡衣直指之望主有恨具崇資不得與之同事者內則號下臺通論駁議六察畫坊廂縱游譽小大事月限以數於是騰章抗狀紛書迭作霜透簡花風聲動臺閣矣僕偎颯稟行頗收薄用比爰更凡三十有二月尸素既久具稟紛就併以外臺綱書記事狀時務等篇總一百五十餘章釐爲五卷題之曰烏臺筆補客有覽而誚予者曰昔人諫草往往削而去之予今是舉不幾於自用昭晰以章時事之非乎予曰客何以見之晚也稟行言責也人與言雖畢而徵其見於此者皆本臺已行底至而不遺者也故書之稟正欲未夫朝廷寬忌諱重臺諫顧惟充言責不少棄見乎徵具至可知已可知已至於政育有但解尚體要予雖不敏中或有一得爲是又不可因已陳而廢之也客唯而退於是乎書以爲序

古今名號更易 御史大夫秦 大司空漢 太司憲唐 御史府漢 憲臺後漢 蘭臺魏晉宋齊 左右肅政臺唐 左右御史臺唐

員數品從 唐制 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六典二員 中丞二員百官志正四品六典正五 侍御史百官志六員從六六典四員正六 殿中侍御史從七百官志九員六典六員 主簿一員從七 監察御史正六百官志十五員六典十員 錄事二員從九 金制 大夫一員從二 中丞一員從三 侍御史二員從五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 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 典事二員從七 檢法四員從八

三院人數 唐制 臺院令史十八人 書令史二十五人 亭長六人 掌固十二人 殿院令史八人 書令史十八人 察院計史三十四人 令史十人 掌固十二人 金制 獄丞一員 架閣庫管勾一員 令史一十人分掌名頭 上臺機密房掌察到應干公事 下臺機密房掌同上臺謂監察糾到公事申臺 吏戶禮兵刑工房斟酌繁簡分掌別案

三院例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非知雜者號散端 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 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

臺門例 舊日御史臺在宮[illegible]西南其門北開取陰殺之義

置獄例 舊臺中無獄有須留問寄禁大理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唐李乾祐爲大夫請於臺置獄雖按問爲便而增鞫獄之弊至開元間御史大夫崔隱甫奏罷之有留問者寄禁大理

班簿例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閣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爲冊月上之

兩臺發使例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

受事例 舊例隻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

職官始置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其監察御史掌監郡

彈奏進止例 舊例彈奏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則奏之不許則止

同詰寬獄例 凡爲三司同詰三司爲御史大夫中書門下省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衣冠例 秦御史冠柱後惠文蓋用鐵爲柱取其審固不撓唐大夫中丞遇大事押奏冠法冠謂豸冠也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大禮例 國有大禮則乘輅車爲之前導

審覆例 若有制使覆案因徒則刑部參擇之

三司理事例 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於朝堂受表

中丞與皇太子三公相遇例 元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三公皆遷駐車去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遷遵則前驅以赤棒棒之

六職例 一曰奏彈 二曰三司

三日西推　四日東推（東西朝堂）　五日贓贖　六日理匭　侍御史五曹例。漢皆用公府掾爲高弟者爲之　一曰令曹掌律令　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齋祠之事　四曰慰曹掌廐馬之事　五曰乘曹掌護駕之事　新除有罰例　舊例新除者未曉制度有罰至罰有逾萬錢者若議罰則詢於雜端　侍御等裏行例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武后文明後頗以裏行名官長安二年復置內供奉官。供奉例。舊例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舍人後　持書故事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溫舒上書宜尚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獻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　四推從太倉出納例　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東推從太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從左藏出納號四推御史　大朝會例　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陞殿若皇帝郊祀郊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　衛者例　凡彈劾之事御史言於大夫若遇大事則方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　監察不得供奉例　舊例監察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開元間勑並令隨仗而入不得供奉　監察例　凡冬至祀

圜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季夏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辯其輕重有不脩不敬則劾之　會議例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先牒報臺亦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而署名者糾彈凡有勑令一御史往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監齋例　凡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七品已上清官皆預行香不到則牒送法司　監決囚徒例　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監之　在京監察例　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寃濫諸州綱典貿易隱盜賦斂不如法式諸此之類蔽匿者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　監察御史雜例　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政朝儀朝廷有不肅斂者御史則糾而劾之每二人五日分知東西朝堂　邊功例　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辯其真偽　門直例　凡自監察御史已上每日一人於本司當門直以檢察臺中出入及令史領詞訟過大夫之事若緣詞訟事須推勘者大夫使委門直御史以推之　風聞例　舊日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

外收采知可彈者署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相遇例　凡御史已下遇長官於路去載下馬長官歛轡止之　監圍例　舊例蒐狩則監圍察斷絕失禽者　監選例　舊例吏部將除定員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閱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　進帖例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令呈于様但內爲腰封其裏上用黃紙作帖黃上書奏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照刷例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具文卷後粘連刷尾具公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御史於正位坐閱未銷簿臺令史一人在傍亦坐執掌具到事目其當該人員引卷通讀若係筭數文卷更設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同刷磨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訖申臺量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用刷訖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於未銷簿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　督軍御史　晉書職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時監軍御史　符節御史　西漢書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漢官儀尚璽四人掾史趙堯爲符璽御史尚璽者也晉書職官志符

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虎符竹使符及泰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防禁御史　按魏晉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等七品蘭臺之職也　漢六條　漢官儀部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如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其一條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　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　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　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巡案官選判官支使例　舊例十道巡案則選判官二人爲之佐如本道務繁得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爲支使　巡案出入例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監焉唐巡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率州置御史一人以週年爲限　巡案州縣例　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年巡案州縣具平反寃訟案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姦贓以聞　案察所部有犯　諸案察官如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案察（部民

許訟縣令間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強官體究有無實跡結罪保明申所委官司於案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到事因并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把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或因事彰露者聽案治 具發摘過贓吏例 諸案察官每歲終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 巡案許見賓客例 諸監司巡案許接見賓客惟不親謁 直指使 漢直指使持斧衣繡衣直指者爲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衣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 知班 知班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例 舊例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其止書某官某職某爵上用職印令執事人受知班 蓋使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所告狀爲之曹狀 知班糾彈例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如百官朝會知班四人於四方臨視如有失儀墜簡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然後具狀糾彈 主簿例 隋大業三年始置隋二員唐省一員掌印綬事發辰勾檢稽失及管轄臺中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先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奔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踈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詘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考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爲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脩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也官雖貴且重不得循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父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獨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莫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嘗爲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

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僻一朝居位臨民民爲得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民糾劾貪邪以繩吏積以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餫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州日以飛輓爲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爲急矣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瘝官毒我黎庶則雖尭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是過哉列聖相承成法具在天曆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若曰內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發乎汝可以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曆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馬祖常才雖譾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拳以樂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題名記後天曆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聰民達服物知情而文字簡易蓋尭舜都俞之音也夫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何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爲文至順三年九月日臺臣等謹敎宣德意列載如上雖時長貳曹屬之次仍列于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呼慎哉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王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云官獨簡貴乎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爲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他人不與也天曆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今已上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唆南字羅詔侍御史馬祖常言記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以都事之長蒙古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校二人後廢嘗爲三人其一人兼架閣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

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八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者在後來者有目爲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爲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相曰爾爲御史時且以爾嘗學古文是記爾宜爲之是爲是而知天曆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脫脫王德訢請曰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爲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氏咸列于左云。元許有壬至正集上都分臺題名記　官署題名舊制也。司馬公記諫院其較著者焉世祖建御史臺勅省院百司非遺諫議言眘實總之省若院鼎足立臺政則省院無與其雄峻古所不及大駕歲幸上京則分臺從大夫二必大貴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員行夏泣秋還機務常眘至外是未遑也分臺舊無題名至

順癸酉始榜堂額元統甲戌大夫銀青公既入視事謂木不能年且積久偏廡壁不稱具牘而上京難石請于上得陛材礱而畫之爲十八年地秤其陰爲三十六年往者茲無從徵且不勝書斷自癸酉訖始今天子即位年書之罐者肥勤其下若稽建臺昉至元戊辰責大寄重有識共知六十七年章程具悉無庸贅及惟先哲言官事如家若近寔遠今夫齊民構屋作器必欲終其身及其子孫而勿壞政治之瘵有官之治其事不能如齊民之治其家也事去手則已爲歲月計者且不多得況有爲世計者乎公之心可謂周已推此心也一事不如法一人不得乎其肯因循而不恤乎體者又能推公之心由三十六年至於百千年感激率興有功風紀其可量耶而具正其邪觀者得以指議如所擇從則又司馬公之意也斯石也其亦有補於風紀者乎　勅賜重修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碑　至正丁亥十一月庚戌日南至皇帝燕延春閣御史大夫臣納麟等奏陝西行御史臺歲久屋弊既撤而新擬御史中丞臣有壬文其故于石制可臣有壬承詔謹按其狀而筆其槩曰臺治位今奉元城之艮隅且五十年蟀不即葺撓不即易馴玩將不可支歲辛巳都事樊執敬言行臺擬雄鎮具牘重感發乃若此今不亟修後費滋甚乃移文中臺再閱歲始報可於是市材秦朧得木山積瓦甓百需靡不具集而尋引斧斤稽而不用乙酉冬十月中丞韓嘉訥涖止按視儲木暴露不衣朽已過半慨然率作俄復召入累遷爲御史中丞奉元無良梓人巧者以告中臺中丞爲請諸尚方擇精其藝者乘傳而往侍御史沙班李好文都事朱守諒董得以傳具功爲丙戌五月庀工六月中丞篤思彌實治書侍御史老老至九月正堂暨幕署告成且輟且作中丞趙德壽侍御史慶善繼之明年四月韓嘉訥復來爲御史大夫八月侍御史沙剌班至後先協恭迺還就緒入冬而落焉堂崙至公仍其故也袤深五尋有二尺廣九尋挾以翼舍麗以兩廡貫以脩廊蜀以圖堂東西曹局各二十六間過廳前峙照磨所附其西位置秩秩察院若掌故帑藏不易舊貫他悉一新庖傳概擢各底堅好堂北伐土泉湧因浚爲池益以龍首渠水構亭其上池陰東西各爲亭基城東北作屋以備登覽前三其門引映峻遂先是出入委巷狹隘迂折民告直其衝者頒斲爲道倍直酬之闢爲通衢如砥如矢是役臺官總於上僚屬奉於下舉盡恪恭毫釐之費皆出臺儲以故工不知勞民不知擾考室慶功名雖曰修而實則剏矣我世祖皇帝至元戊辰建御史臺以清風俗以正百司而政之布報地之遐邇有不齊焉丙子平宋明年立南行臺總十道以按三省塞

南則提刑按察司治之尋升行臺以按邊徼邊徼既奠相地之宜以大德丁酉四月移治京兆是爲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按陝西甘肅四川雲南四省總陝西河西西蜀雲南西四道廉訪司而節制於中臺焉關中東控中夏西南北極邊陲樹之行臺脩制郡屬崇嚴之勢立則敬畏之心生敬畏之心生茲用不犯矣此其小者爾若夫消毒郡於未萌軋豪猾不敢喘氣使山川失險里巷不驚臺與地亦重矣哉臣有壬考其歲月因有以觀政焉廨弊已久始有脩葺之議又七年始有成其不至傾圮幾希今也堅足以持歲月密足以庇風雨崇足以壯部屬爲政之道豈外是哉建臺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點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　五使例　謂廊下使入閣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謂之五使　三京留司御史臺　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宋朝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闕即差官權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晁迥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他官止云權而迥云判者以三品故也中書堂事紀舊日監察所行　差監察例本臺且以三人爲率本臺備具本官腳色作奏

目進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點却次者第三者。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揭皷者先杖八十。臺諫檢院皷院臺既六餘皆合行。皷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舊來監察照刷止是徽卷者。讀但有稽遲即有杖罪。如違錯等事更不消說。監繫取招訖送法斷定然後決罰。據毋當限次。如瘡未愈毋當瘡已愈不出。又是罪及照閱朱鈔簿。金國省院臺為三省。舊有六臺六院。上下臺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史以下為下臺。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事也。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部起。按察兼運使其意已為按察中間一切欺隱不公事則不敢犯。早辰先與書吏判按察司事次乃與同知副使判運司事。舊日監察如其吏行止不修及贓濫者監察於本人門或帖子或粉壁書云某人行止如此身事使索廢却。臺有三臺上臺下臺外臺。舊日監察出使帶牌起驛馬。監察有急事至撒合門納帖子。無間早晚。自宫中傳入奉御傳於門娘轉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御直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為之聲。聲既籍進請某人奏到帖子如此等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省部。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均當赴明日朝奏對。舊日監察外路有體究公事差部官

一員。科部令史事得其實。官臺吏人杖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臺司覆察得實。關所該部分差部官與監察一同致勘。如所察不實監察所得罪止是罰俸贖銅。舊日三品已上官有罪監察體究得申臺呈省聞奏。若宣勘本官不問虛實即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登聞檢院不理然後撾皷以聞。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脩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喬視壽
圈點監生臣畢三留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九　八灰

崔

崔邠

舊唐書列傳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新唐書列傳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王德如獻賦所在宋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爲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爲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沈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垍病難於承荅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逢者迴騎避之衢路以爲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第鄯郾鄲郇等六人新唐書列傳弟鄯郾郇鄲酆子璀璘瑾子彥融皆進士第歷位臺閣

崔郾

舊唐書列傳郾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爲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貌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爲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爲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郾爲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新唐書列傳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作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鄉者十數人出爲陝州觀察使舊繫有上供不足索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新唐書列傳郾曰吏不能體牧安服無民合不能獨治食侍自封郎以有常貢代之人治以來輸人舍首或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入量而致之可郎乃爲之爲大致之來實而江淮膳民沉忘輸之勞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等州觀察使久五年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貸一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恭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新唐書列傳郾不蓄貲有俸用給親舊凶谷其氣寬容怡然不洞于事子弟自化至處寢澣無妨瘵至沒淨則不盈而後以究外任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位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雖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識者服焉郾與兄邠弟鄲等皆有令譽而郾殊材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璵瓌瑾珮璆璵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

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杜牧樊川集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某皇任醴泉縣令　祖某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某皇任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遷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顧公爲賓而不樂之筆辭載幣使者數反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可也又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郊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爲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慮進而進公親自挾格削法必留展程必點每懸膀案牘富室權家洋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縮手係舌顧惜一斥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都郎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

日失之兩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惧悼蓄積無有願陛下捐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為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亂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皐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劄命公令刻其辭思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退而遂遷禮部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療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剋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邮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三十九 三

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青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悉為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使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吏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耕釜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吏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叉稅衆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斂民也速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傾于路前政咸知之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飢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十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之北臨黃河衝倉四十間穴倉為漕下注為舟因隙實真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趍遠奔走騈輈爭闕願為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囊山帶江三十餘城緣綫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荊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鎮三關鄂練萬卒皆倫楚善戰沒有戰風稱為難治有自來矣公使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視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郡盜公曰劫于

水者以盡殺為習雖值僮者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后黜棄奸胥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欺於閭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稟餼必具頹隳必遷敦讓之風人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歸雨集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皆瑱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右凡五年遷浙江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前悅所謂公家之患侵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料民等第稽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藏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賚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行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才逾朞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拊天子貢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三十九 四

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生得靈和自千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爵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後甲馬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倍吏之屬偏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為重鎮凡苴金幣之貲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勑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蹐夜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式東援經月不歡一人至于驛馬今五歲韋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浚刑法至於誅罰未嘗貫一等後一刑式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饑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治政貴知變蓋為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古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為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崔鄯 舊唐書列傳鄯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鄯昆弟六人仕宦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寇侯門望為時名德鄯大和九年冬為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新唐書列傳以鄯為代之不閱日李訓亂○約元於旅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崔鄲 舊唐書列傳鄲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貢舉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擬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如配官不肯妄能甄別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鄲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遠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遠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鄲弟兄素善鄲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新唐書列傳鄲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為太常卿文宗春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楊正衡音義鄲於憶切郇須倫切鄲多寒切鉞興職切體作勞切非也馱蹕丈切衣也庫胥酒切廡閑甫切堂下周屋淖奴教切泥也筷哥也切香也齋也亦切土海

崔衍 舊唐書列傳左丞倫之子新唐書列傳衍字著東州安平人又倫字叔○唐天寶○塊浪假行十里○道路寬流落蕃客獨年旅除○又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虢陵山文○衍十賦○不汚偽官○使于吐蕃知來賊事○賊中不遣○倉州長史李齊物弘其忠○拔長史會○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肩背拘留二歲○脫倫至涇州○連為書約賊十降○倫不從○又曰遷涼賦間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其陳勇情為山川險易○措畫中朝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贈工部尚書○謚曰敬○衍○人實不復明○能謙若干補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一特為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忠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為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畝徵七之十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紿衍以前後判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稔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為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勑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土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皋劉贊裴肅為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新唐書列傳衍儉約○果清靖無妾媵檢精用於親族與理嫁娶○衍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葬○表諸朝○賜物常三百段○本眾倖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皋劉贊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悉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廥多進○去衍先鵠幣之○名十年○者用度○庫充○衍又積貨代州以錢四十萬緡代民賦○故雖罪人不流○猶由衍前積有素也○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恵於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懿○

崔弘禮 舊唐書列傳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

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為東都留守以弘禮為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為元膺畫部分兵眾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譚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為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介反急詔追弘禮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介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甲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為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遽赴鎮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後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負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經營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新唐書列傳弘禮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器器有大志通兵略遇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

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閲書武請為公歎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意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為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貲為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異等宣武李欒表為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為籌撝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代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為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岕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劉寀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沂州寀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為城破之獲鎧裝數十萬將徐泗節度使王智興徽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育山故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鄆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為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籍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從東都留守居邊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為留守卒年六十五

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案議疵之

楊正衡音義犹其康切翁也岕古拜切泚疾移切土病

崔玄亮

舊唐書列傳字晦叔山東慈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為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新唐書列傳久表為部外召以判也下湖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為牛生物積官稀評敘敘文濟為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底輸租者皆苦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大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請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真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眾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為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為外任

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新唐書列傳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本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白居易長慶集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并序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先世於炎帝至齊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歙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尚骼未殯者命瘞藏之男女過時者趣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謳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

縱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丞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饑罷祇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奬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冤百辟在廷無敢言者公獨進及當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聽之卒使罪疑惟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推忠臣繇是正氣直聲震懼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國有人焉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烏虖公之將終也遺誡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爲無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

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殁宜歸全于滏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王暬琴留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殁有子九人長曰塤通事舍人次曰碩言罕言舉進士次曰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塤等哀毁孝敬號護輀翣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苫者三載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竄謫巴南殁而後歸公先命長男塤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絶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鄉黨仰其仁交遊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籍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讜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黄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着不流汗冬不挾纊膏體顔色水清玉潤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百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覺榮覺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況奉遺託託於斯文且愍鄙陋不敢辭讓銘曰　滏水之陽致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烏虖博陵崔君之墓

崔羣

舊唐書列傳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其有公補才但中材舉賢良方正從秘書省校書郎新唐書列傳作賢主書紫衣昌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

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宫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户部侍郎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難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後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今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新唐書列傳中書詔李栝德史之餘不亦難乎凡諸學士集前世事而辨請略以日歡詧其要云何羣對無情西直耕之主易有情則欺爲狠害也故孔子有衆婢無愛附者文之說以其難耕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

九之以法則入自歸上而不敢以欺人帝題其言時憲宗急於盜冠頻與聚歛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私掠自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為違詔史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卻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魔又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新唐書列傳昔玄宗少歷民間民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以諂佞則邦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作山之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鎛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鎛為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宗不樂新唐書列傳憲宗又宗揚遷士大夫務物多與嘉李九栢受書上欲引繩少以收中外皆恐鎛奏遷鄂無事乃督敦動欲以

貢上歸然天子於是罷為湖南觀察使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為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又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大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群有沖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新唐書列傳贊曰聖人不畏多難興邦何代多難之世人人未慮而深謀日陽于中權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戒天下付之與理之也橫讒已平上治下趨德後自昭四賢雖得興無賢而可治也使可多雖存侯不遠亂也視漏而漸思順而矣假然自愁曰我易以庚故能處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終不可與共於崔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為鵠所以謂極諛也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以崔群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宿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充劍南東川節度使用宿為諫議大夫群累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曹國志華貝州武城人祖朝字懿忠懷州刺史父積檢校金部郎中古今紀要乞上勿問子儀家與嬖人爭財之訟人謂識大體諸兵少識權決清水溉田疏然聽命與地紀勝舊史云群隱居毗陵以節操聞韋夏卿薦群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群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判官一何易也因話錄崔相國群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

同請假崔視事後遂聞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音姓官也不可以判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鎮名也其知大體如此唐宋名賢歷代確論范祖禹論群對帝以元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為治亂之分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之效昭然可睹矣崔群以進張九齡任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蓋從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白居易長慶集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國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孫復為時而生作國之紀嚴廊匡輔藩郡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誤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叙者蓋知而已於戲自古及今貴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以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接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閫鉞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宣遠郡忠杭退郡屬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祗望青門不卜後期但敘前歡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夏司愚貳秋曹王德

澗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集使遊邀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滻亭
月高前對青山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樂師皐或儆雅言酬詠陶陶或命
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鋪糟曹未周歲宗狀分鑣公又授越南撫
荊蠻報政入覲後懇天官愚因謝病東歸澗瀍方從四時旋守三川時茶
問訊日奉周旋蓋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復道兩偏修篁迴合流水
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
携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
館舍先捐百身莫贖一夢不還樊樊佳城茫茫九原淒涼蕭故慘澹風煙
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
故許尚賓文苑英華牛僧孺撰相國崔群家廟碑　憲宗紀元十四年詔
右相中書侍郎平章事清河公群立家廟于長安崇業里廟三室越五月
二十二日天子命以羊一豕一助奠太常出博士一人相禮儀郎日加贈
烈考金部公尚書左僕射極顯親之榮錫教忠也先是丞相清河公諏日
卜牲致齋盥洗朝服立於阼階之東司儀告辭宗祝贊事奉贈鄭州刺史
府君神主祔於第一室夫人樂平郡大夫人王氏配座室曰皇考廟奉懷
州刺史贈太子少師（一作公僧孺）府君神主祔于第二室夫人魏國太

夫人李氏配座廟曰王考廟奉今贈太尉府君神主祔于第三室夫人齊
國太夫人盧氏晉國太夫人王氏配座室曰考廟始迎嚴嚴卒事乾淩恍
興舒於愉愉勿勿瞻虔備恭肸蠁文格逮闇質明禮既勿違君子於是觀
卿大夫之孝而知周德之所在矣廟第一室曰鄭州公諱湛字湛然以德
門清閑冠當代之（後作以）弘度茂質儀搢紳以全用其業職文武釋褐常
州武進縣主簿累遷潁川滎陽二長史動必中禮廷必以庸治官將秩皦
皦矩矩歲終上能率相啓公為壽州刺史未被詔而公捐館為有德者之
所哀痛第二室曰懷州公諱朝字守（唐書世系表作總）忠郎鄭州公第二
子也純粹凝秀發為菁華臨莅不擢舉適大當為天寶羯起虎臣扞難睬
得士為男弱公以辟三府由試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四遷檢校倉部郎
中兼侍御史知鄭潁兩州節度使觀察留後錄刺史事時副元帥梁國公
抱玉以全師軍岐下稱饋廩食悉責於公急須華華一呼三索應卒尤翔
了辦綽綽移試國子司業兼懷州刺史內殿召問賜金紫寵之以基址大
用未艾改檢校左庶子充河西隴右糧料使是以志將畸誅阽岵以不及
致詔思重此路前能優贈秘書監大夫蒙風行孝見於貞元中右相司徒
滎陽鄭公餘慶神道碑文第三室曰贈太尉公諱積字賓方懷州公之嗣
子也善（一作習）史書五言詩為文而敏政建中年德宗狩梁漢九州歲貢
悉縮不集上在巡貢賦從急租庸使大夫表公習從二府事澄磨剖劃以
斷斷於當時累請公以秘書丞殿中侍御史為判官居廣陵揚子運江南
以趨行在公號憂用厄晡旦自力歸馳鐵飛職頁填路近平謝嬰脩然脫
履雖蹤希衆外而功行種均為時須速遂適無容矣三遷檢校金部郎中
司自陝以東水陸運會其年失仲弟哀踰於禮遂嬰疾不起其後寵章七
告見自國徒公冊贈太尉至於初終密行具於舊相今太常趙郡李公絳
神道碑文矣以鄭州之厚仁懷州之器業金部之忠孝三良百行施豈無
集元和年清河公竟以全德文武恭忠溫直相憲宗外綏華戎內撫萬機
條綱品例疏貫析析不質不要天下瞻信立言者識丞相之輔理而知三
廟之遺懿遠矣古者道施於人則鏤於鐘鼎書於簡編其或行浮而實未
稱者史氏闕遺乃必噫衰於謚誄發揮於文辭寄金石存景行以倫紀事
者以之補秩今清河公積祥聖代肅跡埠閣推始反本以宗廟兆祖多豈
非一中於度牲拴豆箪無有欲時春秋禘嘗盡志盡敬猶以丕烈耿光未
克表猶泣奉家老狀請隴西牛僧孺傳而詩之銘曰　昭昭成廟櫨松楠
柏斲之礱之謹古不飾二門耽耽膳東應南周匝墻垣庭植冬陰三室峙

病蕭臧嚴深濟濟孝孫以時饗之籩簠豆邊既具而宜恪恭肸蠁如見如
疑明德馨香百福已來厥初大風齊太之遺爻亂茂秩累累而賢滎陽之
仁河內之才太尉植行將闢以光卅完感靈乃儀鳳凰丞相厥生輔我唐
章忠孝懋宣興時太平擢榮祖宗以尊顯親既祭則禮（一作）以敬如一
（作如）存牲牢具肥祝史贊神宗婦宗工整整平
平祉祚之傳若火移薪於萬斯年庚有記云

崔損

舊唐書列傳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曆
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
甥王翃為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
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
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自日中外瞻望名
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離娖謹慎每廷英論事未嘗有
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為野火所焚所司
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
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

行宮處除創異久遠使人入爲改移書判悉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脩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仍舊但脩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幃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獻厥罪然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損嘗爲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是時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爲者而相之伏其好賢如此皇不善哉夫賢之人人也雖侯之黨人也宋是以斜有好賢知好決書也元一統志崔損字至無係本博陵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二年拜相雖齷齪無大施爲然心本純白除吏絕無私心

崔咸

舊唐書列傳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侍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勲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與十餘人駕有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躡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從分省覽郡判決斷無毫釐之差吏以爲神人入爲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銳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属河朔禁遊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頗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俠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悵必凄愴雲霞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列傳文未有前世志之遺酒新通例於秋南山長川吟偏王成咏上下論文中咏

行嚴其太平廣記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閒寂家人輩竊罵後甚悔語予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白居易長慶集祭崔常侍文　維太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叙鶴好寓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第同登者四五爲僚友三十餘年文膳部房與公同聲慶之游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衰疊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慭遺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崔琯

舊唐書列傳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

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琯平亂衆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判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烈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琯以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行褒良之效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識明履正粹密郁蘊有子政之精忠傅公辭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是儒之道以佐正人徼京兆之言宣聞非罪既是䫉其之直益彰王臥之邪莊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是自育於迄于白首厲冀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事公論追崇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新唐書

列傳：琯字從律，以元和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侯府，入朝歷右史、部員外郎，以中人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遷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龐能使有指。又與元稹、李仲言俱使，時御軍皆撰，遷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為讒所危，崔堅切諫，時宰欲斥謫官，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為荊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兄弟據頻劇，衆世以為榮，拜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復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行少介有器識，人為以相而卒不至，當時共云云。卿為書，謝河中節度使。

崔珙

舊唐書列傳：珙，琯之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為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灌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擿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為太子賓客，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己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罹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部竹近關，揚旆右輔，為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邊，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致老，特為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新唐書列傳：涓性閑敏，為杭州刺史，定罷未盡識其文，以代奈有姓名傳標上，遇前一閱，使默百人，叶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崔瑨

舊唐書列傳：瑨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璪開成初為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為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為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為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第。

崔璵

舊唐書列傳：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子澹，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位終吏部侍郎。新唐書列傳：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涓東秋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澹子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為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新唐書列傳：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子孫皆若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崔球

舊唐書列傳：球字叔休，寶歷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為鳳翔節度使判官，入朝為尚書郎。子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岳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太平廣記：崔珙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判為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為見，判乃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徐詰之，居守益怒曰：珙誓不與此人相面。且入為文詞，言語何限。

宜可以拱帝業作假對耶判猶不喻親族咸憂懼不安妳姪中有頼悟者探取判文集詳乃掌制日所在求為撫州郡丞詞云因緣屬序鼓扇浇風判因循成疾。

崔彥昭

舊唐書列傳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未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聞張用經綸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殊若長城但允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焉遂致三軍百姓懇懇同詞滿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詔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愧涉於六月秉是一心脩乃文可以與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銷權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綵羨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敢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君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脩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棄其大愚不賁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每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狂撓而當辜惟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閤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悲微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位可嗟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免戾亦

比爾於卑褻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咸時慶賀公卿拜廊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讓新唐書列傳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嘲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彥昭母凝姨也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狎甚彥昭奏逐之頗有習學紀言按崔彥昭相於乾符初在路巖楊收韋保衡後僖宗尚能加以訓誡勉其克終不知此意出於人主或中官為之然則雖將亡而馭臣之柄猶存也至於衰一國以聽奸臣之所行賢否同聲威福日遷而莫名其所以然彼卒伍賤人未至於横潰而問罪者特有幸不幸爾。　唐末可稱者劉　崔彥昭鄭畋鄭從讜王鐸至鐸為收復元功然以三伯口併命於高難消則士大夫力指氣使之勢蕩盡而唐隨以亡矣蓋職慮不及而倚虛驕立事唐人之敝也若鄭綮粗自立能量其材分所止未練先願不為國辱比於諸人殆似過之而當時反以為命相之謬李末之妖然則議論好惡若此國祚何以望其少延哉。

崔信明

新唐書文藝傳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強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冨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為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巂州撰文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為酷吏誣死。

崔元綜

舊唐書列傳：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南郡新書：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敘，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卒時九十九，惟獨一身。

崔顥

唐才子傳：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爲詩，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狀極戎旅，奇造往往並驅江鮑。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爲哲匠斂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徒而入。顥苦吟詠，當病起清虛，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爲口實。天寶十三年卒。有詩一卷，今行。

崔元翰

舊唐書文藝傳：崔元翰者，博陵人。新唐書文藝傳：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等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從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稱。終于散位。新唐書列傳鵬樸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隆贊李元芳附衆足於述齡表詞伏永北妄貴倩文甚急而元等自謂過說不能待致以罪云。

崔立之

容齋續筆：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抗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韓昌黎集答崔立之書：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

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未有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　八灰

崔

崔行功

新唐書文藝傳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為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為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別有傳

崔知溫

新唐書列傳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遷州謝曰初徙且怨今地膏腴衆孳殖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疑之不敢進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諉之為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崔器

新唐書列傳：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為駙馬都尉。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為萬年尉，驟遷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從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諲薦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群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慨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辠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崔覲

舊唐書列傳：覲，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為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傳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為隣，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石，投紱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道道。

崔昭緯

舊唐書列傳：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璵，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鬻朝廷徵發，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復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鋋之險巇，連行瑜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頗辱君親，爾罪二也。又行瑜敗，威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以藩閫潛請為論，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黷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具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姦邪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擬援藩鎮，侮慢朝章，曾無畏懼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愆咎，唯務謗朝廷，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尼百多士，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荊南，中使至，斬之。兄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郎。新唐書列傳：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仕遷翰林，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陰險刻巧，結中人，外連藩鎮，指帝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州事某有要乞，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快於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使上書詆訾之，則陰同助之。是時帝室衰，人主皆贅旒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故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復又導三鎮於朝，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忿，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復請來金忠為己。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鋋亦誅。楊正衡音義：訾，即移切。既也。詐，居□切。贊，來尚切。孖，先周切，貌也。

崔瓘

舊唐書列傳：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有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覯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元一統志：事唐，領湖南觀察使。當宣皇尚武之際，用

愷悌脩政推理行第一攤載之集云唐元次山集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瓘去宜州人衛州司功叅軍鄭洌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謹頌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强家無利害買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賦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喝於於之而去其麻瘵使蒼生正渴而蔽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形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堅恭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洌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惧清廉正直之道溺於薜俗君子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崔魯 唐才子傳魯廣明間舉進士工為雜文才麗而蕩詩慕杜紫微風範警句絕多如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山鵲云一畜春雨吹巢冷半朶山花咽蜜香又別題云寔生桂

破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等皆綺製精深膾炙人口頗嗜酒無德常醉辱陸肱郎中旦日撕甚為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陸亦諒之悠悠亂世竟無所成魯詩善於狀景詠物讀之如燋氷雪心爽神怡能遠聲病氣象清楚格調且高中間別有一種風情佳作也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崔雍 唐語林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為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殘歷陽雍弃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偘兄第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

崔道融 唐才子傳道融荊人也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為詩友出為永嘉宰工絕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云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春閨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寒食夜云滿地梨花白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獨貯遠鄉情等尚衆誰謂晚唐間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萃拔乎其類者矣人悉推服其風情雅度猶恨出處未能梗槩之也有申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收拾草藁得五百餘篇今存于世

崔塗 唐才子傳塗字禮山光啓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工詩深造理窟端能竦動人意寫景狀懷往往宣陶肺腑亦窮年羈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隴山家寄江南每多離怨之作警聯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亞嶽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如病如新喜少老別故交離孤雁云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山寺云夕陽高鳥過疎雨一鐘殘又谷樹雲埋老僧窓瀑照寒鸚鵡洲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春夕云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戍角邊城暮萬里鄉心塞草春過峽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峯前一望秋等聯作者於此欽衽意味俱遠大名不虛有詩一卷今行

崔國輔 唐才子傳國輔山陰人也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與儲光羲綦毋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婉孌清楚深宜諷詠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處士陸鴻漸遊三歲交情至厚謔笑永

日又相與較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陽太守李憕所遺白驢烏犎牛各一頭及廬黃門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已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雅意高情一時所尚有酬酢之歌詩并集傳焉

崔署 唐才子傳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志況疎爽擇交於方外苦讀書高栖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要情興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集傳于今也

崔峒 唐才子傳峒博陵人工文有價初辟潞州功曹侯歷左拾遺終右補闕詞彩炳然意思方雅時人稱其句為拔沙揀金往往見寶詩集一卷今行於世

崔遠 太平廣記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如書獨歎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頓謂兄姪曰不得諧道金銅茶籠子近來想四掩也遂復起

崔希真 茅山志。客鍾陵，舍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兼好脩鍊之術。大曆二年十月朔夜，大雪，希真晨啟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延入。脫去蓑笠，神色毛骨非常，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麪，聊以充飢，公能食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沃以豉汁，彌佳。崔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溢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乃探懷中丸藥，色黃而堅，以石叩之，置少許酒中，甘香頓異。仍以餘藥遺希真。崔入宅，隙窺之，見老父於幃幄前所傾畫素上，如有所圖。辦息而罷。崔出，已失老父，遂蹤雪迹，遂去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舫中數人，狀貌皆奇。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迴謂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一似求藥者。二樹似松栢，皆幽岩爲風雨所敗，枯朽之狀，根相連屬，非常意所及。後携圖并丸藥來山，詣李含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爲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栢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事見原化記。

崔芊 茅山志。處士，隱居茅山。貞元十二年，右諫議大夫韋渠牟薦之，德宗徵至闕下。事見唐史。

崔偉 陝西漢中府志。金州刺史。中和三年，黃巢亂，攻陷州縣。偉乃保守疆土，民獲其安。事平，遂死於任。民立廟以祀之。

崔訂 湖廣沔陽志。韓愈送崔復州叙曰：崔君之仁，足蘇復人，又愛復人，將蒙其澤。

崔棁 五代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棁憂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棁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涖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𧜟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𧜟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鞾。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棁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新五代史：棁，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校秉進士，直史館。祖鉉，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誥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實用此爲愧。凡史記而作者，必親札。於之即焚其彙，濩泄人之假手也。棁笑不至哂，怒不至詈，據所退從者，未嘗與語爲群。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數人，受胃宜或干人，祖彌之譏。恬命積德，亦用禮節，戒其子鄭寒，不使有犯。嘗自語於知友云：某少時，嘗二入荊門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嘗使道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惜止之，俄而驚覺。棁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孔栴有隱德，好釋氏，閒居滑州。嘗諭其人於白馬津北，又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寨誤崔棁二事：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今據桑維翰入拜，嘗事張全義，而底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爲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位之二年，而維翰爲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素貴，況嘗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使尊也。何不曰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天福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

二舞在北。登歌在南。王公上壽禮畢。高祖大悅。賜挍金帛。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今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按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北傳乃云其年又至會朝賀廷。設宮縣一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

崔協

五代史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寓仕後魏。為太子洗馬。因為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為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璵。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為萬年令。蕘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勳郎中。蕘為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云崔雖協。卿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士第。釋褐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為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於暮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奥。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為盧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玨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為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為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廊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植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

恭靖。于頎頌壽皇惟頌仕宋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於鄜州行軍司馬。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復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主表搢紳。筆黃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崔沂

五代史沂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為宰相。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至員外。知制誥。性抗屬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周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騁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跡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為諫議大夫。入梁為御史司憲。紀綱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於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鬬競律。以怙勢力為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鬬毆條。不鬬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自以副留守合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為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還。復為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於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振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涓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為搢紳之主表。贊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崔貽孫

五代史貽孫祖玄亮。左散騎常侍。父蕘。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於江南迺以囊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蹤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於府帥孔勍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

爲遂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眢耄罔知後禮部尚書致仕而卒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崔居儉

五代史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廷勳

五代史廷勳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虜庭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虜主犯闕遷晉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虜主北行武行德率軍趣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剌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虜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麻荅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通鑑綱目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通鑑續編漢天福十二年夏四月晉主知遠自太原南下遼崔廷勳耿崇美等皆棄城北走河南州縣悉復爲晉

崔英

桂苑叢談年九歲秦王苻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卧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怪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何義從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武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崔彥進

宋史列傳大名人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顯德初爲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宋初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爲先鋒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舉伐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劉光乂敘部下畧王昶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彥進與鄆州防禦使尹勳攻其東彰德軍節度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兗州刺史趙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宗嘉之晉陽平從征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師詔彥進與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祇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北巡以彥進爲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雍熙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爲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赴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爲敵所敗召還貶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歿後諸子爭家財有司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欲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子懷遵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遵子上賢娶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而西京左藏庫副使從坐事除名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所序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郭清之勞至於守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祝誠素節皆是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家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威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崔翰

宋史列傳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地晉人勇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太宗卽位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卽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爲晉陽之役師罷餉

虜劉繼元降賞賚且未給遂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
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暇以還
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即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
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
統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冬契丹兵數萬趣廣城翰會李
翰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彦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扶西
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軍
節度使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
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構於上明年夏出爲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
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群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蕭然雍熙二
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爲威虜軍行營兵馬
都部署四年春改鎮國軍二年移鎮鎮安軍淳化二年召還以疾留京師
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
復令赴鎮月餘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財好施
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顒虞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
閤門祗候承祐內殿崇班江少虞類苑崔翰太原既平劉繼元降迴鑾輿

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遂有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
奏曰當峻阪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之改蹇北伐
功將集而班師固整旅徐還與何至金臺驛王師失利聞或南潰者數千
騎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單騎獨往
可携之而歸上許之翰策馬獨往追之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耳何
傷忽遽主上天鑒處置精明君等大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
念父母妻子懷戀之意耶上授遣吾邀爾輩同還宜知敎違反衆稍稍遂
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鷄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
朕藩邸時所繫者類苑崔翰京兆人以鎮安軍節度充高陽關都部署召
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　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　太宗壯之
復令之任翰驍勇有方略所至立功策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獵
太夫人性嚴嗇不勝怒擧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
亡撫其
痕輒哭

崔鷗

宋史列傳鷗字德符雍丘人父咣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
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均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鷗上
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
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
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
卷興嗟竊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
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
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
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
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
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
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
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
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
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
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
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
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

爲貍非獨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
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
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
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
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
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
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
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
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
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
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
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
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
明命天道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
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
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

始居郟城治地數畝為婁㕍園屛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妓史進則一妓史來使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賢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綱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大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

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蠧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崇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為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鵬平生為文至多輒為人取去崔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雅深有法度無子脣衛昂集其文為三十卷傳於世墨莊漫錄崔鵬字德符穎昌陽翟人元祐中舉漸擢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條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容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侵騎脅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草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舟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鵬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郟城詩文甚高

崔立 宋史列傳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為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乃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妻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可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其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横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賑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情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道言我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吉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審服其鑒云韓魏公安陽集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官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兗州節度判官贈秘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鄢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

為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房小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為諸侯之望而崔為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為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為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後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為鑒不聽卒為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秘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 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為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耻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為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為世大儒學者仰師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成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郎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賕錢私己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其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

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為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為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殆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已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遂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而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遣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處與功過半，薪楗山積，而所遺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州事。城中池素鹹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為浚百井，而間有甘洌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閩郡歌樂之。累遷郡官郎中，歷知漢、相、路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大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饑。公處荒政之急，而為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罷。又募里豪出

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拖決旁境，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為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遮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臥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為回駕，翌日孫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篠光，自號篠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為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為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為丞郎，汝輩皆為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為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斂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慄栗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疏食飯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

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己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恕。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矜耀，以道乎進，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為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為此。富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閻文應方為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為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嚮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便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歈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賄爾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為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

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為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始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崔頤正

宋史儒林傳：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人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李至參知政事，以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侍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偓佺淳化中座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甪上推兩點爲角音覺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崔遵度

宋史文苑傳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受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撥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迹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詔就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

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内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取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脩兩朝國史與路振兼爲編脩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脩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絶少故因覃度選補之命爲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左史十餘歲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嘗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辯者至唐協律郎劉況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索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

其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法考之然後聞斯格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之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授而已絃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晝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大絃具之尺柱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

外以至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補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祖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爲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爲右正言復亦貴爲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爲王友改户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賞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甫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繹琴辯其數筮易觀其象辯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東軒筆録真宗爲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爲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爲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

物無點口未嘗言是非清累完晴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歷身檻檻之外以避願將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叢十篇鳴琴於室畏予殆不得見道夕只聞琴聲

崔縱

宋史列傳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嵖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父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志恨成病竟握節而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崔頌

宋史儒林傳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為左拾遺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兵

越王採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賜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繼獄誤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為所親求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 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精佛像必拜性多技在鄜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豪其目人皆笑之子暁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暁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特戒維為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尤資賢道維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曠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崔嶧

宋史列傳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姦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堰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番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改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范蜀公奏議乙追崔嶧龍圖閣待制劄子 伏見陝西四路安撫使並以三年為滿今慶州何中立才及二年遂差崔嶧交替外議皆為非當欲乞且令何中立終滿三年及追寢崔嶧成命免致諸路攀例寖成僥倖

崔公度

宋史列傳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楊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為御史未幾為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謫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為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秘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穎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孫公談圃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大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為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賣語身至乃授伯易潁州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荊公嘗

云盛山賦不若明珠賦。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曦芳
圈點監生臣周紛
臣曹忠

崔

崔台符

宋史列傳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晝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恐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爲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史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大主帳前儐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大于未至台符詰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仗者權于儐者懼贊導如儀

崔與之

宋史列傳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困場屋每曰人不爲宰相則爲良醫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登紹熙癸丑進士第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法曹常平倉久弗葺慮米爲雨損撤居廨瓦蓋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歎伏而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適負毆死其子抵之者與之曰小民一時計出無聊忍使一家轉徙溝壑既而與之戲其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稔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闕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實以條省錢先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時價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詐刺私錢不時給諸卒大鬨漕司檄與之攝守數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守賓陽郡政清簡米斛年提點廣西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藤民或取其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婦人官役有至一年者并推遣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遠刑獄慘毒用及鼓械鐵尺鹿蹄木棍之類催科差役有領長卷用印到限銷鈔請憑由等錢之類至官吏下鄉排門對鈔則弊尤甚皆疏其條目申諭而痛懲之高惟月嘗鈇之號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類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諸已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戩守瓊遂行之召除金部郎官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虜圍於疑遣汴京朝議疑其爲進迫遂選帥淮東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寨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甓因滁陽山林之阻創五寨結忠義民兵虜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虜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維揚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蓄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時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過淮與之闢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

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遁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亭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時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時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有僥倖心都統劉倬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倬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時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士卒之勇怯者愛惜如子今以萬餘士卒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未幾虜入寇時相疊三書俾議和與之答謂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民米多已盡輸歲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寨併力勤追勢必不能久駐況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削進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倬敗亟修守戰備遣諜鉏布要害虜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欲不除江淮制置委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答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電馳往救乎西淮有警東帥果能電馳往救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中稟朝廷必稽緩誤事議遂寢召除秘書少監軍民遮道無涕與之力辭召命竟歸將度嶺趣召不已四次池口已聞蹊虜寇邊乃造朝奏令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奏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未幾成

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除工部侍郎帥成都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安丙薨詔盡護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吴蜀人士之望附循戰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戊寅之春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潰嶓昌祖不救遂棄皂郊己卯之春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虜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避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虜遂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嘗納韃夏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韃夏不至我師遂有皂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韃夏復攻金虜俄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諭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而大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韃夏知不可動不復有請先是金虜爲韃夏所困征調苛峻民不聊生率衆歸順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虜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來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虜自是不敢窺興元旣鎮榜邊關開諭招納虜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栽去三

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毋爲金虜所截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而馬政舉矣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虜騎衝突陽平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固厚間探者賞使嘗覘虜動息悉知其邊防密矣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一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而軍儲充美蜀知名士無不薦進間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言之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旣受代虜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虜乃退除禮部尚書不拜使道歸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忠定趙清獻名三賢祠理宗即位除帥長沙辭除江西辭旣觀政除吏部尚書觀淑殿輸以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俄除廣東經畧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東西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

相率倡亂縱火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除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皆移家運入無知者俄而所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禁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上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捨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毋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其才者用之意猶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廣精更始推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逝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昧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

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昨和使在黃岡而賊兵之犯淮犯蜀自若今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故層出不知其幾夷狄之桀驁盜賊之跳梁雷霆之震驚星辰之乖異皆非小故至如京城煨燼之厄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深念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南陽近屬秦府舊僚戚畹表裏之親以至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此因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上覽奏嘉歎擬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七月乃得致其事以慕韓魏公寒花晚節之詩自號曰菊坡家居職名祠廩米邑之入月幾受數十千自領鄉郡戎史毋

得使給凡俸餘皆以均親黨。嘉熙己亥十月一日丁丑薨，壽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塟增城縣古華山。謚清獻。　史臣袁楧贊曰：與之守淮帥蜀，忠而有謀，使用之盡其才，邊鄙晏然，坐銷敵患於無形，可也。嘉定權臣乃他使懦帥代之，將端平雖不起釁，邊事已有可憂者矣，況以貪庸而挑之乎。歸老五年，力辭丞相印不拜。與之深察世變，久已絫然有次。聞世皆高之，而不知與之之心非得已也。吁！尤一統廣州路志　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補入太學。紹熙四年登進士第，自小官至官達，以清白自持。嘉定中，由秘書監出知揚州，治最上聞。有趙氏子爾緣劫殺，與之捕至，趙氏子曰：我宗室也，不可加害。與之厲聲曰：我非劾宗室，乃劾殺人賊。獄具，遂誅之。一方肅然。四川宣撫使安丙卒于漢中，命與之入蜀，為安撫使、制置使。威惠兼濟，民悅兵服。全蜀人才，多出其門，如游似一見，期以宰相；又目某人為侍從，某人為卿監，某人為師蜀。厥後果如鑒裁。召為禮部尚書。真德秀在經筵，嘗言理宗曰：崔與之帥不持蜀中一物，惟滿載告書狀而已。蜀人思與之之善政，甚於張詠、趙抃，為立三賢堂祠事。推讓，除參知政事。至拜右丞相，皆不就。嘉熙三年卒于家，贈少師，謚清獻。與之在鄉，杜門讀書，不接世務。中因山賊作亂，起帥鄉部，遂事平，即上印。退然如一寒素。有叔犯法，憲司將奏裁，拔劍告與之致曲。與之不答，遂聞其案。叔與之遣盤飧餽叔，以代面訣。有司廉知之，乃曰：菊坡之親也，可以法坐之乎。遂從末減。君子以是服與之善於處世。廣州南海志　正子，增城人。家昔貧，力學自奮。先是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肆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庭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壁流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撿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聲。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捨發康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為法。且持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授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詩，挽公使留，公不可。諸公中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秩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攝守賓陽，聞變急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權守賓陽，從然廣西刑獄，創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丈不給券，勞緡錢自

隨計日給之，傳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刋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盜通敵，詐朝廷謀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根本。五年以秘書監召。會興元倡亂，害總計，遂制臣。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資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序於他郡，軍興節度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撤西夏兵，攻金虜不克，虜來盛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使直度紛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四蜀之師，西北二關合從次鳳翔，叩鳳州，借狼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勝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衛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為運米賞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乃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年，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刋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蓋推志也。公之門無雜客，達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關，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欽釋甲以歸，而倡謀者戮焉。以嘗害侍羅介惶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撫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於昔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從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畧、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卒度劬閑，留題云：滿澗清泉白石，怪我登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凡於施行者，雖楊倅高惟月致仕，曰：崔公嶺海使民。特朱崖之人又編次其能行援民之政，曰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貴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為二獻。咸淳改元，經略劉應龍又祠公于西城之高桂坊，今縣學即其地也。成都大一統志　嘉定中，自揚州移知成都府，充四川制置使，清介立身，人謂有大

武威風識大體自趙汝愚後才再見耳寬減征賦爲恴爲民前此制帥於成都土貢之外盡取以奉軍相史偏達與之日民力重困矣詎不與偏達未如之何羅致四蜀才名之士其後多爲名卿輔斜揖與之知人久之召爲禮部尚書歸丹所載惟圖書他無有也

崔敦禮

金陵新志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居之上有讀書堂扁曰雙桂敦禮字仲由歷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覽強記除秘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權給事中家難服闋除樞密編脩官著作郎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說書進國子司業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卒贈中大夫 除吏部架閣謝左揆啓 聞洪鈞而播物孰不依歸陳末藝以求知誤膺收錄竊惟人物臧否之辨在乎大臣選擇之間洋然動心戢然綏延成領舉錯於彌縫藝者必庸善者必錄盍將蘿絡於英材俱收並蓄而待用無遺校短量長而惟器是適如敦禮者木愚智短汗漫材疎惟貧且賤無所用其能惟蒙且拙無所試其志故常沉泚乎章句之習沉潛乎經傳之辭補苴罅漏而學欲得其全聯屬繽續而文欲窮其妙一命歷塊之域

三年掌攝之勞嘆俗狀之可憎恥前功之頓廢因即六朝之都會歷稽千古之興衰心術殫於廣記之餘精神耗於多思之際原原本本庶幾求至當之歸是是非非亦足爲名教之助幸遭賢德之在上位將收智慮以成茂功宜伊織芥之微自棄鈞陶之外儒服不用他藝獨惟文字之知未書而來京師人或興迂闊之誚牧期造化曲賜甄收職隸省曹是欲少陪其後列近臨天日使其易見於寸長將德若斯捫心知幸茲蓋恭遇某官高明而博厚敬義而直方素所傳滋因許已卑夔之列若時經畫必致君堯舜之隆舉人材之進退而納之於至公排天下之好惡而救之於不欺判黑白於冰鑑審輕重於權衡乃知軌轍之文亦被生成之賜敦禮敢不奮堅素履益勵操修三公盡知音之人誠爲幸會于虛動浚密之志尚異提撕

琴川志 世家靜海既僑寓常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揚州高郵簿兩浙運幹除秘書省正字繼兼翰林權直早有文名所爲制詞溫潤詳雅兼崇政殿說書權給事中遭內外艱時翰林學士周必大乞補外壽皇中批問吏部尚書韓元吉曰崔某今安在元吉乃具言之既召見除樞密院編脩官後爲權直既拜命即言翰林權直爲名未正即改爲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敦詩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自直宿遠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至造膝密啓有家人不得覬其藁者上深所器許九年夏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四贈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藁二十三卷奏議總要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制海十編藍韻五編南澗韓尚書元吉誌其墓 經筵徽章轉官辭免劄 恩雖甚厚義有難安輒忘冒犯於嚴嚴須至瀝陳於悃愊伏念臣等各膺詳擢並列華塗當上聖清光莫望之時豈下臣淺學可施之日曾靡海於歲月遹荐微於篇章徒有九榮進無稗益賭袞須之和悅被天語之寵嘉僕僕拜登既叨命錫呦呦和樂仍沐燕慈已厭足於深仁敢過希於茂渥忽傳出命俾伴進階雖他賜之已承獨此心之是歉竊稽聖代書獎儒臣咸平誦禹謨於禁闈元豐講無逸於胄筵雖學春禮但加服章越推異恩實始近比辭莫獲命斷猶在顏儻史溢於寵靈殆貞成於胃泚上累朝廷慶賞之柄下傷搢紳廉恥之風伏望推廣大明監觀小志即收遠於前令庶厭塞於公言 辭免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劄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三日同奉聖旨崔某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臣聞命衰驚罔知所措臣竊惟祖宗重惜經筵始置說書以待資淺者歷以歲時方陞天章閣侍講又久方除侍

講于時首選則賈昌朝是也臣又惟國家崇重翰苑未至學士皆命兼權直院間有侍郎尚書亦帶兼權者至於中書舍人亦有兼權直院其在近比則王綸是也 臣誤蒙親擢俾玷從班恩寵非常震惶未定今又疊頒宸言優進華塗揣分量材實惟忝冒不皇寧處須此控陳伏望睿慈洞照愚衷併收成命庶幾內安微量外穆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韓元吉南澗文集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暇補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始後世於是詔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爲翰林權直公通州靜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爲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公以封駁之重資望未孚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也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謂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書爲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喪未忌且接用矣某因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

施舍發直務合於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官復爲權直公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别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爲名固不能稱所懼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即更爲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字講説所可兼也未幾遷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國人心振士氣爲言且謂監司郡守以慕厲之威爲強以斂給辦事爲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爲知要自直宿進講選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睦于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疏持重從臣三四爲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選單與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爲判官參贊又言宰執日見天下士而偏裨將校未有登其門者宜令欵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任帥臣方面於外亦責其薦凡侍從臺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略之士籍名集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欽令聽察曰用與射樞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於始無忽於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爲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應故事毋使無實顧

依其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虚誕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口奏之事録本進入以廣聖德而畫儒臣之蘊在西省尤多繳駁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既降特旨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審覆公言此非所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則擇監司郡守謹盗賊嚴賞罰遂鄉兵備以定分數而寬税賦之期量行倚閣且乞戒諸路丁錢未出空名告身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強貸之禁毋又繫囚圄以召和氣皆切於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寛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護元氣者也願置一司於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人看詳陛下與大臣審擇罷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後論和糴之擾輸納稽從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寬民力獎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責鹽以患其鄉將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費公曰此末也獨寅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遣滕宬陳有家人不得覘其纂者上深所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遂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大夫者皆失聲墮涕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賻卹之

特厚始公進行奠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孝福鄉衆山塋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祔于衆山勑建康府爲辦塋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珙祖深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行以不敢爲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嘗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於秘書省遂遷朝除權皆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典内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博覽強記爲文敏贍嘗倣漢魏至唐爲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尤稱於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爲總說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鑑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内外制藁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娶陶氏贈安人娶軍器少監錢保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元之

汲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患先與其姪今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塋也士友相率爲之請銘是重可表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爲歌詩鉅典冊皇猷帝謨兹潤色猗嗟崔公學允力於哉遇聖聲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温然珪璋藴其德從横詞林論者益帝眷之隆且丞衡年方剛強衆所惜生淮之壖葬于溧

崔遵

新津志遵字懷祖幽州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同知武安軍同知節度使司事懷祖少大其事繼母孝與人交有始終遵重少語未嘗言及人短長少日在太學有賦聲南渡後不就舉遷居山松山間課童治生理亦粗給前輩如趙禮部仲文張左丞信甫馮亳州叔獻咸爲懷祖丈人行皆與之詩酒相往來懷祖嘉賓客有藴藉從容文雅使人久與處而不厭也嘗有宿少林一詩云青山已有十年舊小雪又有三日留其他往往稱是

崔諫

宋史孝義傳滄州人七世同居咸平後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

崔公誼 湘山野錄鄧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弟氏貢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阻秋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人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狀硯公獄到家速來殆開門寂無所覩其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必虞其死遂兼程送其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崔耕 京口耆舊傳字莘父卅使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藉甚升上舍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卒于官無子耕貧窶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歆雖場屋之文皆有本源後徙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崔放生 通川志崔氏之先自五代時遠祖師約避地靜海遂世居馬放生公諱深乃其後也公生方三歲一日戲于母前適有蛾自穴出公即按足避之似恐殘傷母見之曰是子宿有善習他日必有壽及長留意放生雖蚤虱亦置之草間每見蠅蝶蚊虫投之蛛網尚活

者必與放脫此意無少懈延平鄉人共為放生會故鄉人呼為崔放生家客有貨膠鵜者公隨至舟所盡買之貨竊自念曰此物盡貨之則害數百萬物命何可計也旁或有人告公曰此物一為水漬即不可用公方喜其得計視彼舟小且輕因立其上佯為失足狀蕩覆其舟即以有投不溺人視公始得公且笑謂客曰偶以失足致敗舟覆粹所貨已為水所漬不復可用其當償其直遂邀客至家以物命勸諭質錢償之公後徙居城南施家巷舍後有捕雀者其家有大樹晨夕禽雀飛集其上捕者日投竿設網取之所殺已不可勝計公見而謂之曰爾日費幾何而殺命若此捕者曰有錢則做道路則不復為此公歸取其妻首飾之物質錢如所欲與之作本因令焚其竿網曾未踰月捕者復以貧訴公又以其妻之裙袴之類質錢與之必其彼之捨去此業捕者給公至于三公猶不知捕者所歸竿網非其所日用者公之誠於救物不究人之見給者如此歲和中兩淮饑饉流離滿道棄遺兒女或在繈褓或二三歲將為餓殍公見之即抱買以歸與其妻日夕躬餔之小兒滿前夫婦無厭倦意後郡侯賑濟人稍復食公即揭榜召所親認之認者駢集得見兒女皆涕泣謝公至有小兒不肯捨而去者公之好生如此之類不可縷數故其陰德垂裕于後公之幼子邦哲初就恩科為郡文學後以次子在館閣乾道九年郊霈授承事郎公之二孫敦禮敦詩梁克家牓登進士第皆以妙齡致身華要次孫敦義屢預鄉書源源之慶當必相襲昔于公自知決獄多陰德于孫必有興者其言果驗崔家放生會至今不廢所救物命不知其幾何也則其陰德豈有既耶

崔涯 雲谿友議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曰淮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个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一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囪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遂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暢此時之意也贈詩曰覓得黄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

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迎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黄衫子渾無也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總劫之女也儀貌閑雅夫婦甚睦雍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膳每厚崔生常於飲會之處眾無禮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矣雍久之不能容勃然狀謝呼女而庭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襲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醮使令出家立令涯妻剃髮為尼汝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訣覩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載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宮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崔膺 桂苑叢談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眾子作道傍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吟其才引為上客善為畫因酒興偶畫得一尺馬為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呼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廚將聞乇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氈下監

軍怨。請食之。建封與監軍尤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卻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後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死。女七人。梁卒。策嬖姬李氏為正嫡。有勑封邑為國夫人。膺森勤請讓進封亡妻梁氏。祐請膺為表。略云。以妾為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遂乃梁氏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為李氏所怨。祐日公命食瓠肉。固為李氏剳害而卒。已前膺人於究陵太守故一小將獲宥。斯人感之。以女為託。見膺性狂。恐後有棄背。乃請一帖。曰。立帖索婦。不可為妻。驅使理之常。條其後果棄擲。不錄。斯人執書理之。云義曰丈字見在。膺乃笑。命辭去。惟揚志李涉 醉中贈崔膺 與君兄弟斤嶺故。與君相逢揚子渡。白浪南分吳塞雲。綠楊西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館歌臺今尚在。煬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似此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夾翠煙。瑤墀繡帳開明月。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揚州歌酒不可追。洛神映 湘妃語。白馬黃金為身置。誰能獨羨他人醉。暫到香爐一夕間。能展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別來顏一變。早隸侯印佩腰間。

莫遣看花鬢如霰。

崔嘉彥

江州圖經志。字子虛。成紀人。脩神農老子之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時。宰趙雄雄奇之。未及用而去國。嘉彥亦西歸。過廬山。得故西原庵址。築室居焉。墾田種藥。晝疾耕。夜吐納。四方之士皆取食焉。病瘵孤老無歸者。皆收養之。筋力至老不衰。朱文公熹嘗訪之。傾蓋道故。平生。熹為賦詩曰。無處堪投迹。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壑。緣徑上層巔。檻闊吞江浪。簷空響谷泉。丹經閑日讀。不為學神仙。見是張栻寄詩曰。厭踏千山折。欣逢屋數椽。衣冠存古制。松雪對華巔。自汲甕中酒。仍烹澗底泉。桃源疑此是。不必問神仙。熹既和之。又記其庵。熹見卧龍庵與西原鄰。嘉彥實經紀之。其扶滿去。嘉彥不復至城市。年八十三卒。熹哭詩挽之。聞陝遺耆老。天資得勇多。雙瞳光射日。寸舌辯傾河。居俯三江近。隣從五老過。盧空人不見。猨鶴奈愁何。林下相從舊。回頭一十年。君論金鼎訣。我賦白雲篇。泉石無開處。丹砂結世緣。康山空葬骨。已作洞中仙。

崔仁冀

臨安志。字子遷。錢塘人。初姚其母多疾。父詢欲挽以藥。鑄上有蛇蜕蜕。亟瘗其鑄而蛇夫所在。遂止。仁冀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為通儒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言於俶曰。元帥見此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深然之。及太宗時。俶遂獨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為淮南節度使。俶薦其才可用。擢授衛尉卿。判大理寺。後移知撫州卒。

崔貢

臨安志。字建頊。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復行舫備。實里咸敬事之。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弟睦婣任恤中和八行者。貢入太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應詔以禮延致于學。授嘉州大學正鄉人。其一曰八行先生。後仁和縣學立三賢祠。寔與褚文公許荊州並祀焉。

崔希甫

元一統志。高郵人。事宋。有文武才略。滿美薦于朝。召見。賜金紫。知原州。召拜監察御史。史置諸道事務。又面賜金帶。仍命賜魚。時號重金御史。

崔唐

周家澄懷錄。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撫然罷舉。潛于自持。有遺物離形立於獨之意。其後二公入三館

乘馬皆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堂窓下。蓋崔也。亟執揖之。問其別後況味。曰。初到筆中。恰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嬴以自給。意所欲往。則從之。初無定止。粗足衣食而已。不求有餘。鋌云。況視飄蓬。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曰當往見。臨別惘惘而去。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於是再訪舟次。則不知所在矣。歸則觀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 仙客問主涯貫得魚舟度歲華。棲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崔禧

歸潛志。字伯善。衢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史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為翰林待制。與閩屏山同在院。後出判永州。病卒。

崔子方

儀真志。字彥直。涪陵人也。徙家居于縣南遠城之西。通春秋學。與東坡山谷諸名士交游。嘗為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又嘗與歐陽文忠公辨芳草澗詩。

崔闊

南康志。字誠老。星子人。自少讀書。不務進取。謀懷清曠。平日以琴自娛。始遊京師。士大夫見其風采。莫不倒屣。後倦游復歸。乃結

盧于玉澗兩山之間號臨足庵自謂玉澗道人宋玫過之因謂醉翁書瑯琊山水之勝而沈遵以琴寫其聲惜無其詞今令玉澗道人特妙於琴故因其聲而爲詞書以補之石刻今在郡齋九江府志閒星子人也不事科舉家玉澗之上耕時以給自號無着道人蘇軾號之曰玉澗山人軾弈山必館焉有奇酒詩云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冷不眠閒妙于琴不拘操弄而有清致每恨醉翁操有聲無詞因對軾弦之軾倚聲爲詞一寫而就軾後寄詩云道合何妨過虎溪萬山流水是相知與君一別無多日夢到琅然夜鶴時蓋謂操中琅然清圜之語也程供送閒入山詩白露下脩竹當宦作秋聲冷然拂高絃客子中夜驚振衣一長嘯下賴如飛星昔者去草堂新松蔭軒榮別來今十年霜華已青青想見溜雨姿森蒼舞蛟鯨歸歟當及健覇棲亦何瞥一日作頌曰每與本坡心印傳雪堂終日悟琅然七絃高掛禪無用明月當天一點圓而卒年七十八時有皮仙翁者不知何名亦與蘇黄往來庭堅嘗爲賦清江引曰先生抱琴坐客床坐中令㣲凝清霜琴心靜與人意會一潟萬里之長江七絃縦在十指空江水東流波不動仙翁默坐我忘機攸成白畫羲皇夢其風槩可知

崔白

鳳陽府圖經志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鳥之類無不精絕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黄荃父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神宗朝畫垂拱殿御扆稱旨補圖畫院藝學見圖繪寶鑑

崔皐

合肥新志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欽金人于舒城縣二十日己丑張俊先廬州金人退于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軍皆駐于廬州

崔德明

鳳陽盱眙縣志宋紹興五年金人自六合北歸張浚遣王進追之虜衆潰墜淮水而死崔德明又敗之於盱眙

崔德乾

肇慶府圖經志新興人大理寺丞

崔蠡

習學記言戶部侍郎崔蠡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而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非併崔蠡奏論遂達封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行香起今以後並宜停罷此所咸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使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適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爭行香日食葷素鉄有劉氏左袒之請而范淳父黄魯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計恭愷之偏恐或未考也

崔斌

元史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畧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楊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爲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宣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米與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𩗗言曰有旨問

安童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扉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謁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弊十萬緡以振民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又議戶部給濱■青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輻輳者蝟集餽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三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斌其半爲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

牙定湖南詔珹貳之拜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月圍潭州珹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珹以軍夜集柵下黎明軍登不利珹曰彼軍小捷而驕弛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棧道塹城爲三周如此則城可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稭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珹扶創先登阿里海牙喜曰鼓此城公之力也珹自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緩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珹諭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珹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珹駐兵衡嶽凡來降者問係議欲盡戮以懲反側珹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珹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珹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命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決其

兄貪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遷尚書留夢賢謝允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珹還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其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己摭拾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爲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鄆國公謚忠愍子三人良知威思孫一人敢皆爲大官

崔彧

元史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爲累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辯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彧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爲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爲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倚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孤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勑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别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鉤考樞密院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畜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别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

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爲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苟且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北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庶臣悉爲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污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日銓選類奏賢否莫

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奏首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已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大惡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彧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參术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

如律仍追宣勅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閑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入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爲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彧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昧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樞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滅里奸贓納速剌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哥嗾林以聞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優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

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唐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闕里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黨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闍干領兵爲宣慰其史詰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擬僉事薄問而薛闍干率軍人僉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闍干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吹判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達魯花赤教絲自言不願爲錢穀官願備

員廉訪司令木八剌沙上聞傳旨至臺特命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惡被旨赴京以辨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辨者李淦本儒人請擢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東木迷其害已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里鐵木兒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彧爲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黨得久居漕司獨盜

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木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撞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汙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弊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捃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爲尤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擒以來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貨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彧嘗受卯追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彧不法十餘事有旨就鞫中書彧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璽于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彧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彧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斡羅夫判劾奏中丞崔彧尤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敘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爲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斯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凡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後然諸不至及失儀者劾中司監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彧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彧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崔敬

元史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閒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人故之高服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雖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見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與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聞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鈔千貫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處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空秀令誣秀爲僞造鈔者極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爲其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強恤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決數年中書省委敬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雖敍以沙加班慶大逆敬詳讞府以私相告致有是變捉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遷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議曰我軍係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賞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謚曰忠敏

崔洪範

圖經志潼川縣人元國學生員同知琢州累遷兩臺御史雲南漢中四川憲副剛正嚴明聲播朝野

崔尚志

東郡志字士元安豐務提領

崔孝廉

蘇天爵滋溪集孝廉名顥字耀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早喪父獨善養母母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兄千夫長昌戍齊安不敢歸侯方隨牒仕遠州獨慨然曰吾年爲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遠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得其歡居喪致其哀兄亡又走江淮迎其喪歸此侯孝弟之行著于家者也侯初佐官長熟即以清理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版戶四萬訟牒填委侯識精明片言折之猾吏無文致之茍田里絕追呼之擾當大曆旱荒之餘民被饑疫之苦侯勸帥賑恤衆獲休養此侯廉平之政著于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養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邯鄲縣尹皆不果上母老終養乃調臺州縣尹又以先喪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撫州之崇仁民皆攀戀涕泣不忍代去于時侯年已老始遷長熟知州郡使者屢薦其材侯未肯貪進耿賤吏五十餘年僅受八命積階奉政大夫此侯居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太師國王復從大師迭攻將武仙元侯真定官主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諱祥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戍鄧繕治壁壘奪宋將帥伏貲餉船于襄陽敗江州都統軍鄂之武磯追宋貴師于丁家州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艘從江淮數年不乏官至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謚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戶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梓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大寧之富庶居真定之真定侯先世遷徙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砦真定之治頭原侯祖考宅兆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內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縱有所改易而以孝弟廉平表其名稱此侯稟賦有以異于人也謹摭其事著于篇　讃曰　昔集賢宣城公奎居鄭建平每嘆東南數十百縣爲令者僥倖苟且求能慈祥惻怛如崔君無有也臨川吳文正公歸老于鄉嘗言今所在郡邑困瘁極矣得如崔耀卿之繁已受人者治之其少蘇乎嗚呼考求二公之言當國者可不思其故歟然則孝廉賢矣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八灰

崔

趙元楷妻崔氏

隋書列傳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

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遂為賊婦終必不能羣盜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床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慚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遭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侔何以加焉

房愛親妻崔氏

北史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先九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鄭善果母崔氏

北史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少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而不慈背死夫而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過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大臣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既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乎又絲枲紡績

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乎自初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知疇昔焉

王澄妻崔氏

唐權載之集博陵縣君崔氏祔塋墓銘　夫人姓崔氏博陵安平人皇鳳閣侍郎平章事博陵郡王玄暐之曾孫禮部侍郎璩之孫侍御史貢之息女洋州刺史琅琊王君澄之嘉耦崔氏自漢齊北長岑代為大宗王氏自晉雎陵郎丘繼生元臣二族之茂范蔚宗沈休文推本言之矣重以母后中宗之際石泉博陵二丸正有經綸命代之材推戴格天之業延推濟美為祥為祉為君子為士女合姓好逑與他族不侔夫人未笄累丸恃怙孝於弟兄血泣襄事奉二尊裳帷門闈道逵自鍾陵抵洛邑來歸典禮三者無違神祐純孝為宗

姻所歎。其年從父光縱盛選卿才，故王君納采焉。王君以才器政事連辟公府，歷御史司直，爲河南紀綱掾，改陽翟令，入爲尚書屯田郎，出刺洋州。柔嘉左右，叶婺休德。初，洋州剛氣入人，名位焯於當時，冢婦介婦必華宗淑喆。夫人贊宗事，供先祀，鼓琴誦詩，姿操嫻雅，奉上以誠，羣居用和，外言內言，不越於閫。朔服祭服，必成於手。洋州捐館二十年，而夫人終於櫟陽之別墅。時貞元十九年秋七月某甲子，蓋年五十一。初，洋州娶滎陽鄭氏，生子曰悅，而夭。夫人以繼室生子三人：曰述，曰逵，曰邁。母儀養育，皆爲良士。述仕至藍田尉，逾脩詞與計偕，逵、邁咸以門資分在環列，衣號冠絕注問。龜筮以二十年冬十月某甲子，祔于洋州之舊封。先是，洋州倘于興平尉源長裳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咨時文。光男之碑，吏部郎趙郡李公實爲之；光君之誌，從翁大傅大貞公實爲之。且以德與於夫人有通世之舊，撰求論譔。泣狀遺懿，實而不華，是用來獲以銘內則。銘曰：安平臨沂，右族蓄滋。仁賢是儀，好合喈喈。乃封故地，象服斯貴。諒無攸遂，亦勸以義。婦順彰聞，母儀可尊。肅肅閨門，四男晨昏。于嗟鳳樹，奄閑泉路。曹人之祔，皇辟之墓。鏤茲淑聲，永識冥冥。

薛巽妻崔氏

唐柳宗元集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時，其後病惑得罪，扶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子厚曰：謂歸於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雖已子，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作。忮之豉切音也。無犯迕之氣，迕音忤，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乳，產也。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飭，一本作飾。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作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某，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曄，祖曰某官，觀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婁，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巽巽仁師，崔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截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續。簡之溫文，卒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抡，數存如泛，宜福而災。

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間。臧獲以虔，推仁撫庶，挾不與擠凡。公是恬。公一本作十。夫爵所然，覆邑我伐。伐當作代，葛一作己。遷豆惟嘉，烝嘗濟蘇，其羞孔多。有炎有嚴，中饋斯何。莫仲仲尬，胡祐不遐。與中村于薛十二世孫仲帙烏而左相。高曾祖考刺叙之祀，叔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獨孤夫人崔氏

唐柳宗元集　唐前楚州司馬河南獨孤公故夫人博陵崔氏墓誌并序

夫人諱某，博陵安平人也。曾祖恭禮，駙馬都尉，延群易三州刺史，封博陵郡男；祖興宗，饒州長史；考偶，亳州臨渙縣丞。夫人少孤，在家以純孝稱。既笄，莊明而賢，柔順有識，年若干歸于獨孤氏。奉蘋藻，供祭祀，事長撫幼，紀合宗族，敬恭而誠，孝愛備至，動必由禮，作法度未嘗殘也。生子四人，教之以義方，夙夜貞厲，家道以正。婦姒服其義，姻戚稱其慈。天不降衷于我，大曆八年十一月某日卒，年若干，歿于壽州。少長行哭，六姻涕泗，傷夫人有宜室之美，勸義之明，而司命奪其長算，使德與壽反。嗚呼哀哉！明年十一月日，公使長男勍奉夫人之喪，返葬京師某原先塋之側，禮也。刊石以誌庶德不朽。其銘曰：夫人之德，柔明淑慎。從夫以禮，承筐以順。奉若家節，卒由吳訓。遐福是期，溘至何迅。謂仁者壽，天實不信。同塵彭殤，歸根大運。于以刊石，永播淑聞。

崔氏女

文苑英華穆員撰　崔太常長女墓誌銘

崔氏長女名某，光笄之某年，不幸遘厲未幾，丁烈考太常卿贈吏部尚書常山公難，至哀乘之，共迫正氣，以貞元七年秋八月己酉夭於東都。冬十月乙巳，元方永奉尚書從先捐國于北邙山，以長女祔於尚書之側。嗚呼！女之生也，秉高祖博陵王之殊勳，曾祖禮部府君之令望，光相國之盛業，光尚書之重德，何四葉垂裕，合爲禎祥，與夫惡疾至性，摧之不勝，豈天之所納不能移定命乎？不然者，烈祖顯考之德之一有也九二字恐非。純嘏以溢我，我其收之。且施之有年，移之他族，宜乎起家而居有公侯之位。稚人所以歌韓姞者，嚋維之我，天內則之美，不傳于外，禮也。尋命於其兄者，誌卒葬焉。銘曰：崔之九原，實維邙阜。孝女祔先，與天地久。

周朮忽妻崔氏

元史列女傳崔氏周朮忽妻也丁亥歲從朮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危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將朮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單夫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貞婦然令不敢違命崔自擅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朮忽會未幾朮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崔鶯鶯

元稹長慶集崔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付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

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至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

寢席義盛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蘂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鶩乘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隆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余常

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侯鯖錄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正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全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正元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以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婚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傳奇謂

後歲餘五亦有所娶者也止九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三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艶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之者則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説也又有古決絶詞夢游春詩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仙詩云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事門正全盛出入多雅稱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疊言鶯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艶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爲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善日課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今亦聞其説生所善楊巨源爲崔娘詩一絶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黄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拔氏後魏有國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九

改姓元僕性善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閲歸於一説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各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事之隱此特鮮也雖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又僭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説他時見所謂姨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　微之古艶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髣髴聞香不是香頻動横波嗔阿母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云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謾簪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脩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絶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絶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别安得長苦悲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懐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絶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别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頃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泪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懐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説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悦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曨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遲遲期不如死生别天公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絶　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内裏玉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十

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朧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塼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水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退紅酥　贈雙文云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愛無憀曉月行看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游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流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敢上堦行頻移曲池步鳥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遥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粧蓮委露叢梳百葉髻時世妝金蹙重臺屨踏殿樣紕軟鈿頭裙紫二色玲瓏合懽袴夫順之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

所期迺如禪煩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間領雜洽兩京春喧閙衆禽護我
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老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
腑一夢何足云良時是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
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權裕元云樂天和微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
也不可使不知音者知音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音也音不欺不使音
子知卯角斯言三復其言夫執悔既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依
託益明矣微之年譜己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
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有八生乙丑正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
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本成事王泮娶
十篇了又推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
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上正元庚辰十七年矣
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以大詞兩去所謂大戰不利
是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
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
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韋君志曰從僕射時相如此逆次於書郎即與微
之夢游春二紀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

永正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科第一除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三年是歲授監察御史己
丑四年是歲妻韋氏年二十七庚寅五年是歲貶江陵士曹辛卯至甲午
九年從唐州從事乙未十年是歲召入都被通州司馬丙申至己亥十四
年是歲從虢州長史爲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移祠部郎位知祠部
郎中知制誥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拜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壬
寅二年是歲出爲同州刺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
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尚書右
丞拔於鄂岳節度使庚戌辛亥五年是歲薨于鎮年五十三　商調蝶戀
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
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
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諷誦大畧惜乎不比之以音
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
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畧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
因暇日詳觀其文畧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
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

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調格後聽蕪詞麗質仙娥生玉
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
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人離怨傳曰
余前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
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於鄭敘其女乃異派之從母
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産甚厚惶
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
以命張謂曰姨之孤遺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思哉
今俾以仁兄之禮奉承乃命其子曰歡郎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兄久
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
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
坐鄭傍凝睇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刦以詞
導之究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
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脣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淺注怨絕
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汙梅英猶帶春朝露張生自是惑之願
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翌日

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忌崔氏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
焉張曰予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
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
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
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懊惱嬌娘情不慣不道看看役得人
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遍賴有青鸞不
必憑魚鴈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
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
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
深心百種成牽繫青鸞翼驀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
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張亦微諭
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
因其所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
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
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

之亂為義而終棄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猥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恩不祥是用因諭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保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絶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唯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未語只應化作朝雲去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向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鍾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粧花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為今生會合終無計止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抹妝淚瑞臉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

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郎鞭暫指長安去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把終無語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雖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生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歔欷崔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栖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緘款之詞粗載於此書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

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伏承使于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之間亦與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日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殁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思君心自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遠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絶兼致彩絲一絢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潔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强飯為佳慎自保持無以鄙為深念也奉勞歌伴

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彩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縈竹上斕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絶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為出張君悲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君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絶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堂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為傍人移步懶為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寄遣情深何似情俱淺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為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彩艶麗則於所在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覩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為一章於其後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

必及於此則全矣。爲應之曰先生真爲丈者矣言必欲有始終咸戒而後
已矣抵鄙雅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
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終至於相失豈得已哉如
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未能
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耶予因
命此意從成一曲綴於傳末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
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
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韓琦妻崔氏

宋韓魏公安陽集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爲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
采於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爲清河
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后晉
左拾遺周度祐兗州慕容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祕書少監即夫人
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
直道能政縉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爲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爲婚
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祖母祖母繼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
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
于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
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託于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內外族
屬多而素貧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
爲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磬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己則躬履儉約恬然
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
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緡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豈周人之急夫人
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人治家嚴明事
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內猶官府然故琦家無私室之慮而
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期嚴潔盡悉精
至酌爲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摧毀過
甚幾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呈於終身與諸姊諸弟友愛備篤情禮兼至
雖在頓沛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樂安二郡夫
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末得疾背膊痛卧起爲梗醫者言氣血疑滯下
之當愈致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變爲泄注日以沉劇九
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之皆遣尚宮臨奠賻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

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
書纍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爲非婦人之事雖至
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爲者嘗曰我遇小事
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於左右必與下房
者均琦嘗嫌閒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
薄疾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順養之理乃慨
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爲也其用心如此三
子長忠彥光祿寺丞次端彥大常寺太祝次良彥祕書省校書郎早亡五
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參軍王景脩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
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己出嗚呼夫人內行高絕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
婦人少能偕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縣
豐安村祖墳之次塘有銘故親筆其大槩以俟實錄焉

包繶妻崔氏

宋史列女傳崔氏合肥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
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
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
緜除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
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
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沒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
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
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從還包氏遂皆去母見其誓必死
卒遂
包氏

孫廣妻崔氏

鄭獬鄖溪集崔夫人墓誌銘　夫人崔氏初歸
大名孫君君諱廣樂安郡王漢韶之後也以故
王孫氣義喜俠盡耗其家貲夫人未嘗靳一毫及孫君卒夫人孀居益貧
挈二稚兒入京師依姊氏姊之夫又卒夫人撫二兒以泣曰吾不忍兒之
無以歸也乃再歸於高密趙君二兒既得成立長曰勉遂中進士第季曰
適尤能苦學朋友推譽之夫人歸趙氏二十六年至其亡如初歸也趙君
性高嚴而夫人能以禮順之諸子不一出而夫人能以愛均之門內族居
數十而夫人能以和處之兒諸子之爲業有所進則喜曰吾持心平是必
有陰報在吾子也婦趙氏初生一女適亡其家婦有遺孫已數歲夫人即
致己所生於侍者而自收乳其孫侍者不謹所生竟不舐夫人亦無悔言

聞者皆歎伏以爲不可及夫人之卒年五十七以趙君登朝封長安縣君趙君諱扶仕至屯田員外郎後二年亦卒夫人之考曰某鄆州中都令母曰范氏乃御史中丞諷之女夫人於趙氏有三子果卿俊卿皆擧進士以某年月日塟于某所祔趙君之塋將塟翹過皆來乞銘某曰予敢不銘哉

銘曰卜之吉兆之久吉千萬年斯安此室

杜員外妻崔氏

宋范忠宣公集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尤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擧夫人之喪葬于某所將塟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來予銘象之余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分爲大小二族大宣之裔至唐尤盛延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爲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彦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爲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少而賢忠爲父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嗃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愬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素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擧飲食盥櫛皆俾夫人爲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毁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具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聞爲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愛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既封壽安晩年又以季妹爲相國韓公九配恩加延陵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歛送之具悉使稱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幼爲淑女長爲賢婦其老也能盡爲母之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僎試將作監主簿次倧早卒次偕任遷佺皆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織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夫人之德生與

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夫令子順理而終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崔春娘

夷堅志春娘甯城士人張臨壯歲未娶室與郡倡崔春娘甚昵約爲夫婦偕詣城隍廟誓盟居數年嘗有其家崔亦堅意合好不復納他客已而臨連獲鄉擧有媒妁來爲議娶富家女臨深念半世困於書生皆爲素若更聘一倡兩窮相守何時可蘇今幸會此姻當不然否彼要盟無質何足恤哉乃備禮納采不令崔知將成昏或以告崔崔走僕邀臨至責其負約臨猶諱云焉有是事譴者妬我二人耳勿輕聽妄言崔曰君嘉期已定卜用某日謂我真不知邪不然可同詣城隍以驗之臨既慊於心不願行而辭不得免強往焉崔拜泣而訴曰春娘昔與張臨立誓於大神有渝盟者明神殛之不意臨見利忘義欺人罔神神如有靈乞垂譬治臨即殷累仆地某不能言但悔懼搏顙輿還家數日而卒 [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許澄
圈點監生臣周岱 臣曹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三 八灰

崔

崔烈 文苑英華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累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用不足，權酤租算之外，乃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罪，鬻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甚疑人主無桓靈之辭，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縣令爲時貨，宰相若干萬緡，刺史若干千緡，令若干百緡，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待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仕，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爲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處其心而鬪其謀，卽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焉子疑作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雖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僥祿之所獲，豈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隣里鄉黨矣，其賄賂侍之乎，令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國家既危，衰亂日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謀，旦疑作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亦群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何左傳作野者乎，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徇蕘，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崔善正 唐宋名賢確論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錡不法，上械送錡，錡坑殺之，曰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

死非特以吉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吉者也張唐英論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藻梲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堂而黎民拋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上言首言錡之叛為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為晚也何至閉聰遏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為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然不以為信則宜翻然悔禍納于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已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騎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為狂妄且下詔旌賞爵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善正可謂生死無有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崔裔

唐宋名賢確論范祖禹論謀誅宦官不克因陰結朱全忠請帝幸東都韓全誨結李茂正劫帝鳳翔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正其裔結朱全忠各倚強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崔其

呂和叔集故博陵崔公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鄭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 狀斧藻天理立為人極敬終端本使所以將就誠明襃役勤存比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己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臧而和博厚而敏岐疑而夙茂穉貫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翰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滯求不近名而聲華光遍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撻筆良書三邦有聞旋遭內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濬發義心琴木成聲攉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伐廓清輦華既還便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為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狂直伏閤待罪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為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歲為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澗屋闢曠土為多稼淡改歙州刺史地雜甌駱號為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未朞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溪聚剪鋤山豪既去害群之奸遂寧蹊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鋋刃餘地所扶皆虛催同州刺史圖歉於豐量賑為糴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我以暴骸諭之速朽成薄塟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閭陰持吏失朋構紛獄累政所患公斷以奉斧破其囊橐人樂其然而法制行焉郡城自樂冠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徵員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高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祥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于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話而戎備不修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始匪工朕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派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瀰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

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千累帛豐公納私於是乎在既喜陳乞以尚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自解悒至于撤樂思不斷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為仕撲以勤儉為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逾厲爵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寵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旺謠尚在時論可徵已適書塋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 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生朝議郎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某謹上尚書考功 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人終於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于官業惠于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咨謚法無愧至公謹狀

崔獻

文苑英華楊炯撰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 祖弘壽隋獲嘉縣開國侯父萬善皇朝左監門將軍持節隆州諸軍事守隆州刺史唐世系表弘壽左監門將軍萬善閬州刺史上護軍成安縣開國男謚曰信郡縣鄉里崔獻獻字文作文遠年六十七夫雅其

天命南端上將之文考其地靈北極崆峒之武欽次有東方曼倩卓集作犖達於孫吳卿瑯有諸葛孔明深期於管樂貞觀九年起家太穆皇后挽郎十六年授營州都督府參軍事燕齊遼遠所以分置營州天子命我以參卿軍事太宗文武聖皇帝杷金鉞動璇璣發四方集作西土之人爰整其旅問東夷之罪恭行天罰公自家刑國肖父事君樂王粲之神武棠班超之筆硯一鼓作氣方輕肉食之謀七旬舞干始受呂言之拜二十三年遷徐王府西閤祭酒梁王武者漢皇之少子廣東苑屬平臺則司馬相如所以騁其詞賦陳思王植者魏國之天人遊西園擁飛蓋則鄴鄲子淑所以馬其賓友永徽六年授晉州司士龍朔三年遷岐州司戶剪桐裁珪壁相輝紫鳳寶雞休祥神至從乾值巽之風土被山帶河之國邑邦君坐嘯方推太守之名鄰國從遊始屈陪臣之禮尋丁外憂三年泣血一慟能使禽獸莫觸其松柏神仙每留其玉石春秋忽變有君子之終身金革不避達賢人之術就麟德元年有詔起公為左威衛翊仁府左果毅都尉仍命右羽林軍長上乘輿歷日月步山川詳益地之圖書聽千雲之律呂長城十周盡入提封高闕三襲並為州縣於是九姓抗表請築安北府城詔公馳驛許以便宜從事則禁奉中旨計日期還親降鑾輿待於故都樓上

雖復東西萬里張博望之尋河裴棗千金陸大夫之使越猶未聞降星躔迴帝車擬於闕保扣天門之八龍方於曾陽留白日於三舍若夫類上帝偏群神則孔宣父之所刊者五年一狩登泰山禪梁甫則管夷吾之所識者十有二君秦皇致風雨之速魏后積貂羊之駐夫名山之所望非我后而誰哉是以馭蒼龍搖玉集作阜鳳陰陽不測發揮於作樂之文天地無私猶課於升中之禮公陪祠汶上虎蹕梁陰列藩衛於環星受嘉名於捧日與夫茂陵之下獨留符命之書河洛之間不觀漢家之事豈同年而語也朝鮮舊壤歌集作歌箕子之風謠斗骨危城屬河孫之背誕地惟狐竹不聞謙讓之名親則同林曾無恙難之意特進全唐書卞泉男生以蕭墻構孽莫草方滋欲去危而就安思轉禍而為福請歸有道所向集作使者望夫天皇懸一物之推滿詔公於國城內迎接先之以造化之大示之以雷霆之威受其壁焚其櫬使微侍子來朝京闕亦猶鄰生憑軾入齊國而下其城貫誼上書伏匈奴而管其背乾元元年詔還游騎將軍左威衛義陽府折衝都尉仍加上柱國右羽林軍長上如故是歲也太子太師英國公登壇以集作而拜鑿門而出紫泥明詔不入於三軍之中黃石奇兵自行於九天之外山林為室不能有潘籬之險魚鱉成橋不能有逃亡之路詔

公出使預參帷幄追奇策納嘉謀懷無臂而執無兵戰必勝而攻必取斬大風之翼務卷青丘斷長鯨之鱗煙銷碧海二年以平夷功詔除定遠將軍右武衛中郎將檢校左羽林軍總章二年詔遷宣威將軍守左武衛將軍檢校右羽林集無此句襲封成安男咸亨二年進爵為子尋奉別敕檢校右羽林軍餘如故太夫人以桑榆晚節霧露沉痾滅年歲之扶危受皇天之集作星辰而賜藥饈陳表跡方請告歸頻降絲綸未蒙優許則知忠臣奉上多從孝子之門受命臨戎始見忘家之事濡安仁之里第始奉輕軒張景胤之純深終悲晝扇儀鳳三年以內憂解職尋降詔起復本官四年加雲麾將軍正除左武衛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如故王人奪服纓闕趙意之哀明主相憂獨許何曾之毀且割哀而從禮將以義而斷恩受車麾命服之數掌期門佽飛之職以漢宮清署忽照邊烽秦塞長城遂聞胡馬匈奴未滅霍去病是集作所以辭家天子動容周亞夫於焉不拜調露元年詔公龍門鎮守兼於夏州防捍飲冰受命倍道兼行鞍甲成勞晦明為疾璽書降下集作門即日追還中使接跡於家庭尚集作上藥綢繆於錫賚人生詎幾神道何知仰觀於天值三軍之星落俯察於地逢五將之山崩詔書來北斗之門圖象在南宮之壁以三年秋七月薨於紫桂宮右羽

林軍之官第詔賜御食并錦被一張常服一襲雜米百五十段贈物一百段粟一百石勅書吊贈禮越常班喪葬集作喪所資數優恒典琳瑯觸目日月在懷陶謙則戲引幡旗賈逵則常陳部伍閭門有德歡君友朋事君無隱心如鐵石至如出車授鉞東征西討狐虛向背則雖女子之衆可以當於丈夫前後折旋則雖婦人之兵可以蹈於湯火飛起而見舉龍騰而鳳飛無戰不平無城不尅有如馮異羞言大樹之功宛集作或似曹違不受黃金之賞太平之事業行矣人主之恩榮備矣山河之寵久預同盟社稷之臣俄悲輟祭聖君興悼列辟相趨觀高鳥而數良弓聞鼓鼙而思將帥宏圖秘畧實無得而稱焉追遠飾終請有易其名者謹狀永隆二年正月十一日孜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府功曹集上尚書省考功名也者功之表也謚也者行之跡也公叔文子曹麥四隣之交黙妻先生有餘天下之貴謹按故府主左武衛將軍上柱國成安子崔獻誕靈辰昴降德山河漢陽閑忠許有良平之策顓川徐庶知其管樂之才生覩太平仕逢明主秋風金鼓有司馬之論兵吉日壇場有將軍之拜職任重而道遠功成而身退啓息百夫之特彼蒼者天相如千載之人猶有氣象集作土氣之珠襦玉匣禮備於送終筮短龜長事集作日從於先見集作見易名之道蓋取

之於舊儀累德之文敢一作此爲之於執事謹狀

崔其　唐柳宗元集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甲子京兆尹常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丞職切左氏本學殖也注殖猶生長也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士革切六書典祕是究是索六書一日象形二日指事三日會意四日假借五日形聲六日轉注並字學叩爾玄關探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來窮爾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濛汜已極淮云汜音似楚辭注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暘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鳴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書洛誥朝至于洛師唐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夫弓切少夫照切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泝舟瀍伊瀍音纏伊二水笑詠周星左傳二星終矣謂十二年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絪齊映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繄我夫子賢焉芗焉帝二切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鳴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甲嬌切馬銜也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公爲御史待憲天路文陛徐翹眷戀相顧歡愛之容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徒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鳴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箚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夫涕興哀嗣國往哭襟漣一呼心焉摧剝蒲角切日月逾邁佳城遷卜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逶於危切迤余支切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檀弓孔子曰吾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鳴呼哀哉丹旐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泂酌以吉明靈詩大雅泂酌彼行潦注水之薄者造酌取之臨觴永慟庶鑒哀誠鳴呼哀哉伏惟尚饗

崔景晊　文苑英華李華撰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令上三后繼明格于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於王室少師諱景晊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於姜水㕣曰有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熙莫盛乎除暴虎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克讓乞歸老於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順烈見危致命夫人拊二子亮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孤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即公七代祖也八爲尚書一爲僕射孫肇官至中侍郎元子北齊安州揔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曾孫也生萬年主簿臨洺令諱方謇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諱真固公之考也郎中絢王事僕射利主入中書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語矣今見其人也公孫抱大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悵於至性默過于哀鄉黨傳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墨蘂啜菽飲水勵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遺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兄敗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皆以上聞充河東支使軍畢尚書構爲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悅不仁者懼遷厲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邙山玄元廟西北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吊時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榮陽夫人鄭氏皇兵部郎中衛州長史玄昇之女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妹終於京兆崇賢里權殯於長安東南杜陵原夫人鞠僻介燧禮記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金燧以寧顏色澄纍酒以奉烝嘗輔佐君子黜婁之室也撫導賢儁孟軻之母也內訓傾謝婦儀無跪鳴呼哀哉大曆四年龕筮從吉嗣子圖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喪惟合祔於河南北邙山其原禮也趙公初爲益州刺史屬逆竭內向天下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夲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寧聖德遷爲中書令翼大明復天下肅宗申養玄宗申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楊州爲吏部尚書左僕射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邙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於斯永保子孫昌於斯其文曰翼翼孝嗣銜哀不言祗感永思常試討論畬爲霸國都甸　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有魏與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遣舟人便開漕利源宜有令儀中書王振安州營道臨洺體順尚書篠光公以德鎮既輸典刑亦清雖晉夭不我遺時將時師夫人之德柔善有則鼓鐘于宮閫于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事趙公周極克誕趙公篆羲孝思奉若先訓其貴如斯今日之祿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北是年相在國之久贈太子少師元棋入年相門令移於此

崔志堯　騎省徐鉉集故唐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崔君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用之其先清河人也周室大風肇洪源於

公望漢庭明月抗忠節於李璟德厚流光謀孫翼子冠蓋之盛莫之與京
我高祖翼亮有唐四至丞相曾祖嵒不仕祖滂吏部員外郎考德建州建
陽令值天下亂因而家焉今爲建安人也君少而不羈長而好學介然如
石非禮不行鄉曲之名藉甚於世李唐嗣業博采時才君以鄉族之秀獻
書求試補江州彭澤滁州清流二主簿改建州浦城軍判官所至有聲應
用不暇再爲建州將樂令其地巖險其民獷悍冠攘亡匿率以爲常君厲
以嚴明信其刑賞汙俗咸革比戶安居遂獲真幹之稱又遷紀綱之任改
常州錄事參軍遷考善最擢拜殿中丞遷虞部員外郎郡國之政多使票
治忠身徇節綽有能名無何都下受兵群師入援以君爲水部郎中實掌
軍饋既而時運吉謝宗社淪胥諸侯之師莫不卷甲君與其部將剬趣建
安中塗衆潰遂沒於難春秋若干嗚呼興亡之數聖賢安能免忠義之節
顛沛必於是不然何以見伯夷首陽之風王蠋布衣之操也夫人吳氏克
有婦德能緝素風貌是流離不墜門閥于憲寔定等皆稟庭訓咸脩詞業
憲在舊國以進士擢第入朝爲穎州沈丘尉復從州里之舉皇上臨軒親
試又擢高科爲隨州觀察推官所謂善人必有餘慶某年月日憲等始備
大塋之禮號奉靈柩窆于某州縣鄉里之原禮也銘素熟君行學因銘墓

爲銘曰嗚呼崔君百世清裔忘身徇國斯焉真良種德
垂訓斯爲慶門光光故國峩峩高墳沒而不朽用勒斯文

崔其

唐李華集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昔在召
公相武王除害去虐較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
廟繄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亦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
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中伯翊宣王登南
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崔秦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末議
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中大體也故詩
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
命令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主公海內首族
人倫德範公少有文學重名且兼宏畧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
參軍再遷司勲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
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主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
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禳
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衡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珍
殲元惡天討之師芟如山行冠若霜纛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

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肩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
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與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寧乃
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
用轂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逆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
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泣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書臺
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
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
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
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畧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并聞戴公仁明思揚
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
教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
爲頌夫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
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曾傳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敗附前烈以書
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
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
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

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陝閩閩長轂霞旆霜鍭蠢爾光毒圖不顧覆思
崔公三世元臣德綏主今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
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鏘秉珪奉璋公復于
揚四牡其驤公暴彤庭涕濡于衮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
陽和起蟄乃求藥石藥石爰立判之
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崔其

唐權載之集唐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使
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騎都尉賜紫
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崔公神道碑銘　博陵崔公諱某字某仕至御史
中丞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元和七年冬十一月某甲子啓手足
于郡舍享年五十五皇帝不視朝贈以左散騎常侍印綬命郎吏弔祠明
年十一月祔窆于東都河清縣先正之大塋又明年其孤仲蕃纂其代德
家法命書懸網請刻石繫辭且自本曰炎帝之後秦夏里黃公廓漢東萊
侯伯基東漢長岑長駰濟北相瑗晉左僕射洪之代也洪七葉至北齊禮
部尚書文恭公聖念聖念四葉至君曾祖知晦應銷聲衆役兗州金鄉丞
王父瑜朝議大夫忠王府諮議贈太子賓客烈考灌再爲澧州潭州刺史

以御史中丞領湖南觀察使當宣皇武之際用愷悌修政爲代吏師優詔
錫金爵推理行第一神道綏藝遣羅戕害他日以君之勤贈太子少師君
慈和脩絜平粹文敏以覲身之功善揚積厚之風類始以門廕調河中府
參軍歷邑丞廷史從事察視凡南臺外三爲殿中侍御史嘗以公事貶台
州司馬聯師表於理下旋以上介入拜侍御史遷考功員外郎屢更吏部
二郎中商常二州刺史以至侯部撫封爲太子守臣所居可紀漸漬光大
其爲郎中考課經費彌綸綜覈三刺曹無留事瀕江郡國仍歲天厲而浙
河之東凶旱特甚縣官恤然臨遣使臣發吳之公聚賑越之饑食君受命
載馳仁聲先翔噢咻惜怛布施優裕不樂宴私不嘗酒肴東人鼓舞感動
肝膈其爲常州曹引河渠通中夏二漕以宜利漕郡有聽斷之下如有神
明及處方任爲仁由己凡封道員數千萬夫家病焉君曰不曠然大賫無
以休息悉用條上盡家可報然後均列城之田賦去都府之煩弊吏措手
足事無亢違仁矣哉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申伯柔惠且直惟君亦柔而
立溫良而能斷教順導利外寬內明幽達于稚故勤施于政事揩洪範三
德其甫中之柔乎凡歷柱下史東曹郎皆居代官列郡二千石方師執法
皆循風訓江湖之間壤地相錯冢君父子仍代之澤豈天意之銜斷人耶

鄙夫久貳六官與君周旋甚熟頃忝宰府詳知報政迨茲居守而仲纂徽
烈焉莫府不文直詞傳信銘曰矯矯尹師涖湖之南播遺懿兮抑抑常侍
在江之西施美利兮仍代元侯寬明輯柔政樂易兮比物此志四封茂遂
古循吏兮宜永介福奄然厥復左貂褫兮河清鮮原羽葆翩翩潛智氣兮
有涯必盡流此淑聞斯可貴兮
刻飾豐碑崔嵬䰟螭永爲識兮

崔適

唐權德輿集唐故朝散大夫持節饒州諸軍事守饒州刺史上柱國崔君墓誌銘　博陵崔氏爲山東右族以政事方直稱者
日饒州刺史諱適字某貞元十四年某月甲子寢疾終于所部之廨舍春
秋若干君仁厚信實方嚴清厲詞無枝葉而願言必踐交不諂黷而與人
必誠深於士行精於吏職蓋其天性然也一命爲懷州參軍累遷至大理
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好畤武功二縣令常絳二州司馬乃理當平遂佐興
元貞元十一年春以西諸侯之師轉粟調食特科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以董其事其年冬徵拜衛尉少卿明年改鄭州刺史廣蓋將行又換鄱陽
歷官十五竟未充量其爲御史也實常侍主以才名尹轂下實所慤薦焉
之賓介將常侍沈以公廉幹河運交辟將事弘助居多其率封畿也縣鄙

之地直于西郊禁衛之師勤于左次事爲之節官修其方軍興人安閭境
謳誦其佐晉陵也晉國韓公當撫之重署爲推官輯傳所至平反審克假
守新定新定之人宜之薄於進取未數月引去其須陵邑也充奉蕭散里
閭均定黠吏強家望風累息相率屏匿者十八九其分憂爲邦約己惠人
樂己而知禁清明而不撓此皆歷職必聞之効也至若章章尤著爲士君
子之所景行者則奉使西土鄙能言之縣官秦塞宿兵旌旄相望饋餉之
重非君莫可既而經費出納制於中臺先代之人順非言利不率以布帛
之不中於度不鬻於市者積以寵濫備其名物移用於軍增三倍之價平
糴於人無一時之蓄掠是根本命爲奇羸既裏邊備實蔽理道時有覆視
誨其相冢徒列簿書之文不登金鍾之量因緣謬功觸類而起君受命不
苟臨事風生條其積弊盡達聰聽雖信信之吠嗸嗸之飛置於度外不直
不已連章上懇詞旨深切群情惴駭處之恬然謝病亡告終無所屈皇明
嘉納入亞九卿時搢紳之士多以憑暴爲戒怵迫附離而不能自固者多
矣如君之特立剛毅不更其守古之儒行何以嘉焉此德輿所以受其孤
之哀請而不敢辭也君之曾祖玄基皇朝散大夫會州長史祖紹先皇揚
州楊子縣尉父昊皇大理司直兼河南府河陰縣令代名士行裕是遺烈

初君娶于某氏某官之女子曰包而殁繼室以某氏某官某之女皆有淑
行如君子之志以十四年某月日叶吉卜祔窆於河中某縣鄉原之舊封
禮也初包以德輿朴而好直且嘗奉行君之命書曰四乃列其官簿次第
俾識于墓石既而包毁瘠滅性夭於倚廬之中諾其請矣故銘之曰　崔
君之直兮不枉尺兮崔君之正兮不由徑兮展如之人宜錫蕃祉兮天實
棄何一歷遄已兮檟檟惟哀來自鄙之陽兮峩峩丘封壟于河之東兮刻
此貞珉識
清風兮

崔孚

白居易長慶集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銘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
因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蟬聯準繩
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滔公六代祖也唐
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頊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
公幼以門蔭才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
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
感激奮發伏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挙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糺合

貔虎歐誅虵豕京觀群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曾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疾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蜀吳王出閤領鎮求才撫人嘗聞公名試以史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修轉常州録事參軍糺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大和五年遷基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覊之才蘊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托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主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才國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公利銘基富貴焯燿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又祈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禄嶠嶠崔公道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黄綬遐瞻思奮奇功銅印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闊塗窮竟戢羽翮不展心胷天道有知善積慶鍾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崔遴

唐權載之集唐故洪州建昌縣崔君墓誌銘 君諱遴字某博陵安平人也六代祖北齊右僕射昂以文學正直剛毅諸曹禮樂刑政所損益者十七八生隋水部司門二郎中洽有風儀器尚以世其家司門生皇恆縣令㬎有恆縣生武邑令紹武邑生白水尉頊頊生汾西令贈定州刺史昇之自恆縣四世合德不耀君即定州府君之長子故相國右庶子安平公其介弟也恬淡愿愨不遷于時仁于鄉黨友于兄弟大歷中御史大夫贊皇李公之宣風于吳也聞其賢起家表爲常州武進縣尉跡徇知己心不近名俛視官曹非其好也建中初嗣曹王分閫按部于九江之西又以名聞轉洪州建昌縣丞君喟然曰莊生於陵子吾之師也惡用是哉終不肯就先是築室于毗陵跡清流陰碧鮮樹藝偃仰有終焉之志貞元十年正月日寢疾終于其家享年六十三夫人范陽盧氏華宗淑行動循禮法其孤景伯等年未及冠皆專徑趣善貌然銜恤護奉精𡚁以明年十月某日歸祔于河南某原之舊塋先遠故從也季弟著作郎述貞諒遜悌稱於士林抱終鮮之痛主歸全之禮以德與詳其所履俾爲墓銘銘曰 公綽之道澹無欲兮潔身用晦言可復兮視履考祥宜戩穀兮乃如之人胡不淑兮周原舊封森拱木兮于以寧神識陵谷兮

崔泳

文苑英華稍負撰陸渾尉崔君墓誌銘 崔君名泳字君易清河東武城人皇朝刑部尚書贈太傅忠公隱甫之孫河南少尹徽唐世系表同一作徵非之子進士擢第調同州參軍陸渾尉生四十有三年以貞元四年冬十月景子卒于洛陽毓德里之第丁酉從先尚書少尹于此丘禮也崔族著明洎忠公德如其謚焯乎代之聞見其所憑者學矣惟先生之樂實祖考之世及君子之所以爲構爲後者加生知之力行之故其事親也以無間言無違志無失色無過行其執喪也視禮經有加等而惡用吾情之歎異夫古焉其涖官也才無不器事至一作亡以鋒致理者以備群司陟明者以充首賦其會友也以晏平仲久敬子路無宿諾植之爲本而游夏之藝文彼嚮使錫厥永年被之責仕俾自家刑國以及生人未始涯也嗚呼才長命短古有之矣君之所以隳諸公之淚使有餘恨者方兄弟燕言之次無分陰之疾如寐如息而不反焉夫人范陽盧氏令族美行宜一作而爲君之伉儷四子男曰某女孟仲季未笄未笄初河南府君祥踰月夫人范陽縣君還養又祥踰月君繼天君長兄河南府司錄

參軍澱不勝其哀乃至謂其身之存不若君君疑作若之没而無知也當無窮之如有知也先人在焉託我友生銘其遂壙詞曰 有生有死彭殤同致德義爲宗嵩高匪貴雲岐於山昌爲時雨嗟我哲人脩邙之土

崔汪

文苑英華常袞撰劍南節度判官崔君墓誌銘 故人清河崔汪字巨源舉秀才校文尋佐戎衛遷廷尉評辟判襄益三府春秋若干大曆四年月日遇疾終于成都官舍以己酉歲律中南呂庚辰之辰遷葬於鳳棲原禮從也惟先德世勳焯叙前志祖仁堅父綱位不配才佐郡貳邑而已公志經炳大義精格峻敦孝本義篤近周親定交後哀忠告善道違則兼濟否則窮貞天寶之難覲萌晦跡族行導濛儉德全身陶融大和不嬰物累而辟書狎至傳駟雷午不暇棲伏俛而受命竟友於諸侯咨以書奏籌畫之事抗詞中病動不求合老將嗔喟大袞雄張正色檢御革心畏憚從容儒服以靜邊荒夷險終始坦然一致初郭英乂鎮蜀政暴及禍公以嘗所辟用雖言之不行終全節守義遂與妻子居巖石之下不復歛袂於故府矣及相國衛公式是南邦𢕟禮賢士待以坐嘯咨訪戎政議者謂翰飛紫霄邈其遠矣志士方展國華中零哀哉蓋君子恥食浮

於人不患無位故曰孔門不稱其官閥潁川尚恕於鄉長公始以文顯中以道勝終以義全斯亦成名矣何必乘軒服冕方謂之達歟然以有王霸之畧通質文之變不得與公卿大夫高議明庭鬱湮重泉知者悼惜旅櫬南下浮江阻飈夫人河東薛氏故水部郎中儆之女也之死明誓崩戚動潛舟夜風反柩湍險神明所護川后安波出于萬死之中克北乙原之塋可謂貞烈孝婦軌儀丕振嗣子師閔十一歲而孤厄身過毀以余先君之舊見託銘述詞曰元和內融懿鑠孔純學淵泉源文鬱春雲儉德處難超然世氛即戎推歌偃息中軍參以天時合於兵機道行則安言廢則厄終保風節蜀人高之英靈沉埋旅櫬流離哀哀孝婦上訴蒼昊全柩巴江歸魂蜀道田橫舊曲季布餘歎一閉泉扃千秋蔓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八灰

崔

崔敏

唐柳宗元集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崔敏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塋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㵢於宜切一本作倚者非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原浚之以蹶絜以端其志蹶居衛切厥也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吏盩厔音輈室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爲尉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晉風哥舒曜尹河南鯨捘猾驁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搜糧芻茭茭古爻切又丘效切乾芻也芻乾芻戎備畢給版圖田漁并城切民事時人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䌞音而切貢奉叢沓一日不菅依云七入切當是菅字傳寫作菅吳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鷸濊四至鷸達全切濊人大笑切亦作謫讁也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佑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爲胥徒家有禳禊音禊禬言之祭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詭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年漁者數百人奉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焉萬淫昏者十餘室焉音于虔也禮記云君萬嘗設人左傳云用諸淫昏之鬼以舉正群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循鬱其望體魄遷降死也出禮記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執馬德門清河濬源遠哉浤浤述哉一作貝亦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勍與輕舊史是尊執馬茂功尚書清風謂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執鳥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逆其

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抱于邑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瘵(音債病也)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墓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祭崔君敏文(永州刺史)　天産崑崙者雖爲玉植鄧林者雖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逐六書(字書也)學該七錄(阮孝緒所集)耽此黃老(耽丁含切)怙於寵辱入補黑衣(戰國策左師觸龍曰願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謂崔敏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出參甸服(敏爲盩厔三源藍田尉三邑皆屬京兆)紀綱淮海政令惟肅(書禹貢淮海惟揚州謂敏過揚州錄事參軍)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爲許州臨穎女川龍興令)儲闕興議直清攸屬(之欲切謂自揚州入爲大寸司紙郎)大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爲歸州刺史遷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剪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徒谷切)進律未行歸神何速其咸以罪反諷茲炎方公爲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通野泛鷁沿湘(重云鷁倪歷切亦作鷁船首畫鷁)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柰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莫徹中寢魂還來升邦人永思罔罔隱憂況我懷德心焉君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崔簡

唐柳宗元集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崔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楚子社壝之北四百步(壝以醉切又平水二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逼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瘡也)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順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來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銘曰祖華爲父世文儒積禍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墮以二墓湘瀧(瀧日音雙水准非)其地復三年辭當備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奚罹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窒勿書奏元使是僉(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從入山南西道節度使爲掌書記至府留後)蜀寇內侮禍聯羌髳(潘云擊髳從初見反元在西蜀擊平巳蜀叶)猜擊猜爲旗)君出顯畫拔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德南都(簡在山南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爲何留後)移判連部(郎一本作郡謂簡自山南西道府迂連州刺史)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逐悍石是餌(元精以渝(簡後餌五石病瘍且亂)雷諺是興棲驗增誣(簡自連州徙永州未至而連州人訴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始雖進律終以論棄(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律法也)瀛海浩浩而君是踰萬山茫茫而君是居(簡徙雷作棠棠山驩州所拔處在驩州界)厥弟杭憤呼于康衢天子惻焉訊以文書御史就斥連帥是除(簡幼弟諳訟冤天子爲之黜連帥罷御史)期復中壤遽淪列區長還大浸又溺二孤(簡子處道守訥奉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死)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讁于天降此罰辜柩不反歸窆荒墟將葬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簡妻柳氏先十年卒)父訓又失煢煢相祖(煢渠營切是也與僚洞)撫悼增恤感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依覩眠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剡以出斧屋爰封(記檀弓比有若覆夏屋者矣有若斧者矣)神非久留旦驚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觶以酹(重云觶音拘觶也酹也酹音外切)涕出焉竊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神柩一本作旅櫬)　嗟乎崔公之柩(當一本作嗟字柩旦救切)嗟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顛(坋符吻切塵也)或确而墊(确音搉曉确切山多大石墊都念切詩注墊者羞危)陰沴泄漏濺沒渝溢(濺巴良切滴稚泉一見一否爲瀸爾雅曰瀸有所)碩鼠大蟻傍穿側出齕蹴陂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寧嗟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蹂戾佻險(佻音超輕也險也)睽聃欺苟(睽大丰切聃視貌八蠻視睥書力切睨目也)脛賤睹習(脛生果切細碎無大器者古凡字)輕躁妄走(躁音級)不思已類好是群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攀(旅云豢古孩子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崔述

唐權載之集唐故給事郎使持節房州諸軍事守房州刺史賜緋魚袋崔公墓誌銘　公諱述字元明博陵安平人自東漢長岑長濟北相代種雕龍之美濟北五代至晉大司農洪州晨八代至北齊右僕射節僕射三代至公皇祖皇朝散大夫冀州武邑縣令諱紹大父同

州白水〻尉諱項烈考晉州汾西縣令贈定州刺史諱昇之代有文行懿德爲北州冠族公夷雅溫粹安舒廉静於座右銘得含光之妙於政論得理道之興以之脩身以之涖官蓋家法積厚而公能踐之之故也始自宮衛試官未弱冠而爲藍田尉已有嘉聞尋轉夔州浦陽令揚州兵曹參軍皆以吏理著稱故辟書交委命書隨之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爲侍史實佐壽潭洪三邦車賦之重樹循輯睦緊上介是賴府遷于荆爲言于朝拜著作郎虞部員外郎論著議章循憲矩不戮方以求合不出徑以趣捷貞元十二年出爲房州刺史丞長帥剛嚴之理當與師饋讓之殷暴征繼起埴言抑至而能權情屢身以裕勞人惻隱所被四封嘉績十七年秋九月辛酉感疾捐館舍春秋五十七夫人京兆韋氏承公官之訓爲女士之表凡合姓二紀柔而正勤以義之道備焉其孤文伯武伯等學道禮籍姿性純至斬焉相視滋泰衆惟以冬十一月甲子祔葬于東都某原禮也初公仲兄左庶子安平公有重名於時安平所與游者公皆從而游焉故常與賢士大夫推古今世道博約論辨攄之於詞凡數千言因以勝質之文吾所甚懼彼外馳塞路者既不可過又惡用斐然之爲也邪遂輒削去其用晦如此行義醇備慈仁任卹安平既即世伯兄繼没猶子之鮮中結攜孔於己子故不舉火之日男未仕女未行其於疾則十起衣無常主雖伯魚推奉不能加焉群從族姻均禄直以賙其之不給黨友不過聲利嘗欲脩性息跡考一丘之樂而未甚遂與位背負其奄然不淑焉知者所嘆建中初德輿遇公于九江之西其後辱安平戴侯之知於公復南谷之眷刻石誌美不敢畧詞而實録焉銘曰　裔稱大風漢有文宗博贍蔵猷似續昭融坦坦房陵勞謙孝恭優游禄仕惟道之從素履不華黄裳在中乃儀列星乃飾伏熊居易處厚有初有終魂氣杳冥諸孤哀慟圖書大蔡光遠攸同刻銘貞珉永負丘封

崔其

權德輿集祭崔士曹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朔日禮部尚書權某云云故京兆府士曹崔君之靈焉乎相門令嗣被服文義青襟隸業累衣入侍贊佐征師參榮臺寺職列京掾羊繚仕謂登公朝積進名器曾未奮迅翼戚墜惟先甥公左官江干一言營道二姓交歡信郡遺止君初卝角携郡會合甫過幼學自至京輦相傳博約永言舊知啟志先託常曰繫從内惟菲薄款然深衷猶負前諾力命弗反英華銷鑠方馳康莊已嘆冥冥長女未笄幼男孩提彼彼蕢衣啾啾嫡長縱原大墓祖載東祔贈言體魄歸此壞樹頃我室入沉痾積年四支半廢雙足不前常痛終鮮况茲歸全氣息纔屬形神悅然哭不爲位哀不成禮匪林究精如刀集體撲精晚發銘旌前啓魄無不之歆此單醴尚饗

崔儀

劉賓客集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儀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于道以孝聞處伯仲之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絶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猾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奉公爲僉轄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錯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解半歲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大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抄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襃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慼用贈鄭州刺史賻錢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威一之女生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郾至太府卿次曰鄲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鄲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自業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郾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

貽凡五頁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派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償爲吏部郎，縱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訖訖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倚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春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敷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人部宗祀下業日吉，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定州勃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隱其門牆，俾君雲漢。善積家肥，于孫多材，如彼根株，必生柤棣。太公之後，福二千祀。烱如貫珠，悼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茨。生蓮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祖也如虎。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滿實近地，疆爲利私，使卑乘豈，別弊立程，吏柔商通，咸信其龕。奏課連最，德音寵明，就加龍法，好爵表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傷淑聲，上聞軫懷，備樂爲傳，贈褒之禮，俾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眾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文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黯如重雲。孚和含粹，維淵本根，景宴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礡岡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崔漪

張說之集：唐故瀛州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于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靈神蓋之本；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真，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漪，字其，博陵安平人。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爲崔氏，齊侯之胤也。遠源長發，洪河之水接于天；層巒烈岌，太行之山拒于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崇北州所以貴其祖族。魏冀州刺史、贈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昳，君之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祁陽令諱抗，君之皇考也。丞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清淳，孝友忠肅，宜慈恭儉，好古博雅，隣幾亞聖，盈而若虛，漢而無彖，非夫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墨章禮樂，解得其門而觀矣。務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及亦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

御張公大璀，人倫之表也。日君曰：昔兩劉並舉，以爲鴨二龍馬，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鳳矣。播紳景慕，憧憧往來，徙宅就居，挨判成市，若眾流之赴壑也。及親而休，盤桓利真，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爲光州安樂尉，換蘄州黃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綽之不欲，勵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爲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廷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詠餘聲，祖述前事，人到于今稱之。若夫碧樹煙蘿於江潭，紅荷藻攤於澤畔，寶貝炯光於空浦，美玉明潤於斷岸，不爲珍輿瑤輦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賞心之所歎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鐏俎柱石之器，道爲帝王師，言爲天下利，已而悅遠，翳於窮轍，頎高才於下位，亦無悄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歎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遘疾，終於將邑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懍儉之孫，滁州司馬昉之女也。稟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光婦，克和娣婦，德容之盛，閨傳有裒。視過毀膺，華朝落，儀鳳中，卒於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塋於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崗連隴，南面大道禁林，上園湟洲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玄靈，嘉之是宅。嗣子日用，景龍中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夙遭閔凶，不承誨誘，慎終追遠，克家用譽，蒙聖王拔奇賞異，絕等超倫，三顧赤墀之下，一興青雲之上，祿廩所資，吉蠲致美，實先人積十世降祥之所及也。永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書乎史冊，則韜光隱德，緒俾後代，將何述焉。末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篆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厥生炎皇，維師尚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黃鵠侍歌，雕龍埋史，偉哉嗣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慰志，垂其雲翼，坦然卑位，祿逮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寧捨旃，孰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家室，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偕畢。北陵墳立，松楸千秋，金碑石樓，祇令人愁。東都城郭，通瀾瀍洛，飛橋連闕，金管迭作。人世之悖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緬然兮。

崔翰

韓昌黎集：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方云：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判徐相州。（同方作重，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長，厭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業通儒書，

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誕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卓詭方無此二字或作危世皆非是）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方云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孔）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二字皆非是）署為觀察支官責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或作芽方云芽恐茅此衆於陸言之作茅是）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馬字五百或作二十）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來優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察候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方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其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

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德者下或有其終字）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來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崔其 羅昭諫讒書弔崔縣令丁亥年夏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道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早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為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之 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鬼兮愁髀鬣泣晉陽兮滌濤鬼之廉兮無剷削余詞以弔空鬼來親兮無西東鬼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鬼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斤不之共鬼邀留兮亦師上愉愉兮下怡怡殘肢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鳥則飛鳴蟬瘦而蜻蛉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昧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馳知夫天地之云為

崔四 上元志李白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捲簾出揶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為之謳雞鳴復相招清曼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飆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崔其 維揚志羅隱獻淮南崔相公 天臨黃閣如秋淨日照洪鈞若晝清虎帳坐分真宰氣豸庭吹出泰階聲雲霞自入淮王夢風月誰含煬帝情見說蓬萊百王饗玉皇吟出廣陵城

阿崔 白居易長慶集贈阿崔 謝病卧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芽開手爪蘇顆點肥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墮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崔鈞 蘇邁斜川集河東提刑崔仁符狀 曾祖諱嗣故贈工部侍郎祖諱曜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為天下望族其先由籍光州從居關封不知所從之自特進公師慶陽乃家于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遂州判官通判哥威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攺提點大邊頃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為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則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諭說豪右出粟平其直藉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瘠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人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為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率名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託以其父書求薦章置全函中公舉之有狹哭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

此另公嘗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寺曰大寧萬壽公時為遂寧守奉詔覽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哉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息善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元者聚徒山谷時出抄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畧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彼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大行以尊就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崇史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為出罷不給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廥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麦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數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通職四曰慎擧官五曰罷推酷六曰議財七曰罷時估八曰重吏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畧人之復除本路提刑移伏論益部吏震賞光是有為浮屠氏者為獄詞連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審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正其非黨與獄于朝貸之復為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始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為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乃築室會以事罷乃徑請歸閑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練氣之術為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烏乎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閔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于陽翟縣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惟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文物之美者各為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于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為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温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内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達其精微益自矜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兒始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内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逌嘗辱公之知論薦于朝又與其弟元量游復同閭里謂公平生為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道云爾

崔正言

晁景迂集祭崔正言文：鳴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情慇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悔嗟遠宦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丁隣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於人物之盛耶鳴呼逌於梅家身偶蒿蓬上皇有命親選殿中匹馬入門邊不得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腰然捐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却樂餌而稀罕奏章跡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猶雖闡弦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已退未遂掛冠而俞諫臣傍徨黜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縣恨僕死其行幸蒙恩賜歸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閑寵之能閒視于貧賤侍湯劑藥尚冀命以再生宜亟感之下作鳴呼天乎理或其漠但驚朝露莫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已歸於箕穎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卮

崔適孝

鄱道鄉先生集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峻良助隆初政而朝奉郎嘉興崔君適孝立實自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召為尚書戶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傳世尚幼三女皆未行諸弟擧進士未第弟之子以貢賀奉表落恩未出官上下内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臨安縣靈鳳鄉某所之原其弟适太學名士也以君行狀來求銘以君諱仁稷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仲之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崇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婁國子監考所業以聞君詩說十卷丞相王文公稱之擢為夔州教授夔險遠難侍親以行辭不赴宣城用薦者還杭州於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宜縣秀丁朝散憂服闋知潁昌長社縣

部秦留爲檢法官又留驅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還常平使者遂使淮南西路主議者慰不懲乙降通判定州久之事明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就除提點刑獄再娶皆殿中侍御史錢公顗之女長贈德化縣君李封德清縣君君事親孝友弟睦行己待人一本於義朝散貧甚鄉有高其節者出婚錢數百千助畢婚嫁其名雖貸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斂約月儲半俸償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輦下公卿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曰以貲富偶貧賤肯屈意事吾親哉錢公方斥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娶其季以繼其室諸弟試有司不利任仕連日咨慨若無所容至其紬爲通判則怡然修職如州縣時在宣城僨圩田在於潛去猾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繩姦不避要權爲士必先寒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啻如己有自宣德郎再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或問其故曰嘗夢官止朝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旨已而卑恩自還其官乃浩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其惟恐人知與人不得而知者可以推此槩見也念非銘得所託則無以信後世敢請嗚呼若孝立者殆庶幾所謂躬行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者歟其何足以銘之然其不敢孝立取以爲友有年矣去年北歸過贛上相見驚喜且曰自予竄譴鄉吾母日誦佛書視子無恙然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敢不勉爲銘邪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作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顯豈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庶其在此。

崔象之

韓魏公安陽集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亡其子振孫奉以墓有銘來號咷請爲銘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宛帥慕容彦超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善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恥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酒稅再監許州劉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秩歲滿答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大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塟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撫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撓見有位者之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獎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冗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患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課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爲廢人象之曰待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滌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歸客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顧損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怪也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脩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塟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依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崔志亨

王初寮先生集崔志亨墓誌銘　士而自脩初不期於有獲而在理爲可必者豈泊然遽無意於求哉致於可必之理終不足恃則放乎衆人之所不馳以逞吾之心庶幾得喪之可忘而紓愉閑曠之氣足以養體而輔生不幸而又致於自病或者文學行義所以取顯而不必顯優游嘯咏所以爲樂而不必樂吾然後知夫命之果有制也博陵崔志亨五歲知讀書晝夜不輟未冠入太學志甚厲業成籍北都

外監論辯英發筆横鶩秋教者每見咨倦畢貢禮部頓出奇悉銳不肯與人相行縱既報罷自誦所試音節琅琅聚聽者贊然許之初志亨之祖官南粵所部戍兵思歸志亨携茅屋崖谷間榜曰快意日奉其祖盤礴亭上爲文盛道山川之勝若不欲去者戍兵聞其指欣爲留也祖亡歸足扶櫬歸親有疾刲股肉餌之服喪毀甚於後母尤盡至瀝指血書梵號以薦禰叔與二弟前殁睦嫠字孤同爨三十年無怨恩厚薄嫁舅張南夫以窮歸志亨爲共有無終則以己地塟之且嫁養其三女鄉里歲饑以家資瘞殍背數百清平博平嘗以經明行修舉會科罷不行而志亨既不遇合因悼前伍就新儒學易作訓傳孜觀春秋深意築存室里弟繪竹茂處把酒賦詩陶然無復進取計俄苦風痺使廢此事以政和三年十二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五致命也已志亨一名沖其先　州獻次人徙居大名之清平曾祖辛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妣卜氏贈永昌縣太君祖懷忠西京左藏庫副使妣李氏封永安縣君考問故三班奉職妣劉氏志亨娶號略楊氏子三人曰安時隷貢士業曰安雅曰小僧蚤亡孫二人曰百川百禮孫女三人皆幼安時奉母命以四年三月三日塟志亨於博平之先塋求誌其墓其兩姑歸志亨之弟圖南名搏兄弟皆以豪邁爲吾先君子之所稱爲作銘曰　維師太公燕及孫子穆伯邑崔因邑命氏博陵仲年立如是似降駰及鈞封植根柢迄唐仁師又世十二從　遷魏濮濮絛枝兄弟敵文自堂孰基志亨老成人莫敢疵貢能弗售病又廢之身不逮享其後人施劭哉傳我念此刻詞

祭崔志亨文　維年月日北嶽王某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崔六丈志亨之靈惟靈學問成於妙年孝友稱于一鄉軒奇磊落既自許以氣節扶踈勃鬱又大備於辭章宜青紫之俯拾指寥廓而高翔頎皎皎之不逝卒蹉跎而歸藏惟興寄之超然友千載而相羊亢醉吟以終日哆餘瀝之淋浪疑可以適志而引年追荷篠而侶紫桑病奄奄其此廢曾爲樂之不長今遂往而不返豈易度於彼蒼念昔予之諸姑配李子之頡頏倏姻連之四紀凜宰木之戴霜憶先君之携予隨鄉賦于大梁予韶亂而工文娛二老於膝房比懷擲於醲傳過里門而登堂覩巾拂之敧脱屹婢僕之扶牀如美疹之加劇果藥石之無良歲行盡而訃聞益感舊而慨傷閔外妹之孑立諒恩撫之曷忘氣忍上而填膺淚落下而沾裳聊寓哀於短詞侍往侑於一觴尚饗

崔漢臣

宋劉高峯集崔左藏墓誌銘　侯諱某字漢臣世爲荆州江陵人八歲失所怙順事其母如成人既冠而母逝廬其塋三年齋蔬瘦悴竭心力於浮屠氏之法以爲追報由是以孝聞于鄉除喪益慕古人立身揚名爲父母顯延遊學四方逾江走長時州將騏驥使張公壻之見而愛之遂妻以女神宗皇帝即位張守德順例得一子官奪以與侯曰如崔郎當不負此恩再辭不應任且陳非志強之授三班差使俄慨然曰且予忠孝是職功名所階亦莫儒冠武弁之擇吾知所以致吾身矣自是研涉兵法日擊心判論議宗儒畧謝允近議者奇之熙寧六年朝廷經畧河隍主帥王公雅聞其才重之首辟掌機宜文字有所諮獻往往忻納侯不樂處帳下數從大將景思立部兵趨敵最號有功異時軍賞人人自列惟恐居後侯獨不以爲意或者惜之笑曰丈夫生明盛時方天子用武無奇謀異畫足以上動冕旒資取節鉞隨衆效命正償廪餼耳何功足云聞者愧服竟録斬獲攻守之勞自三班差使累遷右侍禁元祐紹聖間歷吉撫二州兵馬都監左丞張公商英嘗爲江西轉運副使力薦其能於朝不報惟端介不善趨騖故人亦鮮能知者卒以書年敘遷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崇寧五年寢疾卒享年六十有九侯爲人風神整秀進止詳華忠信愷悌自其天性而沉鷙果敢有過人者噫其良將之不試者歟曾祖某祖某家富鉅萬爲鄉豪以樂施聞父某左驍衛將軍妣趙氏江陵縣君皆以侯贈張氏封長安縣君先侯若干年卒再娶曹氏封安仁縣君慈聖皇后之初從姪也子五人長曰振東頭供奉官次曰援左班殿直次曰抗三班借職次曰摁次未名女二人皆適宗子長右班殿直令淮次右侍禁不己孫六人之奇之純之邵之才之美之問女孫二人以二年癸未十一月二十日丙申塟于江寧縣之後山長安祈爲銘曰　惟孝與忠有實其衷神也允相志爲則從才高其倫尚多不試匪富我躬以遺後嗣崔氏慶流其源在茲我銘幽宮示人不欺

崔晛

晁無咎集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辛未塟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乃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綬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遺命也其殁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獲也禮爲亭壙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塋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稱好與曹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乃叙而銘之君諱晛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

永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郡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傳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僑氏族志猶第一而君首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傳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士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於時年六十也其椽沂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善構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膀相詬詆主司恐焉中夕張氏名州遣衙乃得去人語君故君不郵將出闔戶衆洶而前門宣下索膀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君厭者君即令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椽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重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乃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譚譚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勲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狄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責任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舜孔疑舜趙州司理參軍穀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善書經工為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頗侵皆曹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薄無聲妓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乃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弃饒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吏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百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為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脩之身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柳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崔從政

胡銓澹庵集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　紹興戊午某備數春官同僚周執羔表卿得出房詩賦卷喜謂余曰僕選為得人矣既唱第則新興崔君儁公治也嘗恨不識其人無幾何某以狂瞽言北虜不宜講信撼廟堂大議得罪上不忍誅流新興道英州公時尉真陽一見如舊余既抵新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歡酣未嘗不極歡而罷也則又遣其季若舟若雨從余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亦偕伴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衛客畬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化翕然於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精舍為盛已而公治為惠之河源令而余自新興再遷吉陽別去不相聞知者久之一日海賈萬里持景衛書來為上問余安否且曰公治如行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其云為澹菴所知也敢請銘其哭曰余失良友尚忍銘也耶粤明年景衛書速銘益勤不懈逆為其本末而銘之君幼克嶷長讀書功力兼人不記其先世業事親篤孝遠壯詞藻學守汀平南表國朝三歲大比合二廣登第者財數人新益曠古無達者自君始破荒士豔其榮在官洗于奉職所居民化河源最瀕邑民罷吏桀黠而君束濕馭丁子惠祗僚姜枯以賣奉上不阿而不忤者媒蘗其短坐法若干條君曰與受垢死無寧直之卒亦縱髮左驗君能益白其罷尉氏如選曹也表卿適為三銓亞卿聽所願為君止求一縣自試曰此家飯識者與其介卒以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饗年四十有三君舟走錢塘以其喪歸葬歸化鄉湧水原君經學有根柢工詩文嘗挽余兄邦光云通昔哭談戍昨夢百年忠孝忽豐碑又云要使閭閻皆尚德敢忘畎畝亦尊王長短句云愁殢有兵傳老怕能言李其思致多此類余詩哭之云聲名世上少知漏文物嶺南難君人蓋實錄云曾祖諱鵬不仕祖諱惟肖廣州懷集縣主簿父諱納誨封州開建縣令母區氏娶梁氏無子有女一人年十三君兄弟三人若舟若雨皆舉進士試禮部惟一妹母夫人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君因以妻景衛比婚行古冀鴈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題之既景衛偕計有場屋聲衆始伏君知人故景衛亦為之盡銘曰　嶷未丹兮猝其身高疾路兮位不對德兮後則光畢受益兮使不得其高君獨厄其畢不謂賢哉不謂賢哉

崔遵用

許子美集處士崔君墓誌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于平涼，將改葬其先君，以關得銀，遂來求誌。於戲，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忠之女，視籍之先君則與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魁牖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甲籍其名上之。中令堅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萊州雅與友善，偕試于廷中，君文中格上，猜以年少特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部，君以視嫌不出應詔書，覊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生平交遊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記召，終不肯一造其門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為建言其筆數十百人，試以補武吏，又期就廣。君感槩曰：我素以鄉衡自標置，一旦不耦，返栖屑執筆求為賤役，亦不鄙乎。乃發卷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頹蕩，徙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臣賜醼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矣，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吾聞道之是已，今日不圖為貴人氏所眇也。遂行賈田築室，著其頗閒，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輙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為。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曽公質之諸女，早卒，今卜合葬于上郡開封縣之某鄉某村，用景祐丙子冬十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文游皆至輔相，而辛不啻一命，亦其命歟，既節用術，執剸飲以收其心，哀哉。

崔保孫

孫文潛宛丘集崔君墓誌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曽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復，應天府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於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保禾實。銘之銘曰：惟崔氏隱陵公遺於許，禮部君君為兒卓不群，長好禮樂，篤慎不玩，冬裘如貧居，暮喪戚斯文服，其服徽組尊，或止之，君不聽。世禮衰，卒存唯齋斬，僅不泯，克守古君教仁。詩書忘本根，日吾學可設陳，嗟爾主催淳文歸忠獻，世大公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予婿，謂崔氏是駒，駿執與之幼而閒，執尊之經而貞，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崔著

鄭獬鄖溪集崔進士誌　進士崔著，家於襄陵，贈工部侍郎遵度之孫，左侍禁仲求之子，生四十一年，至治平之乙巳三月壬午，卒於江陵，無室家以服其喪，無子以主其祭，序其素裝以葬之於北郭長林門外，地衍而高，增土三尺，築垣以隱之，植木以覆之。荊州守鄭某鑄辭於石以誌之。

崔敬嗣

廣川書跋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輙超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即授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嘗持節荊襄，徙鳳翔，又節度朔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考也。

崔憲

趙閑臣滏水集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人師，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篤容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六。

官至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才之卽，循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古有誤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元氣亂盪，降為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介然而石，溫然而春，聲溢天下，祿纔及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名真石，垂聲不泯。

崔榮

劉文簡公集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姓，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為氏。其上世冀之棗強人，當宋承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占籍焉。世貫販致饒，名于鄉里。高曽祖忘其諱。曽祖妣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汞。祖妣王氏，子四人，父為長，諱聚，天質博厚，有才術，在童幼遇金季亂，生業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蠱，獨任其用，本之以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厲江左，乎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裕，以謙德自牧，凡子錢知而賢者弗券，貧無以償者，折券不責，其飢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之。有子五人，且老，一夕感焉，具以貲産均析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於燕洽親

友者舊盡朿阡北陌之樂春秋八十終配趙氏耶氏五子皆趙出長名成字國遂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寧子安卿早世曰泰祥卿　州移使第二子名順字善甫娶楊氏四子曰公恒曰公吉曰公正曰公與第三子名榮字壽甫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緯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顯字通甫娶郝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雖與余善求以善狀請曰榮等頼祖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席惠以文載諸石爲松楸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循持榮等之願也爲述而銘之余爲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其善焉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荊於其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貽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以不善有乎崔氏拖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迎撫孤起復其隆盛燁燁如此非太以善繼善則其能至於爾耶嗚呼猗其昆季孝友相維克迪先猷戶庭華腴甬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問學克家繼踵樹立內外羸二千指蔚爲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來繩繩無已也銘曰崔姓之傳實惟姜所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溯遠止于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丁六葉玉石具燬剝極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闓未之能用莫我賢家既隆矣樹德通懋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孫息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勒辭永璨是貴俗矣後人繼善毋替

崔玭

東郡志內黃縣崔令尹頌德記　內黃邑豐甲之東墟也即潘閫咽喉神歆血脈前吞馬頰右控龍岡列王豹變之鄉七雄虎踞之地張肩崔皓曾拖祥國之謀荀或田豐亦運邦家之策高揮長轂雨驟雲屯綿歷歲華其來有矣洎故南陽郡王恣其酷虐縱彼虎狼納奸佞之言志中諛之諫內集貔豺之士外連烏雜之兵禍及生靈毒流草木致使交鋒洹水決戰斯疆尸滿郊原血流平地曹公之入徐壤靡有子遺項氏之陵襄郊疑無噍類爰我相國謂左右曰然已息干戈未蘇瘵俗活吾赤子須藉良材乃衆舉博陵公玭爲之令尹語於相國曰公甲門茂族禮樂名家涖事惟能應機不滯累曹撫字頗著普牧若令尹以用於心可上尋與當如是哉召見怡顏親宣化哉以其斯道令尹既得其命尋主兹封煙去蹤燐燐之尚標刀光之跡染閭巷之猶腥蘊室煉摧極目荒殘燕捿春樹人宿燒乇十家之中黔首無一半矣國行之內肯使無二三焉莫不測聞鄉閭躬詢比屋傷嗟待之起念通宵憧憧往來孜孜朝夕而又撫之以惠成之以能均訃勸之恩妙有推擇之能未途暮歲歸俗如流襁負盈途接踵而至然後重修驛署置門楄之尤新再構旗亭飾廊房之過舊相國乃賞其功幹遷任新鄉耆老攀車兒童卧轍諠譁塞路行莫能前遞相讓之遂再陳請乃聞於相國相國聞而喜焉謂左右曰當來所舉信不周乎有此政聲宜從請矣即可恩以遠錫爵可就加鏡歷周年兩授寵秩初允留之請旋加正之名信及蝺蛾聲揚相府政均前哲名邁古賢不徇私而立身不苟媚而取俗陶淵明之五柳更益芳聲宓子賤之一琴尤光茂績我令尹潛敎陰隲顯著誠明愈四鄉之瘡痍蘇百里之疲瘵洋洋德美嘉譽孔彰聊書不朽之功以紀他山之石縣尉樊公偲儒圖騰芳詞林秀心澄皎月德瑩冰湖勸彼農桑出不嫌於衆露聞其疾苦歸匪憚於帶星與令尹盡節奉公勞神華思席無暫暖身不求安周乃規畫不日完緝此乃聲流衆口德叶群情裨贊之功可謂大矣列在貞珉以述攸能大順元年閏九月十日鄉貢進士蘇圖元撰

崔帥

惟揚志洪咨夔寄崔帥　歸鴻曳影宿汀州夢繞蓬花不奈愁穎谷杯羹無日遣驛桑梓飯有時酬功名驥世來斯受議論驚八合則派此事大關天下望殷勤爲報古揚州　美官誰不愛所貴以道得道足以得之有底去乞力祥麟快蹙箱宮鶴不受弋此意關重輕當有識者識　欽永早患失光爲脫志得飄風一鴻毛何能益人國已重物乃輕此理有深識方寸浩然氣天地吾其裏　富貴紛探驪功名競騎虎眉端萬國愁心意良獨苦五年安邊功鏡口不自語仙帆去蓬萊急浪一砥柱　出江梅未花過嶺青著枝解榮書譏林自課應門兒獨樂非不好民瘼將疇醫詔來不俟駕世事猶可爲　揚州傾城出作速事追送諸生吏依依瘦馬踏朝冰寒鴻去何許水落霜宇空鬢短心緒長危檣曳清夢

崔世榮

宋本至治集元故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又二日己丑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崔君卒于上都庚寅合以水斂鉏松嵩宿既歛三來以殮辛卯載輀車一乘官命刑部參差孫遠哲族于上都留守司宣使邈闊以喪歸塋薊州平谷縣其鄉也始君卒兩丞相嗟念出公使錢萬五千緡以賻參知政事史公惟良參議中書省事蕭訥右司郎中八拉合赤都事常珪左司郎中姚

廉部事王明德涅跌干直省舍人野德擕實普華斷事官梁謙泊掾史十四人回紇掾史一人譯史一人別自時吏部員外郎程恕主事温格非戶部員外郎倪濟主事宋伯仁禮部郎中宋本主事陳允文兵部主事王主敬刑部侍郎鈇木爾揚石主事白元米工部尚書已臘合赤員外郎武祐主事尚師簡又時樞密院判官韓謙參議樞密院事沙碑都事石林彥通御史臺都事郭炯監察御史獲理台梁遹欽察台王恭亮阿合麻劉從禮翰林直學士馬祖常國子博士韓鏞詹事院長史于欽家令司典簿周馭集賢院都事安處約宗正府郎中卜顏鈇睦爾典瑞院經歷張忠都事徐世榮太醫院都事潘大榮司天少監王弘鈞司農司都事韓輔上都留守司判官柴惟一都事王敏貫德隆武備寺經歷宋通賴皆時太府監尚乘寺讀實司宣徽通政兩院泊郡人濮州尹貫某尚食副使李某館人吳思恭又皆時來時者皆拜有嘆惋者哭者哭而哀者韓博士曰是奚益閒君嗣子幼惧不能備禮君善人仕亦顯撰志刻石以納諸壙期不朽可乎衆讙曰實吾屬責武君倪君遂屬筆於予曰予庶從來上京一見君即大相得每日晏出曹署與六官諸君子歸所寓留守司官舍必會聚茗飲高論闊談平生或歆嘅抵暮罷明日復爾是月十三日晡時君與予博武倪兩君旁坐默

蓋助叫譟君投壞大呼采意氣逆跳横出然與予迭下上勝負乃不平曰苟基必不能我抗遂棋累運思不可測予大北其神固不亂也明日得寒疾常君曰是不可委庸醫爲召太醫院使呂廷玉與其徒五輩來切脉曰不可爲也衆駭而惡之日侯公裏少間疊往候詢藥起居次第已而竟不起嗚呼予思不絕君哉然求其歷官行事不可得倪君之言曰君始以大都路吏貢刑部令史轉宗正府尚書省掾授武備寺照磨東充雲南奉使首領官調徽州路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升斷事官改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出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復入刑部爲員外郎其行事雖得一二迫後引之亟未能詳當待其子弟故吏狀其行別碑神道今不暇也乃第取得者書之君諱世榮字顯卿一爲刑部令史再爲刑部官三爲掾幼官再爲治獄官一爲治盜賊官入木晉指名暴酷及從録其物得帽衣衣之有着者衆帶靴履鞋茵枕食氈馬之類案總二十有七事馬一匹錢五百貫亦覓且廉也哉嘗聞其言法律意輕重皆往往有義理可聽性樂易故交者率愛而痛其死合從紋斂皆臨視而得武君白主事兩人力爲多君大父某父某贈某官娶劉氏早卒繼李氏並封某郡夫人男四壽安壽童山壽海壽銘曰　人善不善視衆好

惡以見死而衆悼傷戰然其臧故雖死于遐友樂以斂勝厥家人之安天將弗害奚責諸天其固其墳

崔架之

劉申齋集湘陰知州崔架之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崔架之質直方正天性好誼誼主高尤惡薄當世者常欲抗天下熙熙攘攘皆回心而鄉誼甚盛心也喜賓客至傾竭匏脫妻子所服飾皆貨以供燕勞贈賄以爲常人人滿意去不知架之故無宿舂閭人有急暮夜馳赴不一語家人猶恐後事之不歸德古信義士也架之諱棟世爲晉寧絳州翼縣人系世書國子博士明弱冠試吏江西鈔提舉司行省府司理問所知名提控富州安福州撫州路案牘名益闡歷大都人匠都總管府留守司少府監知事陞監經歷改留守司都事經歷瑞州路省臺交章不報授天臨路同知益陽州事年六十九以奉議大夫天臨路湘陰州知州致仕架之有守有爲常思奮不顧身以脫人於險其素所畜積甚於人所嗜欲常從韓理問多方白負主簿貲不與脏通負得不死瑞州日飯施縣丞又代輸其誣服之贓施得不以餓死難皆死皆所甚難而意不滿不能力爭省憲脫二人於亡辜西師與益陽當轉餉撫州往復道里六千判官當督餉於鉎爲免辭值架之屢請身督餉抹四十萬軍士飢欲死者

父老遮留不許至常德兵蜀平班師架之亦還治則天也益陽有故監縣大原人無子而家貲鉅萬諸婿爭二十餘年不決架之遣吏其鄉訪求得其族子常爲後者而訟爲息北居官理余所知者也其閑居有鄉人遠服賈于洪夫利而病且死自言識架之實未嘗識問其名居則曰魏仁卿爲謁醫治病病已又爲稱貸以資爲貴乃好飲盡亡其財脫身遊高安竟以貴累架之它日其父傳孫來求亡子以父命召之不至父歸置其子崔氏久之仁卿以疾病來入日死架之爲買棺以葬又教育督娶其子焉嗟夫薄俗多蔵厚積遺所不知何人而塗人視其親昆弟於其族之人與所厚昏友棄不還恤者皆是也而況素所不識人者乎架之豈不誠賢士大夫矣哉使架之臺從州縣徧歷省臺當使所至風移俗易人人恥爲薄夫鄙人豈不世道人材亦職有賴而卒以滯淹老死下位與架之同時共起在高位者多矣能進退人材者無餘責乎孔子稱下展禽爲不仁又爲竊位可勝恨哉架之死元統甲戌某月日年七十有一矣非不得年也娶常氏封宜人先四年卒賢內助子男二子誠國學生累官至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尹次思立女二壻鄭文煥張頎孫男四葬某所以某月日銘曰　無不知己親敬其賢無不俾兩又假之年而止於斯於乎架之

崔其

蒲道源順齋叢集三務提領崔君墓誌銘　君諱其字某世爲平陽洪洞人壬辰兵後譜牒遺墜不可考然崔氏歷代以來爲顯姓大父諱堅父諱善娶某氏君弱冠克自樹立時平陽始附國朝事皆草創守土者辟君攝冀氏縣尉陞爲尹縣事以治繼改充管軍千戶并與晉寬後隨軍至興元因家焉屢更錢穀之任以能稱君性剛直人有一毫徃於己必求伸理雖強禦不畏或以爲訐實非也以大德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初娶翟氏卒繼解氏卒繼蘇氏子男五人長天祐翟氏出娶王氏次天祥解氏出娶楊氏次天輔天麟天禮皆蘇氏出婦喬氏王氏張氏孫男五人孫女六人皆幼以是年三月壬寅卜葬于興元府南鄭縣開化村西庄壬舍其妻蘇氏與天輔等來請銘銘曰　惟若人兮直匪頎兮年既修兮子孫多瞑目玄堂憾復何勒銘茲碣永弗磨

崔君舉

劉將孫養吾集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時復心以書經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閱之喜得人考官爲溫陵郡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副讀之風檐薄莫再三過不能已侍遣以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之妙至此其題爲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爾宅者須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爲言嘗評斯義極小人之隱微而有君子之德美其属望復心何詐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造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幾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恐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且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世百篇富家父蘭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從横掃群輩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望屈下之庚午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宮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參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如時世之易遇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皆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循絕倒擩兒嬉弄觝排指摘披抉若不遺而孰何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聞見歆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膽其所存哉筆墨精厲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慨死轉爲鳥續續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生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鍔鍔不小挫邑校要借聖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塵埃轅軛猶足以陶鑄興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郷校及本川又奉省檄再強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娩故舊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聞以嬉笑出之所遇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用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執舊不少假借世難多籍隱嫌要嫉回旋俯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樵變闕闐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秣卧疾五年而沒沒而郡僚倡率弔祭之哀達搢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頎絕於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寅沒延祐丁巳五月二日寅曾祖上達祖懷郷父子敬蘭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履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葬州南順安郷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狀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材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晚晚昨閣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聞安否積中書來揭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隨意有餘而語不遠也於乎悲夫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膴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繫福全幾年千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寒暑千古之傷世何是損死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崔仲溫

郝經陵川集崔氏世德銘　博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爲河朔右姓門地世閥更質迭庇高自擬絕當世貴官要族循恥與聯昏匹然其家皆能自脩飾世守禮義爲朝貴爲國士爲土豪嶽嶽樹立卒不靡於流俗蓋其先德光代流風遺範有以致然敬王謝子弟雖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群高陽崔仲溫博陵之別脅也某嘗與之游其論議粹白容止雅亮每爲敬仰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爲之銘乃爲敘落之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博陵連壤其先自博陵徙河間故爲河間高陽人仲溫之祖某字種德淹綜經術方以經旨授郷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鉸句讀定闕例童稚南亂語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捷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

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擒藻翥秀郁爲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師撤爲史知管壽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被塞往往汎舟而去君輸以禍福曲爲防制粮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沒惟信安爲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楚與圖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遷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配溫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喪其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僞爲癘竊骸而瘞之家三年與其子其胃重圍墓先塋人以爲難能某即仲溫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信安既潰乃負母携子衆根關月隱垣墉薮蓬草日數十徙遇兵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閭里完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盖能抏大其家萬户張分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取張氏子果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群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譜世閥先澤流代不乏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從完節賢父子孝奕業惟仲溫志烈烈力幹蠱必也渴肩厥母突冦冗悉愈堅歷百折逃威斧患難疊嶔崧楸改顔色子復孫屡弗絶我爲銘照仟佰九原光萬古揭

崔思義

元明善清河集大元新城崔氏先德之碑　崔爲著氏舊矣新城之族其可譜者四世曰諱伯祥府君由霸州之信安来登茲積天兵鄴金中州版蕩府君克自特達不顧流俗樹果則晨逐利則商主殖既敵家乾廸羸群衣衣寒推食食饑鄉里歸心焉享年八十卒葬某原夫人劉氏淑慎有法婦母道最姻戚卒祔夫墓丈夫子二曰四曰簡側室胡氏子曰邦直於次第二諱泗府君以儒學從身甫藝有司復其家無所予享年七十有七卒葬先塋夫人高氏祔丈夫子一曰思忠娶郭氏丈夫子一曰撥諱邦直府君娶于氏丈夫子一曰思敬終家令掾諱簡府君妙有天質學則深達孝弟不間於人言而人言又稱其信義卒時年二十有五夫人張氏丈夫子一曰思義女子一歸王氏張夫人事姑應以滿室安之卒祔夫墓思義七歲失父世父憐其孤愛其秀使從尚書於名儒年二十一群試京師中時選世父德也父之推兵部令史轄吏事掾見裕皇東宮爲家令典簿陞從仕郎出同知蔡州遷郎水事入爲户部司計又爲中書檢校官郎進承務遷五品官階曰奉訓大夫宣徽院經歷又遷宣徽判官轉兵部郎中爲四品大夫曰朝列又遷中議僉通政院事掌驛人之諸政令又都提舉諸路寶鈔之法制儀拜禮部侍郎出爲臨江路總

管轉陝西都轉運鹽使特命奉使四川宣國威撫民瘼郡縣震爲來還陞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陝西陞真拜治書侍御史累階嘉議大夫出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天子嘉其清譽階正三品制追贈其祖考太中大夫米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封保定郡侯祖母追封保定郡夫人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保定郡侯母保定郡夫人故妻尹氏保定郡夫人尹夫人生丈夫子二曰擴延福司照磨曰栝再娶劉氏繁氏邢氏皆卒令夫人劉氏丈夫子一曰某新城之崔潛脩不耀至治書君而顯顯而逢崇三世人欲不爲善觀於斯也能無歆心歟雖然治書君方嚮大用而秀于俊孫嗣屬厥職歲崇華而代登實者將自今日治書君既拜錫命思刻其世于石廸言曰惟思義之榮寔天子之恩伊榮沛恩㒸祖考之積茲揭皇猷膺昭光德遂謁斐文徽信来哲其銘曰　昔者崔㒸保抱孤遺一日帝臣疑其偉人多闕世父閒夫英儒邁致之儒儒而果樹有緊崔門起高齊雲考編白民兩侯是尊妣爵從封貴寄小君人謂于賢相之以天子曰岂然煇赫蟬聯帝力我偏日起月邊儲休來懿越自我先不發爾前繼世廸延捫木則本探水則源匪爷曷全匪君曷手襲祉翩翩朊孍綿綿無或萌愆裕及孫玄愆遠而傳益大以壽世德唯元匪石之鑽有昭其美顧在銘言

崔德彰

元吳澄支言集元懷遠大將軍行都漕運使贈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崔公墓表

崔公姓也德彰公名也光甫公字也大寧富庶縣北韓里公之家也公之考諱祥金季聚十衆于鄉友國朝兵至以其衆附得命就領之既而隸真定史帥麾下從史帥取河北山東諸郡值金降入叛帥死佐帥之弟千其亂官至管軍千户真定同知權府事公其中子也謀畧如其考憲宗朝乙卯歲攝義州慶都等處行軍千户隨史萬户戍鄧西起武當來抵下邸繕治壁壘亘數千里乙未歲世祖師指鄂戰武磯公敗宋江州都統軍中統元年庚申改授金符至元四年丁卯從阿朮破宋劉義嵓五年攻宋鄧嵓南川高頭擒其將五九年宋將張貴餉襄陽圍城中衆乘夜出公偕諸將奪其貲而殲旃遁襄樊城覺郢黄家堡十一年冬圍沙洋渡江襲青山磯大捷十二年春宋師潰于丁家洲公追逐百餘里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進臨吡陵督砲兵摧木栅以入克其城益公宋兵千授宣武將軍管官總管由宣武陞昭武從遷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漕運使金虎符在

職數千轉輸裕如也一旦言曰粟宣力行陣委身於國莫服恤家之私四海既一報國事紓當歸養老母以供子職惝然棄官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遘疾而終年四十九明年正月九日祔墓真定真定縣冶頭原之先塋夫人史氏北京路行六部尚書諱東直之孫宣權真定河間大名衛輝濟南五路萬户諱天安之女子男二昌武略將軍管軍上千户顯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尹女二婿忠顯校尉德州齊河縣尹史炤奉直大夫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史熺也至順元年庚午制贈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追封史氏博陵郡夫人而公之子在崇仁貽書云先人歿五十年餘二親始受褒封若不勒辭以昭天寵無以盡人子之道靳畀片文文諸石予覽公之墓誌銘神道碑載公事蹟備矣今最其大凡而表國恩之隆公先幾款附智也向敵莫禦勇也竭力爲國忠也念親還家孝也一身而兼智勇忠孝之美四允矣當代之英賢乎天嗇其身前之壽而豐其身後之榮陟階賜勳跡封頒爵易名節惠著闢土克國之功箸寬樂令終之德孝子慈孫雖百世猶將冢其底賴耿光彌久而彌彰焉予不及識公而識崇仁君其潔己其愛人所謂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有以增光於往昔崔氏其世祀也已

崔傑

元吳澄支言集元贈承事郎同知深州事崔君墓表 往年予客金陵真定崔原道掌南臺行人職剛腸疾惡勇於赴義以予泥古不徇今言行或相契暇隙數數過從予嘉亦來問學南臺仕九十月朝命授廣西憲屬丁艱改授廣東憲屬任滿選充星子縣尹縣隸南康路與予所居同爲江西道俾嘉造予求文其考承事君之墓石承事君諱傑字彥卿其先臨川人臨淄三郡俱有墳墓高祖某在金擢甦科曾祖某宣武將軍扈親王鎮河南拓城縣因而家焉祖某爲儒不仕父某母孟氏壽近一百歲國朝既得河南地徙遺民實北邊君奉父母自柘城徙真定之元氏縣倉卒就道程期逼迫上世誥敕譜諜悉委棄中途而去來更革之會躬爵位者不一君獨闢萊圃藝耕種自樂寬厚謙讓儀度有古長者風閭人善之稱不絕口閭人惡戚然懼其陷罪咎里人鬭鬩輒不即官府而詣君判曲直公誠能服人心故也鄉鄰有容忍或肆凌侮待以一笑彼自愧恧而止延祐庚申七月之望疾終于家年八十四子貴贈承事郎同知深州事配馮氏勤儉克相養姑至孝先卒年五十贈宜人子男三長道原字君章次道大字君美季天瑞字君祥女二適曹適張孫男五德嘉允誠愚女二曹孫男三女一君章混混流俗中毅然持異今觀其家之所積若是有良考固宜有名嗣嘉之學又進進立身揚顯未可涯也爲書所聞以表于墓前

崔永復

國朝徐一夔始豐藁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于西湖之上元初時爲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槩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村墟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蹤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覩一巨帙取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既讀已歎羨其辭章之益工復閱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崔永復行實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痛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冀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光弘 臣傅拱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四 八灰

陂

車陂

廣州府郡縣志在廣州府連川郡內宋鄭俠西塘集連川重修車陂記 熙寧九年歲除日杜靖國守連州明年正月之初明以書來言車陂之利曰連江山之佳郡惟岡嶺重複而地磽确穴地數尺鮮不遇石城中之井以十數而少旱即涸皇川自郡北南行而陂於西城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雖大旱山焦草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爲車者狀石爲渠道之入城凡倉廪府庫郡官之解宇皆得以周齊歲旱則引其流環之城中蓋民屋吏家僧居道室靡上之罌與夫溝池之受潤圃圃之灌溉鮮不賴其施者有修於政體不思其費小而利大也因廢而不修郡人甚嘆息之歲少乾涸則公私皂僕汩汩遠至城外汲汲以待餘膳滌濯而餘無及矣如是者累年予之文代郎中張公始復其舊且言張公之爲政清平而易無於聰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見己之善惟公私之私是圖予嘉焉予其志之予將石侍之未載文以書來曰石既具矣然予以城中之民其口萬計而車陂之利一輪爲不足又於其旁增置一輪於是城中遠近無不均濟蓋其費無功用之成曾不旬日而舉郡皆利此爲政之急務也夫又何憚而不爲哉予於是嘆然歎曰靖國其眞樂人之善而憂民深之所爲也夫蒼山巨崖陂湖池澤丘陵阪險凡在天地之間者孰非民之利思在乎人不盡其心耳惟智者爲能樂運其才而思以濟衆爲己任是故位無小大地無遠近凡可以有爲者無不舉而世之飾智矜愚嗜功名而喜新奇者往往率意妄作誕謾誣罔矯舂範而盡凝脂有徒廢而無實効固多矣而忘修僤作纍因循而苟歲月者又皆惟跮畏識倫懦窮緧毀佳屬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比比皆是也是以山澤之利閒而不施陰陽失其道理而民不被其賜也如張公所爲修之已廢而不自以爲功靖國又能樂道前人之善而益其所未至使環州之人無不均濟華皆吏改易任未嘗相知名而所以興滯起廢惟公私是利者猶之同席而謀也嗚呼何用心之公而措事之當與夫所謂矯舂範而盡凝脂有徒費而無實効毀佳屬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者遠矣予是以樂爲之書熙寧十年五月十五日記

雜陂名

涇川志汪陂二 留情陂 車陂二 石澗陂 鋪口宋村陂 團陂 胡桃陂 先干陂

落狗陂 菊韓陂 宋范村陂 抑陂二 荆六陂 胡海陂 魁山陂
黃公陂 汾水陂二 汪村陂 蘆潭陂 宅下陂 宅前陂 黃泥潭陂
西南街陂二 蔣仕陂 胡家陂 麻嶺下陂 查溪陂 韓家坑陂
施二門前陂 水家陂 呂村陂 左村陂 吳二陂 江陽村陂
楊木坑陂 東子陂二 西子陂二 羅家陂 椚坑口陂 洪立陂 磨石泉陂
楊木陂 櫟木陂 東村陂 雙陂 横陂 湖干陂 張華村陂
章村上下陂 白麻陂 黃厂陂 鵝慢陂 石干陂 三溪口陂
招義莫橋陂 曹二陂 江村陂 浮桃陂 張八陂 施家壟陂
陳家山下陂二 劉巡陂 周陂 陳家中陂 馮陂 三楊村陂
尹陂 張陂 汪陂 番陂 塘頭陂 衆家陂 下陳陂
泉立陂十五處 胡村陂 雙澗陂 鄢陂 桐城陂 上蕭陂
中蕭陂 下蕭陂 泉旺陂 勾干陂 王陂 白額陂 楓村賀陂
蝦坑陂 中墠陂 劉村陂 檢水陂 錢墠陂 冷水陂 湯陶村陂
池潭陂 赤艷陂 麻潭陂 侯家陂 楊木陂二 方村陂 范家陂
陳公陂 王霸陂 曹公陂 胡坵陂 范禼陂 胡灼陂 上楊陂
下楊陂 滑石陂 鮑陂 常泉陂 查陂 石霸陂 直路陂

姚家陂 赤石陂 范陂 招東陂 施村陂 官田陂 余家陂
章家陂 紀家陂 仁陂 林禽陂 湯允懷陂 戴家陂 楊五十陂
橋下陂 曹家陂 洪家陂 埠村陂 呂村陂 楊陂 葉子僊陂
赤江陂 楓林陂 黃坑大陂 洪干陂 染頭陂 成公陂 袁家陂
小陂 張家陂 西山下新陂 杜家陂 石板陂 王仁陂
蔡家陂 蔣家陂 油榨陂 板坑小口陂 洪江陂 石山小陂
石山大陂 黃家陂 東衙陂 程家陂 青山下陂 凌家陂 十八陂
大九百陂 王仁陂 平坑口陂 嶺風陂 胡村小陂 鍾村陂 汪村陂
萬公陂 上何陂 西坑大陂 何陂 江家陂 長潭陂 彭陂
西嶺陂 泉水陂 將軍陂 上馮鄢陂 劉陂 楊葉陂 阮家陂
嚴陂 銅陂 柯陂 湖山溪陂 汪陂 馬陂 廟陂
羅塘陂 賀村陂 洪陂 古田陂 廟前陂 大溪陂 王賀村陂
下通陂 胡家陂 溪南陂 眉陂 冷水陂 湧溪陂 申載坑陂
榜山陂 鄭渡陂 寒伏陂 馬渡陂 後林陂 汪家陂 老坦鍾陂
胡老坦陂 高六陂 江六陂 詹村陂 丁家陂 施村陂 黃土溝陂
三郎陂 烏塘陂 柯公陂 基陂 破溪陂 廟邊陂 黃田厂陂

杜戚徐家陂 水南陂 施利陂 馬六陂 高六陂 石梘下陂
長溝陂 瀨龍陂 三分陂 丁家陂 風林陂 招干陂 墠頭陂
大橋陂 舍子陂 度路陂 東山陂 查基大干陂 萬家樓陂
萬家陂 大干陂 楊柳陂 大橋陂 中干陂 新干陂 丁陂
汪陂 石虎陂 衆陂 五里陂 欄石陂 鍾家陂 堂前陂
汪七陂 宋家陂 商家陂 大石陂 狗兒陂 果陂 汪細六陂
王滔陂 李六陂 陳劉陂 長山陂 中陂 周家陂 西坑頭陂
石府陂 倪村陂 周鳳村陂 荆林陂 雄陂 官塔陂 中祖旦陂
唐陂 下梘陂 下本陂 萬家岸下陂 大坑陂 龍門嶺陂
横陂 王山陂 殺家陂 胡家陂 淡石陂 板陂 曹村口陂
橦頭陂 丫頭陂 榔木陂 葉石高陂 上西陂 下陂 亘公城陂
上渡陂 俞村小陂 板下陂 撿口小陂 截水陂 第二陂 埋石口陂
塔子嶺陂 俞城陂 曹衙山冓陂 高擎陂 石礌陂 葉四塞陂
黃沙陂 蔣坎陂 小塓陂 張塝陂 重坑口大陂 歇陂
象旦陂 穿山陂 郭陂 洛斗陂 鳴口陂 鮑家陂 茆田陂
舍黃陂 白石陂 子干陂 黃泥陂 中村陂 橋下陂 宣城志云總

一邑陂塘裁八百所姑叙其九者今亦因其舊焉清流鄉二百七十
有九射亭鄉一十有九嘉禾鄉一十有六四望鄉一十有九留雲鄉
二十有一上昭亭鄉有七下昭亭鄉三十有一長安鄉四十有六鳳
林鄉一百四十有三昆明鄉二十有四興賢鄉二十有七千秋鄉七
十有八仁義鄉一百五十有六宣義鄉二十有四　國朝丙午歲大
旱知縣王文貞訪求陂堰遺跡因其廢塞者興築而疏導之皆西匯
官河之水而入于陂東流至于東南諸山循折山抵麻姑北至白羊
西北至雙橋凡陂有堨有圩有廣狹分水以達諸鄉之溝澮灌溉數五
十里其爲利博矣陂之大者七曰笪岳曰長安曰嶧陽曰大布曰富立曰
新捻曰大有陂之小者一十有四曰高曰蔡曰丁曰郝曰瀨曰胡村曰花蒲
曰新曰廟湖曰殿前曰新田曰枯曰泉水曰充干陂凡二十有一笪
岳陂堨五堰一圩三十有九溝塘三十有二長安陂堨一圩一溝塘一十
有八嶧陽陂則跨歷四都水行二十里其南爲大布東爲富立若新捻陂
則堨二圩二十胡塘四十有五大有陂堨四圩七溝塘一十有五諸小陂
溝塘則一十有二焉旌川志丁家莊陂 伍五陂 壽堂陂 古樓陂
汪王廟前陂 阮家陂 胡村陂 長橋陂 倪正陂 叢子陂

和尚陂　斜竹陂　楊木上甲陂　孟陂　方家陂　楊木陂
中甲陂　茫村陂　石碣陂　萬亭陂　石榴陂　碣陂　下涇坊陂
蜜臺寺前陂　皂角陂　上勾陂　後坑陂　蔣村陂　土橋頭陂
丘陂　上石陂　啞兒陂　方家堘前陂　柳溪陂　丫頭口陂
胡大陂　青山陂　程村大石陂　石碣陂　隱塘陂　楓木嶺陂
方村下沙陂　方陂　泉陂　宅下陂　南衢陂　天辟石陂
劉陂　長陂　王大陂　黃連陂　七十陂　清卑陂　松木嶺陂
豐陂　後溪陂　金風陂　茅坦陂　上保陂　梅陳陂　查陂
苦李陂　破龍陂　横千陂　趙村陂　蘆陂　李家陂　梅千陂
檀石陂　盛潭陂　賀村陂　鼓樓陂　嚴村陂　大安陂　湯村陂
洪郎陂　瑞蓮寺前陂　塔裏陂　鍾村皂角陂　洞仙橋陂
虎千陂　錢家陂　王家陂　葉村陂　廣院陂　凡村陂　葉村下陂
黃栢陂　横山陂　葉家陂　上沙陂　高堘陂　牌後陂　下沙陂
孫村陂　良難陂　梅木人和陂　楊公陂　彎陂　大坑陂
中村小溪陂　郎村皂角陂　下广陂　郎石陂　郎村下陂
郎村陂　郎村殿前陂　沙陂　沙垃陂　上步陂　石嶺陂
劉村陂　葉家陂　磨石陂　楊木陂　余村橋頭陂　汪王廟陂
堘頭黃連陂　河陂　昌潭陂　李村陂　前陂　魚寶堨陂
沙陂　高筧陂　郎村坊前陂　笪陂　長陂　胡馬堨陂
驪陂　汪陳陂　堨陂　黃土陂　黃栢陂　丫陂　長城嶺陂
前村陂　汪村陂　合同陂　周村陂　鄭門口陂　大坑陂　羊千中陂
羊千上陂　以上並在建德縣內　池州府志　羅家陂　胡家陂　峽石陂
沙立陂　清塘陂　竹園陂　何村陂　銅山陂　畢沖陂　茶擔陂
南莊陂　楊林陂　查家陂　陳村陂　馬山陂　沙坦陂　陳家陂
浮油陂　章家陂　新置陂　中陂　陶瓦陂　曹陂　孫陂
劉公陂　穀雨陂　許家陂　汪家陂　陳家陂　孫家陂　張家陂
古廟陂　谷牛陂　上莊陂　韓家陂　呂家陂　曹公陂　葉公陂
夏家陂　姚其陂　夏家陂　松林陂　堯家陂　新田陂　上蘖陂
上西陂　下西陂　象與陂　潘家陂　王家陂　陳家陂　源頭陂
檀家陂　吳家陂　以上並在貴池縣　苦李陂　西山陂　楊林陂
下新陂　劉村陂　梓橦陂　巧溪陂　金家陂　茶溪陂　想思陂
雉主陂　黃姑陂　何姑陂　蔡炭陂　金坑陂　葛仙陂　梓田陂

畲陂　田南陂　相林陂　新田陂　南岸陂　壇陂　馬陂
臘壇陂　檀日陂　以上並在銅陵縣內　故陂　烏林陂　僧衆陂
塔龍陂　城寸陂　琅陂　梅樹陂　麥家陂　孤田陂　吳家陂
沙田陂　磨隆陂　拖村陂　杜家陂　下戶陂　北岸陂　楊村陂
鄉口陂　掘株陂　湖田陂　以上並在石埭縣內　彭陂　趙家陂
蕭家陂　和陂　曾家陂　留山陂　梅墩陂　黃白陂　葛公陂
楊桂陂　黃栗陂　馮家陂　烏龍陂　泥黃陂　梅山陂　樂家陂
全家陂　洛家陂　菱草陂　伍娘陂　趙家陂　滿倉陂　李家陂
陶家陂　班欄陂　蕭家陂　黃泥陂　仲坑陂　塔下陂　合毋陂
青山陂　栗樹陂　劉晨陂　歐家陂　阮家陂　白石陂　董家陂
金竹陂　學堂陂　鄭家陂　杜家陂　豐樂陂　猫兒陂　以上並在建德縣內
歐家陂　黨家陂　金鐵陂　吳家陂　黃鄭陂　列塘陂　任家陂
勝廣陂　新開陂　柯田陂　金莊陂　甘陂　劉家陂　魏村陂
李家陂　黃家陂　安樂陂　桑村陂　以上並在東流縣內　秋浦新志
西洪陂　董家陂　洪勝陂　高家陂　彭家陂　羅家陂　齊家陂
雕家陂　陳家陂　谷陂　横石陂　崢嶸陂　丁陂　拱陂
郝家陂　小石陂　木蓮陂　江家陂　赤土陂　黃衢陂　周家陂
横澗陂　泥汊陂　都藍陂　石湖陂　杜厓陂　戎山陂　杜陂
大千陂　楊林陂　油榨陂　邵家陂　榔油陂　犁陂　沙田陂
泥陂　和尚陂　大張陂　四百陂　昝陂　南港陂　早樹陂
西山陂　沙陂　竹塔陂　新門陂　小張陂　洪公陂　霍家陂
南山上陂　朵栗陂　南千下陂　方南陂　南千上陂　楊林陂　方南上陂
南山下陂　趙陂　楊林上陂　上秧陂　石門陂　下秧陂　學堂陂
錦鄉陂　蘆陂　桐樹陂　張家陂　何家陂　力山陂　下南宅陂
大伯陂　三伯陂　高家陂　權樹陂　桂家陂　中陂　上南宅陂
上伯陂　伯子陂　錢家陂　王家陂　舒家陂　南塘陂　新興趙陂
壇石陂　杜厓陂　後門陂　長陂　頻村陂　瓦堘陂　修田新陂
妝陂　駱家陂　石碣陂　亭子陂　上柴陂　沙陂　上下深陂
山背陂　石港陂　洪塘陂　曾家陂　何家陂　下柴陂　上魚池陂
朱家陂　石硯陂　木瓜陂　牛欄陂　廟前陂　從家陂　下魚池陂
中陂　山底陂　菱陂　古樓陂　夏村陂　塚頭陂　小佘家陂
姜家陂　康衢陂　夏村門前陂　董家陂　梅家陂　佘家上陂

上石陂　下石陂　羅家陂　泒泒陂　汪家陂　粉壁陂　大余家陂
丁山陂　三郎陂　汪家墓下陂　汪家墓原有陂　楊水漳陂
宅下陂　洪家陂　水步陂　陳家陂　胡手陂　芝陂　白狼浪陂
張二郎朝前陂　汪家墓上陂　筆蔦陂　老田陂　西彎團陂
栗子陂　紙窐陂　包家陂　芭芒陂　胡家陂　迪衝陂　楊九郎陂
城子陂　張家陂　郜家陂　甘陂　石腸陂　皂角陂　徐義安陂
下菌陂　嘸陂　新興陂　彭家陂　胡衝陂　趙家陂　何通橋陂
楊林陂　易家陂　水碓陂　烏石陂　史家陂　大橋陂　後千陂
新修三百坵陂　大沙陂　胡潭陂　諷衝陂　蕭承節門前陂
赤土陂　柿樹陂　殿後陂　楊家陂　何村陂　學堂陂　罕千陂
大楊陂　横溝陂　泉水陂　澗西陂　董家陂　徐梅陂　董家上陂
石陂　管泉陂　雙坑陂　時家陂　方家陂　胡師陂　小石陂
楊柳陂　黄土陂　烏木陂　舍子陂　錢家陂　下游陂　上游陂
大坑陂　舒家陂　下砂陂　荼蘭陂　項家陂　上石陂　石壁墠陂
蟾水陂　青山陂　下石陂　杜屋陂　黄建陂　甯真陂　三溪口陂
九焦陂　施村陂　桂家陂　衆家陂　大千陂　毋公陂　黄石港陂

分流陂　李公陂　神山陂　袁村橋下陂　共村陂　冷千單陂
神儕陂　柳坑陂　油榨陂　曹家陂　麻墠陂　令水陂　徐山人陂
杜廟陂　黄石港橋下陂　武陂　衆陂　小石陂　大犬山陂
藍陂　楓樹陂　上隱陂　上石陂　大石陂　檢陂　小犬山陂
姜園陂　中陂　羅家陂　施家陂　下羅陂　戴家陂　袁村董陂
齋堂陂　張清陂　全陂　童陂　光巖陂　深陂　共衝坑陂
楊潭陂　新築陂　章陂　新堰陂　小巷陂　佐家陂　蘆荻陂
姜陂　倪陂　盛花陂　金陂　唐古陂　篤良陂　王田陂
梅塘陂　横陂　下梅陂　板橋陂　畢公陂　楓樹陂　石船陂
橋柱陂　茅陂　水石陂　小陂　趙陂　深陂　蒲陂
周陂　學堂陂　前山陂　珠砂陂　烏龍陂　汪成陂　楊陂
林家陂　城陂　自家陂　吳家陂　横陂　從陂　沈七兒陂
上梅陂　九郎陂　張陂　九卓陂　劉陂　東容陂　袁家陂
羅陂　姚家陂　西隶陂　藍楊陂　大塘陂　搭抽陂　大河都陂
貴陂　何莊陂　史家陂　禹家陂　張家陂　胡家陂　湖田陂
長樂陂　寺家陂　杜家陂　楊家陂　青潭陂　黄墠陂　新城陂

上陽陂　下陽陂　陳陂　康陂　昌家陂　華家陂　陳村陂
鄧村陂　潘進陂　新興陂　張村陂　於村陂　方村陂　查林陂
城子陂　石橋陂　湯家陂　潘家陂　楊十陂　施家陂　潘村陂
平田陂　尹村陂　上流陂　下流陂　烏潭陂　考坑陂　石子陂
柴陂　曹陂　楊村陂　小林陂　百丈陂　昌家陂　龍進陂
江安陂　相陂　烏谷陂　土陂　湯陂　羅家陂　余家陂
城子陂　土埭陂　高莊陂　笙竹陂　以上並在青陽縣內　合肥新志
塼窐陂　油泥陂　黄姑陂　臥牛陂　青菱陂　洋平陂　北裴鄉兩界
塔陂　合慈陂　侯陂　城山陂　期陂　車陂　石掌陂
鬭陂　徑陂　翟家陂　蘆陂　白荆陂　倒灌陂　陵陂
三丫陂　孤陂　豐鄉陂　南汉陂　壞陂　白河陂　泊陂
苦竹陂　鹿看陂　曹陂　上河陂　下河陂　小蒜陂　凌水陂
三角陂　三郎陂　棠梨陂　上下三重陂　王老陂　七里陂
塘陽陂　牛弋陂　柿陂　白節陂　上陽陂　桑陂　欒城陂
到觀陂　衕陂　黄連陂　吳竹陂　時陂　孤窐陂　中白節陂
窐陂　尹陂　格子陂　後陂　挿秧陂　蘭罩陂　下陽橋陂

蘇子陂　湖成陂　高城陂　上廣陂　下廣陂　私陂　下落龍陂
下羅陂　上露陂　南澗陂　坵陂　下露陂　竹子陂　上白節陂
柘陂　丘陂　莧子陂　水坵陂　河陂　樂公陂　上下竹陂
梁重陂　烏陂　兩流陂　索頭陂　大豐陂　敎禄陂　上丁安陂
脩陂　掘流陂　常湖陂　斧陂　上化陂　衝陂　下丁安陂
清流陂　漫陂　魚草陂　浮陂　下化陂　李陂　下朱阜陂
平路陂　盤陂　路子陂　上金陂　朱陂　三重陂　上吳石陂
丁肇陂　宋陂　下金陂　董子陂　下路陂　黄副陂　下吳石陂
下湖陂　榆陂　大盧陂　冲陂　塘牙陂　上湖陂　下孟秋陂
榆歡陂　蘇陂　小盧陂　上路陂　丁路陂　茨埠陂　上孟秋陂
讀助陂　范陂　竹子陂　壞陂　石寶陂　仲南陂　上下合陂
窐子陂　陀陂　蘆路陂　柘陂　蜀歷陂　上陂　上下陽陂
上南陂　下南陂　城助陂　許陂　城子陂　棄陂　下山楊陂
衕坵陂　三城陂　壞陂　東路陂　亮陂　李陂　又路子陂
栢坊陂　九竈陂　何陂　光路陂　草渠陂　澗陂　下欄干陂
下堠陂　芡陂　梁童陂　當衕陂　蒲城陂　上堠陂　上桑路陂

上魚陂　周邊陂　棠梨陂　上許陂　下許陂　寨甫陂　下桑路陂
峰陂　魚龍陂　馬色陂　角陂　葉家陂　孔家陂　上花平陂
金陂　三城陂　黿陂　五栢陂　上陂　紫海陂　下花路陂
壞陂　麻師陂　丘子陂　孤陂　上龍陂　馮塔陂　上陳歡陂
馬陂　油榨陂　貴家陂　謝湊陂　鄧家陂　泉陂　下陳歡陂
黃土陂　鷓鴣陂　關陂　萬人陂　龐兒陂　徑陂　上渠滃陂
江家陂　厭子陂　聖佛陂　三塘陂　茄陂　栲栳陂　下渠滃陂
蔡陂　苦麻陂　撥陂　平陂　小公陂　泉陂　下降鄉陂
三重陂　賁陂　城陂　油麻陂　欄陂　青堙陂　上青陽陂
斗陂　義陂　小陂　高家陂　陽陂　王郎陂　中青陽陂
孤陂　山側陂　柳陂　蘆陂　城子陂　練陂　下青陽陂
蘆白陂　石秋陂　白塚陂　城陂　鍾陂　朧陂　塔兒陂
四層陂　柴大陂　開陂　上柳陂　塼窯陂　穇陂　章大陂
榆木陂　特陂　清流陂　尹南陂　蓮荷陂　善陂　南城子陂
滿陂　落龍陂　州路陂　渠兒陂　蟾陂　石狀陂　破堙陂
青陣陂　衝車陂　上滌陂　瓦子陂　楊衝陂　下滌陂　五衝陂

蘆陂　黃桑陂　里路陂　頼陂　廣陽陂　潘陂　湧光陂
趙管陂　于陂　管掃陂　刀鼓陂　周陂　烏沙陂　稻城陂
花陂　紫蕭陂　上戈陂　新小陂　花陂　猪欄陂　黃馬陂
辛陂　孫大陂　馬大陂　阡陂　顧大陂　陳陂　高側柳陂
曰咸陂　王家陂　白陂　東新陂　西新陂　純陂　馬豹陂
黃草陂　車陂　埒蘭陂　孤陂　平陂　蘆陂　三城陂
菖陂　撥陂　蘆花陂　畫陂　張家陂　檀木陂　五欄陂
陳木陂　芮陂　淘鐵陂　李長陂　趙大陂　王家陂　三家陂
白露陂　張陂　八家陂　南游陂　下陂　竹子陂　林西陂
坵陂　石泊陂　黃榭陂　器陂　大穛陂　李家陂　上孫陂
孤陂　蘆陂　孤陂　上大陂　牛角陂　鶴陂　黃水陂
王婆陂　栗陂　孫家陂　小孤陂　張陂　大孤陂　路大陂
國咸陂　頓大陂　格陂　松林陂　壞陂　流泥陂　祝俗陂
辛陂　勃邦陂　阮家陂　窯陂　老車陂　柳陂　胡撞陂
里陂　戴家陂　通蛇陂　水櫃陂　丁陂　旱塘陂　祝裕陂
西金陂　丁令陂　章陂　泊城陂　皇甫陂　柳陂　馮家陂

清水陂　下陂　城子陂　韓流陂　坵陂　澤孤陂　上交陂
蒲陂　楊柳陂　應山陂　死陂　城子陂　荻陂　孤陂
蒲陂　河陂　甘郎陂　清流陂　蛇陂　突螺陂　上新陂
寨陂　界南陂　窯陂　米陂　楊長陂　下三陂　孫陂
兒家陂　埒子陂　丁陂　大城陂　上三陂　九重陂　下流陂
城陂　鮮公陂　天井陂　陸家陂　故塞陂　中三陂　下三陂
泉陂　黃連陂　抱陂　壞陂　暗造陂　蘆陂　關陂
古領陂　牛陂　城子陂　楊陂　曾陂　助分陂　董陂
蘆陂　上陳陂　孫陂　上陂　下陳陂　鄭陂　小三重陂
欄陂　下陂　朴嗟陂　竹陂　周車陂　周陂　小蔡仙陂
塔路陂　公城陂　三重陂　姑陂　下淳陂　鷹章陂　小三重陂
蔡仙陂　下章陂　港陂　鮑徐陂　米路陂　馬陂　第一陂
馬長陂　石郎陂　三重陂　定遠陂　上淳陂　四重陂　吳兒陂
牛陂　枚稻陂　漉車陂　埂陂　村泉陂　馬長陂　角猪陂
關陂　上擺陂　下擺陂　下陂　章陂　酒陂　鵓鴣陂
白茲陂　塩陂　陶陂　斜萬陂　滕家陂　蘆陂　長史陂

斜萬陂　河陂　側口陂　烏沙陂　烏陂　上烏陂　子烏陂
關陂　丘陂　黃柳陂　陳蘆陂　砂陂　棠梨陂　城子陂
陳陂　烏舊陂　蘇浦陂　杜宜陂　關陂　小柳陂　兩小柳陂
蔣陂　蒲陂　下砂陂　方陂　盤蛇陂　尚陂　上榆陂
蓮花陂　濼陂　鷺鷥陂　隍城陂　城陂　石杞陂　灌巢陂
清陂　灌梢陂　楝城陂　龍安陂　長城陂　格子陂　烏石陂
陳野陂　石剌陂　刁家陂以上五在舒城縣內　賢祐濡須志胡母土陂
香山陂八公鄉　謝塘陂　蒲陂宋政鄉　銅陂柘阜鄉
閑慈陂　埒陂　上秦陂　大京陂以上五在巢縣內　許青關陂
柘格陂　子陂　董大陂　劉章陂　下常陂　崔陂　杜受陂
豹陂　丁家陂　高邦國斗陂　陳陂　仁塘陂　王長全陂
赤堙陂　都陂　何陂　荊陂　東甫陂　長熟陂　劉仲柳陂
夏郭陂　藍受陂　韓陂　夏侯陂　浪堙陂　毒龍陂　赤塘堙陂
九重陂　青章陂　卻月陂　張聚秦何陂　丁雲陂　許辿泉陂
蓮荷陂　烏砂陂　柘安陂　顏陳陂　塔下陂　獨木陂　王住等陂
踏陂　周吉陂　陁陂　助收陂　風陂　七里陂　三灘白陂

中陂　馬舊陂　鯉魚陂　流湖陂　鬪演獨名陂　張士通陂
郭馬陂　古顏陂　清流陂　桐泉陂　遷陂　小陂子　上陂
蔡隱陂　塘陂　當百陂　上陂　牒羊陂　東上陂　西陽陂
陽于陂　凌道陂　泉陂　張明朝東陂　章鍾二戶小陳陂
劉立小洪陂　送陂　道水陂　步古陂　後陂　朴消陂
禿步陂　使牛陂　蓮花陂　牛刀陂　湯灣陂　小陂　上黃泥陂
空塚陂　下柳陂　王九陂　寶陂　虎頭陂　南陽陂　大含陂
上各陂　東倫陂　半頭陂　書郡陂　塔堘陂　關陂　馬家陂
寨南陂　五關陂　下竹陂　陳陂　蒼百陂　陳隆陂　車古陂
濫陂　矩用陂　孤柳陂　周陂　陳寬陂　下鵓陂　上乂陂
下乂陂　下查陂　潙馬陂　白龍陂　上花陂　龐華陂　新堰陂
洗陂　銅罐陂　允陂　五龍陂　白油陂　丘陂　雙盧陂
栅陂　五次陂　黃秀陂　崇陂　大銅陂　柳陂　土花陂
上家陂　游陂　抱土陂　黃郎陂　周琪陂　陳陂　梁彥真陂
上下柘格陂　上游陂　下游陂　踏春陂以上並在梁縣內

臨川志：牽牛東有羅堰九星，峘馬也，以壅蓄水滲灌溉，為陂塘之象。牽牛南有九坎。九星溝渠也，以導達泉源，通溝洫，為渠堰之象。兩星之照臨，雖天下所同，吾州為牛斗之分，則蒙其潤澤應多。自井田廢而溝洫之制壞，漢唐以來，天下之治溝渠者，不可枚舉。治陂塘以利民，固本者則可指數。吾州五邑，臨川、崇仁平陸多，故陂塘多；金谿、宜黃、樂安山谷多，故泉源多。蓋水利亦係乎地利。昔顏魯公作州，嘗建土膝陂，去之五百餘載，陂不知所存，而人猶不忘其惠。異史宜知勉，婁使魯公專美於前。傅陂在新豐鄉，溉宜黃巻水，溉田六十三頃三畝有奇，而波及崇仁之頻考鄉，為田亦九十頃有奇。

花林陂　華陂　背陂　流源鵝鴣陂　曾家坪陂
楊家陂　官塘陂　周陂　厚滂陂　黃堨陂　檀陂　前坑子陂
坪上陂　黃土陂二所　後門陂　何陂　李圳陂　羅家陂　後坑子陂
烏桕陂　亭陂　下陂　小港陂　胡家陂　曾公陂　黃竹湖陂
張陂　楊塘陂　趙家陂　李陂　藕陂　偶陂　林樹橋陂
陳陂　中陂　河陂　團陂　吳畫陂　鐃家陂　臺山下陂
嶺下陂　沙堀陂　車頭陂　杜林陂　白竹陂　李家陂　袁家陂二所
殺家陂　王五陂　橋頭陂　故都陂　塘頭陂　陂山陂　筋竹橫陂
劉家陂　牢陂　松陂　大夫陂二所　湖頭陂　龍陂　南田邊陂

邊陂　屯陂　牛頭陂　李家陂　橫塘陂　嶠坑陂　袁家塘陂
淦陂　泉陂　長陂　陳陂　藕陂大小二所　牛車北陂
曲陂　三角陂四所　杜七陂　吳家陂　方家陂　衆祿大陂
橫圳陂　游三陂　長岡陂　楊垓陂　樟源陂　高橋陂　樟山下陂
朱家陂　陵家陂　赤石陂　清水陂　汪藍陂　萬家陂上下二所
新村陳家陂　窒前陂　鴉鵲陂　周家陂　浮游嶺下陂
百葉陂　段家陂　杜家陂　陳家嶺下陂　清湖陂　黎坊陂
崖峩嶺下陂　黃土陂　樓橋陂　北源晏家陂　石岡源陂
渠源陂　鶴生橋陂　神橋陂　萬婆橋陂　河陂　載陂　清湖井陂
社陂　籍陂　檀陂二所　茭陂　烏陂　樂家陂　止馬橋陂
石城陂　烏圳陂　蛇形陂　竹營陂　藍鎔陂二所　石頭陂　石源陂
荷葉陂　上灣陂　池圳陂　黃家陂　新渝箭港陂　鄧家陂二所
七星陂　艾家陂　下署陂　桃板陂　波汶陂　李二門前陂
油底陂　陂東陂　尹家陂　謝陂　陳陂二所　越陂　石圳上陂
周陂　諸陂　池陂　株陂　楊麻陂　鄧一陂　黃家陂
建福陂　中塘陂　禿龜陂　艾家陂　高丘陂　秋山陂　杜林陂

馬諳陂　水大陂　盧家陂　公作陂　石頭陂雙林院前　鹿頭陂
虭橋陂　大石陂　芹竹陂　吳家陂　彭家陂　西岸陂　艾顯陂三所
樟木陂　大塘陂　石板陂　古塘陂　胡大陂　涂坊陂　鐵爐坑陂
周九陂　鄧坊陂　王婆陂　上下梯陂二所　吳城陂　甘竹陂二所
萊陂　弦陂　池陂　楊圳陂　城背陂　竹陂　大城陂
白鶴陂　佘家陂　祿陂　白泥陂　艾家陂　樟梘陂　烏泥灣陂
誠陂　陂前陂　吳城陂　章陂三所　大黃陂　陳家陂　鄭家陂二所
蔡家陂　高記陂　堰子陂　中陂　楊陂　蔡陂　大橋陂二所
長陂　秋陂　下陂　中陂　牛陂　鄧陂　石羊陂二所
新堰陂　秩山陂　高湖陂　黃家陂　下蛇陂　茯茹陂　高家陂二所
三百陂　檀古陂　百樂陂　廖家陂　葉圳陂　徐迷陂　鄒家陂四所
太孫陂　艾坵陂　魚梁陂　過路陂　李家陂　城陂　蓋竹陂二所
徐公陂　學堂陂　木棕陂　李家陂七十八都　張家陂　下楓樹陂
石頭陂　陵家陂　烏石陂　烏泥陂二所　中州陂　三柱陂　馬抹橋陂
赤土陂　黃泉陂　刀鐮陂　櫟樹陂　董家陂　冷水陂　濠潭橋陂
石頭陂　石礁陂　戕陂　白竹坑桐陂　草陂二所　臺陂

文家陂　彭家陂　方家陂　洞皷陂　蔡家陂　泰橋陂　吳家陂
黄家陂又名迎陂　陂頭陂　港口陂　石琴陂州學在　曹家源陂
沙井陂　墩上陂　港邊陂　黄家陂　吳家陂　白竹陂　彭家崗陂
周家陂　游陂　赤竹陂　泥坑陂　下引陂　李家陂　西源陂二所
謝家陂　詹坊陂　危家陂　和尚陂　岸陂二所　白茅陂二所　臨川舊志
塘陂　謝陂　朱陂　藕陂　小陂　丁陂　揞陂
春陂　石碣陂　鄧家陂　石梁陂　菱湖陂　紫湖陂　林頭陂
章家陂　莊家陂　盧家陂　黄公陂　查木陂　牛路陂　陸家陂
龍潭陂　蔡港陂　四洲陂　紫家陂　余家陂　永杰陂　湖頭陂
胡公陂　屈前陂　大港陂　小港陂　聚龍陂　長流陂　洪家陂
港口陂　滁車陂　水車陂　南源陂　茅坪陂　蒟婆陂　蕭家陂
載橋陂　松林陂　新田陂　黄港陂　大落陂　候落陂　石賴陂
田步陂　石下陂　徐家陂　紫家陂　楊梅陂　烏桐陂　馬家橋陂
楊坊陂　北石陂　千坪陂　吳塘下石陂　大源陂　符竹陂
何塘陂　官坊陂　柘步陂　黄峒陂　萬家陂　茭陂　桂家陂
姜家陂　墩裏陂　上原陂　曾家陂　鴨池陂　長坑陂　大段陂

蔭泉陂　楊家陂　胡帶陂　清水陂　陳坊陂　圳上陂　三港陂
寒祭陂　艾光陂　傅家陂　何源陂　大流陂　廣蔭陂　安樂陂
白蓮陂　蔣家陂　孔坊陂　盧坊陂　秧苗陂　小水陂　王家陂
木堆陂　坦橋陂　馬脊陂　鳳林陂以上五在撫州府臨川縣內　臨川
志梓陂在積善鄉　茭陂在仁安鄉　永豐陂在長安鄉地名臺村載
崇仁卷　傳陂　熊陂　小陂　中陂　驢陂　王雷陂
漁陂　翅陂　撬陂　甘竹陂　垛石陂　黎家陂　堆下陂
栢葉陂　山池陂　黄竹陂　紫萌陂　石竹陂　大爐陂　猪家陂
管家陂　上城陂　下城陂　司空陂　樓前陂　險口陂　小垛石陂
若塘陂　杜前陂　黄柏陂　杜家陂　藕池陂　栢羅陂　横溪東陂
櫻木陂　楓樹陂　楊木陂　石下陂　下黄陂　大池陂　山下黄陂
王坊烏石陂　劉家陂　林家陂　姜家陂　楊陂　嚴坊前陂
崇陂　浪陂　蕩陂亦名日陂　泱陂　白陂　源陂
羅陂　小陂　社陂　田雞陂　竹葉陂　王霞陂　黎家陂
許家陂　嚴家陂　李家陂　詹家陂　康源陂　唐家陂　溪山陂
珠江陂　落岡陂　曲從陂　灣裏陂　朴陂　墚土陂　楊家車陂

張坊陂　桐陂　湖東陂　油柞陂　巴山內横嶺陂　牛頭山陂
吳家車小陂　鄒陂　徐家陂　羅梘陂　左港陂　寨牢上陂
潘家陂　陳家陂　章家車小巷陂　沙陂　黎陂　梘村潭陂
田陂　樑田中車陂　李陂　羅梘新脩陂　上觀官陂
楊陂　硬陂　中陂　土陂　葉家陂　上曹陂　柞木灘陂
下曹陂　鄢家陂　由草陂　中湖陂　烏墨陂　水碓陂　小中湖陂
黄岡陂　長輿陂　株木陂　杜家陂　赤岡陂　羅家陂　白竹陂二所
曲江陂　小横陂　段家陂　狗塘陂　牛頭陂　丁家陂　後門小陂
和尚陂　嚴陂　張家陂　黄鳳陂　馬石陂　寒陂　百衆陂以
上並在崇仁縣內　上樂慶豐陂在懷桂鄉　下樂永豐陂在懷桂鄉　湖口陂
索富陂在懷桂鄉　徐家陂在代賢鄉　胥坊陂　源口陂　神嶺小陂
團陂　韓家陂　南坑陂　元陂　柯畬陂　孤陂　大深源陂
下坪羅家陂　上官陂　下官陂　羅家陂　大巷陂　曹坊巷陂
羅陂　大巷下小陂　鄭家陂　涂坊陂　巷口陂　梗背車陂
鄒陂　祿堂陂　滁步陂　章家陂　下滁陂　新橋小陂　小羅坊陂
下黄小陂　甘家陂　過亭小陂　唐居陂　合陂　下黄陂　小樂家陂

上黄陂　戴家陂　馬舍陂　何口陂　安搓陂　小梅陂　堰口小陂
大梅陂　梘坑圳陂　謝村巷陂　三彎小陂　南村小陂　侯方小陂　小村圳陂
陳坊小陂　巷广小陂　鄒坊小陂　黄溪小陂　上滁小巷陂　安搓小圳陂以
上五在宜黄縣內　畆陂　聲陂　同陂　浩陂　額陂
城陂　劉陂　李陂　中陂　溫陂　石堆陂　小朗陂
板木陂　南广陂　津木陂　左家陂　鄧家陂　上向陂　陳家陂
游家陂　南美陂　樟木陂　唐家陂　佛臺陂　黄土陂　甘八郎陂
陳老陂　唐家陂　聶家陂　賴由陂　長陂　曹陂　杜下官陂
下陂　杜園陂　炎陂　真陂　橋陂　雷江陂　樟樹陂
早禾陂　觀前陂　桃花陂　康源陂　下陂　藍陂　總神堂陂
李陂　謝陂　泊陂　雙陂　孤陂　偃陂　木陂
沈陂　祝陂　便陂　精陂　泥陂　小陂　澗陂
姑陂　新田陂　黄土陂　柞木陂　吳城陂　流堤陂　大潭陂
羊燥陂　黄閩陂　大石陂　長牢陂　連盤陂　破口陂　早禾陂
泊寔陂　大覺陂　黄辛陂　鹽湖陂二所　溪泉陂　黄家陂　大辛陂
陳家陂　新塘陂　欸塘陂　青樹陂　黄池陂　杜園陂　周家陂　一

胡家陂 鄒六陂 覺博陂 觀前大辛陂 蔡家陂 黄日池陂
南石陂 油麻坑龍口黄石陂 袁家陂 烏江雙港口車陂 黄潭陂
李家陂 楊林陂 鄭家陂 羅家陂 楊木陂 涂陂 小侃陂
高車嚴家陂 古宅陂 蓮河戴家陂 王陂 何家陂
史家陂 雙港口車陂 小陂 周陂 洪陂 楊陂二所
茭陂 翁陂 塚陂 彭陂 遠陂 嚴陂 長陂
木陂 沙陂 古陂 羅陂 苦陂 神前陂 社公陂
合水陂 石峽陂 擅湖陂 白家陂 獺池陂 瓦窯陂 童家陂
譚家陂 劉源陂 大義陂 水長陂 周公陂 太港陂 潭橋陂
大池陂 方家陂 魏家陂 石橋陂 杭橋陂 王家陂 羅家陂
楊池陂 黄泥陂 萬石陂 鄧家陂 胡子陂 永安陂 南源陂
孫婆陂二所 樓前陂 油醉陂 雙頭陂 烏橋陂 白竹陂 腰帶陂
英居陂 蔚塘陂 莊茹陂 吳相陂 湯家陂 客村陂 三木陂
黎園陂 全翁陂 姚家陂 官棍陂 積水陂 行橋陂 牛車陂
菱角陂 陳華陂 清水陂 常富陂 東塘陂 上陂 洪師橋陂
中陂 下陂 桐陂 藍陂 堨陂 章陂 新池下陂

城陂 小陂 張陂 章陂 撑陂 脊陂 翠雲下陂
秋降陂 黄石陂 烏兇陂 城塚陂 黄家陂 傳家陂 攬下大陂
佘婆陂 上馬陂 樂家陂 謝家陂 阮家陂 何家陂 四百坵陂
三百陂 江姑陂 逐粤陂 西橋陂 何坊陂 大橋陂 佘家陂
豪胡陂 湖口陂 中圳陂 堰陂 周陂 查陂 奴陂
小陂 夏陂 長陂 橋陂 春陂 竹陂 嚴陂
松陂 斯陂 茗舍陂 丁家陂 竹林陂 金家陂 大官陂
大藕陂 崇溪陂 橋頭陂 牛路陂 胡內陂 彭家陂 楊湖陂二所
廟前陂 三棍陂 朱木陂 胡家陂 楊叢陂 嚴湖陂 蘇家陂
東管陂 朱家陂 豪居陂 黎家陂 撑木陂 許家陂 傅家陂
雄堂陂 徐家陂 湖頭陂 小官陂 嚴家陂 沙湖陂 左家陂
連湖陂 楊家陂 蕭家陂 方家陂 白芒陂 鄒家陂 黄圍陂
李公陂 後皐陂 承砂陂 鄭家陂 梅樹陂 過路陂 黄泥陂
小巷陂 横池陂 衆戶陂 白竹陂 牛池陂 譚家陂 沙步陂
後賽陂 石崖陂 田螺陂 窰前陂 祝家陂 劉家陂 黄家陂
林五陂 大港陂 高峰陂 湖坵陂 白茅陂 獺窟陂 林三陂

塍陂 羅陂 土陂 株陂 三陂 仰陂 青原陂
迎陂 桂陂 吳公陂 清江陂 廣崇陂 車田陂 古港陂
神林陂 鮑家陂 狐狸陂 邵家陂 小港陂 清水陂 阿胡陂
板橋陂 馬度陂 吳浩陂 吳家陂 麻石陂 城頭陂 戴坑陂
小港陂 白石陂 三角陂 游家陂 櫟木陂 劉家陂 彭三陂
裴家陂 顏家陂 黄塘陂 永灣陂 何家陂 古坑陂 中湖陂
黄竹陂 脩五陂 楊原陂 駱家陂 游家陂 黄鰭陂 倒石陂以
上並在金谿縣內 撫州府圖經志 趙家陂在一都 劉家陂 四車陂
車田陂在十都 低州陂在十三都 大巷陂 黄家度陂 杜家步陂
廖家陂 王坊陂 劉坊陂 聶牌陂 劉受四陂 樊家陂 王提領陂
左港陂 楊裴陂在五十五都 種方陂 茭陂在四十九都 劉家渡陂
章左陂 司空陂在八都 傳陂在十九都 横巷陂 高德三陂
石背新梓陂在四十四都 富家洲新梓陂 樟坊堰埝陂
新梓陂 臨江府舊圖志 陽陂 牛路陂 大塘陂 承錢陂 牢溪陂
百頃陂 陵陂 馬家陂 黄家陂 角陂 黄車陂 安湖陂
盧陂 梘陂 白竹陂 石臼陂 乜陂 李陂 赤土陂

熊家陂 長陂 趙家陂 不排陂 乇陂 金花陂 踵陂
石溪陂 張陂 橘木陂 午陂 黄梘陂 宅下陂 大橋陂
羅家陂 西梘陂 候陂 上方陂 峽口陂 前定陂 徐家陂
思塘陂 遠陽陂 梘田陂 繡連陂 荷湖陂 岸陂 響窟陂
昇陂 敢陂 長陂 棲陂 大笪陂 徐交陂 祿陂
長安陂 都與陂 金城陂 土地陂 上木陂 連陂 樟陂
烏陂 郭家陂 石丞陂 足陂 楓木陂 梘陂 丁思橋陂
弓陂 黄家陂 木陂 橋頭陂 小陂 龍溪陂 雙港陂
觀陂 阿陂 茶牙陂 盧陂 狭陂 雌陂 黄土陂
中陂已上並在清江縣內 阻陂 烏陂 楊分陂 荷連陂
益仁陂 丁爭陂 霧露陂 木葱陂 大塌陂 鳳巢陂 上畤陂
高家陂 下畤陂 程陂 艾陂 諫陂 彭陂 單陂
皐陂 合陂 丁陂 彼陂 鳥陂 成陂 桐陂
軟陂 肥陂 浅陂 善陂 父陂 石當陂 具湖陂
羅塘陂 住塘陂 厚山陂 累石陂 塘順陂 化塘陂 孟下陂
當洗陂 菜當陂 陳家陂 故村富大溪陂 大蔟陂 扣尚陂

龍家陂　黃家陂　曾家陂　大橋陂　宋家陂　大竹陂　早木陂
馬石陂　上坎陂　漳家陂　社下陂　前田陂　如石陂　鄧家陂
梅竹陂　周倉陂　伯家陂　橋下陂　相思陂　不衝陂　船車陂
桐木陂　石斧陂　故會陂　周家陂　烏日陂　黃土陂　當上子陂
曲本陂　八角陂　小江陂　上陂　下陂　巖陂　合陂
暫陂　前陂　工塘陂　官塘陂　車陂　勇陂　文湖矩陂
流塘陂　蘆塘陂　西河陂　高胡陂　鹽塘陂　蕭陂　兕湖爭陂
南湖陂　南河陂　薑當陂　後落陂　龍潭陂　大源陂　大石陂
宅湖陂　許家陂　小率陂　下率陂　後壠陂　王家陂　孫大塘陂
管田陂　周家陂　當重虎塘陂　方家陂　路基陂　新官塘陂
社山陂　調陂　張陂　上陂　攬陂　上陂　歌樂塘陂
晚墉冷水陂　白楊陂　小陂　儋陂　聾陂　王湖度陂
周陂　子陂　但陂　李陂　成陂　管陂　茂陂
淄陂　長陂　風塘陂　薑塘陂　高塘陂　詂塘陂　清塘陂
旱塘陂　水塘陂　黃塘陂　合陂　小陂　歐陂　橋陂
本陂　厚塘陂　楊塘陂　巖陂　台陂　烏陂　淵陂

藍塘陂　寒陂　沙當陂　老公塘拱充陂　油店陂　大橋陂
黃土陂　鄧家陂　劉一陂　何家陂　牛路陂　櫻公陂　山下小陂
白竹陂　鄒江陂　棧复陂　藍陂　曾陂　早禾陂　行路塘陂
嶺頭陂　塘邊陂　苦竹陂　楊村陂　楊家陂　李家陂　三殺塘陂
黨楊陂　黃土陂　橫广陂　鍾广陂　苦塘陂　三峯陂　伯姑塘陂
計塘陂　青山陂　黃齋陂　大巖陂　劉家陂　社山陂　大當陂
湖蘆陂　下當陂　淘坑陂　石斧陂　狗彎陂　大分陂　下冷塘陂
楊井陂　當新陂　池塘陂　冷水陂　劉家陂　黃茂陂　小泉塘陂
三峯陂　上塘陂　下小陂　逢陂　郡陂　小陂　大泉塘陂
杭陂　上陂　袁陂　戚塘陂　官塘陂　鄒沙陂　味塘陵陂
藍背陂　櫟頭陂　新圳陂　安福陂　斛木陂　小當陂　山塘端陂
小泉陂　爐陂　鍾陂　下陂　碓陂　健陂　麻陂
竹陂　長陂　李陂　行陂　市陂　對陂　龍塘袁陂
疏陂　蘆陂　合陂　文陂　木下陂　塽陂　亮陂
乍陂　巨陂　征陂　金塘烏石陂　張務陂　黃任陂
李家陂　西柱陂　柿木陂　黃家陂　狗當陂　器徑陂　廖家陂

攬陂　裏陂　矩陂　鍾陂　木陂　住後陂　竹頭陂
新頭陂　蘆湖陂　楓江陂　檟木陂　下造陂　黃花陂　山陳陂
木下陂　荊棠陂　乍陂　中陂　征陂　蟹陂　接陂
過陂　杜陂　前陂　後陂　稻陂　板陂　橫陂
池陂　檀陂　木陂　厌陂　箭陂　五山陂　張家陂
广下陂　下路陂　茶姑陂　大分陂　前田陂　長輿陂　翁橋陂
上午陂　胡家陂　簡家陂　黃田陂　杜藍陂　上苦陂　下苦陂
白石陂　覆塘陂　上八陂　狀健陂　合陂　上土陂　鐵爐陂
陳陂　彭陂　黎陂　蕩陂　櫟陂　桐陂　久陂
泉陂　觀陂　荷陂　合陂　朵陂　尹陂　丁塘塘陂
撫陂　流陂　屯陂　沙陂　大陂　歐陽陂　英塘蕭陂
欄江陂　落勾陂　小高陂　梅木陂　盛家陂　艾元陂　煙南陂
袁家陂　石塘陂　何當陂　高家陂　村心陂　丹樓陂　畫家陂
伍家陂　柿木陂　鐵營　鄒家陂　大田陂　黃屯陂　大塘陂
魚池陂　大中陂以上五在新淦北內　師姑陂　羅陂　十欄岡陂
荷葉陂　易母陂　楊林陂　撫陂　苦竹陂　馬陂　西頭車陂

毛陂　流陂　社陂　火石陂　東巖陂　合陂　牛視頭陂
上車陂　曹家陂　下坊陂　中陂　巖當陂　鵓項陂　袁家車陂
土墻陂　厌竈陂　查陂　黎陂　昉陂　淮陂　白作陂
山口陂　松林陂　桐車陂　俞家陂　摟陂　長潭陂　三塚陂
卯陂　常陂　太和陂　淡陂　株陂　湖陂　劉家陂
規陂　易家陂　林陂　兵陂　廖家陂　巖家陂　小雖陂
觀步陂　白淡陂　五石陂　輿陂　村陂　曹陂　馬家陂
爐門陂　流陂　鹿台陂　大門陂　楓陂　楊陂　薑洲陂
午陂　馮家陂　清塘陂　家車陂　中車陂　柘州陂　黃家車陂
李萬陂　店步陂　車上陂　楊渾陂　小辛陂　五石陂　大藍婆陂
櫓木陂　羅家陂　辛陂　苦路陂　牢山陂　版橋陂　大赤岡陂
李雜陂　小陂　牛路陂　柘山陂　大潭陂　曾家陂　大溪桐陂
箏江陂　楊木陂　觀叟陂　白石陂　自陂一　酬陂　小赤岡陂
黃家陂　野陂　兵陂　前耿陂　池岸陂　荷陂　規山陂
傍姑陂　丈陂　歐陂　樟陂　閘陂　苔杖陂　歐陂
黃家陂　桐車陂　許湖陂　黃湖陂　廟前陂　沙陂　楊家陂

甘家陂 早木陂 桑陂 小石陂 煩石陂 徐家陂 迢遞陂
熱陂 棠頭陂 大石陂 上石陂 下石陂 荷葉陂 聶墓陂
合陂 萬陂 楊家陂 楊陂 楊家陂 鶴藪陂 梘陂
藤陂 章陂 城岡陂 塔下陂 辛陂 百落陂 石窟陂
蕭家陂 李公陂 蟹坑陂 長广陂 何家陂 唐陂 帶元陂
長景陂 公陂 四陂 鄒陂 塔前陂 磊石陂 過路陂
盧陂 觀陂 星石陂 檀木陂 長家陂 東岡陂 烏武陂
針陂 梅林陂 吳田陂 樟柱陂 劉家陂 吉陂 記廷陂
東胡陂 稔陂 蔡陂 盤陂 樟陂 慈陂 沙柱陂
彭陂 龍潭陂 神陂 湘洲陂 盧陂 上落陂 下落陂
山下陂 針田陂 彭田陂 江漚陂 馬田陂 上曆陂 唐姑陂
聶莊陂 荷湖陂 傍姑陂 白竹陂 基陂 腰湖陂 三胡陂
八角陂 蕭家陂 上胡陂 鷺陂 楊木陂 折陂 廣陂
少陂 巖陂 大广陂 楓木陂 審陂 黃頭陂 百工陂
石角陂 東岡陂 小張陂 車陂 譚陂 車陂 二中陂
蛇陂 楓柱陂 小陂 張陂 羅家陂 潘分陂 陳家陂

柘鄉陂 黎陂 斬陂 車陂 里富陂 徐家陂 三丘陂
王家陂 鄭營陂 步陂 鹽陂 先陂 伍陂 曾家陂
城陂 觀陂 承陂 鵝頭陂 雷上陂 神陂 黃梅陂
楊虎陂 橋陂 郎陂 傍卜陂 楓林陂 以上並在新淦縣內
安福志 蒙陂 溢流陂 三陂自縣之西遶縣北境而東僅十五里
寅陂在縣西四十里 以上並見安福縣內
萬安志 北隩陂 盜硃陂
平石陂 盈陂 台陂 陰陂 濃陂 陽陂 盧陂 以上並在吉安府萬安縣內
章貢志 麦源莊陂 麦源莊南陂 謝公畬陂
麦莊陂 莊前陂 黃家莊陂 門前陂 社前陂 石峽陂 衆水湖陂
麦家陂 麦家小陂 王全陂 南莊官陂 大唐陂 大東坑陂 南坑塘陂
王五邊塘陂 粟坑塘陂 劉峯頭羅陂 九曲嶺陂 魚溪村陂
木林陂 梁德莊陂 章株陂 黃坑塘陂 官莊陂 橋下陂 黎坑口陂
龍巢陂 石虎陂 朱公陂 李鬼陂 土陂 小陂 單坑村陂
和尚陂 楊原村陂 熊家門前陂 心路下陂 沙陂 沃竹手陂
河陂 元湖陂 東陂上陂 小陂 東陂下陂 李三陂 石魚頭陂
社下陂 鄒尊門前陂 郭陂 攔坑陂 下南陂 王坑口陂

杜塘陂 湖塘陂 元塘陂 大車陂 小溪陂 早木陂 小龍坑陂
栖心寺前陂 南田陂 五屋陂 羅塘陂 并坎陂 彭坑口陂
梅前陂 杜前陂 田分陂 富前陂 戒珠院前陂 封坑口陂
林下陂 回窐陂 石壁陂 河陂 水坎陂 中沙陂 許八畬陂
腰陂 石斧陂 符家基下陂 合水陂 路逢陂 車坑下陂
石虎陂 山下陂 下壚陂 七解陂 樟樹陂 曹坑陂 陳七園陂
中屋陂 曾吳陂 中陂 土堠前陂 蓑衣坑陂 板橋坑陂 上桂溪陂
下溪陂 上烏兜陂 下烏兜陂 長坑村陂 長溪村陂 黃坑村陂 苦竹前陂
黃柴田背陂 郭公陂 樵林村陂 田車陂 丁小猶大陂 小廠坑陂
蔡家陂 橋頭陂 黃堂霸下陂 小广陂 宋家陂 石龍頭陂
曲坵頭陂 黃坑口陂 沙陂 牌頭陂 蛟窟陂 草鞋石陂 土堆下陂
温公園下陂 通路大陂 大禾陂 教口陂 郭公陂 何村坊陂
戴家陂 于陂 王花陂 莊前陂 雙陂 水口陂 石陣下陂
郭陂 大帳陂 小帳陂 星下陂 養石陂 花陂 下彭急陂
社屋陂 上湖陂 羅新陂 石傳陂 大由陂 羅陂 大陂頭陂
王陂 前陂 小姑陂 小山陂 石頭陂 家陂 劉婆畬陂

神前陂 五臣陂 賴湖陂 張家陂 石人下陂 石峽陂 陳鞋婆陂
小坑莊前陂 急陂 寒坑口陂 嶺背陂 常平陂 當人陂 白竹園陂
小陂 郭邊陂 村邊陂 竹坑石峽陂 梅頭陂 謝屋分陂
封陂 畬陂 白芸陂 埤埃陂 黃田坑尾陂 下村寺陂
和尚陂 上角陂 塘坑陂 石虎陂 黃巖陂 魯溪陂 甘刀石陂
汶山大坑陂 相湖陂 龍面龍广陂 王三陂 新塘尾陂
五坑陂 獅子石背陂 吳分陂 麼屋陂 劉屋陂 手踝莊陂
黎豈頭陂 合溪水陂 手踝文屋陂 車陂 龍大陂 三湖名陂
原陂 塘尾大陂 棗林下陂 石下湖陂 木嚳坑陂 雲陂 太湖下陂
壁木陂 赤大陂 大衆陂 揚勞陂 小陂 社陂 陳龍遷陂
猪狡陂 棗大陂 章陂 藍田陂 虎广陂 石下陂 下底州陂
黃園陂 小寒陂 蛟胡陂 屋側陂 沙田陂 木折陂 苦竹尾陂
樟樹陂 燕潭陂 馮屋陂 壇口門前陂 長溪陂 朝上遷陂
小遷陂 少陂 相思坑口陂 烏陂 村基頭陂 小大广陂
蕭屋陂 給圳口陂 廟前陂 村頭石陂 壢場大陂 郭分陂 禮元遷陂
白窐陂 蚕溪陂 圓畬陂 沙州陂 石斧陂 背圳陂 大豈陂

仰布陂 娘布石甬陂 高鏡陂 劉青陂 中陂 小穚頭陂
後陂 封陂 川塱陂 盧陂 峴陂 里木陂 以上並在縣
州府備引寧都縣志 丁陂 胄龍陂 歐吳陂 惧衍陂 郎原口陂
石背陂 平頭陂 謝陂 村心陂 龍山陂 丁仔陂 鳳凰石陂
嚴田陂 豚田陂 下保杜閘陂 下保水車陂 獨源口陂
三覇陂 石壁陂 謝家陂 小陂 杉樹陂 焦林陂 浮嶺下陂
黃家陂 黃沙陂 社園陂 廟前陂 源頭陂 桃林陂 堤平車陂
盧呑陂 唐林陂 雙圳陂 上角陂 山角陂 上胡陂 黎家車陂
壠車陂 沙陂 謝陂 廖陂 土陂 城下陂 充坑口陂
企陂 塱陂 驅陂 李家陂 謝彼陂 上車陂 石碣口陂
黃連陂 高平陂 下傳陂 周當陂 原頭陂 烏木陂 黃家車陂
謝坡陂 王田陂 大步陂 大步頭陂 龍分陂 壟塱陂 公木坑陂
西塱陂 背田陂 土臺陂 夾家陂 羅車陂 嚴渡陂 謝興原陂
姜維陂 朱家陂 曾家陂 謝家陂 共荒陂 謝家難陂 劉家車陂
高車陂 黃泥車陂 小南車陂 溪口陂 早溪陂 車陂 謝坊車陂
大又車陂 小又車陂 合溪口陂 芋畬覇陂 陳坊車陂 坪背陂 車田上陂

合溪陂 南塱陂 破塘陂 廟前陂 曹頓陂 高車陂 上窟上陂
徐觀陂 三角陂 石湖潭陂 石頭車陂 東諸田陂 廖家車陂 朱家車陂
魚塱陂 猪婆陂 李家陂 寺前陂 土覇陂 宋陂 吳也村陂
長塱門前陂 苦竹陂 宋陂 廖婆陂 新溪陂 何田車陂
車頭陂 渡頭陂 連江陂 觀車陂 梨樹陂 杉口陂 石頭節陂
陳斷陂 車陂 把林陂 寨下陂 碓頭陂 下車陂 牛欄頭陂
謝家陂 苦椎陂 大桑陂 樹陂 江頭陂 峽面陂 胡田省陂
稍陂 小間陂 陀上陂 蛟潭陂 石角陂 吳家陂 胡田分陂
陳頭陂 省分陂 彎裏陂 雙溪陂 牛欄峽山陂 姜坊上陂
桐木陂 羅田陂 杉陂 姜坊陂 何田陂 胡唐陂 黃坊墟陂
甘坑百田陂 高家陂 波頭陂 胡庄陂 山下陂 黃溧廣陂
江背陂 腕裏陂 麻陂 雙源陂 韶陂 宵陂 謝十四陂
許陂 陳允陂 逕口陂 黃溧陂 溫坑陂 峯塱陂 觀迷頭陂
螢坊陂 杜前陂 上車陂 廖家陂 丘祥陂 謝家陂 石攢顆陂
廖張家車陂 中車陂 廖家車陂 立家陂 羅家陂 三沙背陂
高車頭陂 溫家車陂 張家陂 王坊陂 中陂 賴婆陂 王坊車陂

村削陂 朱家渡頭陂 甘家陂 謝家陂 茅車陂 山前灣陂
含田陂 廖家陂 劉坊陂 蓮塘陂 張元陂 村前陂 古樓塱陂
羅陂 列陂 陂下陂 馬也陂 李坊陂 鐵爐陂 水南村陂
赤土陂 高車陂 原頭陂 村頭陂 水南陂 流覇陂 水南車陂
畔陂 溫家陂 虎陂 羅陂 黎家車陂 上車陂 羅家車陂
吳家陂 大車陂 黃田陂 上陂 蔣田陂 付尾陂 楊梅車陂
賴水陂 下園陂 覇裏陂 井水陂 賴谷陂 賴牙陂 李家坊陂
江口陂 上陂 中陂 林頭陂 滑石陂 坑頭陂 陂頼塱陂
遭格陂 長地陂 三車陂 黃四門前陂 杜前陂 石下圳陂
陂頭陂 柞樹陂 莫大陂 磜下陂 高富陂 溪口陂 桐樹下陂
雙車陂 氣下陂 破角陂 黃沙陂 小廣陂 陳婆陂 竹園頭陂
將坑陂 大分陂 塱下陂 苦株陂 謝大陂 大角陂 楊田華陂
雙車陂 陂面陂 村頭陂 田背陂 甌裏陂 漿溪陂 小坑口陂
田步陂 寺前陂 楊家門前陂 瀨裏陂 華裏陂 亭長口陂
覇尾陂 塘廣陂 蓮塘陂 華嶺陂 車坑陂 大塘陂 鐵爐上陂
中車陂 把林陂 長離陂 白沙陂 路背陂 長分陂 白沙口陂

窖背陂 白芸陂 華步陂 黃公陂 柯樹陂 坡圳陂 大長分陂
丘田陂 南坑陂 梯樹陂 胄湖陂 洼背陂 橋頭陂 小車上陂
寺前陂 馬日陂 樟樹陂 龍崁陂 胡屋陂 油底陂 江田上陂
小溪陂 寨頭陂 嚴坑陂 黃家陂 謝屋陂 虎掾陂 大車頭陂
下村陂 莞竹陂 虎板陂 車中陂 下車陂 車頭陂 井塘坡陂
車陂 石遷陂 乾軟陂 村坑陂 大塘陂 秋塘陂 小布遷陂
柯樹陂 常嶺陂 門前陂 勞田陂 黎家陂 觀潭陂 王小坑陂
黃瀨陂 章傳陂 黃潭陂 王陂 上觀陂 黃坑陂 以上在縣
州府寧都縣內 大舟陂 阿賴陂 謝田陂 背屋陂 十田大陂
雷鳴陂 嚴典第三陂 圓輪陂 茁前陂 石斧陂 苦竹大陂
魚瀨陂 田覇上陂 田覇下陂 蘇陂 潭口陂 謝聖遷陂 鹽坑圳陂
新營陂 曹田水陂 大湖陂 增陂 摘花嶺前陂 大傳前陂
中陂 石下門前陂 早陂 五斗灘陂 石馬陂 石頭大陂
衆陂 梓陂 油槽所陂 官圳陂 朱陂 劉陂 洪水坑陂
蝦硿陂 麻田陂 壽陂 死狗陂 西坑寨下陂 陳岡下陂
寺前陂 杜下間陂 石下間陂 猪跳龍陂 古田坑陂 黃土坑陂 仕園頭陂

社下陂 古田上下陂 張陂 烏桐陂 李馬陂 渚半龍陂 蛇頭陂 苦竹陂 何陂 唐田陂 胡背陂 香田陂 門前坑陂
黃岡陂 泉陂 破溪陂 谷樹陂 楊鞋陂 賴田陂 張屋圳陂 三渡陂 祇陂 苦竹陂 竹源陂 墟下陂 寺前陂 壇石下陂
黃花陂 橘樹陂 歌山陂 烏口陂 官塘陂 烏陂 大陂頭陂 衢陂 石含陂 水塘陂 廟前陂 杜陽陂 竹坑陂 拔口園陂
大胡陂 黃花陂 臘塔陂 黃沙陂 思心陂 梁陂 孫平陂 店陂 神場陂 磨下陂 廟頭陂 板徑陂 楓林陂 曆源圳陂
常陂 曆源徑焊陂 上岸陂 思陂 石洞陂 塚前圳陂 管陂 古陂 石斧陂 深陂 汗復陂 大分陂 黃晚口陂
遷尾陂 黃土陂 石寨陂 箬竹陂 侃坑陂 冷水陂 小坑圳陂 任屋陂 香陂 上徑水圳陂 龍潭陂 杉岡陂 龍坑口陂
大吉陂 杜背陂 大塘陂 新田陂 遠陂 桐林陂 連塘圳陂 大分陂 南木分官陂 曾伏陂 龍前陂 羅陂 王坑圳陂
寨尾陂 見分陂 大分陂 賴分陂 池陂 小莊陂 八十地陂 石虎陂 爐陂 大傅陂 湖沉陂 江右陂 上侶陂 林頭下陂

塘陂 石勿陂 曾陂 下侶陂 爐園陂 瓦竈陂 樓前下陂 馬口陂 碓坑陂 井甌陂 逐陂 岡下陂 石前陂 固石坑陂
山下陂 樓前陂 深步陂 壇口陂 下陂 冷水陂 豬湖塘陂 水遷陂 磜下陂 高坑陂 磚竈陂 思塘陂 大塘陂 江湖塘陂
溫坑陂 李湖塘陂 蕭四遷陂 樟木湖陂 杜壇陂 故卑陂 寬水湖陂 謝屋林頭陂 高二陂 大龍水湖陂 橋水湖陂 伏牛坑陂
伏牛坑尾陂 李傳陂 劉坑陂 伏牛嶺下陂 雷屋塘陂 坑口陂 村尾陂 村下陂 高坑水陂 向塘坂陂 賴大陂 和尚陂
坑口陂 黃分陂 坑陂 磜門陂 傷凹陂 水碓陂 小水陂 河陂 黎屋門前陂 高命陂 隆教陂 社下陂 大角陂
漚次山下陂 下龍陂 黃沙陂 下尉陂 寺前陂 潭陂 塘陂 焊塘陂 郭屋門前陂 湖塘陂 破塘陂 曲坑塘陂
杉陂 總陂 謝陂 社陂 周田陂 連塘陂 苦校塘陂 上車坑水陂 朝山塘水陂 橋頭陂 水陂 謝七姑陂
井下陂 門前陂 丁屋陂 舍前陂 何陂 井塘陂 西坑水陂 上林陂 龍下陂 杜坑陂 禹頭陂 寺背陂 神前陂 朝山頭陂

社下陂 苦塘陂 長塘陂 徐陂 七頃陂 竹車陂 赤米龍陂 黎屋陂 城下陂 立屋陂 五斗陂 小陂 壘石陂 大坑口陂
籍陂 寅陂 楠木陂 黃岡陂 黃土陂 小塘陂 社坑口陂 杜陂 龍小陂 水口陂 赤嶺陂 浮石陂 底車陂 石下塘陂
村前陂 鄭屋陂 白石門前坑陂 白溪陂 劉步陂 葉屋車陂 劉村對江陂 冷水門前陂 羅陂 王江陂 石磜下陂
中田陂 藥棘陂 中黃陂 豐田陂 石峽陂 門前陂 雷田坑陂 鴈門溪口陂 水碓陂 三車陂 傳空陂 心村陂 杜下古陂
半服陂 車陂 石沙陂 小車陂 大湖陂 門前步陂 田頭坑陂 上下流陂 長流步陂 盧龍陂 黃沙廟前陂 溪背陂 劉醉坑陂
大許陂 注水陂 石橋陂 杜口陂 何坑陂 石虎陂 胡石下陂 鐵教陂 大磜陂 大圳陂 鍾坊陂 教溪陂 門前大陂 竹遷大陂
大佩下陂 山下陂 高車陂 勾土陂 黃屋陂 黎陂 龍遷大陂 石下陂 和尚陂 蕭屋陂 甘湖陂 牛磜陂 上陂 大田古陂
藥棘古陂 賴分陂 胡村陂 門前陂 大坑陂 陳坑陂 大田上陂 大山陂以上並在雩都縣內 織陂 溫陂 車陂以上並在興國

縣內 羅陂 溫家車陂 小車陂 白步陂 王陂 鍾家車陂 杷潭陂 塘陂 百广陂 白步陂 歸義陂 汶龍陂 下市車陂
塘梨龍車陂 公婆困面陂 黃得纖車陂 張家潭車陂 官山車陂 孫家霸車陂 瀉口上車陂 瀉源上車陂 江東橋上陂 孫家車陂
上唐子車陂 過路灘車陂 龍洲嚴坑陂 石鼻頭車陂 下磨車陂 黃豈都分陂 汶口陂 瀉口車陂 橋頭車陂 魚梁陂 舊磨車陂
下唐子陂 顏家車陂 鍾家車陂 艮石車陂 南步陂 黃家車陂 陳家車陂 石壠頭陂 度頭車陂 上崔車陂 陂坑陂 南分車陂
下梁車陂 園圍車陂 許方車陂 小溪車陂 劉村陂 長村車陂 焦坑車陂 大圍莊陂 大分車陂 黃沙村陂 藥勒陂 水木村陂
謝豈陂 韓家陂 臨江陂 羅田陂 觀前陂 斜溪陂 鄺家車陂 高磧陂 料石陂 山角陂 駱陂以上並在龍南縣內 內田老陂
竹子陂 木鍬陂 營陂 獨塘陂 桐陂 合羅陂 何田陂 溫陂 莒步陂 大潭陂 橋下陂 車頭陂 東傳陂 楊柳陂
石湖陂 王陂 皂角樹下陂以上並在信豐縣內

餘干志 陂圩防水

早已餘干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唐常丹爲都水使

政新鄉之吳高陂德化南鄉之菱塘凡數百所皆丹所作宋何應龍為義士德化北鄉之圩圩凡二十里應龍所作表陂守之作所以瀦泄故旱有水之利澇無水之害也然則是乃國之賦民之食在有所資焉故牧民者以為重〔元鄱陽白思忠修洪武間鄱陽元傑又修〕王陂　石巖陂　斷樹陂
袁家陂　行公陂　竹下陂　曹家陂　晏家陂　東良陂　吳高陂
佘陂　小池陂　周師陂　観陂　黃華陂　安樂陂　梓木陂
聚陂　馬橋陂　危家陂　黃家陂　辛陂　段家陂　小行陂
西胡陂　三閘陂　新塘陂〔以上並見饒州府餘干縣內〕上饒縣志
洪陂　石渠陂　赤石陂　石溪陂　長田陂　鷄鳴陂　川圍大陂
周家陂　港口鮮塘陂〔以上並在廣信府上饒縣內〕催陂　下塘陂
喬村陂　周家陂　官田陂　蔡家陂　李家陂　盤陂　鵝壠陂
桑田陂〔以上並在廣信府玉山縣內〕大陽陂　吉陂　唐石陂
砙陂　康泰陂　黃少陂　烏槎陂　唐石陂〔以上並在廣信府貴溪縣內〕晚陂　白石陂　石腰陂　石窟陂　大渠陂　雨巖陂
皎陂　百家陂　獵橋陂〔以上並在廣信府弋陽縣內〕永豐志周官稼人以瀦畜水即今之陂塘也以溝決水以澮寫水即今之溝渠也灌溉之利比於桔槔大且不勞今國家立都水庸田司重水利也豐溪一道泝源沿流其陂之大者具載于此小澗之陂不能盡述　大仙陂〔在縣小西門外〕
鳳寨陂〔在縣東十里〕　東觀陂〔在縣東五里〕　毛村陂　排前陂　漸湖陂〔在縣東四十五里〕　王家陂　均潭陂　皇順陂〔在縣東五十里〕　朝省陂〔在縣東南一十里地名嚴坂嘉定年間創築以上並在永豐縣內〕鉛山志
三里陂　武陵陂　陳潭陂　護山陂　黃栢陂　高門陂　西源陂
徐源陂　石塘陂　少溪陂
長治陂〔以上並在鉛山縣內〕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五　八灰

陂〔陂名四〕

壽昌東南陂　楊升陂　何四陂　婁家陂　黃公陂　秦家陂
少府陂　大陂　蘆陂　廖家陂　楊家陂　鋪陂　鹿山陂
金陂　蓮荷陂　李婆陂　蔣二陂　甘師陂　盂陂　宋八公陂
新陂　後陂　古陂　曾家陂　黃師陂　黃土陂　白水坑陂
成子陂　橫陂　魯二陂　小洪陂　余家陂　李婆陂　雷城陂
彼家陂　油榨陂　陳從陂　尤陂　小陂　姚二陂　赤稠陂
蓮荷陂　石陂〔已上並在武昌府邵邑內〕武陵圖經按唐郡國志於朗州不載他山水獨志陂堰十餘處未盡水之利以裕民及使雨暘不能貧之者自古賢守令皆然矣況順其勢而防之使民無墊溺之害其患豈淺哉
伏龍皇城陂　蒲湖陂　歐家陂〔在龍陽縣上林村〕　上峒陂　沿田陂
小塘陂　小姑陂　蔫葉陂　于母陂〔在龍陽縣赤竹村〕　烏荊陂　四姑塘陂
獨樹陂　根塘陂　石子陂　龔家陂　蔡家陂　簫下陂　煙陂
溪姑陂〔在龍陽縣永豐村以上美壽鄉〕　大捻竹篠二陂〔在龍陽縣長樂村〕
煙陂　慕容陂　大小溪陂〔在龍陽縣小塘村〕　雙家陂　魏師陂
流鹿陂　大小黃下五陂〔在龍陽縣安立村〕　寬塘陂　黃塘陂　蒲姑陂
三股陂　深潭陂　上下韓陂〔在龍陽縣押西村〕　根竹陂　芭蕉陂
苦穀陂　穀塘陂　大段陂　金堰陂　八方陂　小煙陂　白若陂
茭陂〔在龍陽縣穀塘村以上並在金節鄉〕　蹇陂　舊櫃陂　水門陂
柳公等陂〔在龍陽縣武順村〕　胡塘陂　東薑陂　小若陂　下朔二和等陂〔在龍陽縣張公村以上滿政鄉〕　鬼山陂〔在龍陽縣壽塘村〕　葉家陂
新塘陂〔在龍陽縣白如村〕　胡老陂　武師陂　李鬼等陂〔在龍陽縣安樂村〕　拓樹陂　藕河陂　蔭牛陂　俞家等陂〔在龍陽縣百夾村〕
青篠陂　赤蘭陂　東隩陂　黃新陂　師姑等陂〔在龍陽縣大雁村以上木興鄉〕　孟大陂　曹蹇陂　長湖陂　大白陂　竹夾陂〔在龍陽縣沈州村〕　石公陂　土塘陂　小土陂　杉樹陂　江家陂〔在龍陽縣梅溪村〕　長渠陂　小渠陂　白田泥湖陂　表家陂〔在龍陽縣上會村〕　團山陂　洞城陂　小堰陂　祖產陂　黃公陂〔在龍陽縣七層村以上倉良鄉〕　湛運陂　官莊陂〔在桃源縣白石村〕　古塘陂

姚陂　陳陂在桃源縣大安村以上桃源鄉　河陂在桃源縣東社村
白楊陂在桃源縣白馬村　斗墅陂　李黃陂在桃源縣漆鄰村
陳家山陂在桃源縣延口村　龔劉向孟汪鄭楊胡八陂在桃源縣桐木
村以上仙瑞鄉　陳師陂在桃源縣東村　菱陂　青塘陂　黃屯蓮荷
上莊三陂在桃源縣大高村　童家陂在桃源縣後埠村　薛陂在桃
源縣仙洞鄉五連村　大草陂在桃源縣建寧鄉羅狐村　山陂　燕公陂
鄭河陂在桃源縣大延鄉以上並在常德府郡邑內　都梁志　溫口陂
勾欄塘陂　官灘陂　三門大水洞陂已上並在武岡州　石埠陂　石潭陂
趙家陂　豐陂　黎鮮陂　新田陂　周家陂　下豐陂　石洞陂
茶陂　寺陂　都崑陂　新田陂　夏六陂　曹家陂　觀步陂
譚家陂　神灘陂　羅廊小陂　神山陂　广陂　高村陂　上禮溪陂
乾溪第一陂　乾溪第二陂　白沙陂　盆溪陂　下禮溪陂
梅田陂　花家陂　神山陂　何伯難灘陂　白水林家陂
熟里陂　赤塘陂　徐家陂　高佛陂　石土陂　神山陂　竹背大陂
羅溪陂　高橋陂　橫陂　石門大陂　灘頭大陂　桃花上車陂
桃花下車陂　桃花中車陂　窰頭陂　小洞陂　唐後上陂

風彎陂　羅家陂　陳庫陂　譚家陂　沈家陂　李家陂　唐後下陂
白節陂　大橋陂　楊家陂　烏泥陂　羅木陂　胡家陂　古院上陂
高車陂　溫塘陂　厄頭陂　盧家陂　大車陂　其田陂　古院下陂
西湖寺下陂　西湖寺上陂　樊車陂　祿紫陂　古院中陂
樊亭陂　尹彥修陂　車頭乾陂　大步陂　車頭陂　曲塘陂以上並見寶
慶府新寧縣內　建安志　南山陂　峽頭陝以上並在甌寧縣內　陳彎陂
陳屯陂　高蘇陂　崧陂　岑陂王齊與重葺　黃石陂　藍陂梓三
留山下水陂高二丈以上五陂舊會仙人昏陂　廬陂地名建豐
楊陂　玉龍陂以上並在崇安縣內　龍居陂　黃泉陂　陂角陂以
上並在松溪縣內　范園陂　游田陂　姜家陂　東岸陂　圹頭上陂
圹頭下陂　山灣陂　瀛口宋陂　浮竹官陂淳熙初書壞十年再葺
百黎廷陂以上並在政和縣內　莆陽志　引太平陂　蔡陂　揀林陂
上洋陂　下洋陂　張莊陂　鹽場陂　鹹潭陂　王埔陂　石枝蓮陂
林下陂　可畝陂　陳官陂　館洋陂　東渡陂　梅林陂　章水陂
水南陂　白杜陂　中洋陂　官城陂　劉龍陂　磨下陂　狐狸陂
坑尾陂　新坂陂　余田陂　小官陂　古瀨陂　張陂　黃塘陂

大官陂　郭塘陂　水南陂　孤單陂　洋中陂　石音陂　小孤單陂
金田陂　崩岑陂　郭墩陂　何葉陂　黃乾石馬陂　大目官陂
寺家陂　崩岑後陂　郭坑洋陂　黃塘陂　官城陂　大目小溪陂
柘山陂　黃广陂以上並在莆田縣內　楊梅陂　廟前溪陂　石井溪陂
倉前陂　神宮溪陂　北洋溪陂　南洋溪陂　蘇洋溪陂　白沙小陂　雙坑溪陂
灣洋溪陂　赤口溪陂　羅乾陂　西音陂　龍亭溪陂　秋蘆溪陂　吉埠溪陂
名潭溪陂　薛洋溪陂　離咸陂以上並在興化縣內　長壽陂　東布洋陂
柳陂　新洋陂　吳洋陂　九龍洋陂　狗骨陂　薑黃陂　楓林洋陂
歐陂　前政陂　溪坡陂　新洋陂　田陂　螺坑陂　烈石洋陂
張陂　南峙陂　官塘陂　虫坑陂　倉前陂　置塘陂　置堂前陂
上洋陂　溫巖陂　沈陂　郭洋陂　烏泥陂　朱玉陂　置堂後陂
蘇洋陂　沈塘陂　確陂　甜竹陂　後坑陂　撖攬陂　上石馬陂
石梯陂　松栢陂　柳陂　余洋陂　鄭洋陂　洪塘陂　連坑外陂
笋坑陂　坑西陂　孤塘陂　巖頭陂　七木陂　蕭坑陂　吳倉前陂
大塘陂　伍宅陂　溫陂　章塘陂　東溪沈龍陂　石坂頭陂
石馬陂　沈陂　羊蹄陂　朱玉陂　林東墩陂　朧亭外陂　朧亭裏陂

沈陂　石潭陂　郭宅陂　東坑陂　黃塘陂　盧洋陂　重東墩陂
滎下對竹陂　烏石陂　後广陂　叢陂　周洋陂　大乾陂
林坂陂　盧口崇囷陂　蘆叢陂　撥坑陂　滎坑陂　莊前陂
淨平陂　白葉陂　蘇洋陂　李洋陂　滎頭陂　相思陂　赤石洋陂
黃洋陂　潘充陂　游陂　院陂　瓷竈前柯園陂　下宅陂
巷口陂　鹽亭陂　張塘陂　李宅陂　蔣陂　陳宅陂　瓷竈前陂
中陂　方防　黃嶺陂　無礙陂　竹林陂　車陂　李宅陂
陳陂　山頭柳六陂　芹山陂　羅埔陂　南塘陂　前坑陂
下坂陂　上坂陂　上洋陂　水溝陂　鬼塘陂　羅溪陂　鹽坑下陂
瓷竈陂　倉前陂　上段陂　瓷竈前柯園西陂　蔣潭陂　章朗洋陂
董龍洋中陂　西洋陂　莊前陂　余洋陂　拖坂陂　溪尾孫陂
陳洋陂　林坂陂　吳洋陂　東山陂　東洋上高陂　黃沙洋陂
早羊陂　新田洋陂　大羊陂　東羊陂　宅後洋陂　眾洋陂　割肢洋陂
東洋下高陂　官田陂　柴坑陂　宅角陂　宅柄陂　陳橋學陂
塘上陂　鄭園下陂　官田洋陂　陳乾烏石陂　陳皂陂　下格陂
廟前第一陂　洪溪陂　曾陂　黃泱陂　柯陂　白杜陂

鄭井陂　白胡陂　薛洋陂　畬乾陂　西奚陂　官塘陂　鄭竹洋陂
莫分陂　坑坂陂　前塘陂　九灣陂　後門陂　卓坂陂　攔乾小陂
大乾陂　小坂陂　石斛陂　大坂陂　合口陂　水磨陂　吳充坑陂
尤馬陂　石卑陂　王廨陂　可坑陂　張乾陂　劉陂　岐山方陂
薑陂　竹頭陂　陳塘陂　枇枝陂　黃坂水磨陂　下滄洋陂
畬陂　于田陂　行工陂　堪坑西洋陂　吳伏陂　中溪故陂
陳陂　新田安洋陂　白葉陂　後洋陂　故宅水磨陂
大洋陂　北乾陂　章手陂　郭龍陂　大嶺陂　石崗陂　磧石洋陂
李馬陂　陳乾陂　烏升陂　張乾陂　坑塘陂　岐分陂　中溪新陂
東林陂　盧宅陂　上坂陂　前坂陂　楊梅陂　張陂　上砂故陂
莊宅陂　下倉陂　石光陂　方宅陂　墓尾陂　崩岑陂　沈柳洋陂
林兜陂　張溪陂　坑口陂　磧石上洋陂　大洋陂　楊屋前陂
林前陂　林陂　洋坑陂　水磨陂　漆陂　東分陂　楊坑後陂
磨上陂　盧埜陂　西坑陂　陳秋門前陂　涂底陂　黃挾坂陂
西分陂　白苧陂　黃坑陂　章林陂　石舟陂　瓷窯陂　歐坑小陂
胡困陂　白胡陂　上坂陂　茅洋陂　章塘陂　陷下陂　上張洋陂

大夫陂　溪口及琴陂　黃洋陂　陳賓陂　官洋陂　鄭坑龍陂
章檻陂　東洋陂　西洋陂　蔣陂　承胡陂　石涂陂　東南乾陂
石扇陂　縣州陂　甜竹陂　林婆陂　耶湖陂　西庵陂　上廊小陂
倉前陂　西鄭陂　楊坑陂　白蓮陂　謝林門坑陂　奚坑小陂
章林陂　石磓陂　磨前陂　東广洋尾陂　觀前陂　上陳重陂
楊陂　黃宜陂　黎石陂　師姑陂　小洋陂　羅漢陂　官栗園陂
上廊陂　北項陂　屏風陂　鄭坑陂　魚塘陂　蕭分陂　高埔北陂
南乾西圳陂　九仙陂　神堂陂　山嶍陂　後分陂　官背下陂
青潭陂　九石陂　塩坑陂　潘田都大陂　大官陂　林二高陂
洋泉水口陂　黃洋陂　黃潭陂　沙田陂　官背陂　蔡宅下陂
黃田陂　石碧陂　陳潭陂　蔡慣陂　大官陂　東广陂　黃塘小陂
青山陂　高望陂　烏石陂　吳徹陂　林乾陂　坑源陂　埔西坑陂
柳引陂　張乾陂　大弄陂　楊陂　大分广口陂　全牛跡陂
小柯陂　飛鳥陂　黃塘陂　莊前陂　陳洋陂　西攪陂　圳古頭陂
彭宅陂　洋上陂　徐呆陂　魚倉陂　陳平陂　坡畔陂　劉宅坑陂
店頭苨園陂　角宅陂　陳根陂　西溪洋中陂　洋中陂

員陂　吳伏陂　西圳陂　梅衕陂　董龍陂　塘東陂　觀田陂
萬稟陂　潘塘陂　陳店陂　幽間陂　大洋陂　里官圳洋陂
西广陂　羅陂　上坂陂　洋分陂　烏石陂　義广陂　涂柄陂
麻黃小坑陂　盧塘陂　橫圳陂　洋塘陂　大洋陂　苦竹坑陂
山嶍陂　陳宅陂　東溪陂　柘山陂　高坑山禺陂　后禮坑陂
烏石陂　蔣埕陂以上並在仙遊縣內　清源志　蘇陂　相家陂跨永福里菖
半嶺僧了性吻以石址水不能壘　韓陂　楊木陂　洪巖陂　石壁陂
伏鳥陂　八丈陂　倉陂　覩林陂　孫雲陂　謝陂　甜洋陂
深陂　少陂　蕭陂　李陂　北乾陂　泉山陂　蘇坑雷陂
上塘陂　田尾陂　蔡陂　赤霞陂　南塘陂　石埭陂　石圍潭陂
牛糞陂　莊陂　呂陂　陳陂　曾陂　高溼陂　冀斗洋陂
儻林陂　曾陂　黃塘陂　許龍陂　徐塘陂　深堰陂　後洋牛陂
楊塘陂　賁陂　小陂　蔡陂　車櫝陂　龍井陂　都由潭陂
香爐陂　許陂　張陂　五德陂　柳堰陂　陳塘陂　柯宅谷陂
洪塘陂　張烏陂　五陂　五斗陂　洪陂　施陂　後尾坑陂
王陂　王前上塘陂　王前陂以上陂並在泉州晉江縣內

馬塘陂　驛迎陂　上陂　道士陂　上陂　下陂　寺前櫝陂
郭景陂　深水陂　淐陂　周陂　王陂　陳塘陂　盧山後陂
崑崙陂　莊塘陂　沙陂　赤石陂　後安陂　觀闕陂　官田洋陂
陳陂　牛屎陂　下村陂在龍湖山下　徐塘陂　蘇陂　馬坂陂
太上陂　五李陂　塔山陂　葉陂　官塘陂　坑陂　侯崘陂
長洋陂　涂境陂　林口陂　廖陂　蔡陂　東洋陂　蒲堤陂
徐塘園中陂　黃山陂　山圍陂　涂頭陂　南乾陂　百渠洋陂
梁家陂　楊郭陂　上溪陂　官莊陂　源龜陂　吳境陂　田園洋陂
趙塘陂　八尺陂　豐棠陂　靈源陂　龍潭陂　姑陂　陳行埔陂
陳陂　曾陂　下田陂　塘上陂　曾陂　劉陂　延福寺陂
漸山陂　侯安陂　福平陂　李常陂　李陂　上陂　赤石莊陂
新塘陂　竹濟陂　桃梨陂　淺竹陂　苦龍陂　坑洋陂　東灣小陂
林灣陂　崎山陂　蔡分陂　沆陂　陳洋陂　蔡陂　板橋洋陂
岑兜桃花陂　洪塘陂　按巖陂　南坑陂　龜陂　大官陂
曾陂　後裹官陂以上並在泉州南安縣內　小司陂　黨陂
峯陂　余陂　陳陂　曾陂　石馬陂　牛嶺陂　大筆陂

筋竹陂　塘潭陂　坤陂　石桂陂　甘陂　姚陂　東坑口陂
經冬陂　烏泥陂　劉洋陂　王陂　李陂　馬陂　馬園黃陂
毛陂　赤竹陂　東乾陂　西乾陂　龔陂　鍾陂　新園洋陂
李陂　曾陂　徐山陂　石阜陂　朱心陂　葉陂　碌磧畬陂
馬陂　宋陂　大洋陂　南洋陂　張宅陂　五峯陂　西乾下陂
林陂　吳坑陂　水磨陂　盧陂　徐陂　許陂　楊龜葦陂
王陂　蔡陂　紙縛陂　洪竹陂　蔡陂　盧陂　大口坛陂
外塘陂　石竹陂　古漏陂　傅陂　眉洋陂　石純陂　曾潭陂
崇勝陂　陳陂　辜痕陂　曾陂　石阜陂　溪東陂　前崗坛陂
義陂　洋坂井尾陂　前崗背陂以上並見清源志泉州府同安縣內
上林陂　産田陂　謝陂　王箕陂　曾陂　東洋陂　前版下陂
蘇陂　坑源陂　大兜陂　甘塘陂　小淩陂　西洋陂　甘坑新陂
東洋陂　巨齋陂　澤渠陂　新坂陂　下渠陂　桑田陂　劉門前陂
梅林陂　西洋陂　東洋陂　版上山坑陂　上蔡陂　林門前陂
新宅門前陂　崇福陂　張坑陂　萬仰陂　林宅陂　大溪上陂
後門陂　貳捌陂　陳陂　潭陂　白馬陂　庵西陂　大溪下陂

倉西陂　汞陂　王明陂　張陂　祿木陂　鄭陂　大溪尾陂
董陂　洋陂　連酬陂　白巖陂　毆陂　蔡宅陂　賈南陂
各陂　小陂　黃洋陂　六木陂　發洪陂　上版陂　魏林陂
乾峯陂　新坑陂　林田陂　長分陂　石碧陂　百擔陂　故宅陂
白巖陂　白葉陂　故頓陂　小溪陂　長潭陂　康陂　黃塘陂
甘泉陂　新塘陂　舍利院前陂　石境陂　城山陂　承天陂
萬歲陂　麥洋陂　普安陂　妙音陂　盧陂　前版陂　渓竹陂
小林陂　倉前陂　大房陂　碣石陂　桃李陂　林苑陂　大房陂
石碣陂　楊陂　立嵴陂　大部陂以上並在泉州府惠安縣內
倉前陂　後門陂　張浦陂　白馬陂　吳洋浪湯陂　大禹小陂
鄭陂　坂頭馬嶺山前陂　官爪陂　鄭陂　陳陂　傅洋陂
曾陂　留坑陂　高大陂　蓋洋陂　長沙陂　溪西陂　巖前陂
杜山陂　石蛇陂　杉坂陂　亭前西門陂　山洋陂　前山坑陂
陂烏陂　盧汀陂　猿步坑口承魚陂　塘陂　琳田陂　曾分頭陂
平斛陂　陂巖陳巖陂　産坑陂　烏德陂以上並在泉州府永春縣內

縣田多於山，居耕側種者，率引泉以灌一綫之溜，驀絶山谷，雖旱弗匱。間有小陂壩，然非巨川不注。官籍舊志所載二陂而已。今縣中復有六陂。董阪陂在雙魚山下，歲有田輸，收以爲築陂之費，陂戶亦捐金助役，溉田數十頃。

鄭陂　郭洋陂　董陂　峽頭陂　頭陂以上陂在泉州府德化縣內

清漳志

楊陂　仙溪陂　銅賀陂　竹洋陂　辜羊陂
南豐陂　獨坐陂　天陂　中陂　白銀陂　鄭陂　山溪源陂
林陂　陳陂　白衣陂　縣陂　張陂　林陂　董逕陂
林甬陂　大黃陂　黃竹陂　普通陂　陳洋陂　莒溪陂　瞻軍陂
陳陂　師姑陂　大壽陂　古溪陂　古溪下陂　蔡陂　綠陂以上並在漳州府龍溪縣內
金鉼陂　方陂　陳陂　龔陂　尊塘陂
黃塘陂　狐狸陂　良崗陂　使院陂　薛陂　陳坑陂　西羊陂
蘇陂　古溪陂　頹陂　東溪陂　黃羊陂　陳陂　上高陂
豐成陂　南流陂　官路陂　田子陂　寒洋陂　辜陂　下陂
蘇陂　西乾陂　新田陂　赤水陂　洪陂　劬塘陂　蔡陂
洪山陂　巖頭陂　竹木陂　許陂　楊陂　陳塘陂　湯湖陂
烏石陂　毛黃陂　歐陂　小君陂　楊溪陂　新塘陂　圭洋陂
蘇陂　合掘陂　大分陂　董仙陂　長陂　後溪陂　古勞偃陂

羅彭陂　長背陂　余丹陂　盧洋陂　陳洋陂　羅背陂　二重王陂
方洋陂　新城陂　水利陂　通濟陂　溪陂　開稽陂　蔡溪陂以上並在漳州府卑南縣內

萬金郡志

後朗陂　蒼溪陂　牛路頭陂
黃黎陂　吳村陂　多謀陂　新村陂　吳家陂　烏木陂　三家陂
吳九陂　芷頭陂上並在建川府內

萬頃之陂

世說新語：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閬，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南史王惠傳：惠仕宋武帝，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嘗得與謝靈運文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

有如萬頃之陂焉。太平御覽孫綽子誨人曰梅每有魚一吸萬頃之陂

東岡之陂

回溪史韻後漢周燮字彥祖汝南人不讀非聖人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自給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宗族更勸之曰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何為獨守東岡之陂

敗於伐陂

回溪史韻晉庾袞字季野為征北大將軍鎮京口石季龍死袞請伐之詔加征討大都督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者日以千數袞遣督護徐龕迎魯郡建義者龕違袞節度為石遵所敗於伐陂死傷大半龕被害詔袞還鎮京口袞以遠圖不就憂慨成疾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袞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伐陂之役也袞益慙恨而卒年四十七

起田爲陂

太平廣記漢文翁嘗起田所柴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稍常收翁嘗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所所欲後果為蜀郡守出小說

龍躍于陂

衛元嵩元包孟陽第八解雷趯于豯龍躍于陂悖悖悖慨叨叨傳曰龍躍于陂驚於水也趯他歷切叨許幾切

風罙于陂

衛元嵩元包孟陽第八大過娣越以娟陵姉風罙于陂舟休于水傳曰風罙于陂過其度也休音溺

東坡作陂

宋蘇東坡集西成老來雪堂日日晝寢會東坡作陂喧喧不復成寐吾能於桔槔之上聽打百面腰鼓一畔鞫鞫且喫茶罷當傳此法也

文詩

晉張載集洪池陂銘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獮抗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守令為民為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翟子威廢之灌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言以求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九數年其難可知矣況今人乎王敵石塘陂昔縣宰郎公簡所作碑亡矣志有之水之源始於闕長邑南下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迤行及藍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濱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匯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為邑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圯嘉泰甲子張侯大任實興之既而時弊時葺至景定癸亥隳於洪濤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而至莫留卑

則立橋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適為謀戊辰賢令尹實來諗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禹公大姓亦樂為之相有單曰翁湖昔所無是歲忽生隻艦六萬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冗以巨艦不可適有渠人沒舟者令即給之當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縻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載既後中秋三日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隄岸多漂沒而此獨存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堤也南臺廟東舊通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為丈二十基尺八十高半之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其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余亦喜為之書曰祥符古陂于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壞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令尹為民更作堤成禾半湖怒溪淫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緊令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況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芾芾昔誰之如賈渠召埭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　元虞集歸田藁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撓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慍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甒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漢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室明䆊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䆊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孟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蹇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悲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嘆至以頻于日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略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

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太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為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顔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其有所不可及也。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顔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顔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唐王維詩 泛前陂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宋王荊公詩同應之登大宋陂 望闕真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異白紵。盡化洛陽塵。阮戶部詩 過算陂二首 湖上千山山外天。寒光翠色混輕煙。籃輿路轉重回首。疑是松江在日前。 湖水隨風洗岸沙。筍梢成竹荻生芽。不知誰喚春歸去。留下子規啼晚花。 彭汝礪鄱陽集 小舟過陂口 輕舟落陂潰。脫去如一葉。萬工背歌險。振呼矜巧捷。急水生涼風。威著慰汗浹。涉遠雖力壯。臨危固心怯。不如

山居安。魂夢亦安帖。劉攽彭城集 寧陵陂二首 十里菰蒲百頃陂。秋風嫋嫋蕩漣漪。旅游已信江湖遠。水國猶將畫夢疑。 岳鈞結網老農妻鼓織鳴榔舊牧兒。世事誰令桑海變。可憐織織亦相隨。梅聖俞詩 牛老陂 吳牛行欲老。漢馬爲得肥。筋力不可恃。游子當念歸。鄧紳伯詩 晨雪度狀陂 竹外楊枝學小梅。竹間茅屋白皚皚。撐舟擁葦蓑衣出。堪畫何須待晚來。曹文簡公昌谷小集 泛舟蕭公陂 山水遠青爐。糯紅花開。繁亂春欲空。太白酌酒塵世外。小舟蕩漾農事中。築堤溉田十里同。居民舉手稱蕭公。蕭公有惠何時窮。千里穰穰樂凶豐。 景仁寄和蕭公陂詩次其韻 照眼石榴裾。褶紅回頭浪蘂。隨春空。春歸瀘浦風塵外。詩到淮南煙雨中。護田將綠一水同。造化奪功非天公。錦囊不盡使無窮。我欲從之歌元豐。張擴渠集 和薛仲國傳溪陂 幾年煙浪掩遺蹤。今意扶持古意同。簪笏每游高堅世尊鱸。聊為快秋風。輕陰島嶼蕃苔瀬。夜雨蛟龍窟穴空。南浦雲峯晴不亂。北窓美木暗難通。春農岸柳成行碧。日暖汀花取次紅。歲月可悲唐廢苑。山河終近漢離宮。歸禽影轉沙堤曲。處士居隣竹塢東。星斗已知天象富。菱蒲堪喜地毛豐。持竿幸有魚充鼎。混俗須嗟鶴在籠。更憶苟能遊物外。江鄉何必羨吳中。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度陂 南用斜川韻

萬物自有得。吾生感行休。及茲天氣佳。步尋水南遊。青板得野航。亮渡一葦流。衆流本無心。豈有不下鷗。開口月有幾。百年終一丘。與世似異趣。此行誰我儔。村醪亦足醉。對影自獻酬。未知無老日。能遂此樂不。事定會當諧。不復懷預憂。但願營自安。孰是都無求。 歸陂北用斜川韻 薄遊不盡興。歸卧當少休。曲水雖陳迹。斜川有新遊。浩歌獨長往。豈亦愁此流。僑寓三家村。飄如浮水鷗。屢爭魚樵席。共守孤鼠丘。削跡屏冠服。索居謝朋儔。搏中有餘滴。子獻復父酬。殷勤問稚子。汝復樂此不。稚子掉頭笑。老夫谿深憂。但令常復爾。過是吾何求。強祠部集 和過尉氏林香陂 長年京洛事塵埃。懷抱那能一日開。魚鳥宿心聊此得。江湖清興劃然回。天圍野色鱗鱗合。風獵林香衮衮來。漸有人喧迎馬足。郊原佳處好徘徊。黃山谷外集 彫陂 彫陂之水清且此。老杜云。陂之橫出清泚。屈為印文三百里。呼船載過七十餘。褰裳亂流初不記。鄭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彫亦作雕。頻書云。孫又也。東七十餘渡。從步者不可復記。竹輿嘔啞見上山。徑涼僕姑呼婦聲相倚。見上篁中見上猶道泥滑滑。泥滑滑。蜀中號鵓鴣頭鵓。僕夫慘慘耕夫喜。窮山為吏如漫郎。漫郎唐元結自謂也。見本傳。安能為人作嚆矢。莊子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之嚆矢也。老僧迎謁喜我來。吾以

王事篤行李。鮑明遠詩。手進可傳心。顧爾篤行李。知民虛實應縣官。我寧王宰傳。縣官年少。張安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高士傳。孔子曰。吾之信目不信耳。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東平信顏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僧言生長八十餘。縣令未曾身到此。董霜傑先生集 宿葉陂用前韻 別業松間八九椽。何宜清夜對床眠。飛流濺沫知何處。環珮餘音到枕前。僧無詰蘭雪軒詩集 舟次平陂 水宿平陂夜。窮年百慮煎。孤村防賊火。小港被軍船。斷地思樊圃。耕山想舜田。病夫留兩眼。白首望高天。楊弘道小亨集 蒼陂吟 蒼陂萬頃溉良田。誰決枝渠注別川。臨事縱能知有命。逢秋未免歎無年。隄防刀復何勞止。椽擣功成若自然。欲受餘夫五十畝。忖心慙在老農前。元危太樸詩 早飯楫陂 舟泊楫陂驛。斫魚饕早飯。是行新雨過。水落寒沙半。櫂謳方零亂。鷗鳥忽驚散。笛聲起滄洲。又逐驚飆斷。

攔江網體字 瓶田 鄭水

石陂 水門 灌溉 修治

黃陂縣

隋書地理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置總管府。又有安昌郡。開皇初府廢。又後齊置產州。陳廢之。舊

唐書地理志黄陂縣漢西陵縣地後周於古黄城西四十里獨家村置黄陂縣武德三年置南司州七年州廢縣屬黄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爲西陵縣地三國建安中劉表於此築黄城鎮後周大象元年以鎮爲南司州并置南陂縣又改南司州爲黄州隋開皇徙治於黄州縣唐武德三年以縣置南司州七年州罷以縣屬黄州宋因之端平三年寓治鄂州青山磯元復還舊治

國朝因之

澤陂 詩陳國風篇名 彼澤之陂 音波叶 有蒲與荷 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他弟反 泗 音四 滂 普光反 沱 徒何反 朱子集傳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云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傳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孔頴達正義彼澤至滂沱 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顔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柰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擧以刺時也 傳陂澤障荷芙蕖 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擧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顔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 箋蒲柔至姓生 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 箋傷思至見之 正義曰傷思釋詁文以桑中亦刺淫泆擧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箋自目至曰泗 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陸德明釋文澤陂 彼皮反澤障也 涕 他弟反自目曰涕 泗 音四自鼻曰泗 滂 普光反 沱 徒何反下文同 與荷 音何夫渠也 澤障 章亮反 大 音泰本亦作芙下同 渠 其居反本亦作蕖 之莖 幸耕反 佼大 古卯反 覺也 音教 重言有美一人四本詩三野有蔓草一 寤寐無爲 重意 關雎寤寐思服展轉反側 要義荷是大名莖葉本華實根各名 傷無禮何至涕泗箋易傳爲思美人 並見正義 蘇頴濱集傳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至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東萊呂氏讀詩記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 說文曰蒲者似莞 音桓 而褊有脊莞柔而溫 爾雅曰莞苻離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 毛氏曰並見毛傳鄭氏曰見鄭箋爾雅曰郭璞曰孔氏曰並見正義蘇氏曰見集傳 嚴氏詩緝彼水中之澤其障水岸之陂有似莞而褊之蒲其葉柔滑喻婦人之容體有芙蕖之荷其花紅艷喻婦人之顔色有美婦人如此思而不見憂傷其奈之何哉寤覺寐寢之中更無所爲目涕鼻泗而俱下滂沱然也 說文曰見讀詩記爾雅曰見正義 華谷嚴粲詩緝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

以為席故男執蒲璧言其安人之道。今曰斯干下莞上簟云小蒲則莞猜蒲蘺矣。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涕四滂沱。今曰漸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為雨盛此言涕四如雨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事但日涕昇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戩而鄙之也。董氏曰說文曰垂見積詩記傳曰垂見毛傳釋日曰垂見正義劉玉汝詩纘緒蒲荷二物容色相鮮仿澤陂之間見蒲荷之盛而美人一彼一此不得同處而並居則如之何而不傷感邪以蒲荷二物並居雖處容色相鮮興男女之相憶反不如蒲荷也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彼澤陂之中有蒲與荷則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彼有一人者亦如此蒲荷之美也傷如之何我不見之則其見傷之情當如何乎寤寐無為寢而洸覺他無所為涕泗滂沱脈反曰涕鼻流曰泗但弟四滂沱而盛耳傷之甚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朱子集傳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傳云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傳云悁悁猶悒悒也孔穎達正義傳蕑蘭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為執蘭則知此蕑亦為蘭也蘭是甚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　箋蕑當至言信　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傳悁悁猶悒悒　正義曰俗本多無之陸德明釋文蕑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蓮田反大果實且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好貌悁悁烏玄反猶悒悒蘇頴濱集傳蕑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嚴氏詩解蕑蘭也蘭是芬香之草喻女色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華谷嚴粲詩緝釋文曰鬈髮好貌　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為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卑彝稱展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傳曰垂見毛傳李八曰見集解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拳寤寐無為中心悁悁中心憂之悁悁然鬱結不申蕑音耿悁音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檢反　朱子集傳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輔廣童子問男女相悅之私憂也感傷如月出澤陂之詩則其本意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累女有女之事今也相與慕悅憂傷至於寤寐無為盡廢其事業則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云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寤寐無為輾轉伏枕陸德明釋文菡本又作莟又作欿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大感反且儼本又作𡢃魚檢反矜莊貌輾轉張輦反本又作展蘇頴濱集傳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為作者乎詩之所為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為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

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在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嚴氏詩解菡萏荷華也儼容貌儼然矜莊也臥而不寐其身輾轉回動而不周伏枕而思也李恕音訓輾轉伏枕不寧也伏枕以思而已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荷花也菡戶感反下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碩大而且有儼然容貌矜莊寤寐無為輾轉伏枕但為之反復不寧伏枕上而已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彼澤之陂陂者許慎說文曰陂阪也澤畔障水之岸也蒲者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荷者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凡此數名其實一也未發則為菡萏既發則為芙蕖蕑者蘭草也鄭氏以為蓮字彼從見上文言荷下又言菡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蘭為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於此蒲之滑柔蘭之芬芳荷與菡萏數者之美是取喻男女之相悅也鄭氏以蒲喻男以荷喻女陂中之物喻淫風由同姓王氏則以澤為君以陂為臣此皆鑿說也此詩